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玉梨魂 徐枕亚 著

雪鸿泪史 徐枕亚 著

孽冤镜 吴双热 著

霣玉怨 李定夷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顾问、编委名单

顾问：鲍正鹄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继权　安平秋　周榕芳

贾植芳　桂晓风　章培恒

蒋孔阳　熊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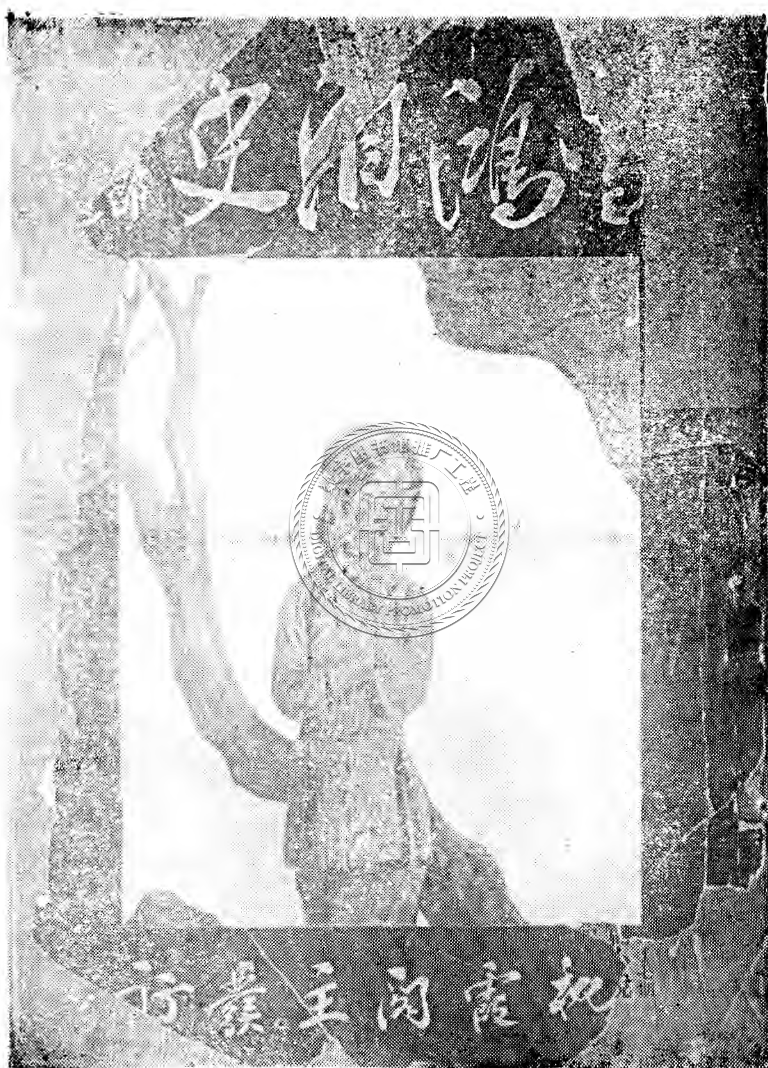
《玉梨魂》封面

雪鴻淚史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作者　南沙徐枕亞
發行者　枕霞閣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廿一號
總發行所　小說叢報社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過四百十九號門牌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雪鸿泪史》版权页



《雪鸿泪史》封面

中華民國三年八月[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徐枕亞君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illegible]

印刷者　同益圖書公司　[illegible]

《玉梨魂》版权页

序

章培恒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以后经历了种种曲折，但就总的趋势来说，仍是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那些开倒车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功，虽然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其实只是怎样行进得更为自觉和迅速。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从而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按照习惯的、现在仍为多数人所同意的我国历史的分期法，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近代时期。在这时期里，我国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而且逐渐滋长。为了弄清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我们必须弄清楚近代文学里的这种新因素是怎么形成和演进的，其特点是什么，在整个近代文学里到底占着怎样的地位。也正因此，我们所要注意的，绝不能仅仅是近代文学里的反映了新因素的部分，还必须包括大量存在的、不反映甚或反对新因素的作品。否则就无法看到近代文学的确切样相。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较之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近代文学研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结果，是既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来龙，也难以探究古代文学的去脉。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大力加强。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应使研究者能够较方便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料。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的原因。因为近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且分散于各地，要集中起来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小说，虽然在近代文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视小说为小道，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又无突出成就，更被人所忽视；收藏者既少，要找起来就更加困难。这给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企图通过编选这套丛书，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凡　例

一、为了保存文化遗产、积累文化史料；为了开展学术研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特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选收从1840年前后至“五四”前夕这一时期主要的、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各种题材、主题、不同流派的小说），特别注意选收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的小说。这样，既保持近代小说的完整性，又突出近代小说的主要部分。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尽量采用最初、最好的版本作底本，参照其他有关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整理时，尽可能保持原样，以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使用。

一、凡原书有眉批、夹注、回批和总批者，悉予保留。

眉批，一律改作脚注（如，①眉批：……），用新五号宋体字排印，并在正文的相应部位标上注码。

夹注，仍放在原处，用新五号黑体字排印，以与正文的字体相区别。

回批和总批，一律放在回末和书末，用老五号正楷体字排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校勘时，尽量少作改动。凡有

改动，一般均有他本作依据，如底本不通，他本较善者，从之，并作简单的校勘记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一、凡属明显的错字，据文义改正之，如有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将原错字用老五号仿宋体字保留在（　）内。

一、凡有夺字，则相应补入，外加〔　〕。

一、凡属衍文，则删除之，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在脚注中说明。

一、凡通假字，尽量尊重原本，一般不按今天的习惯改动。凡当年的习惯用法而与现在不同者，一般也不作改动。

一、凡异体字一律改为现在的通行字。

一、对少数作品中的糟粕作必要的删除。删除字数较少者，用□□□□代替所删的字，删除字数较多者，用“……”号，并加注说明所删除的字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以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分段，采用简体字，横排，并附插图。插图均放在每卷正文的前面，几种作品合为一卷者，各种书的插图，一并放在该卷卷首。

本卷说明

本卷收《玉梨魂》、《孽冤镜》、《霣玉怨》、《雪鸿泪史》四种。

《玉梨魂》，徐枕亚著。三十章。原载于1912年《民权报》的副刊，1913年9月，由民权出版部出版单行本。此次校点、排印，即以民权出版部出版的本子为底本。

《孽冤镜》，吴双热著。二十四章。最初发表在《民权报》的副刊上，和徐枕亚的《玉梨魂》隔日连载。1914年2月，由民权出版部出版单行本。此次校点、排印，即以民权出版部出版的本子为底本。

《霣玉怨》，李定夷著。三十回。最初在《民权报》的副刊上发表。1914年7月出版单行本。此次校点、排印，以上海国华书局出版的本子为底本。

《雪鸿泪史》，徐枕亚著。系据《玉梨魂》的同一故事改写而成的日记体小说。以《何梦霞日记》为题，1914年5月起，连载在《小说丛报》第1—8期上，署“徐枕亚评校”。1915年2月，结集出版，共十四章，改题《雪鸿泪史》，署“东海三郎枕亚氏”。此次校点、排印，即以小说丛报社出版的本子为底本。

目　　录

书影·插图

玉　梨　魂

海虞徐枕亚　著

目　　录

序

双 热

嗟嗟！情种都成眷属，问阿谁如愿以偿？孽冤浪说风流，知几辈同声相应！愧我攀登恨海，爱潮随心血俱平；怜君坐困愁城，急泪与情灰共热。怪春风燕鸟，闲窥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悄作可怜之色。天涯沦落，举目无亲；客况萧条，只身有影。托幽兰以写恨，可泣可歌；挑咏絮之吟才，且惊且喜。从此春光漏泄，赠来及第之花；诗思蒙茸，抽尽相思之草。快向词场树帜，战蛾眉不惜才华；更从香国望尘，印鸿爪都成艳迹。忽陷爱魔之窟，暗暗无光；且登孽债之台，摇摇欲坠。两地多愁多病，不药春心；大家宜笑宜嗔，难为人面。嗟嗟！撮合山功亏一篑，欲罢不能；如意珠价值千金，何修而得？毕竟羞为薄幸，敢始乱之终弃之乎？居然强作庄严，期发乎情止乎礼耳。未许文君志夺，调红粉而重整恩情；宁教司马魂销，抚青衫以徒揾涕泪。无可奈何，报知己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续良缘誓以来生。好事销磨，美人憔悴，至于此极，夫复何言！何幸移花接木，了其未了之情；那知云散风流，空作太空之梦。薄命花双枝递萎，可怜虫百足皆僵。尔乃马勒悬崖，不堕英雄之气；鹏抟大野，忽攀定远之风。是七尺奇男，死当为国，作千秋雄鬼，生不还家。岂不壮哉，亦可哀矣！从此《玉梨》成卅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火枣炙一味之哀，普天下同声一哭。

题　词

张含兰

　　篘青梨白尽凋伤，惨淡胸襟激烈肠。敢冀双飞同彩凤，非关浩劫历红羊。蓉湖风月凄闺怨，鄂渚烟云吊国殇。生既无聊宁惜死？男儿端合殒沙场。

　　情自缠绵意自痴，迢迢往事系人思。休嗟儿女鸿毛命，谁识英雄马革尸？侠义两全甘虎口，死生一半系蛾眉。凄凉遗册传千古，端赖芳魂好护持。

唐左侬

　　不是巫山也断肠，落花庭院夜凄凉。三生缘法凭心印，一缕情丝惹恨长。清梦单寒怀倩女，芳魂缭绕哭真娘。那堪回首梨花冢，滴滴犹余血泪香。（梦霞）

　　凄风苦雨掩重门，病骨支离梦不温。两字情缘余碧血，一灯惨淡冷黄昏。前生应欠相思债，此日来偿未了冤。想得报君无别物，生时双泪死时魂。（梨娘）

　　诉遍相思倚遍栏，强行作合太无端。由来好事摧残易，到底欢场美满难。千种凄凉弦外听，一腔怨恨曲中弹。如花天女散花去，试问郎心安不安？（篘倩）

陶采畴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许文君误此身。绝好良缘桃代李，难忘犹是意中人。

绝命书来不忍看，无端风雨泣花残。春蚕到死丝犹缚，不是鸳鸯别亦难。

冤得儿姑不自由，空余明月伴妆楼。早知未有双修福，悔煞当年作蹇修。

投笔从戎去战争，男儿难获是荣名。拚将一死酬知己，莫笑书生竟殉情。

张芹青

罡风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满地霜。收拾寒（塞）香埋净土，不图同调有潇湘。

一缕情丝逐絮（絮）飞，亭亭花下想依稀。春蚕作茧牢相缚，欲绾同心愿已违。

青衫沦落无知己，红粉怜才独让卿。霜雪不渝松柏操，许从芸阁结诗盟。

难将赤手挽情波，好事从来磨蝎多。蜚语含沙兼吠影，虚名误赚奈卿何。

小别谁知成永别，痴心犹冀话梨花。再来人已仙凡隔，凄绝江南何梦霞。

书生投笔请长缨，情障消除事远征。不愿成名愿裹革，良缘重证祝来生。

翟楚村

梦款银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尚无家。剧怜桦烛高烧夜，才照红妆泪已赊。

红蕉剥尽心将碎，黄蘖茹残苦尚含。吐到缠绵丝上箔，同功无茧怨春蚕。

骚怨连番托楚词，杜鹃春恨夕阳知。如何才损香桃骨，又被并刀杀藕丝。

比目王余未乞盟，武昌鱼惨校人烹。徐陵别有伤心处，愁倚东风数落英。

何訾秋

无端双陨连城璧，谁道天公非虐？绮带啼痕，梨留梦影，一缕深情如昨。春魂依约。且咽住悲哀，平情商榷。负笈东瀛，寸心肯被微名缚？　早知百年一梦，愿室家捐弃，形骸（骸）抛却。料得佳人，并肩携手，闲跨仙山鸾鹤。黄泉碧落。且两处追寻，仙踪何着？敌爱浮生，避沙场剑锷。（右调《台城路》）

吴听猿

弄珠玑、哀梨竞爽，艳情真怕回首。断魂玉陨香销后，听澈声声莲漏。难再觏。问那得英雄肝胆仍如旧？似无还有。看殉国如生，殉情如矢，空剩灞桥柳。　脂粉狱，凭仗白描圣手。盥薇庄诵良久。沉冤孽海空明镜（指双热先生《孽冤镜》），不让王前卢后。怜翠袖。更秦柳苏辛，题遍词千首。幽魂安否？叹仆本恨人，相思入骨，无语数红豆。（右调《陂塘柳》）

李沅芷女士

底事文人苦费才，情苗爱叶笔轻栽。啼鹃血与哀猿泪，迸向毫端涌溢来。

埋香对泣太无端，天遣相逢欲绝难。郎纵多情侬薄命，茂陵旧曲不须弹。

不许痴情越礼防，相思味苦自甘尝。梨花拚向东风陨，总为怜才惹断肠。

绝命词成恨自缄，缠绵犹是旧娇憨。生虽不作鸳鸯偶，结得知音死亦甘。

一缕魂先取次销，英雄事业未能抛。名成身死酬知己，始

信佳人慧眼高。

语到稚心忍泪看，哀词一读一辛酸。唤醒世上痴儿女，情网深罹解脱难。

艺　苑

陈惜誓

秋风自雪长沙涕，不为寻春恨较迟。聊借美人托芳洁，哀吟愁绝楚湘累。

缺月昏灯梦似烟，还珠曲里恨绵绵。啼残多少哀鹃血，幼妇新词墨泪缘。

居然锦瑟有知音，鶗鴂无端百感侵。我未成名卿已寡，伤心更比古人深。

捣麝拗莲总可哀，青陵幽怨付谁裁。情天颠倒鸳鸯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匀碧轻衫检唾痕，十年抑塞付销魂。可怜莽莽黄尘里，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幽情欲语难，荼蘼开落几春寒。觥船一櫂樊川恨，日袖君诗忍泪看。

枕　亚

翠慵红闷梦迢迢，扇掩桃枝泪不销。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楼人望玉梅娇。图新蛱蝶惊崔髩，带重蒲萄困沉腰。拨尽蛮弦商恨绝，那堪重问泰娘桥。

身罹越网结千丝，练线空挑连理枝。血雨喷来红魋惨，香云剪后绿参差。孀雌影对春风冷，花豸啼深晓月知。手擘（劈）蓝笺五十版，怪他青鸟误佳期。

鸳羁凤梏恨徒存，静理伽文昼闭门。一点心灯灰有焰，三生梦镜石无言。黄花翠竹空中色，幡影钟声警后魂。不是薰禅求解脱，斑斑暮雨奈黄昏。

空剩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诵蕊珠经。温郎玉镜容分照，嬴女银箫恨独听。冤死双魂迷凤子，长生一誓感牛星。风轮转劫莺花幻，岂独冯家有小青。

第 一 章

葬 花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此时情景，即上群玉山头，游广寒宫里，恐亦无以过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则更有辛夷一株，轻苞初拆，红艳欲烧，晓露未干，压枝无力，芳姿袅娜，照耀于初日之下，如石家锦障，令人目炫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绮，尚未足喻其姿媚。与墙东之梨花，遥遥相对，彼则黯然而泣，此则嫣然而笑，两处若各辟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态度，不一其情，荣悴开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怜之梨花，若为普天下薄命人写照者，相对夫弄姿斗艳、工妍善媚之辛夷，实逼处此，其何以堪！“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惜之者又谁耶？时则有残莺三四，飞集枝头，促咽啼声，若为花吊。此外则空庭寂寂，惟有微风动枝，碎片飞舞空中，作一场白战而已。乃俄焉而窗辟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潇洒，而神情惨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时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讶曰：“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吾可爱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尔耶！”语时微

闻叹息。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固甚接近，晓日浓烘，迎面欲笑，霞光丽彩，掩映于衣袂间，而彼则视若无睹，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对于已残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对于方开之辛夷，又何若是之无情耶？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则苏台梦霞生是。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此诗人欺人语也。“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此诗人写真语也。有人于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闭窗，长夜未阑，不解照花而烧烛，此无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既钟情矣，无不以爱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圆，一年几度？曾谓自负多情者，而忍恋恋于黑甜乡，撇月抛花，孤负此无价之韶光哉？梦霞生栖身寓馆，寄迹穷乡，鳏绪羁愁，无可告诉，所可借以为寂寞中之良伴，凄凉中之腻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梦霞不啻视为第二生命，爱惜之惟恐不至，保护之惟恐不力，日则见花于羹，夜则见花于梦，花之色与香，花之魂与影，时时氤氲缭绕于梦霞之心舍，萦回往复于梦霞之脑海。此时闻乱鸟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试回思其未起之前，并递想其未睡之前。盖昨夜恰值月圆三五，花放万枝，大好良宵，正逢客里，梦霞不忍抛掷此一刻千金之价值，蹀躞徘徊于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时而就花谈话，时而替花默祝，或对影而长嗟，或攀枝而狂舞，独立独行，痴态可掬。洎乎银壶漏尽，灯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难支，始别花而就枕。鳏鱼双目，彻夜常开，花魂随之以俱来，睡魔驱之而径去，直至东方既白，固未尝稍合其眼帘也。

虽然，梦霞多情矣，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则当抱博

爱主义，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梦霞非有所偏爱也，情有所独钟也。梦霞寓居此馆，仅阅二旬余。其初来之时，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飘零莫定。花如有情，见梦霞来，忽敛泣容，开笑靥，以欢迎此多情之主人翁。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来此举目无亲之地，凄凉身世，暗淡生涯，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其相怜相惜之情，如磁引针，如汤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则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炙愁日损，桃羞杏让，妩媚动人，梦霞则殊淡漠视之。盖相形之下，此虽可爱，彼更可怜。梦霞意兴萧条，性情凄恻，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中，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当时梦霞推窗而望，惨见夫枝头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触眼剧生悲痛："梦霞惜花而早起，花已弃梦霞而长逝耶？"痴望良久。逡巡退入室中。徐从左室门出，绕回廊，下庭阶，一路琼瑶踏碎，步步生香，迳趋树旁，以臂抱树而泣曰："吾可爱之梨花乎，花魂安在？梦霞来矣。薄命哉花乎！托根于寥寂无人之境，重门静掩，深锁东风，不求人知，不邀人赏，而偏与我穷愁之客，结短促之缘。花开我不见，花落我才来。寻芳有意，去已嫌迟。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来数日，则正值乍开时节，玉鳞点点，素艳亭亭，月夕风晨，吾犹得独凭栏杆，饱接花之香色；我若迟来数日，则已被风欺雨溅，玉碎珠沉，倩影不留，残香难觅，虽独对空枝，亦增伤感，然已属过后之思量，总不敌当前之惆怅。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邂逅之时，便是别离之候，冥冥中若有为之颠倒作合胡乱牵引者。'共月不为迷眼伴，与春先作断肠媒。'酷哉，专制之东皇！既

以风力逼花残生，复借将死之花魂，沦我于悲境。我欲叫天阍，叩碧翁，胡愦愦若是，纵此香国魔王，施其摧残手段，以流毒于莺花世界耶？”

呜呼，梦霞殆其痴矣！花岂真能解语者，而与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无上枝之望，而风姨肆（肆）虐，且乘梦霞神伤魂断之时，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阵狂吹乱打，树上落不尽之余花，扑簌簌下如急雨，乱片飞扬，襟袖几为之满。梦霞上抚空枝，下临残雪，不觉肠回九折，喉咽三声，急泪连绵，与碎琼而俱下，大声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闻梦霞哭声，魂为之醒矣，强起对梦霞作回风之舞，若既感其一片痴情，而尚欲乞怜于死后者。梦霞自念：“我既为花之主人，当尽其保护之责。今目睹其横被摧残之惨，已等于爱莫能助，则此花死后之收场，舍我更又谁属？忍再使之沾泥堕溷，飘荡无依耶？”于是徐扑去其衣上之花瓣，迳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梦霞荷此饱盛花片之锦囊，欲供之于案上乎，或藏之于箱中乎，则此花遗蜕，尚在人间，此时虽暂免泥污，他日恐仍无结果；欲投之于池中乎，则地非园林，何处觅一泓清水？梦霞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而踌躇再四，不得一当。忽猛省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语毕，复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泪，臂挽花锄，背负花囊，抖擞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匆匆短梦，催醒东风；渺渺相思，恨生南国。地老

天荒，可怜人会当此日；蜂愁蝶怨，伤心者何以为情！梦霞既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后以松土掩其上，使之坟起，以为后日之认识。料理既毕，复入室取案上常饮之玻璃杯，倾瓶出酒少许，再至冢前，向冢之四围遍洒之。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薄命之花，犹得遇我痴人痛怜深惜，为之收艳骨、卜佳城，草草一抔(坏)，魂栖有所，不可谓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则潦倒半生，凄凉孤馆，依人生活，断梗行踪，子期不逢，流水长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无路，后顾难堪，我生不辰，命穷若此，谁从死后识方干耶？于是高吟颦卿“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句，不觉触绪生悲，因时兴感。莺花易老，天地无情，叹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遥，对此茫茫，百端交集，苍凉感喟，不知涕泗之何从。埋香冢前之颦卿，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颦卿固安在耶？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能与梦霞表同情而赔泪者又何人耶？梦霞之知己，则仅此冢中之花耳！梦霞乃含悲带泪，招花魂而哭之曰：“冢中之花乎！三生痴梦，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长。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丛，以伴汝魂。惨酒一杯，以为汝奠。凄禽一声，以为汝吊。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旧日风情，今成泡影。却悲净质，犹玷尘寰。燕子楼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还魂，谁见亭亭之影？然而笳声咽月，文姬（君）有归汉之期；指印留环，玉箫践再生之约。花如知感，则来岁春回，应先着东风，早胎异卉，以偿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梦霞至此，已哭不成声矣。历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经此剧痛，体益不支，

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无一人，惟有新坟一尺，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黏成一片而已。

第　二　章

夜　哭

小院春深，亚枝日午，炊烟缕缕，摇曳空中，正黄粱饭熟时矣。梦霞自晨起后，即赴树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惮力，半日于兹。入室后体倦欲眠，而馆僮适取午膳至。须臾饭毕，饮清茗一杯，以醒诗脾。环行于室中者数周，仍倚窗而立。时辛夷方大开，映日争光，流霞成彩，突然触其眼帘，梦霞对之而叹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艳也！倚托东风之势，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几为渠占尽。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彼封姨之恩威并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嘘，必仍被其摧折，后日亦终与冢中之花同归于尽。腥红万枝，吾视之直点点血泪耳！"梦霞独自沉思，满目闲愁。苦难摆脱，乃就案头，擘笺拈管，赋诗二首曰：

梨花

幽情一片堕荒村，花落春深昼闭门。知否有人同溅泪，问渠无语最销魂。粉痕欲化香犹恋，玉骨何依梦未温。王孙不归青女去，可怜孤负好黄昏。

辛夷（即木笔）

脱尽兰胎艳太奢，蕊珠宫里斗春华。浥枝晓露容方湿，隔院东风信尚赊。锦字密书千点血，霞纹深护一重纱。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

书竟，复朗诵一遍，搁笔沉吟，百无聊赖。继念香魂虽有依归，新冢尚无表识，于心不能无歉。梦霞固擅雕龙之技者，乃取白石一方，劚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时始就，其文曰：

梨花香冢

已酉三月青陵恨人题

呼馆僮持去，立之冢前。而梦霞此时实倦极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复知夕阳之西下也。

金乌没影，珠蚌剖胎。一天凉意，满地流波。比及梦霞醒时，已月移花影上栏杆矣。壁上时钟，正叮当敲十下。月光从窗罅透入帐中，照衾枕上花纹尽现。时觉寒气骤加，梦霞深深拥被。方拟重续残梦，忽闻隐隐有呜咽之声，不知何自而至。梦霞大惊异，倦眼朦胧，豁然清醒，侧耳静聆，细察其声浪所传出之方向，则决其为来自窗外者。哭声幽咽，凄凄切切，若断若续，闻之令人恻然心动。梦霞惊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昼尚无人迹，深夜何人来此哀哭？呜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于月明人静后，来伴余之寂寞乎？"阅者诸君，此不过梦霞之理想，实亦事实上所决无者也。

梦霞胆骤壮，急欲起而窥其究竟，披衣觅履，蹑行至窗前，露半面于玻璃上，向外窥之。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观其黛娥双蹙，抚树而哭，泪丝界面，鬟低而纤腰欲折。其声之宛转缠绵，凄清流动，如孤鸾之啼月，如雏雁之呼群，一时枝上栖禽，尽闻声而惊起。哭良久，忽见女郎以巾拭泪，垂颈注视地上，状甚惊讶。旋回眸四

瞩，似已见新冢上之碑识，纤腰徐转，细步行来。既至冢前，遽以纤掌摩抚碑文，点首者再。继巡视冢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声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觉哀痛，呜呜咽咽，凄入心脾，与颦卿之哭埋香冢，诚可谓无独有偶。此时梦霞与女郎之距离，不过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而髩角眉尖，下而袜痕裙褶，无不瞭然于梦霞之眼中，乃二十余绝世佳人也。梦霞既惊其幽艳，复感其痴情，又怜其珊珊玉骨，何以禁受如许夜寒，一时魂迷意醉，脑海中骤呈无数不可思议之现象，忽闻铮然一声，梦霞如梦初醒，盖出神之至，不觉以额触玻璃作声也。再视女郎，则已不见，惟有寒风恻恻，凉月纷纷，已近三更天气矣。无可奈何，乃复就枕。此夜之能安睡与否，则梦霞未以告作书者，以意度之，固当为梦霞诵《关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来？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冢耶？抑别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与梨花同其薄命，且必与梦霞同具痴情，其哭也，借花以哭己耳。呜呼，梦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与之表同情而赔泪者乎！潇湘沉恨，万劫不消；顽石回头，三生可证。盖此夜之奇逢，即梦霞入梦之始矣。

阅者诸君，亦知此女郎果为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与多情之梦霞，皆为是书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来历，当先悉梦霞之行踪。

梦霞姓何名凭，别号青陵恨人，籍隶苏之太湖。其生也，母梦彩霞一朵，从空飞下，因以梦霞为字。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生女一子二，长字剑青，次即梦霞也。梦霞以生有梦异，父母尤钟爱之。双珠双璧，照耀门楣，亲友咸啧啧叹羡。梦霞幼时，冰神玉骨，头角崭然，捧书随兄，累

累两丱。小时了了，誉噪神童；长更桀桀，人呼才子。其父每顾梦霞而喜曰："得此佳儿，以娱晚景，世间真乐，无过于是。"父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梦霞乃得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及夫传奇野史，心地为之大开。而于诸书中，尤心醉于《石头记》，案头枕畔，顷刻不离。前生夙慧，早种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头记》一书，弄才之笔，谈情之书，写愁之作也。梦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担忧，为痴儿叫屈。莺春雁夜，月夕风晨，不知为宝黛之情挚缘悭，抛却多少无名血泪，而于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断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阔情长。时或咄咄书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书窗课暇，尝戏以书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综其事迹，系以一诗，笔艳墨香，销魂一世。其昵友某见之曰："痴公子几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将跌入大观园里，受诸苦恼去也。"梦霞知其讽己，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数年而其友之言果验，一纸泪痕，竟为情券耶！

十年蹭蹬，蹋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梦霞虽薄视功名，亦曾两应童试，皆不售。抑郁无聊，空作长沙之哭。适值变法之际，青年学子，咸弃旧业，求新学，负笈担簦，争先恐后。梦霞亦于此时，别其父母，肄业于两江师范学校。卒以最优等毕业，时年已及冠矣。姊适弘农杨氏，早赋于归。剑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即为梦霞卜婚，藉了向平之愿。梦霞殊不愿。问其故，则不答，固问之，则茇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偏侦其同学，莫得端倪，心窃异之。不知梦霞之心事，固有难以告人者。顾影自怜，知音未遇，佳人难再，魂梦

为劳。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轻问津于桃源俗艳。盖此乃毕生哀乐问题，原非可以草草解决者也。

无何，灵椿失荫，家道中落。剑青远游楚闽，梦霞亦以家居无聊，拟橐笔作糊口计。适其同学有为之介绍于蓉湖某校，函招之往。梦霞雅不愿献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蓉湖有远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问，力怂恿梦霞应该校聘，得以便道就询近状。梦霞不忍拂慈母意，即择日治装往。袱被一条，破书半箧，自此而梦霞遂弃其家庭之幸福，饱尝羁人之况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既登岸，则该校固地处穷乡，与城市隔绝不通。梦霞亦不嫌其冷僻，转喜其得远烦嚣。惟校舍湫隘，下榻处黝暗无光，殊不适于卫生，乃便询崔氏居，则相距仅半里许耳，是晚梦霞即呼校役导之往。中途忽念临行时忘问阿母，彼家系何戚属，作何称谓，一无所知，而贸然晋谒，将如何酬应耶？但已至此，亦无奈之，既属疏远之戚，则年长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即有乖误，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话。梦霞此时，正如丑媳将见翁姑，踢蹐愧赧，至不可状。

燕子窥人，鹦哥唤客。梦霞入门投刺，主人知为姑苏远戚，倒屣出迎，则一六十余之颁白叟也。登堂让坐后，即现其极和蔼之貌，出其极亲爱之语，谓梦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遥，断绝音书，于兹六载。今日甚风儿吹得吾侄到此，真令老夫出于意外，怪道晨来喜鹊绕屋乱噪也！"继问："若翁及若母俱无恙否？"梦霞泫然答曰："谢老伯垂念，先父见背，已一年余矣。门庭冷落，家业凋零。寡妇孤儿，孰加存问！"语至此，备述其应聘来锡，及临行老母敦嘱便道探询意。崔父闻言，亦欷歔不止。继而曰："吾侄遭家不造，孤苦零丁，闻之令我心

痛。然观吾侄头角凌云，胸襟吞海，青年饱学，腾达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当瞑目泉下。所难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岁忽病疫死。昊天不吊，夺吾爱儿，垂暮之年，沦斯逆境，何命之穷也！西河贤者，痛抱丧明；东野达人，诗传失子。老夫何人，而能为太上之忘（之忘上）情！忍使青春少妇，便上望夫之台；黄口孤儿，难觅阿爷之面。伤矣伤矣！残年无几，后顾茫茫。今幸吾侄掌教是乡，辱叨葭末之亲，遗此一块肉，意欲重累吾侄，为老夫训迪。俾得略识之无，不堕诗书旧业，皆出吾侄所赐。老夫虽死，亦衔感靡涯矣。”梦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爱，敢不从命！但恐侄才微力薄，有负重托。敢问令孙年几何矣？”崔父曰：“仅八龄耳。孩提之童，尚不能离其母。既吾侄不弃，敢请移榻敝庐，俾得朝夕过从。老夫亦得快瞻裔采，饱接清谭，何幸如之。”梦霞私念校中正无设榻处，去彼就此，计亦良得，遂慨然允诺。崔父喜曰：“吾侄真快人哉！东壁一书舍，地颇僻静，亡儿在日，读书其中，自渠死后，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闭已久(入)。是舍面山背池，风景绝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尚可为吾侄醉吟游憩之所。吾侄不嫌唐突，今夜便将行李移来何如？”梦霞曰：“甚善。”崔父随唤婢媪：“问汝梨娘取钥启书室门，将室中洒扫收拾。”梦霞亦嘱校役回校取行装至，是夜即下榻其中焉。

第 三 章

课 儿

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秋月春风，等闲轻度。昔人谓释氏“因缘”两字，足补圣经贤传之阙。人生遇合，到处皆缘。缘未至不得营求，缘既至无从规避。梦霞家虎阜之麓，忽泛蓉湖之棹，既应聘而任锡校之教职，忽更辗转而为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谓缘耶？然梦霞以为缘，而梦霞之缘尚未至也。半月光阴，孤愁滋味，十分寂寞，万种牢骚。不得已而寄其情于花，寄其情于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种种奇情，介绍种种奇缘。落花半亩，五夜独来；皓月一轮，两心同照。一夜相思之梦，百年长恨之媒。呜呼，梦霞岂知从此遂沦于苦海乎！

残月窥帘，寒风撼壁。碧纱窗上，映一亭亭小影，窗内时闻微叹。噫，谁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独坐愁苦耶？时女郎悄对银釭，以手支颐，低眉若有所思，两腮间泪痕犹湿，真如带雨梨花，不胜其憔悴可怜之状。“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女郎之心谁知之？女郎之泪亦谁见之耶？未几，忽闻帐中儿啼声，女郎乃拭泪而起，入帐抚儿，旋亦卸装就睡。而绛帻鸡人，已连声报晓矣。

呜呼，碧纱窗内之女郎，非即梨花冢前之女郎耶？儿啼声中之女郎，非即梦霞眼里之女郎耶？记者笔下之女郎，非即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长女，而崔氏之新孀也。

结褵八载，永诀八朝。鬼伯驱人，不分皂白，孀雌对影，无奈昏黄。恼煞檐前鹦鹉，声声犹唤梳头；怪他枕上鸳鸯，夜夜何曾入梦。负负年华，才周花信；茫茫恩爱，遽歇风流。伤心哉！冢上白杨，已堪作柱；闺中红粉，争不成灰？梨娘之命不犹，'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妆台菱碎，黄鹄吟成；谁知空谷兰馨，白驹声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孽冤未了。梦霞不来，而梨娘之怨苦；梦霞来，而梨娘之恨更长矣！

青衫旧泪，黄口新声。梦霞自寓居崔氏后，日则自去自来，夜则独眠独坐。幸梨娘之儿，年方束发，性具慧根，笑啼之态，咿呀之声，唇齿未清，丰姿可爱，案头灯下，颇解人怀。而梦霞以其为无父之孤儿，尤加意护持，尽心抚恤。虽值悲愤莫泄之时，见儿来则化愁为喜，破涕为欢，从未尝以疾言厉色，惊彼嫩弱之胆囊。盖其慈祥仁爱，出于天性使然，并非对于崔氏之儿，而另换一副心肠也。儿名鹏郎，梦霞字以霄史，盖祝其异日抟风万里，而翱翔于九霄也。鹏郎初入学，一夕便能识字数十。梦霞以其聪颖异于常儿，爱之弥甚，抚抱提携，直以良师而兼慈母。鹏郎则动静自然，天真烂熳，以得梦霞之怜爱，故对梦霞殊多依恋之诚，略无畏惧之意。韦庄有"晓傍柳阴迎竹马，夜偎灯影弄先生"之句，不啻为梦霞、鹏郎咏矣。

梨娘青年早寡，遗此孤雏，其钟爱之深，自可想见。方梦霞之来也，崔父告梨娘，欲遣鹏儿从之学，梨娘不敢违翁命，而柔肠辗转，窃焉忧之。盖恐鹏郎喜嬉畏读，憨跳性成，梦霞或少年浮燥，不谙儿性，一不如意，毒施以无情之夏楚，强迫以过严之功课，步步约束，重重压制，岂非伤吾可爱之儿？梨娘方以私意窥测梦霞，孰知梦霞竟出梨娘意外，而大有以慰梨娘耶。每夕鹏郎入室就读后，梨娘辄颦眉独坐，忐忑不宁，窃

遣侍儿潜至窗外侦听。继知梦霞教养兼施，怜恤倍至，其爱鹏郎，直如已子，梨娘为之大慰。不觉以爱其子之故，遂有敬慕梦霞之心。以为："彼君子兮，温其如玉。性情若是其醇笃，才华必极其秾郁。吾儿何幸得此良师耶！"忽又转念："彼江湖落魄，客舍伤春，举目无可语之人，仰首作问天之想，其境遇之穷，实堪怜悯。灯光黯黯，羁绪縲縲，少年意气，消磨已尽，岂非天下之伤心人欤？"盖至此而两人暗中一线之爱情，已怦怦欲动矣。

"月姊曾看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梦霞虽为崔氏之远戚，竟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属。然鹏郎无父，梦霞固早知之；则鹏郎有母，梦霞岂不知之？况梨娘之名，已出之于崔父之口耶？然梦霞虽知有梨娘，而梨娘之年之貌之才，均未一一深悉。第得诸婢媪无意道及梨娘，日间每自课鹏郎，手书方字教之读，绣余之暇，辄以一卷自遣，有时或拈笔微哦，披笺属草，案头稿积盈尺，而架上则万轴牙签，琳琅满目，其整理之精洁，陈设之幽雅，绝不类香闺绣阁。于是梦霞始知梨娘为多才之女子，其抚孤足与画荻之欧阳媲美，其敏慧又足与咏絮之道韫抗衡。惜乎女子才多，每遭天忌，红颜一例，今古同悲。非早年蕙折兰摧，即中道鸾离凤拆。月老荒唐，错注姻缘之谱；风情销歇，辟开愁恨之天。小草有情，可怜独活；好花无恙，只是将离。如梨娘者，即可为普天下薄命女儿作一可怜之榜样矣！梦霞倾慕梨娘之心甚殷，爱怜梨娘之心更挚。因慕而生恋，因恋而成痴。未几而窗外闻声，月中偷眼，素娥斗影，倩女归魂，来若惊鸿，去如飞燕，梦霞固决其为梨娘也。三生因果，今夜奇逢；一家凄凉，他生莫卜。望风洒泪，两人同此痴情；对月盟心，一见便成知己。梦霞又不暇为已死之梨花吊，而为现在之梨娘

悲矣！

诵声朗朗，人影双双。梦霞课鹏郎读，每夕以二小时为限。钟鸣九下，则呼馆僮抱之出，不欲久稽时刻以苦之也。鹏郎既出，梨娘必喃喃问："今日识几字？先生爱汝否？汝曾触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观书乎？作字乎？"必待鹏郎一一答毕，乃徐徐为之脱衣解履，抱置于床，而下帐焉。吁嗟嫠妇，鞠育孤儿，月照空闺，迟回不能遽寝，辄就灯下刺绣，遣此长宵。鹏郎则鼾然熟睡，睡中或作呓语，叠呼阿母，著意催眠。梨娘一阵伤心，每为鹏郎唤起，未尝不泫然而涕也。

一夕，鹏郎嘻嘻然白其母曰："先生爱儿甚，加儿于膝，揽儿于怀，握儿手，吻儿颊，笑问儿曰：'鹏郎鹏郎，汝肯离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鹏郎鹏郎，汝知余独宿无聊，寝不成寐乎？'"梨娘闻鹏郎言，脑海翻腾恨海之潮，心灰拨起情灰之热，表愁有泪，长叹无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飘若轻云，寡妇孤儿，每受人白眼。彼诚多情人哉！诚热肠人哉！抚我爱儿，无微不至。"从此梨娘私心耿耿，非特敬慕梦霞已也，且至于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已者。

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凉世态，到处皆然。人生不幸，抛弃家乡，飘摇客土，舟车劳顿，行李萧条，夜馆灯昏，形影相吊，一身之外，可亲可昵者，更有阿谁？譬之寄生草然，危根孤植，护持灌溉之无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草劳人，频惊驹影；飘飘游子，未遂乌私。带一腔离别之情，下三月莺花之泪。异乡景物，触目尽足伤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灯一榻，踽踽凉凉，谁为之问暖嘘寒？谁为之调羹进食？此客中之苦况，羁人无不尝之。而梦霞之寄迹蓉湖，则独占旅居之幸福，独得主人之优待，不觉有丝毫之苦，宾至如

归，几忘却此非吾土。日则有崔父助其闲谈，夜则有鹏郎伴其岑寂；衣垢则婢媪为之洗涤，地污则馆僮为之粪除；而其饮馔之精洁，侍奉之周至，即求之于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娘意也。梦霞知之，梦霞德之，于是教育鹏郎，更瘁心力。间或向鹏郎微露感谢梨娘之意，鹏郎童子也，童子喜饶舌，苟有所闻于先生者，入必学舌以告其母。呜呼！闺中少妇，阃外书生，虽未接一言，未谋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

梦霞早出赴校，及暮归寓，日以为常，七日中仅得偷闲一日耳。其葬花之举，是日正值星期放假，故得优游终日，消遣闲情，不意即于是夜获睹梨娘一面。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不期而遇，亦天假之缘也！方梨娘潜步至庭中，时正月明人静，万籁沉沉，逆料此时梦霞必已入睡乡矣。欲觅残英，已无剩影。凭吊埋香之冢，抔（坏）土未干；摩挲坠泪之碑，情词太艳。此时梨娘欲为花吊耶？而念及己之薄命，更有甚于花者，则自吊之暇矣。此花遇多情之梦霞，开时有保护之人，落后免飘零之不恨，以梨娘较之，幸不幸正悬殊矣！草草姻缘，往事空留影象；悠悠岁月，终身难展眉头。除却嫦娥相伴，已无知我之人；即令女娲复生，亦少补天之术。恨逐年添，愁催人老，未亡人其能久于人世也乎？梨娘想后思前，肠为之寸寸断矣。一阵心酸，泪波汩汩，遽奔集于两眶，遂放声号哭。初不料梦中之梦霞，闻哭声而惊醒，侥幸得见梨花真影于销魂带雨时也。梦霞得见梨娘，梨娘未见梦霞也。而梦霞之多情，梨娘固已深知之且深感之矣！脉脉两情，暗中吸引，一哭即相思之起点耳。

自此之后，梦霞之耳，竟成一蓄音器，每一倾耳而听，恍闻梨娘哭声，呜呜咽咽，嘤嘤呷呷，洋洋乎盈耳也；梦霞之目，

竟成一摄影箱，每一闭目而思，恍见梨娘人影，袅袅婷婷，齐齐整整，闪闪然在目也。尤可艳者，梦霞既于无意中窥见梨娘，次夕却有意泄其事于鹏郎，且曰："'人美于玉，命薄于花，又多情，又伤情。'此四语，可赠汝母，汝其识之。"鹏郎旋归寝，则谨以先生之语告诸其母，依样葫芦，一字不易。时梨娘方悄对菱花，自窥倩影，一闻梦霞赠言，而惊而悲，而叹而泣，而点首，而支颐，一寸芳心，棼然乱矣！而彼梦霞，亦复如此，其最终之心事，则惴惴焉惟恐鹏郎传言于梨娘，梨娘或有愠意，于是自悔孟浪，毋乃失言，一夜思量，寝不安席。呜呼！此夕梨娘，夜况何如？则正与梦霞同病耳！

第　四　章

诗　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无恨。"斯言盖深慨夫知己之难得也。所谓知己者，心与心相知，我以彼为知己，彼亦以我为知己，两相知故两相感。既两相感矣，则穷达不变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语相要，终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难。而当风尘失意穷途结舌之时，欲求一知己，尤难之又难也。词人负肮脏不平之气，怀才不遇，飘荡频年，境遇坎坷，情怀抑郁。好头颅自怜妩媚，满肚皮都是牢骚。"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流俗无知，遭逢不偶，几于无眼不白，有口皆黄，茫茫人海，知我其谁？不得已而求之于粉黛中，则有痴心女子，慧眼佳人，红粉怜才，青娥解意。一夕话飘零之恨，泪满青衫；三生留断碎之缘，魂招碧血。国士无双，向茜裙而低首；容华绝代，掩菱镜以伤神。名士沉沦，美人坠落，怜卿怜我，同命同心。此侯朝宗所以钟情于李香君，韦痴珠所以倾心于刘秋痕也。梦霞之于梨娘，亦犹是焉耳。所异者，彼则遨游胜地，此则流落穷乡，彼则曲院娇娃，此则孀闺怨妇，其情其境，倍觉泥人。一样凄凉，双方怜惜，则梦霞之于梨娘，其钟情，其倾心，较之侯李韦刘，有不更增十倍者哉！

伤别伤春，我为杜牧；多愁多病，渠是崔娘。梦霞邂逅梨娘于月下，在梦霞虽偷眼私窥，在梨娘固会心不远。梦霞

不能忘情于梨娘，梨娘岂遂能忘情于梦霞乎？既不能忘情，则当有以通情。然两人此时虽情芽怒茁，情思勃生，犹有所迟徊顾忌而不能遽发者。梦霞欲通词于梨娘，则恐流水无心，岂容唐突；梨娘欲致意于梦霞，则恐属垣有耳，难释嫌疑。心旆摇摇，一时难系；情丝缕缕，两地相牵。帘中人影，窗内书声，若即若离，殊有咫尺天涯之感。桂府可登，须借吴刚之斧；蓬瀛在望，谁助王勃之帆。如蔗倒餐，佳境岂能遽至；如瓜落蒂，熟期须待自然。则两情之由离而合，由浅而深，渐至如胶如漆，难解难分，尚须大费工夫也。无卖花媪，无昆仑奴，能为两人任作合介绍之责者，舍管城子其谁属欤？

夕阳惨淡，暮霭苍茫。野风袭裾，杂花自落。看一角春山大好，可惜黄昏。时则有闲云片片，渡涧而归，流水一湾，断桥三尺，山影倒俯于波中，屈曲流动，演成奇景。炊烟几缕，出自茅舍，盘旋缭绕于长空，作种种回环交互纹。山之麓，水之滨，牧童樵叟，行歌互答，往来点缀于其间。桥边老树数株，杈枒入画。归鸦点点，零乱纵横，哑哑之声，不绝于耳，似告人以"天寒日暮，归欤归欤！"行客闻之，每为心动。此绝妙乡村晚景图也。过桥而西，槿篱之间，忽露墙角，数椽小筑，一曲幽栖，颇得林泉佳趣，此崔氏之后舍也。白板双扉，镇日虚掩。门以内有小圃，春韭半畦，青翠可爱。过此有精舍一，即梦霞寄居之所也。于斯时也，桥下有一人独行踽踽，因举步过急，风枝时触其帽檐，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伊何人？伊何人？非梦霞耶？梦霞何来？盖自校中归也。步履何匆遽耶？神情何惶急耶？乱烟啼鸟，暮色绝佳，梦霞竟不暇独立斜阳，领略此一霎可怜之景。盖彼终日为校务劳神，亟待休息。加以心事悠悠，情思叠叠，伊人不见，延伫徒劳，反不若斗室流连，左图

右史，得藉以排遣闲愁。彼道旁之闲花野草，曾何足以动其心而移其情哉！

推扉而入，阒其无人。连呼馆僮，迄无应者。平日梦霞所居，每出必扃，由馆僮司钥，今日乃双扉洞辟，何哉？逡巡入室，则室中所见，有突触于梦霞之眼，而足令生其惊讶者。盖案上图书，已稍稍变易其位置。怪而检点之，则他无所失，惟前所著《石头记影事诗》之稿本，已不翼而飞，遍觅而不可得矣。偶一俯首，拾得荼蘼一朵，犹有余香。把玩之余，见花蒂已洞一穴，定是簪痕。梦霞乃恍然曰："入此室者，殆梨娘矣！梨娘解诗，故今日携我诗稿去也。其遗此花也，有意耶？抑无意耶？"梦霞此时，一半惊喜，一半猜疑。于是心血生潮，又厚一层情障矣！

窗衣渐黑，灯豆初红。梦霞方手捻残花，凝神冥想，而馆僮适至。梦霞问之曰："汝不在此，往何处去耶？舍门未掩，前后无人，设有行窃者来试胠箧术，室中物将无一存在矣！且我扃门而出，以钥交汝，谁启此锁者？汝知之乎？"馆僮答曰："今日午后，主人遣我入城购物，以钥交与秋儿。行时经过此门，铁将军固狰然当关也。后此非我所知矣。"梦霞又问曰："秋儿何人？"僮曰："梨夫人之侍儿也。"梦霞不语，挥僮使去。旋又呼之使返，嘱之曰："去便去，勿向秋儿饶舌。"僮佯诺之。既出，于廊下遇秋儿，即诘以钥所在，启锁者何人。秋儿曰："钥为夫人取去。谁入此室，我亦不知。或即夫人乎？"僮乃以梦霞嘱语告秋儿，并嘱其勿语夫人。秋儿颇慧黠，闻僮言亦佯诺之，旋即尽诉之于梨娘。时梨娘方独坐纱窗，灯下出梦霞诗稿，曼声娇哦，骤聆此语，不觉失惊。盖梨娘知梦霞失稿，必将穷诘馆僮，故遗花于地，裨知取者为我，必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

与僮哓哓也。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语之否？若僮知此事，以告秋儿，尚无妨也，脱泄之于阿翁者，将奈之何？我误矣！我误矣！我固以彼为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爱生恼，因恼生悔，因悔生惧，一刹那间，脑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肠辗转，如悬线然。掩卷沉吟，背檠暗忖。良久，忽转一念曰："此我之过虑也。梦霞而果多情者，则必拾花而会意，决不与僮多言也。"乃徐问秋儿曰："僮尚有他语否？"曰："无。"梨娘惊魂乍定，恼意全消，亦如梦霞之嘱僮者嘱秋儿曰："汝此后勿再与僮喋喋，如违吾言，将重责汝，不汝宥也！"秋儿唯唯。

苦茗一瓯，残香半炉，夜馆生涯，如此而已。时则新月上窗，微风拂户。梦霞挑灯以待，鹏郎捧书而来。课毕后，梦霞出一函授鹏郎，谓之曰："持此付若母。更寄语若母：'《石头》遗恨，须要偿也。'"鹏郎不知其意，谨记先生语，持函往告诸梨娘。梨娘手接一封书，欢生意外；耳听两面语，神会个中。于是拔簪启缄，移檠展幅，诵其书曰：

梦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离家。晓风残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绿波，独泛蓉湖之棹。乃荷长者垂怜，不以庸材见弃。石麟有种，托以六尺之孤；幕燕无依，得此一枝之借。主宾酬酢，已越两旬；夙夜图维，未得一报。而连日待客之诚，有加无已；遂令我穷途之感，到死难忘。继闻侍婢传言，殊佩夫人贤德。风吹柳絮，已知道韫才高；雨溅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缘爱子情深，殷殷致意；为念羁人状苦，处处关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泪，又湿今宵。凄凉闺里月，早占破镜之凶；惆怅镜中人，空作赠珠之想。蓬窗吊影，同深寥落之悲；沧海扬尘，不了飘零之债。明月有心，照来清梦；落花无语，扪遍空枝。

蓬山咫尺，尚悭一面之缘；魔劫千重，讵觅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两人一样痴情；恨石因缘，再世重圆好梦。仆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应动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见梨容带泪；今日凄清孤馆，何来莲步生春？卷中残梦留痕，卿竟携愁而去；地上遗花剩馥，我真睹物相思。个中消息，一线牵连；就里机关，十分参透。此后临风雪涕，闲愁同戴一天；当前对月怀人，照恨不分两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婵娟；墨泪三升，还泪好偿冤孽。莫道老妪聪明，解人易索；须念美人迟暮，知己难逢。仆也不才，窃动怜才之念；卿乎无命，定多悲命之诗。流水汤汤，淘不尽词人旧恨；彩云朵朵，愿常颁幼妇新辞。倘荷泥封有信，传来玉女之言；谨当什袭而藏，缄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马上，固难方李白之万言；若教酒到愁边，尚足应丁娘之十索。此日先传心事，桃笺飞上妆台；他时可许面谈，絮语扑开绣阁？

梨娘读毕，且惊且喜。情语融心，略含微恼；红潮晕颊，半带娇羞。始则执书而痴想，继则掷书而长叹，终则对书而下泪。九转柔肠，四飞热血。心灰寸寸，死尽复燃。情幕重重，揭开旋障。既而重剔兰镫，独开菱镜，对影而泣曰："镜中人乎？镜中非梨娘之影乎？此中人影，怎不双双？既未尝昏黑无光，胡不放团圞成彩，而惟剩有一个愁颜，独对于画眉窗下乎？呜呼梨娘，尔有貌，天不假尔以命；尔有才，天则偿尔以恨。貌丽于花，命轻若絮；才清比水，恨重如山。此后寂寂窗纱，已少展眉之日；悠悠岁月，长为饮泣之年矣！尔自误不足，而欲误人乎？尔自累不足，而欲累人乎？已矣已矣！尔亦知情丝缕缕，一缚而不可解乎？尔亦知情海茫茫，一沉而不能起乎？

弱絮余生，业已堕落，何必再惹游丝，凭藉其力，强起作冲霄之想。不幸罡风势恶，孽雨阵狂，极力掀腾，尽情颠播，恐不及半天，便已不能自主，一阵望空乱飐，悠悠荡荡，靡所底止。此时飘堕情形，更何堪设想乎！”言念及斯，心灰意冷：“固不如早息此一星情火，速断此一点情根。力求解脱，劈开愁恨关头；独受凄凉，料理飘零生活。悬崖知勒马，原为绝大聪明；隔水问牵牛，毋乃自寻苦恼。今生休矣！造化小儿，弄人已甚，自弄又奚为哉！岂不知缘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耶？”梨娘辗转思量，芳心撩乱，至此乃眉黛销愁，眼波干泪，掩镜而长叹一声，背镫而低头半晌，心如止水，风静浪平，已无复有“梦霞”二字，存于脑之内府。梨娘之心如此，则两人将从此撒手乎？而作此《玉梨魂》者，亦将从此搁笔乎？然而未也。梨娘此时，虽万念皆消，一尘不染，未几而微波倏起于心田，惊浪旋翻于脑海，渐渐掀腾颠播，不能自持，恼乱情怀，有更甚于初得书时者。是何也？此心不堕沉迷，万情皆可抛撇，惟此怜才之一念，时时触动于中，终不能销灭净尽也。于是一吟怨句，百年恨事兜心；再展蛮笺，半纸泪痕透背。旋死旋生，忽收忽放，瞬息之间，变幻万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呜呼孽矣！

第五章

芳　讯

一情相引，万恨齐攒。梨娘得梦霞书，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梨娘何自苦乃尔？呜呼，梨娘非自苦也，梦霞苦之也！梦霞深苦梨娘，梦霞未尝不自苦。方鹏郎之持书而去也，梦霞目送之而魂随之，心头鹘突，脑蒂蝇旋，惕惕然如待鞫之囚，尚未定谳，不知是死是生。有时痴立窗前如木鸡，有时呆坐案头如参禅，有时环行室中如转磨。其心专注于鹏郎持去之书，而悬揣夫"梨娘之得此书也，其惊耶？其疑耶？阅此书也，其怒耶？其喜耶？如其怒也，则我此时之书，必已掷之于地，或投之于火矣！如其喜也，则梨娘味书中之语，想书中之人，会书中之意，必引上书者为解人，为知己，一封有情书，此时必得彼有情人之泪，层层湿透于字里行间矣！"梦霞一念旋生，一念旋灭，如露如电，顷刻皆幻。而梨娘之阅此书，其喜其怒，梦霞固未能预决，实亦未尝不可预决也。盖梨娘既携诗稿而去，则非无情于梦霞矣。梦霞之书，迎机而入，结果必佳，固不必梦想究竟，惟恐其不生效力也。然梦霞已为一缕情丝牢牢缚定，神经全失其作用，不觉惶急万分，历碌万状，彷徨不定，疑惧交加。此夜梦魂之颠倒，梦霞亦自觉从未如此。五更如度五重关耳。

次日，梦霞课毕即返，较平日早一二小时。家中人固莫知

其心事，但觉其稍异于常而已。不知梦霞固心悬乎昨夜之书，而急盼夫好音之至，公事毕，治私事，跂而望之，坐以待之，岂容有一刻逗遛于外耶？乃未几而金乌西坠矣，未几而玉兔东升矣，心急矣，眼穿矣，鹏郎来矣。此时之梦霞，又别具一种瞀乱迷离之状，如死囚之上断头台时，惟此最后五分钟之解决耳。

“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迹，知着脸边来。”鹏郎徐行而前，有一物焉，其形狭而长，紧握于鹏郎之嫩腕，直刺于梦霞之馋眼，此何物耶？非梦霞终日盼望之一纸好音耶？梦霞梦霞，喜可知已！鹏郎以书授梦霞，梦霞惊喜之余，偏欲强示镇静，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恶，正不必急于剖视，姑置书于案头，而课鹏郎读，若不甚注意者。直至夜课已毕，鹏郎就睡后，乃开缄阅之。其文曰：

白简飞来，红灯无色。盥诵之余，情文虽艳，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闺寂寂，犹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锦字一篇，殷殷慰问于凄凉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坠地，早带愁来；粗识之无，便为命妒。翠微宫里，不度春风；燕子楼中，独看秋月。此自古红颜，莫不皆然，才丰遇啬，貌美命恶，凡兹弱质，一例飘零，岂独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则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几分颜色，略带一点慧根，正合薄命女儿之例，不致堕落风尘，为无主之落花飞絮，亦已幸矣。今也独守空帏，自悲自吊，对镜而眉不开峰，抚枕而梦无来路，画眉窗下，鹦鹉无言，照影池边，鸳鸯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难堪。然低首一思，则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谴，免受堕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尚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颦卿，得一古今独一无二

之情种贾宝玉，深怜痛惜，难解难分，而情意方酣，奸谋旋中，人归离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冢，泪帐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夙因如彼，结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达观，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另，念来日之艰难，回文可织，夜台绝寄书之邮，流泪不干，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压愁埋，日复一日，试问柔躯脆质，怎禁如许消磨？恐不久即形销骨立，魂弱喘丝，红颜老去，恩先断而命亦随之俱断；黄土长埋，为人苦而为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怜者自悲，又转以自悲者自解也。乃者文旆遥临，高踪莅止，辱附葭莩，不嫌苜蓿。鹏儿有福，得荷裁成，梨影无缘，未瞻丰采。自愧深闺弱翰，漫夸咏絮之才；侧闻阆苑仙才，颇切倾葵之愿。私心窃慕，已非一朝。继而月中摹花冢碑文，灯下诵《红楼》诗句，尤觉情痴欲醉，缕缕交萦，才思如云，绵绵不断，几疑君为怡红后身。自古诗人，每多情种；从来名士，无不风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处不足以售其才，何处不足以寄其情？而顾来此断肠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读君之书，缠绵悱恻，若有不能已于情者，梨影虽愚，能不知感？然窃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悭矣，长对春风而唤奈何矣。独坐纱窗，回忆却扇年华，画眉情景，廿四番风，花真如梦，一百六日，春竟成烟。破镜岂得重圆，断钗乌能复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诚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双修；来世情缘，何妨先种。彼此有心，则碧落黄泉，会当相见，与君要求月老，注鸳牒于来生，偿此痴愿可耳。梨影非无情者，而敢负君之情，不以君为知己？

但恐一惹情丝，便难解脱，到后来历无穷之困难，受无量之恐怖，增无尽之懊恼，只落得青衫泪湿，红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观芜稿，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门径，绣余笔墨，细若虫吟，殊足令骚人齿冷。君固爱才如随园，苟不以梨影为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当脱簪珥为贽，异日拜见先生，涤砚按纸，愿任其役，当不至倒捧册卷，贻玷师门。此固梨影所深愿，当亦先生所不弃者也。区区苦衷，尽布于此，泪点墨花，浑难自辨，惟君鉴之。梨影谨白。

记者述笔至此，发生一疑问，请阅者一思。梦霞读梨娘之书，当生何种感情？梦霞之书，一幅深情；梨娘之书，若有情，若无情，怨不深而自深，辞不严而自严，言外已有谢绝之意。以常情测之，梦霞读此书，将怨梨娘之薄情，而含失望之恨矣。不知梨娘固非文君，梦霞亦非司马，两人之相感，出于至情，而非根于肉欲。梦霞致书于梨娘，非挑之也，怜其才而悲其命，复自怜而自悲，同是天涯，一般沦落，自有不能已于言者。梨娘复书，内容如此，正与梦霞之意，不谋而合。梨娘深知梦霞之心，乃有此尽情倾吐之语，此正所谓两心相印。梨娘惟如此对待梦霞，乃真可为梦霞之知己也。不然，稗官野史，汗牛充栋；才子佳人，千篇一律。况梦霞以旅人而作寻芳之思，梨娘以嫠妇而动怀春之意，若果等于旷夫怨女采兰赠芍之为，不几成为笑柄？记者虽不文，决不敢写此秽亵之情，以污我宝贵之笔墨，而开罪于阅者诸君也。此记者传述此书之本旨，阅此书者，不可不知者也。

梦霞梨娘交感之真相，既如上述，则梦霞此时对于梨娘之书，其感情究如何乎？曰：与梨娘之阅梦霞书时正相同耳！始

则执书而痴想，继则掷书而长叹，终则对书而下泪。盖梦霞固知梨娘决非薄于情者，书中之语，借旷达之观，寓怨恨之情，宛转缠绵，凄凉哀感，依恋之诚，溢于言外。至欲割爱断情，痴作他生之望，执经问字，愿列弟子之班，其语虽似薄情，然惟愈薄于情，乃愈深于情，自此而梦霞乃愈不能忘情于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梦霞已渐沉苦海。梦霞不免为情所误，梨娘独能免乎？嗟嗟！可怜身世，从今怕对鸳鸯；大好因缘，讵料竟成木石。普天下有情人，能不同声一哭哉！

青鸟佳音，深喜飞来天外；素娥真影，尚难唤到人间。次日，梦霞自校中出，彳亍而归，远远望见舍后似有人影，倚门闲伫，衣光鬓影，掩映于篱花墙草之间，神情态度，颇似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殆有所盼乎？比梦霞行至门前，则芳踪已杳，纤影无痕，惟有远山蹙恨，溪水泻愁，一抹残阳，黯然无色，如助人之凄恋而已。断肠人远，痴立何为，不如入此室处，再理客窗生活。甫入户，突见案上胆瓶中，插有鲜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异哉！此花何来？是必梨娘所贻矣。梨娘之贻此花也，又何意耶？此花形如喇叭，色胜胭脂，妩媚之中，有一种骄贵气，咄咄逼人。此花何名？梦霞似曾相识，而一时竟不能复忆矣。俟鹏郎来，问之，鹏郎曰：“此及第花也。吾家后院，左右凡两株，今春开花甚繁。先生如爱之，可遣秋儿再折几枝来，无所惜也。”梦霞却之曰：“得一枝供养已足。况我见此花，亦殊不喜。”鹏郎乃无言。梦霞既闻此花之名，知梨娘之贻，具有深意，不觉触起十年前事，淹滞之感，沦落之悲，兜上心来。旧恨新愁，并成一种。而一注目间，见砚盒下露一纸角，墨痕隐现，急取阅之，乃小词一阕也：

鹧鸪天（偶感）

骂煞东风总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痴。偶携短笛花间立，魂断斜阳欲尽时。　情切切，泪丝丝，断肠人写断肠词。落花有恨随流水，明月无情照素帷。

第六章

别　秦

小字簪花，清词戛玉。梦霞将梨娘词回环捧诵，不觉悲从中来，喟然而叹曰："佳人难得，造物不仁，有才无命，一至于斯！此中块垒，斯时无酒浇之，亦当以笔扫之矣。"于是濡泪和墨，疾书八绝曰：

病也恹恹梦也迢，啼莺何事苦相招。
多情似说春将去，一树残香半已销。

深情缕缕暗中传，伫立无言夕照边。
对面如何人更远？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销，尚为寻芳过野桥。
欲寄愁心与杨柳，一时乱趁晚风摇。

东风何处马蹄香，我见此花欲断肠。
会得折枝相赠意，十年回首倍凄凉。

浮生换得是虚名，感汝双瞳剪水清。
痛哭唐衢心迹晦，更抛血泪为卿卿。

几回伤别复伤春，大海萍飘一叶身。
已分孤灯心赏绝，无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云笺，赋得愁心尔许坚。
只恐书生多薄福，姓名未注有情天。

梦云愁絮两难平，无赖新寒病骨轻。
一阵黄昏纤雨过，愁人听得不分明。

梦霞书毕，别取一惨绿笺，作一小简，加函交鹏郎携去。简曰：

既惠锦笺，复颁玉屑。有词皆艳，无字不香。清才丽思，已见一斑。而一种缠绵凄楚之情，时流露于行间字里，如卿者可以怨矣！梦霞风尘潦倒，湖海飘零，浮生碌碌，知己茫茫，无江淹赋别之才，有杜牧伤春之恨，一诵此词，百感交集。率成八章，聊当一哭。

一缄多事，两字可怜。香闺联翰墨之缘，红袖结金兰之契。自是以后，管城即墨，时为两人效奔走，虽少见面之时，不断相思之路。有句则彼此鹤和，有书则来往蝉联。而密函之交递，皆藉鹏郎为青鸟使。金刀虽快，剖不开茧是同功；玉尺虽长，量不完才如缀锦。叠韵双声，此中得少情趣？擘（劈）笺搦管，浃旬费尽吟神。愁里光阴，变作忙中岁月；无穷恨事，化为绝妙诗情。绮思难杀，节序易更，一转瞬间，已是清和天气矣。

梦霞来蓉湖，至此已逾匝月。穷乡独客，举目无亲，幸得一闺中腻友，终日唱酬，藉慰寂寞。此外更缔一新交，境遇虽各悬殊，性情颇相投契。异地相知，得之非易，倾盖清尘，盍

簪剪烛，梦霞固自谓三生有幸也。其人姓秦名心，字石痴，即某校之创办人也。年长于梦霞二岁，肄业于南洋公学者有年。才华卓茂，器宇轩昂，固一乡之佼佼者也。是乡处蓉湖之尾闾，远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围十里，分南北两岸，回环屈曲，形如一螺。两岸均有人家，地极偏僻，人至顽钝，盖风气之闭塞久矣。石痴热心教育，萦情桑梓，思有以开通风气，毕业后独资创一两等小学，以造福于乡人士。梦霞任事之日，是校已办三学期矣。石痴父名光汉，耆年硕望，一乡推为里老。家本豪富，生子仅石痴一人，爱逾掌珠，珍如拱璧，恣情任性，骄纵异常。幸石痴虽性喜挥霍，而能自检束，花柳场中，樗蒲队里，从未涉足其间。惟遇关于公益之事，则慷慨解囊，千金无吝色。其父本非顽固者流，以石痴之能加惠于乡里也，深喜其能有为，无事不遂其欲。故石痴热心兴学，岁需巨款，独力支持，无所掣肘，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能谅其心而成其志也。

萍踪偶聚，兰臭相投。石痴为人，风流倜傥，豪放自喜，襟怀落落，态度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气象，洵近来新学界中第一流人物也。与梦霞一见如旧识，志同道合，学侔才均，文字因缘，一朝契合，非偶然也。校址即其家庄舍，与石痴居室，仅一墙之隔。石痴无日不来校中，彼亦自任英文、格致等科。课毕后辄与梦霞散步旷野，饱吸新鲜空气，增进实物知识。乡村风味，远异城市烦嚣。联袂偕行，流连晚景，行歌互答，幽韵宜人，意态飘然，如闲云野鹤。直至暮鸟归林，夕阳送客，乃分道而归。如是日以为常，亦客居之乐也。有时键户不出，两人同坐斗室中，或论文，或说诗，或叙失意事，或作快心谈。茗烟初起，清言愈希；端绪续引，冥酬肆应。时而纵谈天下事，则不觉忧从中来，痛哭流涕，热血沸腾，有把酒

问天、拔剑斫地之概。盖两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忧时之士也。石痴之处境，虽稍裕于梦霞，而其遭逢之不偶，性情之难合，与梦霞如出一辙。慨念身世，孤踪落落；眷怀时局，忧心忡忡。同是有心人，宜其情投意洽，相见恨晚，而有高山流水之感也。

呜呼！“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开。”天下最可惜最可怜之事，孰有甚于此者乎？若梦霞与石痴之抱负之气概，所谓志士者非耶？而一则旅居异地，一则蜷伏里门。相逢乃相惜，相惜复相怜。既相惜相怜矣，于是欲谋久聚。石痴尝从容谓梦霞曰：“校舍卑陋，不足驻高贤之驾；君寄居戚家，晨夕奔波，弟心亦有不安；蜗庐尚有下榻地，请君移住舍间。日则与君同理校务，夜则与君同聚一室，刻烛联吟，烹茶清话，抵足作长夜谈，一吐平生之志，何快如之！”石痴言之者再，梦霞俱婉辞却之。石痴以梦霞尚未能脱略形迹，颇怪其相知不深，不知梦霞固别有佳遇，别有知音，孤馆寒灯，自饶乐趣，此中情事，不足为石痴道也。

新雨泥人，东风催客。梦霞离故乡，来客土，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于时，到处受人白眼，此去投身寓馆，踽踽凉凉，当尝遍羁人况味，受尽流俗揶揄，不料于无意中得一巾帼知音，更于无意中得一风尘同志，不可谓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谓非梦霞一生之快事也。惜乎西窗剪烛，情话方殷；南浦征帆，别离遽赋。正值蚕事方兴之日，便是骊歌齐唱之天。盖石痴忽于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石痴之行，梦霞实促成之。石痴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强，志趣高尚，正大可有为之时，与梦霞之迫于境遇而颓丧其志气者，自不相同。而石痴自南洋毕业后，但知瘁力于桑梓，不知热心于

家国，坐使黄金时刻，掷于虚牝。梦霞殊惜之，故每与石痴谈及国事，辄流涕劝之曰："时局阽危，人才难得。命终泉石，我恨非济世之材；气壮山河，君大是救时之器。以君之年之力之才之志，正当发愤自励，努力进行，乘风破浪，做一番烈烈轰轰事业，为江山生色，为闾里争光，方不负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慰同胞属望之心；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不发现于经世作人之大剧场，而埋首泥涂之内，跼足里闬之间，以有用之光阴，赋闲居之岁月，弄月吟风，长此终古？弟窃为君不取也。今者名士过江，纷纷若鲫。励我青年，救兹黄种，急起直追，此其时矣。君倘有意乎？"石痴闻梦霞言，颇感其劝勉之诚，游学之心，怦然欲动，谓梦霞曰："弟非恋家忘国，自问性情落落，与俗相违，频年勾留泸渎，广接四方英俊，曾无一人能知我如君者，一肚皮不合时宜，无从发泄，不觉心灰意冷，负笈归来，不复作出山之想。今闻君言，如大梦之初醒，如死灰之重拨。君固爱我，弟敢不自爱，而以负君者自负耶？弟志已决，一得家庭允许，便当整理行装，乘轮东渡。但弟去之后，校中事弟无力兼顾，须仗君一人主持，责艰任重。耿耿此心，殊抱不安耳。"梦霞慨然曰："君不河汉弟言，而作祖生闻鸡之舞，弟不胜感幸。校中一切，弟虽不能独担责任，亦当稍效绵薄，尽弟之心，副君之托。君不负弟，弟又何敢负君！"石痴大喜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感君厚爱，此去苟有寸进，皆君所赐。海可枯，石可烂，我两人之交情，永永不可磨灭！"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离别为人生最苦之事，而客中送客，尤为别情之最惨者。石痴归家，以游学之事白诸父母，父母甚喜，亦力促其行。适其同学某，自皖来书，中言近拟

会合同志，共赴东瀛，亦劝石痴弃家求学，束装同行。石痴立作复书，约期同集沪壖，乘某号日轮东渡。成行之前夕，沽酒与梦霞话别。梦霞是夜不归寓舍，与石痴对饮畅谈，尽竟夕欢。酒酣，石痴不觉触动离情，愀然谓梦霞曰："弟与君相识未久，相聚无多，衷肠未罄，形骸遽隔。今日抛弃故乡，远适异国，与君一别，地角天涯，重续旧欢，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不黯然！"言已，欷歔不止。梦霞举杯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窃愿诵此二诗，以壮君行。前途无量，勉之勉之！异日学成归国，君不吝其所得，分饷俭腹，君之惠也，弟之幸也。吾辈相交，契合以心，不以形迹。交以形者，虽觌面握手，终觉情少辞多；交以心者，虽万水千山，亦可魂来梦去。人非鹿豕，岂能长聚？何必效儿女子态，多洒此一掬伤离之泪哉！所难堪者，君去而弟不能追随骥尾，看人勃发，恨我蹉跎，今日片帆飞去，我独送君于青草湖头；他年衣锦归来，君仍索我于绿衫行里耳。远志出山，君非小草；离情着骨，味等酸梅。聚首之缘，只争数刻，弟也不才，能无兴感？一时意到，八绝吟成，半以自伤，半以相赠。君如不弃，可藏诸箧中，留为后日之纪念。"梦霞言至此，遂置酒不饮，起就案头，抽毫作草。石痴亦停杯而起，独步庭中。时夜将半，月华满地，万籁无声，四顾空寥，凄然泪下。伫立良久，觉夜寒砭骨，衣薄难支，乃复入室。时梦霞稿已书就，取付石痴，石痴受而诵之：

羡君意气望如鸿，学浪词锋世欲空。
恨我已成下风手，荠花榆荚哭春风。

情澜不竭意飞扬，密坐噤吟未厌狂。

沽酒莫忘今日醉，杨花飞尽鬓无霜。

唐衢哭后独伤情，时世梳妆学不成。
人道斯人憔悴甚，于今犹作苦辛行。

不堪重听泰娘歌，我自途穷涕泪多。
高唱大江东去也，攀鸿无力恨如何。

榜童夷唱健帆飞，乡国云山回首非。
但使蓬莱吹到便，江南虽好莫思归。

更无别泪送君行，掷下离觞一笑轻。
我有倚天孤剑在，赠君跨海斩长鲸。

河桥酒幔去难忘，海阔天长接混茫。
日暮东风满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

林泉佳趣屋三间，门外红桥阁后山。
君去我来春正好，蓉湖风月总难闲。

石痴读毕，谢梦霞曰："辱君厚贶，既感且惭。弟意欲勉武数首，以答雅意，而此时别绪离思，萦绕心舍，方寸已乱，一字难成。姑俟既到东京，有暇和就，附书邮奉何如？"梦霞曰："乱吟八章，直书弟之胸臆，愧未能壮君行色，君取其意而略其词可也，何劳辱和？古人云：'小坐强于去后书，'此时一刻千金，不容再以空谈孤负矣。"因复取酒相与痛饮。直至鱼更向尽，蜡泪渐干，荒鸡一村，残月半天，仆夫荷装相催，舟子

解维以待，石痴乃归家别其父母，复来与梦霞作别。时则晨光熹微，行人尚稀，鸟声送客，草色牵裾。一人立岸上，一人立舵头，相与拱手致词。一声珍重，行矣哥哥。烟水茫茫，去帆何处？梦霞独伫江干，良久乃嗒然而返。

第七章

独醉

残樽零烛，情话如昨。石痴既去，梦霞益复无聊。虽无恋别之情，未免索居之感。而况飞鸿遇顺，看人得意扬帆；僵燕待苏，谁念孤身失路？人皆集菀，我独向隅。十年塌翼，断虞翻骨相之屯；一夕伤心，变潘岳鬓华之色。知非吾土，安能郁郁久居；走遍天涯，终觉寥寥无偶。石痴之行，梦霞送之，而以不得与之同行为恨，读其赠别之诗，其所以自伤者深矣。故别时情景，未觉凄凉；去后思量，不胜抑郁。石痴行矣，迢迢千里，梦霞之心，石痴不知也。知之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

梦霞与石痴话别，一夜未归，梨娘不审何事，次日转询馆僮而知其故。梨娘深处闺中，亦素闻石痴之名，知其人品学问，与梦霞实堪伯仲。至气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梦霞似又过之。而命之丰啬，境之顺逆，不同若此！彼则翱翔为鸾凤侣，此则潦倒作猢狲王，相形之下，能不大为梦霞叫屈？是夕梨娘作一书致梦霞，书中劝其弃此生涯，力图进取。“以君之才，长此蹉跎埋没，殊为可惜。何不乘此时机，出洋游历，费数年之功，为将来吐气扬眉之地。”且有“长途资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给，愿尽力相助”等语。梦霞得书，心大感动。自念频年颠沛，父死兄离，断无余资，可供个人求学之费，一片雄

心，久为逆境消磨净尽。今送石痴之行，空作攘臂下车之想，殊有望尘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痴，亦从未以一言相慰。而闺中一弱女子，乃能独具怜才之眼，慕通财之义，慧心侠骨，可感可钦。梦霞读毕梨娘书，不觉感极而泣，肠回心转，刺激万端。良久，忽拍案而起曰："天乎！薄命之梦霞，负我梨娘矣！梨娘爱我，书不可不答也！"心迷意乱，不暇择词，遂疾书四绝于梨娘之牍尾，以授鹏郎。

梨娘得书，讶其为己原函也，大惊，不解梦霞何意，默念书中，得无有失检之处乎？取而阅之，至终幅乃见连真带草，狂书一百十二字曰：

名场失手早沉沦，卖尽痴呆度几春。
名士过江多若鲫，谁怜穷海有枯鳞？
感卿为我惜青春，劝我东行一问津。
我正途穷多涕泪，茫茫前路更无人。
此身已似再眠蚕，无补明时合抱惭。
事业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世事悠悠心渐灰，风波险处每惊猜。
斯人不出何轻重，自有忧时命世才。

兰釭黯黯，莲漏迟迟，锦字销魂，玉容沉黛。梨娘此时读梦霞之诗，不能不为梦霞惜矣，不能不为梦霞悲矣。为梦霞惜，又不能不自惜；为梦霞悲，又不能不自悲。如线悬肠，辘轳万丈；如针刺骨，痛苦十分。其命之穷耶？其才之误耶？夫是之谓同病，夫是之谓同心。辗转思量，情难自制，而梨娘于是乎泣矣。一吟一哭，一字一泪，啼珠连绵，著纸与墨痕混合为一，悲伤之至，真有难以言喻者。呜呼！因此一念，而两人之情，遂愈觉缠绵固结，不能解脱，若有缘，若无缘，颠之倒之。

彼苍苍者果何心耶？彼两人者又何苦耶？此书此诗，为两人第二次之通词。梨娘之书，足系梦霞之情；梦霞之诗，更足伤梨娘之心。一声长叹，无可奈何，其感同而其痴一也。前此偶然邂逅，尚在若离若合之间；今则渐入沉迷，竟有难解难分之象。盖经石痴东渡之波折，遂引起两情之动机，有此一番交感，乃真成为生死知已。是石痴实不啻间接为两情之主动也。

草长花飞，日长人倦，残莺意尽，新叶阴多。此何时耶？非所谓“奈何天气”耶？极目四野，葚黑麦黄。采桑之妇，联袂于田间；荷蓑之人，接踵于岸畔。古人诗云：“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非身历其境者，固不能知其景之实而情之真也。此时距梦霞离家，盖已四十余日矣。客里光阴，疾于飞矢。穷愁万种，丛集一身。念老母之独居，晨昏寂寂；伤阿兄之远别，涕泪遥遥。盼断白云，来鸿绝影。游子天涯，盖有难乎为怀者。而况春光易老，恨事重逢。三生旧梦，空留零落之痕；一卷新诗，更种离奇之果。回忆葬花时节，掬土心情，原属羁绪无聊，闲情偶寄，孰知即为相思之起点，招恨之媒介。人世悲欢，亦复何定？断肠消息，尚可问乎！曾几何时，春衫换去，纨扇归来。日月不居，心情大恶，我生不辰，伤心事多。长逝者年华，而长留者深恨。呜呼梦霞，梦乱如烟，日长如岁，将何以自遣哉！

梦霞答诗之次日，适星期休课。平日每遇假期，梦霞辄与石痴携手出门，随一小奚奴，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命春酌，聆时鸟，寻幽探胜，竟日为乐。今则室迩人遥，旧游难续，独行无偶，尚不及索居有味。故是日梦霞既不赴校，遂懒于出门，焚香扫地，取次回《疑雨集》，危坐读之。情词旖旎，刻露深

永，一缕情丝，又为牵动。掩卷长叹，起步庭前，则一抔荒土，草色青青，碑石兀然，突触眼际。呜呼，此断肠地也！

梦霞自葬花之后，风晨月夕，每至其处，辄尽情一哭，新旧泪痕，重重可认。花魂虽死，得梦霞之泪，朝夕滋养培溉，已有一丝生意；而回视昔时灿烂之辛夷，则已红销香褪，血尽颜枯，零片无踪，空枝有影，相逢迟暮，煞甚可怜。叹息容华，何能久恃？“春在东风原是梦，生非薄命不为花。”既属万般红紫，曾当随例飘零。梦霞之用情，本无所谓厚薄也，特其情不用于繁华热闹之场，而用于寥寂凄清之境。冢中之梨花，埋梦霞之恨；眼前之辛夷，亦足伤梦霞之情。固知前日之辛夷，方具得意之态度，尚未至可怜之地位，故梦霞对之漠然，不为所动，实非故以冷眼相看也。

空庭无人，泪花不春。一经回首，争不伤神？梦霞临风雪涕，徙倚徘徊。叹荣悴之不常，感韶华之难再。及时行乐，自苦何为？“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几清明？”今则砌下之花，变为地下之花；清明时节，变为清和时节。芳时长负，艳福未修。无苏学士旷达之胸襟，而有杜司勋惆怅之心情。罩眼愁云，焚心恨火。自寻烦恼，解脱无方。人非金石，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幸也有糟邱伯在，能为梦霞解厄。时已薄暮，微雨催暝。梦霞返身入室，案上有玻璃瓶，取而注之，犹有余醇。倚窗而坐，尽情倾倒，而独酌无侣，饮兴不畅。欲举杯邀月，效青莲故事，而此时之嫦娥，且匿居广寒宫中，呼之不出。酒入愁肠，酒未醉而愁先醉，不三杯而玉山颓矣。既为扫愁帚，且作钓诗钩。醉意方酣，诗情遂动，梦霞乃击桌而歌曰：

梦霞梦霞尔何为？身长七尺好男儿。尔之处世如钝

锤，尔之命恶如漏卮。待尔名成志得遂，苍蒲须有开花期。忆尔幼时舌未稳，凌云头角削玉姿。偷笔作文学涂抹，聪明刻骨惊父师。观者谓是丹穴物，他年定到凤凰池。而今世事几迁移，尔何依旧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云路共奔驰。今日人才东渡正纷纷，尔何不随骥尾甘守雌？鸟雀常苦肥，孤凤不得竹实而常饥；鸟雀皆有栖，孤凤不得梧桐而伤离。人生及时早行乐，尔何工愁善病朝欷暮唶而长噫？饥驱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寒饿孤灯一束诗，抛尽心力不知疲。尔何不咏清庙明堂什，惟此写愁鸣恨纸劳墨瘁为此酸声与苦词？尔生二十有一载，世间百忧万愤何一不备罹？少壮情怀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颜衰？吁嗟乎，尔之生兮不如死，胡为乎迷而不悟恨极更成痴！看花得意马蹄疾，尔之来兮独迟迟。落红狼藉难寻觅，空对春风生怨思。闲愁满眼说不得，以酒浇愁愁不辞。倾壶欲尽剩残沥，洒遍桃叶与桃枝。一日愁在黄昏后，一年愁在春暮时。两重愁并一重愁，今夜无人悲更悲。三更隔院闻子规，窗外孤月来相窥。此时之苦苦何似，游魂飘荡气如丝。泪已尽兮继以血，泪血皆尽兮——，天地无情终不知。掷杯四顾愤然起，一篇写出断肠词。是墨是泪还是血，寄与情人细认之。

一歌而闷怀开，再歌而酒情涌，三歌而哭声纵。搁笔而起，身摇摇若无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一霎便甜然入梦，已是上灯时刻矣。馆僮以夜膳来，室中不见梦霞，遍烛之亦无有，正诧异间，忽觉酒气袭人，出于帐中，揭帐视之，则见梦霞酒红上颊，睡意正浓。馆僮知其醉也，不复惊之，悄然自去。未几，秋儿送鹏郎入馆，连呼先生不应。鹏郎年幼好弄，潜至床前，

将梦霞竭力推之，秋儿在旁吃吃笑。梦霞睡梦中受摇撼之力，若有所觉，醉眼朦胧，睡意惺忪，口中呓语，绵绵不绝。鹏郎推不已，梦霞忽清醒，转其躯向外，问曰："汝何人？太不解事，扰我清睡。"鹏郎曰："先生，鹏郎来矣。先生今夜睡何早？其有所苦乎？"梦霞曰："是汝乎。吾无苦，偶困于酒耳。"梦霞言时，语尚含糊，眉目间有倦态，盖宿酲犹未尽解也。鹏郎复问曰："先生今夜尚上课乎？"梦霞曰："夜如何矣？"鹏郎回视壁上钟，答曰："九句一刻矣。"梦霞曰："我惫甚，不能起，汝自去温习旧课，勿溷我。"鹏郎唯唯，为之下帐，就案头摊书自读。时秋儿已去，室无他人，此冷清清之境地，静悄悄之时间内，惟有灯下之书声，榻上之鼾声，与壁上之钟声，高下疾徐，相为问答而已。

秋儿入告梨娘，梨娘知梦霞醉卧，恐鹏郎扰之不安，亟遣秋儿唤鹏郎入。鹏郎闻唤，方收拾书本欲行，梦霞好梦方回，微哼一声，鹏郎知其已醒，面榻低声曰："先生请安睡，鹏郎去矣。"梦霞曰："汝去乎。案上镇纸下压一笺，可携将去。我此时腹中微饿，呼僮为我煮粥半瓯，我自起歠之。"鹏郎应诺，呼馆僮来，妥为料理，而自携稿与秋儿径去。

玉箭阑珊，银缸黯淡。一阵急雨，垂帘摞瓦，作战斗声。窗护薄纱，雨点乱洒其上，玲珑剔透，若暗若明，几疑为晨光之熹微也。此时窗内有何人？则梨娘也。夜深矣，梨娘胡不睡？待鹏郎也。梨娘独守空帏，与鹏郎相依为命，鹏郎未归寝，梨娘从未先自就枕。而梨娘于此时，则更粉脸半沉，黛眉双蹙，以手支颐，悄然若有所思。盖秋儿方告以梦霞醉且睡，睡正酣，而即遣之招鹏郎来也。秋儿方去之顷，鹏郎未来之先，梨娘之心，一念念鹏郎，一念又欲念梦霞。念梦霞平日，

虽知其嗜饮，然未见其醉，今夜何以独酌而醉，且至于不能起？是必忽受剧烈之感触，无可告诉，不得已遁入醉乡，为借酒浇愁之计，是亦大可怜大可悲矣。“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梨娘之魂，不啻随秋儿俱去，至梦霞榻前，为梦霞之看护妇也。梨娘凝思之际，忽闻一声呼曰“阿母！”则鹏郎已与秋儿俱来矣。

第八章

赠　兰

阑风长雨，入夜纷纷，霹霹燮燮，似与愁人对语者。梨娘坐待鹏郎，鹏郎冒雨而至。乃详诘梦霞醉后情状，鹏郎一一为具言，袖中出一纸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儿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置衣右，而先遣鹏郎睡。时已夜半，窗外风雨声更厉，夜寒骤加，丝丝冷气，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肤生栗。此时梨娘，尚不卸装就睡，斜倚床侧，拔钗重剔残釭，展梦霞稿，从头细阅。一幅米颠狂草，若龙蛇飞舞，字字带欹斜之势，知为醉后所书，故笔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齐一致也。继诵其句，则闲愁十斛，愤火一腔，胸中郁勃之气，尽宣泄之于毫端，自怨自艾，语语愤激，殊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呜呼！古今来名媛淑女，为怜才一念所误者，何可胜数。梨娘自赋离鸾，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识之梦霞，忽动怜才之念，无端邂逅，有意缠绵，既无前因，复无后果，如蚕缚丝，如蛾扑火，同沉苦海，竟不回头，已到悬崖，浑难撒手，此非所谓孽冤缠人，有不可以自由解脱者耶？夜窗风雨，凄寂无聊。梦霞已由醉乡而入睡乡，梨娘则心如悬旌，系念梦霞不置。忍寒久坐，对影不双，泪珠溅上云蓝，隐隐作殷红色，梨娘尚不忍释手，反覆展视。诵至"人才东渡正纷纷，不随骥尾甘守雌"之句，顿悟前日之书，实

大伤梦霞之心。此书之语，本出于一片热诚，乃知己相待之实情，固不料梦霞见之，触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独坐念梦霞，不知书舍中之梦霞，且迷离惝恍，梦境随心，若与梨娘晤对一室，共诉无穷之心事也。

寒乡孤鬼，愁苦万状。村深绝宾客，窗晦无俦侣。忘忧焉得萱草，解闷惟有杜康。清樽湛绿，独酌谁劝。愁不能解，攻之以酒；酒不能消，扫之以诗。故梦霞近日，既中酒病，更为诗瘦。古人云："客子斗身强"，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强健耳。而梦霞因昨夜为酒所困，次晨竟病不能兴。继念校课未容荒旷，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腾空，头涔涔然，如压千钧之石，烦懑填于胸，悲痛压于脑，眼底皆花，心头作恶，梦霞之身体，盖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曦上窗，人影在户，则馆僮已取脸水至。梦霞正盥洗间，沐则心覆，一阵昏眩，胸膈作奇痛，喉间有物，跃跃欲出，哇然一声，遗吐在地。馆僮惊呼曰："先生惊余哉！此赪然者何物耶？先生何为而吐此？"梦霞一吐之后，觉胸前若空洞无物，身飘飘如在云雾间，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倾跌。闻僮惊诧，乃向地下注视，则见猩涎几点，色胜红冰，亦自愕然。此时欲强自镇摄，而体益不支，脱不有馆僮为之搀扶，已离桌而倒矣。

馆僮扶梦霞至榻上。时梦霞面色转白，惨无人状，气息微微，一丝仅属，徐谓僮曰："速往校中，为余向李先生请假，恐上课时间已过，学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即该校之副教也。馆僮诺而出。室中惟一方病之梦霞，绕床转侧，伏枕呻吟，支心搅腹，痛苦万状。而地下才吐之新红，其色且由赤而殷，直刺病者之目。深院寂寂，长日迟迟，杳无一人过问。半晌，梦霞支床而起，取镜自照，叹曰："我心伤矣！我

病深矣！我恨长矣！我命短矣！伤哉梦霞，黄尘客梦，已将辞枕而驰；白发亲心，犹自倚门而望。伤哉梦霞，汝竟至此耶？”梦霞一阵悲怆，心冷于冰，复掷镜而颓然僵卧。

淡日笼窗，凄风入户。梦魂飞越，病骨支离。呜呼！年少作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梦霞竟重叠遇之。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为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梦霞，病里思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梦霞，恨压愁埋，怆然抚枕，能不悲耶？

亭院阴凉，蜂静脾香。此阒寂无人之书舍中，惟闻梦霞呻吟之声，如病猿啼月，老马嘶风，令人闻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视梦霞，则崔父与馆僮也。馆僮出后，即以梦霞病状，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惊，别遣一仆赴校为梦霞请假，而自与僮来视。梦霞见崔父来，以手支枕，作欲起状。崔父急止之，注视其面而问曰：“三日不见，吾侄竟清减如许矣！”梦霞带喘答曰：“蒲柳之质，朝不保暮，偶沾寒疾，已惫不能起。乃蒙长者关怀，移玉垂视，愧不克当。”崔父曰：“吾侄春秋鼎盛，丰采丽都，后此无穷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躯，小有不适，本无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况，起居饮食，容有不慎，老夫为东道主，不能尽调护之责，负罪良深。吾侄之病，得毋沉忧所至？咯红症非寻常癣疥，尚望扫除烦恼，放开怀抱，排愁自遣，破涕为欢，心得所养，则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愤愤焉何为？世间有不能平之情，郁郁焉太苦。牢骚烦忧，足以消磨壮志，隐种病根。朱颜未老，来日方长，自伐自戕，殊为可惜。此则老夫窃有规于吾侄者也。”梦霞闻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当镌心版，侄敢不自爱，而负长者

之惓惓乎？”崔父又曰：“北郭外有费医生者，卢扁之流亚也，当代相延，一为诊治。”梦霞雅不欲服药，而不能拂崔父意，则亦听之。崔父即遣僮出郭招医。未几费至，诊视毕，曰：“此心疾也，恐药石不能为功。无已，姑试一剂。然终须病者能自养其灵台，勿妄想纷驰，勿牢愁固结，则服之方有效力耳。”费医生坐谈有顷，开方径去。时已夕阳辞树，暝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谈劳病者之神，嘱梦霞善自调养，嘱馆僮好为看护，若有所需，速来告我。叮咛至再，乃扶杖出门去。

暮霭苍苍，关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单床冷席，孤寂如鹜，此如何地位耶？药铛茶灶，相依为命，此如何生活耶？而梦霞以一身当之，不其殆哉？梦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来，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才抛酒盏，遽结药缘。憔悴病容，嶙峋瘦骨。梦霞又不禁自危自惧，恐一病之沉酣，竟生机之断绝。终日心烦虑乱，劳神焦思，而病且日加。大凡病者之心情，宜于散而不宜于闷，其生命全托之于侍疾之人，医药其末也。偃息在床，无事静卧，气促力绵，唇干口燥，无聊之极，往往万念丛生。病而在于家，则待疾者为其家人骨肉，必能为之殷殷调护，饮食寒暖，时加注意，或借闲谈以解其闷，或作慰语以安其心，周详审慎，体贴入微，务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则有难言者矣。一灯一榻，举目无亲。药饵而外，别无疗疾之物。即有侍者为之叠被铺床，调汤进药，而人不关情，意终隔膜。梦霞沉闷之中，时时念及其老母，且谓我平安无恙，昕夕盼望；而剑青则远客天涯，音书隔绝，不知我已缠绵床褥，命弱如丝。设不幸而奄然就毙，戴逵竟应灾星，则终身不遂乌鸟之私，阿兄且抱雁行之痛。梦霞竟日昏昏，思量万种，气色日见灰败，病势日形沉重。投之以药，如石沉

水。英姿飒爽之少年，竟为墟墓间之游魂矣。

夫以梦霞之病之时，病之境，病之情，极人世之至苦，不病尚难以支持，既病决无幸生之望，而孰知事竟有不然者。三日之前，病见其增；三日之后，病见其减。未几而梦霞已离床而起，二竖退舍，占勿药之喜矣。奇哉此病，其来也无踪，其去也无影。阅者诸君，阅至梦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老父，犹闻病而时加存问；岂知心如梨娘，平日暗中为梦霞之看护者，今知其病，乃视同秦越，处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闻信之后，肠为之断，心为之裂，以格于嫌疑，不能出而看视，不知于无人处抛却多少眼泪。梦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尽矣！

病耗飞来，愁肠百结。梨娘知梦霞之病，非药石所能疗，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汤一水，必亲自检视，然后付僮携出，且时遣鹏郎出询病状。鹏郎来，辄恋恋不去，徘徊床前，作种种小儿戏，态至活泼，梦霞病中，亦为之破颜。病之第三日，鹏郎忽与秋儿俱来，欣然有喜色。秋儿捧惠兰两盆，供之案上。鹏郎曰："此我家后院中物，吾母最爱此花，今以先生卧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来，为先生病中一好伴侣也。"梦霞谢之。鹏郎视秋儿已去，探怀出一缄，掷诸梦霞枕畔，遽返身疾驰去。梦霞随后唤之曰："鹏郎勿奔，仔细户槛绊汝倒也。"

幽芬绵邈，清气吹嘘，静沉一室，暗袭重衾。梦霞闷极无聊，闻此奇香，神志为之一清，胸襟为之一爽，不啻服一剂清凉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贻，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几许，我亦不虚此病矣。虽然，我病若此，梨娘必闻而惊惧，此数日中，其善蹙之眉头，正不知为我添几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拆(折)而阅之。斯时梦霞为兰

香所熏，心地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复昏闷之状。转身向外，摊书于枕上而读之曰：

醉歌方终，病魔旋扰。深闺闻耗，神为之伤。只以内外隔绝，瓜李之嫌，理所应避。不获亲临省视，稍效微劳，中心焦灼，莫可言宣。闻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伤情者，则病之所由来也。鲜红一掬，此岂可以儿戏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弃此昂藏七尺乎？呜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无后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颓。梨影诚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爱梨影者，则先当自爱。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时以行乐。眼前虽多烦恼，后此或有机缘。谚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请君即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长生国，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闻医者亦谓君病系心疾，服药不能见效。夫心疾须以心治之，一念之苦乐，生死之关头也。但使灵台不昧，何须药石为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气，以祛病魔。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二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为养心之一助焉。临颖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书尾更媵以二诗，诵其词，乃分咏二花也。诗曰：

大一品

一品名休羡，家贫无好花。素心人此夕，应共惜芳华。

小荷

故与淡烟遮，销魂是此花。藉兹情种子，伴尔病生涯。

深情若揭，好语欲仙，披览之余，神魂俱醉。梦霞之病，本系伤心所至，但梦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药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其病源，且切中于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医周郎也。一封书具有妙用，二枝花聊寄相思。梦霞患真病，故梨娘以真情动之，而梦霞为之霍然矣。奇疾奇医，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转移之捷，感化之速，竟乃尔耶！彼崔父劝慰之词，虽属殷勤恳至，殆所谓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药炉烟里，兰幕香中，卧病之梦霞，已跃然而起，精神复旧，言笑如常，时正伏案作草。所草何词？盖以答梨娘者也：

既惠名花，复颁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苏。谨答二章，聊志感谢之意：

馨香远赠寄深情，露眼如将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来只恐香成泪，淡极应惟我称卿。今日素琴须一奏，忘言相对两相倾。

春风识面太迟迟，令我潇湘系梦思。佩岂无缘终不解，芬犹未尽恐难持。任他群卉夸颜色，只愿终身伴素姿。一掬灵均香草泪，兰闺同此断肠时。

附咏花名小词两阕：

思佳客（大一品）

报答春晖擢紫芽，盈筐合献帝王家。头衔品自无双贵，芳国香应第一夸。　　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泊洗铅华。余情已向幽丛托，不爱春风及第花。

忆萝月（小荷）

花娇欲语，抟露如擎雨。冉冉情根还乞护，恐有鸳鸯魂驻。　　相遗多感情深，合欢梦里同寻。卿心幽如兰性，侬心苦比莲心。

第九章

题　影

日长如岁，人瘦于花。梦霞战退病魔，脱离鬼趣，然僵卧数日，玉骨一把矣。病愈之后，对镜自照，减尽旧日风神，手脚轻旋，坐立浑难自主。盖病之起伏，虽为情之作用，而身躯实大受其影响，此日之梦霞，已非复昔日肠肥脑满时之梦霞矣。梨娘知其痊后尚需调养，劝其将息数日，暂缓赴校，恐一经劳禄，病或乘之复发。且仍为之延费医，服一二滋补之剂，以消除积疾，弥补本分之亏。至于饮食一切，凡关于卫生者，尤非常注意焉。梦霞安之，而一种感激之私，真有印脑砭骨，流涕被面，欲图报而不得者。

药裹层层，炉烟袅袅。病中之药，如石投水；病后之药，如风扫叶。效力之有无，非药为之，乃心为之也。梦霞服药闲眠，手一卷自遣。时或阶前试脚，觉筋骨之舒畅，步履之轻健，已逐渐恢复其常态。惟畏风甚，不敢时出室门。空斋无侣，则与管城子相周旋。或吟短句，以寄遥情；或挥长幅，以倾积慕。而鹏郎则为之奔走于两间，倏去倏来，如梁燕之碌碌。如是者十余日。梨娘之待梦霞益诚，梦霞之感梨娘益切，两情之热度，至此竟骤增至沸点以上。

梦霞因病旷职，已周两旬。屈指石痴行程，计时当已达目的地。海天缥缈，尚无片羽飞来，慰故乡之旧雨。梦霞病中，

石痴之父亦曾数遣人慰问。今病已大瘳，静处一室，亦觉异常幽闷，明日决意投校补课，且拟先往石痴家见其父，一则谢病中慰问之意，一则询石痴去后之情。预计已定，是夜就枕亦较早，盖蓄力养神，以备明日之早行也。

黎明即起，盥洗毕，见为时尚早，恐为晓寒所中，不遽行，踯躅室中。骞念老母，据案作书，备述客中近况，独不及卧病事，盖恐老年人闻之，深抱不安也。函封即固，呼僮携去投诸邮筒。

乱鹊绕檐，欢腾万声，有何喜事，报告主人？时壁上时计，已叮当十下。梦霞正键户欲行，忽邮使递两函至。接而视其一，封面有“石痴自长崎发”字样，大喜，急拆阅之。书中略谓：“弟此次东渡，海波不惊，眠食无恙，堪以告慰。惟今晨抵长崎，中途遇雨，行装尽湿，备受旅行之苦。今拟在此盘桓数日，暂息征尘。计抵东之期，当在菰叶抟青，蒲芽悬绿时矣。”读竟，暂置一旁。再视其一，则函面字迹，有突触梦霞之眼帘，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盖书乃自闽中来，剑青所发者也。剑青于去年秋间，只身游闽，迄今已十阅月，梦霞行时，剑青固未知也，梦霞来锡后，曾次第发两缄，迄未得覆，今忽于意外飞来一纸，喜可知已。窥其内容，乃知剑青现于某署司文牍，近况尚佳，且言：“定于五月下旬，束装归里，届时正值吾弟暑假之期，可得一月晤对，俟秋凉时再定行止。”梦霞一读一喜，预计与剑青握手之期不远。久别弟兄，一旦聚首，其愉快为何如！欣慰之余，神为之往，不啻已与剑青觌面交言，共诉别后情事。呜呼！哀乐无常，随时而变。外感之来，又往往不出以单独，而与之重叠相遇。梦霞病时，未尝不思兄忆友，而消息沉沉，杳无一字，今病方痊，好音双至，此其中若有人焉为之播弄，而故使快

意事丛集于一时者。送来欢喜十分，卸却离愁一担。唐贯休有句云："绵绵远念近来多，喜鹊随函到绿萝。"梦霞此时之情景，其殆似之。

朝阳皎皎，含笑出门。一路和风拂袖，娇鸟唤晴；两旁麦浪翻黄，秧针刺绿。晓山迎面，爽气扑人；远水连天，寒光映树。晓行风景，别具一种清新之致。烟消日出不见人，非身处江乡，亦不能领略此天然佳趣。梦霞半月以来，蛰伏斗室中，久不吸野外新鲜空气，闷苦莫可名状，今日破晓独行，野情骀荡，傍堤行去，一路鲜明，喜事尚在心头，好景尽来眼底，殊觉心胸皆爽，耳目一新。同一景也，失意时遇之，则觉其可怜，快意时遇之，则觉其可乐。心理因时变易，而外物之感情，遂因之大异。梦霞此行，若非适当欣洽之余，则草草劳人，茫茫前路，重衾辜负，行色匆匆，正不知其道左徬徨，当如何懊丧耳。

既入校，校中人咸来问讯，学生均趋前致敬欢呼，面有喜色，此可见与梦霞平日感情之厚矣。是校共有教员二人，一即李某也。石痴未行时，每日亦授课一二小时，去后所遗钟点，均归梦霞独认。梦霞病假，全班课程，由李一人庖代。李为新学界人物，颇染时习，与梦霞不甚相洽，且喜自炫己长，掐人之短，梦霞亦不与之较，特心鄙其人而已。李闻梦霞至，欣然就见，梦霞谢之曰："小病数日，遂至旷职，劳君独任，我心何安！"李谦逊毕，且曰："幸君病愈。近日天气和煥，风日晴朗，大好旅行之时，闻鹅湖各校，成绩甚佳，弟意拟于明日星期，率学生赴该处旅行，调查其成绩之优劣，藉收观摩之效。且时值初夏，万绿丛生，随地观察，对景留连，亦可增进实物上之知识。特恐君新病之后，不禁跋涉。如许同行，实所深愿。"梦

霞诺之。散课后通知学生，约期于明日晨刻齐集。

鹅湖，锡属一重镇也。其地虽一村落，而户居之栉比，商贾之辐辏，不啻具一都会之缩影。土著多华姓，族中人才辈出，多有名于时。盖所谓山明水秀之区，人杰地灵之域也。是乡风气开通较早，已办各校，有果育学校，有鹅湖女学，有私塾改良之小学，蕞尔一乡，而各校林立，学务至为发达。且办理无不合法，成绩无不优美，求之锡金各属，固不可再得，即求之全国各地，亦乌容数觏！其地与梦霞所任之校，相距约二十余里，舟行半日始达。梦霞来锡后，久欲一览鹅湖之胜，而苦无闲日，可鼓游兴，今假旅行之便，得以一偿其宿愿，故平日与李某意见不甚相合，今日提议旅行，颇赞成其说也。

次晨，梦霞早起到校，学生五十余人，已各新其衣冠，麕集以待。李某方饬校役，预备旅行所需之物。时已八时许，舟子亦来相催。梦霞曰："往返四十余里，需时间甚多，到后又须延搁，若不及早就道，恐误归期也。"乃与李先率学生至操场，列队报数，将平日所授旅行之种种规则及仪制，重加申述，令各坚忆。训练毕，即整队出。舟泊半里外，计共二艘，既至，两人各挈学生二十余人乘其一，旋解缆行。幸好风相助，帆饱舟轻，速率骤加，约十一时许，舟已双泊于鹅湖之滨，时岸上人家，正炊烟四起也。乃各率学生舍舟登岸，拟先赴果育参观，问道以往。时正日高风小，路不扬尘，履声橐橐，旗影翩翩，进退有序，步伐有章。道旁观者，咸啧啧叹曰："此蓉湖某校学生也。其精神之活泼，行列之整齐，非受良教师之教育，曷克臻此！"

果育为鹅湖最初之校，开办有年，成效夙著。其中任事者，多学界名流，富于学识经验之人。梦霞此行，得与彼都人士握

手，心窃为之愉快。既至该校，学生整队出迎。行礼毕，一面唱欢迎歌，一面唱参观歌，以表敬爱之诚。旋散队入室参观。日已亭午，由该堂留膳，饮馔甚精。学生群歌醉饱，膳毕略憩片时，即由该校学生列队前导，赴各校参观。一路军乐悠扬，歌声宛转，蜿蜒如常山蛇，随路儿折不绝。随而观者，途为之塞。呜呼盛矣！参观既讫，时已薄暮，果育校长，请同赴旷野，作抛球之戏。梦霞辞以时晏，遽起兴辞，学生亦各兴尽思返。各校学生复联队至江干，欢送如仪。落日归舟，中流容与，一帆风送，双桨如飞。然到校时，亦已万家灯火闹黄昏矣。

学生各散归其家。梦霞亦疲甚，乃别李归寓。方入门，灯光中鹏郎迎面问曰："今日星期，先生却往何处寻乐，教人盼煞？"梦霞语以故。鹏郎不待言毕，即狂奔以去。梦霞入室，亦不遑检点各物，即向榻上和衣而倒，盖终日劳顿，亟资休养矣。乃甫就枕，觉衾中有物，突触胸际，冷如泼水。大惊，急以手抚之，黑暗中不辨为何物。移灯注视，乃镜架一具，中贮影片，其触肤生冷者，乃镜面之玻璃也。再审视镜中人，不觉心花怒放，肺叶大张，盖镜中非他人，即梨娘之影也。梦霞喜生望外，私念梨娘今日必独自来馆，留小影于衾中，以慰我相思之苦，何其用情之深而寄意之远也！继又念梨娘既来，以此相遗，此外必更有遗迹可寻。此时梦霞已尽忘困倦，遽起携灯就案，详细检视。启匣则墨渖犹存，拈管则毫尖尚湿，而遍案穷搜，未遗只字。乃烛之地上，则见纸灰零乱，遍地皆是。拨之，得未烬之纸角一，取而阅之，得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异哉，梨娘既就案作书，胡为而又焚之耶？既焚之矣，复于乱灰中留此七字，又何意耶？此闷葫芦，一时殊难以打破也。

俏影不留，余踪可玩。梦霞对此一角烬余之纸，摩挲者良

久，思索者又良久，终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一天欢喜，化成一块疑团，横梗胸臆，不能放下。晚膳虽具，粒食不能下咽矣。冥搜力索又久之，忽若豁然有悟曰：“今日休课，梨娘知我决不赴校，故特有心过访，或别有所商，而不虞我有旅行之举也。其所留之句，殊有人迩人遥之感，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踪者。而我亦深悔从李生之言，随同人之兴，临行又默不一声，悠然而逝，致梨娘虚此一行。思至此，不禁拍案狂呼曰：“大误大误！不先不后，一去一来，大好良缘，轻轻错过矣！”阅者诸君，梨娘系出大家，今为孀妇，非荡检逾闲者可比，虽与梦霞谊属姻亲，不妨相见以礼，然亲疏有别，内外有嫌，况于青天白日之中，效密约幽期之举，纵不羞自献，宁不畏人言乎？梨娘虽恋爱梦霞，亦断不致轻率至此，其来也，固先探知梦霞之不在也。然梦霞此时，方如痴如醉，决知梨娘有就见之心，而恨为旅行所误，短叹长吁，若不胜其懊恼者。因赋诗二首以寄意，诗曰：

　　鹅湖泛棹偶从行，负却殷勤访我情。湘管题诗痕宛在，纸灰剩字意难明。室中坐久余兰气，窗隙风过想珮声。我正来时卿已去，可堪一样冷清清。

　　暂驻芳踪独自看，入门如见步珊珊。更劳寄语悲人远，为觅余香待漏残。命薄如侬今若此，情真到尔古应难。青衫红袖同无主，恨不胜销死也拚。

梦霞吟毕，复取梨娘赠影，端详审视。画作西洋女子装，花冠长裙，手西籍一册，风致嫣然。把玩之余，目不旁瞬。画中爱宠，呼之不出，心忽忽若有所失。旋拓开镜背，取出影片，又题二诗于其后：

　　意中人是镜中人，伴我灯前瘦病身。好与幽兰存素

质，定从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证三生约，不语平添一段春。未敢题词写裙角，毫端为恐有纤尘。

真真画里唤如何，镜架生寒漫费呵。一点愁心攒眼底，二分红晕透腮涡。深情邈邈抵瑶赠，密意重重覆锦窝。除是焚香朝夕共，于今见面更无多。

第十章

情　耗

眼前无恙，心上难抛。一着思量，曷胜怊怅。梨娘得诗后，即作书复梦霞，有曰：“我来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来。留诗一句，出自无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遗，实出于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琼瑶之报。盖梨影以君为知己，君亦不弃梨影，引为同病。然自问此生，恐不能再见君子。种玉无缘，还珠有泪。不敢负君，亦不敢误君。浮萍断梗，聚散何常？此日重墙间隔，几同万里迢遥，一面之缘，千金难买；异日君归远道，妾处深闺，更何从再接霞光，重圆诗梦？赠君此物，固以寄一时爱恋之深情，即以留后日诀别之纪念。”梦霞读此书，如受当头之棒，如闻警梦之钟，其情正在热度最高之时，不觉渐渐由热而温，而凉，而冷，冷且死，黯然魂销，掩面而泣，泪簌簌下如贯珠。良久，叹曰：“相见不相亲，何如不相见？说是无缘，何以无端邂逅？说是有缘，何以颠倒若斯？情之误耶？命之厄耶？孽之深耶？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茫茫人海中，似此知音，何可再得！亦何惜此沦落之余生，不为琅琊之情死耶？”因立挥二绝答梨娘，诗中有“来生愿果坚如铁，我誓孤栖过此生”之句。梨娘读之，心大不安，复答书劝慰，委曲陈词，情至义尽，字字从肺腑流出，一幅书成，芳心寸断矣。此数日中，密缄往还，倍形忙碌。而碧纱窗外，埋香

冢前，泪雨凄迷，愁云笼罩，触耳皆断肠之声，举目尽伤心之景，此黑暗之愁城中，几不复有一丝天日之光矣。

大凡爱情之作用，其发也至迅捷，其中也至剧烈，其吸引力至强，其膨胀力至大。然其发也，中也，吸引也，膨胀也，亦必经无数阶级，由浅而深，由薄而厚，非一蹴而即可至缠绵固结不可解脱之地位也。即如梦霞与梨娘，其始不过游丝牵惹之情，能力至为薄弱；其后交涉愈多，而爱恋愈切；至于今肺腑之言，不觉尽情吐露。使梨娘愿效文君，梦霞竟为司马，则玉容无主，金徽有情，前辈风流，不妨继武，夜馆无人，何难了此一重公案？无如梨娘固非荡子妇，梦霞亦非轻薄儿。发乎情，不能不止乎礼义。深情欲醉，而好梦难圆。遂致双生红豆，愿托再世春风；十幅乌丝，痛写一腔愤血。其才虽可敬，而其遇亦可哀矣！梦霞之誓，出自真诚，梨娘多一言劝慰，即梦霞增一分痛苦。梦霞得梨娘之书，更不能已于言，乃披肝沥胆，濡泪和血，作最后之誓书，其辞曰：

> 顷接手书，谆谆苦劝，益以见卿之情，而益以伤仆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无聊之慰藉，而使仆孤肠寸寸断也！仆非到处钟情者，亦非轻诺寡信者。卿试思之，仆之所以至今不订丝萝者何为乎？仆之所以爱卿感卿而甘为卿死者何为乎？卿诵仆《红楼影事诗》，可以知仆平日之心；卿诵仆连次寄赠之稿，可以知仆今日之心。卿谓仆在新学界中阅历，斯言误矣。仆十年踢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时事变迁，学界新张旗帜，仆安能随波逐流，与儿辈青年，角逐于词林艺圃哉！今岁来锡，为饥寒所驱，聊以托足，热心教育，实病未能。卿试视仆，今所谓新学界，有如仆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仆尤不敢企及。仆非登徒

子，前书已言之矣。狂花俗艳，素不关心。一见相倾，岂非宿孽？无奈阴成绿叶，徒伤杜牧之怀；洞锁白云，已绝渔郎之路。“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卿之命薄矣，仆之命不更薄乎？无论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仆亦不肯钟情于二。既不得卿，宁终鳏耳。生既无缘，宁速死耳。与卿造因于今生，当得收果于来世，何必于今生多作一场春梦，于来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续之计，仆亦未尝不先为计及。仆虽少伯叔，幸有一兄，去岁结褵，行将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斩，则不孝之罪，应亦可以略减也。仆亦闻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若食我言，愿与薄幸人一例受罚。卿休矣，无复言矣！我试问卿，卿之所以爱仆，怜仆之才乎？抑感仆之情乎？怜才与感情，二者孰重孰轻乎？发乎情止乎礼义，仆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为仆不安乎？或者长生一誓，能感双星；冤死千年，尚留孤冢。情果不移，一世鸳鸯独宿；缘如可续，再生鸾凤双成。此后苟生一日，则月夕风晨，与卿分受凄凉之况味。幸而天公见怜，两人相见之缘，不自此而绝，则与卿对坐谈诗，共诉飘零之恨，此愿虽深，尚在不可知之数耳。呜呼！仆自劝不得，卿亦劝仆不得，至以卿之劝仆者转以劝卿，而仆之心苦矣，而仆之恨长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仆体素怯弱，既为情伤，复为病磨，前日忽患咯红，当由隐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仆年才弱冠，而人世间之百忧万愤，业已备尝，憔悴余生，复何足惜，愿卿勿复念仆矣！

书后更附以四律曰：

杜牧今生尚有缘，拨灯含泪检诗篇。聪明自误原非

福，迟暮相逢倍可怜。白水从今盟素志，黄金无处买芳年。回头多少伤心事，愿化闲云补恨天。

顾影应怜太瘦生，十年心迹诉卿卿。佳人日暮临风泪，游子宵分见月情。碎剪乡心随燕影，惊残春梦减莺声。客中岁月飞星疾，桑剩空余茧尽成。

万里沧溟涸片鳞，半生萧瑟叹吾身。文章憎命才为累，花鸟留人意独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余春。金樽檀板能销恨，莫负当前笑语亲。

才尽囊余卖赋金，果然巾帼有知音。寒衾今夜怜同病，沧海他年见此心。静散茶烟红烛冷，冻留蕉雨绿窗深。萧寥形影空酬酢，梦醒重添苦楚吟。

镂心作字，啮血成诗，万千心事，尽在个中。一字一吟肠一断，梨娘阅此书，诵此诗，悲伤之情，真不可言喻矣。泪似珠联，心如锥刺，初不料梦霞之痴，竟至于此也。其言如此，其心可知，脱异日果践其言，则彼将终身鳏居，无复生人乐趣，虽孽由自作，而情实可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只缘两字怜才，竟演一场惨剧，我将何以对人，且何以自解耶？天乎天乎，沉沉浩劫，已陷我于孤苦凄凉之境，而冤孽牵连，复有此自投情网之梦霞，抵死相缠，丝毫不容退让，迷迷惘惘，终日颠倒于情爱之旋涡中，不能解决，此事果从何说起！薄命孤花，竟是不祥之物，自误不足而误人，一误不足而再误。苦念及此，转不若早归泉下，一瞑不视，黄土青山，红颜白骨，同归于尽，亦免在人世间怨苦颠连，有情难遂，有恨难平，苦挨此奈何天中之岁月，时而攒眉，时而酸眼，时而刺心，时而刿肠，剑树刀山，生受地狱之苦，夫又何苦来耶！痴哉梦霞，尔何不自爱乃尔！尔何不相谅乃尔！挖心呕血，掬诚相示，惓

惓深情，我非不尔感也，事已无可奈何，虽痴何益？不若大家撒手，各了今生之事，喃喃设誓，又奚为者？今尔言若此，我岂能安？痴哉梦霞，何逼人太甚耶！我不知我前生孽债，究欠下几许，将于何日清偿也！嗟乎嗟乎，梨娘固无如梦霞何矣！如怨如慕，亦感亦哀。盖梨娘此时对于梦霞，只有勉为劝慰之责任，实无代为解决之能力。然梦霞之言既出，梦霞之志已决，必非虚言劝慰所能有效者。梨娘明知之，而无术以挽回之，感之深，怨之亦深。梨娘怨梦霞，固不能弃梦霞也，既不能弃矣，则梨娘固终不忍使梦霞竟践其誓言也。

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劳尘滚滚，只博青娥一笑之恩；长夜迢迢，更下白傅千行之泪。一言激烈，生死以之，记者固不敢谓梦霞过也。然而，“饼师镜已荒荒破，霍女钗难两两全。”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人生不幸而遇此，惟有运慧剑以斩断情丝，持毅力以抑制痴念。既未乱之，何妨弃之。两相弃则两得保全，两相恋则两增烦恼。此中得失，亦自分明。而当局者迷，每欲倒行逆施，强售其情。不知情与情战，必有一伤，或且两败而俱伤。吾辈用情，只能用之于可用之地，不能用之于不可用之地。于不可用情之地，而必欲用其情，贸贸焉挺身入情关，为背城借一之计，其始也则如佛经所云，恐怖颠倒，梦想究竟，受尽万种凄凉，尝遍一切苦恼，而终不得美满之效果，徒剩此离奇惝恍之事迹，长留缺陷于天地间，博后人无穷之涕泪而已。岂不可怜！岂不可笑！记者泚笔至此，未尝不感梦霞之多情，又未尝不深怪梦霞之无情。推其心殆必欲将可怜可爱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后已，此情而入于痴，痴而流于毒者也。

阅者诸君，亦知梨娘得书之后，欲抛抛不得，欲恋恋无从，血共魂飞，心和泪热。恨压眉峰，不知为梦霞添上几许颦皱；

愁担香肩，不知为梦霞增加几分重量。盖彼决不肯使梦霞为我失尽人生之幸福，必欲筹一两全之法，使之能取消其誓，而又不欲孤负其情。辗转思量，不得一当，魂梦为之不安，饮食为之渐减。以多愁多病之身，怎禁受如许折磨？不三日，而梨容憔悴，病中三分矣。

第 十 一 章

心　　潮

夏气初和，春寒犹恋。这般天气，大是困人。窗外云愁如梦，日瘦无光，阴惨之气，笼罩于闲寂之空庭。芭蕉一丛，临风耸翠，叶大如旗，当窗卓立，又如捧心西子，怀抱难开。异哉！蕉有何愁，而其心亦卷而不舒也？受淡日之微烘，掩映于窗纱之上，若隐若现，易惨绿作水墨色。此时窗外悄无一人，惟有此映日之蕉，偎窗作窥探状，若讶窗内之人，每晨必当窗对镜理妆，今何以日已向午，窗犹深锁？其夜睡过迟，沉沉不醒耶？抑春困已极，恹恹难起耶？而此时窗内绣床之上，正卧一魂弱喘丝之梨娘，眉尖宿雨，鬓角翻云，不胜其憔悴零落之状。非失睡也，非春困也，呜呼病矣！梨娘病卧深闺，别无良伴，为之看护与慰问者，惟鹏郎、秋儿，斯时又皆不在。鸳帐半垂，鸭炉全熄，帘栊黯黯，悄无人声，绝好香闺，竟同幽宅。梨娘正在伏枕无聊之际，星眸惊欠，突见窗上现一黑影，疑为人，作微呻，亦不动，细认之，知为蕉影。呜呼，病骨支离，足音阒寂，呻吟之苦，孤零之况，极人世之惨凄，惟有此多情之绿天翁，当窗摇曳，频作问讯，此情此景，其感伤为何如？此日幸有晴光，设易晴而雨，一阵廉纤，敲叶作响，断断续续，送入病者之耳，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尔时情景，恐更觉难堪也！

梨娘因感梦霞而成病，梦霞之誓书，实为梨娘之病证。而梨娘之病，固又别有一原因在。古人云："忧能伤人，劳以致疾。"忧也劳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病人。梨娘为梦霞所颠倒，其伤心也至矣。然梨娘近日，忧思固深，积劳亦甚。先之以劳，足以介绍病魔；继之以忧，足以增进病候。盖是乡蚕桑之业，颇甚发达，每当春夏之交，麦黄如酒，桑碧于油，南阡北陌间，采桑之妇，络绎不绝。崔氏庄后，亦有桑田十余亩，家中育蚕甚多，由梨娘司其职。梨娘非长腰健妇，提筐摘叶之劳，虽雇佣工作，而祀蚕神，理蚕室，日移场，夜喂叶，审寒暖，辨燥湿，鞠育之苦，看护之勤，如保赤子，心诚求之，三眠之后，上箔之前，梨娘恒彻夜不眠，尽心作蚕母。比三日开箔，万茧成团，已不知费却几许心力矣。蚕老人先老，蚕眠人亦眠，而梦霞之书，适乘其隙。积忧与积劳交战，瘦弱之躯，叠受大创，虽欲不病，乌可得耶！

祛愁无术，招病有媒。独枕难支，百端交集。病中之梨娘，其苦有倍于病中之梦霞者。自来女子善怀，情人多怨。兰闺静质，足不出深闺一步。芦帘纸阁，落寞不堪；秋月春风，等闲轻度。身躯之运动，失其自由；脑筋之作用，甚形发达。然平居无恙，或刺绣以消永昼，或观书以遣良宵，犹得将一担闲愁，暂时放下；设一旦病魔忽集。与枕席为缘，泪萦眼角，空余未断之魂，苦溢心头，中有难忘之事，旧恨新愁，一时勾起，无穷心事，不尽思量，如惊涛，如怒浪，一刹那间，澎涌而起，此即所谓心潮也。呜呼梨娘，肠回九曲，欲断不断，此时之苦，莫名可言。则回忆夫深闺待字之年，与诸姊妹斗草输钗，簪花对镜，尔时之快乐，今日已同隔世。又回忆夫画眉时节，却扇年华，有肩皆并，无梦不双。方期白首同盟，讵料红颜薄

命。今生休矣，夫复奚言。旧情未了，观念再生。如蚕抽丝，如蚁旋磨。凡家常琐事，闺阁闲情，平日所毫不记忆者，此时一一从心窝中翻腾而出，历历若前日事。最后则念及与梦霞之交涉，花前洒泪，灯下传书，两月以来，种下几许情苗恨叶，而归结于此次梦霞之一书。梨娘虽病思昏昏，犹不忘梦霞，思筹一对付之法，一寸心潮，忽起忽落，伏枕喘息者良久。时则有双燕穿帘入，绕室飞鸣，其声凄绝，与梨娘呻吟之声相应，非复昔日呢喃中之含乐意矣。燕乎燕乎，何多情乃尔耶？而此多情之梨娘，乃与此多情之燕，结病中之良伴耶？是则大可怜矣！

情生病耶？病生情耶？梨娘之病，为梦霞也，为梦霞之书也。则梦霞之情，不能自解，梨娘之病，终不能就痊，此可断言者。药梗香喉，床支瘦骨。心悬百丈，病到十分。梨娘非不自爱也，梦霞不自爱，梨娘乌得自爱？人以为病深，而梨娘且曰：病深不敌情深也！人以为病重，而梨娘且曰：病重不如情重也！谚云："心病还须心药医。"曩者梦霞不尝病乎？梨娘以两种名花一对锦字医其心，而病若失；此次梨娘之病，亦岂药石所能疗者？梦霞苟不忘前日之惠，当代谋救治之方。盖梨娘之病，实视梦霞之心为转移。梦霞欲使梨娘病愈，其事亦非大难，只须书传一纸，以前言之戏，绝后日之情，豁开心地，勘破情天，梨娘有不为之霍然乎？然使梦霞果以此意对付梨娘，恐梨娘之病愈，而梦霞之病将复来，病且至于死。梦霞病且死，梨娘又将如何？要之此生此世，两人终不能断绝关系，揆情度势，两人俱有必病之理由，且俱有必死之理由。死且不惜，病何足言？情之误人，乃至于此！吁，亦惨酷矣哉！

月韬镜匣，风约帘钩。凄凉难诉，窗前鹦鹉无声；孤另谁

怜，枕上鸳鸯不梦。此幽寂之病室中，半日无人过问。良久，忽闻有人与病者问答之声，则鹏郎已入内来视其母。童子无知，知爱其亲，因母病不起，顿改其平日游嬉之态度，此时方偎倚床头，手抚梨娘之胸而呼曰："阿母，阿母病矣！阿母欲服药乎？儿当告祖父，遣人去延医生来也。"梨娘低言曰："儿勿多事。儿知母之苦乎？心中之苦，已是难受，若再饮苦口之药，不将苦死耶？"鹏郎闻言，哇然而泣曰："母何苦？儿愿代母苦！"梨娘执其手而笑曰："痴儿，此何事而可相代？儿勿忧，母固无病也。"鹏郎乃止泣而喜。旋从怀中取出一缄，置之枕上曰："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儿以母病告彼，彼即书此付儿。"梨娘微愠曰："谁教汝又向渠饶舌？"继复长叹一声，徐启函倚枕阅之。鹏郎在旁不语，室中又寂无声息。梨娘读梦霞病问之书曰：

闻卿抱病，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来耶？相去荔墙咫尺，如隔蓬岛万重。安得身轻如燕，飞入重帘，揭起鲛绡，一睹玉人之面，以慰我苦忆之情？阅《聊斋》孙子楚化鹦鹉入阿宝闺中事，未尝不魂为之飞，神为之往也。虽然，终少三生之果，何争一面之缘。即得相见，亦将泪眼同看，那有欢颜相对？睹卿病里之愁容，适以拨我心头之愤火，固不如不见之为愈矣！嗟乎梨姊，梦断魂离，曩时仆状今到卿耶？卿病为谁？夫何待言。愁绪萦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无前书，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梦霞梦霞，无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伤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于卿身也！此可惊可痛之恶耗，乃入之于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爱之岁月，乃著我两人也！我欲为卿医，而恨无药可赠；我欲

为卿慰，而实无语可伸；我欲为卿哭，而转无泪可挥。我不能止卿之不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来积恨愈多，欢情日减，今又闻卿病信，乱我愁怀，恐不久将与卿俱病耳！尚有一言，幸垂爱察。但我书至此，我心实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声，书不成字矣！我之誓出于万不得已，世间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痴，本无所怨。卿之终寡，命也；仆之终鳏，命也。知其在命，而牵连不解，抵死相缠，以至于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为我惜矣，卿尤不宜为我病矣！痛念之际，痴心未死，还望愁消眉霁，勉留此日微生，休教人去楼空，竟绝今生余望。

是书笔情瑟缩，墨色惨淡，瘦劲之中，时露凄苦之态，初视之，几不辨为梦霞所书。想见其下笔时，百感奔赴于腕下，手随心转，故字迹遂失其常态也。书后另附一笺，上书八绝句，字里行间，泪珠四溅，作梅花点点，斑烂满纸，未读其诗，已觉触目不堪矣！

麦浪翻晴柳飐风，春归草草又成空。
庾郎未老伤心早，苦诵江南曲一终。

一日偷闲六日忙，忽闻卿病暗悲伤。
旧愁不断新愁续，还较蚕丝一倍长。

佳期细叩总参差，梦里相逢醒不知。
诉尽东风浑不管，只将长恨写乌丝。

半幅蛮笺署小名，相思两字记分明。
遥知泼尽香螺墨，一片伤心说不清。

怯试春衫引病长，鹧鸪特为送凄凉。
粉墙一寸相思地，泪渍秋来发海棠。

晚晴多在柳梢边，独步徘徊思杳然。
目送斜阳人不见，远山几处起苍烟。

恻恻轻寒早掩门，一丝残泪阁黄昏。
不知今夜空床梦，明月梨花何处魂。

绿窗长合伴残灯，一度刘郎到岂曾？
只觉单衾寒似铁，争教清泪不成冰！

梨娘阅未竟，颜色惨变，一阵剧痛，猛刺心头，不觉眼前昏黑，忽忽若迷，喘丝缕缕，若断若续，波泪盈盈，忽开忽闭，身不动而手微颤，如是者良久。叠经鹏郎呼唤，梨娘乃痛定而醒，瞪目视鹏郎，欲哭又止，恐惊之也。斯时书纸数幅，尚在手中，徐徐纳之函内，掷诸枕旁，微吁一声，若已无力作长叹者。既而谓鹏郎曰："我倦欲眠，汝且去，勿扰我也。"言已，合眼作入睡状，鹏郎乃出。呜呼，梨娘非真睡也，盖欲背鹏郎而偷揾其一掬伤心之泪耳！

第十二章

情　　敌

藕丝不断，药性难投。梨娘病卧兼旬，迄未能愈，镇日昏昏，如被鬼祟，不语亦不食，不睡亦不醒。曾几何时，而花羞月闭之梨娘，已花蔫月暗，瘦不成人。绣床一尺地，变作愁城万叠，枕边被角，绣遍泪花，斑斑点点，梨娘一人见之耳！嗤弱于丝，肉销见骨，朽腐王嫱，狐狸钻穴相窥，其期当不远矣，谁为为之而令若此！

呜呼，吾书至此，吾为梨娘危，吾不能为梦霞恕矣！忍哉梦霞，既以一封书逼其病，更以一封书加其病，是直立意欲制梨娘之死命，岂复尚有人心者！呜呼，路旁枯骨，仁者动心；门内哭声，行人变色。梦霞与梨娘，其感情果属何等，而忍以无聊之语，作催命之符耶？世不乏有情人，能不为梨娘叫屈！

虽然，梦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当用何药也，誓言既出，万难追悔，欲对症发药，虽足愈一时之病，而尽抛往日之情，梦霞之所不肯出也。其意若曰："梨娘病，我与之俱病；梨娘死，我亦与之俱死。死生事小，惟此呕心啮血之誓言，当保存于天长地久，而不可销灭。"其作书慰问也，明知梨娘阅之，其病有加无减，以伤心语作了世事，亦心有所不能安，情有所不容已耳。呜呼，梨娘固在病中，梦霞虽不病，亦无日不在奈何天中，以眼泪洗面，一日十二时，心恋

神伤，一夜五重更，魂飞梦杳，自闻病耗以来，不知为梨娘绞出多少泪汁，瘦减几许风神。人遥两地，实已四目全枯，使两人此时一面，当必有相对失声者。易地以观，其苦适相等耳。

榴火飞红，荷钱漾碧。斯何时耶？非已届各校之暑假期耶？梦霞离家数月，归思如云，固急盼夫假期之至，得以离此愁城，还我乐土，慰老母倚闾之望，且得与久别之剑青握手言欢，重叙天伦之乐事。今假期已届，而梨娘之病，尚无起色，归心虽急，不得不为之滞留数日。梦霞不能舍梨娘，又乌能舍病中之梨娘，而掉头竟去耶？然梨娘之病，非急切所能愈者，梨娘一日不愈，即梦霞一日不能归。日来忆念梨娘之心，与思母思兄之心，交战于胸，辘轳万状，一重愁化作两重愁，人非金石，何以堪此！呜呼梦霞，恐亦殆将病矣。

相持不决，两败俱伤，为梨娘危，又为梦霞危矣！孰知梨娘之病，与前此梦霞之病，同其病情，且同其病态，不数日间，梨娘已不病，梦霞且得归。如此惊波，如此危象，顷刻间烟消云散，了无痕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人不我欺也。盖届此各校放假之时，梨娘忽于鹏郎秋儿外，多一侍疾之人。梨娘得此人，因思得一对付梦霞之法，心事已了，病亦旋愈。此侍疾者何人？梨娘病中之救星，而实梦霞眼中之劲敌也。

记者暂搁笔，先有一言，报告于阅者诸君。诸君已知梦霞与梨娘为《玉梨魂》之主人翁矣，不知此外固更有一宾中之主、主中之宾在也。此人未出现以前，《玉梨魂》为一种情书，此人既出现以后，《玉梨魂》为千秋恨史，有离奇之情节，无良好之结果矣。其人何人？厥名筠倩，崔氏之少女也。

阅者诸君，尚忆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节乎？梦霞所

葬者为已落之梨花，庭中不更有方开之辛夷乎？梨花为梨娘之影，而此弄姿斗艳工妍善媚之辛夷，又为何人写照？知阅者蓄此疑问也久矣。艳哉辛夷，有美一人，遥遥相对，但此人来，而梦霞与梨娘之情，将愈沦于悲苦之境，记者所以迟迟不忍下笔也。

记者于此，更有一疑问，欲为诸君解决。梦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知否崔氏之眷属，舍梨娘鹏郎等以外，尚有筠倩其人？诸君试检阅第二章梦霞之诗，其咏辛夷一首，末有"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风前咏此花"之句，此诗固非借花寄兴，漫无所指者也。特筠倩肄业于鹅湖女学，每月一归省其亲，梦霞仅于初至时，一识春风之面耳。今请先略述筠倩之历史。崔父生子女二人，长为鹏郎之父，次即筠倩也。筠倩十岁丧母，茕独无依，视梨娘若姊，梨娘亦视之若妹，时梨娘亦年仅十八耳。梨娘出自大家，素娴文字，筠倩质美而秀，慧根种自前生，于是又以梨娘为师。闺房之内，衣履易著，几案同亲，其融融泄泄之象，即求之同姓之姊妹，恐亦无此亲昵也。乃未几而梨娘遽丧所天，衔哀终古。筠倩仅此一兄，中途分手，悲恸与梨娘相等。凄凉身世，孤苦零丁，两人同嗟命薄，从此亲爱有加，相依若命，大有一日难离之势。平日间虽不无外家姊妹，邻舍娇娃，慕两人之慧美，时来闺中伴寂寞，妮妮作狎昵态，两人殊淡漠遇之，不甚与之款洽。而若辈犹相嬲不休，或招赴踏青之游，或约共斗草之戏，两人由是益厌之，竟谢绝焉。尝笑相谓曰："此皆俗物也，胸无点墨，貌丰而肥，涂脂抹粉，丑态毕露，见之令人作十日恶，那有闲心情与若辈周旋哉！"噫，谚有之："痴人多福"，若辈俗则俗矣，而命乃独隆，一生饱享家庭之幸福；彼不俗者才清貌秀，矫矫不群，不为恶物摧残，定遭

天公妒忌，负才毕世，饮泣终年，千古红颜，竟成惯例。“世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呜呼，小青之言验矣！彼梨娘与筠倩，非皆小青之流哉？

筠倩年渐长，益秀丽，柔姿媚态，倾绝人寰。而一种兀傲之气，时露于眉宇间，有不可亲近之色，所谓艳如桃李而凛若冰霜者非耶？戊申之秋，肄业于鹅湖女学，得与四方贤女士交，眼界为之大扩，学术因之骤进，一泄从前禁锢深闺中无限不平之气。每归，语其家人曰：“黑暗女界，今日始放光明。而环顾吾同胞，犹沉埋地狱，不知觉悟。吾他无所惜，所惜者梨嫂耳。以嫂之天资颖敏，心窍玲珑，使得研究新学，与几辈青年女子角逐于科学世界，必能横扫千人，独树一帜。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憎命。青春负负，问谁还干净之身；墨狱沉沉，早失尽自由之福。来者纵尚可追，往者已不可谏。梨嫂梨嫂，胡兄之死也早，而嫂之生也亦早耶？”

自筠倩就学鹅湖后，梨娘失一良伴，益复无聊，虽遇良辰佳节，恒郁郁不欢，视他人之勃发，嗟实命之不犹，中心感愤，莫可名言。幸筠倩月必一归，归必三四日始去，积匝月之离思，倾连宵之情话，尚可藉以抵偿。筠倩尤善诙谐，能解梨娘颐，两人恒彻夜不眠，拥衾待旦。别后则彼此以书代语，浃旬之间，必有数函往复，鱼笺叠叠，忙煞寄书邮。梨娘孤栖半世，于世已等畸零，彼视筠倩而外，更无第二亲爱之人。孰知孽缘未了，冤债正多，筠倩去而梦霞来，恨海翻腾，情场变幻，梨娘心脑中遽多增一亲爱者之影。然梨娘虽移其爱于梦霞，而于筠倩一方面，别时惆怅，去后思量，邮函往还，仍未尝稍形冷落也。

方梦霞之初至也，筠倩适告假归，梦霞于窗棂间望见之，

虽惊其艳，而觉其妩媚中含有一种英爽气，令人不敢平视。既见之后，如浮云之过太空，脑海中不复留其影象。至筠倩之于梦霞，则更形淡漠。在家时少，在校日多，平日间但知家中有梦霞其人，而于梦霞之年貌品性，固属茫然，即梦霞之里居姓氏，亦未能一一详悉。彼性本落落，素不作小儿女之喋喋，此时方专肆志于学问，校课以外，不问他事，非过事忽略，实未暇旁骛也。即归家后，除与梨娘谈话时间外，辄终日兀兀，伏案如老儒，或温习旧课，或翻阅新籍，家中事概置不理。故梨娘与梦霞交涉史，彼竟纤毫未悉。而梨娘亦深自隐密，心中事不敢轻遣小姑知也。

入门带笑，见面含愁。鹊报檐前，了无喜意，鹦迎窗下，亦少欢声。筠倩久别梨娘，怀思颇切。两星期来，又为预备试验，未暇作书问讯。考试事竣，即鼓棹还乡。自念得与久别之梨嫂携手碧窗，谈衷深夜，红灯双影，笑语喁喁，此后迟迟夏日，家庭之乐事正多，可以追昔时联榻之欢，而偿数月分襟之苦。帆影如飞，家门在望。风花片片，烟草离离，昔日见之，以为牵愁惹恨之媒者，此时乐意在心，接触于目者，无不足以增加其愉快：“彼梨嫂之相念，当与余同，今日见我归来，更不知当若何欢慰也。”

炊烟四起，柔橹数声。一船傍岸歇，一女郎登岸，淡装革履，手携书籍数册，翩翩若迎风之燕，一舟子负装随其后，望而知为由校还家之女学生也，此女学生即筠倩。筠倩登岸后，望家门而疾趋，履声橐橐，容色匆匆，顿失其平日娴静之态度。盖其别绪如云，归心似火，仓皇急遽，有流露于不自觉者也。无何而入门矣，入其门，不闻人声。无何而入庭矣，入其庭，不见人影。咄！离家仅三月耳，而门庭之冷落，至于如

此、我其梦耶？门以外之所见，无物不助欢情；门以内之所见，到处皆呈惨状。十分欢喜，化成一种凄凉。感触之来，转移甚捷。斯时筠倩如痴如醉，木立不动，逡巡廊下，不遽入室。须臾门内有一人出，见筠倩，即呼曰："女公子归矣，我报老主人去也。"筠倩识为秋儿，乃入室，则鹏郎已迎面至，牵筠倩之衣而呼曰："阿姑归来矣，市得何物以饷余也？"筠倩笑应之曰："有有。"语时，抱鹏郎于膝，摩抚其顶。复问之曰："汝母安在？"鹏郎忽惨然曰："阿母卧病已多日矣！姑归大好，阿母得姑为伴，其病当即有起色也。"筠倩闻言大惊，遽舍鹏郎，入内往觐其父讫，急趋步入梨娘病室。

第十三章

心　药

病到旬余，人归天末，未话离衷，先看病态。瘦减丰姿，非复别时面目；惊残春梦，尚余枕上生涯。梨娘自卧病以来，日与药灶为邻，夜共兰釭结伴，愁张一幕，被冷半床，室中惟鹏郎、秋儿二人，为之进汤药，报晨昏，而来去无常，亦非终日相伴不去者。冷清清境地，寂测测时光，一枕幽栖，大有夜台风味，深深庭院，黯黯帘栊，久不闻笑语之声矣。筠倩归来，鹏郎已奔入报告梨娘。须臾，筠倩直入室中，揭帐视梨娘，见其状，不觉失惊，几欲泣下，呼曰："嫂，妹归矣！"梨娘喘息言曰："我病甚，不能起，妹其恕我。"筠倩泫然曰："梨嫂梨嫂，一月不见，病至于此耶？睹嫂容颜，令妹肝肠寸断矣！"梨娘叹曰："薄命之身，朝不保暮，葳蕤弱质，至易摧残。自怜孤影，未尝倾国倾城；剩此残躯，真个多愁多病。抚床心死，对镜容灰。天公安在，我命如何？筠姑筠姑，汝所爱之梨嫂，将不久于人世也矣！命薄如侬，生何足恋，与其闷闷沉沉，生埋愁坑，不若干干净净，死返恨天。转念及斯，万恨皆空。一身何有，日惟僵卧待死而已。我他无所恋，所不能忘者姑耳，深恐不及姑归，遽然奄忽，数年来亲爱如同胞之好姊妹，临死不得一面，则虽死犹多遗恨。今幸矣，我病已深，汝归正好。六尺孤儿，敬以相托。春秋佳日，如不忘往日之情，以冷饭一盂，

鲜花一朵，相饷于白杨荒草之间，嫂身受之矣。”筠倩闻言，涕不可仰，拭泪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语。上帝上帝，我为嫂祈祷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烦恼，为嫂驱病魔，为嫂求幸福。”言次，趺坐床沿，俯其首，合其眼，喃喃作默祷状。良久，忽张目视梨娘而言曰：“嫂病愈矣！”梨娘睹状，不觉为之破颜一笑，谓之曰：“姑其癫耶？胡作此态？姑入校读书，乃学得师婆子术归耶？”筠倩与梨娘相居甚久，素谂梨娘之心情，知此次之病，必系积郁所致，而不知其实为情伤也。

筠倩既归，遂为梨娘之看护妇，晨夕不相离，捧汤进药，曲尽殷勤，加被易衣，倍加爱护。日长无事，则与病者谈天说地，滔滔不竭，举在外之所闻所见，或属游观之乐，或属儿女之情，或属身亲目睹，或属佚事遗闻，色色种种，凡脑海中所能记忆者，一一倾筐倒箧，尽情供献于梨娘之前。而又加以穿插，杂以谐笑，如海客之谈瀛，仙风飘忽；如名伶之扮演，花雨缤纷。筠倩熟而能详，梨娘乐而忘倦，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此外更以学校之情形，他乡之景物，以及游戏之快乐，学问之进益，凡足以娱梨娘之心者，无不探诸怀中，翻诸舌底。时更引吭高歌，珠喉宛转，好花之歌，春游之曲，歌辞之最丽，音调之最佳者也。梨娘听之，心旷神怡，积愁都化。筠倩日共梨娘谈话，夜则与鹏郎同睡于梨娘病榻之旁。盖筠倩善抚鹏郎，鹏郎亦相依若母，乐就阿姑眠也。此黑暗之病室，自筠倩归后，顿大放其光明，愁幕揭开，生机充足，不啻为世界第一等最优之病院。虽病中十分，群医束手，得此看护者知心着意，曲体病情，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生路顿开一线。况梨娘原非真病，不过心多恶感，胸积烦忧，万种情怀，难抛孽种，一团愁块，化作疑团，遂致兀兀不安，恹恹难起。筠倩以有趣

味之谈话，逗动其欢心，抑遏其愁火。曾无几时，梨娘之病，十已去其八九，饮食亦能渐进，憔悴之中，已现活泼之神情，不久当就痊复。是筠倩之归，实大有造于梨娘也。然筠倩之所以能药梨娘之病者，犹不在此。

筠倩侍梨娘疾，无时不与梨娘谈话，以解其病闷。然梨娘之心事，彼究无从而知，虽极意慰藉，如隔靴搔痒，实未尝搔着痒处也。一日谓梨娘曰："嫂处深闺，亦知世界文明，结婚亦尚自由乎？"梨娘曰："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筠倩曰："旧式之结婚，待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两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谓六礼三端问名纳采种种之手续。往往有客散华堂，春归锦帐，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终身贻误，糊涂月老，误却古今来才子佳人不少矣。今者欧风鼓荡，煽遍亚东，新学界中人，无不以结婚自由，为人生第一吃紧事。此求彼允，出于两方面之单独行为，而父母不得掣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既婚之后，虽生离死别，彼此均无所怨，则终风之赋，回文之织，庶几可以免矣。"筠倩言至此，截然而止，自觉失言。念梨娘虽非不得于其夫，实历遍生离死别之惨者，我不应再以此种语拨动其旧感也。孰知梨娘闻其言，别有所感，其所感有出于筠倩意料之外者。此时梨娘脑海中，若骤得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来，欣快莫可名状；又如骤失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去，懊丧又不可言喻。片刻之间，哀乐纷乘，愁喜交并，而失意一方面，终不敌其快意一方面，实觉肩梢之发展，胸廓之舒畅，达于极点。从此心头一块石，可以放下。筠倩一席话，竟为梨娘之续命汤、返魂丹，天下事之奇幻，实无有逾于此者。嗟嗟，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筠倩又何不幸而与梨娘同堕情劫哉！

恶感在心，好言入耳。柔肠欲断，异想忽开。梨娘闻筠倩言，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计，僵桃代李之谋，计维借助筠倩，方足以对付梦霞。以筠倩之年之貌之学问之志气，与梦霞洵属天然佳偶。我之爱筠倩，无异于爱梦霞，就中为两人撮合，事亦大佳。梦霞得筠倩，可以相偿；筠倩得梦霞，亦可以无怨。我处其间，得以脱然无累。荐贤自代，计无有善于此者。此时梨娘，心地大开，病容若失，一种愉快之颜色，猝然见于面。旁坐之筠倩，方恐以前言伤梨娘心，注目视梨娘，觇其喜怒，既见其梨容含笑，心中若甚豫者，正不解其作何思想，有何感触，而遽改病态为欢容也。梨娘思忖半晌，心虽快而口难宣，筠倩亦默不一声，四目互射，相对无言。梨娘视筠倩良久，忽觉其笑容渐敛，其意又若大失望者。盖念及筠倩平日颇自矜贵，性情落落难合，与梦霞又无一面之交，一言之契，彼方心醉自由，在外就学者一年，相识必多，其心中安知不已有如意郎君？我若强为作合，干涉其自由，彼必不允，岂非徒费心机，空劳唇舌？至梦霞一方面，亦属难行。读其誓书，苦心孤愤，矢志终身，已有骑虎难下之势，百计讽劝，总归无效，恨重于山，心坚如石，其情专，其志决矣。今我忽欲强其求婚于筠倩，彼必曰："我言既出，万悔莫追，尔既为我知己，不当再以此言相聒。"若是，我复将以何辞继之？循是以思，则此事于两方面，均有阻碍，不待发表，而可知其事之决裂也。梨娘转念至此，顷刻间又峰眉压恨，眼角牵愁，一场好梦，丢入华胥国中去矣。继而又自念曰，山穷水尽，仅有此一丝生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心力而为之可耳。幸而成，则三人皆得其所，不幸而不成，则筠倩自有佳婿，梦霞终鳏，亦当无怨，而吾心亦可以释然矣。

深闺病质，寓馆吟身。药铛茶灶，抛来病里工夫；冷席单床，尝遍个中滋味。梦霞自校中放假，归思綦切，为梨娘之病，淹留者又旬余矣。独宿空斋，百端枨触。梦里还家，云山叠叠；愁边问讯，消息沉沉。终日徘徊，庭草有伤心之色；连宵踯躅，灯花无报喜之时，心悬一线，肠结千层，李后主所谓“此中日夕以眼泪（泪眼）洗面”者也。盖梨娘自偃卧以来，病躯久未临窗，瘦腕不堪握管，黄花之句辍吟，青鸟之使已绝。梦霞于初病时作书慰问后，无日不就鹏郎探询梨娘病状。而童子无知，语多恍惚，病之浅深，殊游移不能确定。欲以目睹为真，而重门深锁，有翼难飞。翻阅锦笺，纸上犹余泪迹；摩挲玉影，镜中如换病容。粒粒长枪，食难下咽；沉沉清漏，睡不来魔。潘郎鬓影，愁损千丝；沈约腰支，瘦余一握。数日来梦霞之心，盖为梨娘寸寸碎矣。梦霞知梨娘之病，决不能一时就愈，或一病而竟至香销玉碎，亦意中事，而无术以救治之，则亦空唤奈何而已。后闻筠倩归来，梨娘得一亲爱之看护人，不觉为之一喜。私心默祝，以为梨娘之病，原系积忧积劳所酿成，有人焉为之调护，为之劝解，破其愁闷，开其怀抱，或从此脱离病趣，改变欢容，梨娘之幸，亦我之幸也。梦霞对于筠倩，虽并无情感之可言，而此时则不能不深有望于筠倩。推其心，苟使梨娘病愈，则筠倩于梨娘，实不啻有再生之恩，于己亦间接受无穷之惠也。幸也天公见怜，果如人意，筠倩归不数日，梨娘已离死域，梦霞亦出愁城。筠倩与梦霞，暗中又结一重爱感。奇情幻事，盖亦今古情场中所绝无仅有者矣。

第十四章

孽　媒

草阁寒深，蕉窗病起。光阴草草，心事茫茫。梨娘一病缠绵，几沦鬼趣，幸得一妙人儿粲其生花之妙舌，施其回春之妙手，遂启发梨娘心中之巧计，而成就梦霞意外之奇缘。以恹恹难愈之疾，晨夕之间，霍然而苏，如阴霾累日，忽现晴光，梨娘之心，若何其快！梦霞之心，亦若何其快！即筠倩之心，亦一样与两人俱快。然病之来也，梨娘自知之，梦霞亦知之，而筠倩不知也；愈之速也，则惟梨娘自知之，筠倩固不知，即梦霞亦不能知也。梨娘明知此意发表后，成否尚未可知，而此时欲解决心中之疑难，有不能不急于发表者。梦霞闻病羁留，欲归不得，今知其愈，便可束装作归计。而梦霞犹若有所恋而不忍遽行者，盖欲得梨娘病后之通讯，藉慰其渴想之情也。一日晨兴，见案头有一缄，函封密密，视之固为梨娘所遗，病后腕力不坚，故其字迹殊瘦而不劲也。梦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未开缄而喜已孜孜。孰知一罄内容，有足令梦霞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搔首，忽而颦眉，执书而踌躇莫决者。书中所言非他，即发表其心中所计画，而欲梦霞求婚于筠倩也。书辞如左：

一病经旬，恍如隔世。前承寄书慰问，适在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爱我者定能谅之。梨影之病，本属自伤，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之前书，语语激

烈，未免太痴于情，出之以难平之愤，宣之以过甚之辞，情深如许，一往直前，而于两人目前所处之地位，实未暇审顾周详也。梨影不敢自爱，而不愿以爱君者累君，尤不愿以自误者误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实不敢与闻。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对于已者之心，将何以安耶？况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难安者在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舜且尝自专；夫妇居室，人之大伦，先哲早有明训。君上有五旬之母，下无三尺之童，宜尔室家，乐尔妻孥，本人生应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逑之君子，甘为绝世之独夫。试问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欢者何人？米盐琐屑，操井臼之劳者何人？弃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痴情，既为情场之怨鬼，复为名教之罪人，君固读书明理者，胡行为之乖僻，思想之谬误，一至于此？梨影窃为君不取也。语云："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君痴如此，岂竟欲胜天耶？吾恐无情之碧翁翁，且以君之言为怨谳，将永沦我两人于泪泉冤海，而万劫莫脱也。青春未艾，便尔灰颓，君纵不自惜，独不为父母惜身，为国家惜才乎？君风流文（风）采，冠绝一时，将来事业，何可限量，乃为一薄命之梨影，愿捐弃人生一切，终身常抱悲观，将使奇谈笑史，传播四方，天下后世，必以君为话柄，以为才识如君，志趣如君，乃为一女子故，而衔冤毕世，遗恨千秋，恐君虽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顾曰"吾心已安"耶？君诚多情，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过之弊。过犹不及，君之多情，适与无情者等。梨影爱君，梨影实不敢爱君矣！总之，此生此世，梨影与君，断无关系。"罗敷

自有夫，使君自有妇。”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尽之缘。冤债未偿，既相期夫来世；良姻别缔，亦何慊于今生。君不设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即设誓，梨影亦无从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乐境，何苦自寻烦恼，誓死不回，效殷浩之书空，愿伯道之无后，为大千世界第一痴人哉！梨影为君计，其速扫除魔障，斩断情丝，勿以薄命人为念。梨影以君为师，君以梨影为友。我善抚孤，以尽未亡人之天职；君速娶妇，以全为子者之孝道。两人之情，可以从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审而计之熟矣。然脉脉深情，梨影实终身铭感，不敢负君，为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为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复君一生之幸福，此即梨影之所以报君者也。顾求之急而得之愈难，寸肠辗转，思欲得有以报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来也。为君一封书，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爱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为痛苦者乎？君如不愿梨影之有所痛苦，则当念梨影为君筹画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为不入耳之谈，而以梨影之计为不得已之举，谅其衷曲，俯而从之，此则梨影谨奉一瓣心香，虔诚祷祝，而深望君不负梨影病后之一书也。梨影之所以为君计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翘楚也。发初齐额，问年才豆蔻梢头；气足凌人，奋志拔裙钗队里。君得此人，可偿梨影矣。阿翁仅此一女，爱逾拱璧，尝言欲觅一佳婿如君者，以娱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搁起。君归去，速倩冰人，事当成就。筠倩与梨影情甚昵，君求婚于我翁，我为君转求于筠倩，计无有不遂者。此失陇得蜀之计，事成则梨影可以报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

影之病今愈矣，君能从梨影言，梨影实终身受赐，若竟执迷不悟，以誓言为不可追，以劝言为不足信，必欲与薄命之梨影坚持到底，缠扰不休，则梨影不难复病，此外无可报君，惟有以一死报君矣！然梨影虽死，终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犹欲于睡梦中冀悟君于万一也。君怜梨影，知君必能从梨影言，终不忍梨影之为君再病，且为君而死也。

率书数纸，墨泪交萦。无任急切待命之至。梨影谨白。

梦霞读毕，沉吟良久，如醉如痴，一时之从违，竟难以自主。继思梨娘之言，情至义尽，以过情责我，我亦自觉过情。然我实处于万难之局，欲抛则无此毅力，欲合则已误前缘，颠倒情怀，不遑他顾。故我当下笔之时，直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对知己，而于后来之种种，实未遑一一虑及也。此言既出，我已甘心牺牲一切，抱恨终身，虽明知其太过，终不愿中途翻悔，为负情之人矣。今彼宛曲陈情，反复劝谕，辞严义正，殊令人难忍难受。况更以死相要，有逼我以不得不从之势。我若固持前说，不肯回头，或更致意外之变。然我竟食言而肥，无限深情，付之流水，于我心终不能无慊焉。失陇得蜀，计诚妙矣，然赵氏连城之璧，何似中郎焦尾之琴？以曾经沧海之身，肯作再上别枝之想？彼病初愈，我若不允，则无情之病魔，固日夜环伺其旁，不待招之始返也。我不能使之不病，顾安忍使之再病？此时盖不能不用缓兵之计矣。梦霞立作复书，略谓："我归心甚急，方寸已乱，代谋之事，此时不能取决。与我以一月之商酌，俟秋凉来校后，再作射屏之举。谐否虽未可知，然终不敢重违卿意矣。"书后更系以四绝：

劝侬勉作画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真。

蜀道崎岖行不得，伤心怕探陇头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须论。
一枝木笔难销恨，终爱梨花有泪痕。

天荒地老愿终赊，那有心情恋物华。
不见青陵孤蝶在，何曾飞上别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谐，误却东风意总乖。
最是客窗风雨夕，痴魂频梦合欢鞋。

孤灯独宿，孽债双偿。一段奇情，百年幻梦。盖梨娘此日之书，已定筠倩终身之局。小姑居处，本自无郎，嫂氏多情，偏欲玉汝。恶信误为鹊信，良媒实是鸩媒。记者不暇为两人嗟不遇，而先为筠倩唤奈何矣。情有独钟，心无他望。除是云英，愿他下嫁；若非神女，那是生涯。梦霞之情，已自誓生死永不移易，虽苏秦、张仪复生，不能惑其耳，西子、南威无恙，不足动其心，则其决不能以爱梨娘之心，移以爱筠倩也。梦霞固堪自信，梨娘亦能深知。知之而复劝之，梨娘之不得已也；却之而复允之，梦霞之没奈何也。两人不必言，所苦者筠倩耳。彼方深幸梨娘之病愈，不知梨娘已驱而纳之陷阱之中矣。冤孽牵连，误人误己，情场变幻，一至于斯。多情者每为情误，咎由自取，不足怨也；而彼筠倩者，则少小尚不知愁，娇痴未尝作态，顾亦为天公所忌，爱嫂所累，终身沦于悲境，果又何罪哉？善谈情者，又何说以处此哉！

梨娘得梦霞复书，知梦霞遄归在即，未免触动离思，顿增惆怅。继知代作蹇修，梦霞已有允意，私心窃慰。此事果谐，两人此后或尚多见面之缘，暂时相别，固无足介意也。翌晨，复由鹏郎携来一函，则梦霞已破晓扬帆归去，函中乃留别诗六

章也：

寓馆栖迟病客身，怜才红粉出风尘。
伤心十载青衫泪，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落后遇卿卿，又见枝头榴火明。
无限缠绵无限感，于今添得是离情。

略整行装不满舟，会期暗约在初秋。
劝卿今日姑收泪，留待重逢相对流。

两情如此去何安，愁乱千丝欲割难。
别后叮咛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阑干。

梦醒独起五更头，月自多情上小楼。
今夜明蟾凉如水，天涯照得几人愁。

分飞劳燕怅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
记取荷花生日后，重寻鸿爪未模糊。

第十五章

渴　暑

南国言旋，北堂无恙。梦霞于五月下浣，买棹归吴。其次日，剑青亦自闽中归。久别弟兄，一朝聚首。入门带笑，互看往日容颜；联榻追欢，共说异乡风味。人生之乐，无乐于别久而相逢者，更无有乐于骨肉分离天涯地角，而一日之间游子双归者。剑青自去秋客闽，别其钓游之地者，忽焉已裘而葛矣。对故乡之风景，久已生疏，假长夏之光阴，好资游瞩。爰与梦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同行同止，以遨以游。徘徊于响屧廊边，犹认夕阳残石；借宿于寒山寺里，共听清夜警钟。访墓到虎阜之麓，凭艳迹以流连；观涛来胥江之滨，吊忠魂而呜咽。或扫石留题，记游踪之所至；或登楼买醉，犹余兴之未阑。两人出则肩随，睡则足抵。既倦游而归来，复长谈兮竟夕。尽家庭之乐事，得山水之闲情。葛巾芒履，意致飘然，见之者几疑其为地行仙矣。孰知乐事不常，欢情易极，十日之游未竟，二竖之祸忽侵。善病之梦霞，客中多感，起居失调护之常；归后恣游，往返历奔波之苦。况伤心人别有怀抱，其胸中难言之隐恨，有不能与剑青共，且有不能为剑青知者。病根深种，有触即发，不数日间，梦霞复理药炉生活，不能追随剑青之杖履矣。

竹影梳帘，药烟殢室。剑青以梦霞病，游兴顿衰，终日相

伴不去。梦霞此次之病，来势颇剧，寒热交作，头汗涔涔，有时竟昏不知人，神魂颠倒，呓语绵绵。母甚忧之，剑青亦为之眉皱。急延良医，进猛剂。剑青固素明医理者，按方用药，参酌其间，出以慎重。调治旬余，病乃渐减，转而成疟。斯时梦霞神志虽清，而疟势时作，疲乏之极，昏昏思睡，怕与家人攀话。盖其元神，已于无形中大受亏损，欲脱离床席，尚须调养，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

剑青天性友爱，自梦霞病后，日日杜门不出，蹀躞床头，药铛茶盏，亲自料理。慈母爱子，为梦霞病，终日沉忧难解。剑青必好言以慰母，谓弟病且愈矣，其实剑青之心，亦兀然不宁也。终日伴病，药里之暇，时就案头，观书自遣。偶翻梦霞行箧，得数笺，阅之乃大惊。盖梦霞与梨娘唱和之诗词、往返之函牍，皆留底稿，汇成一束。梨娘见遗之作，尤什袭而藏，倍加珍护。半年来之踪迹，胥在一箧中，置之几案之旁，固自谓深藏不露，无人能侦破个中之秘密也。剑青于无意中，得此离奇之消息，颇深诧愕。读其词则语不离情，言皆有物，知梦霞必有奇遇。继又检得长幅短简共数纸，一腔心事，和盘托出矣。复穷搜之，则梨娘之诗若词若手札若小影，均连续发现，五光十色，撩乱眼花。次第读之，惊喜交集。乃知彼美以多才之道韫，为薄命之文君，与梦霞通好者两月余矣。情皆轨于正，语不涉于邪，如此佳人，实难多得，可艳亦可敬也。梦霞无长卿之缘，有樊川之恨，一肚闲愁，无可告诉，此所以郁而成病欤？念至此，又不禁为梦霞危。后读两人最后之通讯，梨娘欲以筠倩自代，语殊缠绵而哀艳，不觉色飞眉舞，私忖曰："偿他万种痴情，还汝一生幸福，此大佳事，吾当为弟玉成之，决不使其径情孤往，遗恨无穷，以鳏终其身也。"时梦霞病已少

差，特未能起，辗转床席间，闷苦殊甚，颇乐与剑青闲谈。剑青因询："吾弟在锡有无异遇，不然，何忧思之深也？"梦霞曰："无之。"语甚支吾，状尤忸怩，旋即乱以他语。剑青笑曰："弟毋我讳，我已尽悉。彼画中人胡为乎来哉？"梦霞闻言，知秘密已为兄窥破，大恚。既念阿兄非他人，不妨以实情相告，因将与梨娘交涉之历史，一一为剑青述之。语时，含愤带悲，声情甚惨，后乃至于泣下。

床头喋喋，枕角斑斑。剑青见梦霞声泪俱下，亦为之黯然，徐慰之曰："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天下多无可奈何之事，人生有万不得已之情。古今来'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几许英雄豪杰、公子王孙，此爱力界中，原非可以贸然挺身而入。吾弟以多病之身，而与至强之爱力战，其不胜也必矣。况乎梨花薄命，早嫁东风，豆子多情，偏生南国，彼既已蠲除尘梦，诗心不比琴心，弟何必浪用爱情，好事翻成恨事。白日劳形，欲报恩而无自，寒宵割臂，更非分之贻讥，是可痛矣，甚无谓也。兄非故作此煞风景语，自等于无情之物，但历观世之痴于情溺于情者，到头来恶果已成，无不后悔。三生痴梦，空留笑柄于人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得失分明，乌可不慎之又慎？阿兄生平自问他种学问，皆不如弟，惟于情爱关头，尚能把持得定。数年来所遇之佳丽，不为不多，而接于目者，不印于心，现于前者，便忘于后。弟生本多情，心尤易感，孽缘巧合，便尔情深一往，恨结同心。须知撒手悬崖，当具非常毅力；回头苦海，是为绝大聪明。吾所爱之弟乎，名花老去，拍手徒嗟，好梦醒来，噬脐何及，此时摆脱，犹或可追，望弟之速悟也。况彼美之所以为弟计者，亦可谓情至义尽。遗恨还珠，且斫同心之树；良缘种玉，别栽如意

之花。此意良佳，此计殊妙，弟勿迷而不悟，甘以身殉痴情。弟年已及冠矣，吾家门衰祚薄，血裔无多，父死亦应求嗣，母老尤望抱孙，此事若谐，则一可以慰慈母，二可以慰知己，三亦可以自慰，一举而三善具，亦何乐而不为哉？”剑青语时，注视梦霞之面，急待其答。梦霞则频点其首，默不一语。

骄阳眩眼，溽暑炙心。梦霞之病，由湿温转成疟疾，虽似较轻，而疟势时作时止，留恋不肯去。际此炎蒸之气候，解衣挥扇，终日昏昏，犹觉非常困顿；矧呻吟床席，拥被深眠，有风而不可乘，有水而不可饮，其沉闷之苦，为何如耶？幸疟势间日一作，病不作时，尚可偶然起坐。伏枕无聊，辄深遐想，赋诗八律，以寄梨娘，俾知近日状况：

无端相望忽天涯，别后心期各自知。南国只生红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梦为蝴蝶身何在，魂傍鸳鸯死亦痴。横榻窗前真寂寞，绿阴清昼闭门时。

天妒奇缘梦不成，依依谁慰此深情？今番离别成真个，若问团圆是再生。五夜有魂离病榻，一生无计出愁城。飘零纵使难寻觅，肯负初心悔旧盟！

半卷疏帘拂卧床，黄蜂已静蜜脾香。吟怀早向春风减，别恨潜随夏日长。满室药烟情火热，谁家竹院午阴凉。阶前拾得梧桐叶，恨少新词咏凤凰。

海山云气阻昆仑，因果茫茫更莫论。桃叶成阴先结子，杨花逐浪不生根。烟霞吴岭催归思，风月梁溪恋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见，何时重访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帘栊燕语长。青鸟今无书一字，蓝衫旧有泪千行。鱼缘贪饵投情网，蝶更留人入梦乡。欲识相思无尽处，碧山红树满斜阳。

碧海青天唤奈何，樽前试听《懊侬歌》。病余司马雄心死，才尽江郎别恨多。白日联吟三四月，黑风吹浪万重波。情场艳福修非易，销尽吟魂不尽魔。

夜雨秋灯问后期，近来瘦骨更支离。忙中得句闲方续，梦里行云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时。春风见面浑如昨，怕检青箱旧寄词。

小斋灯火断肠时，春到将残惜恐迟。一别竟教魂梦杳，重逢先怯泪痕知。无穷芳草天涯恨，已负荷花生日期。莫讶文园因病懒，玉人不见更无诗。

诗既就，书以蛮笺，护以锦封，珍重付剑青，浼其代交邮使。

病情大恶，消磨长日如年；别绪时萦，容易秋风又起。梦霞困顿月余，终未能驱疟鬼使之远去。未几而梨娘之复书，与校中劝驾之函俱至。盖时值金风送爽，玉露滴秋，距秋季开校之期不远矣。梦霞得书后，心念意中人，即欲如期而往，而病意缠绵，若与梦霞深表爱恋之情，而不忍舍之遽去者。家中人咸尼其行，其母谓之曰："儿病若此，岂可再历风尘之苦？调养儿时，痊后赴校，未为晚也。不然，竟作书辞去教职，或荐贤以自代，亦无伤也。"梦霞不得已，函知该校，谓病莫能兴，请缓期数日，一俟病魔渐祛，即当鼓棹而来，行开校礼也。然此时之梦霞，身虽病卧家中，盖已魂驰远道，梦绕深闺矣。一日有戚来问疾，为言有药名金鸡那粉者，治疟之妙品也，效如神，惟性甚烈，味甚苦，病者都不敢服也。梦霞喜曰："我欲求速愈耳，他何虑焉。"如言购服，果验，仅两服而病若失，寒热不复作，饮食已如常。惟病后精神，未能遽复。梦霞固自谓已愈矣，家中人亦咸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此言洵不虚也，乃择日为

梦霞治装。剑青以梦霞病愈，放下愁怀，亦拟同时负书担囊，作远行计。时己酉秋七月初旬也。天涯骨肉，能有几人？而聚散匆匆，至无凭准。伤离经岁，迹等参商；良晤一朝，情谐埙篪。又为病魔所苦，未尽其欢。梦霞之不幸耶？剑青之不幸耶？无何而一声长笛，两片秋帆，流水无情，又分道载征人而去。

第十六章

灯　市

一帆饱雨，双桨划风。方梦霞登舟时，朝旭初升，照水面楼台，映波成五色奇彩。甫出港，阳乌渐隐，风雨骤至，一望长天，忽作黯惨色，昏黑模糊，浑不辨山光树影。盖初秋天气，晴雨不常。江南苦湿，初夏则有梅子雨，初秋则有豆花雨。残暑未尽，新凉乍生，时有斜风细雨，阵阵送寒，以净炎氛，以迎爽气，谓之酿秋。梦霞此行，会逢其适，不情风雨，咄咄逼人。回首家山，不知何处，烟波渺渺，云水茫茫，极目杳冥，如堕重雾。呜呼，旅行遇雨，易断人魂，矧在舟中，矧舟行于茫无涯涘之太湖耶？此时狂风乱雨，挟舟而行，船身摇摇，颠播万状。风势逆且急，横拖倒曳而行，不知其自东自西，自南自北，舟人相顾失色。三尺布帆，旧且破矣，风乘其破处，极力扇打，一片呼呼声，若龙吟，若虎啸。而斯时之雨师，且含祢正平之怒气，以帆当鼓，乱敲狂击，作渔阳三挝，与风声相和，错杂入耳，恍然如八音之并奏。中流风势更颠，舟不能进，而荡益甚。俄闻砰然一声，即有一舟子呼曰："桅折矣！"又闻一舟子呼曰："速下帆！速下帆，毋缓，缓且覆。"帆既下，舟仍不定。雨花与浪花相激战，扑船首尾几遍。梦霞危坐舟中，不敢少动，盖一探首舱外，而彼无情之雨点，正待人迎面而击也。移时，舟子入舱言曰：风雨甚厉，波浪大恶，前无去路，

后无来舟，行不得也哥哥！”梦霞不应，但命其鼓勇前进，当倍其酬金。舟子叹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设前途有变，我等皆葬于江鱼腹中矣！”乃复冒险行。风头渐低，雨(两)脚尚健，欸乃一声，秋山无色。篷窗听雨，点点滴滴，好不闷杀人也。

带病遄征，中途又为风浪所困，倒卧舱中，心旌摇摇，不知身之在何处矣。船窗紧闭，雨珠时从窗隙中跳入，行装微被沾湿。风势既逆，水流更急，舟子二人，双橹齐举，冲波而鸣，声殊不柔。盖舟行甚迟，虽用力拨动，犹有倒挽九牛之势也。梦霞体已不支，心益焦急，既临流而惆怅，乃扣舷而成吟：

药缘不断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
只为相思几行字，又拚病骨斗西风。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云意若何。
两面船窗开不得，乱愁攒似乱山多。

烟水苍茫去路无，秋槎独泛客星孤。
人生离别真无限，风雨漂摇过太湖。

急雨飞来乱打篷，舵师失色浪山中。
不须更祝江神助，舟载离人例逆风。

由苏台赴锡，不越百里，今为风雨所阻，舟行竟日，计程尚未及半，行行重行行，时已薄黄昏矣。长天色死，古渡人稀，怅望前途，混茫一片。须臾进一港，断桥孤倚，老树交横。岸上渔舍栉比，炊烟四起，微闻人声，渔舟三四，泊于水滨，两三星火，直射水面，作磷光点点。舟子曰：“此大好系舟处矣！”舟既傍岸歇，舟子爇火作炊。时雨歇孤篷，月生远梦矣。梦霞

水，碧波如练，夜色绝佳。舟子饱后即眠，不脱蓑衣，酣然入不能遽睡，推篷而出，危坐船头，领略秋江夜景。时则一轮明月，照彻江干，雨后新霁，色倍澄鲜。隔溪渔笛，参差断续，其声幽咽，入耳而生愁，流萤几点，掩映于荇藻之旁，若与渔火争光者。梦霞对此可怜之夜景，不觉触动离思，潸然泪下，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慨，虽境地不同，寄情各别，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俯仰之余，口占一律，以抒悲感：

日暮扁舟何处依，云山回首已全非。流萤黏草秋先到，宿鸟惊人夜尚飞。寒觉露垂篷背重，静看月上树梢微。茫茫前路真如梦，万里沧波愿尽违。

月光之下，冷气袭人。微风起于苹末，砭肤欲栗。夜深矣，人静矣，梦霞以病后之躯，忍寒露坐，至此不可复耐，旋入舱睡，时渡头行柝，正连敲三下也。就枕后，觉衾寒似铁，瑟缩不能成寐。离乡之感，怀旧之意，均于此时奔赴脑际，无目不鳏，有身非蝶，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者，此夜之睡况庶几近之。至村鸡乱唱，一线曙光，自篷隙透入，始觅得睡魔，遽然化去。而舟子已于此时起，解缆行。时风势已转，大好扬帆，橹声咿哑，载梦而去。舟行良久，梦霞殊未觉。时未及午，已达目的地。泊既定，舟子呼梦霞醒，曰："至矣！"推枕而起，盥洗毕，摄衣登岸，命舟子荷装相随，径造崔氏庐。嘉宾贤主，相见欢然。重启旧舍，下榻其中。舟子得金，解维自去。崔父略询梦霞别后情状，有顷，出盛肴款客。午餐既竟，梦霞即独行赴校。

人来前度，秋闹今宵。梦霞一路行来，旧地重经，觉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热闹，迥异从前。十里彩棚，悬灯错落，红男绿女，点缀其间，笙歌隐隐，响遏云表。咄！此何为者？询之野老，云："每岁节届初秋，丰收可望，乡之人必联结秋

社，悬灯敬神，幸五谷之丰登，竭三日之诚敬，春祈秋报，惯例使然，今日乃第一日也。”梦霞闻言，虽笑乡人之迷信，然其不忘报本，犹存醇厚之风，含哺而嬉，如见太平之象，不先不后，适于我来校之初，逢兹佳节，眼福不浅哉。无何，行至校门，则见门首高悬国旗，红灯三四，荡漾簷前。乡人媚神，与学校何与？乃亦从而附和之，不其傎乎？然是乡风气未开，迷信未能破除，教育难于普及，不如是不足以取信于乡人，该校前途，将大受影响。梦霞任职半载，洞悉此种情弊，亦不为怪。既入校，先见李某，继见秦翁亦在，坐谈良久。知已于前日行开校礼，今日起放灯节假三日。秦翁邀梦霞至家中晚膳，有石痴书相示，李某约梦霞晚膳后同游灯市，梦霞两诺之。

征尘甫息，乐事偶逢。梦霞与李某，携手出门，同赴灯市。时则璧月初升，金风不起，行人杂沓，雅乐悠扬。顷刻间万灯齐放，灿若明星，照耀通衢如白昼。乡人虽朴陋，亦知出奇斗胜，竞巧争妍。灯之形式，种种不同，足炫游人之眼。时非元夜，地非锦城，而灯火之纷繁，人声之腾沸，亦居然有万丈光明，十分喜气。抛却无数金钱，付之一炬。乡人视之，亦不甚惜，则迷信之过也。两人环行一周，全市胜处，探索殆遍。偶至一处，露台之上，游女如云，鸿影翩翩，莺声呖呖，意必大家眷属也。梦霞偶一注目，衣香鬓影之间，仿佛有若梨娘者，掩映于灯光之下。时以李某在旁，不便驻足注视，过眼昙花，一现便无踪影。梦霞固神驰于台上之人，而无心征逐于游人队里，赏此秋灯矣。李某兴犹未阑，梦霞辞以倦，乃分道而归。

梦霞台上所见者，其果为梨娘乎？曰：是也。梨娘前得梦霞病讯，心电交驰。今闻其来，知其病已愈，而急欲一见以为慰。明知梦霞赴校后，晚间必为同人等邀往游观，故藉观灯为名，

倩妆偕鹏郎出，其实意不在于灯，而专盼夫意中人之来，得借其倾城之一顾也。方梦霞瞥见之时，正梨娘盼望之际，灯影与人影齐明，灯光与目光互射，昔人诗云："看灯兼看看灯人"，若两人此时之情，则不仅兼看之谓矣。梦霞回寓后，梨娘亦即乘舆归。盖既见君子，中心已慰，良宵美景，可让与一般行乐客作长夜游耳。夜阑人倦，梦霞犹不遽睡，拨灯拈管，赋诗数章，以记观灯情事：

寻乐追欢我未曾，强扶残病且携朋。
愁心受尽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灯。

繁华过眼早相忘，今日偏来热闹场。
不为意中人怅望，客窗我惯耐凄凉。

万灯一例放光明，逐队游人喜气迎。
满耳笙歌听不尽，谁知都作断肠声。

叮咛千万早登程，犹记当时别尔行。
盼到相逢难一语，最无聊是此时情。

韶华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景在秋宵，本无一刻千金之价值；人为病客，尤少及时行乐之精神。转瞬而三日之期，已悠然而逝，收拾繁华之景，依然寂寞之乡。从此梦霞，朝朝暮暮，理不清教育生涯；冷冷清清，尝不了相思滋味。在家卧病时，愁乱于丝，心急如火，眼盼征云，不知去路，魂随夜月，直到深闺。惘惘出门，皇皇就道，视家庭若传舍，以逆旅为安居，一若得为前度之刘郎，便可偿问津之夙愿者；洎乎旧游重历，回首一惊，苔碧叶丹，又易一番惨象；春风秋月，空教两度消魂。望美人兮何处，咫尺天涯，问相见以何时，等

闲秋半。梦霞冒险服猛药，病魔虽暂退避，病根实未划除，加以船头看月，又为风露所欺，到校后晨夕奔波，曾未稍事休养，未几而病态依然，药缘再结。幸疟势尚轻，两日中有一日可以强起，不欲旷课以贻误学童，日日扶病登坛，不堪其苦，而病且益深。梨娘不时遣鹏郎探询病状，欲为之医，梦霞却之，但嘱觅金鸡那粉。无如此药来自西土，乡中人鲜有知者，无以报命，则亦已耳。顾梨娘夙闻人言，久疟不愈，将成痨瘵，以是深为梦霞忧，遣鹏郎谓之曰："先生病若此，不医不药，将坐以待毙耶？此间无良医，不能治先生病，且乏人侍奉，重苦先生，吾母欲于明日买舟送先生归去，先生之意若何？"梦霞连摇其首曰："我不归，我不愿归，我当病死此间耳！"鹏郎闻言大悲，呜呜而泣。梦霞悔以重言惊孺子，乃慰之曰："鹏郎毋哭，我虽病，那便遽死？去语阿母，勿为我虑，我病行且愈矣，不必去去来来，多费一番跋涉也。"言已，更起书一纸交鹏郎，所书乃《病中吟》四首也：

用情深处尺难量，病中新秋瘦沈郎。
悔把当时肠尽断，而今欲断更无肠。

带病登坛漫讨论，胸前还渍泪双痕。
人生此苦谁禁得，口欲言时眼又昏。

鳏鱼照影梦难成，莫恨吟虫诉不清。
便使虫声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来渐不支，为伊憔悴至于斯。
西风落叶萧萧夜，恐是羁魂欲化时。

第十七章

魔　劫

好梦不成，奸谋忽中。彼苍者天，颠倒之，播弄之，离以苦之，病以困之，种种摧残，犹以为未足，特再加一恶魔，为之谗构其间，俾常处于千荆万棘中，不得一日宁贴，命宫磨蝎，而此悲痛之惨剧，且连续演出，靡有穷期，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以是知两人之结果，盖有难言者矣。梦霞养疴寓舍，犹间日一赴校，梨娘止之不可，乃代为之请假。李某时于课余之暇，来视梦霞，状至殷勤。梦霞平日与之冰炭，顾未尝形诸词色，一堂问答，虚作周旋，虽非深交，并无恶感。今者繁重之校课，彼一人服其劳，复偷得余闲，时来存问先生之无恙，梦霞于此，固当易其厌恶之心，为感激之私，谓此人亦多情者，前误以轻薄少年视之矣。然而奸人之交接，蓄其阴贼险狠之心，必饰以谦恭肫挚（摯）之行，虚示其诚，潜行其诈，发于人之所不觉。李某来而梦霞纳之，直不啻引狼入室，揖盗开门。一来再来，不数日而祸事起矣。

一日薄暮，李复来，梦霞方卧，移坐床前，琐琐作无谓谈。梦霞殊厌其唠叨，闭目不答，耳聒矣，而彼终无去意。鹏郎忽入，手持一物，状若缄札，大呼曰："先生，阿母……"梦霞大惊，急作咳嗽以止之，鹏郎急回首见李，乃不语。梦霞庄容谓鹏郎曰："汝年长矣，犹顽憨如许！此李先生，余之好友。

长者在前，作此狂呼跳踯之态，不令人笑汝为失教之儿耶？”鹏郎受责默然，双睛炯炯，目李不少瞬。梦霞复顾谓李曰：“是儿名鹏郎，舍亲之幼孙也。椿庭早萎，遗此孤雏。乃祖嘱余善督教之，今半稔矣。轻浮若此，适足以见余训导之无方耳。”李笑曰：“君言过矣。吾观鹏郎，貌聪慧而态活泼，佳儿也。”言时，鹏郎已将手中函乘间掷于枕旁，欲行不行之际，李某故作不见，欠伸而起曰：“日暝矣，吾其去休。霞君珍重，明晚当再来视君也。”又呼鹏郎曰：“鹏郎，同我至门外游耍去，勿在此扰先生清睡也。”言毕，牵其手与之俱出。

李挈鹏郎至门外，时斜阳一角，掩映林梢，倦还之归鸟，方载飞载止，扑速其故巢，长堤十里，暮色犹未深也。可怜之鹏郎，不知此时与彼同行之人，实为神奸巨慝，将以至剧烈之惨痛，加之于其母，顾与之携手出门，作嬉游之伴侣，此真危境也。两人且行且语。李先以不急之语询鹏郎曰：“汝读何书？先生待汝好否？”鹏郎一一具答。有顷，李忽止不行，陡谓鹏郎曰：“余思得一事问汝，汝勿诳余。”鹏郎请其说，李曰：“汝适间手中所持之书函，非汝母遣汝交与先生者乎？”鹏郎蓦闻是语，目瞪口呆，面色骤变为白，嫩弱之神经，若受非常之激刺者，良久乃答曰：“非也，是书乃自先生家中寄来者，母遣余携交先生耳。”李笑而不信。又问：“汝家几人？汝母何名？年几何矣？”鹏郎不悦曰：“先生琐琐问余家中事，意欲何为？余殊不愿闻也。黄昏已近，恐阿母盼望，余归矣。”言已，遽回首望家门而奔，李追呼之，去已远矣。李乃沿堤归，喃喃自语曰：“是儿狡哉，乃敢以謷言欺余。若其母与梦霞而果无关系者，则彼方持书而入狂呼阿母之时，书可以为人所共见，梦霞何为作嗽示意？后鹏郎突被余之诘问，忽露惊惶之状，噤不

能答，久之乃以家书对，是中之暖昧，不问可知，而是书之为其母所发，亦可断言。今既为余于无意中撞见，余必欲侦破其秘密，俾情妇奸夫，知余之手段。然侦探之手续，不能不以交欢鹏郎为入手办法，今日不得，则继以明日，明日不得，则继以后日，威胁之而无效，则以计诱之，不惧彼狡猾之孺子，不堕余之术中也！

自今伊始，崔氏之庐，无日不有李之踪迹，户限儿为之穿。以视疾为名，作秘密之间谍。来必或袖食物，或怀玩具，以饵鹏郎，以市爱于鹏郎。鹏郎虽狡，然髫龀之龄，知识究甚浅薄，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钱，购种种之食物玩具，以相饷者，实挟有别的欲望，且以李为真爱我，乐与之相处，颇切依依之态。李间以甘言诱之，鹏郎忘其所以，时竟以真消息相告。此实由于李之毒计，不得为鹏郎责，然两人之密事，实破坏于此小儿之口。爱河滚滚，情海茫茫，霎时间陡起绝大之风波。李既侦得其实，欲望已满，乃去而不复来。

梦霞静养若干时，困顿之精神，已稍稍复其常态。而彼多情之疟鬼，与梦霞朝夕不离者，至此乃知梦霞不可久相与处，若日与梦霞疏，不久将舍之而他适矣。梦霞以校课久旷，病体已苏，拟即趋赴讲坛，以补从前之缺。一日晨起，方披衣下床，忽馆僮奔入曰："有一舟子在外，言先生家中遣渠来载先生回去者，请先生速登舟，谓奉老夫人命，今日必须赶到也。"梦霞心窃骇，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急呼舟子入，舟子所述与僮言同。梦霞乃问之曰："汝来时，老夫人无恙乎？"曰："无恙。""家中人均无恙乎？"曰："均无恙。""然则因何事而急待余归乎？"曰："不知。老夫人于昨晚遣人来雇余舟，嘱余连夜鼓棹来此，但言明日能早载得先生归者，当倍偿汝之舟金，未

尝言及何事也。”梦霞大疑，然终莫测其所自。正筹思间，舟子已叠作无情之催促，势难免此一行矣。乃将案头乱稿，草草收拾。书二纸付僮，一以留别其主人，一则校中告假书也。时尚早，崔家人犹未起，馆僮送之出门，匆匆登舟去。

江神助风，舟行如矢，午鸡唱罢，便抵家门。梦霞急趋入见其母，母见之亦讶曰：“儿病已愈耶？胡昨晚接得汝函，谓病重欲归也？”梦霞茫然曰：“奇哉，儿并无此书，必赝鼎也。是何奸人，作此狡狯，使老母饱受虚惊耶？”索书阅之，字体殊艰涩，强摹梦霞笔迹，而时露其本态，则李生所为也。梦霞默念：“吾中奸贼之计矣！顾彼之作此，又欲何为？噫，吾知之矣！方余病时，彼日来视余，后忽绝迹，余初甚疑之，今发现此伪函，其心诚不可测也。或余之秘密，已为彼所侦悉，故设计遣余归，欲不利于梨娘耶？果尔则彼必更施诡计以赚梨娘，吾可怜之梨娘，将为奸人所蹂躏矣！”梦霞至此，几欲失声呼奈何。然终不能以心中所悬揣者，举以告母，则为谩以语之曰：“是书乃同事李君伪托，儿能识其字迹。渠与儿甚相得，曩见儿病躯未复，劝儿归，校课为儿代，儿未允，彼故为儿作书，俾以母命召儿，则儿不得不归耳。”母曰：“此亦良友之好意，不得谓之恶作剧。儿既归，姑暂事休息。吾视儿之容颜，固犹带数分病态也。”梦霞唯唯。

梦霞自此复家食矣。独居深念，颇难为怀，时取伪函反复审视之，探其用意所在。觉李之为人，实为小人之尤，与之相处半载，虽意见相左，尚未知其设心竟若是其险恶也。脱余之秘密而果为彼知者，彼能侦余，余不能侦彼，彼能陷余，余不能陷彼，养虎贻患，余断不容此恶魔，常扰余左右，而破余之好事也。石痴行时，曾以全校主持责余一人，余对于此校，实负

完全责任，余固有进退教员之权。李之人格，即此一书可以断定，小学中有此无道德之教师，亦非乡闾之福。去之去之，余决去之。为公乎？为私乎？固两得其所也。彼在余之掌握中，顾乃欲设计陷余，以自绝于余，恐余去之不速耶？但彼既赚余归，数日中难保无意外之变。以李谲诈多端，欲欺一荏弱之女子，固甚易易，梨娘危矣！彼非有心欲加毒于梨娘，何用此狡狯之伎俩？余不免为彼所愚，梨娘之堕其诡计，亦事之所必至。念至此，而梦霞之心，遂不能片刻宁，而怒而惧，而切齿，而惊心，意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举者，余誓不与之两立。思潮泛滥之际，恨不胁生双翼，飞飞直到窗前，一觇玉人之安否。而一念回旋，犹望事实或不如余之所料，李或尚未知余秘密，或知之而实未尝设心破坏，或梨娘灵心慧眼，能识破其奸谋，而不为所窘。然此万一之希望，实与事理不合，作如是想，聊以自慰则可，以为必中恐未也。方寸灵台，顷刻间翻云覆雨，极变幻之态。思绪愈紊，愈觉低徊欲绝，如坐针毡，如被芒刺。静处一室中，若有鬼魅现于前，虎狼蹑其后，觉一起一坐，一举一动，皆有非常之危险。忘餐废寝，终夜以思，长此以往者，不将成癫痫之疾耶？

次晨，梦霞方晨餐，邮使递一函至，接而视之，颜色倏变，手持书而颤。此奇异之函，何自而来？盖梨娘之通辞也。虽未开缄，已知其中消息，必恶无疑。乃急拆阅之，书辞录下：

> 君此行殊出意外，临行并无一言相示，虽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龙，而行踪之飘忽至于如此，岂恐妾将为臧仓之沮耶？顾去则去耳，吾家君非从此绝迹者，暂时归去，不久即当复来，何必以一纸空言，多作无聊之慰藉。抑君即欲通函，何不直接交于妾，而间接交之李某，倩彼作

寄书邮，此何事而可假手于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于人。彼李某为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窃窥君书之内容耶？妾实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纵不为己之名誉计，独不为妾之名节计乎？妾素谂君才大而心细，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轻率荒谬至此，岂骤患神经病耶？漆室遗嫠，心如古井，与君为文字之交，并无丝毫涉于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质神明。然纵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即以密札要我，一生名节，为君一封书扫地尽矣！不知君将何以处妾？且何以自处也？事已决裂，妾何能再觍颜人世！然窃有所疑者，以此书证之君平昔与妾之交际，如出两人，此中有无别情，或为邮差误投，或为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决。今无他言，惟盼君速来，以证明此事，而后再及其他。方寸已乱，书不成文，谨忍死以待行旌。

梦霞读既竟，不禁大讶：归来三四日，未尝一握管，何得有书交邮？是又必李所假托矣！彼竟出此毒计以陷梨娘，是乌可恕！梨娘为彼所欺，愤无可泄，憔悴孤花，又经此一番狂风暴雨，此时正不知作若何情状矣！彼书趣余行，则家中尚可片刻留耶？急袖书往见其母，谓“儿病躯已大好，欲回校供职矣。”母许之，遂行。

第十八章

对　泣

茫茫然归，皇皇而去。名花多难，祸根种自前生；秋雁无情，惊信飞来一纸。何物幺魔，捉弄人至此。席不暇暖，浃旬两度奔波；帆又高悬，多事这回破浪。斯时梦霞又在舟中矣。两岸青山，列队送征人远去。梦霞殊无恋别之情，但望仙风借便，霎时吹到蓬（逢）莱。秋水长天，碧云红树，一路烟波，正好大寻诗料，而梦霞对之，觉尽是恼人之景，心事匆匆，正似云山万垒，复杂萦绕于其间，纷乱不可名状，更不容着一点闲情，复何心作船头之凭眺耶？可恨江神作恶，偏靳此一帆风，双桨翻波，大有迟迟吾行之意。梦霞焦急欲死，不时探首窗外，觇舟行之速率，连声迫促舟子，意今日若误我行程，恐彼恶魔或更有狡计发生，梨娘能禁其几许蹂躏耶？

落日酣波，系船大好，梦霞已登岸矣。神情昏惘，如怀鬼胎，不知此来将演出何种惨剧。既至门前，反逡巡而不敢遽进，徘徊良久，暝色黝然矣。天寒日暮，乌能久作门外汉耶？乃放胆直入。鹏郎方在庭中叠石为戏，见梦霞，迎问曰："先生来矣！归去何事？临行胡再不谋？好教人盼煞也！"梦霞不答，挽之入室，卒然问曰："汝母安否？"鹏郎曰："先生去后之第三日，校中不知何人送一书至，秋儿接得以交吾母，吾母阅之，容色即大变，继而大哭，问之不答，与之食不食，状如惊悸失

魂者。我不知此一纸条儿，其中所言何事，而令吾母若此。今已两日夜未进勺水，此时恐尚在伏枕啜泣也。”梦霞曰：“汝速去告汝母，说我已来，勿多言也。”鹏郎诺而去。未几复来，授梦霞以寸简。受而展阅之，书语殊简略，仅“今夜人静后，当遣鹏儿导君一行”二语而已。

寒更三逗，明月一方。中庭有人，独步徬徨。旋绕回廊而西，而敲门，而入室。此时若有人从旁觇之，得毋曰：“彼其之子，必东墙宋玉，夜行多露，赴幽会于阳台者也。”梦霞何人，乃亦贸然出此暖昧之行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人之多言，宁独不畏？盖彼心含有无穷冤愤，急待申雪，蓄有绝大疑难，急待解决，受有无量惊怖，急待镇压，觉此行关系之重大，有什伯倍于一己之名誉者，毅然决然，冒险以行，更不遑作迟徊瞻顾之态矣。半载相思，一朝对面，灯前携手，帘底谈心，在理两人愉快之情，当必有十分满足者，然两人此次之会晤，以奸人为之介绍，双方皆具有万种悲愤郁勃，直无一点欢情乐意。梦霞悄然入室，梨娘方斜背银釭，低沉翠黛，以罗巾揾其泪痕，其神情之惨淡，颜色之憔悴，较前见时，又增加几分可怜之态。梦霞对之，几欲失声而泣。

灯心吐黑，人泪飞红。两人愿见之诚，若是其迫切者，至此乃相对不发一语。鹏郎偕梦霞来，即就寝，俄作一种极细弱之鼾声。此外则有壁上时计，摇摆叮当，时时震荡人之耳鼓。而梦霞重叠之心事，此时亦正一往一复，盘旋回绕于肠角，无一息停，与此时钟之摇摆声，作心理上无形之应答。三更四更天气，深邃幽寂境地，惟有两个愁颜，写照于不明不灭一粟灯光之下，有若死灰，不作黑狱观，亦当作夜台观矣。含泪互看者良久，梨娘时作微叹，终无一言，其意若深恨梦霞者。梦霞乃先以李

之奸谋为梨娘告，以明己之无罪。梨娘惊曰："如君言，君未尝有书寄余，且君之归亦为彼所卖，余与君皆堕入奸人之计中，余复何怨于君。然彼果何从而知我等之阴事，而播弄两人如婴儿耶？"梦霞答曰不知。梨娘略作沉吟，急猛省曰："否否，君言殊未然。彼固曾以君书之一纸交余，纸上之笔迹，实出自君手，余一见而能确认者也。"

言顷，解所佩紫囊，出一纸授梦霞，曰："阅之，此非君所书乎？纸上之诗，非君所作者乎？李虽奸猾，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学君之诗，竟尽窃君之真相也。"梦霞接而视之，乃大愕，曰："奇哉，有他纸乎？"梨娘曰："仅此耳。彼以此一纸来，言此外尚有函纸数页。余遣秋儿，向彼索取，故靳不与，谓此函关系重大，必亲交于受信人之手，否则宁存我处，以交还于寄信者。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书，此虽至卑贱之淫娃荡妇，亦知有所羞愧，余独何人，而能出此？余知彼之终不与余也，即亦不索。盖个中内容，已为奸人洞悉，此秘密函件，即尽丧其珍贵之价值。余不恨彼之无情，而惟怨君之不慎，致彼此名誉，决裂破坏于一朝。想后思前，惟有一死。顾怀疑而死，死不能甘，一块肉又复相累，故邮召君来，证明其事之虚实。余心碎矣，君复何言！"梨娘语时，含悲带愤，泪随声出，顷刻间怀满琼瑶，若梨花之战雨。梦霞泣然答曰："冤哉！卿以此事为果真耶？此纸实为余所手书，但诗非余作，且非书以寄卿者耳。余闲居无俚，辄喜弄笔，襟袖间常污墨渍。此纸乃余在校中课余时戏作，所录乃余友某君无题诗四律也。书后即已弃诸败簏，彼乃拾而藏之，即假此以欺我知己。当作此时，漫不经意，讵料此无聊之遣兴，即深种夫祸根。奸人设计之险毒，真有为人意想所不到者。一笔铸成大错，此亦余疏忽之咎，致

卿遭此奇辱，余实无以对卿矣。”梨娘乃如梦醒，拭泪言曰：“余固疑君决不至躁率若此，孰知其中竟有如许变幻！今已水落石出，则君复何罪，余复何怨？但终有所不解者，彼必先知两人之秘密，而后设计相欺，是果谁与之隙，又谁为之谍耶？”梦霞曰：“然，容余思之。”

俯首沉思者良久，忽憬然悟曰：“余忆之。方余病卧，彼日来视余，来时必与鹏郎戏，或携果饵以饷鹏郎，鹏郎因是乐就之，每晚必同至门外游散，余亦未之禁。后李忽一去绝迹，余固甚疑之。意者此数日中，鹏郎年幼无知，为彼以计诱，以言餂，或竟将秘密泄露其一二。彼既探得其情于小儿之口，遂思设计以相欺，故去而不来。余家中之伪书，即发现于三日之后。此中情节，固已灼然。余不意此无情之病魔，竟为引进奸人之导线，此可爱之鹏郎，竟为破坏好事之罪魁。要之皆由于余无知人之明，日与虎狼相处，而夷然坦然，一再不慎，酿此大祸。彼鹏郎固何知者，望卿恕此可怜之孤儿。”梨娘长叹曰：“余安忍责儿，余惟自疚。未亡人不能割情断爱，守节抚孤，虽未作琵琶之别抱，而已多瓜李之嫌疑，贻玷女界，辱没家声，亡者有知，乌能恕余！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责及彼所爱之儿，不益以重余之罪，更何以见余夫于地下乎！”梦霞闻言，心怦然惊。念梨娘既自怨，则己乌能不自愧？一念难安，如芒刺背，恍惚间如见梨娘之夫之魂，现形于灯光之下，怒目而相视；而鹏郎之鼾声，与梨娘之泣声，声声刺耳，益觉魂悸神伤，举动改其常度。天下最难安之事，生平最难处之境，实无有逾于此时者。既而曰：“余误卿，余误卿，愿卿恕余，并愿卿绝余，勿再恋恋于余，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结，还卿冰清玉洁之身，安卿慰死抚生之素，而余亦从此逝矣！”梨娘止泣言曰：

"霞郎霞郎，若意殆怨余乎？余言非怨君，幸君恕余。"梨娘泣；梦霞亦泣，曰："非也，余亦自怨耳。然两情至于如此，欲决撤也难矣。天乎无情，既合之矣，复多方以为之障碍，俾恶魔得遂其谋，后此之磨折，正未有穷期也！"继又作恨声曰："余与此贼，誓不两立，余必去此眼中钉，以免后来之再陷。"梨娘色变曰："是奚可者！是奚可者！君欲彼一人知之耶？抑欲使尽人皆知耶？彼既百计侦知余等之秘密，固决无能代余等守此秘密之德义，则此事之宣布，在彼一启唇一掉舌之间耳。君若不与之较，交以道，接以礼，一如平日，若不知此事也者，彼尚有人心，必受君之感化力，而生其愧悔之心，知侦人秘密之不当，因之终身钳口，以赎前愆；若必欲去之以泄愤，则彼之仇君将益深，谋君且益甚，是速祸也！君能远彼之身，岂能掩彼之口？恐教职甫解，而丑声已洋溢乎全邑矣！既少事前之防范，亦当为事后之弥缝，逞一朝之忿，其如后患何？"梦霞曰："善哉卿言，可谓能审事而虑祸者矣！然自兹以往，余亦不敢再作问津之想。惊弓孤鸟，怯王孙挟弹而来；漏网僵鱼，凛渔者执竿而伺。自问此心不怍，本非同汶汶之可污；无如有口难防，谁不恤悠悠之可畏？好事多磨，孽缘终挫，若再迷恋不舍，更不知将再历何种惨酷之魔劫。余纵不惜牺牲名誉，捐弃幸福，以易卿一点怜才之心，而实不忍再陷卿于苦恼之境，浼卿以不洁之名。嗟乎梨姊，夫复何言！从兹一别，后会无期。然言犹在耳，誓岂忘心？卿固饮泣终身，余亦孤栖毕世。今生缘了，来世期长。余当先驱狐狸于地下，而俟卿于黄泉碧落间耳。"言已，喉哽气促，铅泪疾泻。复忍痛口占四绝，吟声杂以哭声，巫峡哀猿，亦无此凄楚也：

金钗已断两难全，到底天公不见怜，

我更何心爱良夜，从今怕见月团圆。

烦恼重生总为情，何难一死报卿卿。
只愁死尚衔孤愤，身死吾心终未明。

诗呈六十有余篇，速付无情火里捐。
遗迹今生收拾尽，不须更惹后人怜。

望卿珍重莫长嗟，来世姻缘定不差。
死后冤魂双不得，冢前休种并头花。

梦霞吟毕，涕不可抑，梨娘亦掩面悲啼，数声鸣咽，如子野之闻歌；四目模糊，作楚囚之相对。斯时一粟之灯晕，两面为泪花所障，光明渐减，室中之景象，呈极端之愁惨，儿有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之概。相思味苦，不道相逢更苦。受尽万种凄凉，只博一场痛哭。冤哉冤哉，若合若离，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有若是之迷离变幻者！此情此景，旁观者为之酸鼻，当局者能不椎心？有顷，梦霞悄然起，剔已残之釭焰，索纸笔更赋四律。心中苦痛，难以言宣，聊以诗泄。这回相见，舍此更别无可述者矣。

秋风一棹独来迟，情既称奇祸更奇。十日离愁难笔诉，三更噩梦有灯知。新词轻铸九州错，旧事旋翻一局棋。滚滚爱河波浪恶，可堪画饼不充饥。

一声哀雁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归枕畔，正卿双泪落灯前。云山渺渺书难到，风雨潇潇人不眠。知尔隔江频问讯，连朝数遍往来船。

卿是飘萍我断蓬，一般都是可怜虫。惊弓孤鸟魂难

定，射影含沙计刷工。北雁无情羁尺素，东风有意虐残红。误他消息无穷恨，只悔归途去太匆。

风入深林无静柯，十分秋向恨中过。情场自古飘零易，人事于今变幻多。岂是浮云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割臂盟终在，未许焚香忏尔魔。

浪浪清泪，上纸不知。测测残宵，为时已促。梦霞掷笔长叹，梨娘徐取阅之，啼珠又狼藉于纸上，呜咽而言曰："君何哀思之深也！余何人斯，能闻斯语？君所以致此者，皆薄命人之相累，然君亦未免用情失当。余不愿君之沉迷不悟，更安忍君之茕独无依？筠姑姻事若何矣？此余所以报君者也。即君不顾，余亦必强为撮合，以了余之心事。鹏儿年稚，此后得君提挈，免坠箕裘，则又君所以报余者，君知余今所以衔冤饮恨忍辱偷生者，只为此一块肉耳。"梦霞曰："容缓图之。俟石痴归，当倩之作冰。然此殊为多事，虽勉从卿命，实大违余心。余已自误而误卿矣，何为而再误他人耶？"梨娘曰："君以此为多事，则君与余之交际，不更多事耶？事已至此，君复奚辞？余深祝君之种恶因而收良果也。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将明矣，君宜速去，此间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泰西《罗米亚》名剧中"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数语，促梦霞行。梦霞不能复恋，珍重一声，惨然遽别。

第十九章

秋　心

黄叶声多，苍苔色死。海棠开后，鸿雁来时。雨雨风风，催遍几番秋信；凄凄切切，送来一片秋声。秋馆空空，秋燕已为秋客；秋窗寂寂，秋虫偏恼秋魂。秋色荒凉，秋容惨淡，秋情绵邈，秋兴阑珊。此日秋闺，独寻秋梦；何时秋月，双照秋人？秋愁叠叠，并为秋恨绵绵；秋景匆匆，恼煞秋期负负。尽无限风光到眼，阿侬总觉魂销；最难堪节序催人，客子能无感集？盖此时去中秋，已无十日矣。梦霞自经此番风浪，心经大受震荡。念两人历尽苦辛，适为奸人播弄之资，愤激莫可名状。继复念我与梨娘，爱情之热度，虽称达于极点，然惟于纸上传情，愁边问讯，时藉管城即墨，间接通其款曲已耳。半稔光阴，积得相思几许，蓄之既久，望之愈远，久欲叩香阁，拜妆台，将我缠绵复杂之情思，对我心爱之玉人，一一倾倒而出之，虽死亦无所恨。而格于内外之嫌疑，束于礼法之防范，彼固不肯逾闲，我亦难于启齿，徒有怜声爱影之私，终无携手并肩之分。几世几生，才能修到；一颦一笑，迄未曾亲。独自追思，只剩千行锦字，无多残泪，难销半幅罗巾。今者宵小从身旁窃发，祸星自天外飞来，恐怖颠连，一时同陷于至难堪之境，然得藉为绍介，与素心人谈衷竟夕，前之不能希望于万一者，今竟居然如愿，奸人之毒计，适足玉成好事，虽云不幸，

亦差堪自慰矣。梦霞此时，对于李之恶感，已尽消释于无形。梨娘曾以后患之宜防，谆谆以勿与李较为嘱，梦霞固深佩其虑事之周密，而自悔其一时之卤莽也。次日赴校，与李相见，周旋晋接，曾不稍异于曩昔。李突见梦霞来，容色甚张皇失措。继见梦霞无异言，更觉面红耳赤，口噤目瞪。此盖良心之发现，新机之萌动。人虽至狡极恶，倾陷他人，无所不至，而受其害者，唾面自干，一切不与之较，未有不息其邪念、生其悔心者。至诚可格豚鱼，李虽冥顽，究非豚鱼可比，以梦霞相待之诚，益露跼蹐不安之态。嗣后枭獍之心，已为梦霞所感化，尽心教职，不问他事，反觉温文尔雅，一改从前躁率多言之故态，从此不敢再溷乃公事矣。

大凡人于爱情热结之时，横遇恶魔之阻挠，此恶魔之来，仅能破坏爱情之外部，不能破坏爱情之内部，其最后之效力，适足以增加爱情之热度，以所得者偿其所失而有余。梦霞与梨娘相见之后，证明双方之误会，益叹人情蜀道，深险难测。以最亲之同事者，而今竟太行起于面前矣，又何怪知己之难得，情感之难言也！侧身天地，独立苍茫，觉世之最爱我者，惟彼九京之死父，与五旬之老母，千里之阿兄。舍此而外，则惟彼可敬爱之梨娘，与我有生死难忘之关系。惊怖之余，万叠情丝，益紊乱而不可收拾。不恨李某之无情，惟怨天公之善妒。念后来之魔劫重重，不可穷诘，则觉心灰意冷，万千之欲爱都消。固不如大家撒手，斩断葛藤，悟彻情天，拨开情障，力于苦海中猛翻一筋斗。能如是乎，岂不甚善？然一念及来生之会合难期，今生之希望未绝，一场幻梦，终未分明，便尔决裂一朝，关系断绝，心实有所难甘，情实有所难解。碧翁何心，专以弄人为能事，不使之不遇，却不使之早遇，不使之常离，复不使

之遽合，俾两情同陷于梦想颠倒迷离惝恍之域，永远不能解决。天乎天乎！搔首问之而无语，虔心祷之而无灵。愤念至此，殊欲拔剑而起，与酷虐之天公一战，明知战必不胜，则惟有以死继之。天心虽至渺茫，人情虽至变幻，极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自此之后，梦霞更深种一层病根，厚缚一重情网，不得生为鸾凤，终当死作鸳鸯，一念之坚，奋全力以持之矣。

四时之佳景难穷，一生之行乐有限。人之境遇，各不相谋，故所感亦不能一致。上之则关于天下国家之大，下之则极于饮食男女之恋，感之浅深，至不齐也，而莫不因时以为之消长。夫四时之景，各有佳处，大块文章，时或极其绚烂，时或趋于平淡，形形色色，无不并臻其妙，皆足以娱悦吾人之耳目，愉快吾人之性情，此天然行乐之资，乃造物之独厚于吾人者也。然吾人之对之者，悲欢哀乐之表示，或因人而参差，或随时而变易，大抵欢乐者少，而悲哀者多，欢乐之时少，而悲哀之时多。四时景物，其绚烂平淡两相对照者，为春为秋。吾人于其间表示其悲欢哀乐之情，以时序上之反映，为心理上之反映。然在无愁者视之，则秋色荒凉，虽不抵春光明媚，而青山红树，淡白疏黄，触于眼帘者，又别有一种可爱之处，未必人人对西风而陨涕，望衰草而伤神也。伤心者视之，则良辰美景，亦具悲观，旅馆寒宵，更多苦趣。人以客而情孤，时值秋而肠断。以别有怀抱之梦霞，际此伤心时节，更觉闲愁满眼，不招自来，如醉如痴，无以自遣。而天公狡狯，更于此时大布其肃杀之令，倏变其阴晴之态，有时晴光淡丽，秋色宜人，有时阴霾掩日，冷气袭人。庭树因风，萧疏作响，墙花偎露，憔悴泥人。一日之间，荣悴不常，炎凉互易，若为浮世人情作绝妙之写照者。举头一望，半天惨淡，回眸四瞩，万态萧森。梦霞

何人，伤心曷极，课罢之后，时往舍后散步。则见夫烟消山瘦，日落草枯，旷野无人，寒风砭骨，一片零落萧条之景象，触于目而不堪，感于心而欲绝。而溪边残柳数株，风情销歇，剩有黄瘦之枯条，摇曳于斜阳影里，上有归鸦几个，哑哑似送行人。地不必白门，人不必张绪，因时兴感，睹物伤怀，身世之悲，古今一例。多情如梦霞，能不抚树低徊，而兴"树犹如此"之叹哉？

天寒日暮，独步徘徊。樵叟牧童，亦俱绝迹于原野，惟有饥鹰欲下而盘旋，毚兔见人而惊窜。听溪水潺潺，似为伤心人细诉不平之恨。仰视山容，暗淡若死，愁云叠叠，笼罩其巅。历此境也，几如身入黄沙大漠间，凛冽之气，着肤欲栗，危惨之象，到眼欲眩。抟抟大地，寥阔无垠，渺渺一身，苍茫独立。徙倚无聊，天涯目断，一点秋心，更无着处。辄临风而洒泪，更悲吟以寄怀：

明日黄花蝶可怜，西园梦冷雁来天。
知伊尚为寻芳至，瘦怯秋风舞不前。

鸿雁谁教南北飞，杜鹃枉说不如归。
只今剩有伤秋泪，依旧浪浪满客衣。

两三宿鹭点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
开到并头真妒绝，芙蓉原是断肠花。

寒风瑟瑟动高楼，极目斜阳天正秋。
独立独行人莫会，更从旧地得新愁。

萧萧落叶掩重门，断送秋光暮气昏。
芳草斜阳终古在，天涯犹有未销魂。

镜里浮花梦里身，烟霞不似昔年春。
锦城不少闲花柳，从此风光属别人。

吟声凄越，山鬼和泣。雁过中天，迟徊而不敢遽度。倦飞之归鸟，亦正相与扑簌作新枝之投。黄昏将迫，景象益惨，凛乎其不可留也。旋掩双扉，不遽入室，踯躅于庭阶之畔。时一钩新月，已上檐梢，庭中木笔梨花，各剩枯枝败叶，对月婆娑，若互相吊者。而注目假山石畔，则更见荒冢草黄，断碑藓紫，地下花魂，何时才醒？梦霞至此，不禁悲从中来，清泪夺眶而出，径趋冢前，尽情一哭。盖梦霞自葬花之后，不啻开辟一断肠之境界，每至极伤心之时，辄赴其处，抚坟一恸以为常。彼日以万斛如泉之情泪，着力培溉此已死之花，且曰："花魂有知，则精诚所聚，将来此冢上必挺生一至奇异之花，以发泄此郁久难消之气。"呜呼，此可以喻其痴矣！

吾书今须述梨娘矣。女子之神经，每较男子为薄弱，不能多受猛烈之激刺。梨娘以兰心蕙质之慧姝，为柏操霜节之嫠妇，开东阁门，坐西阁床，艳情绮思，早等诸泡影昙花，消亡殆尽，自怜赋命之穷，敢作白头之叹？而翁虽老迈，尚多矍铄之精神，子未成人，应尽抚育之责任，凡百家政，惟彼一人是赖，以纤纤之手，支撑此衰落之门庭，其困苦艰难之状况，梨娘独喻之，亲友之知者，亦共谅之。平居无恙时，固已戚戚然无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岁月矣；乃天遣孽缘凑合，更教魔鬼摧残，一缕柔情，复作死灰之再热，而千百种之烦恼，无量数之惊怖，均于以连续发生；今更于意外受此绝大之刺激，狂风暴

雨，阵阵逼人，其脑筋之震动，心旌之荡漾，真有为生平所未曾经过者。既悲身世之颠连，复痛名节之丧失，悔恨交加，死生莫择。欲生则几重孽障，厄我何堪；欲死则六尺遗孤，累人已甚。将前尘后事，往复思量，一寸芳心，能不凄然欲绝？方其以简招梦霞往也，本有与梦霞决绝之心；及梦霞辨明此事之误会，觉彼之待我，悉出真情，怨恨之心，旋付诸九霄云外。嗣后独处深闺，神情益惘，一念欲抛撇之，一念又复萦绕之，思绪愈纷而愈歧，情丝愈撩而愈乱。当梦霞临风兴叹之时，正梨娘独坐长吁之际。对此满庭秋色，无一不足为断肠之资料。珠帘不卷，翠袖生寒，一丝残泪，时阁腮边。若到黄昏，更无聊赖，对灯花而不语，借湘管以贡愁。诗曰：

西风吹冷簟，团扇尚徘徊。寂寞黄花晚，秋深一蝶来。玉钩上新月，照见暗墙苔。为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

第二十章

噩　梦

荻穗如绵，蕉心渐裂，风物江南，残秋尽矣。古人云："客子斗身强"，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强健耳。梦霞第三次来校后，虽断药缘，尚余病意，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固不能如黄花傍秋而有精神也。流光如矢，羁绪如麻，独客他乡，况味至苦，瞭望征云，来鸿绝影。梦霞于是念及夫老母，未谂秋来眠食何如？更念及夫大暑中与剑青一番联袂，而病魔扰扰，未竟欢情，嗣复南辕北辙，各不相顾，地角天涯，寄书不达，忽焉而豆棚月冷，中秋届矣，忽焉而菊篱霜绽，重阳近矣，一回首间，遽有今昔之感，不必谓志士之光阴短，而劳人之岁月长也。更念石痴浮云一别，滞雨三秋，酒分诗情，一齐搁起，遥望故人，海天缥缈，于秋初由其父转达一书，略知踪迹，我亦裂素写意，屡寄殷勤，迄今荷净菊残，橙黄橘绿，亦复鳞沉羽断，消息如瓶。每当半窗残月，一粟寒灯，听征雁一声，则梦魂飞越万水千山，形离神接，醉吟之暇，寤寐之间，言论丰采，犹可想见。诵"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之句，每为之愀然不乐，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又未尝不爽然自失也。盖梦霞自谓舍梨娘外，惟石痴可为第二知己，故岑寂之中，思之綦切。然其相思之主点，固别有在，此不过连类及之耳。飘摇客土，煞甚凄凉，更为情人，几回肠断。况日来风

伯雨师，大行其政，淅淅沥沥之声，时于酒后灯前，喧扰于愁人耳畔。鹏郎于此时又沾微恙，已数日不能上学，挑灯独坐，益复无聊。风高雁急，长夜漫漫，一枕清愁，十分满足。拥衾不寐，时复苦吟，将复杂之情思，缠绵之哀怨，一一写之于诗，两旬之间，积稿已不止（至）盈寸。兹择录其《感赋》八章于左：

秋娘瘦尽旧腰支，恨满扬州杜牧之。不死更无愁尽日，独眠况是夜长时。霜欺篱菊犹余艳，露冷江蘋有所思。暗淡生涯谁与共，一瓯苦茗一瓢诗。

爱到清才自不同，问渠何事入尘中？白杨暮雨悲秋旅，黄叶西风怨恼公。鸳梦分飞情自合，蛾眉谣诼恨难穷。晚芳零落无人惜，欲叫天阍路不通。

相逢迟我十余年，破镜无从得再圆。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怜。将枯井水波难起，已死炉灰火尚然。苦海无边求解脱，愈经颠播愈缠绵。

好句飞来似碎琼，一吟一哭一伤情。何堪沦落偏逢我，到底聪明是误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阳犹得暂时明。才人走卒真堪叹，此恨千秋总未平。

说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无恋，卿有孤儿尚可安。天意如何推岂得，人生到此死俱难。双栖要有双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弹。

对镜终疑我未真，蹉跎客梦逐黄尘。江湖无赖二分月，环珮空留一刻春。恨满世间无剑侠，才倾海内枉词人。知音此后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今古飘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欢。自来艳福修非易，一入情关出总难。五夜杜鹃枝尽老，千年精卫海须干。愧

无智慧除烦恼，闲诵南华悟达观。

死死生生亦太痴，人间天上永相期。眼前鸿雪缘堪证，梦里巫云迹可疑。已逝年华天不管，未来欢笑我何知。美人终古埋黄土，记取韩凭化蝶时。

风雨撼窗，鸡鸣不已。梦霞方披衣而起，觉有一丝冷气，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肤起粟。乃起而环行室中数周，据案兀坐，悄然若有所思。所思维何？思夫梦境之离奇也。畴昔之夜，风雨潇潇，梦霞独对孤灯，兀自愁闷，阅《长生殿》传奇一卷。时雨声阵阵，敲窗成韵，夜寒骤加，不耐久坐。乃废书就枕，蒙首衾中，以待睡魔。而窗外风雨更厉，点点滴滴，一声声沁入愁心。益觉乡思羁怀，百端枨触，鱼目常开，蝶魂难觅。正辗侧无聊之际，忽闻枕畔有人呼曰："起起，汝欲见意中人乎？"梦霞曰："甚愿。"随所往，至一处，流水一湾，幽花乍开，粉墙围日，帘影垂地，回顾则同来人已失。阴念此不知谁家绣闼，颇涉疑惧。徘徊间，见帘罅忽露半面，则一似曾相识之美人也，见梦霞，含笑问曰："君来耶？君意中人尚未至，盍入室少待？"梦霞乃掀帘而进，美人款接殊殷勤，室无他人。既而絮絮不休，顿厌其烦，夺门而遁。既出，已非来路，平原旷野，方向莫辨。觉背后有人，追逐甚急，欲奔而两足瘫软，不能进，窘甚。忽望见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步履蹇缓，状类梨娘，急大呼"梨姊救我！"即觉健步如飞，刹那间已追及，细视之，真梨娘也。时梦霞气咻咻而汗涔涔矣，因同据道旁大石上小憩，大喜贺曰："好了好了，今可脱离虎口矣。"言顷，旋觉身摇摇若无所主，同坐之大石已不见，茫茫大海，一望无际，两人同在一叶舟中，樯倾楫摧，波浪大作，梨娘已惊惧无人色。梦霞见有断篙半截在手，立船头慢慢撑之，一失足堕入

海中。大惊而号，则身在藤床，残灯荧然，映入帐里，衾冷于冰，为惊汗层层湿透，窗外风声雨声，闹成一片，犹恍惚如在惊涛骇浪中也。

梦去影留，历历在目，惊魂乍定，暗泪旋流。此夜梦霞不复能寐，无情风雨，伴此愁眠，惟有伏枕耸寒，拥衾待旦而已。夫梦者，心理造成之幻境也。心里上先虚构一幻象，睡梦中乃实现此幻境。其心清净者，其梦不惊，故曰至人无梦，以梦霞近日之心理，正如有千百团乱丝，回环萦绕于其际，紊乱复杂，至难名状。忽而喜，忽而忧，忽而悟，忽而迷，刹那之间，心理上叠呈无穷之幻象，宜其夜睡不安，有此妖梦也。是梦也，至奇至幻，梦霞既以心理造成之，可以假亦可以真。试以梦境，征诸实事，而预推两人后来之结局，苦海同沉，不必有是事，固已不能逃此劫矣。然则此幻境之实现于梦霞之梦中，可以为目前怨绿啼红锁愁埋恨之证，即可以为异日鸟啼花谢月落人亡之券。心能造境，果必随因。梦霞寂寂追思，茫茫后顾，而决此梦之必非佳兆，能不魂销残雨，泪咽寒宵？正不必谓梦霞亦殉愚夫之迷信，而诮曰妖梦是践也。

终风苦雨，不解开晴。客馆愁孤，形影相吊。断梦留痕，亦如风片雨丝，零零落落，黏着心头，不能遽就消灭。以多情之公子，为说梦之痴人，乘休业之星期，寄诉愁之花片，梦霞乃以梦中所历，一一宣诸毫端，为梨娘告，更书两绝句以记其事：

分明噩梦是同沉，骇浪惊涛万丈深。
竟不回头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寻？

一念能坚事不难，情奢肯遣旧盟寒？
可怜万劫茫茫里，沧海干时泪不干。

梨娘得书，亦窃叹梦境之奇。其梦耶？其真耶？以为梦则真亦何尝非梦，以为真则梦亦何必非真。情缘草草，孽债重重。无论天公之见怜与否，姻事之能成与否，两人总属情多缘少，神合形离。生惟填恨，冤沉碧海之禽；死不甘心，魂化青陵之蝶。嗟嗟，钗断今生，琴焚此夕，热泪犹多，痴心未绝。此梦也，幻梦也，实警梦也，可以警梦霞，亦可以警梨娘，且可以警情天恨海中恒河沙数之痴男怨女。惜乎其沉迷不悟，生死轻拚，虽有十百之警梦，曾不足以惊醒其万一。明知希望已绝，不肯回头；纵教会合綦难，还思见面。是可痛矣，岂不惜哉！此时梨娘心旌摇曳，恍如身入梦境，与梦霞同飘荡于大海之中。长叹一声，泪珠万颗，支颐不语，半晌而和作成矣：

凄风苦雨夜沉沉，魂魄追随入海深。

不料一沉人不醒，翻身还向梦中寻。

金石心坚会合难，残宵我累客生寒。

重重魔障重重劫，泪到干时血不干。

低头吟就，和泪书成，唤秋儿密交于梦霞，盖鹏郎方病，不能殷勤作青鸟使也。秋儿去良久，比回，则又携得梦霞诗至：

积得相思几寸深，风风雨雨到而今。诗惟写怨应同瘦，酒为排愁只独斟。五夜梦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锦鞋心。欢场不信多奇险，便到黄泉也愿寻。

心如梅子溅奇酸，愁似抽丝有万端。苦我此怀难自解，闻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谁教生前种，痴恨无从死后宽。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问温寒。

梨娘复依韵和之曰：

频添绒札达情深，冷隔欢踪直到今。怨句不辞千遍诵，

浊醪谁劝满杯斟。青衫又湿伤春泪，碧海常悬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个中寻。

苦吟一字一心酸，误却毫端误万端。月魄不圆人尚望，雨声欲碎梦难安。恩深真觉江河浅，情窄那知宇宙宽。我更近来成懒病，和郎诗句怕凝寒。

第二十一章

证　婚

意外奇缘，梦中幻剧，印两番之鸿爪，证百岁之鸳盟。梦霞与梨娘，既不能断绝关系，则梦霞与筠倩，自必生连带关系。而两人之婚事，梨娘既极力主张，梦霞应守服从主义。在梦霞心中，虽抱极端之反对，亦不能不勉为承顺，藉慰知己者之心。梨娘之所以对梦霞者仅此，梦霞之所以对梨娘亦仅此，然两人皆各自为计，皆互为其相知者计，而于筠倩一生之悲欢哀乐，实未暇稍一念及。记者观于筠倩终身之局，有足为之深悲而慨叹者，故今述至"证婚"一章，不能不于两人无微词也。

梦霞与筠倩，绝无关系者也。无端而有证婚之举，主动者梨娘也，被动者梦霞也，陷于坑阱之中，为他人作嫁者，筠倩也，而介于三者之间，以局外人为间接之介绍，玉汝于成者，其人非他，则秦石痴是也。当梨娘筹得此李代桃僵之计，固以解脱一身之牵累，保全梦霞之幸福，然为筠倩计，得婿如此，亦可无恨，故虽梦霞容有不愿，亦必用强制手段，以成就此大好姻缘。孰知梦霞已抱定宗旨，至死不变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大凡人之富于爱情者，其情既专属于一人，断不能再分属于他人。梨娘已得梦霞矣，梦霞乌能再得筠倩？梨娘之意，以为事成则三人皆得其所，不知此事不成，则两人为并命之鸳禽，筠倩为自由之雏凤；事若成，则离恨天

中，又须为筠倩添一席地矣！梦霞固深冀其事之决裂，得以保全筠倩，而恐伤梨娘，一时难以拒绝，曾赋诗以见意，其句曰："谁识良姻（烟）是恶姻，好花不放别枝春。薄情夫婿终相弃，不是梁鸿案下人。"梨娘自受奸人播弄以后，心灰情死，而谋所以对付梦霞者，益觉寸肠辗转，日夜热结于中，几有不容少待之势，以函催梦霞者，不知若干次。梦霞无如何，惟以"石痴未归，斧柯莫假"二语，为暂缓之计。无何而岭上梅开，报到一枝春信，石痴有书致梦霞，谓阴历十月，已届年假之期，考试事竣，便当负笈归来，一探绮窗消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凭驿使，报告故人。嘻，石痴归矣！梦霞之难关至矣！石痴早归一日，则姻事早成一日。此一纸露布，直可以筠倩之生死册籍视之。

沧海客归，东窗事发。石痴者，梦霞之第二知己也，倾盖三月，便赋河梁（粱）之句。梅花岭树，遥隔浩然，朗月清风，辄思元度。相知如两人，相违已半稔。秋水伊人之叹，屋梁落月之思，与时俱集，亦易地皆然矣。今者归期已定，良觌非遥，片纸才飞，吟鞭便起。夕阳衰草，忽归南浦之帆；夜雨巴山，再剪西窗之烛。在石痴固不胜快慰，在梦霞当若何欢迎乎？然而理想竟有与事实绝对相反者，梦霞闻石痴归，固并不表欢迎之意，而转望其三宿出昼，姗姗来迟也。非梦霞对待知己之诚较前遽形淡薄，至不愿与之相见，盖石痴归来，与薄命之筠倩，有绝大之关系，行将以海外客作冰上人，虚悬待决之姻事，从此成为不磨之铁案矣！

我书至此，知阅者必有所惑。何惑乎？则曰，梦霞对于姻事，究持若何之态度？愿乎不愿乎？其愿也，则两意相同，撮合至易，幸冰人之自至，便玉镜以飞来，朝咏好逑之什，夕占

归妹之爻，斩断私情之纠葛，即与筠倩正式结婚，事亦大佳，何必假惺惺作态？如其不愿，则结婚自由，父母且不能禁制，梨娘何人，能以强迫手段，施之梦霞？承诺与否，主权在我，拒绝之可矣，何为而模棱两可，优柔寡断，既不能抛却梨娘，复不能放过筠倩，聚九州铁，铸一大错？昏瞆哉梦霞，其存一箭双雕之想，而竟忍欺人孤儿寡妇，以谋一己之幸福乎？则其人格亦太低矣。斯言也，以之质问梦霞，当噤口不能答一辞。然人有恒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矧事涉爱情之作用，尤具绝大之魔力，足以失人自主之权。梦霞恋恋于梨娘，未尝不自知其逾分，而情之所钟，不能自制。即易地以观，梨娘亦何独不然？梨娘不能绝梦霞，故必欲主张姻事，梦霞亦不能忘梨娘，故不能拒绝姻事。而一念及筠倩之无辜被陷，心中亦有难安者。明知事成之后，惟一无二之爱情，决不能移注于筠倩，故当此将成未成之际，情与心讼，忧与喜并，显示依违迟疑之态度。梦霞之误，误在前此之妄用其情。既一再妄用，百折不回，有此牵连不解之现象，则与筠倩结婚，即为必经之手续，莫逃之公案。而此时石痴既归，更有一会逢其适之事，足以促姻事之速成者，则同时筠倩亦于校中请假，一棹自鹅湖归也。

鸳鸯簿上，错注姓名，燕子楼中，久虚位置。以人生第一吃紧事，将次发表之际，而主人翁与介绍者，尚处于闷葫芦中，懵无一点知觉。此时之怀忧莫释、身处万难之局者，惟梦霞一人。梨娘得石痴归耗，喜此事之得以早日成就，了却一桩心事，谆谆函嘱梦霞，待石痴来，即与之道及，踵门求婚，事无有不遂者。梨娘固未知梦霞此时忧疑交迫之状态，更作此无情之书以督促之。梦霞阅之，惟有默然无语，愁锁双眉，废寝忘餐，一筹莫展而已。而远隔千里之剑青，北雁南鸿，消息久

如瓶井，忽地亦有鱼缄颁到。其内容则问候起居外，终幅皆谈姻事，情词密切，问讯殷勤。其结尾则曰："事成速以好音见示，慰我悬悬。"咦，异哉！石痴归而筠倩亦归，梨娘之书方至，剑青之函又来，同时凑趣，各方面若均经预约者。四面楚歌之梦霞，受多数之压迫，几于无地自容，茫茫四顾，恨天地之窄矣。

石痴既归之次日，即来校与梦霞叙旧。知己久违，相见时自有一番情话。石痴先询梦霞以别后状况，梦霞一一置答。有间，拊掌谈瀛岛事，口吻翕翕，若决江河，滔滔不竭，青年气概，大是不凡。而梦霞有事在心，入耳恍如梦寐，此慷慨淋漓之一席话，乃竟等于东风之吹马耳。曩者地角天涯，睽违两地，怀思之苦，彼此同之，一旦握手周旋，共倾积愫，促膝斗室，絮絮谈别后事，其情味之浓厚可知，而顾冷淡若是欤？

两人闭户长谈，石痴兴甚豪，将东游始末，从头细述，语刺刺不可骤止，自晨以迄于午，不觉花影之频移也。梦霞意殊落落，如泥人，如木偶，闻言不置可否，亦不加诘问，惟连声诺诺而已。石痴当高谈雄辩之时，未暇留神细察，既而亦觉有异。念平日梦霞为人，豪放可喜，曩者朝夕过从，诙谐调笑，无所不至，形迹之间，脱略已尽，今者久别重逢，晤言一室之内，两人固当各表十分美满之欢情，以补半载荒疏之密谊，乃观梦霞，竟骤改其故度，此则口讲指画，逸兴遄飞，彼则疾首蹙頞，神情萧索，周旋应接之间，若尽出于强致，绝无一毫活泼之态，意者其心中必蓄一大疑难之事，神经失其效用，现此忧愁忧思之象乎？石痴此时，注视梦霞之容色，默揣梦霞之心理，反觉一块疑团，不能打破，思以言探之。梦霞见石痴语忽中断，双目炯炯，注射不少瞬，若已知石痴之意，乃强作欢笑

以自掩饰。石痴愈疑，不能复耐，起谓梦霞曰："察君神情，黯然若不胜其忧者，有何烦恼，憔悴若此？"梦霞闻言，益露踢蹐态，惟假词以支吾而已。石痴笑曰："君何中心藏之，讳莫如深也！我虽无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君纵不肯语我，而君颜色之惨淡，意兴之索莫，已不啻为君心理之代表。吾辈相知，忧乐要期相共，请君明白宣示，何事怀疑不决，倘能助君一臂者，余必力任之。"梦霞叹曰："感君诚意，弟心滋愧。此事终难秘君，因事涉暧昧，碍难启齿，是以少费踌躇。孰知个里神情，已为明眼人参透，不敢再以譬言欺我知己矣。但此事不足为外人道，今愿与君约，言出我口，入于君耳，我不秘君，君不可不为我秘。不然，我宁有苦自咽，不愿以他人宝贵之名誉，易我一人独享之幸福也。"石痴愤然曰："君以余为投井下石者流耶？余决为君守此秘密之义务，如不见信，誓之可耳。"梦霞谢曰："此事牵涉颇多，不能不出以郑重，非有疑于君也，幸君恕我。"石痴曰："若是则请速语余。"梦霞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乃以一篇断肠曲，缠绵曲折，一声声唱入石痴之耳，继乃至声泪俱下。石痴亦为之黯然，连呼恨事不绝。

既而叹曰："梨夫人清才，余久耳食其名，君作客一年，乃以文字缔得如许奇缘，殊令人羡极而妒。惜乎落花有意，流水无心，司马文君，各非所愿。而一段痴情，竟至缠绵不解。墨花泪点，乱洒狂飞，蓉湖风月，几为才子佳人尽行占去，虽云恨事，亦艳事也。君誓终鳏，本属过情之举。欲慰知己之心，必出联姻之计。筠倩既非寻常巾帼，君亦何必固执。二美既具，万恨全消。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固余之素愿也。蹇修之役，余颇乐承其乏，请即为君一行可耳。"继复含笑曰："此

去为君撮合，我任其劳，君得其乐，事成之后，将何以酬谢冰人耶？此切己事，不可不预与君约者。”梦霞微笑不语。石痴作而曰：“此时便往谒崔父，代君求婚，请君于黄昏时伫听好音也。余之情乃急于子，是岂非可笑事耶？”言已，狂笑出门。梦霞呼之使返曰：“姑缓！”石痴不应，扬长而去。

石痴径造崔氏庐，以侄礼见崔父，寒暄毕，崔父略询来意，石痴致敬曰：“特来为女公子作伐。”崔父曰：“吾侄所指者为何人？”石痴语之，且曰：“敢问吾丈，此人尚合东床之选否？”崔父喜曰：“梦霞耶？固老夫之远戚，而今下榻于吾庐者也。此人青年饱学，久为余所深契，得婿如此，光我门楣矣！既吾侄盛意作合，老夫安有异言？但小女殊骄蹇，好门户辄拗却，方命者数矣。渠自入学以来，醉心于结婚自由之说，老夫亦不欲以一人之主张，误彼终身之大局。幸机缘甚巧，彼适于前日假归，容往商之，明日当有决议也。”石痴不能多赘，遽兴辞而出。逆知此事已有七分成熟，筠倩既为女学生，具新知识，必有识人慧眼，如梦霞者尚不合意，更从何处求如意郎君耶？

石痴之来也，馆僮导之入，秋儿于窗外窥见之，急入告梨娘曰：“有客有客！一发种种而履橐橐者，求见主人。升堂矣！入室矣！系何人？系何人？胡为乎来哉？”秋儿此言，盖以石痴已去辫改装，服饰离奇，故不识其为何人，而惊异之也。梨娘叱之曰：“痴妮子，何预汝事，张皇若此！去视庭畔早梅花开也未，勿在此喋喋为也。”秋儿应声去。

门外久无车辙，今朝嘉客何来？默揣其人，梨娘固决知其为石痴矣，且决知石痴此来，必无他事，为梦霞执柯耳。其遣去秋儿者，乃欲效蔡夫人故智，潜往屏风后，窃听个中消息

也。两人问答之词，其声浪乃直达于梨娘之耳，一字不漏。比客去已久，梨娘随款步入闱，崔父入内唤之出，谓之曰："有事须与儿商酌。余老矣，邓攸之命终穷，向平之愿未了。筠儿长成如许，尚为待阙之雏凤，渠屡违父意，岂将以丫角老耶？今为渠觅得佳婿，冰人才来，余已许之矣。汝为余往告筠儿，勿再拗执，以伤老父之心也。"梨娘佯讶曰："翁前言必如梦霞其人，乃足称筠姑之婿，今胡为又舍之而别觅东床耶？"崔父曰："余所言者，即梦霞也。老眼虽花，尚具识人之鉴，梦霞者，真难得之佳子弟也，相处半载，属意甚深，今彼自倩冰人，来提姻事，余何为而不允，错过此大好良缘耶？"梨娘曰："筠姑得配梦霞，询称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儿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筠姑亦乌有不愿意者？儿当即以好消息报告，且将为筠姑贺喜也。"语毕，整衣含笑而入。

第二十二章

琴　心

珠帘半卷，微风动钩。筠倩午睡未起，梨娘翩然忽入，见筠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手书一卷，梦倦未抛，书叶已为风翻遍，片片作掌上舞。窥其睡容，秋波不动，笑口微开，情思昏昏，若不胜其困懒者，一种妩媚之睡态，令人可爱，又令人可怜，即西子风前，杨妃醉后，未必是过，世纵有丹青妙手，恐亦难描写入神也，若使霞郎见之，更不知魂消几许矣！梨娘恐其中寒，乃微撼之醒，曰："阿姑倦乎？胡不掩窗而睡？寒风无情，砭入肌肤，足为病魔绍介，姑欲试药炉滋味耶？"语次，筠倩醒矣，睡意惺忪，支枕而起，谓梨娘曰："晴窗无事，温习旧课，偶尔困倦，不觉入梦，未知嫂来，慢客甚矣。"梨娘戏之曰："阿姑情思，正复不浅，梦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启腮窝耶？"筠倩面微赪，徐曰："嫂勿相戏，妹正欲询嫂来意也。"梨娘笑曰："姑慧人也，试一猜之。"筠倩凝思者再，问曰："论文耶？"梨娘曰："非也。""谈诗耶，读画耶？"梨娘曰："皆非也。""然则将与妹战一局楸枰矣？"梨娘莞尔曰："无兴弹棋，有心报喜。姑聪明一世，亦有懵懂时耶？请明以告子，阿翁已为姑觅得有情郎，来与姑贺喜耳。"筠倩闻言，潮红晕颊，晴翠翻眉，似羞似愠而言曰："嫂胡作此恶剧，令人不耐，妹愚甚，实不解于嫂所云也。"

红窗双影，绮语如丝。筠倩以梨娘无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戏，心滋不怿。梨娘笑谢曰："余不善辞，恼吾妹矣。虽然，事有佐证，非架词以戏姑也。阿翁适诏余，谓'筠儿今已有婿，温郎不日将下玉镜台矣，冰人来，直允之，不由儿不愿意也。'余闻言甚骇，乃婉语翁曰：'此事翁勿孟浪，一时选择不慎，毕生之哀乐系之，容儿商诸姑，然后再定去取。'余窃为姑不平，而姑尚欲怒余耶？"筠倩见事似非虚，遽易羞态为愁容，问曰："真耶？抑仍戏余耶？"梨娘亦愤曰："谁戏汝者！不信可问若翁？当知余言之不谬也。"筠倩作恨声曰："阿父盲耶？彼非不知儿之性情者，曩以此与之冲突者非一次。父固有言，此后听儿自主，不再加以干涉，父固爱儿而不忍拂儿意者，今胡又愦愦若是？必欲夺儿之自由权，置儿于黑暗中乎？嫂乎，妹非染新学界习气，失却女儿本分，喜谈自由，故违父命，实以此事关系甚大。家庭专制之黑狱中，不知埋殁煞几多巾帼。妹自入学以来，即发宏愿，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专制，以救此黑狱中无数可怜之女同胞，原非仅仅为一身计也。方欲以身作则，为改良社会之先导，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于此者？妹固无以自解，更何词以塞同学之口乎？"语时，秋波荧荧，热泪一眶，几欲由腮而下。

梨娘为梦霞作说客，闻筠倩一席话，顿触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结婚自由，今日或未必有此恶果。十年旧恨，蓦上心来，颜色忽然惨变。两人相对默然。良久，梨娘叹曰："闻妹言，余心滋感。余与妹相处久，相知亦深，今日之事，幸妹曲从余言。翁所爱者惟姑，世乌有仅一掌珠，而肯草草结姻，遣其女以遇人不淑之叹者？妹知翁所属意者非他人，梦霞也。此人文章道德，卓绝人群，彩凤文鸾，天然佳偶，择婿如斯，不辱没阿

姑身份矣。姑仍胶执，翁心必伤。翁老矣，历年颠沛，妻丧子亡，极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况鹏儿髫龀，提挈无人，事成之后，孤儿寡妇，倚赖于汝夫妇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当不惜牺牲一己之自由，而顾全此将危之大局矣！”梨娘语至此，不觉一阵伤心，泪随声下。筠倩心大动，亦掩面而泣。

筠倩与梦霞，固曾有半面之识者，梦霞之诗若文，固又尝为梨娘所称道者，虽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筠倩二八年华，方如迎风稚柳，才解风情，一点芳心，尚无着处，虽与梦霞了无关系，然其脑海中，固早有“梦霞”二字之影象，深伏于其际。此时闻梨娘言，心乃怦然，念事已至此，正如被诬入狱，周纳已深，势难解脱。但未知此事为梦霞之主动欤？老父之主动欤？抑更有他人暗中为之作合欤？彼执柯者又属何人欤？此中疑窦颇多，要惟梨娘能知其详。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不亦可羞之甚耶？此闷葫芦一时暂难打破，今所急须筹画者，对付梨嫂之数语耳。梨娘视筠倩支颐无语，心中若有所忖度者，乃亦止泣而静待其答解。筠倩意殊落落，长叹谓梨娘曰：“嫂乎，妹零丁一身，爱我者惟父与嫂耳，妹不忍不从嫂言，复何忍故逆父意。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复有自主之能力。此后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减缺，而妹之心愿，则已尽付东流，求学之心，亦从此死矣。”

梨娘出，语其翁曰：“适与姑言，彼已首肯，事谐矣。”崔父亦喜曰：“筠儿有主，余事毕矣，余深喜彼之不余忤也。今亦不必先告石痴。梦霞固非外人，俟其归，与之订定婚约，然后转语石痴，俾执吴刚之斧。如此办法，岂不直捷，可以省却一番手续也。”崔父平日本深爱梦霞，但昔为其疏远之侄，今为

其亲密之婿，其爱之也，自必增加数倍。时已薄暮，意梦霞将归，跂望之心甚切。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待到黄昏，门外仍无剥啄之声。可笑哉梦霞，殆学作新婿，羞见丈人耶？不然，何事羁留，而劳家人之久盼也？

是夜梦霞竟未归寓，盖为石痴邀往其家，开樽话旧，饮兴双酣。比酒阑灯灺，更漏已深，梦霞连酹十余巨觥，酒入欢场，兴殊不浅，玉山已颓，金尊尚满，醉眼模糊，步履欹仄，夜深途黑，更乌能扶得醉人归耶？石痴乃遣人往告崔家人，言梦霞醉，不能归，请闭关高卧，不必挑灯痴待矣。两人均酡然，狂态毕露，笑谑杂作。酒兵已罢，继以茗战，旋扫榻而抵足焉。

次晨皆起，石痴即欲挟梦霞同谒崔父询昨日事。梦霞以事或不谐，同去反致奚落，且世安有双方议亲，而新郎随其媒妁，求婚于丈人之前者？纵不怕羞，亦太忘形矣！乃托词以谢石痴曰："我尚须赴校上课，不能奉陪，一夔足矣，安用我为。"梦霞此言，盖以石痴微有足疾，故戏之也。石痴不允，随梦霞到校，俟其课毕，卒挟之同行。既至，先入霞梦书舍，坐谈有顷。而崔父忽扶杖至，盖两人来时，馆僮即入内报告也。梦霞迎崔父入，笑谢曰："昨夜为秦兄嬲饮，不觉过量，醉不能归，劳吾丈盼望矣。"石痴即搀言曰："老伯勿信渠诳言。侄昨夜何尝设宴相邀，渠自无颜归见丈人，强就侄索饮，推醉不肯行。侄督促再四，渠终哀求留宿。侄见其可怜，乃留之下榻东轩。今晚罢课，渠又思规避，侄乃强之俱来，一路尚费尽挟扶之力也。"梦霞怒且笑曰："一派胡言，汝却从何处想来？亦太恶作剧矣！"石痴面有得色，曰："聊以报今晨之劫我耳！"崔父亦大笑曰："吾侄可谓善戏谑矣。联姻一节，老夫固甚愿意，商诸

小女，亦无异言，谨如尊命。”语时目视梦霞，梦霞俯首无语。石痴起而笑曰：“既承金诺，小侄亦不枉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洵属天然佳话、美满姻缘，如此者宁复有几？所惜者小侄不才，殊有忝冰人之职耳。”因顾语梦霞曰：“丈人允许矣，还不拜谢？”梦霞怒之以目，若甚羞恼者。

崔父复曰：“吾侄勿怪，不揣冒昧，老夫尚有一言。鳏独半生，仅一弱息，膝下依依，聊娱晚景，不愿其远适他乡也。况鹏孙年稚，余老迈龙钟，行将就木，恐已不及见其成人。家室飘摇，门庭寥落，来日大难，何堪设想。今吾侄既不嫌范叔之寒，愿结朱陈之好，大足为蓬门生色。择婿得人，岂第筠儿之幸，抑亦崔氏之幸也。鹏孙得沾花雨，将来可望有成，幸吾侄终督教之。老夫之意，欲屈吾侄作淳于髡，事乃两全，未知吾侄能俯从否？”石痴目视梦霞而笑曰：“如何？”梦霞踌躇有顷，答曰：“有母兄在，此事小侄未敢擅专，容函告家中，如得同意，小侄固无不愿也。”崔父曰：“此是正当办法，老夫亦乌敢相强。请吾侄即时作书，就母夫人取决。如有好音，即以示我。”梦霞唯唯。崔父旋辞出。石痴复与梦霞嘲谑良久。时已黄昏，梦霞欲留之同榻，石痴不可，乃别去。

梦霞即就灯下作两书，一以告老母，一以复剑青，书中所言，即日间崔父所言。盖霞梦深为其母所钟爱，曩者方命拒婚，母知其意在自择佳偶，曾许以结婚之完全自由权，故此次姻事，梦霞竟得自主。所须商酌者，入赘之说，或非老母所愿，不能不俟命而行也。然以意测之，其母既许其自由，不加干预，入赘与否，亦无甚关系，十八九当在赞成之列。若剑青则又深知其中秘密，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今得佳音，欣忭之不暇，安有加以破坏之理？自表面观之，此事尚有一重阻力，自

实际言之，一时虽无成议，梦霞固不啻已为崔氏之赘婿矣。

海滨归客，湖上寓公，浮云一相别，明月几回圆。石痴自东渡后，蓉湖风月，不知闲却几许，归去来兮，复作林泉之主。水云猿鹤，一例欢迎，江山未改，松菊犹存。韵事重提，故人无恙。乃未叙离情，先成好事。既成好事，再叙离情。茫茫海宇，能寻几个知音？落落生平，那得许多快事？梦霞之愁怀已释，石痴之豪兴方酣。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亦步亦趋，共探佳境。放浪形骸之外，流连水石之间。时或鸡黍留宾，为长夜饮，梦霞竟作不归之客。如是者十余日，石痴倦游，而梦霞病酒矣。

梦霞与石痴共晨夕，几不复问崔家事，而梨娘消息，亦复沉沉，梦霞虽时时念及，亦不致深求，此数日中，直无事可记矣。屈指石痴归来，已历三来复。每值星期休课，非梦霞往就，则石痴过访，相与衔觞赋诗，尽竟日之乐。至第三星期日，梦霞困于宿酲，过午方起，而心情甚懒，无意出门，乃焚香扫地，独坐空斋，以待石痴之至。久之，足音亦复杳然。坐困书城，颇觉昏闷，起而散步于庭阶之畔。日影在地，云思满天，院落深深，人声寂寂。而忘机之小鸟，巢叶稳栖，见人亦不惊起。有时风扫落叶，簌簌作细响，此外竟不复有一丝声息。徙倚良久，兴昧索然。方欲回步入室，忽闻有声出于廊内，随风悠扬，泠泠入听。梦霞讶曰："噫，异哉！此风琴之声也，胡为乎来哉？"寻声而往，斯时廊下悄无一人，梦霞忘避嫌疑，信步行去。廊尽即为后院，院东为梨娘香阁，而琴声则出自院西一小室中，不知为何人所居。梦霞驻足窗外，侧耳细聆，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亦不辨其为何谱。须臾，又闻窗内曼声低唱曰：

阿侬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风等闲度。怕绣鸳鸯爱读书，看

花时向花阴坐。呜呼一歌兮歌声和，自由之乐乐则那。呖呖歌喉，轻圆无比，与琴声相和，恍如鸾凤之和鸣。再听之，又歌曰：

有父有父发皤皤，晨昏孰个劝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单，六十老翁独长叹。呜呼再歌兮歌难吐，话到白头泪如雨。

续歌曰：

有母有母土一抔，母骨已寒儿心摧。悠悠死别七年才，魂魄何曾入梦来。呜呼三歌兮歌无序，风萧萧兮白杨语。

又歌曰：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华奄然死。我欲从之何处是，泉下不通青鸟使。呜呼四歌兮歌未残，中天孤雁声声寒。

指上调从心上转，断云零雨不成声。而再而三而四，琴调渐高，歌声渐苦，怨征清商，寒泉进泻，非复如第一曲之珑珑入耳矣。梦霞（云）闻此哀音，不觉凄然欲绝，不忍卒听，又不忍不听。此时人意与琴声俱化，浑身瘫软，不能自持，适身畔有石，即据坐其上。而窗内之声又作矣：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与东风离别早。鹧鸪凄凉说不了，明镜韬光心自皎。呜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为谁开？

五歌既阕，突转一急调，繁声促节，入耳洋洋，如飘风骤雨之并至。顾琴调虽急，而歌声甚缓，盖歌仅一字，谱则有数十声也。高下抑扬，缠绵宛转，其声之尖咽，虽风禽啼于深竹，霜猿啸于空山，不是过也。其歌曰：

侬欲怜人还自怜，为谁摆布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

明月何须对我圆。一身之事无主权，愿将幸福长弃捐。呜呼六歌兮歌当哭，天地无情日月恶！

歌至此，琴声划然而止，风曳余音，自窗隙中送出，旋绕于梦霞之耳鼓。曲终人不见，窗外夕阳红。梦霞闻此歌声，虽未见其人，而已知其意。回忆六歌，字字深嵌脑际，细味其语，不禁愤从中来，自怨自艾，恨不即死以谢此歌者，表明我之心迹，偿还彼之幸福。要知落花空有意，流水本无情。萧郎原是路人，天下岂无佳婿？既为马牛之风，怎作凤鸾之侣？谢绝鸩媒，乞还鸳帖，岂不美哉！梦霞一人，独自深思，竟忘却身在窗外，非应至之地，亦非应闻之语。徘徊间，忽闻窗内有人语声，一人入曰："阿姑作么生？适闻琴声，知此间无能此者，必姑也，特来访姑，一聆雅奏，幸勿以余非知音人而摔诸门外也。"一人答曰："此调不弹久矣，寒窗吊影，苦无排遣，新谱数曲，恨未入妙，试一弄以正节拍，不虞为嫂所闻。歌谱具在，乞嫂为妹一点篡之何如？"一人又曰："白雪阳春之调，高山流水之音，个中人知其妙，姑音乐大家也，余愧无师旷之聪，并乏巴人之识，而姑言乃如此，殆有意戏余耶？"一人又答曰："嫂勿过谦，曩闻嫂月下吹'离鸾'一曲，令人意消。萧与琴虽二器，理实相通，以嫂之敏慧，苟一习之，三日可毕其能事矣。"两人絮絮答答，梦霞伫听良久，恐为所窥见，不敢久留，乃蹑足循墙而出。

第二十三章

剪　情

“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胡薄命？”此联为宝玉诔晴雯之语，而他日梦霞即可移以诔筠倩者。盖婚约已成，而筠倩之死机伏矣。筠倩所处之地位，等于晴雯。所异者，晴雯与宝玉彼此情深，而事卒未成，为人构陷，以至于死；筠倩与梦霞彼此均非自主，实说不到“爱情”二字，强为人撮合，遂成怨偶。斯时筠倩尚未知梦霞之情之谁属，而梦霞则已知筠倩之情之不属己矣。未婚之前，隔膜若此，既婚之后，两情之相左，不问可知，其能为比翼之鸳鸳，和鸣之鸾凤耶？梦霞愧对筠倩，筠倩必不愿见梦霞，用情与晴雯异，结果与晴雯同。异日梦霞之诔筠倩，亦惟有以“我本无缘”“卿胡薄命”二语，表其哀悼之诚，惋惜之情耳。

从此，筠倩遂辍学矣。青春大好，芳心已灰，往日所习，悉弃不理，日惟闷坐书窗，致力于吟咏，以凄惋之词，写悲凉之意，苦吟伤心，对镜自嗟，俨然小青化身矣。而彼梨娘，自婚约既成之后，竟与梦霞不相闻问，匝旬以来，并未有一纸之通情，一诗之示爱。两人不期而遽形淡漠，梦霞恝然若忘，梨娘亦弃之如遗，双方若互相会意，而寄其情于不言中者。此中理由，殊非局外人所能知其究竟，意者其有悔心欤？然大错铸成，悔之何及，又三日而两人之龃龉乃生，风平情海，陡起惊

波。此后之《玉梨魂》，由热闹而入于冷淡，由希望而趋于结束，一篇断肠曲，渐将唱到尾声矣！

梦霞于无意中，偷听得一曲风琴，虽并非知音之人，正别有会心之处。念婚姻之事，在彼固无主权，在我亦由强制。彼此时方嗟实命之不犹，异日且叹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牵合无端，彩凤随鸦，低回有恨。揣彼歌中之意，已逆知薄情夫婿，必为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属之彼，我固不愿彼之情竟能专属之我。设彼之情而竟能属我者，则我之造孽且益深，遗恨更无尽矣！我深幸其心脑中并无"梦霞"两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知此事因何而发生，或竟误谓出自我意，且将以我为神奸巨慝，欺彼无母之孤女，夺他人之幸福，以偿一己之色欲，则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于此事虽不能无罪，然若此则我万死不敢承认者。筠倩乎，亦知此中作合，自有人在，汝固为人作嫁，我亦代人受过乎？虽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

筠倩与梨娘相惜相怜，情同姊妹者也。此次假归十日，不复再整书囊，鼓棹向鹅湖而去。是年冬假，已届毕业之期，九仞之功，亏于一篑。梨娘深惜之，促之再四，筠倩终不为动，叹曰："嫂休矣！妹心已灰，此后杜门谢客，不愿再问人间事，青灯古佛，伴我生涯，妹其为《红楼梦》之惜春矣！"言毕欷歔，梨娘为之愕然。筠倩在校中，成绩最优，深为校长所嘉许，同学亦莫不爱之敬之，以其久假不来，共深悬诧，问讯之函，络绎而至。筠倩概托词谢绝之，而别作一退学书，呈之校长。鹅湖一片土，从此竟不复有筠倩之踪迹；有名之女学，失一好学生，亦大为之减色。校中人知其不来，无不同声惋惜，而卒莫明其退学之故也。

梨娘以筠倩突变常态，悒悒不欢，亦自惊疑，而不能作何语以为劝慰。两人虽并无恶感，相见时冷若霜雪，绝无笑容，亦不作谐语。姊妹间圆满之爱情，竟逐渐减缺，几至于尽。以筠倩之性情洒落，气度雍容，似不应至此。况彼与梨娘，固爱之蔑以加者，平日每当梨娘愁闷难舒之际，筠倩以故作娇憨之态，以趣语引逗其欢心，梨娘辄为之破颜，今筠倩易地以处，梨娘欲转有以慰藉之，而竟不生效力。问其所以致此之故，则婚姻问题未发生以前，筠倩固犹是旧时之筠倩也，在梨娘初意，固以此事双方允洽，十分美满，为梦霞计者固得，为筠倩计者亦未尝不深。以貌言，则何郎风貌，足媲潘郎；以才言，则崔女清才，不输谢女。两人异日者合欢同梦，不羡鸳鸯，饮水思源，毋忘媒妁，万千辛苦，抽尽情丝，百六韶华，还他艳福，我虽无分，心亦可以少慰矣。孰知人各有心，情难一例。才作红丝之系，便赋白头之吟。良缘竟是孽缘，好意翻成恶意。弄巧成拙，变喜为愁。筠倩无片时之欢笑，梨娘其能有一日之宁贴耶？在筠倩不过以一身无主，自恨自怜，对于梦霞，并非有所深恶，对于梨娘，亦并未有所不怿。而为梨娘者，一片痴心，指望玉成好事，乃事才入港，遽有此不情之态，映入眼帘，费却几许心机，唤得一声懊恼，将何以自解而自慰乎？自是厥后，两人虽多见面之时，无复谈心之乐，一则含恨不平，一则有怀难白，不言不笑，若即若离。嗟乎梨娘，又添一种奇苦矣！而不料梦霞之书，更于此无可奈何中，送到妆台之畔。

梨娘之得书也，意书中必无他语，殆彼已得家报，而以个中消息，慰我无聊欤？否则必一幅琳琅，又来索和矣。霞郎霞郎，亦知余近日为汝重生烦恼，忧心悄悄，日夜不宁，有甚心

情，再与汝作笔墨间之酬答耶？梨娘执书自语，固以此书为扫愁帚，为续命汤。昵爱如筠倩，今亦如此，舍彼更无能以一纸温语相慰藉者矣！孰知拆阅内容，乃不觉大失望，盖书中之语，竟全出于梨娘意想之外，而为梨娘所不愿闻者也。书作何语？怨望之词耶？决绝之言耶？人情轻薄，覆雨翻云，厌故喜新，大抵如是，梦霞忍哉，既得蜀，便弃陇耶？然情挚如梦霞，夫岂食言而肥，而愿作薄幸人者。其作此书也，乃有激而发，惟对于梨娘，有生死不解之情，闻琴而后，悔恨交加，急欲一诉，措辞之间，不觉出之以怨愤，初不知梨娘与筠倩亦已大伤情感也。如知之，此书固属多事，亦决不肯再作不情之语，重增其苦痛矣。此书全篇，记者已不能尽忆，仅记其中幅有曰：

……齐大非吾偶也，吾误从卿言，悔之无及。渠之心理，实大不满意于此事，吾已侦知之。卿与之朝夕相处，亦曾一探其衷曲否耶？此事本由卿一人之主张，吾恐伤卿意而勉从之，今乃知为卿所误矣。吾自怨，吾尤不得不怨卿；吾自惜，吾尤不能不为人惜。盖吾固不惯受人冷眼，尤不愿人为吾而失其幸福也。……卿必欲成就此事，果何意耶？岂欲脱自身之关系，而陷二人于不堪之境耶？……吾爱卿，吾决不放卿自由，吾决不受卿愚弄，卿休矣！恋我耶？绝我耶？吾均不问，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

书语若此，唐突甚矣？而谓梨娘能堪乎？方梦霞作书时，虽亦自觉过激，然语皆出于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谅。若在平日，此书亦等诸寻常通讯之词，必不至误会而生龃龉，今适当左右为难之际，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从而怨我，不觉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觉其字里都含芒刺，梨娘诵毕此书，为之目瞪口呆，大有

水尽山穷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权，未免稍含怨望，犹无足怪；梦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费心机，玉成此事，不为渠，却为谁耶？乃亦不能相谅，以一封书来相责问。试思筠倩之终身，干余底事？我因无以偿彼深情，故欲强作鸳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为人作嫁，而使身为怨府乎？呜呼梦霞，汝非铁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虽宽，我直无容身地矣！至此不觉一阵心酸，泪珠疾泻，愈思愈哭，愈哭愈苦，一幅云笺，霎时间尽为泪花浸透，字迹模糊，不可复识。此一阵哭，较之月夜哭冢，声益凄惨，盖伤心之极，悲不自胜矣。若使梦霞闻之，其痛心又当何如耶？

二更天气，一隙灯光。鹏郎课毕入内，梦霞自起扃户，独坐观书。夜深人倦，不遽就枕，掩卷假寐。忽闻叩门声甚急，问何人不应，门启，鹏郎飘然入，置一纸裹于案上，返身便去，并无一言。梦霞颇惜愕，取而去其外裹，则内有函一封，书一册，另有素帕裹物一。先视其书，即梨娘前搁去之《红楼影事诗》也。此诗为两人爱情之绍介，梦霞曾嘱梨娘善藏之，以为永久纪念，今并未见索而忽归赵璧，其意何居，殊令人不解。再视其帕，系一半旧罗巾，斑斑点点，泪渍甚多，新痕犹湿，按之则轻软如绵，不知内藏何物。急启视之，一黝然有光之物，突呈于眼前，乃才剪之青丝一缕也。梦霞骤睹此物，惊极而怖，继而大悟，泣曰："梨娘殆绝我矣！金剪无情，下此毒手，忍哉忍哉！"语已而哭，泪滴帕上，与梨娘之啼痕，混合为一，如水投乳，一色莹然。良久，乃拭泪取函阅之，且读且哭，未终幅而梦霞已惨无人色矣。是书为梨娘愤极所作，墨淡不浓，行疏不整，大变其日簪花体格，想见其握管时之心烦意乱也。录其词如左：

君多情人也，梨影怀君之情，愿为君死。而自顾此身，已为堕溷之花，难受东风拾举，无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偿君之恨，双方交益，计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堕入万重暗雾中，昏黑迷离，大有怅怅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为君故，虽任劳任怨，亦所不辞也。今读君书，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并未有我也！亦知我不为君，则"罗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妇"，何预我事，而为此移花接木之举耶？呜呼，君与我皆为情所误耳，君固未尝误我，我亦何曾误君哉！今君以我为误君，我复何言！我误君，我不敢再误君；君怨我，我却不敢怨君。半载相思，一场幻梦，嗟乎霞郎，从此绝矣！《红楼影事诗》一册，谨以奉还，断情根也。青丝一缕，赠君以留纪念，不能效陶母之留宾，亦不愿学杨妃之希宠，聊以斩我情丝，绝我痴念耳。我负人多矣，负生负死，负君负姑，负人已甚，自负亦深！而今而后，木鱼贝叶，好忏前情，人世悲欢，不愿复问，望君善自为谋，鹏儿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听之可也。本来是色即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余情未了，愿结草于来生。

第二十四章

挥　血

泪长如线，灯暗无花，梦霞得此意外之惊耗，急痛攻心，为之晕绝。良久，始稍清醒，危坐如痴，神色沮丧。复取书覆阅之，继取发摩抚之，心更大痛不可止，泪珠历落，襟袖尽满。旋目注诗册，若有所感，变色而起，执卷就灯焚之，须臾已成灰烬。悲愤之情，不能自抑，如飞蛾之扑火者然，然而其心苦矣。

既焚稿，复就坐，沉思至再，欲作一复书，而急切不知作何语。骤受剧烈之痛苦，神经尽为之瞀乱。知梨娘此时之悲哀激切，当必有较甚于己者，不再有以慰之，不知又将续演出若何惨剧矣。读者诸君，梨娘之为此，出于一时愤激，继知梦霞见之，必不能堪，亦自觉其过甚，当梦霞踌躇不决之时，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际。在梦霞则以衅自我开，不怪梨娘之无情，而惟恨己之无情，无端以一书伤其心，致彼愤而出此，实无颜以对知己矣。呜呼，两人之情，深挚若此，缠绵若此，非至死时，岂尚有解决之希望者？今欲一朝决绝，亦徒自增其烦恼耳。梦霞此时，急欲作一谢罪之函，以解梨娘之怒，而心乱如麻，苦不能成只字。时已钟鸣一下矣，乃仍以纸纳函，以帕裹发，置之枕旁，忍痛就睡。

就睡后，辗转不能成梦。约二小时，梦霞忽推枕起。时灯

焰渐熄，就案剔之，光明复现。寻检一洁白之素笺，复取一未用之新笔，啮指出血，以笔蘸血，而书之纸上。其咬处在左手将指之下，伤处甚深，血流不止。而梦霞若不知痛苦者，随出随蘸，随蘸随书，顷刻间满纸淋漓，都作深红一色。书成而血犹未尽，此时稍觉微痛。函封既竣，乃徐徐以水洗去指上血痕，以巾裹其伤处，复和衣就榻卧，晨光已上窗矣。呜呼，男儿流血，自有价值，今梦霞乃用之于儿女之爱情，毋乃不值欤？虽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种也，血者，制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即爱情之作用也。情之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极于男女恋爱之私，上之极于家国存亡之大，作用虽不同，而根于情则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济情之穷，痴男怨女，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此情也；伟人志士，投艰蹈险，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为儿女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为儿女之爱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拚其血乎？情挚如梦霞，固有血性之男子也，彼直视爱情为第二生命，故流血以赎之耳。情自可贵，血岂空流？虽云不值，亦何害其为天下之多情人哉！

次日，梨娘得书，惊骇几绝。血诚一片，目炫神迷。斑斑点点，模模糊糊，此猩红者何物耶？霞郎霞郎，此又何苦耶？梨娘此时，又惊又痛，手且颤，色且变，眼且花，而心中且似有万锥乱刺，若不能一刻耐者。无已，乃含泪读其辞：

呜呼，卿绝我耶？卿竟绝我耶？我复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则我之心终于不白，卿之愤亦终于不平。卿误会我意而欲与我绝，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迹，然后再与卿绝。心迹既明，我知卿之终不忍绝我也。前书过激，我已知之，然我当时实骤感剧烈之激刺，一腔怨愤，

舍卿又谁可告诉者？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而我书益以伤卿之心也。我过矣，我过矣。我先绝卿，又何怪卿之欲绝我。虽然，我固无情，我并无绝卿之心也。我非木石，岂不知卿为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卿实达于极点，此外更无他人能夺我之爱情。卿固爱我怜我者也，卿不爱我，谁复爱我？卿不怜我，谁复怜我？卿欲绝我，是不啻死我也，卿竟忍死我耶？卿欲死我，我乌得而不死？然我愿殉卿而死，不愿绝卿而死，我虽死，终望卿之能怜我也。我言止此，我恨无穷。破指出血，痛书二纸付卿。将死哀鸣，惟祈鉴宥。

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梦霞啮血书

梨娘阅毕，心大不忍，哭几失声，其惊痛之神情，与梦霞之得彼书时，正复相似。无端情海翻波，还说泪珠有价。其实两人均有误会，逞一时之愤激，受莫大之痛苦，自作之孽，夫又奚尤？两人生于情，死于情，层层情网，愈缚愈紧，使其果能决绝也，亦何待于此日！梦霞曰："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斯言是也，不到埋香之日，安有撒手之期？不慎语言，自寻烦恼，徒自苦耳，甚无谓也。得书后之梨娘，早易其怨愤之心，复为怜惜之心矣。彼以堂堂七尺，为一女子故，出此过情之举，甘作谢过之词，并忘剜肤之痛，余罪大矣！今无他法，惟有权作温语以慰之耳。

锦笺往返，忙煞鹏郎。梦霞再得梨娘书，心乃大慰，意谓幸有此一点血诚，得回梨娘之心，此后再不能多言挑衅矣。梨娘函尾，尚有一绝句，其起联曰："血书常在我咽喉，一纸焚吞一纸留。"其下二句则记者不能复忆，但记其押"刘"字韵而已。梦霞亦续赋二律以答之曰：

春风识面到今朝，强半光阴病里消。一缕青丝拚永绝，两行红泪最无聊。银壶漏尽心同滴，玉枕梦残身欲飘。风雨层楼空怅望，锦屏秋尽玉人遥。

时有风涛起爱河，迟迟好事鬼来磨。百年长恨悲无极，六尺遗孤累若何。艳福输人缘命薄，浮名误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问，眼底残年疾电过。

次日，梨娘复以简约梦霞往，梦霞从之，此次为两人第二次会晤。前次相见时，梨娘曾有“今日之事，可一不可再”之言，今何以忽有此约？梨娘非得已也，欲一见以剖明其衷曲，解释其疑团也。以双方误会之故，一则乱斩情丝，一则狂拚热血，演出离奇惨痛之怪剧。情思之缠绵曲折，本非管城子所能达其万一。青鸟无知，惯传讹信；黄昏待到，便是佳期。两人相见后，自有一番情话，然亦不过如上文所云，大家以温存体贴之言，互相和解，今亦不必赘述。惟当时梦霞曾赋六绝句，录之以为此章之煞尾。

深深小巷冒寒行，一步回头一步惊。
计此时光夜将半，半墙残月趁人明。

回廊曲曲傍高垣，旧地重经路转昏。
行到阶前还细认，逡巡未敢便敲门。

拈毫日日费吟神，苦说灯前一段因。
后会不知何处是，卿须怜取眼前人。

情爱偏从恨里真，生生世世愿相亲。
桃源好把春光闭，莫遣飞花出旧津。

保此微躯尚为刘，我生不免泪长流。
当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残棋怎样收？

誓须携手入黄泉，到死相从愿已坚。
一样消磨愁病里，明知相聚不多年。

第二十五章

惊　鸿

花前偎泪，灯下盟心。去影匆匆，余情惘惘。梦霞别后，梨娘犹悄对残釭，追思往事。遥听墙外柝声，似催人睡；推出窗前月影，莫照心来。人去情留，愁来梦杳。鬟低弄影，手倦支颐。视案上吟笺，墨痕犹湿，低哦一过，恻然神伤，顾影低徊，萦思宛转，即援笔续其后曰：

寄书几度误青鸾，因爱成猜解决难。
见面又多难诉处，了无数语到更阑。

情丝抽尽苦缠绵，此后悲欢事在天。
只是病躯秋叶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薄命原知命不长，并头空自妒鸳鸯。
最怜费尽心机巧，只博灯前哭几场。

深院钩帘坐小窗，无言暗泣对残釭。
飞蛾莫扑钗头焰，留照情人泪两双。

万千辛苦恨难平，一死频拚死不成。
如此风波如此险，可怜还为恋情生。

碧窗记得曾携手，青鸟回来重寄词。

雁夜莺春愁一样，楚魂湘血怨同时。

噫，岂料悲吟，竟成凶谶。薄命女非长命女，生前心是死前心。二三年固不能支，孰知天劫红颜，将立演出月缺花残之惨剧，并二三月亦不能支耶？噫，此酸楚之哀音，竟为两人最终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即为两人最后之交际，从此更无一面缘矣！

穷阴杀节，急景凋年。越三四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石痴复欲离家，梦霞亦须旋里。君自南归我自东，鞭丝帽影各匆匆。两人一去，蓉湖风月，大为之减色。欢会无踪，别情如画，两人这回分手，从此亦竟消息沉沉，音容渺渺，知音之感无穷，聚首之缘莫卜。石痴未行之前，以明年校务，仍挽梦霞主持，梦霞意欲辞职，石痴维絷甚坚，不得已诺焉。既行，梦霞料理校中试验事，三日而毕，亦束装归。于斯时也，梨娘又久未通辞矣。梦霞归心爆急，亦不复一探其消息，且谓开校之期，一瞬即至，暂时相别，无足介意，临行寄语，徒乱人怀，而不知此时之梨娘，病已中乎膏肓，魂已游于墟墓，去埋玉之期，已不甚远矣！一行便隔仙凡，再到难寻人面，是岂梦霞所及料者哉！

梨娘之死，死于梦霞，实死于筠倩。盖彼与梦霞再会之后，深知梦霞之心，誓死不肯移易，可笑亦复可怜。感泣之余，而念及夫筠倩，姻事我所主张，原冀其他日耦俱无猜，享闺闱之乐，我则一身干净，断情爱之媒，以今观之，此事后来终无良好之结果，我以爱梦霞者误梦霞，以爱筠倩者误筠倩矣！我一妇人，而误二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梦霞之情终不变，筠倩将沦于悲境，我死而梦霞之情亦死，或终能与筠倩

和好，我深误筠倩，生亦无以对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节，成就他人之好事，则又大可死也。自是以后，梨娘遂存一决死之心，坐亦思死，卧亦思死，念念在兹，踌躇满志，竟不复有他种念虑萦其脑际。

死念已坚，生机渐促。痛哉梨娘，惟求速死，竟将瘦弱之躯，自加戕贼，茶饭不常下咽，睡眠每喜临风，一意孤行，十分糟蹋。憔悴余花，怎禁得几许摧残蹂躏？人见其无恙，而不知其已深种病根，乐寻鬼趣矣。曾几何时，心血尽枯，形神俱化，引镜自照，两颊若削，叹曰："死期近矣！"遂卧不复起。时梦霞犹未行也。

越三日，梦霞不别归，梨娘病亦渐剧。家人咸来问讯，见容颜虽灭，神识甚清，意此微疾耳，不久可愈，故多不甚注意。惟筠倩忧形于色，视之而泣曰："嫂病深矣！幸嫂自爱。"读者须知，筠倩固未尝有所怨于梨娘，不过两人各有难言之心事，以至稍形疏远，今梨娘病矣，病且剧矣，筠倩对于梨娘，非无一点真爱情者，能不留心视察，加意护持耶？顾筠倩虽殷勤，而梨娘殊冷淡，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盖筠倩固未知梨娘已早存死志也。为之延医，却不欲。筠倩阴告父："嫂病象不佳，当速治。"崔父乃急遣人招医生至。医生费姓，即前视梦霞之病者，乡僻间之名医也。诊毕而出，斟酌良久，始成一方，曰："姑试之，然吾决其无效。此病系积忧久郁所致，本非药石可疗，且外感亦深，未病之前，饮食起居，已久失其营卫，夫人体质又弱，欲治之，恐难为力也。"

家人闻医言，始知梨娘之病，几成绝症，一时群相惊扰，环侍不去。盖梨娘平日事上尽礼，待下有恩，双手持家，久耗心血，一生积善，广种福田，破落门庭，有此贤能之主妇，真

不啻中流之一柱，大厦之一木也。故以崔氏之门衰丁少，实赖梨娘为之主持一切，翁未终养，姑未与醮，子未成人，瘦削香肩，担负綦重，茫茫身世，未了犹多，此时乌可以遽死？然而梨娘竟无意求生，有心觅死，未病之前，死机早伏，既病之后，危象渐呈。微特崔父与筠倩等衔忧莫释，求神问卜，无所不至，即婢媪辈亦均愁颜相对，有叹息者，有暗泣者，心慌神乱，此去彼来，咸愿尽其心力，以愈梨娘疾。忙乱数日，病卒不灭。梨娘又不肯服药，迫以翁命，勉尽一盏，然药入腹中，竟无影响。视彼病容，日形萎损，惟有同唤奈何而已。

梦霞行十日矣。游子远归，慈乌含笑。况此次入门带喜，家庭之间，尤多乐意。梦霞以姻事已成，此后与梨娘相聚之日正长，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初不料有情好月，未曾圆到天中，无主残花，不久香埋地下，一面已悭，百身莫赎，去时未悉病情，别后犹劳梦想，此时之梨娘，已属半人半鬼，此时之梦霞，固依然如醉如痴也。又三日，乃得一可惊可愕之凶耗，凶耗非他，即梨娘最后之手书也。

哀鸿一声，愁魔万丈。此函乃梨娘力疾所书，以遗梦霞，作诀别之纪念者。梦霞于希望之余，得此绝望之函，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浇背，一时惊绝骇绝，脑筋之震动，一分时不知其几千百次。惊痛过剧，双目瞪然，转无一点泪，惟有对书木坐，口中喃喃，默祝天佑伊人，消此灾难而已。书语录下：

梨影病矣，病十日矣。方君行时，梨影已在床席间讨生活，所以不使君知者，恐君闻之而不安，且误归期也。君临去竟无一言志别，想系成行匆迫所致。我未以病讯告君，君亦不以归期语我，二者适相等，可毋责焉。梨影病中，亦无大苦，不过一时感冒，并无十分危险。君闻此

信，为梨影怜则可，为梨影愁则不可也。但孱躯弱质，已受磨于情魔，怎禁再受磨于病魔？偶撄微疾，便自疑惧，不死不休，即死何惜。环缚于情网而不知脱，沉没于爱河而不知拔，是无异行于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余，便觉泉台非远，深恐旦暮间溘朝露，离尘海，我余未尽之情，君抱无涯之戚。况梨影生纵无所恋，死尚有难安。七旬衰老，六尺遗孤，扶持而爱护之，舍知己又将奚托？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为我了之。然梨影固犹冀须臾缓死，不愿即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爱。伏枕草草，泪与墨并。霞郎霞郎，恐将与君长别矣！我归天上，君驻人间，一枝木笔，销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缘有尽，艳福无穷。伏惟自爱。

已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书

第二十六章

鹃　化

断肠遗字，痴付青禽。薄命余生，痛埋黄土。梦霞读此书后，惊定转生疑窦。忆畴昔之夜，月冷灯昏，曾亲香泽，虽玉容惨淡，眼角眉梢，亲见渠深锁几重幽怨，而丰神玉立，心迹冰清，愁恨之中，乃不灭其天然妩媚，固绝无一分病态也。今几日耳，何遽至抱病，病亦何至便死？此中消息，殊费疑参。如书言，则方我归时，渠已为病魔所苦，我火急归心，方寸无主，临行竟未向妆台问讯，荒唐疏忽，负我知音，彼纵不加责，我能无愧于心乎？所异者，彼可爱之鹏郎，平日间碌碌往来，为两人传消递息，凡其母之一颦一笑，一梳一沐，无不悉以告我，独此次骤病，亦为缄口之金人，不作传言之玉女，鹏郎何知，殆亦受梨娘之密嘱，勿泄其事于先生，书中故有“恐误归期”之言也！呜呼梨姊，汝果病耶？汝病果何如耶？汝言病无大苦，真耶？抑忍苦以慰我耶？初病时不使我知，今胡为忽传此耗？则其病状诚有难知者矣！嗟乎梨姊，汝病竟危耶？今世之情缘，竟以两面了之耶？天道茫茫，我又何敢遽信为必然耶？梦霞此时，目注泪笺，心驰香阁，自言自语，难解难明。欲亲往一探，而无辞以藉口，行动未得自由，听之则心实难安。从此言笑改常，寝食俱废，几有见于羹见于墙之象。不得已赋诗二律，以相寄慰：

苦到心头只自知，病来莫误是相思。抛残血泪难成梦，呕尽心肝尚爱诗。锦瑟年华悲暗换，米盐琐屑那支持。知卿玉骨才盈把，犹自灯前起课儿。

江湖我亦鬓将丝，种种伤心强自支。应是情多难恨少，不妨神合是形离。琶琶亭下帆归远，燕子楼中月落迟。一样窗纱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时。

吟笺叠就，鸟使未逢，欲寄相思，惟余怅望。盖此时梨娘方在病中，设贸然以此诗付邮，乌能直上妆台，迳投病榻？不幸为旁人觑破个中秘密，且将据之以为梨娘致病之铁证，梨娘将何以堪？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况乎二诗都作伤心之语，绝非问病之词，病苦中之梨娘，岂容复以此酸声凄语，再添其枕上之泪潮，药边之苦味，筹思及此，梦霞乃搁笔辍吟，不作一字之答复。惟将梨娘来书，反复展玩。有时拍案惊起，仰天呼号，有时枯坐竟日，不言不笑，非病非癫，家中人亦莫测其因何也。如是者三日，梦霞固无一刻忘梨娘，惟痴望玉人无恙，速以大佳消息，慰我凄凉。岂知木笔骄春，才借题红之笔；梨花葬月，突来飞白之书。值元旦之良辰，得情天之凶耗。爆竹扬灰，不报平安之竹；桃符作怪，竟为催命之符。呜呼，梨娘竟死矣！

梨娘死矣！吾书今须述梨娘死前之病情，与夫死时之惨状，然记者于此，实不忍下笔，吾字未成，吾泪已湿透纸背。盖梨娘之死，极天下之至惨，事虽与吾无关，而人孰无情？天乎何罪？多情如梨娘，多才如梨娘，命薄于云，身轻若絮，埋愁压恨，泣血椎心，一旦玉碎珠沉，香销魂化，奈何天里，不能久驻芳颜，前度人来，无复相依倩影，茫茫后果，鸳鸯空祝长生，负负前缘，蝴蝶遽醒短梦，吁可痛已！以才尽之江郎，

写伤心之情史，笺愁赋恨，痛死怜生，握管沉吟，枯肠寸断。情根不死，低头愿拜梨花；文字无灵，寄恨徒凭香草。伊人结局，绝类颦儿；鲰生不才，欲为殷浩。叩碧翁而无语，碧海沉沉；起黄土兮何年，黄尘莽莽。可怜知己无多，况出飘零红粉，漫说干卿底事，不教狼藉青衫。吾本个中人，谁非有情物。为梨娘哭，更为普天下薄命女郎之如梨娘者哭，声声带恨，字字断肠。想阅者诸君，亦愿赔此一掬同情之泪也。

梨娘之死，其事至可奇，而其情至可哀。盖梨娘固不可以死者，且又可以不死者。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则情实误之。古今来痴女子之死于情者亦多矣，顾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未病之前，自知必病，既病之后，自知必死。死而情可已，事不可了，故力疾作书以与梦霞，谆谆以后事相嘱托，而又吞吐其词，若未必果死者，盖彼之意，固不欲梦霞知其病，更不欲梦霞知其死耳。此书也，在他人视之，为病中之书，在梦霞视之，即绝命之书矣。

自是以后，病势日危一日，时而清明，时而昏惘，旦夕之间，其态万变。家人见状，相顾失色，医药祈祷均无效。而梨娘至此，水浆不入于口者，已两星期矣。骨瘦如柴，颜枯如鬼，又加之以嗽，益不能支。自知不起，即亦无虑，万念皆空，瞑目待死。顾病者无求愈之心，而家人希望之心，乃与病而俱增，镇日忙乱，如午衙之蜂，而卒无补于万一。梨娘病中，厌与人语，戚党之来问疾者，概行谢绝，即家中之婢媪，轻易亦不令其望见颜色。帷中悄悄，日侍其侧者，一鹏郎，一筠倩也。筠倩见梨娘病情大恶，终日随侍不去，捧汤进药，皆躬亲其役，若欲与万恶之病魔，争此垂死之病人者。梨娘殊不欲，言："扶持一切，自有鹏郎及秋儿在，万不敢以此猥琐之

事（学），累及吾妹，而益重吾罪也。”筠倩闻言，益涕泣不肯去，梨娘乃长叹无语。呜呼，自梨娘病卧以来，筠倩心滋戚戚，未尝有一日离于病榻之侧，襟袖间泪痕时湿，惟不使梨娘见之耳。而梨娘对之，乃不能如从前之亲热，虽病中心绪不佳，亦不应淡漠若此。筠倩于是忆及前以婚姻问题，致两情微有不怿，其言若此，似尚未能去怀，或者此番病根，即种因于此，亦未可知。筠倩默念至此，悔恨不胜，祝望益切，其心谓："若梨娘而克愈者，吾犹可以自赎，脱不幸而竟死者，则吾实杀吾姊，此恨不啻终天，欲忏悔而无从矣。"筠倩作如是想，益不肯稍弛其调护之力，以为补过之谋。噫，岂知梨娘之心，实有不可以遽告筠倩者，今见筠倩若是其恳挚，益不自安，啮被忍痛，惟求早死一日，早免一日之苦，呜呼惨矣！

灯光撮豆，枕泪倾潮。梨娘彻夜呻吟，筠倩衣不解带，达旦不寐，强之睡，不可，则亦听之。一夕，病势突觉锐减，嗽亦间作，神志清明如曩日，筠倩心窃喜。梨娘谓之曰："妹厚我甚矣！我恨无以报妹。妹亦弱质，能有几许精神？疲劳如此，不将与我俱病耶？今我病已觉少可，倦而思睡，今夜毋需人伴，妹亦请自安睡，以资养息。"筠倩犹徘徊不去，梨娘再三迫之，乃回房就寝，斯时室中尚有鹏郎在也。鹏郎自梨娘病后，辍学侍疾，终日依依床侧，曾不少离，虽幼不解事，而孺慕性成，亦知保护其病中之母，母忧亦忧，母泣亦泣，泪痕时晕其小颊。是夕见病势突减，亦不觉喜形于色，就灯下弄钗，口唱小歌，以娱其母。梨娘呼而语之曰："汝倦乎？倦即睡。"鹏郎急曰："我不倦，我须俟阿母睡着乃亦睡耳。"梨娘笑曰："痴儿，我若永远不睡，汝亦永远不睡耶？我竟长睡不醒，则汝又将如何？"鹏郎不解其语，但以目视梨娘。梨娘语时，微合其

眼，若欲睡者，鹏郎遂默无声，恐多言以扰其安眠也。半晌，忽又呼鹏郎，命取床头一小箱。箱以玳瑁为之，小仅盈尺，制作绝巧，乃闺阁中用以藏贮粉饰品者也。鹏郎取至，置于枕旁，梨娘曰："启之。"既启，则中有锦笺一束，梨娘一一检阅之，阅毕，令移灯近前，辄举而就火焚之。鹏郎惊而扑救，已尽为灰烬矣。继命携箱复置原处，将地上纸灰，收拾净尽。时夜已午，视梨娘神色如常，并无变态，鹏郎亦倦极，乃和衣睡于其旁。

鹏郎既睡，鼾声旋作。约二小时，梨娘忽大嗽。鹏郎睡梦中，闻声惊觉，视梨娘两眼直视，十指抚心，急气塞喉，喘声如牛，状至可怖，连呼"阿母"，摇首不答。幸灯焰尚未尽熄，乃急起拔关出，至筠倩寝门外，直声呼曰："阿姑，……阿姑，……阿姑速起，……阿母病又大变矣！"其声高以促，杂以哭泣之音。筠倩亦惊醒，踉跄披衣出，随鹏郎入视。时梨娘嗽方大作，喘丝不绝如线，若毕命即在俄顷间者。筠倩见状，手足无措。移时，忽作倒噎，若喉间有物欲跃出者然，急以盂承之，梨娘遂大吐，蓦觉一阵腥横冲鼻观，吐毕就灯视之，则满盂皆血也。筠倩大惊，几欲失声而讶。再视梨娘，气息奄奄，颜色惨白，微言曰："我觉喉间有腥味，盂中得毋有异否？"筠倩曰："无之，皆痰耳。"语时以目语鹏郎，令速藏盂，复取温茶半杯，与梨娘嗽口。时天已大明，家人皆起，咸来询夜来病状。入则见筠倩与鹏郎皆已成为泪人，知必有变，相顾错愕。筠倩摇手令勿声，嘱鹏郎静守，已则往寻其父，家人亦随出。筠倩含泪述病状，言"黄昏时病势似杀，余亦就睡，天将明，闻鹏郎泣呼，惊起入视，见彼痰喘甚急，旋咯血一盂，嗽止而面无人色矣"。家人闻之，皆吐舌不能答。崔父立遣急足召

医生，医至诊视毕，出谓家人曰："心血已竭，危象立见，草根树皮，无能为力，速理后事，恐弥留在半日间耳。"语已，返其酬金，乘舆而去。

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各失声痛哭，崔父亦挥老泪，楚囚相对，开辟一泪世界焉。有顷，筠倩收泪起曰："徒哭无益。今病者尚省人事，医言亦胡可遽信，一线生机未绝，或者祖宗有灵，念此后老翁稚子，事育无人，冥冥中挽回其寿命，则疾尚可为也；脱果绝望者，则预备后事，在所不免，衰落门庭，无多戚族，谁来吊唁？又谁来襄理？衣衾棺椁，均须妥为购置，夫岂一哭可以了之者？"崔父曰："筠儿言之是也。为今之计，姑入视病者，察其有无变态，侥幸得有转机，便是如天之福。"言已，与筠倩入，家人从之。

天鸡唱午，梦熟黄粱。众人咸集病室中，无数模糊之泪眼，视线所集，咸注射于病者之面，时梨娘两目垂帘，喘丝断续，气息甚微，形神全失。良久，忽见其面色转红，艳若桃花，知其回光返照也。于是众人益形慌乱，束手无策。鹏郎见状，以为病有佳朕，不觉喜形于色，继见众人无不慌乱，始知其非妙，则复敛笑而泣。梨娘忽张目视翁，微言曰："儿病不起矣。儿无命，不能终代子职，中道弃翁，又使翁垂老之年，历斯惨境。儿死后，翁不可过痛，以增儿冥中之罪孽。有阿姑在，晨昏可以无缺，儿归泉下，亦瞑目矣。"继复注视筠倩，欲言不言者再，旋曰："吾负妹，吾负妹，妹不忘十年来相爱之情，此后鹏儿幸垂青眼。"筠倩闻言，悲痛不能胜，仅呼一声曰："嫂……"已泪随声出，以袖掩面，不复能言矣。梨娘言毕，复大喘。移时，呼鹏郎至前，执其手而嘱之曰："儿乎，……吾可爱之儿乎，……儿无父，今更无母矣，吾弃汝去，汝亦勿

哭。此后事阿翁仍如平日，事阿姑当如事我，事先生如事汝父，此三言汝谨记勿忘。”鹏郎涕泣受命。梨娘一一嘱毕，含笑而逝。死时异香满室，空中隐隐有璈管之声。时己酉十二月大除夕四时一刻也，年二十有七。嗟嗟，腊鼓一声，残花自落；�床三尺，余泪犹斑，家事难言，身后几多未了；痴情不死，胸头尚有微温。一霎红颜，不留昙影；千秋碧血，应逐鹃魂。此恨绵绵，他生渺渺。悲乎痛哉！

第二十七章

隐　痛

绝代佳人，一场幻梦。血枯泪竭，还他干净身躯；兰尽膏残，了却缠绵情绪。梨娘之死惨矣，然其致死之由，梨娘苦于不能自言，家人固不得知。即朝夕相处如筠倩，生死相从如梦霞，此时亦未能遽悉。忍泪吞声，不明不白，此梨娘之死所以惨也。既死之后，家人咸哭，筠倩尤椎胸大恸，哽咽而呼曰："嫂乎，嫂竟弃我而去乎！我于世为畸零人，谁复有爱我如嫂者！天乎无情，复夺我爱嫂以去，留此薄命孤花，飘泊倩谁护惜？其不随嫂而死者，曾几何时耶？嫂而有知，白杨衰草间，毋虞寂寞，不久有人来与嫂同领夜台滋味矣！"且哭且呼，泪落衾畔，几成小河，力竭矣，声嘶矣，而痛尤未杀。筠倩与梨娘，姑嫂之情耳，并无浃髓沦肌之爱，镂心刻骨之情，今梨娘死，筠倩哭之，即对于亲姊，亦无斯哀痛，此则旁观者所不解也。夫以梨娘之貌，梨娘之才，梨娘之命，苟非铁作心肝者，谁不怜之爱之，惜之痛之？况平日端庄贤淑，温顺如处子，慈善有佛心，一旦仙姿遽萎，遗爱犹留，如斯人者，于临殁时欲得人几副眼泪，殊非难事，然而感情有厚薄，斯哀思有浅深，他人之哭梨娘，不过一时触目伤心之惨痛，如太空之浮云，一过便无踪影，盖无深感，故亦无深痛也；筠倩之哭梨娘，与他人迥异，其痛刺心，其痛入骨，若非梨娘复生，其痛终无止

境，除是此身亦死，其痛乃有已时。筠倩对于梨娘，胡竟抱此深痛？盖感于生前者，固属非浅，感于死时者，尤有难言。人知梨娘病死，而筠倩则固知梨娘决非病死也。梨娘致死之由，梨娘不为家人言，梨娘决非病死，筠倩知之。而生前不能问梨娘，死后亦不能语家人，忍令此可怜之躯壳，断送于模糊影响之中，难言之痛，与悲死之痛，两重并作一重，更不容稍加遏抑。此众人哭梨娘之泪，筠倩所以独多欤！

天寒日惨，愁云蔽空。薤歌一声，路人魂断。家人各收泪料理后事，筠倩哭泣模糊，已不成人状。鹏郎则匍匐于梨娘身旁，号咷大哭。崔父亦双袖龙钟，痛挥老泪。一室之中，惟闻哭声呜呜，惟见泪波汩汩，人世殆无其惨。良久，筠倩止泣，为梨娘沐浴。亵衣甫解，胸前突露一物，状类书函，是函盖梨娘绝笔，于病中乘间书此，留以贻筠倩者。筠倩此时，亦不遑启视，乃取而纳诸怀中。薰香涤梨娘尸体，整冠易衣毕，延羽士持诵。盖南方俗例，人死必延羽士，为死者指引冥途，犹西人之延牧师也。羽士至，家人复哭。棺衾已备，旋即大殓，哭声益纵。盖棺时，筠倩几欲跃入棺中，与梨娘俱逝，家人力劝始止。比安灵已毕，天已大明，忽闻爆竹声声，震动耳鼓，家人如梦方醒，乃知今日之为元旦良辰也。伤哉薄命，三九年华，节届岁除，魂归离恨，竟不得续一丝余命，度此残宵，人与岁俱除，恨又与岁俱新矣。万户千门，春声盈耳，桃符换旧，一色煊红。惟崔氏门前，则一片丧幡，檐端高挂，门庭冷落，风日凄清，亦新年之怪现象也。

香魂已渺，哀思难删。是夜家人咸各睡息，筠倩独守空帏，凄然吊影，一星幽火，冷照灵床，痛死怜生，无穷哀感。乃取出梨娘遗笔，咽泪而诵其词：

余有隐事，不能为妹言。但此事于妹终身，颇有关系，不为妹言，则负妹滋甚，而余罪将不可逭。今余将死，不能不将余心窝中蓄久未泄之事，为妹倾筐倒箧而出之，以赎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秽琐，碍难出口，欲言而噤者屡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不远，而此事不能终秘妹，不能与妹明言，当与妹作笔谈。余今握管书此，即为余今生拈弄笔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识得几个字也。仅草数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头涔涔，而余心且作惊鱼之跳，余泪且作连珠之溅矣，天乎！

余于未言之先，欲有求于妹者一事。盖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将阅之而色变眦裂，尽泯其爱我怜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不恨我，妹果恨我，余且乐甚，盖恨我愈甚，即爱我益深，余无状，不能永得妹之爱，亦不敢再冀妹之爱，余死后之罪孽，或转因妹之恨我，冥冥中为之消减，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为余一生之污点，实亦前世之孽根，余虽至死，并无悔心。不过以事涉于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夺妹之自由，强妹以所难，此实为余之负妹处，至今思之，犹不胜懊恼也。然余当初，亦为爱妹起见，而竟以爱妹者负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报妹，赎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点良心，或终能见谅于妹乎？

余书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掷笔而伏枕者良久，乃复续书。余死殆在旦暮间矣，不于此时将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后将无及，故力疾书此，妹阅之，妹当知余之

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药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为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余病，爱护倍至，日夜不肯离，余深感妹，而愧无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与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极点。余因欲报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将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扰扰，余死愈一日不可缓。而此书乃愈不能不于未死之前，忍痛疾书，然后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即丧所天。寂处孤帏，一空尘障，缕缕情丝，已随风寸断。薄命红颜，例受摧折，余亦无所怼也。孰知彼苍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犹不止此，复从他方面施以种种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为之挑拨，使得复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为之鼓荡，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雌，尤欲余死为冤鬼，不如此不足以死余也。自计一生，此百结千层至厚极密之情网，出而复入者再，前之出为幸出，后之入乃为深入。既入之后，渐缚渐紧，永无解脱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颠倒而已。余之自误耶？人之误余耶？余亦茫然。然无论自误被误，同一误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无几，去死匪遥，彼至忍之天公，与万恶之情魔，目的已达，可以拍掌相贺。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处余者，乃若是其惨酷也！

此事首尾，情节颇极变幻，此时余亦不遑细述，妹后询梦霞，可得其详。今欲为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尝有负于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盖自求解脱，而实亦为妹安排也。事成之后，妹以失却自由，郁

郁不乐，余心为之一惧；而彼梦霞，复抵死相缠，终不肯移情别注，余心更为之大惧。盖余已自误，万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绝梦霞恋余之心，于是余之死志决矣。移花接木，计若两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即余致死之由，然余幸无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痴情，遽罹惨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报妹，且以谢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愿。余死而余之冤孽可以清偿，余之余情可以抛弃。以余之遭遇，直可为普天下古今第一个薄命红颜之标本，复何所恋而宝贵其生命哉！妹阅此，当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为惨死之人，而以余为乐死之人，则不当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应以余得及早脱离苦海，而为余贺也。余固爱妹者，妹亦爱余者，姑嫂之情，热于姊妹。十年来耳鬓厮磨，兰闺长伴，妹无母，余无夫，一样可怜虫，儿为同命鸟，妹固不忍离余而去，余亦何忍弃妹而逝哉？然而筵席无不散之时，楸枰无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群之孤雁，妹方为出谷之雏莺，春兰秋菊，早晚不同，老干新枝，荣枯互异，余之乐境，已逐华年而永逝，妹之乐境，方随福命以俱长，则余与妹之不能久相与处者，命也，亦势也。然余初谓与妹不能长聚，而孰知与妹竟不能两全也。今与妹长别矣！与使余忍耻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减缺，则余虽生何乐，且恐其苦有更甚于死者。盖此时妹之幸福完全与不完全，实以余之生死为断。余生而妹苦，余亦并无乐趣，无宁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痴也。余言至此毕矣，尚有一语相要：余不幸为命所磨，为情所误，心虽糊涂，身犹干净，今以一死，保

全妹一生之幸福，妹能谅余苦心，幸为余保全死后之名誉也。至家庭间未了之事，情关骨肉，妹自能为余了之，毋烦余之喋喋矣。

第二十八章

断　　肠

墨痕惨淡，语意酸辛，此一幅断肠遗稿，字字皆血泪铸成，筠倩阅之，乃恍然于梨娘之所以死，初不料贞洁如梨嫂，亦有此放佚之行也。既而叹曰："韶华未老，欢爱已乖，莲性虽驯，藕丝难杀，深闺寂处，伤如之何？名士坎坷，佳人偃蹇，相逢迟暮，未免情牵，此不足为梨嫂病也！况乎两下飘零，相怜同命，一身干净，未染点污，虽涉非分之讥，要异怀春之女，发乎情止乎礼义，感以心不以形迹，还珠有泪，赠珮无心，其痴情可悯，其毅力足嘉，彼司马、文君，应含羞千古矣！惜乎设想痴时，忽生幻想，感情深处，未脱俗情，太空无物，着来几点浮云，底事干卿，吹绉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痴矢来生之愿，桃僵李代，欲强全今世之缘。而余也以了无关系之身，为他人爱情之代价，以姻缘簿作如意珠，此实用情之过，亦不思之甚矣。虽然，嫂固爱我者也，因爱我而发生此事，因爱我而成就此缘，其心可谅，而其情尤可感也。卒也逆知事无结局，先自杀以明志。我未为人作嫁，人已由我而死。在彼则得一知己，可以无恨，在我则失其所爱，能不伤心？痛哉梨嫂，真教人感恨俱难矣！嫂乎，汝为我而弃其生命，我安忍卖嫂以求幸福？休矣，我何惜此薄命微躯，而不为爱我者殉耶？"感念至此，寸寸柔肠，如着利剪，不觉抚棺大恸，一声"爱

嫂”，泪若绠縻。嗟乎，筠倩之心伤，筠倩之命短矣！

风雪天寒，棠梨花死。这番青鸟使，化作白衣人。梦霞梦霞，得此可惊可痛之惨耗，其将何以为情耶？方其得梨娘书也，知其病，知其病且危，而苦不能行，尤苦不能答。耐来几日工夫，郁住一腔心事，犹冀东皇偶发慈悲，护持此瘦弱之花魂，不令其遽被东风吹断。而孰意红颜老去，竟不及待到春残，惊心触目之死耗，乃与病者之手书，继续而呈于痴望者之眼帘。

节届元辰，人多喜气。梦霞方与家人骨肉食欢喜团圆，而一幅素笺，突然飞至，无边哀痛，乃即以元旦日为开始之期。梦霞订婚后，尝绳梨娘之贤于家人，今闻其死，无不扼腕叹惜，老母心慈，亦赔下几点眼泪。梦霞此时，惊与痛均达至极点，几疑身入梦境，非复人间。人受剧烈之痛苦，而可以言，可以哭，则其痛苦因能泄，即能渐减；若所受者为无名之痛苦，既不能言，又不能哭，激刺于外，郁结于中，有恨自饮，有泪自咽，痛心疾首，莫可名言，则其痛苦终不能泄，遂终不能减，其最后之痛苦，则或病或死，其次者或成癫痫之疾，或作逃禅之想，终身不能回复其有生之乐趣。如梦霞者，即其人矣。

一声“去了”，咽住喉咙，欲放声一恸，则恐家人生疑，而目瞪口呆，鼻酸心刺，并人世间无尽之欢娱，亦不能偿此时梦霞一刻之痛苦。泪潮有信，若相候于两眶间，欲强自遏制，而一霎时推波助澜，不知不觉间，已泛滥于目眶之外。良久，叹息语家人曰：“余非痛死者，痛生者耳。六旬衰老，痛抱丧明，仅此遗婺，尚不能承欢终老，孙未成人女未嫁，哀哀茕独，极人世之惨境矣。”继请于母，欲亲往吊奠。母曰：“崔家旧属葭

孳，今又新联秦晋，遭斯惨变，苦煞老翁矣。儿欲往唁，礼也，余何阻焉？”乃草草具赙仪，觅舟子，诘朝遂行。

片帆无恙，前路已非。一叶扁舟，又载征人远去；两行别泪，竟随江水长流。痛哉此行，如登鬼域，此七八十里之水程，在梦霞不啻以冥冥之泉路视之矣！使前日闻病即往，则药烟泪雨之中，犹及见伊人一面，今何及矣！然而罡风孽雨，苦摧短命之花，三岛十洲，难觅返魂之药，相见更难乎为别，目睹尤惨于耳闻，我且以不及见梨娘之死为梦霞幸也。所痛者，相知未及一年，此恨遽成千古，梨娘为梦霞有生以来第一知心之人，则梨娘之死，实为梦霞有生以来第一痛心之事。而意中好事，方期秋月重圆，劫后余花，不道春风再肃，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侧，殓不凭其棺，天公作恶，刻扣良缘，平时会少离多，并此最后之死别，亦故靳之而不与，此尤为痛之不可解者。而今日者，烟波一棹，不为问津之渔郎，翻作登门之吊客。俯听江流，几声呜咽，举头天际，一色杳茫，水复山重，化作愁城恨海。而江花汀草，点缀闲情，鸥港渔矶，别饶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以娱行客，在梦霞视之，则形形色色，皆组织愁丝之资料，招徕愁魔之媒介也。

人来前度，魂断当年。梦霞之泛棹蓉湖，今日为第四次矣。者番意兴，大异从前。恨与时积，情随境迁。昔日之行，无殊身到桃源，步步趋入佳境；今日之行，恰是身临蒿里，行行渐近愁关。故昔日之行，惟恐其迟，今日之行，则惟恐其速。可恨江神不解事，今朝偏助一帆风，仅半日许，而数十里之长途，瞥然过去，人世间有一无二至惨至痛之境，已黯然呈于梦霞之眼前矣。

野渡无人，衡门在望。有一物焉，随风飘扬于屋角檐梢，

翩跹作态，远望之，疑为白蝴蝶之飞舞，又如酒家招客之青帘，此何物耶？此非丧家之标识耶？而谓梦霞之眼帘，能容此物耶？睹此一尺布幡，而梦霞之心旌，亦随之而摇曳，飘飘荡荡，靡所底止。噫，此种境地，是人间而非人间，到此地者，殆皆寻死趣而来，其去人间世固已远矣！

舟无恙，客无恙，岸上之人家无恙。天台耶？蓬岛耶？作客于此，遇仙于此，辟诗界于此，营情窟于此。曾日月之几何，而欢（叹）喜事去，烦恼事生，愁云惨雾，笼罩一村矣。离恨天耶？相思地耶？茫茫一块土，生离于此，死别于此，几番悲惨之活剧，于是开场，亦于是收场焉。彼鼓棹而来者，虽非此地之主人翁，而不得谓为与此地无缘，然亦不得谓为与此地有缘。谓为无缘，胡为以并无关系之人，忽焉而萍飘絮荡，偶到是乡，羁留于此者一年，醉吟于此者一年？谓为有缘，则何以此一年之中，所遇者皆失意之人，所历者皆伤心之境，过去之情怀，未来之幸福，一至此皆消归乌有，而维恋恋于现在之悲欢离合，戴奈何天，唱懊侬曲，迷迷惘惘，了而不了，以一年最短促之时期，乃有此一段至复杂之情史，南国青年，竟做了浔阳白傅，月底西厢，忽变了梦里南柯？然则斯地也，乃情天之幻境耳，入幻境者，无不为幻境所迷，身心俱为幻境所束缚。迨至参透个中幻象，欲跳出幻境范围，而躯壳虽存，灵魂已死，一生事业，强半蹉跎，犹不如飘流荒岛者，处万死一生之境，终有一线不绝之希望也。梦霞来此，在今日为末次，此后将与此地长别。问迷津而来，航恨海而去。梦霞无恙，而平昔之气概之抱负，已悉为情魔攘夺而无余。惜哉此人，其将长此终古乎？虽然，梦霞多情人，实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必不轻殉私情，则梦霞之结果，或尚有惊人之举在。

梦霞之来也，距梨娘之死，仅二日耳。此二日之距离，以时计之，不过四十八小时。年华之递嬗不常，人事之变迁太速，此四十八小时中，时已隔岁，人且隔世矣。似此门庭冷落，家室飘摇，路人见之，亦增怮怛，矧当斯境者，为个中人乎？为多情之梦霞乎？叩门则双扉虚掩，墙边之睡犬不闻，莅庭则四顾无人，枝上之栖鸦并起，凄凉状况，触目何堪，足为之软而步为之蹇矣！登堂则老翁相见，挥泪而诉病情，入室则稚子含悲，伏地而迎吊客，梦霞此时，难以慰己，而转以慰人，无以吊生，更何以吊死。斟几滴无情之酒，泪味含酸；爇一炷断头之香，心灰寸死。余药犹存，案上之铜炉未熄；倩魂不返，棺中之玉骨已寒。死者长已矣，生者将何以为情？恨事太无端，后事更不堪设想！泪世界非长生国，归来归来兮，此间不可以久留！然梦霞犹未忍掉头竟去也。

空庭如洗，冷风乍凄，撼树簌簌响。庭之畔荒土一抔，累累坟起，断碑倚之，苔藓延绕几遍，四围小草，环冢成一大圈，幽寂不类人境。时夜将半，有人焉，惘然趋赴其处，藉草为茵，坐而哭，哭甚哀。噫，此何地？断肠地也！伊何人？即手辟此断肠境界，手植此断肠标识者也！其标识为何？曰梨花香冢。

然则哭者为梦霞无疑。梦霞自葬花之后，以眼泪沃此冢土者，不知其几千万斛。然尚有一人，与梦霞同情，为梦霞赔泪，此人即花之影也。花之魂梦霞葬之，而为花之影者，感此葬花者而哭之，哭花之魂，哭已为花之影也。为花之影，即同花之命，花魂无再醒之时，花影安有常留之望？一刹那间，而花影花魂，无从辨认，人耶花耶，同归此冢。彼葬花者，以伤心人而寄情于花，惜此花而葬之。不料此已死之花，竟从此与之

不绝关系，香泥一掬，遂种孽因。始则独哭此花，继则与人同哭此花，今则复哭此同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灭矣，哭花以哭人，复哭人以哭花，两重哀痛，并作一重。至此而梦霞之泪，所余能有几耶？呜呼，花可活而人不苏，泪有尽而恨无穷。而此一部悲惨之《玉梨魂》，以一哭开局，亦遂以一哭收场矣。

第二十九章

日　记

余书将止于是，而结果未明，未免留阅者以有余不尽之根，爰濡余墨，续记如下。恨余笔力脆弱，不能为神龙之掉也。

余与梦霞，无半面之识，此事盖得之于一友人之传述。此人与梦霞有交谊，固无待言，且可决其为与是书大有关系之人。盖梦霞之历史，知之者曾无几人，而此人能悉举其隐以告余，其必为局中人无疑也。阅者试掩卷一思，当即悟为石痴矣。

石痴者，余六年前之同学也。余家琴水，石家蓉湖，散学后天各一方，不复知其踪迹。庚戌之冬，余自吴门归，案头得一函，乃自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者。函外附纸裹一，类印刷品，启视之，殊非是，乃绝妙一部哀情小说资料也。函即石痴所贻，外附之件，即为《玉梨魂》之来历。兹将石痴函中与吾书有关系者，节录如左：

> ……何君梦霞，古之伤心人也，去年掌教吾乡，因与相识。为人放诞不羁，风流自赏，丰于才而啬于命，富于情而悭于缘。造物不仁，置斯人于愁城恨海之中，偃蹇侘傺，蹭蹬笼东，负负狂呼，书空咄咄，贾生流涕，抱孤愤以难鸣，荀倩伤神，负痴情而莫诉，茫茫若此，伥伥何之，殊可叹也。所幸者元龙豪气犹存，司马雄心未死，身陷情关，卒能自拔，虽欷歔郁悒，落落寡欢，而珍重此身，犹

足系苍生之望。今其人亦在东京，每与余道及前事，辄痛哭不置。既忽慨然谓余曰："若人因爱余而致死，在义余亦应以一死相报，然男儿七尺躯，当为国效死，乌可轻殉儿女子之痴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尝劝余东游，为将来奋飞计。今言犹在耳，梦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来此者，即从其昔日之言，暂缓须臾毋死，冀得一当以报国，即以报知己于地下耳。"余闻其言，深服之。梦霞盖至情中人，能以身役情，而不为情所役，比之负心薄幸之徒，固判若霄壤，即彼琅琊之情死，宝玉之逃禅，等性命于鸿毛，弃功名如敝屣，虽一往情深，毕竟胸怀太窄，未能将爱情之作用，鉴别其大小，权衡其轻重也。余爱梦霞，余佩梦霞，余于是欲将其历史，著之于篇，可作青年之镜。而愧无妙笔，负此良材，率尔操觚，转以抹煞一段风流佳语。素知君有东方仲马之名，善写难言之情愫，故将其人其事，录以寄君，请君以缠绵之笔，写成一篇可歌可泣之文章，可以博普天下才子佳人同声一哭。君亦多情人，当乐于伸纸抽毫，为情人写照也。是编一出，洛阳纸贵矣。余准备手盥蔷薇之露，眼洗云水之光，以待新编之出世……

余读石痴书，复阅其所述梦霞之历史，辞气抑扬之际，所以倾倒斯人者备至。余当时窃有所疑，以梨娘待彼之情，若是其深挚，梦霞始则挑之，终则死之，既以越分玷梨娘，复以虚名误筠倩，至于香消玉碎，伯仁由我而亡，为梦霞者，追韩凭化蝶之踪，以一死报知己，尚不失为爱力界中一敢死之健将，今乃偷息人间，遁迹海外，明明已作王魁，复托词以自遁，此实无赖之尤，何得谓为情种？余以是心鄙其人，遂无意徇石痴之情。且石痴之书，仅述至梨娘之死，而于筠倩结果，则付

阙如。虽飘泊孤花，其运命不难推测，而全书既为实录，若稍有臆造，即足掩其真相，若置之夏五郭公之列，则关节属于紧要，佚之即不成完璧。职是之故，余乃不愿浪费闲笔墨，写此断碎破裂之情史，适以滋阅者之惑，而为通人所讥也。

搁置既久，遂不复省忆。而余也历碌风尘，东奔西逐，亦不获闭户闲居，从事涂抹，几案生尘矣。越一年，义师起武汉间，海内外爱国青年，云集影从，以文弱书生，荷枪挟弹，从容赴义者，不知凡几。后有友人黄某自鄂归，为余道战时情状，言："是役也，革命军虽勇气百倍，而从军者多自笔阵中来，弃三寸毛锥，代五响毛瑟，腕弱力微，枪法又不熟谙，徒凭一往直前之概，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往往枪机未拨，而敌人之弹，已贯其脑而洞其胸矣，血肉狼藉，肢体纵横，厥状至惨。曾亲见一人，类留学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缚鸡（难），时已身中数弹，血濡盈袴，犹举枪指敌，连发殪三人，然后掷枪倒地，身簌簌动。余远在百码以外，望之殊了了，中心震悼。俟敌已去远，趋询所苦，其人瞠目直视，良久言曰：'君操吴音，非江苏人乎？余亦苏产，与君谊属同乡。今创甚，已无生望，怀中有一物，死后乞代取之。'余方欲就问姓名，而气已绝矣。检其衣囊，得小册一，余即怀之而归。至其遗骸，后有一老教士，收而埋诸教堂之侧。不知谁家少年郎，弃其父若母，妻若孥，葬身枪林弹雨之中，其存其没，家莫闻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言之殊凄人心脾也。"

余友述至此，即出其所得小册示余。翻阅未半，余忽有所省。盖上半册皆诗词，系死者与一多情女子唱和之作，题曰《雪鸿泪草》，惟两人皆不署名。情词哀艳，使人意消。而余阅之，恍如陈作，余脑海中已早有诸诗之余韵，缠绵缭绕于其间，不

知于何处见过。力索之，恍忆石痴书中，仿佛曾有是作。因于故纸堆中，检得石痴函，与是册参阅之，若合符节。噫！异哉！死者其果为何梦霞耶？

石痴前函，既详述其事，此一小册，又取诸其怀，则死者非梦霞而谁欤？梦霞死矣！梦霞殉国而死矣！余曩之所以不满于梦霞者，以其欠梨娘一死耳。孰知一死非梦霞所难，徒死非梦霞所愿，彼所谓得一当以报国，即以报知己者，其立志至高明，其用心至坚忍。余因不识梦霞，故以常情测梦霞，而疑其为惜死之人，负心之辈，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满之人，即为一年后革命军中之无名英雄耶？吾过矣！吾过矣！今乃知梦霞固磊落丈夫，梨娘尤非寻常女子。无儿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气，斯为好儿女。梨娘初遇梦霞之后，即力劝东行，以图事业，彼固深爱梦霞，不忍其为终穷。天下之志士，心事何等光明，识见何其高卓，柔肠侠骨，兼而有之。梦霞不能于生前从其言，而于死后从其言，暂忍一死，卒成其志，此一年中之卧薪尝胆，苦心孤诣，盖有较一死为难者。夫殉情而死，与殉国而死，其轻重之相去为何如？曩令梦霞竟死殉梨娘，作韩凭第二，不过为茫茫情海，添一个鬼魄，莽莽乾坤，留一桩恨事而已。此固非梦霞之所以报梨娘，而亦非梨娘之所望于梦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时忽然若忘情。梦霞不死于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于革命之役，死于战，仍死于情也。梦霞有此一死，可以润吾枯笔矣。虽然，飞鸟投林，各有归宿，而彼薄命之筠倩，尚未知飘泊至于何所，吾书又乌能恝然遗之？

余方欲求筠倩之结果，而一时实无从问讯。梦霞之死耗，余于意外得之。彼筠倩者，从二人于地下乎？抑尚在人间乎？

非特阅者在闷葫芦中，即记者此时亦在闷葫芦中也。余乃欲上碧落，问月下老人，取姻缘簿视之；又欲下黄泉，谒阎罗天子，乞生死籍检之。正游思间，而此小册若诏我曰："伊人消息，可于此中得之，无事远求也。"迨阅至册尾，乃得一奇异之记载。

此奇异之记载，上冠日期，下叙事实，不知所始，亦不知所终。阅之乃转令人茫然。然凝目注之，突有数字直射于余之眼帘，曰"梦霞"，曰"梨嫂"。余乃憬然悟，喟然叹曰："噫，筠倩真死矣！此非其病中之日记耶？"此日记语意酸楚，不堪卒读，余亦不遑详阅，但视其标揭之时日，自庚戌六月初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意者此日记之开局，即为筠倩始病之期，此日记之终篇，即为筠倩临终之语。而此日记为梦霞所得，则梦霞于筠倩死后，必再至是乡，收拾零香剩粉，然后脱离情海，飞渡扶桑。此虽属余之臆测，揆诸事实，盖亦不谬。然筠倩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后之状况如何？记者未知其详，何从下笔？无已，其即以此日记介绍于阅者诸君可乎。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后，余即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余痛梨嫂之为余而死，余非一死，无以谢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即余亦不知其由。然人鲜有不病而死者，余既求死，焉得不病？余既病，则去死不远矣。然余死后，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则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当作一日之日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尚流。此方方之砚，尖尖之笔，殆终成为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恒言，"不自由，无宁死"，余即此言之实行家也。忆余去年此日，方

为鹅湖女校之学生，与同学诸姊妹，课余无事，联袂入操场，作种种新游戏，心旷神怡，活泼泼地，是何等快乐。有时促膝谈心，愤家庭之专制，慨社会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为已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几何时，而人世间极不自由之事，竟于余身亲历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堕飞絮轻尘之劫，强被东风羁管。快乐安在？希望安在？从此余身已为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鹅湖校中，遂绝余踪迹矣。迄今思之，脱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时已毕所业，或留学他邦，或掌教异地，天空海阔，何处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郁以死？抑又思之，脱余前此而不出求学者，则余终处于黑暗之中，不知自由为何物，横逆之来，或转安之若素，余又何至抑郁而死？而今已矣，大错铸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华，一心愿谢夫世缘，孤处早沦于鬼趣。最可痛者，误余而制余者，乃出于余所爱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许多离奇因果，委曲心情，卒之为余而伤其生，此更为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惨，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梦霞也。彼梦霞者，亦不过为情颠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于胡地矣！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唉，可怜虫，可怜虫，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无名，而瘦骨棱棱，状如枯鬼，久病之人，转无此状，余自知已无生理矣。今晨强起临窗，吸受些儿新空气，胸膈间稍觉舒畅。而病躯不耐久立，摇摇欲坠，如临风之柳，久乃不支，复就枕焉。举目四瞩，镜台之上，积尘盈寸，盖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对镜理妆矣。此日容颜，更不知若何憔悴，恐更不能与

帘外黄花商量肥瘦矣。美人爱镜，爱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为垂死之人，此镜乃不复为余所爱，余亦不欲再自见其影，转动余自怜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进步益速，寒热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热势稍杀，人始清醒。老父以医来，留一方，家人市药煎以进。余乘间倾之，未之饮也。夜安睡，尚无苦。

初九日。晨寒热复作，头涔涔然，额汗出如渖。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领略此中况味者，卒乃脱离病域，一瞑不视。余欲就死，不能不先历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经之阶级耶？死非余所惧，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实无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阴灵不远，其鉴余心，其助余之灵魂与躯壳哉。

初十日。伤哉无母之孤儿也。人谁无父母？父母谁不爱其儿女？而母之爱其所生之儿，往往甚于其父。余也不幸，爱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茕茕孤影，与兄嫂相依。乃天祸吾宗，阿兄复中道夭折。夫兄之爱余，无异于母也。母死而爱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爱余者益寥寥无几矣。岂料天心刻酷，必欲尽夺余之所爱者，使余于人世间无复生趣而后已，未几而数年来相处如姊妹之爱嫂，又随母兄于地下叙天伦之乐矣。今日余病处一室，眼前乃无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几至终日无人过问。脱母与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处此万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复思余之生父。父老矣，十年以来，死亡相继，门户凋零，老怀可云至恶。设余又死者，则欢承色笑，更有何人？风烛残

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复希望余病之不至于死，得终事余之老父。而病躯萎损，朝不及夕，此愿殆不能遂。伤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恕儿之无力与命争也。

十一日。医复来。余感老父意，乃稍饮药，然卒无效。老父知余病亟，频入视余，时以手按余之额，觇冷热之度，状至忧急。余将死，复见余亲爱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强起，昏闷中合眼即见余嫂，岂忆念所致？抑精诚所结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归期，当已不远。余甚盼梦霞来，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后目可瞑也。余与彼虽非精神上之夫妻，已为名义上之夫妻。余不情，不能爱彼，即彼亦未必能爱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尝不怜之惜之也。余今望彼来，彼固未知余病，更乌能来？即知余病，亦将漠然置之，又乌能来？余不久死，死后彼将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问，以余料之，彼殆无余泪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长弃彼而逝，彼知之，彼当谅余，谅余之为嫂而死也。

十三日。余病卧大暑中，乃不觉气候之炎蒸。余素畏热，今则厚拥重衾，犹嫌其冷，手抚胸头，仅有一丝微热，已成伏茧之僵蚕矣。医复来，诊视毕，面有难色，踌躇良久，始成一方，窃嘱婢媪，不知作何语，然可决其非吉利语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泪谓余曰："儿失形矣！何病至是！"余无语，余泪自枕畔曲曲流出，湿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实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渐失知

觉，喉头干燥，不能作声，痰涌气塞，作吴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无其伦。老父已为余致书梦霞。余深盼梦霞来，而梦霞迟迟不来，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见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后，余夫必来，余之日记，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余也。余书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后将永无握管之期。

第三十章

凭吊

此篇日记，笔迹与上半册相符，系梦霞手钞，非筠倩亲笔。而日记之末，尚有梦霞附记数语，因并录之，寥寥百余字，亦以见梦霞固未尝忘情于筠倩也：

> 此余妻之病中日记也。余妻年十八，没于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记绝笔于十四，盖其后三日，正病剧之时，不复能作书也。余闻病耗稍迟，比至，已不及与余妻为最后之诀别。闻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死时尚呼余名，此日记则留以贻余者。余负余妻，余妻乃能曲谅余心，至死不作怨语。余生无以对之，死亦何以慰之耶？无才薄命不祥身，直遣凶灾到玉人，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担个虚名，死后沦为孤鬼，一场惨剧，遽尔告终。余不能即死以谢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谢余妻？行矣行矣，会有此日，死而有知，离恨天中，为余虚一席焉可也。

宛转缠绵，凄凉悱恻，余读筠倩之日记，余为筠倩伤矣。一枝木笔，未受东风吹拂，遽遭苦雨摧残，筠倩之薄命，与梨娘同，筠倩之遭际，殆较梨娘为尤酷。梦霞情种也，亦情魔也，因钟情于一人，复牵连及于一人，颠倒情缘，离奇因果，以误用其情之故，卒使玉人双殒，好梦成空，铁血孤埋，征魂

不返。茫茫万古，销不尽者相思，草草一抔，填不平者长恨。余亦伤心人，写此断肠史，事不相干，情胡能已？掷笔欷歔，诚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余书今可与诸君告别矣。然佳人才子，结果固已如斯，彼穷老孤儿，近状又复奚若？是不可不穷其究竟，以收拾此一局残棋也。梁溪琴水，犹郏鲁耳，余何惜费几日之工夫，作一番之侦探？意既决，乃独驾扁舟，作蓉湖之游。余此行，拟先访石痴，因介绍见崔翁，可得余意中所欲知者。设石痴而不遇，则余将失望，余于崔氏素无瓜葛，未便造庐而谒也。比至，则石痴负笈归来，尚未及旬日，见余颇错愕。余与石痴别七年矣，岁月渐增，形容都改，乍见几不相识焉。既而开樽话旧，倍极留连。石痴因询余来意，余曰："余此来，为君去岁一封书耳！"石痴初若不省忆者，寻思半晌，乃曰："有之。托君之事，今若何矣？能以全豹示我否？"余乃告以前此搁置之故，石痴默然。余卒然问曰："今其人安在耶？"石痴曰："武汉事起，留学生纷纷归国，梦霞先余行半月，临别为余言：'此行或不返里，当效力于民军，偿余素志。'今别近匝月，尚未知其消息，君不来，余方拟买棹往伊家一探也。"余曰："梦霞踪迹，余颇知之，余尚欲请君观一物也。"探怀出小册授石痴。石痴阅未数行，即讶曰："此梦霞之袖中秘也，在东京时，彼曾出以示余，君于何处得之？"余黯然曰："梦霞死矣！"

石痴大惊，转诘余："君言云何？"余乃以武昌归友之言，详为石痴道，且曰："此一小册，经沧海，历战场，余友得之于枪林弹雨之中，卒辗转而入于余手，孰牵引之？孰介绍之？此中或非无意。不然，武汉之役，少年仗义之徒，不著姓氏，轻掷头颅者众矣，而梦霞独藉一小册子留遗于世，其名遂不至湮

殁而无闻。或者彼已死之梨娘，一缕芳魂，常绕情人左右，冥冥中阴为布置，俾其所爱者之奇情伟绩，得藉文士之笔墨，传播于人间。事非偶然也。”石痴闻言，慨焉叹息，曰：“彼别余时，侃侃数言，余早知其必能实行其志。今果烈烈轰轰，流血而去，渠死可以无恨。而此小册既入君手，则为死者表扬，君不得辞其责。前函具在，事迹可稽，今有此一死，更足令全书生色，可以濡染大笔，践余昔日之请矣。”余应曰唯唯。

既而请于石痴曰：“余尚有所询。彼黄发垂髫无恙耶？”石痴愀然曰：“崔翁乎？骨已朽矣。言之殊恻人怀。自梨、筠二人相继殒谢后，彼矍铄之老翁，乃若硕果之仅存，老境太觉不堪，未几即感疾死。渠家戚（感）族无多，翁死遂无人主持，仅有外戚某氏，远隔城乡，闻讣奔至。后经众提议，将鹏郎寄养于某氏，遗产亦委某氏代为经理，俟成人授室后，再整旧日门庭。议既决，某氏遂携鹏郎去，其遗宅则由某氏雇仆媪二人以守之，幸未至鞠为茂草。数年之间，一家尽毁，吾乡中死亡之惨，衰败之速，殆未有若彼家之甚者。想君闻之，亦当生一种沧桑之感也。”余喟然曰：“兴废不常，盛衰有准，循环往复，理所必然，积善之家，余庆未绝，有佳儿在，迟以十年，夏少康中兴之业成矣。”石痴颔余言复曰：“君既来此，有意至梦霞葬花处，一吊埋香遗迹乎？余当导君往。”余曰：“甚愿。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归，可为余书煞尾着一点江上青峰也。”

儿株败柳，一曲清溪，老屋数椽，重门深锁。时值孟冬，百草皆死，门以外一片荒芜，不堪入目，境地至为幽寂。石痴语余曰：“此即崔氏之旧居也。梦霞寓此时，余常来此，今绝迹者已年余矣。此其后舍，守者即居于此，前门则久为铁将军所据，无人问津，门上恐已生莠草也。”且行且语，已至门次。石

痴举掌叩门，作败鼓声。良久，有老妪拔关出，见余等，注视不语，若甚讶来客之突兀者。旋问曰："客来何事？殆访崔家旧主人乎？惜来迟一年，今渠家已无人矣。"石痴曰："姥姥不识我耶？"妪熟视石痴，乃笑曰："君非秦公子耶？余老眼花矣。"石痴告以来意，妪即导余等入内。过一小圃，晚菘盈畦，青滑可撷。曲折达一书舍，室门上加以锁，积尘封焉。前有庭，庭广不足一亩，庭中景象，绝类古刹，墙阶之上，遍铺苔衣，不露一罅缝痕，盖绝人迹者久矣。石痴引余至一处，有土坟起，累然成小阜，云即梦霞葬花处。欲寻碑石，则已不见，殆历时既久，为地心吸力所吸入欤？抑为人携去，珍之为秦砖汉瓦欤？不可得而知。冢上短草芃芃，生意歇绝，草根之下，槁泥凝结成小块无数，仿佛犹有伤心人血泪痕也。凭吊久之，徬徨四顾，余突谓石痴曰："君诳我。空庭如洗，安有所谓梨花与辛夷耶？"石痴曰："异哉！是诚有之，今何并枯枝败叶，亦俱杳然？意者美人已返瑶台，而此美人之灵根，亦为司花吏拔去，移植天上耶？"因呼妪问之。妪言："闻前庭中实有二树，梨夫人死后，春来梨树即不发花，辛(卒)夷虽吐蕊，亦不能如往年之盛。是年六月，筠姑娘又死，二树均日就枯萎，柔条曼叶，失尽旧观。比老主人死，余等来时，仅见枯干两株，兀然直立，枝叶皆化为乌有。"问枯干何在，则曰："已斫作柴烧矣。"余曰："惜哉！是亦焦桐之类也。草木无知，乃为人殉，斯真所谓情种矣。孑然一枯干，大足以供后人之凭吊，何物老妪，大煞风景。此已死之情根，尚不能久留于世，彼痴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便成为情史上之人物也。"与石痴叹息者久之。

余旋指书舍问石痴曰："此即梦霞寓居之所耶？"石痴曰："然。余昔年时与梦霞促坐闲谈于此。犹忆某年秋余访梦霞，梦

霞贳酒留饮，半酣，梦霞指庭畔香冢语余曰：'此余之埋愁地，销魂窟也，余死，苟得埋骨于此，则此身长伴花魂，死可无恨。'又指庭前二树谓余曰：'此余之腻友，亦余之爱妻也。林和靖妻梅绿华，为千秋佳话，余今妻此二花，和靖且输余艳福矣。'言已大笑。复曰：'明年此花开时，君能归来，当再与君对花痛饮一醉，以余沥浇花，为二花寿。'噫，孰知酒杯才冷，人事已非，人既云亡，花亦不寿，徒剩伤心之境地，尚入余之眼际，情长缘短，室迩人遥，既含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泪，余独何人，乃能堪此！自今以后，亦不能再至是间矣。"石痴言时，泪盈襟袖。余至此亦觉触目凄凉，百感交集，恨无以塞石痴之悲也。

石痴复令妪启书室门，与余俱入。则见尘埃满地，桌椅俱无，窗上玻璃，碎者碎，不碎者亦为尘所蒙，非复光明本质。石痴一一指示余：此梦霞下榻处，此梦霞设案处，此余与梦霞对饮处。四顾壁立，空无一物，惟门侧倚一败簏，字纸充实其中，石痴就而翻检焉。室中空气恶浊，余不能耐，呼石痴曰："去休，是间不可以少驻矣。"石痴忽检得一纸，欣然向余曰："君试阅之，此情天劫后之余灰也。"余受而审视，上有《秋词》二阕，词曰：

秋光惊眼。将前尘后事，思量都遍。极目处、一片苔痕，记手折梨花，那时曾见。病叶西风，这次第、光阴轻变。算相思只有，三寸瑶笺，与人方便。　　蓬莱水清且浅。只魂飞梦渡，来去无间。最难是、立尽黄昏，知对月长吁，一般难免。薄命牵连，真怜惜、空深依恋。还只恐、未偿宿债，今生又欠。（右调《解连环》）

旧恨犹长，新愁相接，眉头心上频攒。独客空斋，孤

枕伴清寒。醉时解下青衫看，数泪点曾无一处干。道飘零非计，秋风菰米，强劝加餐。 老去秋娘还在，总是一般沦落，薄命同看。怜我怜卿，相见太无端。痴情此日浑难忏，恐一枕梨云梦易残。算眼前无恙，夕阳楼阁，明月阑干。（右调《送入我门来》）

（本篇校点者：邵毅平 责任编委：章培恒）

孽 冤 镜

双 热 著

目　录

序　一

貂蝉革鞜，蕙带云衣，吴歈越吟，荆艳楚舞，时无今古，人无智愚，闻之心怡，见之目瞬者，情也。月幛门圆，匿丽华于光昭之殿；鸳鸯瓦冷，求太真于缥缈之乡，神恍惚而遐思，志瞀迷而忘反者，魔也。拂情者戕性，入魔者丧生。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闻膻蝇附，望影星奔。缓带轻裘，高车驷马，访吹箫于秦女，得小玉于霍家。裂帛一声，颤明蝉之薄鬓，遗珠兼寸，耀坠马之垂鬟。报李投桃，盟山誓海。云崖夕曜，鹤盖成阴，蓬门旦开，流水接轸。惊鸾冶袖，常挹韩掾之香；飞燕长裾，时结陈王之佩。乐则乐矣，忧亦随之。金尽缠头，挽鱼轩而唾面；身婴残疾，侍汤药兮无人。漂渚依然，谁进淮阴之食；绨袍犹是，孰怜范叔之寒？华屋山邱，瓦砾与蒺藜并峙；美人香草，情意共云雨俱消。佛家言色相之空，良有以也，南国有捐情之士，岂徒然哉？即使艳夺绿珠，盟要白首，芝焚蕙叹，徒抱汉家金碗之嗟，掩骼埋胔，无补隋苑玉钩之玷。若乃笺衔青鸟，女贞不花，镜碎孤鸾，松筠改节。堕家声于媒孽，兴欲海之风波。红豆萦思，衾枕伴膏肓之疾；青衫湿泪，门庭起诟谇之声。鸩毒巾丝，碎却玉颜几许；环肥燕瘦，藏来金屋何存？遗恨千秋，浮生一梦。倖乎随中和而任放，与大块而盈虚哉！吾友双热，著《孽冤镜》以烛世。扬葩振藻，写屈子之

骚；绣口锦心，说生公之法。霏霏玉屑，散作天花；芸芸众生，脱兹孽海。人知礼让，相鼠泯无耻之讥；《诗》正睢麟，摽梅有及时之乐。砺名节，挽浇风，胥在是矣。岂徒笔炭心炉，云斤月斧，侈孙卢之金采，夸班宋之艳香哉！某也不文，掇拾芜词，比附缃帙。驽骀泛驾，非追夸父之踪，下蔡迷津，聊申长沮之义云尔。

宝应铁冷刘绮谨撰。

序　二

陈志群撰

人有恒言曰："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吾生平最不服此二语。盖儿女之情与英雄之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苟其人长于儿女之情，决不短于英雄之气，征诸中西诸英雄之历史，此言可为万古定理。吾国青年男女，每为社会恶习、家庭专制所困，致儿女之情，既不能达，而英雄之气，遂不能伸。历其境者，每至灰心厌世。因此销灭人才，不知几许，实堪为社会痛哭者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不闻禁止饮食，而独限制男女，何哉？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尝谓男女若成怨耦，犹半身不遂之人。吾国多半身不遂之人，此其所以弱也。强国强种，首在破除男女界限，改良婚姻制度。今之社会则不然，以强迫结婚为常，以自由结婚为变，每有文明结婚之事，亦徒文明其表面耳。值此人心险诈之秋，儿女之情，亦有出于非真者，故自由结婚，不无流弊，然不能因噎而废食也。双热君善著小说，今又以《孽冤镜》行世。本书中人，述书中事，现身说法，斯为尚矣。书中环娘死于情，王可青死于情，而恶婚姻之结果，连累及于环娘之母，暨可青之父母，致两家俱破，已可惨矣。矧其人肯为情而死，必能为国而死；死一也，为国亦情也。故环娘不死，王可青不死，则无形之中，中国多一分人才，岂特两家之福哉！虽然，彼环娘及王可青，幸得双热君为

之传耳。类于此二人而死者，恒河沙数，类于此二人而半死，即吾所谓半身不遂者，又恒河沙数。读是书者，必能类推而有所感触，藉知婚姻制度之亟宜改良，男女界限之亟宜破除。旧俗不足尚，陈言不足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语误尽苍生。“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八字，流毒社会。儿女即英雄，英雄即儿女，英雄从儿女做起，苟有阻滞，便成冤孽。双热此著，洵足为社会之镜，有功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余故乐为之序。

序　三

沈肝若

噫嘻，王可青者，殆古之焦仲卿流亚欤？仲卿殉其已出之妇，王可青殉其订婚之妻。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既不能比翼于生前，又曷禁寻盟于地下？鸳鸯拚命，殃及慈乌，情变之生，亦岂得已者哉！吁嗟乎，情芽方茁，风雨每随，摧残遏抑，无所不至。战而胜则爱条畅达，欢蕊怒放；不胜则亦惟横折枯萎以死，而自图归结，为离恨天中增积一重公案耳。吴子双热以幽艳之笔，写哀怨之情。前既有徐子枕亚《玉梨魂》一帙，脍炙人口，咸叹为言情之杰作。今复有吴子《孽冤镜》出现，词藻缤纷，情致委婉，虽体裁未脱乎稗官，而纪载实等于信史。方之徐作，异曲同工。洵为近世言情小说之自成一家者，又岂特文词之优美，能唤起读者兴趣也哉！其有裨于风俗人情，盖匪浅鲜矣。

序　四

尝谓文人狡狯之笔，有夺天地感鬼神之能力，其中人焉甚于疾病，其毒人也甚于蛇蝎。有笔如刀，杀人更利于刀；有才如海，造孽亦深于海。多情乃聪明之误，识字为忧患之媒。文人者，造成此情世界之主人翁，而亦作俑之流也。夫既为人类，畴则无情？怵惕恻隐之心，人所固有，况事涉于男女之大欲乎？造物不仁，对待情界众生，恒用惨酷手段。为文人者，更以三寸毛锥，助天为虐，以缠绵凄苦之音，写离合悲欢之事，或布疑阵以惑人，或嘘蜃楼以欺世。江郎之笔，惯放泪花；李贺之笺，尽成血草。作者呕尽心肝，阅者萦其魂梦。将无作有，认假为真，即令事非无稽，讵免言多失实？人谓文人为情种，吾谓文人直情魔之伥耳。虽然，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文人多情，文人之不幸也；文人言情，又文人之本能也。文人多慧，慧根即情根也；文人多穷，境穷则情挚也。大抵文人一生，方寸灵台，无一足以萦扰，惟与此情之一字，有息息相通之关系。既不得于世，此情无着处矣，不得已托之美人香草以自遣。其心苦矣，欲言之不哀，不可得也。言之哀矣，欲人之不泪，又不可得也。然世之自命为文人者众矣，文人所著之哀艳文章亦多矣，未必人尽读之而下泪也。其下泪者，必其人有极穷之遇，极深之思，极奇之笔。兼此三者，而为极妙之

文，乃足动人以极端之感想。阅者纸上千行泪，乃著者笔头一滴血所换得者也。质言之，非文人之笔墨足以感人，实文人之至情足以感人耳。乳臭小子，外无雅骨，内无虚心，读得一部《红楼梦》，便自胡思乱想，自负多情，掉弄笔尖，贻灾梨枣。其意非不欲赚人眼泪也，亦思他人眼泪，夫岂轻易可以赚得者哉？吾于此知哀情小说之价值矣。吴子双热，鬼才也。为人豪放而善滑稽，似趋于乐观一派者，顾其谈吐与文章，乃不相符。长于言情，必极其哀。吾与之相交最稔，而知其人盖伤心人也，能以至情发为妙文以赚人眼泪者也。一册《兰娘哀史》，赚得之泪，已不少矣，而双热犹以为未足，更有《孽冤镜》之刊焉。吾知是书一出，阅者必尽移其哭兰娘之泪，而哭环娘也。虽然，一弹再鼓，文字之孽深矣，吾望双热之有以自忏也。是为序。

琴川徐枕亚识于海上。

序　五

慨自人心愈降，而教育之技穷，稗史兴乎其间，以施其警惕灌输之作用。稗史者，实改良人心，振刷厥志者也。人心归乎正而不外弛，则道德充而心明坚。心明坚则顽固消除，而社会进化，志能精乎大而毋苟，则学识进而智术长。以视无不明，以学无不精，以谋无不完，外贼无由侵，所从不能僻。故求革外者先革内，求强种者先强知。然则诗书艰深，科学高奥，而求其次者，无逾稗史。双热先生者，近代稗史之巨擘也。吾于新稗史中，率见之，如长短诸说部，谁谓无意于人心者？而今之《孽冤镜》书复就矣，吾亦曾窥一斑也。厥书词藻精致，心思完密，当先吾有言者，而命意之警惕，弦外之音节，固有可传已。夫惟言之动魄者，即足以挽痴顽；序之有条者，即足以钦阅者。诗书科学，正以挟谐。能知谐，即无正而或越也；不能知谐，即无正之足论也。先生其知谐者乎，先生其古史之班乎。而社会之流下者，其亦有以起哉。

上海戈止金汉霄撰。

序　六

无量世界，斯有无量男女。无量男女，斯有无量情。无量情，斯有无量因果。无量因果，斯有无量魔障。情而至魔障，便成冤孽矣。盖有情人恒为无情人所累，我佛以诸法空相，度一切苦厄，乃太上忘情之本旨。双热先生所著《孽冤镜》，述环娘惨史，始由订婚钟情，终至死于情，其间叙某大令之子与环娘事，兴感淋漓，栩栩欲活。书中人述书中事，现身说法，玉磬金钟，流连宛转，自成文章。殆有婚姻不自由，便成冤孽，当头棒喝，醒世间陋俗之微旨欤！语云：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若环娘与某大令子之情，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矣。非死者果能生，盖得吴君为之传，录之金石，播为美谈，非死犹生者乎？故于女得环娘，于夫得王可青，于友得吴子双热，有若环娘之母，有若某大令之夫妻，有若卖花媪，咸入情界。乃至若有情，若无情，若可思议情，若不可思议情，若天怀流露之真情，若害人之痴情，若生于情而死于情。死于情，我将以为悲也，害人之痴情，我将以为恶也。恶者死何迟，悲者死何速。速者斯以为情之种，迟者斯以为情之孽。书名曰《孽冤》，读至无情者愤而死，有情者悲而亡，两家俱破，盖不知掬洒几千万珠泪。其曰《镜》者，以为世人宝鉴，吴君救世之苦心也。前途

茫茫，后顾苍苍，世有揽衣搴袂，从吴君而改良婚姻制度者乎？

上海黄耀卿撰。

自　序

嗟乎，《孽冤镜》胡为乎作哉？予无他，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种种之痛苦，消释男女间种种之罪恶耳。《孟子》曰："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此数语，界说未清也。后之人未尝清其界说，而遽丑诋今日之自由婚，真笨伯矣。夫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结婚之自由权也。至于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于男谓之奸诱，于女谓之淫奔，不得谓之自由婚也。今人读《孟子》，宜于"不从父母之命"二句下，加入"可也"二字，则界说清矣。此予自以为确论者也。而更有说焉：上古之世，儿女对于结婚问题，正不妨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盖上古之人，少机械心，为人父母者，其对于子女之婚嫁，亦能尚德尚才尚貌，而攀龙附凤，慕富贵之思想，正未十分发达，故择妇未必不宜其子，择婿未必不宜其女，而为人之媒妁者，不过传言达意，必不至于翻莲舌底，添花锦上，以诈语撮合婚姻也。至于今日，人心不古，以故婚嫁问题，万不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盖父母眼底，惟知富贵耳，媒妁口头，无非造谎耳。十父母，八九如是，十媒妁，八九如是，此予又自以为确论者也。吾见夫今之小儿女，结婚而

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矣，然夫妻反目者若而人，夫离妻而他顾者若而人，妻背夫而他好者若而人，其故何哉，其故何哉？由于结婚不自由，夫妇双方不能满意，却又不能制欲，于是而奸淫之风盛矣。其能制欲者，则女为怨女，夫为旷夫，于是而伦常之乐亡矣。奸淫之风盛，而种种之罪恶以胎；伦常之乐亡，而种种之痛苦以朕。欲矫其弊，非自由结婚不可。自由婚之真谛，须根乎道德，依乎规则，乐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义，否则淫奔耳，奸诱耳，桑间濮上之行为耳，此则予之所深恶痛绝者也，曾是而敢推波助澜，为之鼓吹者哉？阿侬一片心，愿普天下为人父母者，对于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贵两字，打消专制两字。苟人之父，无有如王可青之父者，人之母，无不如薛环娘之母者，则情世界中，顿造无量幸福，当无复有王可青、薛环娘如是等等之情鬼矣。世人其尚梦梦耶，盍对此惨澹凄凉之《孽冤镜》，大家忏悔来。

民国二年十二月既望，古吴吴双热自序。

艺　苑

《孽冤镜》题诗

虞懒僧

孽海姻缘总渺茫，华鬘曾此断柔肠。双鸳有泪春愁重，寡鹄无言幽怨长。生解多情原怅恻，死归离恨莫悲伤。么蚕作茧浑难释，个个牢笼粉黛场。

爱河源里漫寻槎，魔障重重终自嗟。无相佛悲连理树，有情人种合欢花。一双蛱蝶魂难舍，卅六鸳鸯梦不赊。惆怅馆娃宫殿月，子规声底误年华。

毂　任

春梦如潮绿有痕，一声堕地种情根。空山修竹寒生袖，小院梨花昼闭门。如是我闻都色相，更无人悔约黄昏。欲将抱月飘烟事，诉与华鬘乞偈言。

镂刻空花创昔贤，寓言十九误华年。《金荃》艳说才人集，黄竹工摹怨女篇。意蕊六根呈变幻，情澜十丈费熬煎。谁能妙粲生莲舌，删尽飞龙药店烟。

蕙怨兰愁此正声，著书心事薄蓉城。画堂南畔欢无赖，明月东边照有情。万古短绵参腊泪，三生顽福悟鸳盟。风诗亦是无邪旨，钏动花飞一笑轻。

李　铎

自缚蚕丝剧可怜，云阶月地奈何天。谁将孽海三生恨，亲忏楞教十种仙。

刻露镌云苦未休，《玉台》一序忒风流。青衫红袖汍澜泪，都误才人笔底收。

我读君书欲忏情，琼思瑶想误聪明。愿将无限名山意，梨版分明镂十行。

上海萍云陈索然

谈何容易说痴情，情到深时恨转萌。林贾姻缘空买泪，韦刘运数可怜生。吾侪堕地即难免，此劫坑人至不轻。禄蠹伧牛怎解得，鲛珠裹笔写鹣盟。

可人如玉话琴川，锦绣胸罗正盛年。故里遄归偏已晚，爱河种恨竟相连。春风人面销魂地，秋雨愁心忉利天。果令红颜多薄命，谶言长铸口头禅。

离离红豆惹相思，女太温柔郎太痴。小草凄凉成独活，琼花零落不交枝。昨非今是岂无觉，后果前因信有之。道是极欢天亦妒，悔将缱绻误佳期。

情场祸福两无门，缘去缘来泡影痕。名士笔花双管热，美人墓草一丛冤。不堪率听啼更鸟，强自孤吟折翅鸳。举世更悲同调伙，无边孽海孰为援？

上海虞启征

翡翠屏昏蜮射沙，合欢如意郁抽芽。情田不断相思草，孽海终多薄命花。魂魄几曾来入梦，容颜底为晕堆霞。一声《何满》双行泪，荡气回肠侬亦嗟。

漫道相思泪竟枯，灵风已自渺彼姝。神仙眷断同心带，冤孽缘悭如意珠。十里春城飞蛱蝶，一天情网布蜘蛛。黄泉碧落穷难见，我欲招魂诉越巫。

上海朱毓芬

天荒地老总缠绵，月缺花残只自怜。九死难招倩女影，再

生怕续玉箫缘。相思泪花红心草，并蒂莲摧绿绮年。省否多情原是累，鸳鸯虽好不成仙。

寒烟芳冢冷斜阳，道是情场冤孽场。尘世难求怀梦草，泉台不爇断头香。生怜鸾凤徒憎妾，死化鸳鸯肯傍郎。湘瑟无端犹写怨，一回谛听一悲伤。

《孽冤镜》题词

上海耳似吴听猿

〔霜天晓角〕英材出众，笔走龙蛇动。情魔棒喝警书空，看彩澈墨花飞鞚。〔前腔〕书城深拥，挥洒的情丝重。你西林文阵好英雄，笑的俺眼花没缝。〔锦上花〕笔底起奇峰，闪闪芒锋。心猿狡黠，意马奔冲。漏三通，漏三通，惹的那情肠动。〔前腔〕双双胡蝶虫，弱不禁风。冤家宝镜，孽海牢笼。哈哄哄，哈哄哄，哄的那尘心动。

楔　　子

情天苍苍，情海茫茫，几多情种，以戴以航。嗟嗟！情也者，杀人之魔也，而人媚之，而人惑之，为所驱策，为所牵制，为所颠倒，为所残杀，至死而不悟。往古来今，痴儿女千百辈，醉于情，宿于情，陷情魔之窟，而断送其寿命者，比比然矣。呜呼！情耶？魔耶？爱力耶？魔力耶？何入人者深，而中人者厉耶！予亦情网中人也，予乃情网中之过来人也。为情所网，屈指十年，情丝万丈，款缚一身，方寸茫迷，如痴如醉。当是时也，予友王子可青，正复与予同病，而至懊丧抑郁，忽忽以情死。嗟嗟！可青死矣，其一段情史，至可艳也，至可味也，至可悲也。其因其果，予耳所闻，目所见，遂知所戒矣。从而借渠往事，作我前车，猛然以悟，洒然以脱，慧剑一挥，情丝寸断。予幸得为漏网之鱼，悠然而逝，还我自由。试一回顾，困我之情网固无恙也，千经万纬，组织至周密。予苟不自解脱者，殆矣殆矣。软红尘世，扰扰多情种，男女交接，辄生爱情。情核生根，情苗展叶，由叶而花而果，情而至于结果，便是个中人生死关头。情之果，十八九皆恶果也。借问佳人才子，有几辈成大好因缘？可怜怨女旷夫，每一例负无边孽债。愿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属，人人有此心，人人每违此愿。苍苍者天，未肯玉成好事，坐令情魔得意，着力弄人。人

醉人梦，迷而不觉，颓而不振，其病且死，而为情鬼，指不胜屈也，独王可青乎哉！予以王可青故，乃自振拔，幸不以情死。予则无恙矣，而世之人麻醉于情，不知若而人，困顿于情，不知若而人，予甚悯焉。于是酣我笔，饱我墨，举王可青已事，汇为一部哀情之史，无以名之，名之曰《孽冤镜》。是镜也，予尝以镜我，予今以镜人。愿人如我，对镜而触目惊心，翻然悔悟。须知真自由国，乃能缔美满之爱情，盖家庭无父母之专制，男女现平等之真像，此则情交之佳朕也。我国有此佳朕乎？呜呼，未也。自由结婚之权不大昌，爱情上便多一层魔障。呜呼休矣，毋痴于情。痴于情，死于情，毋乃不值乎？谓予不信，请拭目观《孽冤》之镜。

第一章

游春

方春和时，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点缀春华，成一美术世界。以故春郊多游人，或则走马看花，或则听鹂载酒，或则踏青野外，或则拾翠溪边，及时行乐，收拾春光，唤起一种美的感情。游春侣伴，乐可知矣。嗟乎！春自可人，而人对青春，正复襟怀各别。同是春也，甲以为乐，乙以为悲；犹自人也，昔也赏春，今也伤春，盖所处之境遇不同，从而所感之情绪，亦随时移易。是故春也者，亦一情之魔也。失意人遇之，方寸乱矣。予书至此，而一阵酸辛意味，无端绕我笔尖。无他，予蓄意欲为失意人写照，笔花才吐，已不禁悲从中来也。诸君乎，须知《孽冤镜》中，大有伤春人在。

沦落作异乡之客，奈何呼春日之天。蝴蝶梦中，飞来乡思，鹧鸪声里，唤起归心。人面桃花，重温旧恨，陌头杨柳，蓦惹新愁。嗟嗟！春色恼人，情怀潦倒，此非天涯游子之凄凉时代乎？乃若吾友王子可青者，则说到游春，便泫然而泣。呜呼！伤心人别有怀抱，殆可青之谓矣。可青翩翩一美少年也，颀然而长，容貌昳丽，美如冠玉，人戏呼之曰玉峰云。工诗歌，解音律，能击剑，善饮酒，淡泊不求仕进，落拓不事生产。喜遨游山水间，良辰美景，乐事赏心，是其素志。每至春秋佳日，辄驾言出游，山巅水涯，花前月下，游踪闲驻，逸兴

遄飞。然则可青固老于游者也，豪于游者也。想见个里风光，饱餐眼底，无量兴趣，浪叠心头。乐哉游乎！乐哉游乎！孰意可青始以游而乐，终以游而悲，旧事重题，剧生哀感，其泫然而泣者，其心伤也。

可青,越产也。年七岁,随其父游宦吴中，遂家焉。可青有弟早夭，桂林一枝，孤芳独秀。距今十年前，予尝负笈游学于苏台。岁乙巳，佳节届重阳，予登高于虎邱，对塔影山光，油然泛诗意。探囊出铅笔，题新诗于山寺之壁，偶得一句，曰"笑盼客来山有眼"。一时不能续，则面壁而沉吟。忽有人焉，拊予肩而朗吟曰："闲寻僧去日当头。"予急回顾，则二十许美少年也。少年揖予而笑曰："孟浪孟浪，狗尾续貂矣。"予亦笑指中天红日曰："真个日当头矣，佳句佳句。"因各展问邦族，从此定交。少年非他，王可青也。等闲识面，彼此倾心，洎后时相过从，颇称莫逆。渠于江南好风景，游览殆遍，叩之能道其详。口沫横飞，津津有味，听之令人神往。

海客谈瀛，入耳恍如目接，觉有无数佳山水，更迭拥现于眼帘。予因语可青曰："吾乡有虞山，风物殊超绝，久驰名，子亦曾一见否耶？"可青曰："未也。"予笑曰："虞山待子久矣。然当此岁寒时节，山锁寒云，意绝冷淡，恐非所以对佳客也。待到春来，青山含笑，予当为海巫（虞山别名）作绍介，而与子相见耳。"可青笑应曰："诺。"未几，予别可青，返故乡，度残岁。暂不相见，辄便怀人，邮筒往来，殆无虚日，间以诗代简，征逐唱酬。容易年华，青春复活。孟春之月，旬有二日，予即离家赴苏台，访我良友可青，欢然道故。是日也，天气奇冷，春云冻天，苍然有雪意。可青留予对酌，藉以消寒。瓮头春色，大可醉人。然而予俗物也，与红友无缘，一线

酒肠，仅容涓滴。可青频频劝酒，为之勉尽一杯，而耳热如炙，头涔涔矣，则请以茶当酒焉。时窗外春风料峭，雪花如掌，因风入户，狂击酒人，可青顾而乐之，予则踢蹐不安于坐。日之夕矣，便欲冒雪行，可青殷殷留客，而雪势猖狂，天亦沮我，则止宿焉。灯炧酒阑，可青被酒而卧，予也酒力已尽，玉山耸寒，辄与可青抵足，闻窗纸彻夜作窸窣声，辗转不能成寐。可青则鼾然酣睡，想见厥味之甘也。

数尽更筹，睡魔始惠然顾我，一枕黑甜，不觉春鸡报晓。醒见丽日照窗，作红蔷薇色，可青已先予起。予别可青，上学去。迨百花生日，适家君诞辰，予又言旋，为捧觞上寿计也。往招可青曰："故乡山色，春来大佳，子盍从我游乎？"可青欣然诺焉。苏台距海虞，不逾百里。航路有小汽船，朝发而午至，往来殊便捷。予挈可青，即日就道，呼苍头荷一肩行李，步出金阊门，至汽船南埠，出资购票，联袂登舟。忽闻呜呜汽笛，轧轧机轮，椗启矣，舟行矣。此时载客盈盈，或位置行李，或移易坐次，颇形扰乱，良久始宁贴，则群坐攀话，声浪成潮。

商者言商，工者言工，农者言农，声应气求，方分物聚，相互问答，语甚拉杂。载客无公德心，唾涕满地，或倒头而卧，横占他人之座。可青耳语予曰："彼各有类，我道何孤，任意扰人，殊可厌也。此时安所得酒，一浇我胸次肮脏气乎？"予曰："子但须目空一切，自乐其乐，计不亦良得乎。"可青点首，乃启其行箧，出一短笛，倚船窗吹"杨柳岸晓风残月"之阕，予倚歌而和之。舟中人语者止，卧者醒，注目侧耳，若或解音。然而可青一曲未终，而田歌，而盲词，声声杂作，洋洋满船。可青不觉失声一笑，而笛为之罢。时引首向船窗闲眺，则见沿堤春树，临水人家，奔赴眼帘，倏忽不见，足证舟行之速也。时

或登船头，领略水国春光，遥天景物。既而汽笛一声，中流暂歇，小舟乱流而渡，争傍汽船，左舷客去，右舷客来，人声嘈杂，而戏波鸭队，纵横水面，若与舟中人争此渡者。逾时，汽船复鼓轮进。予语可青曰："适泊舟处，地名吴滩，自吴滩至虞山，仅四十余里矣。"言次，予引手遥指曰："虞山在望矣。"海巫一抹，远翠迎人，可青放眼看山，长立忘倦。既返身入船室，室中又添得二三客子，盖自吴滩登舟者也。中一少年，望之有书生气，目光周转，遍视舟中人，口吻撇撇，若欲择人而攀话者。予乃先发语，叩以姓氏里居，知其为金陵人，薛其姓，粹华其字，貌书生而实服贾者也。顾吐属颇不俗，尚可与语。继叩以此行何所作，答词颇闪忽。粹华还问予，予亦不以实告。予非欺人也，父尝诏我曰："出门须带三分诈，不可尽情吐肺腑。"良以世风不古，直道事人，转能贾祸也。可青宦家子，未免有傲气，始终不与粹华接一语，殆以其为商人也。予颇心焉非之。杂坐移时，舟中人纷纷收拾行李，盖日已卓午，距故乡不过二三里，一瞬而达矣。及岸，予导可青，由南郊入城，迳至我庐，纳客于堂。予先入向父母起居，请曰："儿此次挈好友王可青来，欲下榻留之宿，作数日盘桓。"父曰："可。"予更转入闺寝，快睹细君，语颇絮絮，迟迟不出，几忘有客在堂矣。

一缕炊烟，黄粱乍熟，只鸡斗酒，出款嘉宾。此时予父与可青相见，可青称侄，且称觞焉。世俗浇奢，人寿至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辄一张筵作寿，受人庆贺，予父独非笑之。是岁适届知命，而处之淡然，初未肆筵设席。然为之子者，礼当趋归以寿，家人团聚，宴此良辰耳。父乃笑谢可青曰："不敢当礼。"相将揖让入座。席间，予父与可青论史谈诗，娓娓不倦，意益

欲一探可青之才学也。席终，父微醉，予扶之入内寝。父语我曰："可青诚佳公子也。"予旋出，与可青周旋。既而挈之出，作石梅之游。石梅，一广场也，在虞山西麓。塔影山光，幽林绣野，景物宜人，其间有梁昭明读书台，残碣可摩挲而读，各赋一绝句。可青诗曰："昭明遗迹太荒凉，草色泉声冷斜阳。一读残碑一惆怅，更无人影袭衣香。"予诗曰："桑田沧海几回更，胜有孤台感慨生。万岁千秋明月夜，松风犹谱读书声。"下台左旋，有茶轩三四，人群杂坐，各手一壶作茗战。其一曰望山轩，屋古矣，而予爱之，乃挈可青入，对坐饮碧螺春。茶香绕鼻观，临窗徙倚，虞山如绣屏，湿翠扑人眉宇。予谓可青曰："山妆半面，亦自可人，诘朝当与子登山，作竟日游也。今日者夕阳在山，不及登临矣，归欤归欤。"

翌日，予导可青步出北郭门，乘肩舆同（向）登山。舆之制殊简陋，竹椅下托以踏板，四隅支细竹为柱，张以青布或黑布之幄，蔽其后而敞其前，贯巨竹为杠，络绳于两端，舁者环绳于项，捷足攀高，如履平地。是舆也，邑人名之曰爬山虎云。可青坐舆中，时复失笑，笑爬山虎也。盖御风而行，吹幄作呼呼声，如闻虎啸也。载行载止，随意盘桓。听泉于桃源涧，品茗于拂水岩，寻僧于破山寺，探奇于小石洞，饭于维摩之僧舍，坐于三峰之禅堂，题诗于剑门，读碑于言墓。可青出袖珍日记簿，以纪是游之乐。鹧鸪一声，暮云归岫，可青揖别山灵，犹恋恋有不忍意，频频回首，迟迟言归。迨抵吾庐，已上灯时候矣。

予父笑语可青曰："虞山之游乐乎？吾知子固老于游者，而又生长于西子湖边，或以曾经沧海，未必更赏识虞山也。"可青曰："不然。虞山风物，殊足醉心，侄此行恨未携摄影箱，不

得为虞山写照，而为我袖底之珍。过眼山光，不能长驻，殊可惜耳。”予父曰：“子真虞山之知己哉。吾邑有画家某，工山水，予与之朝夕相见。明日，当以素缣往，倩渠作虞山十八景，持以赠子，子可带得虞山归去矣。”可青大喜，鸣谢者再。须臾，晚餐至，非无兼味，绝少珍馐，盖予与可青相交忘形，若以客气待可青，意转疏矣。予尝饭于亲朋之家，嘉肴方丈，主人犹频称简慢，受享者乃大拘拘，食且不饱矣。予之享客也，则力矫此弊，矧对我良友可青哉。饭罢作茶话，及二鼓，主宾各就寝。可青来予家，予舍之独宿书斋，而不之伴，是何故哉？阅者多慧人，不难索解也。

其明日，父命予往吊某戚之丧，父则偕可青出，同赴茶楼，以食以饮。予朝出而午返，可青已自茶肆归矣。午餐既毕，风日宜人，予与可青更荡舟游尚湖。尚湖在邑之西郭门外，柳岸镜波，亦一佳境也。予语可青曰：“是亦名西湖，是亦可比西子否？”可青笑而不答，旋闻其朗吟曰：“西湖西子是耶非，岸阔天空鸟倦飞。欸乃一声山水绿，春风无赖袭春衣。”写景写情，的的入妙。予方索肠叉手，思有以和之，而可青探袖出短笛，撅笛狂吹，汽船上之故态复作。其声呜呜然若洞箫，亦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乱我诗心，竟未能成咏。此时笛声逗湖上，泊岸渔舟，忽亦歌声齐作，或远或近，时断时续，搀以笛声，自成天籁，而更近挹湖光，远迎山色，个中人观听之余，不甚耳娱目悦哉？呜呼！而孰知可青到此，从此沉沦于恨海矣。三弄未终，忽划然而止，遥指一处而语予曰：“谁家楼阁，红倚斜阳，楼头开窗而徙倚者，伊何人乎？咦……咦，乃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

第 二 章

邂 艳

吾侪少年，血气未定，不戒于色，见辄神驰，脑海起特殊之感触，眼光表无上之欢迎，如矢赴的，如水朝宗，如琥珀拾芥，如磁石引针，未必好色如登徒子也，而色自具一种之魔力，能于刹那间麻醉人。明知过眼繁华，绝无关涉，然而心不能制目，目不能制情。一线情丝，倩视线为代表，从而更高卷眼帘，视神经起快镜作用，摄此春色，留痕于网膜之上。年复一年，眼衣灿烂，蔚为百美之图，瞑目一回想，恍然见万千粉黛，突现眼前，应观念而来朝，永远留纪念而迄不消灭。试问阅者诸君，予言果信也否耶？

天生尤物，足以移人，苟与之遇，则银海嫩潮，更翻腾作势。然而尤物者，色之魁也，魔之王也，百千万亿中，不得一二也。咄咄怪哉，而孰知西城楼阁，乃有尤物式凭！苟非尤物，可青何以称之曰"五百年前风流孽冤"乎？可青指点之顷，又惊又喜。予依可青所指，急凝眸注望，楼窗虚闭，不见伊人。咄咄怪哉！可青殆诳我耶？抑天矜春色，仅许作昙花之一现耶？抑楼上美人，秋波烛远，见可青信手指点露狂态，而走避耶？至艳之眼福，可青能一享，而予不得与焉，美人何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斯时也，可青亦大失意，曰："伊人无情哉，既冶其容，乃藏其面，秀色餐来未饱，便以闭门羹待人。恨恨，

……恨恨。”

四目相对，闲煞眼花，予与可青一样神情，一般懊丧，虽楼头倩影，已随暮霭消沉，而船上痴人，犹背夕阳怅望。既而予语可青曰：“子殆误矣。吾邑非无美人，然美人者予所注目者也，某处有美人某，某处有美人某，予悉知其名而识其面，顾未尝发见美人于尚湖之滨也。非第未之见，且亦未之前闻。彼夕阳楼阁中，予知其已久无人居矣，不信美人从香国飞来，而卜居于此。子殆误矣。”可青闻予言，力证曰不误，而予力辩曰必误。此时可青愠然作色，恨不呼美人出现于眼前，以塞予口。正争论间，而彼楼上美人，竟复露其宜嗔宜笑春风面。可青急顾予曰：“何如，果谁误耶？”予不遑答，目光灼灼，快睹美人，而视神经为之大受震荡。伊何人，美而艳，当年西子，定是前身，果何自来耶？然而看花正如画饼，馋涎空滴，未足充饥，乃强制眼欲，游目他顾，笑语可青曰：“予今以彼姝为花，借花献佛，让子独享眼福，不与汝争也。”可青若弗闻也者，予于是意不注于楼头人，而注意于可青。觉可青神情，遽失常度，双瞳湛湛，有若剑光虹影，直贯楼头。予试掠目及于楼上，恍见美人两道目光，若与可青之目光相冲突者。予因顾舟子而笑，试谓舟子曰：“行行去休。”可青急摇手曰：“止止，行不得也哥哥。”时予舟方容与中流，以可青故，乃诏舟子泊岸而息，距美人楼可一望之遥。垂杨数株，对人而舞，不知楼上美人，其腰支与柳腰孰细，若临风作散花之舞，当更媚于杨柳也。斯时也，可青双目，若失其活动力者，双珠固定其视线只在楼头。忽闻其朗吟曰：“千条烦恼丝，迎风乱摇曳。阿侬见美人，美人见侬未？”予击掌曰：“好诗好诗。”而可青不闻也。牵其裾，掣其袂，扶其肩背，而可青不顾也。予于是回面向舟子，掩口作

一阵笑。笑未刹，而可青之诗声又作矣："卿颜丽若花，侬意繁如絮。东风须着力，吹送诗声去。"予又抚掌笑曰："好，好。"而可青置若罔闻如初。忽闻其作失惊语曰："恶哉美人，又遮遮掩掩而匿其形矣。彼白发妪何人，乃夺美人之地位，而倚窗作鹄望耶。"予闻可青语，举目视所谓白发妪者，则见其高撑老眼，其视点固投于予舟也。察其状，若有意侦察予等之动静者。予以语可青曰："恶哉美人，乃嗾此老妪作侦探耶？虽然，果如予等所料，则美人之用意，颇耐人寻味。"

予谓可青："子太痴矣。眼底繁华，无异空中楼阁。纵秀色可餐，奈用情无地。而子身在舟中，心驰楼上，诗狂意乱，一往情深，徒自苦耳。彼楼上美人，虽秀其外，未必慧其中，咏絮之才，于今百不遇一，窃恐楼头人目且不识一丁，而安能解诗乎？子乃欲以诗为饵，以诗为媒，不亦偾哉。子休矣，视眈眈如虎，目灼灼似贼，楼头人殆怒子之狂，故惊鸿匿影，春色深藏，策彼老妪倚楼，寓逐客之意。子休矣，何耐人寻味之有？予料彼姝，当不复露庐山真面矣。"可青漫应曰："然。"而目光时注视于楼头，如大旱之望云霓也。

咄咄怪哉，咄咄怪哉！吾不意楼上美人，忽复临窗而立，手扶老妪之肩，作笑语状。此时予又生一疑窦，彼楼头人者，殆章台柳耳，冶容卖笑，掩映此一角迷楼。果如此，安有真情哉！予乃以所疑质可青。可青心不在焉，听而不闻，银海怒花，直向楼头飞溅，诗意蓬蓬，脱口即成佳什，其声扬，其情急矣。诗曰："侬是求凰者，卿曾跨凤否？美人如解语，温语下高楼。"可青吟罢，予觉其目光愈锐，注视愈恶，喃喃自语曰："美人探首窗外矣，倾耳而听矣。"则急引短笛，吹凤求凰之阕。此时楼上美人，笑容遽敛，貌若沉吟，倏忽转其身，与妪偕

隐。可青叠口呼曰："咦咦。"俄闻箫声作于楼上，辨其声，则亦凤求凰曲也。可青又惊又喜又颠倒，则呼舟子曰："移棹移棹，泊舟须傍美人楼。"舟子顾予而笑，予亦顾可青而笑，而可青此时之心中目中，惟有一楼上美人，则又安知予等旁观而窃笑哉。虽然，有予在侧，于可青终有所顾忌，予之外更有舟子，亦为一碍眼人。予乃呼舟子而诏之曰："汝移舟后，可向舱底卧，非呼汝，勿便出，亦勿声。"一手指可青曰："汝须知……"又上其手而指楼上曰："汝须知……"舟子笑而曰："诺，然则先生将何如？"予曰："予亦当隐身入船室，高枕而卧耳。"言罢，不觉相将一笑。须臾，舟迫美人楼泊焉，舟子如予教，遽入舱底，予亦就船室卧。此时长立于船头者，惟可青一人，负其手，翘其首，意固紧绕于美人楼也。

箫声一缕，暗篆情丝，人意双飞，濒临魔窟。予方羡可青与楼中人，机缘行且熟矣，予虽身在船室，而不绝向一线窗帷间，窥人之隐。此时之可青，可方诸猎者，楼上美人，其目的物也。可青一片心旌，逐孤舟荡漾，直到楼头。实逼处此，以脑球为弹丸，以目光为连矢，磨厉以须，跃跃欲试。目的物而出者，将一发而命中之矣。而孰知人事离奇，出人意料。彼吹箫人非弄玉，非小红，乃一书生耳。彼书生者，似曾相识，非他非他，即曩日于汽船中所遇之薛粹华也。粹华虽服贾者，顾殊风雅，亦娴音律，可青弄笛，彼和以箫，曳箫声出自楼头，凭窗而吹之，笑容可掬，既睹可青，辄作熟视状。而可青意中，则大失败，大忸怩，强纵其目作四顾状，而耳根有色，蘸着轻红，双颊若醉人，一若曾作亏心事，蓦地为人所侦破者然。予知可青此时，颇难解脱，予当为解铃人耳。乃由舱中出，与粹华攀话。粹华曰："君等来此，殆作西湖之游耶？佳客临

门，当倒屣以迓，顾不欲以蓬荜门庭，尘污玉趾，且不欲扰君等之游兴也。”予亦以客气语答粹华，且曰：“君卜居于尚湖之畔，几许时矣？”曰：“匝一月耳。然而四围风物，已饱收于眼底矣。”予曰：“诚然。红楼高耸，四面皆窗，远瞩高瞻，自然揽胜。”予酬答之顷，窃见楼头呈一种至有趣味之象，彼一层红纸，几眼疏棂，微有破碎，乃露孔窍，中间掩映出梨花人面。遥知楼上美人，方尽情偷觑也。斯时也，可青遂亦飞语接粹华，颇殷勤，一腔含羞态，早霞消虹断。

阅者诸君，不犹忆记前言乎？曩可青与粹华同舟，轻其为商也，不屑交一语，今何以乃殷勤问讯耶？予怪之，予忖之，予知之矣。在可青之意，度粹华当是彼姝之同胞，盖其貌相似也。可青向粹华殷勤者，意固在于彼姝也。故其与粹华谈话也，盘旋作势，欲从舌尖口角，逼出美人也，欲结深交于粹华，往来征逐，觊觎美人也，欲广种远因，而摘取情之果也。谓予不信，试听取其一二问讯之词曰：“君昆季凡几人？”曰：“君椿萱并茂乎？”粹华则答曰：“予伶仃无兄弟，仅一弱妹耳。”“予早失怙，老母幸无恙耳。”可青又曰：“母夫人亦劬劳哉，而井臼，而婚嫁，家政独操，殊不易也。然苟毕此婚嫁，则老人心事，可渐解脱矣。”粹华微叹曰：“此谈何容易者，予固未婚，妹亦未字也。”予袖手旁听，窃佩可青词令之善，巧言如簧，不着痕迹，竟探得美人消息矣。

语方入港，日已衔山。予呼舟子自舱底出曰：“日云暮矣，归者归者。”可青频呼止止，则以言餂粹华曰：“予喜音律，君亦喜此，知音相见恨晚，君如不我弃，他日当造访，坐君书斋，与君共弄箫管，一较短长也。”阅者诸君，须知可青此一席话，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粹华闻可青言，欣然嗽应，即欲下楼招予

等入室，留餐留宿。可青喜，挽予上。予笑而耳语之曰：“彼商人，多酬应工夫，故有几许了世事语，未必真意欢迎，子乃如闻君命之召，嘻，子亦太急色矣。”此时可青之隐衷，被我一言道破，乃负气冷笑，与予同谢粹华，珍重而别。一声欸乃，十丈烟波，可青犹频频回首高楼，仿佛见楼上美人，依其兄粹华而立，似目送舟中人者。

尚湖逅艳，魔煞可青，然予亦几回心动，强自抑制，故作庄严。可青船窗悄坐，口吻撇撇，若欲与予讨论美人风味者。予乃假寐不之顾，盖不欲以喃喃情话，乱我方寸也。予偷目察可青，大有无聊状，若沉吟，若欷歔，予知可青殆已被尤物摄魂去矣。迨抵予家，予父问归何晏也，予顾可青而笑曰：“渠贪看……”语次，可青急怒予以目，予乃续言曰：“渠贪看尚湖景物，流连不忍去，非儿促之，且忘返也。”父曰：“有此清兴，自是雅人。”予又笑顾可青曰：“诚然。”可青无以对，则低俯其首。旋进晚餐。餐已，予父子循例与可青闲话，而可青应对之间，殊失常度，旋更呵欠频作。予笑曰：“可青倦矣，盍早眠？”可青曰：“诺。”是夜予微患寒疾，翌日日晡，乃能一汗而起。出视可青，忽失所在。怪问家人，曰：“出门有顷矣。”

第　三　章

问　津

可青安往，可青安往？予揣其心事，可决其行踪，是必背予赴尚湖之滨，访薛粹华去矣。此事艳事也，予虽不之妒，而心焉羡之。可青背予，予不甘也，不妨与之恶作剧，以报其见背之恨。予乃疾行而西，亦访薛粹华去。薛所居在尚湖彼岸，苟由陆绕湖堤行，固可达，然道甚迂远。于是印须唤渡，重泛尚湖，庄严灿烂之美人楼，渐入望矣，而箫声袅袅，戟我耳鼓，声出自楼头，恍若一阕凤凰，从九天吹落。吹箫者殆粹华耶，抑可青耶？虽然，可青造次之间，而竟引登美人之楼，艳福不浅哉。思之重思之，常无此侥幸事。予诏舟子曰："前前。"出立船头，翘首倾耳，细听箫声。忽又有箫声作于水次，依声注盼，则美人楼下，泊一扁舟。船尾一龙钟老舟子，倚舵而箕踞，风弄舟横，但见舱中虚无人，吹箫者立船头。彼船头人非可青耶，咄咄怪哉。

彼此吹箫，双管齐下，一声声相激战，忽也异工同曲，如鸾凤和鸣。予低语舟子曰："予舟可泊彼舟之后，勿声扬，当倍赏汝值也。"舟子喜，点首如捣蒜。盖予此时欲秘密侦探可青之行径，雅不欲被可青觉察也。所不解者，粹华胡不款洽可青，可青又胡不造谒粹华，岂欲以箫声作引，先行见面之默礼耶。予方讼于心，而一幅奇景，突印于眼帘，如睹丽日，如对明月，

豁然开朗。盖楼头之吹箫人出现矣，乃粹华之妹，即予所谓楼上美人也。昨日遥瞻，今朝逼视，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面不铅华，而梨花不足方其艳；衣不罗绮，而荆布不能盖其妍。如香玉一枝，斜欹水阁，慧眼流波，香肩亸玉，颇饶天仙化身之风度。转瞬可青，则玉立船头，翘望楼上人，唇吻擞然自动，若欲发语，而终默然。此时正好互诉诗心，双关春意，而可青转默不作一语，予知其心旌撩乱矣。第见其举头痴望，仰之弥高，惜未得窥其正面，正不知眉梢眼角，用几许工夫耳。劳我目光，忽高忽低，双方窥探。渐见美人俯首微笑，想见楼上船头，互藉视线为导情之线，互放眼花作解语之花，默默含情，心心对照，是亦艳矣。奇遇不可多得，美人未免有情。重于情者，能忘其形，痴于情者，不惜其名。古往今来，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如张琪之于双文，文君之于相如，闲情一束，佳话千秋。况晚近世欧风东渐，结婚竞尚自由。此风苟盛行，则爱情之交涉史上，当消灭几多罪案，亦当捐弃几多恨事，行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自由之美果，不甚圆满乎。予友可青，殆亦醉心于自由婚者，彼楼上美人，自是意中佳偶。而彼方面之心事，谅亦表同。不然，何邂逅相逢，便钟情几许哉？

予虽侦伺于可青舟次，而可青未知也，楼头人亦若未见也。此时彼两人之心之目之身，都如一明镜，两两对照，此影像印于彼镜，彼影像印于此镜，不容有第二影像浑杂其间。予旁观者清，当局者不自知也。继而可青温诵前诗，三复其跨凤求凰之句（见第二章），粹华不尝云其妹未字耶，可青忽若忘之，而频频以问，盖其情急，其心乱矣。予见楼头人之颜色，一时变幻无定，倏若羞，倏若喜，倏若有所思，倏若有所愠，

终乃支颐侧首，若长吁一声者。咄咄，美人何多才也，能吹箫，能解诗，可青遇如此人物，其情怀之惊喜，之颠倒，可不言而喻矣。楼头人仅此一颦一笑，一羞一喜，一愠一叹，已足令可青入彀，而孰知楼头人所以享可青者，更不止此。

予有所疑于楼头人焉。其喜，情也，其羞，亦情也，其愠，情也，其思，亦情也。而何终以吁也？长吁一声，是必有故。美人心事，殆有牢骚不平者在耶？予更欲窥测其神情，而美人忽不见。有顷，但闻楼上诗声，隐约可译："憔悴年华二十年，家贫母老有谁怜？昨宵忽作鸳鸯梦，今日楼前到客船。"又有顷，续吟曰："侬是良禽择木栖，眼光不肯等闲低。"下二句，声忽加低，然女子发音，天然锐脆，矧窃听者又十分注意，声虽低，尚可辨，惟其词太艳，可青将何以堪此。其词曰："惺惺要得惺惺惜，红叶而今为汝题。"一片诗声，的的入耳，令予脑海亦生热潮，然则可青更不知若何颠倒，若何惊喜矣。咄咄可青，艳福不浅哉！彼背予来此，而不知予亦尾彼来此，此时不与彼一作恶剧，更待何时？予乃大呼："可青可青，予来此久矣。"可青惊而回顾，见予而赧然。予笑曰："夕阳西下，无那黄昏，归兮去休，归兮去休。"可青亦笑曰："汝侵犯人自由，窥伺人秘密，亦太恶作剧矣。"予乃探囊为可青付舟子金，而呼可青过予舟。彼龙钟老舟子，得值操舟去，予亦呼舟子解维行。可青立船头，状至颓丧，若恨予之不情者。

情魔猖獗，咄咄逼人，没来由把一对情种，逼入佳境，渐逼渐近，直到情关。斯时也，予乃出而横阻之，予诚不情甚矣，可青之恨也宜也。一篙点水，双桨翻波，可青身在舟中，心在楼中，其身归矣，其心不归，怅望美人楼，急就短章，遥与伊人话别。诗曰："心恨归舟急，魂随暮霭销。与卿暂相别，攀话

待明朝。"彼美人兮，忽向楼头一现。此时予方与可青并肩临鹢首，美人忌焉，遽阖其窗，更不以回音答可青矣。然予料美人必在破纸穴中，疏棂眼里，偷目送意中人也。可青忽若鸡呆，依然鹗盼，可惜美人楼，渐埋没于苍烟之里。可青失声而呼曰："负负……负负。"予旋挈之入舱，向之而笑。忽瞥见一舟掠予舟而过，予遽呼："粹华，粹华。"粹华露首船窗，问阿谁，乃各呼舟并歇中流。予出船头，可青从焉。予曰："粹华，予也。适从何来？"粹华亦出自船室，笑曰："公等重游尚湖，兴豪乃尔。"可青挽言曰："顷予登门以访子矣。"粹华曰："今日适奉老母命，赴十里外，为弱妹议婚事。明日当拂几烹茶，待公等至也，最好则即今同赴吾庐，挑灯夜话，且下榻焉。"予曰："且待明朝。"是时可青颜色殊恶，遽问粹华曰："令妹之婚事谐否？"粹华曰："殊不惬予意，盖阿母殊爱怜弱女，必欲为之择佳婿。今日予得见求婚者，人物平平，不足多也。"予笑指可青曰："粹华，较彼何如？"可青与粹华，不觉同时一笑。继而可青语予曰："粹华一片殷勤，频邀汝我，却之不恭，盍即今从粹华去乎？"予曰："然则子不妨去，予则归耳。"粹华曰："君何为不同行？"予曰："今夕不归，家人不安，父且怒，母必倚闾矣。"粹华不予强，乃邀可青过其舟。于是分道舣舟，各向归途进行。临行，可青呼予，以目示意，笑曰："暂与子别，嘻……"可青此去，心事可知。闻粹华谈其妹婚事，惟恐其谐，谐则焉置己者。可青自为计，今夕且向粹华作毛遂自荐矣。

才情相嫁，儿女皆痴，所慨者悲欢离合，每不由人，险阻艰难，几曾如意。诗曰："邂逅相逢，适我愿兮。"此大难事，不可必得者也。如可青者，殆庶几乎。彼楼上美人，一何洒脱，箫声诗意，造次将心事浪传，目语眉情，等闲与生人直接，一

洗寻常女子羞涩遮掩之态，遂令可青省却几多涉猎工夫，但未知渠兄粹华，识得可青来意否耶，又未知美人之母，承认可青为佳婿否耶，而彼美人者，能自主其婚事否耶？好事之谐否，可青当可于一夕决之。以可青之才之貌之口才，必能令美人之母之兄入其彀中也。当日予虽撇然独归，而予之心亦恍若追逐可青，入薛氏之庐矣。

归桡指岸，踏月回家，父有不豫色，曰："闻汝昨夜寒疾，今日乃不休养，又往何处奔波，归又及夕。汝友可青，胡未同来？"予见父有怒意，不敢以可青之韵事告，恐予父从此鄙可青，且并责予，又恐可青被予泄其隐事于长者，不能不埋怨于予也。乃为谎以答父曰："可青今日重泛尚湖，忽遇其故人薛粹华。粹华白下人，近移家于虞，因坚挽可青去，今夕不来矣。"父亦无他语，但戒予曰："今后识之，病后不宜便出，此所以摄生也。"予唯唯。夜餐毕，入闺寝，乃举可青两日以来事，详以语细君。细君曰："丑哉彼姝，荒唐哉可青，此即今之所谓自由婚耶？"咄咄，予以假语欺予父，而以真情告予妻，予知阅者诸君，且不我恕矣。

绿窗红袖，絮语方殷，而五尺应门童，忽当户扬声，向予展报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来者伊何人，则王子可青也。咦，奇矣，可青胡便归，好事殆不谐乎？予急趋出，迟恐予父先见可青，见必有所问答，可青所答必不能与予之假语相符，则父之怒予，当何如耶。予之出，幸喜占予父之先，乃附可青耳，以予顷所以答父之语语之。彼此低声，接坐密谈。可青面色殊惨淡，曰："煞风景，煞风景。予从粹华入其居，满拟得佳遇，谐婚事，孰知粹华款客未安席，渠忽扑地倒，口作咩咩声，殆羊痫也。予骇顾，不觉失声呼曰：'粹华羊痫发矣。'一白头

妪踉跄出，扶救粹华不遑，若不知有予在者。此妪即昨日在楼头窥人者也。斯时也，美人不出，粹华未醒，老妪又不向予一施青眼，予其尚可留耶。因拂袖出门，呼舟过渡，匆匆来此，腹尚枵也。”予不觉掩口胡芦而笑，乃呼童具餐，以残肴享客。

饥者易为食，粗粝亦至甘，然则可青当加餐矣。而殊不然，食量乃较平日锐减其半。是岂缘食之恶耶？非也。吾人心意感不快，辄食不甘味，可青腹枵而反减食者，吾知其心绪恶也。予戏之曰：“子仅食一盂，胡不再饭，得毋已饱餐薛氏之闭门羹耶？”可青愠而强笑曰：“子何处处与予作剧？回思顷间之事，予殊恨子尾予舟，侦予隐，破予之好机，虽相惜惺惺，美人已心成意属，然空谈无证，好事尚未可一蹴而几。曩令子不扰予者，予将……”予急曰：“子将梯而登楼耶？须知东家虽有墙，处子不可搂也。”可青闻言，舌锋顿挫。予对之而笑。可青灯下支颐，如魏征更饶妩媚。如斯颜色，自是动人，又何怪楼上美人，一见而为之倩笑美盼哉。

欲合复离，可望莫即，可青心事，懊恨可知。予叩之曰：“子今日两登薛氏之门，曾未与美人一值。其屋庐何向，其屋宇何如？美人诗里，自说家贫，想见内无执炊之婢，外无应门之童子，第一次叩关，应汝者阿谁？第二次随粹华入室，白头妪外，更见阿谁？”可青曰：“所见仅白头妪耳，此妪或即美人之母，亦未可知。予第一次往，轻叩双扃，门以内应且问者，其声如沥沥莺声花外啭，曰：‘阿谁？’予应之曰：‘我，我。’乃扉也不启，人也不声。良久，门内又问：‘阿谁？’觉其声苍老，盖另易一人矣。前次应门者，殆即美人也。闻予声，以为是陌路人，则却步而另易一人出耳。其继续问予者，必其母也，报道：‘粹华外出，不许来者入门。’一味闭门羹，予殊不能下咽也。予第

二次登其门，则双扉虚掩，吠客无尨，粹华肃客入，堂上阒其无人，陈设殊简陋，望而知其家之贫也。堂前有庭，杏花生树，春风得意，芳草自妍，其外户背湖向山而开，洞辟其扉，青山可坐而看也。嗟乎，予两登美人之门，不见美人之面。予叩于外，渠应于内，当时予欲于门间寻隙，偷窥美人而不可得。一门阻隔，咫尺天涯，美人美人，又安知门外不速之客，即昨日在舟中吹箫者耶？”

第四章

旧恨

春意难平，见色负因缘之债；寸心如捣，好事在离合之间。愁绝矣可青，痴绝矣可青，对我欷歔叹息，若不胜情。时壁上报时钟，铛铛……铛铛，已作煞尾之声，闽以内，入定久矣。予乃一笑而起曰："佳期不远，当在明朝；春宵殊短，况更眠迟。子其寝乎？予睡魔至矣，诘朝相见。"因秉烛欲入闽，可青倏忽把予臂，曰："止止，如此可怜宵，客子殊难消受。予不甘孤眠，君不许双宿也。今夕当与子抵足，破此寂寥，不然，同是春宵，子太温柔旖旎，予太冷落凄凉，子亦太忍心矣。"予无如何，乃就外舍卧，相将除外服，脱履登榻，拥被对面坐。予未免有恨恨之色，隐现于面。可青则殊得意，笑曰："可怜尊阃，负此金宵，予为此不情之举者，聊以报君两番恶剧耳。"予无词以抗，只可付之一笑而已。

月色窥窗，灯花蔽焰，喃喃絮语，永夜不眠。盈盈一夕话，可青舌敝，予耳聒矣。予与可青交有年，攀话谈衷，不计若干次矣，叩以家事及婚事，辄含糊不尽所蕴，若有难言之隐者。今夕萧斋同榻，话更投机，可青愀然语予曰："予此次尚湖猎艳，子不且嗤我为急色儿乎？嗟乎，阿侬一片心，愿向君前诉。予今年二十有四矣，此固子所知者。子以予为未婚耶，不知予固已婚而鳏者也。予年十八，娶维扬鹾贾高氏女。女名曼

云，长予年一岁。予必曰睡鸳飞燕，谐伉俪之欢，红袖青衫，艳闺闱之福。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桃蓁错咏，未见于飞；琴瑟不调，竟成怨偶。勃溪三载，中断琴弦；称快一时，不鸣盆鼓。嗟乎，子不且谓我寡情薄义，沦亡夫妇之道乎？不知予所以如此者，盖有由来也。高女之婚，非我为政，一误于父母之命，再误于媒妁之言，成此恶因缘，气不胜呕焉。予今欲道其详，不得不打破子为父隐之例矣。盖家君主予婚事，殊不为予计。彼高氏豪于资，曼云之父名尔松，运盐以行贩大江南北。予父尝为两淮盐运使之幕宾，主盐税。尔松运盐，辄以千斤计，纳税辄舞弊，辄贿家君以金，求通融焉。尔松服贾有年，竟以鹾故，富敌陶朱矣。尔松无儿，仅生曼云。予父涎高氏多金，爰遣媒妁，撮合婚姻。高尔松亦以予父当王者贵，一缔葭莩，更可凭藉，自喜而诺焉。予尝向无人处，阴询执柯者，曰：'高氏女貌何如？'曰：'美甚。''才何如？'曰：'慧甚。''德性何如？'曰：'温柔甚。'予窃自喜。果如是，尚何求。

"吃紧事莫若结婚，好女子不可多得。如高曼云者，媒氏称其貌美，其才慧，其性温柔，如是者，不诚好女子哉。予信媒氏之言，云胡不喜？予喜，予父母不知也，予不喜，父母亦不顾也。以为婚姻之权，操诸父母，为人子者，不必与闻。而人子对于父母，惟于婚事，往往羞涩作处子态，意中颇欲有所问，而耻于出口，父母间提及婚事，且俯首而面赤矣。予殊不以为然也。然而家庭有专制之魔，予殊不能自主，况据媒氏传言，则高女殊惬予意，予遂不向父母一饶舌。不然者，当与父母力争矣。力争不可得，斯已耳。嗟乎，庸讵知媒氏欺人，因缘错铸，事后懊侬，悔之晚矣。

"二三相识，闻予缔高氏之婚，频来与予调笑，且曰：'他日

宴尔新婚，会见一对玉人，咏于飞乐也。'予亦自以为得佳偶，他日可享尽艳福矣。及结褵之夕，予更兴高采烈；舞色眉飞，向洞房深处，快睹新人。咄嗟败矣！粉白黛绿之面，杂以斑斓；无盐嫫母之容，真堪颉颃。瓠犀不掩，鹤背微伛。呜呼，诚美人哉！"予闻可青语至此，笑不可仰，可青亦自失笑。既而曰："予一见大惊，默然却步。三吴风俗，结婚之夕，宾朋咸得入洞房认新人，索瓜果，扰扰攘攘，夜阑始散。呜呼！如此新妇，辜负贺客多矣。以故贺客亦意兴索然，略一徘徊，哄然便出。洞房冷落，予何以堪！想彼宾朋，且私相品评而窃笑。予于是一半含羞，一半生气。而予父母睹妆奁之丰富，方且喜现于面，新妇行觌面礼时，若未见其容貌之丑者。嗟乎双热，予也得此丑妇，予将奈何？然犹自慰曰：取妇以德、以才，不必以貌也。史称诸葛武侯之妻，丑于貌而高于才，亦有妇德。呜呼，而高曼云又大不然。

"定情赋于飞燕子之章，而曼云不解也，连理写颠倒鸳鸯之字，而曼云不识也。呜呼已矣，其不才也若是。然予犹自慰曰：才女由来仅有，拙妇亦可宜家。曼云苟妇德无亏，能奉舅姑，无违夫子，未始不差强人意也。而孰知又大不然。作三日新妇，闺中便闻狮吼之声，而对其舅姑，又复起居不恭，羹汤不奉，以富傲人，久且诟谇。斯时也，感情之恶，莫说予矣，即予之父母，亦悔当日婚事，胡太不谋，每向予议曼云之短，遂不复以好颜色遇之。予早离床头母夜叉，向空斋独宿。清夜讼心，懊恨万状，梅花为妻，明月为伴。夫予固新婚者也，而甘作鳏鱼，饱享凄凉夜味，岂得已哉？不得已也。予父再三以夫妇之道诏予，予宁重违其命。父知不可强，则亦安之。如是者一年，予父又诏予曰：'予生惟汝。汝既不得于妇，予且为汝

纳小星。须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汝岂将鳏居以终耶？'予叹曰：'难矣。小星入户，恶妇且大肆雌威，凌虐备至，家庭之间，又将添几多烦恼耳。'予父曰：'姑试之可也。'予曰：'休矣。凡愿为人妾媵者，必皆失意女子也。所处之地位，已大可怜，尚堪为嫡氏所凌虐耶？女子襟怀，一般浅窄，对于妾媵，每不能容，况以高氏之悍哉。儿纳小星，徒造孽耳。'而予父犹谓姑试之可也，予无如何，勉从父命。父即召媒妪，令物色好女子。未几媒妪报命，谓有朱莹娘者，粤人也，全家服贾来此，而父而母而兄，忽于五十日中相继以同病死。莹娘孑然一身，贫不能自存，三柩停于堂，更无以为葬，愿鬻身充妾媵。妪尚欲有言，而高曼云忽操杖出，迎头击妪，妪踉跄遁。曼云怒目对人，恶语狼藉，恨恨入闺，物触手即摔于地，若盎若壶若镜，掷地铮铮然，片片碎裂若断冰。予父摇首而语予曰：'难矣，汝言果不谬。'寝其事者又半载。时则曼云偶归宁，予父曰：'可矣，当为汝营菟裘以居小星也。'则又急召媒妪至，问前人。妪踌躇不前。强之乃至，至则又口将言而嗫嚅。予笑谓之曰：'击汝者归矣。'妪曰：'前所言莹娘，今已嫁得东风矣，尚容他觅。'待妪他觅有得，而曼云又自母家归矣。

"此时之曼云，忽变其本来面目。见翁姑居然万福，向夫婿莞尔一笑。此际曼云，颇执妇道，以衡其畴昔，如出两人。呜呼噫嘻，予知之矣，是必其父母所教也。于是予父喜，予母喜，予亦翻然变志，不为涸辙之鱼，而作同林之鸟，以为明月可以重圆，小星可以不现矣。而孰知燕居未狎，故态复萌，胭脂虎势更披猖。舅姑不安于堂，夫婿不安于室。予父乃驰书告尔松，尔松来，正言训曼云，曼云竟强词以抗，谓女已嫁，父何与乎。尔松愤，拂袖去，去不复至。然而丈人峰虽杳不飞来，而

泰水多情，犹几度赴婿乡也。戒女而冥顽不灵，对婿而劝慰备至。咄嗟曼云，不可救药，父之训，母之戒，如风过耳边，格格不入。嗟乎嗟乎，予又早独夜孤灯，就外舍宿矣。一夕，予父密语予曰：'桃花坞里，予已为汝鸠匠构精舍数楹，起居之具亦粗备，明日汝可早往。盖纳妾之事，予早托同僚代谋，顷有书来，谓已得好女子曰薛绀珠，明日当遣媒妪将其小影来，可嘱公子早伺于桃花坞新舍也。'予父述书中语意毕，且诏予曰：'予为汝纳小星，为后嗣计也。彼绀珠果有宜男相者，虽千金予亦不吝。'予闻父言，忽若可喜。诘朝夙兴，方盥漱，乃闻曼云之随嫁婢曰芸儿者，传呼肩舆，俄而曼云出于阃，乘舆出门去，芸儿随焉。是日乃七月朔，曼云固有佞佛癖，逢朔望，趣往佛殿禅堂，焚香膜拜。予也司空见惯，则曼云今日之出，予固不以为意也。须臾，予入告父，便作桃花坞之行。桃花坞在金阊门内，距予家可里许，其地亦吴中一佳境，宋时为枢密章粢别业，明唐寅于其地筑桃花庵，中有梦墨亭。个中风物，宜于春时，盖坞中人争种桃花，千株万株，茂林衔接，暮春三月，万花齐开，一色嫣红，掩映人面。予于花时，每往游览，盖心爱之也。何幸予父乃为予筑室于斯，俾我脱离烦恼，行将庭种忘忧之草，屋藏解语之花。此时予心，颇生愉快，且行且喃喃自语曰：'薛绀珠……薛绀珠……其人物何如？'

"轻衫小扇，一路秋风，吹送秋人，直到桃花坞里。行过桃花庵，便是阿侬新舍。门楣大好，对面吴山，清秋燕子故飞飞，已为我几番相宅矣。斯时也，予举趾高，心不固矣。投足入门，即一庭院。咄咄怪哉，乃有肩舆一乘，正歇中庭，是岂薛绀珠不以小影至，而竟倩妆来耶，抑予父执以薛绀珠故，恐媒妪或误事，而来此与予面谈耶？予方沉吟间，而二三舆夫忽自门

外入，向予下礼，则固予家人也。予大骇，咄咄……咄咄，高曼云何消息灵通，竟先我而来此。曩予方起，见曼云乘轩出，以为是进香也。咦咦，曼云原来此耶？予忽猛省曰：是矣，新舍栉比于桃花庵，曼云入庵焚香，无意中见此新舍，必问其从者曰：'此是谁家宅院？'舆夫及侍婢，或有知者，因举以告，曼云遂移步而入也。然新舍之筑，即予亦未之前闻，而胡竟为曼云所知耶？予于是窃咎予父，不当筑新舍于庵院之旁，父亦知曼云常往来于香火地，父岂未知桃花庵亦一香火地耶？今日即幸不为曼云所知，他日终必为所发觉。嗟乎，而今曼云来，而置妾之事又休矣。曼云河东狮也，予宁避之。而孰知已不能避。曼云与其侍婢芸儿，忽自内室出，瞥睹予，面色至恶，嗤然冷笑曰：'来何迟也？昨夜而翁所告汝者，芸儿悉以告予。汝好汝好，断结发之情，作藏娇之计，而翁更昏愦，庇子至于此极。此新舍殊佳，予甚爱之，已命舆夫舁予床至，欢迎薛绀珠来也。'予无言对曼云，疾趋而逸。中途遇媒妪，予曰：'止止，以杖击汝者，已在新舍，事不谐矣。'妪瞪目曰：'醋葫芦竟到处闷人乎？老身一双足，空劳儿度奔波，愿以后勿再播弄我也。'言毕，便悻悻自来处去。予亦踉跄归，见父犹霍霍带喘。父得舆夫传言，已知壹是，而二三舆夫，时正由曼云寝室，舁其妆台等物往新舍去。父叹曰：'弄巧成拙，予计穷矣。可惜菟裘，竟成虎穴。'予更懊恨，日惟出游以遣怀，夜则拨灯而独宿。彼曼云者，居新舍不旬日，又还其故居，以铁将军守新舍之重垣，而其内一切陈设之物，则有舆夫告予曰：'尽毁之矣。'予亦无可奈何也，愤极而破颜一笑。"

第五章

鳏　居

“月老无情，错铸鸳鸯之簿；风流有障，消磨旖旎之天。予视高曼云如肉赘眼钉，因缘大恶，居处无聊。虽有金屋，无计藏娇；虽有青楼，无心猎艳。每对过墙蝴蝶，羡煞双飞。此景此情，殊难消受。嗟乎，白首难谐，青春易老，则窥鉴而自叹曰：‘可青可青，闷煞汝矣，负煞汝矣。汝固多情人，奈无所用其情何？’幸也二三良友，爱怜太恨之生；晨夕款谈，慰藉无聊之我。拔剑自舞，杖青萍一斩闲愁；对酒当歌，为红友聊舒积闷。然而吹彻箫声，知音叹无弄玉，踏残诗境，解语安得绛仙？有情花笑无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其予之谓矣。”

王可青把旧恨重题，如密雨怒潮，尽情倾泻，竟不容同榻者搀一语以乱之。长谈可二小时，始偶然一断。时案上红摇灯豆，照可青惨澹之面，时钟在壁，铛然三两声，若替人催眠者。斯时也，予大好睡魔，早汩没于可青话潮中矣。予曰：“可青，人间婚事，大抵如斯，误煞千百辈青年儿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婚嫁问题上之大恶魔也。晚近世人心不古，父母为子女缔婚姻，所注意者富与贵，媒妁为两间作绍介，每信口天花乱坠，妄为撮合之山，宜乎十八九成恶因缘也，独子乎哉。子之婚事，可为无量数恶因缘，作一代表耳。世不乏高曼云，有妇如此，诚男子之大不幸事。子也牢骚懊恨，不亦宜

乎。然予为子贺者，曼云幸不永其年也。假令怨偶长生，子将奈何？”可青曰：“然未几而曼云恶疾作，父母不来视，翁姑不垂询，予犹带几分夫妇之情，耗一席治疗之费，自以为非薄幸者矣。然而格不投机，逼人心冷。曼云至死，其心不回。卧病于床，声声诅咒，谓死亦当为厉鬼，祟翁姑，仇夫婿也。予父母闻之，怒不可遏，气不能平，顾予曰：‘悍妇死则死耳，为之医也何为？’予亦殊恨曼云，于是谢却青囊，听之而已。曼云失医，口益恶，言益毒，苦辗转不能力疾起，不然，直欲将夫婿翁姑，屋庐器具，一怒而付诸一炬矣。曼云愤无可泄，力不从心，但闻槌床之声，达于户外，如祢正平作渔阳之挝也。

“曼云有心腹焉，非他，即随嫁婢芸儿是。曼云之恶，多半为芸儿所逢，曩令曼云无芸儿，则安知有薛绀珠事哉。彼芸儿者，殆随处随时，为曼云作夫婿翁姑间之间谍。前次媒妪来予家，语甫及朱萤娘，而曼云雌风已起，想当时屏风之后，芸儿正屏息属耳，为女侦探，因以驰报曼云也。予思芸儿，予恨芸儿，芸儿平日托庇于曼云雌风之下，目中竟无第二主人。今也曼云病不能兴，芸儿无能为矣。一日，予遇芸儿于门，手持一长方形之木匣，自门外入，瞥见予，隐匣入胁下。予大疑，叱曰：‘匣中何物？’芸儿色沮丧，支吾而答曰：‘空空如也。’予夺而启视，果无物，中间仅几层红纸耳。虽然，既无他，芸儿何变色为？予因展视匣中红纸，咄咄怪哉，纸上发见不可思议之笔墨焉。予父之生年月日，予母之生年月日，予之生年月日，各书于一纸，纸之四围，有符篆焉。予因厉声诘芸儿，知不可隐，则尽吐其实。呜呼，曼云死期将至，而犹与心腹婢设阴险之计，求术者作压胜术，欲不利于其翁姑夫婿。其心毒而愚，术即得行，亦岂有效？术今败露，婢不足诛矣。芸儿力

自脱，曰：'是皆曼娘意。'予乃告父母，立逐芸儿去。曼云知事泄，则亦大声假詈芸儿曰：'瞒我作得好事。'芸儿去，曼云并侍疾亦无人矣。予犹勉以人道待之，遣一老妪入其室，作看护妇。压胜事发之后五日，曼云死。侍妪曰：'垂死乃呼其父母，呼其翁姑，并呼良人者三。'其呼也，予不知曼云之意，恨耶怨耶，抑忽良心一现，百悔丛生，不觉失声而一呼耶。曼云死，报其家而吊祭不至，殓于棺而哭泣无人。予乃对灵床而叹曰：'曼云曼云，汝生前苟少作恶，宜其夫，汝今日死，予不且心伤肠断，掬情泪以哭汝乎？汝死有知，当亦悔恨无及矣。'曼云死，予父母庆于堂，婢仆厮养，咸喜现于面，岂生者之心硬哉，死者生前造恶，实太甚耳。

"曼云死而予之积恨都消，曼云死而予之鳏情难遣。移纳妾之心，作续胶之想。然而回忆曼云，令人作恶，不幸而所续又如前人，则又奈何？予思至此，不觉热念冰消，且将鳏以终矣。父母曰：'嘻，为汝父母者，以抱孙心切，故早为汝授室，不幸过听媒妁，误缔婚姻。今也曼云死矣，及今当求尔新特，梦厥弄璋，汝早得子，家之昌也。'予曰：'父乎，怨偶寒心，一误岂容再误。曼云前鉴，闪忽照人。所不敢请者，窃欲我父以自由结婚许儿也。儿非醉心欧化也，儿以为自由婚自古昌矣。是故好逑淑女，诗载《关雎》，抱布自谋，婚传氓伯。此自由婚之明征也，儿窃羡之。儿今欲暂旷晨昏，离家以去，天下多美妇人，物色自当有得。儿所谓美妇人者，不仅以貌也，又当副之以才德，如是其人，斯可偶耳。此行以一载为期，会当以扁舟载佳偶归也。'予父笑而不答，予以为殆已默许我矣。于是束我装，囊我资，将驾言出游矣。嗟乎，孰意红鸾不照，碧翁无情，还须鳏我三年耶？

“白发慈亲，忽地病魔横袭。予也思母之年，忧母之疾，侍汤药于床头，撇开游兴，失寝食之常度，消瘦人形。嗟乎哀哉，留不住萱堂老荫，竟生失恃之悲，坐苦寻哀，闭户读礼。予固伤心人也，以曼云故，在愁边恨里，耐劫三年，如何又来丧母之悲也！心兹伤矣，泪不干矣，作孺子之啼，肆阮生之哭，一半哭母，一半实自哭耳。泪世界中，更觉黄花人瘦，不病瘵者幸耳。此际家庭，状殊萧索，孤鸿相对，父子皆鳏。未几，予父以中馈失主，家政莫操，于是兴枯杨生稊之思，有嘒彼小星之喜。家君娱老，蔗境弥佳，所不堪者予耳。居母之丧，不歌不酒，祛哀无药，遣闷惟诗。迨服阕，诗成林焉。”可青言次，一声叹息。予曰：“诗人于失意之中，其为诗也必工。予喜诵人失意之诗，爱其牢骚不平，情词悱恻，绝无些子烟火气。子盍为我诵其一二，莫愁予替人伤心也。”可青曰：“开口绝无如意事，伤心都作懊侬词。子固情种，闻予之诗，亦当为予悲也。诗数十章，苦不尽记忆，且就可忆者，为君拉杂诵之：

绝无恩爱可追思，我纵多情不便痴。
恨海有潮爱河涸，可怜正是少年时。

愁上心头恨上眉，一丛烦恼扑情丝。
风流扫地因缘恶，铸错鸳鸯悔已迟。

奈何天里一身单，情太无聊味太酸。
怨偶生离如死别，琴弦自断几曾弹？

春花秋月等闲过，负负狂呼我奈何。

涸辙有鱼鳏意苦，频年恶感袭人多。

春驹秋燕福偏齐，双宿双飞尚有妻。
只是阿侬无艳福，温柔乡里不曾栖。

三年却步出情关，冷去心灰我宁鳏。
婚事蹉跎心事恶，也无好梦绕巫山。

萱堂留不住春晖，掉落青衿着素衣。
狂哭慈亲倾涕泪，晨昏少一老人依。

思亲无梦到泉台，静夜虚窗月自来。
夜味凄凉当不得，泪花惨逐杜鹃开。

不如意事厄青年，身世如侬算可怜。
何似阿爷欢易续，小星一点补情天。

蹉跎了却好韶光，去日争如来日长。
自抚头颅自窥镜，瘦人怕睹晚花黄。

失偶无悲失母哀，年来却酒不衔杯。
胸中块垒多如许，并作诗心写出来。

可青诵诗至此，语予曰："予所忆者仅此耳，只此十一绝句，已足令人生恶矣。"予曰："诚然。闻子诗声，如入梅林，有酸意，如嚼莲子，有苦意，如临雪窖，如戴冰天，惨澹有冷意。予

局外人，亦觉热念都消，然则矧当局者哉。可青，可青，予知汝不堪消受矣。”可青曰：“嗟乎，予之不堪消受者，岂止此哉，阿母弃予而去，庶母戚氏，遇予以礼。其明年，戚氏征兰有梦，一举得男，予有弟矣，为之破涕。顾戚氏产后多病，不半年竟死。呱呱者失乳而啼，哺之以乳媪，旋胎毒攻身，不期年而夭矣。庶母死，弱弟死，予哭之甚哀，曰：‘予父老怀，大可伤矣，奈何！’

“小星落影，弱弟凋蒲，家君热泪滂沱，与予作楚囚之对泣。未几，母丧服阕，还我青衫，便欲出游，以偿宿愿。然家君老矣，予而舍之去也，定省者何人。幸也予父不自服老，继聘老妻，白头相对，以娱暮年。而诏予曰：‘汝年二十三矣，其尚可以鳏耶？即今予当为汝觅佳妇，及予未死，得庆抱孙，予心斯安耳。’予曰：‘阿父，儿今暂离膝下，驾言出游，将以求窈窕淑女，结自由之婚也。’父哂曰：‘嘻，汝十八年前，出游者有年矣，所谓窈窕淑女者，曾见几人耶？苟有之，汝早以语我矣，汝早向予饶舌，求所谓结婚之自由权矣。汝今虽游遍江南，恐亦无所邂逅，适足以辜负年华，耽误婚事耳。’予曰：‘儿前次之游，无心求偶，故春光过眼，漠不相关。此次出游，是有意问花，自必有所得也。物色期年而无所得，当便言旋，惟阿父所命耳。’予父莞尔而颔焉。予乃大喜，拜别家君，而作天涯游子矣。

“予于十八年前，固已游遍江南山水，今也更自南而北，扩我游踪。惟畴昔之游，真游也，今次之游，为物色佳丽计耳。予出门时，予好友有知者，咸集长亭，举酒赠诗，壮予行色。或进言曰：‘子莫谓青楼中无好人物，彼薄命红颜，往往向个中埋没，正未可一笔抹倒也，子其留意焉。’予笑曰：‘谨受教。’时正莺啼燕语，春风得意时也。胥江一棹，客子长征，回首吴山，亦含笑若送行者。予于是舟行陆行，一程再程，遍历繁

华之地，寻芳于沪渎，温梦于扬州，看花于长安，泛舟于秦淮，买春于燕市。南都金粉，北地胭脂，粉黛万千，一览无味。孰谓天下多美妇人哉？抑红鸾不予照，赤绳不予系，虽有美人，无福者不能幸遇耶？飘泊游踪，杳无佳遇，凉秋九月，忽复思家，则遄返苏台。差喜家君老健，强饭加餐，听鼓多年，新得备员于佐杂，老怀大慰，笑可掬也。见予归，曰：'可曾载丽来乎？'予曰：'未也，且俟诸半年以后。'

"予归，喜获交于君，今也挈我作虞山之游，何意泛舟尚湖，忽遇薛家姝丽，其才其貌，实惬予心，而况美人有意，向我垂青，投我以诗，好音刺耳，（惺惺要得惺惺惜，红叶而今为汝题。）彼固以婚事许我矣，是殆天缘，太如人意。然彼有母，彼有兄，婚事之成败，尚未可决。子苟爱我者，盍即为我作撮合山乎？须知鳏居者六年，若更及今无偶，行将入枯鱼之肆矣。"

第 六 章

读　画

一夜谈尘，扑人胸廓，坐而待旦，负了金宵。可青拨开旧恨，说到奇逢，面色融融，顿饶生意。渠也倩我执柯，然我未惯为月老，恐为人谋而不忠，因支吾而不敢应。既而笑曰："子自媒也可矣。花原解语，蝶惯偷香，又安用冰人为？"可青愠曰："子太轻薄我矣。自由结婚，大有异于桑间濮上，其接也以礼，其交也以神，子乃作偷香观耶？故两地虽已心成，尚当昭著结婚之证，然则必有人焉，往来于两间，为之绍介，以成此婚，以证此婚。惟此绍介者，尽人能为之，盖达意而已，传言而已，不必鼓翻莲之舌，始克奏执柯之功也，而子何拒为？"予笑应曰："姑试之。"可青乃喜曰："明日便为予一行。"既又嘱予曰："此事幸为予秘之。予观尊翁古道照人，苟为所知，必大不谓然也。"予曰："唯唯。"斯时也，兰膏烬而灯失明，蕉窗暗而月沉彩，忽各无语，头昏昏而身自倒。日高乃醒。可青曰："睡熟乎，予待子久矣。"予起下榻，匆匆入闺，呼侍婢燂汤，以盥以漱，更握发倩细君梳理，即整衣出，将为可青作冰人去也。甫及厅事，而予父自茶楼归，手挟素缣一束，问予曰："可青出门未？"时则可青自书斋趋而出，嗷应曰："伯，侄在斯。"予父带笑入书斋，指手中素缣曰："予带得虞山面目来矣。画此者，与予同姓，字叔鸣，画家亦诗家也。"言次，展素缣，缣凡十八

幅，方广可尺有半，幅各蔽以素纸，个里山光，已隐约透于纸背。父曰："虞山佳景，凡十有八，叔鸣一一描摹之。顷传观于茶楼，咸抚掌称善。可青，子固赏鉴家也，请一纵览之，未识画里传神，能得其真也否耶。"可青揭视其第一幅，惊喜曰："佳哉画工，神乎其神矣。"

开卷第一图，题曰《维摩旭日》。予谓可青曰："吾侪前日之游，曾一饭于维摩寺里，素餐风味，子以为大佳，惟予等游不以时，不得东望扶桑，一观日出耳。"可青曰。"只此画图，亦堪领略矣。"此时目光渐及于第二图，而观所谓《星檀七桧》。可青曰："此非即石梅读书台畔之一席地耶？"予父应曰："然。"可青曰："画工诚妙手，古树六七株，参差疏密，姿势不落呆笨，较目睹之真相，转佳胜焉。"其三则落纸多云烟，二浮屠若双管峙锋，望之有远意，则所谓《昆城双塔》也。可青更逐一纵览其余，曰《书台积雪》，曰《五渠渔乐》，曰《三峰松翠》，曰《普仁秋爽》，曰《降龙古涧》，曰《吾谷枫林》。予父此时，间与可青读画，议论风生，曰："虞山十八景，其实佳者不过四五耳，其余不足观也矣。然而向画里观瞻，正复都堪入目，盖一经丹青家之点缀，虽失其真，而增其美。故书台一古屋耳，不以积雪而增媚，顾画中雪景，忽若大佳。五渠一乡村耳，未必渔家有别趣，而画家则佳境别开，偏饶意味，钓丝人影，细柳孤舟，正复引人入胜。且松翠满山，何必三峰寺外，而秋来多爽，又何必独钟于普仁，然而按图玩索，固自不凡，以为可玩，以为可奇。至所谓《降龙五涧》者，兴福寺外一小溪耳，水不足以濯缨，亦不可以垂钓，又何景之足云。而若《吾谷枫林》，当年固堪咏'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句，今也不然，视樵采者旦旦而伐之，树已半枯，霞余一片，萧疏红叶，不足

题诗。”予父言至此，予因微笑向可青曰：“红叶而今为汝题。”可青知予语含讽意，面色微赤，父闻予言，固莫喻其意，辄亦莞尔而笑，续言曰：“乃画中布景矫其真，绘古涧则夭矫如龙，画枫林则绚染如醉，居然无景不佳，似觉有奇可赏，则画也而胜于真矣。可青，子意云何？”可青曰：“长者之言是也。即如予故乡之西子湖边，胜景凡以十计，侄也自幼钓游其间，久而不知其佳胜，然而画里西湖，则固美如西子也。”可青语及西子，予又对之而微笑。予父见之，亦不以为意，答可青曰：“西湖十景浙江潮，予二十年前，曾一再寓目，胜我虞山风物多矣。子生长其间，见惯司空，自觉平平无足奇耳。”

画里观光，看到虞山半壁，窗前聚讼，移将花影一栏，对大好画图，耐人寻味。予也且袖执柯之手，破工夫亦为读画之人，非敢宿可青之诺也，姑徐徐云尔。而可青频频以目示予，似速予行者，予微笑摇首，顾谓可青亦太急矣。婚事之谐否，岂争迟早乎？此何如事，愿欲立而待耶？予与可青于默默中以意相示，而予父正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而知也。惟予摇首时，予父见而问曰：“何为者？”轻易作一巧语掩饰之，曰：“是图不甚佳耳。”盖正阅至第十幅所谓《破山晚钟》。

父曰：“不然。绘声本画家难事，予见多人作《破山晚钟》图，大抵于寺外绘一人作倾听状，而是图不然，暗用袁安眠石故事，作惊觉欠伸状，而首顾一角红墙，则诚画中有寺，亦有钟声，此良工之杰作也，汝自不解耳。嘻予乎？”予固知画意殊佳，然一时无从解摇首之疑，故借是图，辄复摇首，而作违心之语，无非为掩饰计耳。

时则递徙目光，以次观览余幅。予父指点而品评之：“此《剑门奇石》者，诚山中一胜景也。是石也，亦突兀，亦巍峨，矗然

而立，砉然而开，断纹中裂，分作双扉，相传为吴王试剑处，好奇者所留连而不忍去也。然尤有奇于此者，则拂水晴岩是矣。”因越次检阅其图，顾此图殊难著笔，盖石洞之中，泉沫横飞，雨固奔腾，晴亦滴沥，人入个中，可以听泉，亦可以戏水，其奇胜处，有非笔墨所能描写者矣。父语可青曰：“虞山风景，以水著者凡四，降龙古洞，居然在列，而拂水岩外，又有秦坡瀑布，及福港观潮之胜。”

可青问予曰：“福港安在哉？曩日子与予作虞山之游，何不以语我？且予有疑义者，山中安有所谓港，惟洞耳，安有所谓潮，淙淙者惟流泉耳，则所谓福港观潮者，得毋美其名而失其实耶？”可青言次，回首叩予父曰：“伯，何如者？”父笑曰：“唯唯否否，子且一观其图。”予因检出之，揭开纸障，忽若有声，潮势奔腾，猛翻雪海。可青曰：“咄，抚此图，如看浙江潮也。福港安在？福港安在？予不获一寓目焉，恨事恨事。”父因告之曰：“海虞之北境，有小山曰福山，因名其地曰福山镇。是山与虞山遥对，或戏称之曰小虞。福山有军港，港通东海，月圆之夕，汩汩潮来，势甚急急，乃作蛟龙之腾舞。是潮也，近观无甚奇，是宜远观，登虞山之最高峰曰晏家尖，是峰恰与福港成一直线，潮平时望其水光，如镜如带，如白练，莹莹湛湛，状又若新磨之宝剑，剑峰向虞山直指，望之有威。迨潮信方来，而大观斯现，立此高峰，烛以远镜，惊涛骇浪，咄咄逼人，疑在咫尺间也。个里奇观，诚有如画中色相者，叔鸣顷以语予，此其惨淡经营之作也。”可青乱点其头，赞曰：“万个潮头，齐含动意，绘声绘水，诚佳构矣。”

既观福港之潮，乃玩秦坡之瀑。可青曰：“画瀑难于画潮，是图势甚飞动，不著一呆笔，飞珠溅玉，传神逼真，叔鸣信画家

高手哉。”父乃从余幅中抽出一图，题曰《桃园春霁》，曰：“此二图者，当相互参观。桃园者，一涧也，秦坡飞瀑，汇此涧中，宿雨乍晴，游人咸集。观瀑听泉，可称双绝。若于久晴时节，则未足观览，瀑也不作，泉也无声，不若披此画图之为愈耳。”予搀语曰：“虞山景物，未可于一日间领略也，宜晴宜雨，失时则失其奇。坡瀑涧泉，观听宜在雨后，而若湖田烟雨，则眺赏宜在雨中。”因指一幅曰：“此《湖田烟雨图》也。”父曰：“湖田者，西郭门外湖上之田也。方春夏时，大田生绿，于轻烟细雨中望之，绿韵宜人。是图虽著意描摹，终难得其真也。”此时予属目可青，听说西郭门外云云，可青心中，当为一动矣。

父语可青曰：“虞山十八景，不必尽在于山中，盖统一邑而计之也。彼五渠者，福港者，星坛者，书台者，昆城者，湖田者，或在山之麓，或在水之涯，或近在城中，或远在郭外，胜境杂出，锡以佳名。至论湖上风景，则湖田而外，更有湖桥，湖田宜赏雨，湖桥宜望月。”言次，乃展览所谓《湖桥夜月》之图，虹影枕绿波，蟾辉晕白壁。可青曰：“画中如此，真相可知，是诚佳景，不亚吾浙之西湖也。”予父答曰：“人以西湖比西子，子今以西湖比西湖，是亦一佳话。”可青面色，忽也一沉，盖闻西子西湖一语，心又为之动矣，而孰知触目关心者，更有一幅《西城楼阁图》，殿其后也。

咄咄怪哉，画家无意经营，竟似为可青写奇逢之照。湖上画楼，亦有美人徙倚，湖中画舫，亦有游子低徊。可青注视画图，目光若死。父顾可青而问曰：“子泛舟于西湖者，一而再矣，而湖田，而湖桥，而楼阁，固已尽入望中，然而未逢烟雨，莫问田矣，未逢明月，莫问桥矣。只此湖上楼台，大好是夕阳时候，子也曾经两度，其景色比画里者何如，嘻…… 可青。”

予父絮絮语，渠竟不答，殆未闻焉。予知可青睹一幅《西城楼阁》之图，而其心，而其目，飞到美人楼上去矣。予乃扬声曰："青哥……青哥，殆有诗思耶？"予父问："哥，胡无语也？"可青状惭沮，嗫嚅曰："适有所思，心不在焉，故听耳不闻。"父乃复述前语，且问可青何所思。可青匆遽不能对，旋乃为谖曰："适见画中人，貌颇似亡室，不觉触悼亡之痛，而神经忽若昏迷也。"父欲有言，应门童忽白客至。父趋出肃客，予亦后随。回顾可青，则伏案观画如故。

来者何人，殊非予父之相识，盖薛粹华也。予揖粹华登堂，绍介而见于父曰："此可青之故人薛君粹华也。"父略与寒暄数语，辄便入闽，而可青一闻粹华来，早疾趋而出，掬笑欢迎，由堂携手入书斋。童子捧茶至，可青夺而躬奉于粹华。此时十八幅画图，如片片落花，狼藉于案上。粹华见之，随手翻阅，相与品评，旋各就坐。予颇为可青之解人，待粹华亦殊殷勤。既而夕阳西下，粹华欲行，予坚挽之，呼童买酒，呼婢执饮，煎韭杀鸡，聊以款客。予因暗忖曰："粹华此来，却可省予跋涉，何不即席为可青作撮合山乎。"

第七章

语冰

斗室聚餐，孤灯三影，飞觞劝酒，一举数觥。其初也，都作浮光掠影之谈，其继也，共为合意投情之语。粹华曰："二君与予虽新交，而以知己待予，予不妨以家世相告。予先世儒也，予弃儒而商者也。先世家于浙，及予乃迁于白门。先子讳长庚，号朗衢，承家学，善文章。早岁即青其衿，勤治举子业，以为步蟾窟，赋《鹿鸣》，易易耳。孰知厄于文运，朱衣不肯点头，老此乡闱，青衫依然压骨。既饱尝跋涉之劳，复浪掷舟车之费。浸成范叔之寒，几袭阮生之哭。于是招来子弟，绛帐传经，杂坐儿曹，青灯课读。弱妹天姿，乃慧于我，及年十五，经史皆通，课以文章，诗词成诵。予母亦出儒家，金陵孝廉高倚虹之女公子也。父以笔耕，母以针耨，以养老，以育后，恶衣疏食，庶境不佳，残烛秋风，椿阴遽谢。先子易箦之顷，颤声而嘱予曰：'汝有弟，不幸先予而逝，一肩家政，汝独荷之。砚田不足以糊口，书城不足以治生，而今而后，汝其弃儒而商乎！'又嘱予母曰：'阿环大佳，当为之择佳婿，勿草草。'阿环，弱妹之小名也。时予年十九，妹年十六，父年六十有五，自谓尝遍书生苦味，死无恨矣。父死，予家益萧条落寞，予舅氏高梦庄，阿母之同胞弟也，怜其姊之老而寡，寡且穷也，乃挈予母及予兄妹，往依其家。死者之丧葬，生者之衣食，不足

则取给于舅氏。舅氏之德，亦云厚矣。予家既迁于金陵，依于舅氏，而予从此失却书生面目，弃儒而商矣。然予书生也，而乌能商？无已，乃学卖君平之卜，试谈管辂之星，书生末路，贱士生涯，言之有惭色。予母予妹，则亦以针黹易锱铢。母也老而健，妹也敏而捷，一家三口，不至啼饥号寒。如是者，五年于兹矣。”予曰：“然则君今年二十三矣，令妹今年亦二十矣，而君犹未婚，令妹犹未字，母夫人之焦灼也可知。盖为人父母者，对于儿女之婚嫁，以为是第一吃紧事，儿欲为之择佳妇，女欲为之择佳婿。然所谓佳妇佳婿者，往往倾向于门第及家产，无论择妇择婿，必求其富于我或贵于我，而才不重也，而貌不重也，而德性亦不以为重也。嗟乎，于富贵之中，求佳婿佳妇，是胡可得哉！”予言至此，笑指可青曰：“此尾鳏鱼，曾娶富家妇，咄嗟，亦佳矣哉！”粹华曰：“如何？”可青于是举昨夜所以语予者，详以语粹华，所不语者，惟煞尾数语耳。粹华曰：“父母之命乱，媒妁之言诈，欲缔好因缘，则自由婚尚矣。老母虽女流，然意识颇脱俗，择婿择妇，不以富贵，而以人才，且尝诏予及予妹曰：‘予所择，或不能惬汝等意，汝等可自由择偶。然予家清贫，切莫高攀富贵，富贵中人，一例骄奢，不足耦也。’慈母此命，悬者有年，顾予兄妹，虽得自由择配，而好事难谐。予依然自命为儒生，妹岸然自居为才女，坐是耽误婚姻，久且受人奚落矣。”

粹华旋又长吁曰：“环妹久当得佳偶，予则难矣。身婴恶疾，手操贱业，予即降格以择妇，而人犹不肯妇我。嗟乎已矣，予其鳏以终矣。”予曰：“安有是哉。予有同窗杨倚萍者，吴县之木渎人，寒士也，渠有姊曰丽萱，今年二十一，才貌颇不俗。予过倚萍庐，曾一见之。倚萍早孤无父母，已已婚而姊未

嫁。倚萍于客春，与予同负笈于姑苏沧浪亭之府中学校，及凉秋，倚萍以病离校，不复来，然简常通也。至于今，其姊犹未字，君如有意，予当为撮合之山。"粹华微笑。既而予指可青，又指粹华曰："彼此年华大好，才藻不凡，而一则离弦不续，一则虚室未婚，旖旎风情，定劳梦想，温柔乡味，着意修来，情也难堪，心皆如捣。此一对可怜虫也，予甚怜之。"于是可青笑且詈，粹华急而辩，予曰："詈者其情真，辩者其情诈也。"粹华曰："嘻，汝舌锋太尖利，汝当日何如？"

予笑曰："当日乎？予之当日，大异于君等之今日，思之殊有意味，不堪为君等道也。"可青曰："试言之。"予曰："予之婚，未尝自由也，亦主以父母之命，亦成以媒妁之言，然而竟得佳偶。去岁青春三月，诗咏桃蓁，飞争燕子，青衫红袖，艳福双修，倡随无忤，伉俪永谐，闺闱之乐，蔑以加矣。替撚（燃）缤纷之线，看绣鸳鸯，细燔杨柳之枝，试描眉黛。晨傍妆台窥镜，教侬学挽青丝，夜来庭院看花，弄影乱扶红烛。嘻……可青，嘻……粹华，个中之乐，乐也融融，有不为之歆羡者哉！"可青作轻薄色曰："丑丑。"粹华无他语，则如小儿学舌，亦曰："丑丑。"其实予所以演身说法者，急可青也，惑粹华也。予为粹华媒，粹华必我感，感则能为我用矣。夫而后为可青作说客，既不突兀，又甚冠冕，而顾迟迟不遽入港者，凡以急可青耳。

予笑谓粹华曰："他日丽萱为君妇，予且以丑丑还君之嘲耳。"予又曰："粹华，予为汝媒，汝何不为可青媒也？可青求偶之心，固甚急于子矣。"粹华答语颇趣，谓："子愼哉，予而能为可青媒者，予不能自为媒耶？"予乃转戏可青曰："予为杨倚萍之姊萱娘媒，汝何不为粹华之妹环娘媒也？"可青万不料予

有此一问，明知与之恶作剧，然匆遽间竟不知所对，易地以处，予为可青，可青为予，则予当答曰："双热，子不能厚于粹华而薄于我，子亦不能厚于其兄而薄于其妹，然则子何不并为我媒，更为环娘媒，一手制造六姓婚姻，当佩君执柯之能矣。"予笑可青竹抱虚心，顾左右而言他，而一片轻红，忽袭其面，如庐陵太守颓然而醉也。

予指可青而谓粹华，可青诚丑丑，双颊红矣。可青于是不安于坐，佯为醉者，遁而登榻卧。其实可青当不至如此羞涩，盖闻予言而知予将议及彼之婚事，渠而在座，不当稳便，粹华之言，必多所顾忌，故乘机引去，诈醉假寐，鼻息咻咻然，于静中侧耳窃听消息耳。予乃移坐比粹华肩，低语曰："可青丧偶，于兹有年，欲结自由之婚，苦无当意之偶。盖亦颇以才学自负，非美人，非才女，宁鳏以终。可青虽宦家子，殊不染富贵习，故其择偶也，不尚富贵，而尚才貌。夫以可青之才之貌，是所谓佳婿也，不知谁家女郎有福，得为可青婤。如令妹者，殆庶几乎？"粹华曰："可青诚佳公子，然亦贵公子，是当于高门中咏求凰。弱妹贫家女也，何得仰攀，不辱没可青耶？"予又低语而笑曰："此可以例一般纨袴子弟，非所以例可青。令妹之才学，若闻于可青，可青必惊喜，可青之才学，若闻于令妹，令妹当不复有绣花枕之嘲。然则不诚佳偶哉？予愿执柯，缔结朱陈，此一好因缘也。"粹华曰："容归商之母，告之妹。"予附粹华耳曰："嘻，子何必告且商哉？实告君，环娘固以婚事许可青矣。"粹华目瞪而语塞，予乃以昨日吹箫赋诗之事，一一告粹华。粹华殊喜曰："然则君戏我耶？予妹与可青既结自由之婚矣，然则安用君为，又安用予为？君不语予，予固茫无所知也。"予乃以可青委托之意告，且笑曰："予与君，今不过为证婚者

耳。君今归，可以喜信报母夫人矣。明日，予当导可青造君庐，俾母夫人一认佳婿也。”粹华一笑而起，呼可青告别。可青作鹁鹁声，予曰：“盍止宿乎？”粹华不可，予亦不强留，辄呼童掌灯，送粹华归。粹华曰：“月色大好，不须灯也，予去矣，明日幸早来。”

第八章

登楼

粹华去而可青起矣，强制笑容，愈形其喜，怡声鸣谢，实惬我心。笑曰："今何谢为？待当宴尔新婚，置酒高会，阿侬南面坐，一对新人，向侬双拜，谢冰人当是耳。"斯言也，予与可青戏也，可青无他言，乃笑而应曰："唯唯。"予遽曳笑而趋入闺闼。予苟迟延者，恐如昨宵然，复为可青所沮。予昨夜达旦不眠，此时当向春闺深处，寻我睡魔，温柔乡中，领略黑甜滋味。时壁上时钟，仅鸣七下，可青或以为予将复出，方剪烛而待也，而孰知予已高枕而卧矣。予料可青，此夜又难安席，好事竟谐，心花含笑，乐极矣，梦不来矣。而予适与之相反，倒头便入寐，梦短梦长，春婆太媚，睡味浓于酒，春人软似绵。一夜昏沉，不知东方之既白。及醒，细君已妆竟，小奚奴饶舌，问予醒也未，王公子待久矣。细君低叱曰："勿声。"予揭帐而出，曰："起矣起矣。"细君曰："得毋为扫花所惊醒耶？"因怒目视小奚奴。予曰："此无与扫花事，予固已醒矣。"扫花者，奚奴之名，此名盖细君所命也。予既起，俄延良久，始出于闼。

今日可青，更饶妩媚，周体之春衣尽易，粲然一新，然而发蓬蓬积数日未栉矣。予为之召整容者来，膏沐罗梳，发光可鉴，笑彼烦恼之丝，掉厥胭脂之尾。予鼓掌曰："美矣哉，'碧栏杆外俏书生'，予当为汝咏矣，遮莫阿侬是女子，也被摄魂

去。今日吴国太方在佛寺看新郎，如此新郎，当称佳客。从此孙郎之妹，属使君矣。行矣去去，行矣去去。”可青到此数分钟，足转踏踞不前，口亦嗫嚅无语。予曰：“尚何假惺惺为？”乃挐之出门，向西郭门去。未及半途，巧值予父。予父盖归自茶楼，茶楼曰玉壶春，在城之西市，赴西郭门，必取道于此，故相遇于途也。父问予何往，予曰：“与可青信步而游耳。”父曰：“甚佳。顾汝之外舅，顷共茶话，渠有急速，须汝即往，即今且去来。”父又笑向可青曰：“子请以午后出游，予当以伴，只今盍返驾，与子闲话，以待黄粱之熟欤？”可青曰：“否。予来此数日，约略识途，去去便来，不敢劳长者下伴也。”父曰：“然则待子午餐耳。”可青曰：“请勿坐待，侄或顾而之他，亦未可知。”于是各分道而驰，向目的地进。阅者诸君，须知可青此去，定赴阿环之居，偕予往何如独往，予为之导，予知渠不甚愿也，特不能却耳。今也天授好机，阿父命予他往，可青亦如意矣哉。

外舅急速召予，偏迟迟我行。行数武，辄便折回，折回者何也，欲一侦可青，果否从去处去也。此时予父与可青，行程适相背，予顾盼于中途，父行迟，可青行速。予遥尾可青行，属而目之，渠回首，则予亦回首，怕被可青见我庐山真面耳。行行重行行，不觉西城在望矣。予自嗤曰：“可以止矣，更追踪蹑迹何为者，岂欲偷韩寿下风头之香耶？”外舅结庐于东郭，予以可青故，背道而驰，迂回曲折，自西徂东，阅者诸君，其笑我为太憨生乎？

予有事于东郭，迫暮乃归。归途经一旷野曰塔场，七级浮屠，矗立场上，夕阳斜照，塔影颀长，天籁鸣春，羽虫嘈杂。塔有铃，风撼之则当郎鸣，予尝赋诗以咏之，诗曰：

时静时喧日几回，喧时惊起鸟毰毸。纵然密雨零难动，除却狂风撼不来。繁响偶和天籁堕，高音遥护野花开。层层面面都悬遍，警污无功劫有灰。

此诗此境，可青尚未闻知。方其初来时，苟与纵览于塔场，亦当油然有诗意。渠以遨游山水而来我乡，既遇阿环，而心目中念兹在兹，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可青之意，不在山水，而在阿环，如尝上珍，百肴无味，有何心绪，听塔铃之声哉！予讼心信步，将次抵家，伊何人，伊何人，飘然自西来，呼予之名，接以言笑，曰："归哉归哉，何不约而同也。"咄咄可青，迟延于阿环处，竟尔许时乎，个中好消息，必大可入耳矣。予乃佯问曰："子顷安往，今从何来？"可青作欺人语曰："予饭于客馆，游于石梅，啜茗于望山轩耳。"予冷笑曰："谎谎，顷间子匆匆赴西城，又安知予之蹑于汝后哉，而汝欲予讳耶？予为汝撮合此婚，辄便外予，而不以实告，毋乃不可乎？"可青赧赧然，笑而不对，状又似甚惊疑者。旋犹辩曰："予何谎哉？子殆以言餂我耳。"予曰："汝犹辩耶？汝在途时，某处一回首，某处一驻足，某处市人群集，汝排众而过，一人被挤，喃喃詈，予皆目击，而汝犹辩耶？今且入此室处，供我以真情。不然，不汝交矣。"可青乃笑曰："诺，然狡哉汝乎！"予曰："予苟非狡而侦汝，汝得狡而诒我矣。"于是相将入门。予则入而复命于父，数语便出，就可青问短长焉。

灯篝在堂，晚餐列案，有鱼有肉，亦酒亦浆。予骤难向可青问供，父盖与可青共食也。可青异哉，今宵言笑津津，衔杯浪饮，酒肠豪放，倍胜平时，予知其良缘乍缔，旧恨都销，渠自有生以来，其感无上之愉快也，此当是第一遭耳。从此遁迹出奈何天里，会心在如意珠边，其饮豪者，其心快也。今夕之

餐，有肴有酒，谓之曰为可青张庆喜之筵，亦无不可。予于是引满一觞，以劝可青，侑以趣语，逗彼欢情，举觞而朗吟曰："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可青一饮而尽，渠乃先飞一觞奉予父，乃浅斟而答予，强予饮。

予父固不善饮，辄先饭，予亦然。予父饭毕便起去，予大喜，此时属耳无人，可以细探可青之好消息矣。然扫花侍于旁，目灼灼对人，便尔纵谈，犹虑春光漏泄。乃速可青饭。饭罢辄入书斋，并坐于说诗之床，挈可青之袂曰："语我语我，速言速言。汝今日升薛氏之堂，入阿环之室，乐煞汝矣。"可青吃吃笑，曰："实告君，岂徒入室，亦且登楼。侬是舟中之客，得为楼上之人，此非初愿之所及。予谢君，微君予何由来此，微君予安得遇此，微君予那便得此乎？"予曰："无多言，速语我以登楼始末。"可青摇首曰："否否。畴昔之夜，子太不情，恰才饭后闻钟，便学老僧入定，劳予痴待多时。今夕不敢劳君伴我，去伴嫂夫人可矣。欲听一番花信，且待明朝。"予曰："不然，今夕当与子抵足，听汝谈心。汝即今不语我者，非我友矣，请从此绝。"言次，便作起立状。可青吃吃笑，曰："异哉，子之情，乃急于予耶？居，吾语汝。"

"予径赴西郭，循湖堤行，叩薛氏之扉，揖粹华而入。粹华进茗肃坐，先款新郎，奉母登堂，偏多问讯。白头老妪，笑逐颜开，垂青眼而认婿，自顶至踵，注视颇周详。予乃俯首含羞，如新妇之初见翁姑也。老夫人语其子曰：'是诚佳婿，可偶环儿。'便语予曰：'弱息阿环，小字玉柔，小郎君四岁，颇为老身所钟爱，不肯轻易许人。今得郎君，予愿足矣。然环儿性怪僻，看低多少纨袴子弟，合予意者，往往不合渠意。'言次，便扬声呼：'环儿，环儿，下楼来。'环娘不应，亦不下。予忖曰：

'环娘何必假惺惺，前日吹箫拾句，一何洒脱，此时又一何羞涩耶？'老夫人待环娘不至，则又呼而促之，终不应。夫人乃起，登楼去，且行且喃喃曰：'小妮子偏善作态，其实何必。'予以为老夫人此去，定能挈环娘至矣，而孰知俄延良久，老夫人依然独下美人楼。

"楼上美人，靳不被天风吹下。环娘婚尚自由，而亦作寻常女子羞敛态耶？然而其态愈羞，其心弥喜，此可臆断者也。老夫人下楼，坐堂上，笑向予曰：'予以语环儿，环儿俯首不答，逼之，则曰："惟命是听。"虽然两地，终当一会面，予不能专也。'老夫人言然，予料粹华殆未以吹箫拾韵之艳事告其母，老夫人尚多虑耶。会面久矣，然粹华不以告，予亦羞而自讳，并为环娘讳。老夫人坐移时，曰：'郎君且安坐。'便起，转入屏风去，则又呼：'环儿，环儿，来来……佐予治餐。'便闻莲瓣作细碎声，梯而下楼。忍哉环娘，贴地金莲花，不到堂前，乃入厨下。以予故，仓卒办午餐，劳彼亭亭玉立，步步可怜，予坐于堂，局促不安矣。落落与粹华作闲话，而耳鼓则倾向于屏风之后，窃听呖呖莺声。屏后无余地，即是郇厨，则闻操刀声，涤釜声，水沸淙淙声，以杓搅釜声，杂以老夫人之语声，或曰炙之，或曰煮之，或曰炮之，而迄不得闻环娘扬声而语也。此时袅袅炊烟，拂来堂上，蒸蒸肉味，送到屏前，予食指动矣。一席佳肴，制自美人之手，其味当何如者。旋老夫人呼粹华入，将餐出，馔精酒热，殆知予至而预为之备者，闻之若有异香，若有脂粉气。老夫人出语予：'毋客气。'一语便去。须臾，登登上楼矣。粹华与予同饮食，予亦醉亦饱，粹华收拾残肴，纳诸厨下，而巾而茶，无不躬操，盖其家绝无一服役者也。予悯其贫，而又不忍其劳，然一时亦无以慰藉粹华，则袖手坐视而已。

未几，而老夫人呼粹华上。粹华须臾趋而下，曰：'阿母请君登楼。'予闻此令，大惊喜，环娘环娘，卿如柳条，毕竟春光漏泄，又如红杏，须知春色难关，老夫人真解人哉，而竟呼予登美人之楼也。

"举趾高兮，心不固兮，正似马蹄得得，踏了花香，捷足上美人之楼，拾级步甲乙之梯，恍惚若登青云也。步步疾行，却又轻轻落踵．不敢以登登之声，惊美人耳。此时予心旌摇曳，梯尽，转观望不前，此身已上情天，蘸着些情儿，早麻上来矣。粹华前导，登楼呼阿母，曰：'可青来也。'楼以木作壁，成三间，老夫人从西厢搴帷出，笑曰：'且坐。'藤床绳椅，陈设入古。老夫人方搴帷时，忽若有一阵麝兰香味，带到人前，高扬帷幅，窥见妆台。莹莹者菱花之镜，已把我影儿摄将去矣。

"老夫人作客气语，曰：'蜗居陋甚，仅供起居。'东其手而指曰：'此粹儿之卧室也。'西其手而指曰：'此予与环儿之卧室也。环儿毕竟娇羞，来来，予引以见汝。'言次，便导予入帷。嘻，环娘见予，惊且羞，俯首而却步，莫知所为，予亦莫知所为。老夫人抚掌而笑曰：'都不能脱俗，何不行一见面礼，而称兄妹乎？'予乃揖环娘，呼以环妹，环娘含羞万福，缄却樱唇，靳不兄我。乃以身依母作障，不复以人面示人。老夫人又诏予曰：'且坐。'予周视环娘卧室，而又怜其家之贫，素帐布衾，竹床短窄，以此寝环娘，真辱寞美人矣。予因忖曰：'环娘至予家，予当寝以流苏之帐，八宝之床，龙须之褥，蛟绡之被，以环娘为海棠，照以红烛，环娘为芍药，护以金铃。珍护美人，不当如是耶？'"

第九章

证盟

“予心暗忖，予貌骤沉。老夫人作犹豫之色，既而谓予曰：‘弱息阿环，今以属子，子其有意否乎？’予嗽应曰：‘固所愿也。’便整衣冠，趋拜外姑，执半子礼。老夫人含笑掔予起，曰：‘予得佳婿矣，环儿之福也。虽然一诺之轻，千金之重，彼此不容有异心。今日之事，出于予口，入于汝耳，成之易，毁之亦易，盖言无形，言无实据，是不足以证婚。故俗礼必纳采委禽以为信，杜后悔也。而今婚嫁，风尚文明，肖影指环，彼此交换，结婚之日，更为书以证。今日者，仓卒之间，微快镜不及摄影，清贫如洗，又安得指环？’言次，便回头拔环娘髻上白金钗，珍重授予，且曰：‘子盍随便赠一物于环娘，权当指环之交换乎？’予乃于襟右摘银制之时计，还授之夫人，曰：‘是物也，不失时亦不失信，愿环妹佩之。’”可青语至此，予向之贺，且以趣语调笑之，更索观环娘之钗焉。可青曰：“寻常物耳，是何足观？”予曰：“管仲之器小哉！”可青乃探囊将出，予把玩之，曰：“是钗不卜远人，偏占喜信，美人头上，搔得余香，若以探鼻观，当有发脂气也。”予试掉厥钗尾，作势欲探予鼻，可青急夺钗去，曰：“汝又欲恶作剧耶？”予抚掌大笑。既而问曰：“登楼证盟，韵事亦艳事也，急色儿幸福不浅哉！”可青曰：“诚然，事之韵且艳者，更不止此。”

"妆台一座，一面密切窗栏，三面可以就坐。予本坐于台之左，见其镜奁半启，口脂发沐，触目皆春。环娘虽障身于母后，乃射影于镜中。交换信物而后，老夫人从床前移座于妆台之旁，面窗而坐，挈其女环娘坐台右。环娘愈羞，不能仰视。老夫人曰：'既证盟矣，尚何羞为，尚何避为？'言毕，又复起立，移镜奁于他案，而以砚田管城，墨床纸卷，罗列于妆台。乃复就坐，左右顾而语曰：'婿……儿……，其各赋诗十章，心心相证，藉此作海誓山盟。予则击钵以催，先成者胜，勉乎哉！互斗诗心，笔花竞秀，予虽不才，识诗有眼，汝等勿草草。'予闻命惊喜，偷目视环娘，羞态有加，捩首左顾。咳，……怎不回过脸儿来。既而夫人匆匆起去，予乘隙低唤：'环妹，环妹。'环娘经予万唤千呼，乃微微一点首，旋老夫人即搴帷入，曰：'诗成几许矣？'予答曰：'未也。'

"夫人曰：'噫，吟坛酣战，当争先恐后，相持不可相让，汝等迟延不落笔，得毋非健将乎？阿环平日，信口皆诗，今何诗思如月下美人，姗姗其来迟耶？若王郎者，予闻汝为吴中才士，胡亦如孕妇之难产欤？'予受夫人调笑，竟无辞以对。夫人乎，其知予登楼入闼，早已颠倒情怀。惭愧鲰生，第一遭与美人密迩，恼人春色，关住诗心，无可如何，为老夫人逼入诗境。想环娘此时心事，正复相同。于是吟肩齐耸，素手双叉，忽忽忘形，对面如不相见，含毫抚纸，狂索诗肠，于不知不觉中，首各摇曳作势，口各咿唔有声。老夫人爇香一枝，以当刻烛之催。香及半，予与环娘忽哑然失笑，盖于同时互看作诗之面，一般惨淡经营。老夫人若村塾老学究，予与环娘为其徒，看渠大有冬烘面目，诏予等作诗，不知作者之苦，仿佛命难题以课徒也。此予与环娘所以不期而合，哑然失笑也。笑容遽敛，诗

意大来。则见环娘援来班管，写出琳琅，蝇头小字，格尚簪花。予从对面视之，字形颠倒，看渠写到鸳鸯二字，而予怀不自持矣。然而予固以诗才自负者也，今日环娘新什，竟先我而成，不亦羞耶？予既一见逼于夫人，再被逼于环娘，而胸中诗草，一时乃蓬蓬勃勃，勾萌而甲拆，提笔一挥，淋漓满纸，个中火候未工，未免逊环娘一步，顾亦不遑斟酌，盖一枝香寸寸尽矣。细改新诗，俟诸枕上，推敲一字，会待月中。双热，……子固工于诗者，今愿就正于子，子盍为我加绳斧乎？”予曰：“汝客气哉。此诗所以证盟者，而何容他人赞一词？予不才，何能加以绳斧？且以予度之，子今日所作，必佳胜于平时，岂复可以指摘？或者有唐突美人之句，予为子计，当时宜就正于环娘耳。”可青笑曰：“安敢唐突美人哉？谓予不信，子盍姑妄听之：

负了青春廿四年，几曾修得到情天？
题名未上鸳鸯簿，人自鸳鸯我自怜。

情魔为厉不容痴，十斛闲愁扑上眉。
怕对菱花顾人影，年来消瘦旧丰姿。

枯鱼未死不甘鳏，天靳姻缘意太悭。
无地求凰空弄笛，萍踪飘泊到虞山。

客里春光更恼人，青山含笑我含颦。
西城楼阁斜阳好，拾得馨红豆子新。

前生冤孽此生逢，一线情天著意缝。
箫管有声诗有草，暗将心事逗吴侬。

侬似黄莺卿似柳，莺儿飞入柳阴中。
美人双眼为侬青，个里情怀太宁馨。

人面相窥人意好，惺惺真个惜惺惺。
杨枝偏许属东风，喜到心花化软红。

卿如弄玉好楼居，吹彻箫声恨有余。
凤不来仪春渐老，美人身世太萧疏。

桃花时节凤来仪，省识春风际遇奇。
尔我因缘天作合，只今邂逅已嫌迟。

好事而今喜玉成，修来艳福愧鲰生。
海枯石烂盟难背，侬不甘居薄幸名。

卿卿快作嫁衣裳，看汝将为新嫁娘。
一幅绮罗休倦绣，针针著意刺鸳鸯。

诗里双盟一片心，今朝一诺重千金。
阿侬此去无多(多无)日，占得佳期递好音。

予曰："艳哉，此十二绝句也。"可青笑曰："艳乎？几曾唐突美人乎？"予曰："唯唯，速语我以余波。"可青曰："予连真带草，写罢新诗，呈诸夫人。方属草之顷，夫人已频频寓目，点首称善，此时接我诗笺，低吟长咏，数数顾环娘而笑。环娘之容，若羞若喜，则亦以诗笺奉于母。夫人笑曰：'汝何不先示夫婿？'因以环娘诗稿授予，诗凡十绝，多佳句。既而夫人以

予诗付环娘，曰：'彼此各执一纸，交换诗券，互证婚姻，其各珍藏之。'"

予于是笑谓可青曰："然则薛环娘一纸诗笺，今固在汝怀中矣，何不将出，令予展玩美人手笔乎？其诗之艳也何如，子含糊不宣，仅曰多佳句，毕竟有佳句几许？予当得与寓目焉。"可青曰："惟此不能从命。"予固强之，必不可，猝欲探怀劫之，而可青以双拳伏膺，力守其秘密之钥，色且变矣。予曰："嘻，环娘十绝新诗，个里毋乃太艳！不然，何秘不告人乎？其秘不告人者，必其词句间狎亵柔腻，多贻笑大方处也。"予以此激可青，而可青殊牢不可破，笑曰："诚然，故宁秘之。"予曰："汝既秘此，予不汝强，恐汝秘我者，犹不止此。予今有所问于子，幸子一一答我。楼上题诗之顷，曾执掺掺之手乎，曾话脉脉之情乎，既将脚踪儿将心事传乎？"可青急摇首曰："无之，无之。""然则当时粹华安在？"曰："渠导予登楼，即下楼，良久不来。"予不觉大呼："失败，失败。"可青骇问何为，予曰："使粹华而为当时之监督者，则汝之情状，汝妻环娘之情状，予他日不难向粹华细问也。粹华慎哉，胡至引避？汝今虽伪言我诳，真情我秘，予又何从而破获也哉！"可青向予大笑，若甚得意者。

既而带笑讽予曰："阿侬婚事，何与他人？乃劳汝千思万想！此所谓吹绉一池春水者也。夜如何其，鱼更再报矣，嫂夫人待子久矣。今夕予再留汝，嫂夫人必埋怨不情之客，子其往就寝乎？留予不尽之言，诘朝当以语汝。"予闻可青言，顿念闺中人，自有艳福，何羡于可青，因辞可青，秉烛入内寝。荆人方挑灯读《醉翁亭记》，予带笑入闺，荆人读不辍。予不敢以絮语乱其诵声，则亦就坐。忽忆昨夜所述杨丽萱事，因作书致其弟倚萍，为薛粹华作冰上人也。予书竟，细君掩卷而起，下帷

扃户，促坐喃喃。凡予所闻于可青者，此时悉以语予妻。旋就寝。春宵太短，忽忽旦矣。予揽衣起，起便出就可青，向之哓哓请益焉。

可青曰："彼此换诗，雍容小坐。老夫人诏予曰：'今已缔婚，环儿有托矣。子其速归，早卜佳日，欢遂于飞。老身得目见环儿出阁，他年生儿，得抚弄外孙，是亦一快事也。予家清贫，聘礼不人责，且此而计较，是侪于习俗矣，良非予所尚也。'予曰：'唯唯，谨受教。'既乃请于夫人曰：'婿欲与环妹，择佳日各……'"可青语至此，忽默然。予逼之，乃续言曰："'择佳日各摄一影，亦如诗然，相互交换，得使双亲快睹佳妇，未识岳母许我否，又未识环妹许我否？'此时粹华已上楼来，闻予言而怂恿焉。于是老夫人笑而曰：'诺。'环娘默默含情，亦似首肯者。

"粹华曰：'摄影宜择晴明之时，即今春光明媚，斜照暄妍，正是摄影时也。此间有摄影处曰庐山，在石梅之一隅，往摄影者，每得真面目。'予曰：'然则即今请导予往。'顾玉柔曰：'环妹同往乎？'环娘有愠色。老夫人曰：'子以今日往，环儿当以明日往。'予乃揖别老夫人，又频呼：'环妹环妹，予去矣。不出十日，当以一封书，送好音来也。'老夫人叮咛而嘱曰：'婚事不可背也。摄影成，当令粹华妥付邮筒，珍重寄汝，子不必坐是稽迟，可以归矣。寄语汝友双热，果能为粹儿求得杨家好女子者，老身当踵门谢之矣。'予临行，意不注于老夫人，而一步一回首，属目环娘，报道一声去也，环娘之双眼红矣。环娘惜别，移步若送予者，其实非有意，盖一阵迷惘，而不自知其足之前也。既下美人楼，而环娘不见，而老夫人亦不见。予心怅怅，予步迟迟，与粹华赴庐山馆中，摄半截之影，留得证盟艳迹，为庐山添一幅春风人面，亦韵事也。"

第十章

酒意

可青无意来吾乡，乃有奇遇，乃订良缘，不出五日，而薛家碧玉，已许嫁东风，其成事何若是之易欤，此殆天作之合，不尽人为。怨女旷夫，各偿心愿，美人才子，双入情关，是亦一佳话矣。予独佩环娘之母，绝无婆子气，不染尘世风。对于婚嫁问题，别有见地，不尚富贵而尚人才，此其可佩者一也；不专去取之权，而惟自由是许，此其可佩者二也；为女证盟，不以聘礼，而以诗章，不以庚帖而以肖影，亦风雅，亦文明，此其可佩者三也。环娘之母，诚巾帼中之达观者也。以视可青之父若母，迥乎有天壤之别矣。予以此意语可青，可青曰："诚如公言。老夫人而泥古，而不脱俗，予之婚事，恐不谐矣。今日之事，大慰予心。双热，……子为予作撮合之山，此功不可没也。昨予摄影于庐山，偶见馆之对面，高矗一楼，问之粹华，曰是酒楼，楼有佳名，曰山景，可以独酌，亦可以聚燕，酒人多集于此云。予亦酒人也，闻之而动酒兴。今朝无所事事，愿与子同登此楼，谈心小酌，于以买春，于以志喜，子其往哉！"予曰："酒，予之仇也，子知予固不能饮，乃故以酒搪塞我耶？"可青曰："否，予以独酌太无聊赖，故欲邀汝以伴。且区区之心，当劝君一杯酒，尽我一片心。去去勿却。"

予到此忽悟曰："可青之意，岂在酒哉，其意殆如是如是。"

予此时且勿道破，姑随之往，观其动静，予亦当有傥来之眼福也。阅者诸君乎，其知予所谓如是如是者，果何所指乎？须知今日者，薛玉柔将至庐山馆中摄影，可青盖欲向山景楼头，伫待意中人姗姗而来。环娘摄影时之装束，自当稍异于居恒，其艳也可知。可青之双瞳，于是作奇痒矣。可青今日而独行，转启人疑窦，故与予偕行，其机殊巧，其意殊诈，然又岂知予早洞鉴其隐哉。虽然，或可青初无此心，而为予之过虑，亦未可知。

予于是姑妄应之曰："唯唯，君意良殷，不容方命。苟方命者，亦太杀风景矣。子且少安毋躁，容予盥漱更衣。"言次，扫花适捧巾沃汤至。可青起较早，已盥沐，此盖以奉予者。予也弄巾戏水，故故俄延，可青状殊不耐。既予入室更衣，又迟回良久。予意何居？试可青也。可青山景之行，果其意在于酒者，何争早暮哉。而可青不然，予太从容，渠殊匆遽，已遣童子扫花，向予三速矣。嘻，可青今日之事，果不出予之料，其意急者，非酒吻燥也，恐迟行一步，不得与环娘值耳。虽然，美人如玉，谁不贪看？彼楼上美人，予仅观其半截，今朝趁此好机，偷窥全豹，计亦良得。若复迁延不去，恐错过傥来之眼福，是诚可惜。乃匆匆出于阃，便偕可青作石梅之行。石梅距吾庐，不过一二百步，须臾即至。而摄影馆曰庐山者，门尚扃也；而酒楼曰山景者，座尚虚也。可青此时，自有一种愉快之色，流露于眉宇间。登楼择座，喜傍北窗。予曰："宜东向，春日亦复可爱，岂宜背之？"可青曰："君是葵花，倾心向日；我爱山色，着意看山。此所以北向者也。"予笑而应之曰："诺。"心知可青之言诈耳，不过以北窗正对庐山，居高临下，内蕴皆宣，不啻身登堂奥。可青之所以北向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买得一壶，春迷红友，山光满楼，是绝妙一下酒物。然而可青今日，既意不在酒，当不觉其佳胜矣。予于酒也，半推半就，强尽一杯，一滴一涓，细分百口。时复离座，倚窗闲眺。可青辄强挈于座，曰："坐……坐。"曰："饮……饮。"顾渠更不安于坐，时时蹀躞楼中，徙倚窗畔。予乃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挈之入座，不放渠独倚楼窗，亦曰："坐坐"，亦曰："饮饮"。如是者久之，忽闻楼下一阵笑语声，曰："至矣，至矣，此间是矣。"可青方衔杯，遽停杯而起，予托腹疾急欲如厕，故作疾首蹙额状，踉跄下楼去。

予何往，予何往，则潜入庐山馆里耳。是馆于舍后另辟一门户，其方向适与前户相反。可青虽登高而望，然目光线不能及此门，予乃得背可青之目而潜入。予入此馆胡为者？亦为薛环娘耳。予于楼头闻楼下人语，曰至矣，曰是矣，辨其声气，可决雌雄。是矣，环娘至矣，眼福傥来，可不子细一领略之乎？此予所以托故下楼，潜身入馆者也。予料可青必不我疑，此时当在山景楼头，眈眈虎视，方以予去为大见机耳，方以予去为大方便耳。

庐山馆一精舍也，有屋数楹，陈设雅洁，中庭殊轩广，蔽以玻璃之屋顶，且障以蝉翼薄纱，笼得日光淡而不烈，其下杂置盆花，点缀景物，是绝好一摄影场也。环娘美人也，小立其间，当更增其妩媚。去年此日，予尝挈荆人摄影于此，故今日乃作此想像。此时之予，尚未升堂入室，方徘徊观望于馆门之口，所以然者，盖有所顾忌，恐粹华而伴环娘来者，则予不敢唐突西施，当便却步耳。然粹华固未来，环娘之来，伴之者母也。薛家母女，或亦识予为当日尚湖之荡舟人乎，今日见予，或以为怪乎？然而无虑也，摄影馆中，例许游人涉足，彼母女

又安能下逐客令哉！予于是乃深入。予既深入，忽忆山景楼头之可青，从其所立之地位，可窥见庐山馆中一半面目，苟予为所觉察，必怒予无礼，且喃喃而詈矣。予于是乃循墙而走，步步留意，而巧避以出于可青之目光线外。

美乎哉，环娘也，莲花步武，杨柳腰支，自顶至踵，有骨皆媚。款步登摄影之场，此身将作画中爱宠。商其母曰："宜坐乎，宜立乎？正面乎，侧面乎？半截乎，全身乎？"位置安排，煞费斟酌。一回首间，瞥见予，环娘遽缄口。予之来，不过欲一望美人颜色耳，今既寓目，何必贪看，遂旋踵而出。

予出庐山馆，重登山景楼。咄咄怪哉，可青安在？问之当炉者，曰："酒资已付，酒兴未阑，酒人留有余资，去去将重来饮酒。"咄咄怪哉，可青安往？或者亦到庐山馆里去耶，予何未之值耶？殆于同一时间，予自后户出，而渠从前门入耶？薛环娘尚在馆中，可青必不他往。予乃复下酒楼，复入庐山馆，踪迹可青不可得。是时环娘已摄影毕，其母挈之自后户出。后户临一片广场，越此广场，即所谓石梅矣。予心本踌躇，予足空踸踔，懒步上酒楼，坐待可青至。凭窗西望，见薛家母女，步步行迟，徘徊于绿野间，指点青山，作品评状。此去非渠等之归途也，渠等殆乘摄影之好机，兼作踏青之乐，绕道而归也。然环娘之母老矣，乃殊健步，不畏远行，一何矍铄乃尔。予心忖之，予目属之，忽失声而呼曰："咄咄，彼翩翩少年，含笑而横阻于薛家母女之前者，非可青耶？"亏渠不羞，便与同行，或后或前，一路笑语，抑亦丑矣。又岂知背后有人，登高烛远，一举一动，尽入眼帘，可青亦太无顾忌哉。

久之久之，予望眼遽为绿阴所蔽，乃不复见一行人影。可青此去，正如恋花蝴蝶，且直送春人归去，乐而忘返。予正未

可立而待也，乃属当垆者，可青来，如问予来未，可答之曰："来而复去，去将复来。"予意不良，欲令可青枯坐多时，稍杀其风景，以偿予此时伫待之劳，报复亦未为苛也。然阅者诸君，不且笑予负孩子气乎？

阿侬此行，仅饮得一杯浊酒，自朝至于日中昃，迄未进食，腹甚枵。归自山景楼，市中见有卖汤饼者，予就食焉。予方食，忽有拊予肩者，以为必可青也，而非是。来者阿谁？予好友陈阆仙也。阆仙喜啜茗，朝夕高坐于石梅之望山轩里。可青初来时，予导之饮于是轩，与阆仙同座。其家距吾庐仅数十步，归途必经予门，此时殆从石梅归也，问之果然。予又叩阆仙，石梅遇可青未。阆仙曰："遇之。予方在望山轩中作茶话，忽临轩茶客，齐起凭窗，予怪而趋视，乃见一丽姝偕一白头妪，自轩外过，而同行者则可青也。顾影攀言，状殊昵，渠未睹予，予亦不之觉。彼美人者，可青之……"予不待阆仙辞毕，遽曰："迩来予以可青故，与子疏往还，子欲询彼美人乎，其事殊有味。"乃以简略之语告之。阆仙笑曰："怪底可青，面有春色。予鉴貌辨色，早料着几分矣。"

予与阆仙，行行语语，不觉已底家门。阆仙别予自去。入门则见舟子荷行李，奚奴负行囊，盖予父今日作洞庭之行也。父临行，诏予曰："汝不可久旷学，如可青无归意，汝与彼固好友也，不妨促之归。不然，汝且以可青故，而旷汝之学业，是安可者？明日汝可行矣。"予曰："唯唯。"予父出门，日已西斜，可青归来，正与予父值，向予父展谢者再，曰："久扰郇厨，既醉既饱，所贶虞山画图，已珍藏于行箧，愧无以报盛情，徒拜长者之赐耳。侄来此已久，早暮将归矣。伯归舟过苏台，肯一枉玉趾，光我蓬荜乎？"父曰："予此行不容耽阁，俟诸异

日，或当造访。侄无事，可常顾我。海虞距苏台近，一苇航之，即日可至矣。"言毕，予父登舟去。

可青既入室，便曰："双热，……汝好，汝竟以山景楼比黄鹤楼，而汝则为黄鹤，一去不反，劳我坐待，望眼欲穿，饮尽一壶，而汝不至。予愤而负气，叠呼酒酒，大白狂浮，今盖从酒楼来也。双热，……汝好。"予冷笑曰："可青，……汝好，汝固在酒楼耶？汝今日登楼，意果在于买醉耶？予如厕后，汝知予固登楼者耶，而汝安往耶？"可青闻言，酒面乃益红曰："予乎，予亦……"予曰："汝好，庐山馆中，石梅榻上，一路笑言，居然比翼，乐哉汝乎！无如予却作福尔摩斯，在山景楼头，秘密侦探，汝处处学阿瞒，辄欲瞒我，嘻，……予也，岂容被汝所瞒者哉！"言毕，吃吃笑，予盖自鸣得意也。

可青曰："汝亦有瞒我者。环娘摄影时，汝乃背予入，目灼灼似贼，汝又安知予于此时，正在汝之对面俏立，侦汝之隐。汝旋踵，予亦旋踵乎？"予不觉哑然失笑。是役也，予与可青，相互行诈，不期相互发觉，是亦一笑柄矣。

予乃问可青曰："汝今果从酒楼来乎，抑从西郭门外来乎？"可青笑曰："实告汝，予从西郭门外来耳。今日者，送得美人归去，复登玉楼，且饮春醪。环娘亦能饮，不啻捧合欢之觞也。而老夫人，而粹华，团坐聚饮，其乐融融。座中谁先醉，正是薛环娘。玉环被酒，红晕袭人，正如烛照海棠，娇痴欲睡。环娘醉矣，予不醉而亦醉矣。醉中话别，目送心迷，入门得意，出门惆怅，斜阳扶影，送我归来。知汝非太戆生，必不向山景楼头痴待，故径来此。惟彼酒楼留有余资，当垆者得此，当呼曰吉利吉利。"言罢，各大笑。

第十一章

违面

春光大好，容（客）易黄昏，狎语方酣，晚餐已上。可青既醉饱于薛氏之楼，仅一饭而已。饭罢纵谈，战茗剪烛，忽闻窗外碧芭蕉上，萧萧作雨声，而料峭之春风，撼窗不得入，其声嘘嘘然，天气骤寒。可青忽作恨恨声，曰："予明日将归矣，天胡雨为？雨行，不亦闷人乎？"予曰："天而不雨，诘朝予亦行矣。今则且作罢论，子其且住为佳。"可青曰："留乎，亦复闷人。"予曰："咄嗟，汝之归心，予能洞烛，然而环娘之娘既证，则早晚为君家妇，胡太急为？不信汝能耐数年之鳏，而今乃争此数日也？"可青语塞，则曰："恶作戏哉，天乎，乃助予留客乎？天而一雨十日，予将作十日留乎？予留无妨，子不虑学之旷乎？"可青最后一语，乃直刺予耳，曰："子言不谬，然则予与子整束行李，明朝冒雨行。"夫而后可青乃喜现于面。

可青入书斋，予入于闺，各理行囊。予命扫花助可青，而予则有细君为助。细君虽无言，而两叠眉峰，已蹙起几多别恨。予每离家，细君辄如此，此亦人情之常，无庸为阅者讳也。予旋出语可青曰："今夕子宜早就枕，诘朝当夙兴，彼汽船启碇，固甚早也。"又命扫花曰："汝明日天初明，便当起，王公子如未醒，可呼而觉之。"言讫，予便入闺。今夕闺阁谈心，语更多如飞絮。无他，添得一腔别意也。春宵苦短，离恨嫌长，听到晓

钟，揽衣而起。细君亦起，予曰："毋，且安枕。"细君必不可。无他，渠欲于闺阁中送予行耳。既毕梳沐，既整衣冠，开窗一望，雨意闷人。童子扫花，足已登屐，声橐橐然。两个行囊，蔽以油沁之纸，扫花络以绳，担以竹，试重轻焉。予乃先往别予母，孰知予母忽呻吟于床，乃知一夜寒疾，达旦势不稍衰，按其额，热度殊高。予忖曰："母老矣，今忽病，予当留以待其愈耳。"蓦地听屋角鹧鸪啼，一声声行不得也哥哥，而不情春雨，更滔滔下。予于是出语可青曰："母适病，予今日不克行，子如急不能待者，予亦不敢强留子矣。"

予以母病故，忧形于色，可青亦为动容曰："予不留矣。留此，子亦不能常伴予，固侍疾不遑焉。予与其在书斋枯坐听雨，曷若冒雨而言旋。予行矣，后会有期，邮筒可递。予惟祝母夫人无恙，子得早来，犹及同登姑苏台，送江南春去也。"予颔之。扫花于是解担分囊，荷之于肩，送可青出南郊，登汽船。予则送可青至门外，一握手而别。及可青去，乃忆今晨竟未以早餐享可青，足征予方寸之乱矣。

此日细君一半含笑，一半含愁。笑者，喜予之暂留也，愁者，虑其姑之老而病也。母病殊剧，寒来体战，热至汗潮，入夜且昏然作呓语。速医以治，而医者曰"无妨"。一药再药，愈矣。母愈而予病疟矣。疟诚虐哉，间日一袭人，如是者三，而予愈矣。疟之至也有定时，每至其时，予便自忧，既而疟果作矣。予母予妻，百方为予治，甚至计无所出，而治予以符箓，利用迷信以祛疟，而疟更虐人。予好友陈阆仙，乃投一方以试。法以椒末和粒饭，蟾酥丸和津吐，作玉兔之捣，成玄熊之丸，裁纸双方，抑丸于纸上，乘疟未至，以一丸封脐，以一丸掩膏之下，肓之上。幸矣哉，予之疟竟不复作矣。吾人之最痛苦者，

病也，而疟其尤者。予闻北人患疟，辄不治，且疟亦一种之传染病也。予友柳起春者，北人也，青春大好，竟夫妇同时以疟终。予幸为南人，得药而庆无恙，家人乃大欢慰。

予惫不能兴者浃一旬，又旬日，乃还我本来面目，恢复固有之精神。此时予父已归自洞庭久矣。予复养息三四日，乃作苏台之行。屈指计之，与可青不见者，几匝月矣。可青自虞山归去，底事邮筒冷落，迄无一纸飞来？予思之，予疑之，足迹才抵苏台，遽登可青之门。

可青家于濂溪坊，距船埠可一二里，距予游学处又一二里。予自汽船登岸，呼行役荷一肩行李，便道迳访可青。而其门者殊慢客，不似从前之礼接欢迎。予问曰："少主人无恙耶，未出门耶？"则答曰："出矣。"曰："即归乎？"答曰："不知。"予大恨，亦大疑，乃语门者："少主人归，可告之曰，某已来矣。"门者慢应曰："诺。"予自濂溪坊出，乃赴沧浪亭之府中学校，盖予负笈游学处也。予入校即问门者："迩来曾有王可青其人者，来校访予乎，或其书乎？"门者曰："未有也。"因以邮筒一束，授予曰："寄君之书，尽在于此，然个中无王可青之片纸只字也。"予乃受书入。同学少年，春来无恙，相将握手，动问予久旷之由。予见师长，师长亦以为问。一一酬答，口舌太忙。是日适休沐，同学半出门，就留者中，不无一二与可青相识者。予叩以可青近状，则曰："可青自从君去后，迄今曾未一谋面也。"予于是更大感不可解。或者可青病乎，然其门者，又何云可青出门乎。且待明朝课罢，再问故人消息可耳。予于是入寝室，校役已为予陈卧具于床，置书籍于案。予便就坐，援笔先作家书。乃检视门者授予之束书，类皆文友诗交，向予问讯之书也。咄咄怪哉，何独可青鱼沉雁杳，思之思之，令人

闷煞矣。

此一束书中，得一不如意事之消息，无他，杨丽萱之弟倚萍所复书也。当予致书倚萍时，予以为不日将赴苏，因嘱倚萍迳寄书于校中，孰知予顾以病稽迟尔许时耶，又孰知薛粹华无艳福，彼倚萍之姊萱娘，固早字人耶？予书若早致倚萍数日，则丽萱犹能属于粹华，而今已矣。予知粹华，其盼萱娘好音也，如望鸿鹄，如望云霓。予今以好事不谐为报，粹华不且谓予为人谋而不忠乎？

空作冰人，不谐婚事，粹华福薄，未照红鸾，予怜之，予不能不实告之。乃宛转作一封书，报此消息，加以慰藉之词，且仍许代物色佳偶，其实作了世事语耳。予于此，方谓粹华之妹环娘，修来艳福，得字可青，环娘何幸，粹华何不幸也。呜呼，孰知人事变更，殊难逆料，环娘未来之失意事，更有甚于乃兄今日者哉。

予既作书复粹华，便置粹华于度外，而潮生脑海，观念中又浮起一个可青。是夕也，校友多宿校外，予寝室凡设四榻，而空其三，左右室亦悄无人影。予徙倚楼栏，怅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迟回怕就枕。听到鱼更三跃，著意催眠，乃始却月入寝，苦不成寐。成寐却又多梦，梦中恍遇可青，对予挥泪，欲语不语。忽有声铿然，可青不见，而予醒矣。彼铿然者，振铃之声也。学校振铃，不啻发号施令，临晨一振，当他报晓之鸡，催起贪眠之柳。予急推枕揽衣，须臾而会食，须臾而上学。待到夕阳西逝，尔乃课罢身闲，予复访我良友可青，而其门者仍以外出对，问其他，置不答。咄嗟可青，殆欲绝我耶？此一个闷葫芦，不知几时得打破。途中遇可青之相识某某，叩以可青消息，亦以不知对。予乃更疑，于每日课余，辄一至濂溪坊，

辄为门者所谢绝，而可青消息，其宝贵更胜于春光，竟无一些儿漏泄。予思可青，予怪可青，予乃愤可青而冷可青矣。

予至苏台，忽忽兼旬，花事阑残，春光老去。同学数十人，戏于春尽头，开一饯春会于学校园中。校园有嘉名焉，曰小西湖，盖园中景物，有似于余杭之西湖，有似于西湖之缩影，因以名也。小西湖有池，围以铁栏；小西湖有亭，题曰惜阴；小西湖有夭桃，时则万花齐落，红雨霏霏；小西湖有杨柳，时则长条自舞，啼彻黄鹂。花之落，莺之啼，春之去矣。同学少年，惹起伤春情绪，饯春春不知，留春春不住，诗肠百转，满口牢骚。为诗甚多，苦不尽记忆，试为阅者诵一二佳句。断章取义，谁曰不宜？

《葬花》云：香土一抔埋玉骨，花魂应伴坠楼人。
《伤蝶》云：蝴蝶不知春已去，梦魂犹自恋残红。
《恨柳》云：无情最是垂杨柳，不系青春驻陌头。
《送春》云：杜鹃啼血莺啼泪，酿作长亭酒一瓢。
《寄内》云：燕子自飞花自落，征人未得逐春归。
《惜柳》云：长条拂地不堪折，要系春光在柳梢。
《慰情》云：一年容易人无恙，待到明年春又来。

予与学友狂作饯春词，了此饯春会，蓦然心动，却又念及可青。嗟乎可青，与汝别时，固约我在姑苏台上送春去也，而今春去，而汝不来，嗟乎可青，汝果何为者哉？

嗟乎，曩予不曰冷可青乎，然予何尝冷可青哉！此数十日中，虽足迹简至濂溪坊，然而三日一书，五日一简，殷勤问讯，而可青亦迄无一纸报我也。当日饯罢春光，更修尺素书致可青。是书也，措词颇愤激。书曰：

嘻，可青，汝果何如者？予踵穿汝大门之限，予书叠

汝眼帘之前，予来汝未知耶？予书汝未见耶？予屡以此为问，而汝不我答。汝果病耶，汝亦当间接令家人告我，何竟秘不我宣耶？呜呼，汝必无恙也，汝殆欲绝我矣。然予何负于汝，何罪于汝，而汝欲引管剑，割华席耶？汝即欲绝我者，亦当明言其故，予实不惯食闭门羹也，予更不耐抱闷葫芦也。呜呼休矣，今日此书，为最后之通讯，过此以往，不敢复以片纸只字渎君矣。汝果绝我者，幸举我迩来一束书，尽付之一炬，勿令交情著一点痕迹，留一点根株，幸甚幸甚。

阅者诸君乎，予为此书，予真冷可青矣。予致书于可青者，及今而九，踵门而躬访者七，今日屈指计之，作一结束，予与可青之交情，殆从此结束矣乎。此一封书去，而渠犹置之不理者，噫！……予掣铃呼校役，授以书曰："此又致王家公子之书也，汝须叮嘱门者，速以奉公子，汝则立而待其回书。苟无回书，汝宜固索之。去去便来，勿误事。"良久，校役归报命。呜呼，依然妙手空空也。责问之，则曰："门者谓可青出门去矣，出门者匝一月矣。"予瞠目曰："咦，可青安往？"校役曰："予亦以此问门者，答曰不知也。"予乃麾校役去，料可青必不他往，往……耳，阅者亦必曰往……耳。

嗟乎可青，何情之急耶，何意之痴耶？脑海中(平)万个潮头，只许留一画中爱宠，惟知有薛环娘，不复知为之撮合之我矣，怪底人影不来，音书不寄，原来才上苏台，便到虞山。予在此思之恨之，渠却在美人楼上，作恋花之蝶耶？嗟咄自由婚，亦太自由矣。彼粹华亦无情人哉！予以书往，渠迄今不一报。孰知事有甚巧者，予正念及粹华，而校役忽授予一封书。此书何来，正薛粹华所寄也。急开封读之，乃又增我疑团一个矣。书

曰：

……乃者辱赐书，知忘忧之萱草，为被折之杨枝，已属春风，不谐好事，谋之不及，命也何如，想君亦当为我伤耳。得书后，忽忽不欢，奄奄而病，药愁无计，遣闷惟诗，知我故人，殊悬悬矣。今兹稍瘥，尚不能起，伏枕扶腕，草此数行。……环妹小影，早寄可青，可青无恙耶，迄今无消息。渠为君好友，必知其近状，老母颇以婚事为念，翘盼可青之好音至也。附缄一，幸饬纪致可青，并望君一敦促之。

予诵译此书，而惑滋甚矣。据粹华云云，可青果安往哉，并其意中人处，亦复雁杳鱼沉，宁非大怪事！然则可青殆病乎，而其门者何以云其久出？可青而出乎，舍薛家又安往？此事殊离奇矣。一日，予途中遇一卖花妪，向予炫其花，曰："有色有香，盍买一二朵而佩于襟乎？"予忽思得一侦探可青之计。诸君试掩卷猜之，计将安出？

第十二章

侦　探

可青消息，忒煞闷人，今欲侦之，其道无由，而幸也乃遇彼卖花之妪也，是妪也，予将以为大侦探家福尔摩司矣。予性本好奇，此时之可青，予以奇人视之，觉其近日之无声无臭，闪闪忽忽，大可奇也。予欲探其奇，而不得其门而入，彼卖花妪者，固千门万户，能自由出入者也，升堂入室，可达闺闱，登徒子每利用之，以侦艳，以传情。予当嘱此妪，阳为卖花，阴侦可青，必能得个中消息也。予于是笑而语妪曰：“卖花者，……随予来……，”妪作沉吟状曰：“诺。”予引之入一深巷。

予问之曰：“汝足迹尝入濂溪坊巷王宦之家乎？”妪曰：“未也。公子何问此，得毋王家有好姑，公子欲从老身口中问短长耶？此事殊易为力。”予曰：“不然，予别有用意。”妪曰：“如何？”予乃告以故，且探囊出一银币，亦如妪之炫其花者，以炫于妪曰：“汝能为予作侦探者，以此酬汝劳。”妪叠口应曰：“能能，明日当可报命。公子……请示我以住址。”被妪一问，予踌躇不能答，夫岂可使卖花妪入学校中耶？予乃曰：“妪，汝有子乎？”妪曰：“有，十六岁矣。”予曰：“予今寄宿于某学校，汝不能入也。有消息，可命汝子来报。”言次，以姓氏及校址告之，而圆匀可爱之一枚银币，遂入于卖花妪之衣囊中矣。麦西哥有所触，铿锵作声，若与予话别者。

妪嘻然鸣谢，提筐欲行，予忽猛省曰：嘻，误矣，不当先与之金。渠如阳诺而阴违，一去杳如黄鹤者，予又何从而踪迹之耶，予岂非掷麦西哥于虚牝耶，惜哉麦西哥。今既入妪之手，不可挽回矣，无已，惟有以术羁縻之耳。予乃呼妪曰："止止，此行如不辱命，予当更有以酬汝也，汝识之。王家公子，其貌固美如冠玉者也，不幸而不得见公子，则汝当以言巧探其家人，从婢仆辈口中，必能诱得真消息矣。然此非一朝夕之工夫所能办，汝之足迹，须日涉王宦家，与其婢仆辈狎且熟矣，计乃可以行耳。至于如何措词，则汝当优为之，相机应变，予不必教汝，予亦不能教汝也。今与汝约，汝而不得王公子消息者，不必令汝子频频报予，在予甚望汝此行之不辱命，予当以红纸裹双银鹰，悬赏以待也。"妪曰："唯唯，必不辱命。"言讫，出巷卖花去，唱到金钱花，声中含乐意。予知老妪此去，必尽力为我谋，无他，艳羡夫悬赏之二圆银币耳，此予所以鞭策此妪者也，亦所以羁縻此妪者也。

予与妪立谈久，仰视一片斜阳，红拖墙角，探怀视时计，短针已指于四。幸是日星期，学子游散自由，正不必遽作归巢之鸟，乃乘马出金阊门，鞭丝帽影，闲弄夕阳，驰骋于花街，车水马龙，助喧晚市。忽遇同学数人，强挈作夜燕，座上客半不相识，其一颇貌似可青。予睹此人，倏又念我旧雨，不觉眈眈视其人。予友笑曰："子何为者哉？"予曰："无他，以此君酷肖可青耳。"于是同学数人，咸大笑曰："谁要汝为之染色耶？"于是其人亦大笑。盖其人者，章其姓，而守白其字也，白也而予青之，是诚绝妙一笑资矣。既而筵终客散，予与二三子同归校，归已月上久矣。门者授予一封书，则又粹华之所寄也。曩予得其书，踌躇未之答，渠嘱予转致可青之书，亦竟留中不

发，予诚健忘哉。今粹华之书又来，予乃忆之，不觉失声自呼孟浪。

予展阅粹华来书。呜呼，个中消息，咄咄逼人。书曰：

……予复病矣，病不能兴矣，绝粒者数日矣。呜呼，说亦可愧，说亦可怜。自君报予以杨丽萱消息后，忽忽而种病根，而今根深柢固矣。呻吟之下，继以短叹长吁，予欲自排解而不能，此殆心病也，而何可救药哉？

可青近状如何？曩寄一封书于君前，倩君问讯递函，予知君必不误人事者，而前途何无片纸只字来耶？而君何亦惜墨如金，不我报耶？殊令人望穿秋水也。呜呼，或寄书郎效洪乔故智，一封书沉于水中，而未得达耶？果然，则前所寄可青之书，及环妹之小影，或亦未达。他无足惜，独环妹之小影如未达者，殊可惜耳。若为轻薄儿拾得，污此影矣。今此书苟得达君前，幸公详以询可青，致意可青，速寄回书。另有一缄致可青，幸遣急足将去。君如不忘故人者，尚望惠我好音。予于穷愁卧病中，得君一封书，实佳胜一杯汤药也。粹华顿首。

一封书字迹欹斜，绝妙孩儿之体。呜呼，粹华手笔，迥异从前，遥知其病深，其腕弱也。予若以可青之离奇消息告之，不更增其心事耶，而老夫人，而环娘，不且各起一腔心事耶，不且继粹华而病耶？呜呼，予将何辞以报薛粹华乎！无已，伪言予亦病耳。乃授意于学友某，为予复粹华，谓双热久病，病更甚于君。今方屏人偃卧，甚畏烦恼，俟渠稍瘥，当有以详语君云。

予既权宜答粹华，翌晨，姑以粹华先后二缄，加封付邮筒，致可青焉。明知此书依旧空投，然予不能终负粹华之托也。

予所希冀者，彼女侦探早得可青消息。可青无恙，婚事无恙。予从前种种疑团，一时解释，可青虽绝我，亦无恨也。故于是日盼女侦探之捷报来，孰知日复一日，足音寂然。后五日，而粹华之噩耗至矣。嗟乎，粹华竟死矣，薛氏之家世，愈不堪问矣。其母老，其妹弱，将何以生？生之者，惟可青耳。可青乎，汝归自虞山，行踪安在，岂别有佳遇，不复以环娘为念乎，不复以证盟为重乎？予愤极，以一言致之曰："粹华于某月日死。"更不作第二语。是日也，朝得粹华耗，暮乃得可青耗，盖彼卖花妪忽遣其子至。阅者诸君，试猜之，可青无恙否耶？

可青无恙耶？嗟乎，固无恙也。人固无恙，而其一身之痛苦，甚于病，甚于剧病。嗟乎可青，固一朵自由花也，固自命为一个自由神也。孰知其自由者无几时，而极不自由之痛苦来矣。忆可青当日，游虞山，泛尚湖，遇奇缘，入佳境，拾得如意珠而去也。当日欣然别予，怅然别薛环娘，予笑之，以为急于色，急于情。迨别后沉鱼杳雁，消息阒然，予恨之，以为忘旧雨，绝故交。而孰知可青自虞山归去，便入痛苦之中，今朝打破此闷葫芦，予不复笑可青，恨可青，而为之怒，而为之悲，而为之扼腕拊膺，欷歔叹息。嗟乎可青，自由花耶，自由神耶，一转瞬间，竟成一可怜虫矣。粹华之死，阅者诸君，必以为可怜，怜其人道未经，死尚作温柔之梦。粹华之死，阅者诸君必怜及其老母弱妹，怜其贫苦伶仃，两女子何以糊口，然且转一念曰，所可怜者粹华耳，环娘已许为王可青妇，当有后福，彼老夫人当得依其女若婿，以终其天年。嗟乎！果如是，诚大快事，孽冤镜花，将含笑态，而予亦可从此阁笔矣。阅者诸君乎，其知可青之生，其可怜甚于粹华之死乎，其知可青可怜，而薛氏之母女，遂相率而为可怜虫乎？予著书至此，从此

遂开辟一哀的世界。彼粹华，特为哀世界之先导者耳。今日侦得可青消息，于是予于孽冤镜中，不复可著一快意之笔。十二章以降，能令阅者诸君，起哀的感触。嗟乎，乐观去矣，悲观大来，可青一个闷葫芦，个中多储哀怨，悔予多事，必欲打破之也。

第十三章

恶　耗

卖花童子为母传言，词甚简而消息甚恶也，曰："王公子另婚矣，以婚事故，大触其父怒，拘留于家，不许出，亦不许与朋侪通信。予母曾私见公子，以来意告，公子约予母明日复见，以一封书付予母，嘱予母者无他言，曰：'速将去，付命汝来此者。'"童子言次，即探手入衣囊，摸索良久，将书出。一封书入童子囊中，已皮皱而角折矣。书其封面云："付双热亲启，可青缄。"

童子之语，不甚详晰，曰另婚矣，曰以婚事故触其父怒，岂可青欲另婚，而其父怒之耶，予知其必不然矣。闷胡芦只打破其半，乃急启封，读其书。阅者诸君乎，予与可青，不通闻问者久矣，今日得书，当如何欢慰。然此书太不寻常，非第不足以欢慰予，实足令予起无限之恶感。予方注目于可青来书，而卖花童子哓哓饶舌。何哓哓为，索麦西哥耳。予乃忆囊日之悬赏，便探囊捕一银鹰，郑重畀童子曰："须奉汝母，勿匿汝怀。"童子得赏，一声鸣谢，欢跃而去。予此时急读可青书，书甚冗长，一步步紧诉哀情。读竟，予神经为之昏乱，仰视天日，倏若苍黄变色。予试录其书于后，以与阅者分此悲感也，嗟乎！

书曰："双热挚友，无恙耶？嗟乎，予将死矣，不得复见汝

矣，不得复见薛环娘矣，予此身不得复到虞山矣，并不复得出游于吴市矣。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予不得不怨讟言予父也。予父太不慈，予父太忍心，予父太专制。嗟乎！予言至此，予泪涔涔下，泪花点点，著纸不消，君持向日中一照，当有余痕也。嗟乎，环娘之婚，君之媒也，虞山之游，君之导也。自予识君，引以为好，知我者惟君，爱我者惟君，为我怜者惟君，为我谋者惟君。予眼前之痛苦，当尽以语汝，恐汝不复能为我谋矣。双热乎，予虞山之游，步步入佳境，孰知归自虞山，乃步步入不可耐不可堪之逆境哉！嗟乎，予若早三日归，婚事可无变动，即予之处境可无变动。万不料一迟三日，从此竟一误两人。两人者谁，予也，彼薛环娘也。误我两人婚事者谁，予父也。然殆天意也，天意欲厄我，且厄环娘。莽苍苍者天乎，以我两人为玩物也而弄之，初使之合，终使之离。呜乎休矣，从此死我矣，从此死环娘矣。

"予之归也，予父殊喜，掀髯而笑曰：'可儿，吾语汝，距今前二日，乃方伯……初度之辰也。予以千金为方伯寿，方伯喜，许不日予我一佳位置，且闻汝文才不恶，愿以其侄女曰素娘者妻汝。素娘与汝，固年相若也。予惊喜，即席谢婚。儿乎，汝之幸，亦予之幸也。方伯犹女而为汝妻，而为予媳，予之宦途，多所凭藉矣。予正欲以一封书唤汝归，今汝归，大佳。明日，予当导汝往谢方伯也，汝母亦甚喜，且盼汝，汝速入面母。……儿乎，乐何如？'嗟乎，予闻父言，若闻迅雷，惜予不能自见其面，试向镜中窥，定无人色矣。父见予神色，遽敛其笑容曰：'嘻，汝胡作此态，有喜而忧，殊煞风景。嘻，汝胡作此态？'予曰：'父乎，儿此次虞山之行，已好逑淑女，结自由婚而来矣。'父厉声曰：'咄，自由婚耶，谁氏之女郎耶，其门

第何如耶，其身家何如耶，富逾于予家耶，贵逾于方伯之犹女耶？'父言咄咄逼人，语语逆耳，予难言矣。良久，乃答曰：'金陵薛氏，名环娘，才与儿相若，年与儿相若，其家世……'忽有剪予语者曰：'其家世极贫贱，兄为卖卜者……公子……是否？'噫，恨哉！剪予语而代予答者，伊何人？呜呼，予父之宠仆王升也。父顾予曰：'仆言然乎？'予气急，口若噤，父复顾仆曰：'汝何知之？'仆曰：'是予邻也。'其父如何，其母如何，其兄如何，被饶舌之仆，和盘托出，且曰：'公子殊失计，彼贫贱女薛环娘，岂公子偶哉？'父于是大怒，怒而叱予曰：'不肖儿，荒谬甚，有父母在，乃敢自由结婚，甚且盲于目，忘身世下偶贫贱，笑煞人矣，羞煞人矣。以较素娘，相去万里，不肖儿荒谬甚，速以书绝贫贱女薛氏婚。'

"呜呼婚事，败矣奈何！予此时急而泣，泣而屈膝，长跽严君前曰：'父乎，亲爱之父乎，儿非敢不秉命于父而结婚自由也，儿固尝请于父而得父之许可者。父乎，儿物色佳偶者，易寒暑矣，千难万难，求得一当意者，惟其才德殊不寻常，故不以贫贱而弃之。且既为儿家妇矣，何贫之有，何贱之有。且惟贫且贱也，儿决其于家政能操守，于妇德无傲慢。父乎，儿元配高氏，仅仅一富家女耳，富逾于予家耳，而其骄矜也何如，其不驯也何如，矧富且贵为方伯之犹女哉！儿恐一入儿家门，虽待遇之如神仙中人，亦且翁姑不得以为妇，良人不得以为妻也。父乎，儿愿得薛环娘，儿不愿得方伯之犹女。予亲爱之父乎，幸许儿，幸许儿。'予言时，杂以啜泣声，昂首视父，倏又低头，予状如囚，予父面乃如铁，裂其眦，炯炯有光，森罗耶，慈父耶，何忍坐视其爱儿跽且泣，泣且哀求耶？嗟乎父乎，心肠不转，厉声叱予曰：'止止，毋多谈，趋绝汝婚，予为而

父，主权在我，主婚在我，自由耶，……休想。'……时则予母出于阃，曰：'嘻，可儿归矣，可儿胡为者？'予呼得一声阿母，拨动泪珠，破眶错落，梗咽不能成声。予母心肠，毕竟柔软，挈予起，拭予泪，谓予曰：'告我甫入门，何便开罪于父前？'父斯时愈怒，飞絮语告予母，一片声詈不肖儿不肖儿。母笑曰：'夫子勿怒。'顾予曰：'痴儿，薛氏女诚不足以偶汝也。有美玉在，汝乃拾瓦砾耶？儿乎，掷之可矣。'

"父闻母言，色稍霁曰：'痴儿太草草矣。予固爱汝，不能令汝偶此贫贱女，遗旁人笑也。趋绝婚，趋以书绝婚。'嗟乎，予见母之出也，以为可解予之围，徇予之请。呜呼休矣，孰知亦歆动于方伯之犹女耶？孰知母之出，不足为予之救，适足为父之助耶，交口迫予绝薛氏之婚。予于是复泣，复长跽，母挈予，予亦不起矣，仰而哀曰：'父乎，母乎，薛氏之婚，不可绝矣。当日许婚，千金一诺，更相唱酬，引以为证，一幅诗签，便是证婚铁券，不可绝矣。婚而可悔，婚而可绝，儿其何以为人矣？父母欲迫予者，儿宁……'父忽跃起曰：'忤逆儿，不上进，婚礼有常经，纳采委禽，须出之堂皇冠冕，安有两相酬唱以证婚者。彼女子不羞，彼女子之德丑矣，如此女子，顾可为宦家子之妇哉！纵其家世大富大贵，予亦以为羞，矧又贫贱者耶？汝太荒唐，逾闲背礼，媒氏谁欤，误汝至于此。'母曰：'渠至海虞，尚第一遭，安有几许相识，为之媒者，必即导之去者之吴某耳。'父曰：'是必然。'因迁怒及于君，以君为轻薄儿，导我入于非礼。便顾其宠仆王升曰：'汝以予命命阍者，今后吴某来访少主人，须谢绝，渠或以书来，毋许达于少主人，须迳达于予。常熟有薛其姓者，或书或人，亦然。谢绝时，毋以真告。'王升作得意声曰：'诺。'奔而出。王升恶哉，予甚恨

之，彼恃为予父之宠仆也，向人前饶舌说短长。予泣求于父母前，渠竟数数搀言，为其主人添薪助火。嗟乎，尚可堪哉！

“父既命其仆，复以不可堪之严命，命予曰：‘不肖儿听者，汝穷年累月，足迹不着门庭，今而后，不汝许，更不许以片纸只字，私置吴某。薛氏之婚，亦无庸驰书断绝，置之不问可也。汝敢不从耶，不从，不汝子矣。’

“嗟乎，予知环娘婚事，终不可挽回矣。父言刚若铁鞭，敲扑予，母言软如绵索，款缚予，此时予身，交受鞭敲索缚，此时予身心之痛苦，更甚于鞭敲索缚。可怜乎，环娘乎，安知好因缘，竟成画饼乎？安知予以环娘故，父子间竟酿成恶感乎？予绝环娘婚，环娘安有不愤而死乎！环娘死，其母老矣，不且相随俱毙乎！孽冤哉，是婚也，活泼泼一美人，其将死于予手乎？好端端薛氏之家庭，其将索于予手乎？予不甘为薄幸，而予之父母，乃逼予出于此，予不甘为负心人，而予之父母，乃逼予出此。予当日之情怀，怨愤极矣！计欲借阶下盈尺地，为予毕命处。计及此，予不能不恨恨一视双亲之面也。嗟乎予父，嗟乎予母，发苍苍而渐白矣，恨中一视，陡惊父母之年。予其可以死也耶，予无兄弟，予死，其如双亲之老景何，予死，则予之父母，亦且相随俱毙。予此时欲一死谢环娘，转念当留一身侍父母。予父母虽不恤死环娘，死环娘之母，予何忍轻生以死予父母哉！予宁居薄幸之命，作负心之孽，坐视孽家母女之死耳。与更进一层论予父母，彼欲绝薛氏婚而婚方伯之犹女者，夫亦为予前程计，为予计，固诚爱予也，无奈误用其爱情耳。嗟乎，予思至此，予不能死矣，不能死，而予更难堪矣。”

第十四章

吊　　影

"家庭专制之力，毒矣哉！予迫于父母之命，竟一转移而为素娘婿矣。然予恨素娘，予仇素娘，无素娘者，薛氏之婚，未必破也，而今休矣。好因缘与恶因缘战，孰知恶因缘竟胜乎！其胜也，固无足怪，贫贱者与富贵者战，贫贱者必无幸，人事往往如此，独予之婚事也哉！双热乎，曩予得婿环娘，子必谓我从此入温柔乡，双修艳福，又岂知人事变幻，有若是者耶？此固予所不及料，而亦予所不及料也。

"父迫予绝环娘之婚，虐矣，从而更夺我种种自由，足迹不许出门，知交不容问讯，予心其能甘乎？泪花扑眼，恨意上眉，予欲强为好颜色以对父母，不可得也。而予眼底双亲，亦觉面目森森，望之可畏。嗟乎，父子为骨肉至亲，今也何如！父母不以予为孝，予亦不以父母为慈，骨肉之情，从此冷矣。君来书，予知之，然不得一寓目也。君以书来，阍者辄以达予父，父辄怒而詈君，或掷书于地，倏又拾而焚之，或随手裂书，片片作蝴蝶飞。嗟乎，予广交，予多良友，诗简邮筒，来者络绎，有招饮者，有征游者，有以丽句索和者，恨彼阍人，一例呈书于予父，则更触父怒，谓予所交皆损友。于是予无数知交，遂与君同在拒绝之列，从此良朋，无形割席，然每欲得间，以片纸只字达君前，苦无机可乘，无计可使。彼恶奴王

升，父命之侍予左右，几于须臾不离。呜呼，予何能为！

“嗟乎，双热……汝固爱我者，予今在恨里愁边，横遭磨折，君当如何为我怜乎，君其可以解我围乎？予休矣，瘦削肩头，担不起几多压力，凄凉身世，辟不开一片欢场。予忆环娘，予虑环娘，予惜环娘，予心口自相问答：‘环娘无恙耶？’曰：‘环娘无恙。日来方拈针引缕，忙刺鸳鸯，为作嫁计也。’‘嫁衣裳成几许耶？’曰：‘环娘家贫，无多罗绮，仅以荆布制二三袭耳。’‘环娘其悬悬于我耶？’曰：‘环娘红豆撷春，灯花卜夜，盼好消息到耳边来也。’环娘乎，环娘乎，汝幸而得慈母爱怜，许汝自由择婿，汝自由，而予仅得一刹那之自由耳。只此一刹那之自由，而予误汝矣，害汝矣，负汝矣。嗟乎环娘，既无消息可通，则汝尚梦梦也，汝之母，汝之兄，亦尚梦梦也。

“予婚环娘，环娘欢慰，予亦欢慰。嘻，已矣，事太如意，天不容情，人间世许多哀怨愤恨之情，彼苍下其辣手，一一收拾而化合之，平分两半，施于彼我两人。初以欢情为饵，绮情为钩，天乎天乎，孰知天乃垂钓于恨海之滨耶？予与环娘，乃恨海中一双鲤，贪此饵，着此钩，相将自投于情网耶？凡人于极快意时，忽遇一极失意事，则愈不可堪，盖两两相衡，悬恋相背，快意愈甚，失意亦愈甚。环娘家世贫贱，宜遇凡庸，然而环娘才负而望奢，必欲得佳婿。惭愧鲰生，固环娘眼底之佳婿也，居然得字予，此一极快意事。而予也从前结高氏之婚，况味殊恶，因极失意而欲求得极如意者。幸得环娘焉，庸讵知极失意之事，又袭予之后，并袭环娘之后哉！

“薄命不必红颜，好事每招天妒。予今为薄命人矣，予今招天之妒矣。才如环娘，美如环娘，天固妒之矣，而况更偶予哉！天乎天乎，因予而妒及环娘耶，抑因环娘而妒及予耶，抑

天未尝妒，天作之合，而人自破之耶？言念及此，予又不得不怨讟生我者矣。嗟乎，生我者父母，死我者亦父母，予肉体不死，予幸福已死矣。

“予归越八日，薛粹华以一封书至，环娘之小影附焉。嗟乎，环娘小影，飞到苏台，则予之小影，固已入环娘闺阁中矣。想见供上妆台，相将含笑，影里鸳鸯，尚相厮守，梦中蝴蝶，兀自合欢。予思至此，悲从中来。此日环娘，方谓予亦把玩其小影，且香花以供奉也。嗟乎嗟乎，而安知画里真真，乃入予父之毒手乎！父厉声呼予前，示予以影片曰：‘伊何人，伊何人？’予嗫嚅曰：‘是即所谓环娘也。’父冷笑曰：‘汝爱之耶，汝犹恋之耶？今日予当为汝斩此恋爱之情也。’言次，随手取并州快剪，手儿太辣，寸磔环娘，碎无完体。环娘身碎，予心碎矣。

“大好画中爱宠，竟胡为若天花乱坠，随地飘零，香销玉碎，可怜一个影儿，已作离魂倩女，在予都是悲观，在彼大非佳朕。环娘乎，环娘乎，予之小影，何幸得傍妆台，算亲芳泽，环娘之小影，何不幸而劫等落花，飘茵坠溷。嗟嗟，环娘之不幸，即予之不幸也。因影吊人，因人吊影，引镜自窥，陡惊憔悴，蓬卷乱发，懒束烦恼之丝，予此时之状态，半似疯人，半似病人。予于是顾影自怜，不仅为环娘吊矣。

“父见予近状不佳，似亦有爱怜之意，则以温语谕予曰：‘儿，汝其怨为父者乎，抑犹不忘薛氏女乎？如彼贫贱，乌能梦想乘龙，予绝此婚，诚爱汝耳。汝为素娘婿，他日必得夫以妻贵，干父之蛊，振家之声，宦海扬帆，获马当之助，终南涉足，有捷径可登，宁非汝之幸哉，宁非汝之福哉！谚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素娘者，方伯之犹女也，汝得素娘，汝得道矣。’

予父言时，破颜而笑，撚其斑白之髯，皱其苍老之颐，自然流露儿分老态。予不觉心中一动，泣而对曰：'父诚爱儿，儿敢怨哉，惟儿抚心自问，太负环娘耳。父何不……'即而予不敢言。父曰：'何如，不必半吞半吐。'予曰：'父何不还影于环娘，影从来处来，影从去处去，而而……而竟碎之，他日若前途索此，奈何？'父又怒作曰：'予碎彼影，予斩汝情，汝乃为环娘不平耶，藕断丝连，情长尔许，不肖儿真不可救药矣。汝而犹不忘情于环娘者，汝去休，去勿复来，生子不肖，宁作邓伯道耳。'予益泣，又欲自杀矣，饮刃乎，投环乎，撞石乎，绝食乎。方自斟酌就死之方，而遥闻予父一阵咳唾，曰：'咦咦，旧病又发矣。'予倏如梦醒，自诏曰：'有父在，子何敢死！'

第十五章

设　谋

“嗟乎奈何，今与素娘，婚有日矣。环娘环娘，一段因缘，不绝而绝，绝而不绝。环娘纵不因是而死，亦且因是而误其终身。予欲以书直告环娘，俾舍此他求，得因缘再造。环娘苟达者，或能不介于怀，不至于死也，而无如渊鱼云雁，不开方便之门，欲通消息，其道无由，予身闷入葫芦，而环娘正亦在闷葫芦中作痴梦也。嗟乎，使予与环娘同居一个葫芦，则亦何闷之有！奈何彼一个，此又一个，我不能知彼，彼亦不能知我，我尚自知，彼并不自知，不自知也，则其可怜不更甚于予乎？

“乃者阍人以一封书呈予父，父在厅事，予在书斋，偷目窥父作何状。则见其手裂书之一角，抽出一片纸，似落落无数字者。父看时，面色忽沉，微蹙其眉，遽捽纸碎，承以手，且聚而火之。予乃大疑，是书也，果谁所寄耶？为君所寄耶，父必怒，为薛家所寄耶，父必怒，为其他之朋辈所寄予者耶，父亦必怒。不怒，……奇，……捽且火之，……奇，……默不作一语，状若甚踌躇，……奇。

“此奇事，此奇事，以前种种之懊丧不平事，君固茫然无所知也。嗟乎，予初不能告君，而君乃不绝以我为念，时复以书问讯，辄如石之投水，不曾到我眼帘，又闻阍者告予父，谓君

之足迹，常顾我庐，久乃渐疏耳。然则君诚爱我甚矣，爱友乎，其何以为我谋乎？君无恙耶，君亦知环娘无恙耶，粹华无恙耶，老夫人无恙耶。予之归自海虞也，暗暗无红鸾之照，杳杳作黄鹤之飞，君必以为奇，以为诧，百思而不得其故，且以予为病矣。而环娘，而粹华，而老夫人，自必亦奇亦诧，有书去，无书来，问讯无从，当向君频叩短长矣。是耶非耶，君其语我。

“呜呼，奈何天里，绝不能有所作为，而何幸无形监督之王升，忽忽而病也，而何幸忠诚之老苍头王荣，作王升之代李也，而何幸王荣竟为予所用，于予父之命，能阳奉而阴违也，而何幸君于此时，乃遣女侦探卖花妪之来也，而何幸卖花妪一至再至，渠以谀词媚予父，而父喜渠以好花廉其值，而予母予姑皆悦，渠以游语攀婢仆，而婢仆皆欢迎之，而何幸竟得间以来意语予，且竟得间为予达一封书于君前也。君之遣卖花妪作侦探也，可谓想入非非者矣，足征君甚念我，君不忘我，必欲探得予之消息也，予甚感君，予甚谢君。卖花妪来，予得知君近状，君亦得知我近状，而彼妪能不辱命，予亦感之，因酬以金，嘱其往来于尔我间，不时互通消息，而更佐之以老仆王荣。君乎，须知予用此老仆，用此老妪，实欲间接以用君也。予身不得出门一步，君不为我用者，予迩来所熟筹之一腔心事，又乌得而了哉。君爱我，君必乐为我用也。嗟乎，苟他日予与君尚得有见之期，当泥首以谢君耳，即终我身而不得与君一面，予虽死，死有鬼，鬼有灵，亦当与君之入梦时，一晤君而一谢君也。予书在此，予一阵心酸，泪花怒放，眼前一灯，身后一影，为予泪世界之伴侣。呜呼，尚忍言哉！

“嗟乎，予将坐困于家庭以终乎，身入变相之囹圄，手足被

无形之桎梏，眼前黑暗，囚人无出狱之期，心坎牢骚，破镜没重圆之福。血潮有信，脑海自波，一阵昏迷，恍惚见环娘立予前，为状至恶，芙蓉人面，惨若经霜，恍惚闻其一声声怨且詈，哭且呼曰：'汝负心！'曰：'汝薄幸！'曰：'汝杀我！'予惊而清醒，思之重思之。呜呼，予此后虽不得复见环娘，予方寸中，毕竟掉不下意中人也。予即死，死而火予身，予骨肉，予肌肤，一一化作飞灰，而此弱不禁风之飞灰，亦必努力随双飞蛱蝶，到虞山，扑簌围绕于环娘妆阁，一视环娘无恙否也。予即死，死而予剜目，揭其网膜，镜以显其微，只恐环娘之小影，固如笑如嗔，出现于网膜之上，荡漾不去，吹弹不破也。呜呼，君当如何痛惜我乎，君当如何痛惜环娘乎！今欲就商于君者，予将自杀之为干净乎，抑当此奈何身世，譬诸一点青灯，待其膏尽而火自灭，情不可堪而病以死乎？予此次婚事之失败，情缘之断碎，将偷送一封书，直告环娘乎，抑始终厄环娘于闷葫芦中，不漏些儿消息乎？予若以书达环娘，环娘怨乎愤乎，恼乎悲乎，得不送之以催命符乎？然则予将何道之从乎？此予不能不就商于君者也。幸君为我谋，幸君善为我谋。

"君乎，环娘之婚虽绝，环娘之影虽碎，环娘之一幅诗笺，固犹在予锦囊中也。然则将还之乎，抑留之以为纪念乎？还之耶，如剜心头一块肉，留之耶，增忉怛耳。且环娘睹此诗笺，安有不回想当日联吟之情状，安有不回想当日证盟之情状，回想之下，情何以堪！然则予将火之乎，抑佩之于身，作不关痛痒之温存乎，亦算牵连一线情丝，以示绝而不绝之意乎？君其有以教我。

"悠悠我心，如石之横，如杵之捣，如火之灼，如药之苦，如有魔鬼居胸次，戟刺予心作奇痛。于是而予之方寸，其乱也

可知，其伤也可知。乱且伤矣，予尚能自为谋哉？卖花妪来，是予不幸之幸，不然，并一封书亦不能达于君矣。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之棼兮，其言无次。呜呼，达意而已！今予何如，处何地位，尚何咬文嚼字之有，咬愁嚼恨之不遑耳。君知我者，必喻我意也。

"君得予书，幸着意为我谋，谋定即作复，慎毋置邮走足，迳寄予家，迳寄予家，则必又入父手，消息漏，我事败矣。识之识之，君之书不妨预作，当暂留中，早晚当遣苍头王荣，或卖花老妪，诣君之前，取君之书也。嗟乎，愿君怜我，愿君救我，愿君为我尽忠，愿君为我秘密。予一日不死，君一日不能弃我也，予一日不死，予一日不能忘环娘也。予书终矣，予涕零矣，君无恙耶，千万珍重。……清和旬有一日灯下，王景山顿首。"景山，可青之名也。予读其书，予骇其事，予甚怒其父，煊染富贵之欲心，攀附显宦之犹女，坐令为之子者，怨愤欲死。可青何不幸而奉此忍心之父也，环娘又何不幸而遇此失意之事也。予得可青一封书，予居然亦议论风生矣。

甚矣哉，可青之父之专制也，熏心于富贵也，忍而虐其子也。可青之怨讟愤恨，于其父不亦宜乎。可青固多情人也，可青固伤心世界之过来人也，温柔乡犹遥遥在望也，然可望不可即矣，奈何天莽乎苍苍也，可青不幸又登此天矣。以予处可青之境，毋宁死耳，父也专制，破其良因，如意之珠得而复失，恨何如乎？即彼素娘，其才貌或尤胜环娘，然在可青心中目中，必以为才貌莫有过于环娘者也，必以为素娘之才貌虽佳，此怨偶也，此环娘之仇也，未曾嫁杏，先种恶根。及其婚也，其反目勃溪，必更甚于高曼娘之当日。且以予料之，素娘者，方伯之犹女也，安有不位置自高，骄人以贵，其能无违夫子，克循

妇道乎？夫床头人者，少年以为忘忧草也，解语花也，而交恶焉，尚有生趣哉？予怜可青，予虑可青从此多愁多病，恐其来日无多矣。予为可青计，与其零零碎碎伤心，曷若直捷痛快就死。虽然，予何忍导可青于死哉，当作书慰藉之。

书落落无他语，略谓浮生本如一梦，色相毕竟皆空，是故达者能无情，不知所谓悲欢离合，并不知所谓恋爱。愿君为无情人，不愿君为多情人也。至彼环娘，宜告以实，还其证物，如彼才貌，不患无佳婿。君与之仅一面缘，一席话耳，正不妨解脱干净也。君不能解脱，环娘或能之，亦未可知。环娘有老母在，渠固甚爱其母者，即不能释然解脱，然必不至于死也。君其毋虑。予朝作是书，及暮王荣来，将书去。王荣老矣，其貌若甚诚厚者，对予无他语，“小主人可怜可怜”而已。

第十六章

传　书

几声主母，兀的惊人。予…予…予奈何，可青更惊，泪花忽也勒住。予何惊乎，可青何惊乎？盖可青秘密召予，是须掩尽家人耳目，予也如春蚕，当深藏于叶底。今其母氏来矣，予无隐形术，不能遁而之他。此予所以惊也，而可青更不必论矣。

书斋如铜墙铁壁，予恨不得凿而破之，入于比舍。予非窃履而来，直欲穿窬而去，予知阅者诸君，当扑嗤一笑也。嗟乎当日，进退维谷，底事心虚，蓦然色变，入帘燕子，嗔杀垂帘，然则将挺身而出，与可青之母夫人相见乎？今即不之见，渠将见予矣。见予予无伤也，所不堪者可青耳。瞒着家人，招来密友，彼专制魔王，其怒可青而责可青，当何如者。

书斋作舟形，故有题匾曰不波艇子。一斋也，分三楹，其出入之口为船头，中为舱，后为尾，头与舱，舱与尾，各以板扉界其间，扉可开阖。阅者诸君注意，扉可开阖，而予事济矣。可青闻其母至，遽以手指扉示意，予即轻启板扉，由舱入尾而匿。肺叶尚振振动，若竟有人推扉而入，则败矣。

船尾颇敞，为藏书处，满架牙签，积叠殊整。予屏息徘徊于书城间，不觉良久。此船尾者，正对一庭院，约隐闻人声。予殊不安，幸不为前之人见，不幸或为后之人见，则又奈何。

乃依旧架为护符，忽发见有巨橱一，门虚掩，空其中，苟有人逼予者，予将入此橱矣。良久良久，忽闻扉上作弹指声，且曰："热…热，盍出乎？"呵…呵，谢天谢地，可青以无事报我矣。

予逡巡推扉出，可青曰："以予故，累君受惊矣。"予亦曰："否，以予故，累君受惊矣。"可青曰："噫，予速君来，有所商也，几以一哭误事，又几以一惊误事，不诚辜君行而偾予事乎。嗟乎，予之苦情，前书约略尽之矣。予对君，不欲复述，以召予泪也。读君昨日复书，予志决矣，予当以书达环娘，且还其诗也。惟当日老夫人曾语予曰：'不久当回金陵，记取雨花台下路，两三椽屋，是予家。'然则书将安寄，海虞乎，金陵乎，此一疑问也。且薛粹华曾与君一通消息否？"予曰："嘻，粹华耶，子未知粹华……"予言未竟，忽止。止者何也，予不当以粹华之噩耗告可青，以重伤其怀也。可青曰："粹华如何？"予曰："粹华距今旬日前，曾以书来，欣欣然语予，近为阔绅之西席，束修殊丰，不复作君平卖卜矣。是书也，自常熟来，予今将于数日后旋里，当为君一侦探之。"可青曰："甚善，予今夕细修书，遣王荣致君，倩君将去，万无一失矣。"予曰："诺。"可青遽捧拳作礼，曰："千万善为我辞，无论予生予死，感激涕零矣。"言次，果零涕。忽王荣入白医生来，予起别去，叠口叮嘱其珍重珍重而已。

予既别可青，忽忆有言未尽。渠谓与方伯犹女，结婚有期，正不知何月日也，如何忘却未之问乎。使婚期而尚遥遥者，予为可青计，有万一之希望焉。盖渠父老矣，今忽卧病，一病不起，亦意中事耳。可青之父死，可青之婚事，可以变更矣。环娘或终得为可青妇，未可知也。然此理想，出于予固无足怪，

予知可青必不出此也。可青非忤逆儿，见其父病，方心焉忧之，岂有望其父之速死者乎？予以为万一之希望者，可青方以为万一之不幸耳。予与二三学友论可青事，或曰然，或曰不然，大都谓可青父死，可青之幸也，环娘婚事必有转机，可青必恢复其自由权矣。予笑曰：“且毋群讼纷然，可青之父，乌得便死哉！使可青之父而从此逝也，使环娘之婚而可以谐也，孽冤镜里，人影寥寥，予可以无言矣，宁有是哉？”

予过访可青之明日，王荣来矣，郑重以一纸裹巨函授予。予问：“老主人病何如？”曰：“昨经医者一药，人已清醒，稍进食矣。”言已遽去。予把玩巨函，可青书其上云：“敬恳予良友双热，亲致薛粹华君收受，可青手缄。”嗟乎，此巨函中，叠叠皆哀艳之词也，环娘之诗，不知作何语，可青之书，不知作何语。阅者诸君，急欲一睹矣。

越二日，王荣又至，奉可青命，侦予归也未，且曰：“如薛氏已南行者，公子亦必倩君为寄书郎，乘暑假期赴石头城。舟车之资，取偿于公子可也。”予应曰：“诺，明日予归矣。”王荣致谢而去。予于晚餐后，向灯下书假条，呈管理员，以省亲为辞，幸得许可。是日为星期六，校友之家于苏台者，咸归宿，予居于第三号寝室，是夜予独宿焉。独宿不如早眠，然明月上楼，未能辜负，则倚栏翘首者久之，入他舍与学友挑灯闲话者又久之，乃归舍。案头一灯，结花如豆，则又出可青巨函，微以指甲试其封口之牢固也否。旋置灯下，作归想，环顾予随身之物，孰者当携归，孰者可不必。忽眼前闪耀，而可青之巨函，竟被一点灯花，突如其焚如矣，急扑灭，而重封已破。咦咦，个中消息而今漏，何事青灯作解人。天既欲宣其秘矣，予又何忌焉，乃急检读环娘证婚之诗。

第十七章

发　秘

薄笺一幅，小字十行，手泽带脂粉之香，笔花作娟娟之色，此即薛环娘之证婚诗矣。幸不被无情之火，扬一炬之灰，然何不幸而婚事不谐，盟言空矢，当日两幅诗笺，欣欣交换，而今竟若天涯劳燕，两地分飞。予诵其诗，予悲其人，然阅者诸君，且莫不以一睹为快也。今日此章，不可平视，以环娘诗故，纸贵洛阳，端宜手盥蔷薇露，眼洗云水光，然后乃可以捧诵也。诗十章，录之如次：

年来双眼未曾青，闲煞堂前孔雀屏。自惜芳春太辜负，情天何处少微星。

婚事不早谐，美人伤迟春，独环娘然哉。此诗情见乎词，环娘难堪矣。世有环娘其人者，读此诗当亦难堪。虽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世间万无此如意事，试一瞰破情关，夫复何恨。女有家，男有室，从此不自由矣。环娘未能达也，未能空也，此所以堕入于情魔之窟，至死而不悟也。

雨花台下是侬居，偶侍慈亲到海巫。莫说异乡春色好，蝶自双飞侬自孤。

环娘作证婚诗，劈头忽着不祥语，渠盖追溯既往也，而孰知鸳鸯到死不双耶，此诗谶欤！

客中风味故乡天，一样春光剧可怜。绣到鸳鸯忆身

世，一针酸楚刺眉边。

证婚，大快事也，偏说得如许凄楚。环娘无他，欲从不如意说到极如意耳。呜呼，安知后来又从极如意转入极不如意耶？诵此诗，知环娘与可青绝婚，其情更不可堪矣。

小楼倦绣偶看山，双蝶无端上翠鬟。敢是报侬好事近，欢郎早入女儿湾。

此诗暗指尚湖奇遇，环娘殆以为天作之合，遽缔良缘，由此诗而下，墨舞笔飞，语皆如意，从前幽恨，一扫而空。此一绝诗，乃环娘悲欢之过渡航也，能令阅者脑潮，为之倏起倏落，从悲观转入乐观，当不厌百回读。虽然情词太艳，兀的动人，纵珍袭于才人，当糟粕于君子，阅者盍知所从乎？

梦里奇逢梦后猜，似曾相识燕飞来。镜中未敢窥颜色，春锁眉尖扫不开。

用情深挚，辄生妖梦，梦本太虚幻境，而世间情种，往往以得之于梦者，求之于千真万真。情能误人，梦亦能误人。环娘一误于情，再误于梦，孽冤肇造，身世可怜。环娘梦梦，予愿情海众生，大家猛省，若亦梦梦者，恐一座孽冤镜里，容不得许多情鬼也。

客中蓦见意中人，玉燕投怀托此身。阿母为侬破颜笑，眉花齐放解愁颦。

环娘字可青，环娘喜，环娘之母更喜，盖爱女莫若母，女得佳婿，其喜可知，眉花齐放，薛家母女得意甚矣。环娘欢喜中不忘其母，此是环娘大过人处。或曰，环娘不自志喜，而为母志喜，矫情也，解嘲也。然予不敢冤环娘也，刻薄论之，环娘盖烘云托月，衬出一己，母之喜也如此，己之喜，可不言而喻矣。

一笑一嚬都是春，窥帘燕子若含瞋。看侬修得双飞福，人欲鸳鸯燕妒人。

此即景写情之作也。小楼香阁，双坐春风，燕子飞来，忽见生客，宜其瞋矣。燕子瞋人，人疑燕子，环娘于吟咏之中，作沉吟之状，举头见燕子，而以为瞋，而疑其妒，此情之幻想也，亦情之艳想也。且环娘非真以为瞋也，非真疑其妒也，不过假设一幻想，假设一艳想，为诗中绝妙材料耳。诗家妙用，往往如此，然未免冤煞双燕子矣。燕子乐甚，年年双宿双飞，美满艳福，颠扑不破，人当妒之耳，燕何羡于人而妒人哉！燕子倘能前知，当环娘为悲鸣焉。环娘眼前，双飞可卜，又安知他日鸳鸯被打哉！嗟嗟，燕子自双，环娘失婿，不堪见燕子重来矣。

杨枝今许属东风，镜愿常圆案举鸿。阿母爱侬侬恋母，随侬移住合欢宫。

环娘，情种也，惟其情种，故其恋母。恋母者，爱其母也，孝其母也。环娘择婿，一半自为计，一半为母计，得佳婿，其母可依婿乡，娱老景，不为贫所窘矣。环娘得婿，一半自喜，一半为母喜，环娘心事，固大可告人也。而如何合欢宫中，无福消受，环娘休矣，母亦休矣。以此诗证将来，却句句作夕阳反照，杨枝憔悴，虽嫁东风，镜子凄凉，不圆倩影，蹙损双眉，何处举梁鸿之案，生来薄命，至死离合欢之宫，不亦大可哀哉。世之玉其人而云其命者，固大有人在，览斯文，读此诗，触目伤心，当同声一哭矣。

两地休容后悔生，诗笺叠叠证山盟。因缘已勒三生石，宁死侬身不死情。

大不幸哉，环娘乎，山盟空证，婚事不谐，大好因缘，销

磨恨石。环娘作不祥之忏语，不幸竟一一见之于事实也，呜呼环娘，呜呼可青，天既不许成双，天又何必令其相遇，聚而歼旃，天亦太忍矣哉？

从今不戴奈何天，得意春花着意妍。今日千金留一诺，人随明月一齐圆。

奈何天安在，离恨天安在，夫岂高高在上哉？呜呼，在多情人之方寸间也。多情人之方寸心田，便是情天，而离恨，而奈何，一层层作风云变幻。环娘守贫待字，可青失偶鳏居，一般惆怅，常唤奈何，一朝引凤得凰，求凤得凰，以为一阵筋斗云，翻出奈何天里矣，而孰知大不然。情种遇情种，每无好结果。呜呼环娘，呜呼可青，从此登奈何天之最高处矣。千金毁一诺，明月不再圆，人意与人事，相背而驰，而环娘当日，而可青当日，尚梦梦耳，呜呼伤矣！

环娘十绝诗，予读而伤之。天乎天乎，今乃返之于环娘，环娘其何可堪耶？乃更有令环娘不堪者，则可青之一封书也。书曰：

嗟乎休矣，嗟乎休矣，环娘环娘，予誓不负汝者也，而今竟负汝矣。予与汝楼上证盟之日，孰知正予父别委禽雁之日耶？汝得自由结婚，孰知予竟抵死不得自由结婚耶？予爱汝之才之貌而婚汝，孰知予父竟尚富尚贵而不谋于予，遽为予许婚耶？予以为尚可挽回，而孰知家庭专制之恶魔，竟不容些子情耶？嗟乎，予别汝归后，此身已出生入死，父怒予，父虐予，予足迹不放出门一步，予朋交不许一通消息，予欲及早告汝，不可得也。呜呼，予失汝，便如夺予之生命，予可以死矣，然而不死者，予无兄弟，予无叔伯，父则忍心虐予，予不忍舍父以去也。卿之小

影，幸入予手，静夜对之，千呼万唤，从此不相合矣，且从此不相见矣。予之伤心，为何如哉！（环娘小影，明明付一炬矣，可青云云，盖不敢直当，知环娘大难为情也。）呜呼，汝之小影留于予，予之小影留于汝，汝之诗笺留于予，予之诗笺留于汝。予休矣，予今为无情汉矣，予今为负心郎矣，汝安用此无情负心者之纪念物为，裂之可也，毁之可也。予虽须臾未死，汝视予如死可也。以卿之才，以卿之貌，何患无佳婿？予无福，不得为汝婿，愿卿勿介于怀，勿以予为念，物色如意郎君，缔结人间好事，此予所望于汝者。汝固犹是清白身，予虽负汝，予未误汝，幸汝勿萌血冷心灰之念。且汝有老母，汝亦正未可以情死也。

此一封书得达汝，已万分之幸。良友双热，为予寄书，不尽之言，可询双热。予还汝诗，非绝汝也，欲汝以此笺符合予诗，两人离，宁不使两笺之合耶？（可青还诗于环娘，是明明绝婚也，偏欲自圆其说，盖亦知环娘之难堪也。呜呼，可怜矣。）汝苟不忍绝我者，幸答予以书。双热非洪乔，可付托之。呜呼，予书竟，予泪亦枯，负负负负，…负心人青拜上。

其书尾，更缀数语曰：“粹华哥垂鉴：弟今为负心人，不齿于君子矣。幸哥他日勿如我，幸哥珍护母夫人及令妹，勿使有不测。母夫人处，弟不敢致一词，恐伤其怀也。且予负心如此，尚何颜向老人启口哉！（粹华死矣，骨已寒矣，可青未知也。书中一则曰粹华，再则曰粹华，适足令其母其妹触目伤心耳。）呜呼，负心人将憔悴死矣，否则亦惭愧死矣。”

可青之巨函，本一闷葫芦也，葫芦一揭，更足闷人。环娘

之诗，可青之书，都是伤心材料。此一诗一书，不啻为彼两人之前因后果，作一结束，然而尚未结束也。其结束之惨，有倍蓰于此者。阅者欲知之乎，今日尚未。

兰膏焚尽，有意催眠，予为薛王两造，枕上思量，不觉欷歔叹息。静夜人稀，鼷鼠作跳梁之丑，无端自鸣，一声声之子……之子。予闻之子，予伤之子，之子何人，阅者固知其为王可青也。

第十八章

鼠　窃

之子扰人，援床栏而登，驰骋于帐顶，纤爪触帐，声策策然。予惊之，乃遁，则又满室作扰，栗栗六六，啮何器耶，悉悉率率，窃何物耶？忽又戚戚戚戚，其声类愚夫愚妇长跪泥神前，手持竹筒而播竹签然。（三吴多迷信，人有疾，心有疑，辄卜之于神。卜之法有二，曰掷筊，曰求签。签以竹为之，其数以百，植竹筒中，记数于签端，自一以至百。求签者双手持筒，倾其口，微播之，一签坠矣，目的达矣，则唱筹而取签诀焉。所谓诀者，必冠以诗，列药数味者曰仙方，详注吉凶者曰终身。一片浮光掠影谈，药疾而疾不为之瘳，决疑而疑转因之起。求签求签，其愚可笑，而愚夫愚妇，迷信神，且迷信鼠，鼠作戚戚声，谓之鼠求签，而以为不祥。）是声也，迷信者所恶闻者，道是祖宗之灵，实式凭之，作此戚戚之声，为凶朕之警告也。予闻之父曰："鼠耳际每生赘瘤，瘤中物甚奇，充以蚤虱。惟然，故每作奇痒，鼠不可耐，则举爪爬搔之，此戚戚之声所由来也。"予今忽闻是声，声出于床前，时床前月光，可烛幽隐，予（子）乃轻揭帐帷，探首窥之，则一硕鼠据地坐，戚戚……戚戚，耳际无瘤，爪触其耳，盖亦能作是声云。予非迷信者流，闻之殊不介意，然予因之忽异想天开矣。环娘初见可青，便作好梦，薛家亦有鼠，薛家母女，未必不迷信鼠，鼠胡不

于环娘梦回之顷，作一片戚戚之声，以警环娘，并以警其母。母女必惊疑，谓婚事殆不佳，王郎未可婿也。如是则环娘与可青，何至作一对可怜虫哉！虽然，环娘之母，盖达者也，渠毅然许可青婚，不闻其卜于神也。不信神者，又安信夫鼠耗哉！吾独恨王家鼠子耳。彼二老攀富贵，绝环娘，鼠曷不即夕绕其床头，作戚戚之声欤！戚戚复戚戚，今夕复明夕，彼老妪必心动曰："方伯之犹女，殆不可婚，薛环娘殆不可绝。"妪兴思及此，而鼠适无声者，环娘之婚事谐矣。王家鼠子，奈何其不儆美也！

既而予嗤然自笑曰："鼠何知，而予责之，不亦傎乎？"忽又转一念曰："鼠亦大佳，殆解予独宿之寂寞者然，而来伴予也。"由是更不惊鼠，一任其作长夜之游，不病其扰我也。予既安之，须臾入梦，梦中所见，无非鼠也，登床入帐，竟以予身为角逐之场，挥之便去，倏复来，耳畔忽隐约闻金铃声丁零然，以为是狸奴来矣。此时予恍惚卧于家，则呼花姑，……矮妹，……雪子，……是皆予家之狸奴也。咄咄怪哉，鼠子安往，狸奴安往？呜呼梦耳，呜呼梦而醒耳。予醒闻丁零之声甚厉，则学校之报晨钟也。予起，略整行囊，拟于午餐后乘汽船旋里。

咄咄，……可青致薛之巨函，昨夜不明明置于案头耶，而今安在？咄咄，……满地如雪花梅朵者，此又何物耶？败矣败矣，片片纸，只只字，零星而狼藉，此非巨函中之笔墨耶？咄嗟鼠，此而可以四分五裂耶，予何以见薛家人者，予又何以为可青谋者？愤拾残纸，冀得集破碎之腋，成完好之裘，然而十去其六七矣。此十之六七者，又安在耶？遍室大索，不可得矣。咄嗟鼠，胡太不情，竟窃此珍物而去耶？仰视承尘，邻壁贴柱，

有鼠穴焉，予试登高，探指于穴，绕穴一周，不可得，则又以铅制之丝，一端作钩，一端微屈，长可二尺许，深入穴中勾取之，亦不可得，而予惫矣，而予计穷矣。计惟有直告可青耳。一缄去，而王荣至，予示以鼠口所遗之碎纸，王荣便喃喃詈鼠："汝……毁此何为，窃此何为，汝竟以苦人儿之绝婚书，营汝双宿双栖之安乐窝耶？"王荣言，耐人寻味，予为之喟然而叹，语王曰："归告汝小主，重修绝婚之书，速致予。予今日不归矣，待书之来也。"王荣愤愤而去。

鼠误可青，鼠亦误我。予于三日之前，早以归期为家人告矣，既届归期，及于迫暮，予父母，予细君，听南风送汽笛一声，父母必曰："爱儿归矣。"予细君亦必以心慰心曰："……归矣归矣。"既而门环寂响，路柝传更，之子不来，家人多虑，予父予母予妻，必皆寝不安席，竟夜皇皇，以为游子殆其病矣。不幸而当日风声不顺，家人不闻汽笛呜呜，则必疑且惊曰："途中殆遇险，……然则奈何？"予挚爱之父，或竟急足赴南郊，细探来舟之消息也，而安知予固无恙，予及期而不归者，鼠沮我耶，可青之书殢我耶。呜呼，迟归一日，足累家人惶惑万状，鼠子不情，亦甚矣哉！

迨夫可青书来，而函封愈固，以短简报予，言颇含怨，叮咛嘱予将护一缄，莫再不戒于火，不戒于鼠，莫或忘之度外，遗之人间云。予料可青，或疑予有意匿环娘之诗，托词为鼠子所窃耳。阅者诸君，或亦有疑予者乎？冤煞予矣，谓予疏忽则有之。今日此书，珍藏如璧，扃之于行箧，当万无一失矣。是日午餐既罢，予一驴得得，至船埠，登汽船，归去矣，归去矣。

第十九章

楼　空

轮毂推舟，浪花溅沫，舟行殊速，予尚嫌迟。无他，思家心切耳。中途，天暴雨以风，舟与风雨战，予觉其迟滞不前，然试向窗外望岸容，则列树如奔马，舟行固甚速也。风雨来，天骤寒，袭重衣焉。日遁云中，天色易晦，及岸，已上灯久矣。一时风声雨声，笛声人声，岸上人雨盖擎雨，其声呼呼，杂以屐声，喧开夜市，而舆者荷者，环舟招客："坐肩舆乎？""担行李乎？"声声聒耳。而点点笼中火，摇风衬雨，惨绿如燐。予此时不欲雨行，乃与荷者舆者论值，忽于万声中发一声曰："琴……琴儿……琴儿来耶？某在斯。"予应曰："唯，阿父，儿归矣。"父曰："昨何不归，家人殊放心不下也。今夕予适赴南郊某氏宴，便道候汝，幸汝归矣。"予曰："昨不克归，以王可青一封书故也，……"（一语出口，予猛忆可青婚事，曩为之讳，迄未一语于父，今乃不知不觉，露端倪矣。奈何事不可终讳，当悉以告父，甘受从前谩语之罪耳。）父曰："何如？"予曰："非一语所能了，归当为阿父告也。"父乃与予乘舆归，而唤人担一肩行李焉。须臾抵家，予一路高呼而入曰："阿母……阿母，儿归矣。"母与予妻迎而出，各欢笑。

母亦以昨何不归为问，予此时万不获已，乃举薛王之离合史，和盘托出。父微有愠色，曰："汝从前何深为之讳，不予告

耶？”予（曰）曰：“儿知罪矣。”父遽释然，予母频频摇首，曰：“不是姻缘是孽冤。”父曰：“王可青，佳公子也，予甚爱之，使予为之父，渠属予子，予不忍拂其意而绝环娘之婚也。”因顾予而笑曰：“汝德我乎？使予之心性而如可青之父者，汝其奈我何？”此时予父笑，予母笑，予亦笑。予细君亦在座，独低首不能仰视。

予归之次日，正拟作西郭门外之行，忽又失却可青致薛之书。予大骇。记得当日临行之顷，明明扃之于箧中，而今安在耶？一封书，直似点睛之龙，竟破壁飞去耶？予翻遍箧中，迄不可得。是箧也，出校舍而后，曾于舟中因取衣故，一启之，岂此函随衣而出，遗于舟而予不之觉，黠者以为奇货而拾之去耶？第二次启此箧者，则细君也。予乃仓皇问细君：“昨夜启箧，曾见一封书乎？”答曰：“无。”予曰：“奈何，此书复失，予何以报可青。”遂忧形于色，不知计将安出也。即阅者诸君，亦必交口咎予矣。然此函固未失却，细君实匿之耳。初不为予告，继见予之仓皇失措，厥状可怜，乃吐其实曰：“书固在是，火之可耳。”予曰：“何为哉？”细君曰：“予知此书，实薛环娘之催命符耳。此书朝以去，则朝以死，夕以去，则夕以死。书不去，环娘尚居闷葫芦中，虽甚闷，必不至死。书去，环娘休矣。君乃甘杀环娘，而为可青寄此书乎？君则忍矣，可青则忍矣，侬不忍也。”予乃诳细君曰：“不然，卿过虑矣。环娘早知绝婚事，然而藕断丝连，书往复者数矣。此书亦寻常耳，何得致环娘于死哉！”细君曰：“君勿我诳，昨夜君言真，今日君言假。君必欲为可青寄此书者，命仆可也，必不可躬往，躬往则身或不可脱矣。彼环娘之母，且谓君当时之执柯人也。今可青若此，何以处环娘者，惟执柯人是问耳。然则环娘即不死，君亦且没摆

布矣。"予以为然，乃以书授童子扫花，往致薛。童子出门，而可青书至。书以邮传，其寄书之日，即予言归之日，惟予归时以午，渠寄时以晚耳。书曰：

双热青鉴：顷王荣归，知君今日准行，甚慰甚慰。盖君早归一日，予书即早达环娘一日。生死关头，可早一日解决也。予近来心意益恶，情魔横袭，令予昏迷，辄作环生予生，环死予死之想。而回顾堂前二老，则又觉不能为情而死也。对于一纸绝婚书，直欲其速达也如电，从而望汝之身如电，望汝所乘之舟亦如电，于秒忽间便达故乡，一抵岸，一及家，直欲望汝翻身便出，风驰电掣，奔赴薛家，举其得书后环娘之情状，老夫人之情状，粹华之情状，一一笔之书而付邮焉。然而予思至此，忽失声自呼卤莽矣。汝在苏，予可藉王荣以传书递简，汝亦必得藉王荣以传书递简。今汝归矣，王荣无能为矣。汝欲驰书告我，其道何由？予以当时神志昏昏，竟未计及此。汝去后，乃忽恍然，爰走笔作此书，以通信机关告汝。王荣，吴人也，渠有家在胥郊枣墅。弟来书，可直达其处，封面书王荣转致某某可也。予已以此嘱王荣矣。予自明日始，当嘱王荣每夕归其家，以候汝书之来也。予此书，计明日此时，当可达君。予致薛之书，计明日此时，亦可达彼矣。重托汝，速复我，余言不尽。府中人皆无恙耶，伯清健否？……小兄可青拜手。

扫花归矣，扫花归矣，以书去，仍以书来，曰："楼无人矣，门也扃矣。询诸邻，曰母女返白门久矣。楼之上无他物，似曾相识之燕子耳。楼之下无他物，某之棺停于堂耳。邻人且云：母女临行时，身外几无长物，一箱一案，一榻一甑，余物则

可囊而举也。人将去，各抚棺哭，凄惨不可闻。邻人又指美人楼而低语曰：‘此中本有怪异，久无人居。’遥指一家曰：‘彼即斯楼之主人，以怪异故，迁避二十余年矣。主人视斯楼已成废物，即有居者，亦不索值。薛家母女以贫故，遂居此，夜辄梦魔，久亦安之。自某之死，阴晦之夕，往往鬼哭。而自人去楼空后，门虽不扃，人亦无敢入者。是楼也，昔居美人，今居鬼物，比舍儿童，每当良夜月明，未尝敢向斯楼仰首，恐有所见而惊也。’”扫花述邻人言，然予为之瞪目者良久。悲夫！薛家贫困，母女飘零，如此可怜生，不如死乐耳。至云怪异，予殊不信，想阅者明达，亦必曰无之。然以粹华之抑郁以情死，死苟有魂，魂苟有灵，自当睠顾家人，向夜台饮泣，而为之母者，为之妹者，念长眠人不衰，风雨之夕，遥闻万籁，都觉凄凉，皆作鬼哭声矣。今日者人去楼空，予亦不堪凭吊，以告可青，其又增几许忉怛矣。然讳不以告，渠更惶惑而悬想，且今不以告，则薛家伤心史，他日且愈积而愈多，聚而告可青，可青不堪消受矣。毋宁零零星星，随时以闻之为愈也。予乃举粹华之死，及其母女之南归，出之以极平淡之语，驰书为可青告。

美人归故乡，其无恙否耶？可青得予书，有他变否耶？此二问题也，予常循环于心头口角。细君固亦热肠人，每谓鸳鸯被打，一样可怜，莲子分房，有心皆苦。既而自嗤曰：“一池春水干卿甚，人间世之多情儿女，其不如意者比比皆然，何独为王薛悲哉，而又何必为王薛悲哉？”予然其言，渐置其事于度外，而可青致薛之一封书，则未敢置于度外也。乃付细君善藏之曰：“临行畀予，将以是还诸可青。”其实不然，此书不达环娘，予便负可青之托矣，正不可以人去楼空，而以不了了也。且人去楼空，早在可青逆料中，而尝嘱予赴白下，致书于薛。

予既诺之矣，是安可以不践。然以此意语细君，或语于父母，必沮予行，惹家人费一番唇舌，予故隐而不言，而阳言还书可青耳。

予偷闲旋里，忽忽及旬。此十日中，可青之书，迄未再来，其近状如何，遥想日形憔悴耳。既至苏，遣一介赴枣墅，以简授王荣，乃知可青固无恙。是时榴花着红，槐荫沉绿，学校假期不远矣。自某日至某日，举行学期试验，一堂学子，抱佛殊勤，予固无论矣。咿呜一室，灯火三更，予与可青，遂疏消息。既而学战告终，假期已及，同学少年，遂尔东劳西燕，一阵分飞。此时校舍萧条，盖亦有人去楼空之慨。予乃走笔修家书，不得不作谩语以诳家人曰："顷有学友二三，欲乘此休暑余闲，挈予作秣陵之行。此去无多日，便当归故乡也。"

第二十章

惨　剧

予年来负笈游，其盘旋家庭之间，领略伦常之乐者，一年有几时哉！盼到严寒盛暑，是予得意之时，游息乡关，开我清闲世界，闺中日月，堂上晨昏，只觉假期之短。夫既短矣，今乃以可青故，作白门之行，耗我大好光阴，与家人团聚之时，为之减少，夫岂予所愿哉，徒以可青可怜，环娘可怜，面与面相达，言与言相壅，而心与心相驰，予不为之作寄书郎，予亦太忍心矣，予亦太无情矣。此所以毅然决然，暂撇家人，不辞跋涉，而为之一行也。予欲挈一二人俱，都以省亲辞，其喜冶游者，谓吴宫花草，旧梦可温，门巷枇杷，坠欢尽拾，此间乐不思蜀矣。予于是独客扁舟，匆匆南上。时于舟中手新小说，以箇中人为良友，破我寂寥，目倦则与舟子闲话。舟子二，父子也，父皤然一老翁，子年方二十许。翁既老于航海，多阅历谈，占雨望晴，窥风测雾，无不验，津津道其行舟遇险之过去史，遇风者十有二，遇盗者三，身落水者七，受创者二，人逃九死，舟五易矣。语殊絮絮，予乐闻之，不以为厌也。翁又予语："舟往来于南都者，凡一二十次，乘予舟者，多应试者也。渠等在舟中，相谈多作吉利语，而朝夕咿唔之声，快意时听之可笑，失意时听之可厌。及第而归者，每哑然自笑，落第而归者，或吁或泣，或枯卧，或愤不食，或病，或喃喃咄咄，荷荷负负，

满口作不平鸣，或痛饮而呼天，状态万变。”予闻其言，不觉大笑，科举之死，迄今未远，父老春秋高，当有几许人尝过个中风味。舟子之言，果可信否，予生也晚，未尝逐文场之鹿，不足与予语科举史也。

江天景物大佳，而航路风波不靖，船身如鱼跃跃然，人身如摆摇摇然。过镇江，欲窥金焦二点，而烟雨迷蒙，竟失所在。忽一阵阵鱼腥触鼻，令人欲呕，御舟老人作失惊声，大呼止止，下帆下碇，泊岸……息，大风且至，手足张皇，若恐不及者。是时水上乞儿，见予舟停桡，争操其一叶小舟，如万矢齐发，如百川朝宗，向予舟来。忽有声呼然甚厉，如千百虎聚而啸然，则风块来矣。江上游行之舟，覆者无算，虽有呼救声，为风声所夺，不可闻，而怒潮如山，人已作江鱼之滚滚。是时五六救生船，绛其舷，三其帆，纵横于水面，人各贯空气圈于腰，入水而拯溺焉。而予舟之御者，状殊闲，袖手而旁观。父语其子曰：“汝识之，行舟闻鱼腥，是亦一暴风之先朕，戒备苟懈，予舟将同于彼舟矣。”翁又告予曰：“江上风灾，四时皆有之，而尤盛于夏令，御舟者当思患预防，胆不可放也。不幸而覆舟，虽有救者，十不过活二三耳。而舟（而舟）中所有，更无论矣。彼救生船者，诚慈善事业也。然而船中人之对于溺者，入水必先探其身，苟其身而怀宝囊金，必一一攫取之尽，然后援其人起，故溺者往往因是被淹久，以至于死，而拯者意在得利，不顾焉。”予闻舟翁言，予目睹舟覆人溺之现状，鼻为之酸，额为之蹙，一声声道：“惨……惨。”

黑风挟雨，江上生寒，红日霁天，舟中郁暑。炎凉丕变，而予感疾也矣。头涔涔而银海生花，肤栗栗而玉楼起粟，益以舟之撼摇，眼前有似乾旋坤转，食则却矣，寐不成矣。予此

时苦甚，安所得医医，得药药乎？昏眩之余，每呼父母，呼摇卿。摇卿者，予闺中人也。到此地位，予乃甚悔此行，而怨及可青，则又呼可青曰："汝汝其知我病于舟中耶？汝害我矣。病而日剧焉，将奈何！"

予病一昼夜，舟翁亦担忧，沉吟曰："君子疾，殆因风涛之颠播，寒暑之迭乘也。"渠试饮予以江水，强予以杯酒，予被酒而醉，竟得泥然烂睡。及醒，病忽若失，喜占勿药，不亦幸乎！

舟行十日，始抵白门。途中予半以卧游了之，纵然沧海曾经，却愧谈瀛无自。舟到石头城下，日方中，须臾登陆，袖可青绝婚之书，往访薛氏之居庐。薛氏庐，墙仅及肩，双扉凋败，微闻一片药烟香，因风过墙，咄咄个中人，阿谁病欤，其环娘耶，抑环之母耶？姑叩扉，扉固虚掩。入门一小庭，群草开世界，庭尽一室如斗，殆中堂也。堂左有厢，败帷当户，补缀如衲。厢有短窗四，蔽以破故纸，百孔而千疮焉。堂上虚无人，短足竹案一，欹且跛之坐位二，案置破碎之盎一，案旁一红泥小火炉，炉中火熊熊焉。炉置一壶，壶口水气，如白云出岫，而药香益袭人。予乃嗽于虚堂，一女郎搴帷探半首，窥是阿谁。予曰："环娘无恙。予非他，王可青之好友某也，此来受可青托耳。"环娘红霏半面，不知所对，垂帷自隐，微闻语声。既乃含羞出，与予为礼，且纳予坐。无他言，予知环娘尚以为予登其庐者，必以可青之好消息至也。嗟乎！

环娘见客，难乎为容，羞惟恐不藏，喜惟恐外露。既肃予坐，默而却立。予曰："母夫人安在，亦无恙耶？"言次，予探手于囊，作摸索状。闻环娘答词，忽又敛手入袖中。

环娘曰："阿母卧病，旬有四日矣。"手指药铛，作戚容，

谓："阿母日尝苦，而疾日以进，三易医矣。"嗟乎，环母卧病，环娘担忧，若更以可青一封书进，此非所谓雪上加霜哉！予此来，非其时矣。不觉俯首沉吟，猛见囊中一缄，露其一角于襟外，明明现可青二字，然则此书不容留中而不发矣。无可奈何，乃将出，授环娘，且含糊语环曰："可青近状不佳，盍怜而恕之。"环含羞受书曰："君且坐，容白阿母。"书既达，予可行矣，然欲暂缓须臾，留以觇其母女得书后之情状。

堂与室仅隔一堵，堵败矣，石粉削落，蜗篆纵横，墙根作苍黄色。予试属耳于垣，不闻人语。忽有声腾腾然，发于墙以内，败堵微震撼，疏泥朴簌坠予肩，杂以一片惊呼声，曰："环儿，环儿。"其声嘶且颤。予大惊，渠家无男子，予何可久留，遽疾趋出，归予舟。惊定，予伪为过客也者，再临薛氏之门。一侦发声后之现状。则见其门如市，人如堵，群围一泪面蓬头之小女子。予知有异，则亦立人后而观望焉。小女子面惨白，殆非含悲，受剧惊也。渠语于众曰："予出门买药去，及归入室，忽见予表姊环娘，毙墙下，面目浴血，一席地亦为之红。惊呼予卧病之阿姑不应，即之，头垂于床沿，以为呕吐也，嘻，一身冷却，盖亦死矣。"

小女子口中，演来惨剧，旁观者眼底，凭吊亡人。于是薛氏之斗室中，人乱如麻焉。其邻人某，于环娘血泊中，发见一纸书，血濡纸背，而墨迹益彰。予此时亦随人入室，则闻有二三识字者，朗读血中书，且读且议论曰："负心哉，王可青，忍心哉，王可青之父，杀环娘，并杀环娘之母。"旋予脱身引去，入舟而欷歔者良久，遽呼舟子解维归。归而以实告可青者，可青必死矣，乃为谖以报曰：

予为汝作寄书郎，中途忽病，幸即占勿药之喜，非天

相我，天实相汝，俾一封书得达环娘也。环娘无恙，其母夫人亦无恙，予传汝书，环娘初甚怒，掷书于地。予乃备以汝之苦衷告，于是环娘转为汝怜曰："王郎何堪，王郎何堪，妾之见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予曰："诚然，王郎初非薄幸郎也。"环娘于是长叹，老夫人则作慰藉语曰："儿无悲，彼沈郎春霆，曩不尝向予求婚乎？予今为汝许之。沈郎亦佳婿，不多让于可青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留得美人在，不愁春不来。"予忍俊不禁，环娘亦微笑入帏去。予临行，老夫人语予曰："幸为予寄语王郎，环娘福薄，不得配君子，幸王郎勿复以环儿为念，善御新人，于飞偕老。他日重逢，予许王郎与环儿以兄妹相见也。"

惭愧此行，幸不辱命，环娘不甚介怀，环母却甚旷达。绝婚问题，得意全解决，此非予之所意料，而汝之幸也。予以此好消息报汝，汝当扫除一半懊恨矣。汝方青年，休邻暮气，他日当爱素娘如环娘，则眼底西施，自谐伉俪，汝得以温柔乡老矣。幸汝纳予之忠告，予言固不汝欺也。

此行无多日，所费殊戋戋。予纵囊羞，不短此数，正不必取偿于汝也。余言不尽，可青珍重。

第二十一章

再　误

予书朝去，王荣暮来曰："嗟乎，公子婚矣。新嫁娘美甚，婚之日车马盈门，衣冠盈堂，奁赠盈室，贺声盈耳，而公子颜色沮败。及参拜堂前，而泪盈眶，贺者傧者相者，咸为之色变，而莫知其故。奴知之，而不敢告人也。老主人睹公子状，大不怿，然亦不便当众而斥也，则仅曰：'可儿毋，可儿毋。'而公子愈悲不能仰视。"

王荣又言："新娘殊骄贵，随嫁婢凡四，妪二，婢妪悉衣锦绣。婢曰华儿，曰桂儿，曰黼儿，而前侍高曼娘之黠婢芸儿与焉。妪曰薛妈，曰郑妈。郑妈者，乃王升姊。然则我家消息，及小主人之过去史，当由芸儿、郑妈之口，一一漏泄之矣。夫芸儿，固被斥于予家主人者也，今日安得重来，然老主人乃优容之，不敢辱方伯之家人也。而彼素娘，则独宠芸儿，此闻之华儿言然。"

王荣又曰："公子婚矣，奴尝私询之婢妪辈，知公子与新人，迄未交一语。然乎否耶，不知究竟。迩来惟见老主人处处优待其新妇，惟见公子日枯坐于书斋，而公子每见新来妪薛妈，或闻阃内传呼薛妈薛妈，辄作色欲涕，或竟泣下。"予曰："嘻，王荣乎，予知之矣。彼环娘，非薛其姓乎？对薛妈而伤心者，有触于中，重提旧恨。汝公子固随遇不忘环娘也。王荣

乎，公子婚几日矣？”曰：“十日耳。”予屈指计之，不觉骇叹。呜呼，阅者诸君，其知可青与素娘行婚之日，却正白门败屋中，薛环娘撞墙而死之日乎。而王荣未知也，忽絮絮问环娘消息。予欲以实告，而恐其不能秘也，则以诈语其主者诈语之。王荣曰：“尚幸尚幸。”逡巡自去曰：“公子寄声，明日当有复书至也。”予曰：“诺。”

可青来书，予以为苟如王荣言，必又一声一泪矣，而殊不然，其意似转矣，是殆得予矫诈之书，而信假为真耳。摘其书之梗概如次：

> （上略）自君之行，予恒弹指为君计程，今日可至某处，明日可达某地，而逢风之晨，雨之夕，则又为君担忧，舟无恙耶，人无恙耶。孰知君果抱疾也，疾一发而即愈，予于是为汝加额于手。
>
> 君南行无多日，而予迫于父母之命，行婚礼，娶素娘焉。予以环娘婚事，尚未波平，结婚之日，予耳中目中，昏眩迷离，恍惚见环娘玉容惨淡，闻环娘呜呜咽咽啼且泣。呜呼，今得汝书，环娘固无恙也，固无事也。然则予目中所见，耳中所闻者，予殆情之痴，思之甚，爰来魔鬼也。否则良心与逆境，作最后之一战也。
>
> 素娘貌殊不恶，使予心中能忘环娘者，慰情自有在也。然而据君言，环娘且为沈某者妇矣。环娘既为他人之妻，夫又安用予之念及哉？而又重以汝之药言，平视素娘，或能解语。夫妇之道，或至于不废耳。

可青意转，宁不可喜？予独暗暗为环娘叫苦也。呜呼，孰知不出匝月，而王家之苍头，又以其小主勃溪反目之事告我矣。

素娘固方伯之犹女也，故殊以贵骄人，所以自奉者殊高。自为王家妇，便神圣如玉皇，凝妆坐绣闱，颐指而气使焉。吴俗，新妇入门弥月，例进履于姑，进冠于舅，物必手制，以示诚敬，而素娘无之。又凡新嫁娘，必盛服卑礼，朝夕向舅姑问起居，而素娘无之。时世婚礼，新妇入门，而三日，而五日，而七日，而十三日，而弥月，必以糖果奉舅姑，而素娘无之。素娘与婢媪语，于翁不翁，于姑不姑，曰头子，曰婆子。在其夫婿前，则称姑曰而媪，称舅曰而翁，或竟曰汝母汝父，可青心弗善焉。而素娘之骄而无礼也，犹不止此。

一日，其侍婢芸儿，开罪于可青，可青怒，必欲逐之。素娘曰："此我母家人，逐渠不如逐我。"素娘新嫁娘也，新嫁娘轻易不出门，而渠一月三归宁，驾言出游者，又再而三焉。可青沮之，则冷笑曰："而翁不许汝出门，汝亦不许予然耶？嘻，……予为汝访薛环娘去也。"可青受嘲，勃然变乎色，由是而夫妇之道绝。是时也，可青之父若母，于素娘之婚，似亦有悔意，然犹以好颜色待之，以其为方伯之犹女，且其奁资盛，金盈箧，田盈册，为富贵计，敢忤素娘哉？其翁戒其媪，以为苟忤之，渠只须向犹父之前一饶舌，予之宦运休矣。以故夫妻反目，辄责可青，直素娘，而素娘益骄纵，可青益痛恨之。虽其父母以专制之魔力为和事老，错鸳鸯终不双飞。素娘既见绝于可青，乃日诟谇其翁姑。而所谓方伯者，袒其犹女，辄传呼可青而责之，甚且责及可青之父，谓教子尚无义方，治民安有良果，竟罢其职。可青之父大愠，亦归咎于可青焉。嗟乎可青，既奚落于闺人，复受谴于妇翁若严父，不亦冤乎，则益仇视素娘，心上人而为眼中钉矣。夫既不得交欢于素娘，则萦念环娘之心，当然复活矣。予于是忽忆及一事，是事大可虑，不可不

预防，其事何事，诸君试掩卷猜之。

王家仆王升者，非亦金陵人耶，且非薛环娘之邻耶？（见十三章）环娘母女之惨死也，惊其邻里，且永远为口角之话潮。然则王升归，其家人安有不以薛家已事告哉，王升闻，又安有不展转告人。想其至王家也，非第播诸于同曹，必且详语其主，以为奇谈。夫语于人，告于主，庸何伤，然可青堪此耶？予遮掩之，一旦若为王升打破葫芦，可青其禁得此一声霹雳乎？是非嘱王升秘之不可，顾王升者，予闻其惟老主人之命是从，下此者不能令之，令之亦不行也。予思至此，予不得不致书于可青之父。可青之父绝我矣，予今偏渎以书焉，此亦予初意所不及料者。

书略曰：“长者足下：某绝足于长者门下者，于兹数月矣。念公子可青，未尝去怀，或者传言，谓长者箝制公子之自由，绝薛氏婚，而婚方伯之犹女。以某所闻，薛环娘者家固贫，然贤女亦才女也。顷有客自白门来，以异闻相告。长者乎，亦知薛家母女，以绝婚故，其女自撞于墙下乎，其母因女死而亦死乎？某知可青情种也，如此惨耗，窃谓不可以闻。公之纪纲王升，某审其为金陵人，所居与薛家邻，盍嘱慎口，莫或饶舌而入于公子耳也。某以不忍令公子以情死也，故冒昧上言，幸勿一笑置之。”

此书殊隐隐约约，举王荣之传书，可青之通讯，绝婚书之代达，一一讳莫如深，则此书之上，不至累及可青及王荣，而可青之父，苟尚爱其子者，必能从予言，嘱王升守金人缄口之戒也。

一封书去，而可青之父召我矣。予往焉，渠礼貌殊恭，谓：“绝婚之举，悔已无及，豚儿新婚，殊不相宜。君盍为我

以夫妇之道劝豚儿，好友之言，必能入耳也。”予笑曰：“惟命。”自是而后，予又得与可青过从矣。嗟乎可青，姻缘再误，情绪皆灰，予将何辞以劝哉，姑妄言之者再三，徒唇焦舌敝耳，何效之有。从来男子，意气自期，素娘苟能低首下心，逢迎夫子，则可青未始不可将错就错，重调失和之琴也。而素娘偏盛气如虹，哮声作虎，不得于可青，益使气而开罪于翁姑夫婿，仿佛一高曼娘之后身，有过之，无不及。女子也而酗于酒，辄阳醉作灌夫骂座，恶语侵人，匙箸杯盘，无一不迁怒及之，信手抛来，如狐鬼幺魔之为祟。其怒盛时，撄之者辄受侮。而随来婢妪，更逢其恶，后竟与可青搏，嗾婢妪作臂助，家庭之间，飞鸟噪鹊，入夜则雌威益张，扰人不得安席，声闻邻里，比舍每惊寐焉。则隔墙作鸣鼓之攻，中中而詈，素娘不肯让人，还詈焉。詈之恐不闻，辄梯于垣，登其颠，向墙头作舌战。四婢二妪，都为其麾下之骁将，交肆其舌剑唇锋，比舍于是以口众我寡，而退避三舍。顾素娘心犹未平也，则于他日诉诸犹父，逮比舍人，笞而惩之，素娘则与婢妪等大笑。

妇德之恶，至素娘而观止矣。可青因忽亡去，其父走伻大索不得，素娘竟挈其婢妪，及金之箧，田之册，归宁不复来，两家之亲谊遂绝。可青亡去凡五十余日，而其父疾病，势且不起，可青忽踉跄归，伏父怀作孺子啼。可青归，父欣慰，然而风烛残年，喘丝将断。可青大忧，尝药侍疾，达日不寐者十有一日，而父竟死矣。可青一痛而绝。王荣速予往，可青犹未甦，甦而语予曰：“生人乐趣，终予身且无分矣。予今殉父，死尚有名，予志决矣。”予曰：“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安可死死……愚孝耳，而子顾出此耶？”可青乃不至死，然而哀哀哭其父，恸矣。

第二十二章

憔　悴

人之言曰：可青之父，专制之魔也，富贵熏其心，婚姻乱其命，坐视膝前独子，戴奈何之天，断自由之梦。环娘之死，环母之死，若起董狐而问之，必秉笔直书曰：杀薛氏母女者，可青之父也。死者含冤，魂能为厉，可青之父之死，虽谓死于薛氏母女之祟，谁曰不宜？人为可青计，父死矣，可恢其自由矣。惜也，绝婚书之作，何不暂缓须臾。书不去，环娘不死。环娘即今而在者，可青只须以一封书报父丧，曰迟我三年，之子于归，宁非快事哉！可青之父不早死，竟后环娘而死，天心何愦愦。虽然环娘死，世岂更无环娘其人，会见可青终三年之丧，修双飞之福也。以故可青之父死，阅者或且为可青额手庆。呜呼！其知可青固孝子，父虽不之爱，渠爱亲之热度，正未尝冷却。父死矣，悲乃不能胜，虽不以身殉，而几以哀毁。夫以吾人嫩弱之脑球，能禁得几多刺戟，而苍苍者天，偏举人间世可怜可恨可怒可悲之事，丛集于可青，错铸其因缘，一误再误，可青不可堪也。亢爽洒脱美少年，浪受折磨，时作弱女子背人饮泣。及其父死，乃尽情一哭，痛定思痛，哭父也，亦自哭也，吊父也，亦自吊也。于是可青乃日夕以泪洗面，常呜呜咽咽语予曰："予今为无父儿矣。"呜呼哀哉！

可青貌固不丰，其所以消瘦者，有因焉，不如意事常八

九，七八年来不展眉，借问何来太瘦生，岂为从前作诗苦。今也丧父，号泣之余，形乃益销，目眶巨而双珠深陷，双颐凸而颧骨突起，与人语，其声喑呜，其色惨澹，而银海浪花，未尝不滚滚而来也。距其父丧之三七，（吴俗，人死计日以七，其详见前。）渠谓："昨夜梦父执予手，频道我负汝，汝勿复以我为念。语次，忽闻嘤嘤哭声，自远而近。予方四顾，父忽推予仆，惊而醒，哀哀呼父，嗟乎，应我者谁？"

可青丧母有年矣，事继母能如所生。至继母真爱可青未，巽由烛其心，然于辞色间，固甚蔼然而温，见可青之恸于父也，辄作慰藉语曰："可儿，勿伤我怀。"曰："可儿，汝毁容矣。"以故可青有继母在，其哀也犹不敢太纵。而孰知父死不及百日，而继母又复病瘵死，可青益不胜其悲哀。可青有姑，以可青故，时归宁，以节哀为可青劝。可青之治父母丧也，亦多得其姑之助，于是可青视其姑，殆如母矣。

人类一般心理，凡丁痛苦之秋，则其平生所经历之不如意事，都随心血而来潮，可青何独不然。椿萱双谢，堂奥无人，凭棺一号，而千愁万恨，与泪花齐胎，则长呼其亲而哭曰："儿之婚事，一误再误，儿知父母之怀，未尝不一伤再伤也。儿恶曼娘，儿恶素娘，儿知父母亦未尝不恶之也。父乎母乎，睹儿夫妇之交恶，大足伤怀，父乎母乎，为儿婚曼婚素，固爱儿也。曼若素之不贤不德，岂父母所及料哉？由今思之，儿甚悔太执拗，未解将错就错，勉尽夫妇之道，一索得男，再索得妇，父母庆抱孙，老怀当大慰。儿奈何计不及此，以重父母之忧。只今孑然一身，不老而鳏，父乎母乎，夜台之下，睠顾孤儿，苟鳏以终，王氏将无后矣，父母其何能瞑目？嗟乎，父母倘徇儿意，降格娶环娘，儿决其必能得堂上之欢心也。阿父阿

母，当为之含笑，或因之能引天年，未可知也。嗟乎，环娘固父母之所拒绝者也。儿今日乃敢提及之耶，甚矣。儿之忤逆也，父乎母乎掉头不顾，弃儿而长逝，孤儿失怙恃，尚有儿微生趣耶？儿欲从父母入泉台，儿知父母又必怒我。父母固望儿终丧而后，取妇生儿，父母必不许儿殉身也。儿休矣，悲从中来，丛生心病，儿之来日，其能长乎？”可青一席伤心话，予或亲聆之，或闻之于王荣。可青居父母丧，王荣每语予曰："公子哀毁甚，公子憔悴甚，饱暖饥寒，膜然不觉，强之衣衣，强之食食，奈何！"

可青生活于泪世界中。梅子含酸，莲心抱苦，辛酸悲苦，酝酿成泪。其在白昼也，犹有相知如予者，时往其家，杂鼓话潮，为之荡涤哀情，每作解颐捧腹之谈，冀其破涕，然而可青未尝现齿。追夕阳西下，无那黄昏，可青以独影伴双柩，其酸楚悲哭，乃益甚焉。可青之姑，知老苍头王荣颇忠诚，颇爱怜其小主，遂令袱被就可青榻下宿。可青之夜况，洋洋盈王荣之耳目间。每以语予，相与咨嗟叹息。

长夜漫漫，正吾人领略黑甜乡味时也，而可青则长吁短叹，啼号啜泣，见霜见月，听风听雨，都足伤心。有时泪尽神昏，睡魔乘间来袭，则又梦长梦短，梦母呼母，梦父呼父，梦环娘则呼环娘，一呼而梦醒，醒而母无有，父无有，环娘无有，而哭声又纵矣。可青多泪，可青多梦，不及一年，心丧矣，病狂矣，人益瘦矣。目常固定，瞪然瞠然，时仰首视天，倏歌倏哭倏笑，歌有泪，笑亦有泪。予与之语，往往所对非所问。一日，忽引镜自窥，忽掣并州快剪刀，诛其发，三千烦恼丝，断者半。王荣急夺之，渠大笑。咄嗟，可青之发，修者如寿长髯，短者如阿瞒须，披拂于肩背眉额间，状乃如鬼。王荣曰：

"束之。"可青辄解之。未几而发之长者，又被髡于无情之刃，可青乃如苦行之僧。呜呼，可青断发，岂悟道耶，岂欲斩断情丝，俾六根清净耶？使可青而果狂也，非狂也而悟道也，悟道而从此跳出情关也，则自是而后，渠可无所悲，无所思，无所苦，而得以善终矣。嗟乎可青，其末日之惨，乃竟等诸环娘。阅者诸君乎，须知可青之末日近矣。

可青病狂，积久而颠意益高，不进饘粥，日纵饮。予阴嘱王荣，失意人不宜多饮酒，酒……伐性蠹脑之利器也，当靳勿与，日以一壶为度，则无伤耳。且酒岂足以充饥，日宜强之食，不食则涎以酒而诱之。王荣如予言，靳可青酒，可青辄大号，而再而三。可青亦知怒，提壶击王荣，几破额，王荣不敢复靳酒，纵之如初。强之食，辄弃掷呼曰："鸡……鸡犬……犬，嗟来食。"予初疑可青之狂，阳狂耳，则又授计于王荣曰："盍以茶当酒试之。"王荣有难色曰："不又将飞壶掷人耶？"予乃自往试之。一味碧螺春，可青竟以为酒，王荣试之亦然，予乃知可青真颠矣。由是令王荣，日以一壶酒享可青外，便进以牛乳米饮曰酒酒，可青果一一皆以为酒。夫牛乳若米饮，固皆养品也，日以饮可青，可青虽不饘不粥，得此亦聊胜于无，幸不至饥饿而死。

可青一日方饮酒，含酒在口，嗤然一笑，大呕唾，咯血焉。自是每饮辄作恶，辄呕唾，呕唾辄有血。速医以药，药苦口，而可青津津若有至味，殆亦以为酒也。进药十余度，咯血益频。医者曰："疾不可为也。"嗟乎可青，自得咯血疾，骨柴面色菜矣。一夕，中夜呼酒，王荣于仓卒间，安所得牛乳若米饮，不得已以酒进。可青饮次，忽于书城中检出予父所赠之虞山画本，曰："是下酒物也。"王荣侍侧，属而目之。可青顾至

西城楼阁图，忽向楼中人招手，……点首，呼妹妹，喃喃作语呓，一时亦哭亦歌亦笑，进酒无量，而咯血亦称是。

第二十三章

末　日

可青得精神病，可青为废人矣。一家无主，政也谁操？可青之姑，乃挈夫婿来居，主阃内外事。其姑曰韵琴，姑之夫，费其姓，字斗南，五十许名孝廉也，儒也而兼习医，医宗西术，遂以治疯人者治可青。于是可青日需之饮料，茶酒、牛乳、米饮而外，又益之以药水。药水不为功，血花依旧落，而可青益颠。天雨，可青必哭曰："天雨我亦雨。"天风，可青必啸曰："天风我亦风。"月明，可青必扬手擎镜曰："月明我亦明。"月黑，可青必坐幽灭烛，曰："月黑我亦黑。"夜闻鸮，朝闻鸦，则切齿怒目曰："此高曼云之声也，此素娘之声也，胡为乎来哉？"而闻莺歌燕语杜鹃啼，辄趋出作承迎状，必曰："环妹，某在斯。"呜呼，可青病其心而至于狂也。情魔之为厉也，此情魔者，或即环娘之魂乎？

可青之父死，而父之宠仆王升，益肆无忌。韵琴以丧中多事，姑容之，资以为熟手，事易举也。然王升每偷闲酗于酒。一夕，大醉卧中庭，庭左即可青之卧室。是夜月明，梧桐枝上，杜鹃三两声。可青由卧室趋于庭，曰："环妹，某在斯。"王升应曰："环娘乎，环娘死矣。"某月某日，环娘如何死，环娘之母如何死，醉话絮絮，秘钥都开。嗟乎，孰谓可青疯，只此一声霹雳，惊醒疯人，可青仆然倒，首触树几碎，半身适枕

醉仆之腰。王升大嚷，王荣仓皇奔赴，急呼："公子，公子！"斗南亦闻声来，骇问故。王荣亦不能悉，相将扶可青入室。斗南救之甦，可青大哭曰："王升告我，环娘惨毙久矣。"既而笑曰："好了好了，干我甚事。"斗南曰："王升醉语不足凭，君宜自爱。"可青应曰："然。"绝无疯意。是夜可青无恙，而斗南忽以惊而病。

其明日，予方起，校役遽引王荣入。与语未三四，予忽得家书，封面大书曰："速……速。"予急启视，则阿父腹疾剧，促予归。嗟乎，予归心急，方寸乱矣。乃促王荣尽其辞，予知可青之末日，愈逼愈近，然无暇一往存问而劝慰，匆匆数语，嘱王荣看护公子勿稍懈，为我致声公子，今日暂别。王荣垂头丧气而去。予匆遽言归，归侍父疾，七日而疾止，又旬日，父乃平安如恒。予归凡旬有九日，乃上姑苏台。此十九日中，王可青之消息绝不一至，然则可青必无恙也，不然，彼费斗南者，固知予为可青之好友，当知予之悬悬于可青，可青苟有他故，斗南必驰函告我矣。今无之，可青殆无恙乎！

予至苏台，遽造可青之庐。咄咄怪哉，可青安在，王荣安在，斗南又安在？怪问王升，斗南病，不能兴，而多愁多病之可青，则于予得书趋归之日，忽作白门之行，王荣随焉。予大骇："往金陵耶，欲何为？"王升曰："公子谓环娘死，当往一祭其墓。费爷时已卧病，琴娘力沮公子，公子不听。琴娘无如何也，乃命王荣随公子行，而多所叮咛焉。"予嗟讶而出。嗟乎，可青一身都是病矣，尚堪跋涉长途耶？幸有王荣在左右，或能护持可青，平安以至于归也。然而环娘惨耗，不幸终入可青之耳，此去……大可虑。予当时悔不暂缓须臾，阻可青之行也。然王荣殊愦愦，当日何不以此告予，抑王荣来时，可青尚未吐

行意耶？

嗟乎可青，予曩以一封书致其父，幸从此重谋人面，朝夕过之，补从前契阔之情。方是时，渠父无恙也，渠母无恙也，然渠已如楚囚，辄对予而泣，泣且语曰："而今虽出入不禁，自由稍复，顾心灰意懒，不欲从子游矣。虞山依旧，尚湖依旧，美人之楼依旧，呜呼，予与汝当日之游也，一年容易春又来，游春队里，从此无我矣。"未几而居父母丧，于是可青蛰居培户，逾百日，予每强挈之出游，可青必泫然曰："游乎，予休矣。"指堂上双柩曰："有如此棺，会当舁予而出耳。"及其病狂而后，可青真个休矣。予以为蚕僵于茧，更无出世之日矣。咄咄可青，往白门果何为者哉？

予日盼可青归，从而日往探其家，忽忽又五日矣。时斗南已自病中起，相与论行人之吉凶。可青此去果无恙，当归矣，今未也，势不佳矣。又二日，予方午餐，校役忽持片纸付予。予阅之，为之废食而起，向管理者乞半日闲，匆遽出门去。诸君乎，片纸作何语，出门予安往，予言未出于舌，笔尖已有酸意。嗟乎可青，……嗟乎可青，……纸片飞来，可青之噩耗也。阿侬出门，往吊可青之丧也。可青以病死乎，以狂死乎，终于寝耶，死于客耶？呜呼惨，呜呼惨，不得终于寝而客死，且不得死于病死于狂焉，死于病狂，是犹得以善终也，而孰知可青竟不得以善终。

哀哉可青，去作白门之鬼，竟不生还。予览纸上之噩耗，身似蘸著些儿痛苦，麻上来也。其文曰："某年月日，公子王可青以情死于金陵客次。某日，家祭。家人王荣飞报云云。"咦，……可青……痴绝……凄绝，毕竟死于情耶，不死于父，不死于母，毕竟死于环娘耶？至其死状何如，会当问诸王荣

耳。

生刍一束，我吊可青。是日适重九之前一日，风雨满城，其声如哭。予甫入丧家门，便开烟世界。烟中人面，都作惨澹凄凉之色。其姑韵琴哭于堂，姑外无他人焉。姑之夫斗南，咨嗟于灵床前，床之前无吊者焉。予为吊者之第一人，下拜而泪自泫然下，起而搴素帷，揭长眠人之面障，不觉悚然退数步，长呼一声曰："可青，汝死竟若是之可怖而可惨耶？噫，……环娘害汝，非环娘，实王升害汝。王升不醉，醉不失言，汝必不至此。"斗南曰："然。王升实种恶因，昨夜二鼓，可青之尸归，王升即于此时亡去，殆惧罪而作金蝉之脱壳也，狡极矣。恶极矣。"言次，哀乐齐奏，夺却语声。予出就厅事，欲觅王荣问长短，王荣不知安往。时吊者渐络绎来，予即反客为主，助斗南送往迎来，吊者无不曰："惨，惨。"

雨势郁烟，雨花作泪，丧家情况，倍觉凄凉，益之以函人丁丁伐木声，乐人奏乐声，帷中哭声，堂上人骇诧叹息声，平添无限之悲感。予与可青，固好友也，可青之不得意事，予固知之审者也，能不为之一哭哉！彼素娘，非可青之继室耶，彼方伯，非可青之犹岳耶，然而于可青之死，报之以耗而吊祭不至。嗟乎，人之无情，一至于此。……予默叹之顷，王荣手挟束帛，帛色素，与其白髯同作可怜色，见予遽哭失声曰："惨惨，公子之死。"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苍头雪涕，絮语宣哀。其言曰："公子出门时，含笑诏予（王荣自称，以下准此。）曰：'王荣，舟中多载酒，供予饮。'予曰：'诺。'乃携酒一斗，药水十瓶。琴娘送公子，及门而止，叮咛道：'珍重，盼汝早归也。'公子点首曰：'我去矣。'无他语。既登舟，便呼酒。予斟一杯进，饮未半，忽举杯掷于河曰：'红友，予与汝缘尽于此矣。'予大骇，则反提壶而劝焉。公子泪如雨，发语无头绪，都凄凉曰：'天乎，生我何为？'曰环娘，倏又易其称曰环妹，其知予之来耶？呜呼，如公子言，公子伤于情耳，何尝狂。

"既而公子忽又带泪而笑，笑而又呼酒，连举数觥索不休。予阴以药水和酒进，既更纯以药水进，公子悉以为酒也而饮之。然则公子又狂矣。倏狂倏不狂，倏哭倏又笑。予试指点两岸景物，引公子观，公子辄问予曰：'汝见环娘耶，环娘安在？'如是数晨夕，公子无日不饮酒，无日不咯血，无日不笑，亦无日不哭，无日不狂，亦无日狂。在途之第五夜，公子忽索笔索墨，予对以忘却携将来。舟子应曰：'有有。'摸索久之，得砚一，砚缺角，得墨一，墨断头，得笔一，笔蓬蓬然秃其锋，以奉公子。公子曰：'纸。'予奉以片纸。公子曰：'片纸能写几行字，取大者来。'予不知公子将何所书也，或者其借此消遣

乎，是亦大佳。因更以素纸一幅进。公子一手抚纸，一手握管含毫，予为之磨墨焉。墨未浓，公子忽掷笔大哭，竟夜不寐，亦迄不下一笔，成一字。其明日，公子忽甚宁静，貌沉吟，若重有所思。予循例进酒，继以米饮，公子曰：‘此米饮也，非酒也，汝何欺我？’异哉，公子忽又不狂矣。公子沉吟者累日，时据案，数援笔，又辄搁笔。予乃进词以劝曰：‘公子在病中，勿用心太甚。’公子曰：‘然予思睡，予四体殊不适，汝盍为予按摩之。’公子言然，然则公子诚不狂也。

“嗟乎公子，畴昔其人如玉，如何一瘦如刍。予为公子按摩之顷，而惊其肉之削，骨之突也。公子叹曰：‘王荣，汝事我甚善，汝老矣，予竟将先汝而死，当亦汝之所不及料也。’公子语至此，呜呜而泣，予亦下涕。嗟乎公子，气逆血来，却又梗喉不吐，气几不续。予急扶其半身起，拊其膺若背，呕血十余口。公子惫甚，闭目偃卧，气息咻咻，然数数瀹汤饮之，竟夕侍公子侧，不敢假寐。心旌乱摇，达旦忘睡，此时苟有医者，予急欲一问公子之疾，可无虑否。不情哉天也，夜方中，凉飔起，声势渐猖狂，鼓吹江湖，作不平之声，万个潮头，倏起倏落，舟簸扬如箕中尘土。公子曰：‘予头昏晕甚，予折衾替枕。’既而又以为终不安妥，则以予肱为公子枕。天明，风势息，公子乃得安枕。日晡，予仍饮公子以米饮。公子曰：‘予颇思粥。’予乃大喜，公子进食，是生机也。予煮粥成，公子尽一盂，及夜亦然。是日也，公子未嗽未血，予更喜，以为昨日十余口血，空其积矣，以为举其满腹之牢骚哀怨，一一化血，吐个净尽矣。予以为公子不狂，公子不咯血，公子且进食，公子无虑矣。呜呼，孰知入夜，而公子之状又变，兀坐对孤灯，则又沉吟，则又若重有所思，则又泣，泣甚而哭。哭已，命予磨墨展纸，公子振笔

书，书且泣，泪滴滴坠纸上，泪湿纸透，墨着泪化，一片模糊，而公子不顾，笔再搁再援，泪千点万点。予苦目不识丁，不知公子纸上作何语，但见其由数行而数十行，由数十行而百数十行。既而掷笔自语曰：'可青……何苦来！'遽举所书付一炬，则又一阵哭，而血潮幸未来。

"其明日，公子又易一状况矣。口喃喃诵《多心经》三复'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句。咄咄怪哉！忆昔公子闻人诵佛，辄曰：'其愚不可及也。'今胡为忽诵《多心经》耶？公子自是日起，不复进酒，酒亦剩余无几矣。而瓶中药水，则亦罄其半，其半则于前夜遇风时，舟动瓶相击，倒而尽碎，涓滴无存矣。

"公子不饮不药，而进食有加。逾三日，迄未一咯血，亦迄未一哭。予方且额手为公子庆，公子之诵佛，殆澂心涤虑，于以养息也。窃视公子面，其神色忽若生动，予于是乘间作种种慰藉之词，引公子入乐观之境。公子闻之，时点首，间亦力撑双眼，向江天一放远光，貌若有几分乐趣。予敬暖酒一杯，劝公子饮，公子问：'酒余几许矣？'予曰：'仅得三四杯耳。'公子即置不饮，曰：'善藏之，留此余酒，将以一奠环娘。'……公子语至此，则又悲从中来，即又纵声一哭，血亦随至，满地落红，一张吻则又十余口。是时也，舟已抵石头城下，舟人入白曰：'至矣。'公子曰：'至矣乎，起去起去。'顾予曰：'至矣，纸钱安在，麦饭安在？烛……酒悉备，无或缺，汝携之，导予先赴薛环娘之庐。'予曰：'公子方咯血，宜稍养息，且公子病躯，何可徒步，当以肩舆行耳。'公子必不可曰：'环娘待予久矣，非即往，非徒步往，不足表予心一片诚也。速起，……速导予行。'予不获已，乃扶公子上。可怜公子，弱不胜步，

欲呼舟子同登，可左右扶掖公子行。奈一个舟人上陆，则舟谁留守。予乃一手携祭物，一手扶公子，且令公子手予肩，步步行迟。行未半，而公子已喘，暂息道左。予席地坐，而扶公子坐予膝。秋风一路，凉意袭人，公子病人，其何堪此。既前行，问讯薛家门巷，知者曰：'嘻，薛氏无人矣，夜闻鬼哭耳。'公子放声大哭，惊其四邻聚观焉。彼王升，非薛之邻耶，予乃呼曰：'此王公子也，谁为王升妻，趣以座来坐公子。'群中一中年妇应声去，捧一短竹床至，相将扶公子坐。公子哭良久，血又来，含血问人：'环娘已葬乎，其墓安在？'妇曰：'葬矣，其墓去此不远。'公子曰：'汝速导予往。'时公子惫甚，不复可徒步，乃即以竹床舁公子行。助予舁者，为王升弟。未几，至环娘墓，墓在丛冢中，黄草白杨，如临鬼域。时有尾予等往观者，老幼十数人，予设奠焚香，扶公子拜。公子亲奠酒焉，其哭之第一声曰：'环娘，……我负汝。'

"苍凉夏冢，情鬼来馨，酸楚秋风，书生沉痛。可怜哉，公子之哭祭环娘也，口似桃花之洞，血雨缤纷，眼翻沧海之澜，泪潮汹涌。哭良久，公子晕矣。是时观者逡巡去，王升之弟亦不知安往，惟其妻独留不去。予也千呼万唤，揉公子胸，捶公子背，良久乃苏。予曰：'公子恸矣，死者不可复生，公子毋自苦。竹床在是，公子可下船矣。'公子忽若释然者，翘首作四顾状，曰：'此间殊清幽，野菊数丛，似对人而笑。王荣，……汝盍以祭余之酒，一浇予块垒乎？'又顾王升妻曰：'劳汝导予至此，环娘有知，亦当谢汝也。'斯时也，公子命移竹床，坐丛树间，举杯徐饮，命予采二三野菊，试其香否。尽一杯，公子微笑，点头叉手，口作咿唔声。忽低语予曰：'汝速返舟，取钱二百，且携笔墨来。钱酬王升妇，笔墨我欲一用，将题诗

于墓上，留千秋纪念。然后归舟，未为晚也。'予踌躇不欲行，而公子怒予以目，予乃从公子命，嘱升妇曰：'嫂……为我暂侍公子，去去便来。'

"予循途归舟。予老矣，足不能从心，欲速不能即达。相距里许耳，行行不至，似隔天涯。抵舟，稍缓喘息，匆遽取物上。行未数十武，前途忽有呼予者，视之，则王升妻也。予大惊曰：'嫂胡为来此，谁侍公子者？'渠曰：'公子命予来此，谓被酒觉衣单，舟中有紫罗袄一袭，烦汝为我取将来。'予闻妇言，乃以银二百，笔一墨一砚一纸一，转授之，促之先行。予复下舟，挟衣急上岸。努力疾行，及半途，追及王升妻，盖渠束足，行更蹇于予也。予遂先抵环娘墓，竹床在，酒杯在，咄咄……公子安在，公子安在？嗟乎惨哉，公子……缳首……缳首悬树间，舌出于唇，双目未阖。予失声号曰：'公子！'急登竹床，急解救，急切不能措手，十指忙乱。带解，公子坠，抚之僵矣，而额而胸，冷却矣。嗟乎，公子死矣。"王荣语至此，哭……。予下涕，一时听者，无不咋舌蹙额而摇首。惨矣哉，可青之死也。予知阅者诸君，当亦为之欷歔叹息，有泣下者矣。

题　跋

神州茫茫，众生沉沉。多少痴男女，低首下心，梦梦焉投诸情网。万劫千磨，不稍觉悟；沉沦苦海，何日超生？然而我佛多情，岂忍袖手？顿开觉路，盍早回头。亚西亚洲之东有人焉，恒借题说法，编行小说，普救一切众生。斯人为谁？曰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吴双热是。先生既以著作说部，默化世人为己任，无如世之人罪孽深重，灵光将绝，知非寻常文字所能收效，乃复闭户焚香，聚精会神，别著一种《孽冤镜》，以与天下有缘人相见。苦心孤诣，说法度人，目之为救生船也可，奉之为如来偈也，亦无不可。凡我善男子，善女人，盍归乎来？

绍兴孑汉杨无我跋

（本篇校点者：孔沂澜　责任编委：章培恒）

賈玉怨

李定夷 著

目　　录

序　一

呜呼，情天迷离，恨海惝恍，彼苍苍者，何使人之多怨耶。自古好事多磨，夙愿难偿。有情人情挚，则怨不期而生焉。其怨之发于得失荣辱者，以予视之，皆卑卑不足道。长沙赋鹏，昌黎送穷，人徒以其文之幽愤沉郁，遂谓有深怨存乎其衷。予独谓其自嗟不遇而已，非怨之真且挚者也。

其怨之真且挚者，则有蛾眉见嫉，白雪寡和，求偶不谐，怀情未遂，其怨也，几于孤愤，亦有佳人已属，而见夺于豪强，同心甫盟，而受制于严父，则其怨也，沉痛而哀；关山万里，两地飘零，红豆春肥，青苔秋老，望美人兮，梦魂萦绕，则其怨也，以生离；缘悭命薄，人随秋萎，玉陨珠沉，形向梦寻，歌成黄鹄，莫招夫婿之魂，镜掩青鸾，空怀倩女之影，则其怨也，以死别。虽所怨各殊，而要皆发乎情之至者。至若墨客所歌，骚士所咏，遗音在耳，寝兴存目，则有悼亡之怨；空帏自怜，抚衾太息，则有遗蓼之怨。推之兰秀菊芳，怀人不忘，汉帝之怨也；离秋已两，聚日无双，天孙之怨也。真情深怨，鳏寡孤独无论矣，即贵为天子，达称仙人，且不免焉，其他可胜道哉！

至小说家言，半皆怨史。《石头记》一书，尤为写怨而作。茜纱窗下，焚稿断情，潇湘之怨，其最深挚也。太虚重梦，大

荒问禅，则李代桃僵，宝玉亦有深怨乎！迨夫通灵返真，公子云往，孤衾独抱，空帷谁怜？生离之惨，尤甚死别，为宝钗者，怨何如耶。予尝推作是记者，有深怨而无可泄，托焉而为之，亦以鸣其孤愤而已。岂借兔颖为儿女写艳史、公子证痴情哉！其然乎，其不然乎？

吾友健卿，著作等身，近出所撰《霣玉怨》示予。予以其书情之挚，而怨之深也，弗忍卒读。然其书所述，与予所见若合符节。书中主人，始则相见有素，遇合无缘，吾所谓孤愤之怨也。继则慈母云亡，妖姬工谗，父也不谅，强婚腹贾，吾所谓沉痛之怨也。既而阳关骊歌，征衫肠断，陌头柳色，少妇销魂，吾所谓生离之怨也。终且噩耗横飞，芳心寸断，舍身以殉，魂归恨天，则死别之怨始焉。予喜天壤间有与予说同者，因为之序。至其曷为而作，则著者自能言之。若以向者推作《石头记》者之意例之，则著者为何如人，而独无所托乎？壬子季春梁溪海绮楼主人序。

序　二

盖闻牝鸡司晨，君子有败家之喻；女子难养，圣人有不逊之箴。是以掩袖工谗，骊姬乱晋，入门惑主，武后倾唐。史姓艳妻，若翁内嬖。巧翻鹦舌，辟开离恨之天；惊散鸳魂，倏起无边之浪。赤绳误系，叹凤倒而鸾颠；红豆相思，怅香消而玉碎。浮生一梦，遗恨千秋，悲乎痛已！

当夫兰陵公子，京兆佳人，言订同心，情深啮臂。玉人卫玠，方慕乐广之清；荆布范云，遽反江郎之聘。简婚钟母，爱在兵儿；觅婿孟光，欲媒贤士。读彩凤随鸦之句，怨火冤霜；诵女师德象之篇，红冰碧血。贞姜守字，不弃约而背盟；崔妹登车，为乃兄而代嫁。虽段妃不婿凡子，始愿获偿；而少君既许鲍宣，有怀未遂。娲皇已渺，畴补情天？精卫无存，难填恨海：良可伤也。既而浮花浪蕊，抔土长埋；莲幕碧鸡，试才中撰。胆腹而乐观逸少，登席而喜得延明。既嫁叔隗于赵衰，又托小乔于公瑾：亦云盛矣。乃慕容之姊，未卜双飞；而窦氏之屏，竟亡二雀。多情欧九，怕咏小姨旧婿之诗；才辨女伦，耻诵阿妹申情之赋。并州小试，除尽青丝；岛国重游，携归白骨。何来暴雨，侵蚀满树梨花；底事狂风，吹皱一池春水。

从此云收雾敛，带断钗分，或辟谷而学仙，或截发而守志。红颜命薄，叹造化之弄人；白乐缘悭，伤天涯之知己。崇山峻

岭，历尽幻境千重；月貌云裳，等诸昙花一现。本非怨耦，能不怆怀！仆亦恨人，难言心事。睹江淹生花之笔，倏尔涎流，读子山思旧之铭，泫然泣下。词惭猞骆，敢言元晏之文？歌称帝子，用吊湘君之墓云尔。民国三年孟夏刊沟刘铁冷撰

序　三

嗟乎，缕缕情丝，茫茫情海，情之发生在何时乎？吾知浑噩鸿蒙，地球未辟，天地未有，人类未生以前，情已蕴蓄动荡于其中。动荡不已，于是澎湃汹涌，云谲雷奔，而地球辟，天地分，人类出。然则情之发生，历史最古，热力至大，流传漫布，亦至广且巨。在《易》为乾坤，在《诗》为男女。无论古今中外，孰能离此情网而独立？

情既赋人最早，宜乎好月常满，爱河不澜。乃孽雨阵狂，名士有坎轲之感；情海波恶，佳人有偃蹇之嗟。抑独何欤？诚以不有孽障，不见真情。当情芽怒茁，情根勃生之际，往往萦结于心而不可解。求之不得，则凄凉感喟，举目悲观。凡世间安富尊荣之念，室家性命之怀，举不足以扰其心而烦其虑。而所谓情也者，则形之梦寐，悬之心目，纵珠碎玉沉而勿惜，何其情之真且挚也。

余友李健卿氏有《霣玉怨》之作，缠绵悱恻，哀艳凄馨，极悲欢离合之致，因读之有感焉。情之生也发乎情而止乎义。杂以门第之见，而情失其真；出以勉强之心，而情失其挚：均非所论乎情。至若齐眉有约，啮臂可盟，而秋水伊人，天涯咫尺，一憾也；骊姬密语，芦花变生，二憾也；奈何天出，魂化香消，三憾也。天既予人以情，而偏不予人以圆满之爱情。情天莫补，

恨海难填。天其设此颠播流连之局，以见夫真正之爱情终始不渝，而有别夫荡与淫之非情者耶。志之简端，亦以见君之此作，将揭示真正之爱情，以愧夫世之采兰赠芍，始合终离者。是为序。民国三年夏娄东东讷沈章撰

霣玉怨题词

铁沙天一

绵绣撑胸，芙蓉晕颊，世间艳福谁叨？红叶传题，忽惊萱谢堂坳。良缘早被秋娘妒，问鸾凤（凰）何日同巢？恨难消。半在心头，半在眉梢。　青城云散春含笑。喜重婚对约，两美相招。紫电东飞，罡风误打纤条。归来已是香魂杳。怕旁人说着梅娇 。最无聊，月冷秦楼，蓦地闻箫。（《庆春泽慢》）

包醒独

蓦入情天里。忆当年相逢花下，绮怀兜起。怜我怜卿真艳绝，妒煞蘅园桃李。早准备诗赓宴尔。争奈命宫磨蝎坐，撼风波好梦随流水。耐艰苦，枉然耳。　而今往事休论矣！叹佳人红颜命薄，怨生愁死。玉碎香销空涕泪，赢得千秋哀史。更双树摧残连理。凤只鸾孤成舛错，美因缘结果偏如此。身世恨，两无已。（《金缕曲》）

何子恨

我侬生小，与江郎同病，寸肠丛恨。最恨才流偕彼美，终古两般薄命。翠被千欢，钿车双笑，毕竟空花证。落红多少，拂茵怎敌沾溷。　便是绮闼璇闺，幽姿窈窕，浓福天都吝。絮咏椒词纷锦藻，一霎罡风吹尽。采凤随鸦，离鸾别鹄，各有闲悲愤！即今纸上，泪花血点犹莹！（《念奴娇》）

胡仪郑

人生磨折难消受，家庭恨事恒八九。史家有女字霞卿，璇闺待字贞独守。兰陵词客为知音，红丝缔就烦恼侵。骊姬祸及女公子，百方阻难两分襟。邑中纨袴艳女色，父为改字计良得。女嗟泣兮不欲生，庸人扰扰事方息。命宫磨蝎殃更来，词人有弟祟台骀。阿兄省视重洋外，讹言屈子堕江隈。霞卿闻耗心似割，如蚕缚茧排不脱。须臾毕命赴黄泉，家人奔集徒嗟咄。吁嗟乎，玉折兰摧却为谁？归来词客心衔悲。情天恨海无终极，书空咄咄枉踟蹰。词人一门两昆玉，文章誉噪云间陆，兄曰绮斋弟绚斋，眉山轼辙相追逐。霞卿有妹字碧箫，君辛若宪称阿娇，史翁掀髯顾而乐，笑语居然媲二乔。霞既字绮碧字绚，儒林列女堪合传。不图霞逝绚又亡，两家骨肉辄生变。翁愿为绮续鸾胶，季女将占归妹爻。绮曰不然碧曰否，草草丝萝曷解嘲？使君守义罗敷节，士女一般心似铁。大姨夫作小姨夫，欧阳艳史羞称说。吾读斯编意惘然，镜花水月了前缘。钗钿留作他生证，一笑相逢何处边。

杨南村

如此江山眼倦开，著书且付劫余才。兰因絮果伤心史，人静灯炧写一回。

坐拥书城不计年，陆沉如此也英贤。凭君一管生花笔，补出人间离恨天。

陈索然

好梦由来多是幻，蛛丝马迹种愁因。珠香玉笑今消歇，一读离词一怆神。

七尺躯壳三寸相，堕尘有相总堪叹。罡风吹断情丝渺，色色空空镜涅槃。

蕉心唾碧娇无那，憔悴菱花吐瘦姿。锦瑟成灰螺黛黯，好从悱恻孕相思。

莽莽周天三十六，最大方隅离恨天。情界痴儿多似鲫，何须共话泪珠缘。

叹人生，情怀血泪，一霎间，都倾掉。佳人才子无今古，同是一般潦倒。敦夙好，便文字因缘，摧折知多少？归期何早！愿棣萼春回，桃夭风暖，莫使容颜老。曾记得，当日琼瑶未报，顷刻帆樯已杳。鸦鸣鹊噪声声应，似诉行人昏晓。勤祈祷，怎谁料风波未许寻归棹。梦魂萦绕。问絮果兰因，何年重证，携手长安道。（调寄《摸鱼儿》）

第 一 回

叙家世兰陵推望族　求学问沪渎肇前程

旅馆凄凉，孤灯永夜。俯仰身世，百感纷投。时而遐想，时而唏嘘。窗外凉风，扬抑鸣虫，啾啾唧唧，如助予之叹息。呜呼诸君，此非秋夜况味乎！予尝之稔矣。无已，启户出室，独步庭前。明星皎洁，银河在天，高桐几株，摇落殆半。秋声所播，凉阶叶满，簌簌作响，令人悚然。转念间，忽起故园之思，因朗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凄凉之极，几不成声。

步移时，复归室，效欧阳子夜读。披案首《石头记》，至黛玉焚稿断情一回，不禁废书而叹曰：“佛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诚其然哉！以怡红之悃款，潇湘之缠绵，重以中表旧谊，木石前缘，自当在天比翼，在地连理矣，而卒之谷则异室，死不同穴，宁不可伤？虽然，就令两人果如愿以偿，成了眷属，亦不过享数十年繁华春梦，百岁而后，同一归于香销玉碎耳。

成与不成，同是一梦，又安所用其伤耶。矧其成也，仅足使后人羡其艳福，转不如其不成，尚有千秋墨客、词人凭吊之，仰望之。”正感喟间，猛忆亡友刘绮斋事。花残月缺，总属无缘；秋露春风，只余痛泪。桃花流水，多情毕竟无情；玉陨珠沉，好梦转成噩梦。敢支不文，爰纪其实。多情之士，盍乘春风秋月之余闲，而卒读吾书。

诸君，予笔未及正文之先，有言欲先为诸君告：夫人非木石，谁能无情？情也者，固吾人天赋之特点也。然而运用之方，每因人而异。大凡人格愈高者，其用情亦愈挚。试观古来英雄豪杰，临之以刀锯鼎镬，不能动其毫末；诱之以富贵利禄，不能淫其心志，惟于“情”之一字，终鲜超然解脱者。以喑哑叱咤雄霸西楚之项王，而溺情一虞妃；以光明磊落庙食千秋之韩王，而倾心一梁姬。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兰因絮果佳话流传。然造物弄人，未必尽如人愿。情因恨果，演成悲剧，则或赍恨终身，抑且甘以七尺肉躯，牺牲于是。多情如此，转不如太上忘情。读吾书者，其感观为何如耶？

绮斋，兰陵人，姓刘，名彝。刘为兰陵望族，前清乾嘉之际，台阁翰苑，鼎盛一家。顾自咸同而后，门祚衰薄，家计萧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侯门中衰矣。绮斋幼失所怙，既无伯叔，仅有弟，号绚斋，少绮斋四龄。母夫人陈氏，大家淑媛也。食贫茹苦，以长以教。绮斋韶龄颖悟，读书过目不忘。银蟾窥窗，铜壶漏永，辄闻若夜读声朗，朗朗如出金石。吾家千里驹，戚党固无不健羡。偶讽青莲、长吉诸集，即能规抚成诗，略涉《文选》，便工词赋。年十三，游泮水。倚马千言，里党交誉之。使者大为称许，特召入署，勖以“努力进取，步武前贤”等语。由是文名噪甚，一时缙绅先生，争相罗

致，甚有求为委禽者。顾绮斋别有怀抱，胥婉辞却之。尝语人曰："强国必自改革陋俗始。吾国早婚颓风，亟宜禁革。使此风而不息，中国之弱正靡已时也"。居恒喜骑射，又尝语人曰："文胜则靡，武胜则折，文武相济，斯是全才。"其语均深为时人所钦服。于此足以觇其人矣。

时邑中同人，以方今海禁大开，华夷一家，礼让往还，学识交换，胥当习其语，通其文，于是创设英文学社。绮斋预焉。间语其同学曰："通其文，诵其书，他日采彼之长，补我之短，吾所志也。若夫习一二英语为口头禅，炫人听闻，甚至为虎作伥，甘受奴隶牛马之辱，若而人者，吾深耻焉？"逾年，负笈梁溪，入某学校，焚膏继晷，更极精勤，以故大比、小比，辄冠其侪。校师尝誉之曰："蛟龙非池中物。才如刘生，异日成就，何可限量。"其学问又可想见。

年华迁流，疾于飞矢，绮斋负笈惠麓，忽忽三载矣。是岁以冠军毕其业。私心之愉快，慈怀之欣慰，自无待言。顾家庭属望，期在深造，绮斋亦恐所学谫陋，不足有为，乃复游学沪上。陆机入洛，才名藉甚，闻名求交者，踵相接也。校中故注重科学，门类繁多，竟日寡暇，绮斋独于更深漏尽时，复浏览诸子百家言，偶有所疑，则反复辨诵，或至竟夕不寐。一若学贯中西，犹恐为二十世纪潮流所淘汰者然。以故偶有所构，老师宿儒辄击节称赏，自叹弗如。一日，校长召伊过谈，询以委禽也未。绮斋据实相告，校长因为介绍于同邑某氏。某固兰陵巨室，与校长有素，校长见绮斋文采不凡，家计又清贫，谅无不从。乃〔不〕知绮斋绝无荣利心，素稔某氏多行不义，竟婉辞却之。一时同学佥称其风节焉。

绮斋生平多文士交。作者与有抚麈之好。每相过从，香茗

一杯，清谈忘倦，兴之所至，间或赋诗唱和。俯仰身世，纵目河山，绮斋每发为沉痛抑郁之语，《离骚》《寄愁》《小雅》多怨，盖备之矣。然偶有所成，辄散弃之，意为率尔操觚，玩弄文墨耳，绝无价值可言，故从未珍惜也。余惟忆其咏菊四章曰：

浓艳何如冷淡宜，年年辛苦强支持。
名花饱著秋霜后，犹似岁寒松柏时。

也曾磨折历风霜，独具英姿冷亦香。
不与群芳斗颜色，宁知献媚学新妆！

风风雨雨入秋来，愁迫芳心强自开。
修得几生仙骨相，依然消瘦可怜才。

自甘淡泊寄浮生，天地吾庐旷世情。
任尔摧残心不朽，黄花晚节更坚贞。

读其文，知其人，读其诗，尤足以见其志，固不待余之次第笔述。绮斋一生之际遇，读者或能先以悬想得之矣。

第　二　回

胜地游春情因巧种　　深闺待字母教文明

柳絮摇空，桃魂吐艳，几番风信，报道春三，又清明时节矣。粘天草碧，负郭山青，融霭淡荡之气，幕盖大千世界。嬉春士女，争起理妆。驾轻车，控骏马，鬓影钗光，照耀于沪西一带。十里长道，络绎不绝，异口同声曰："游李公祠。"李公祠者，李合肥祠也。合肥死后，某宫保念义父恩泽，出其悖入之财，为营此祠。入祠门，见草圃中巍然峙立者，铜像也。是像为德国所赠，遗爱入外人之深，故外人奉此以报酬。祠中亭台林立，回廊蜿蜒，佳木葱茏，奇花馥郁。仰面而峻，则瘦石峋嶙；俯视而深，则清流激宕。当夫春光明媚，碧桃盛开，武林胜境，初不让步。时或重阳有约，来就菊花，则又东篱佳色，不减陶径。诚黄歇浦畔之名胜也。

清明假日，绮斋偕同学王守素登郊踏青。夙耳李祠风景，因取道前往。及祠前，相偕而入，花香扑鼻，有若招徕游客者。过画桥，蹊曲径，登叠石，上层峦，波澄澄以涤俗，风飘飘而舒襟。未必即山明水秀之乡也，然而一丘一壑，风致绝佳。继登水阁，阁居池之中央，池岸栽遍杨柳。绿荫庭院，修竹栏干，徘徊其间，令人乐不思蜀。盘桓久之，口渴思饮，乃入茶室。至，则有二女郎相对啜茗。春山淡淡，秋水盈盈，丽姝也。举止大方，装束雅洁，望而知为女学界人物。而年幼者尤丽，明眸

皓齿，桃颊柳腰，正恐浣沙溪头，不让西子独步。绮斋不觉为之心醉。既就坐，倾听二美清谈。微闻彼年长者曰：“鄙见如斯，尊意云何？”丽者微声报之曰：“姊议妹诚不敢妄加雌黄，惟抑己之旨，曲意阿人，即妹甘若此，想姊亦不之许。诚如姊言，本西哲不自由毋宁死之说以见教。并谓：自由为天赋人权，无论何若，父母尊长概勿得干涉之。若有干涉者，即为侵犯我之自由，我可仇视之也。吁，是何言欤？自由真理，必本法律。自由在法律之中，固不容人之干涉；自由在法律之外，必戕害他人之自由，人人咸得而干涉之，何况父母尊长乎。不然，彼奸淫邪盗之徒，岂不曰吾亦行吾自由，则国家何必绳之以法律哉。若彼西哲所云，亦就法律范围以内言之，非任人越法以求自由。如姊阏议，不敢附骥。”年长者聆言，又申其辞曰：“姊识见尚稚。他年学业成就时，苟一回念旧话，必将欢迎余言之不已。”丽者莞尔曰：“遁辞知其所穷，是非自有定论，何必斤斤鸡虫之得失。”于是别谈他事。坐移时，联步而去。呜呼，情因恨果，果生于因。讵知今日之萍水相逢，即造物播弄两小之始耶。

二女既行，守素回顾绮斋，见伊目不转睛，若有所思。击其肩而呼之曰：“绮斋，汝何神往乃尔？”绮斋经此一击，恍如梦觉，急应声曰：“君何戏余之甚。余观彼年幼者，眉宇间饶具英雄气概，岂仅琼瑶作骨秋水为神而已，且不为淫辞邪说所惑，不染女生恶习，又近时女学界中所罕见。”守素笑曰：“君殆有意乎？何誉之甚也。”绮斋漫声应之。时落照衔山，暮鸟归宿，仿佛告人以时晏。二人乃返校。

丽者姓史，字霞卿，名蕴静，越之禾郡人。生时，母梦彩霞绕屋而寤，因以名焉。萱堂吕氏，出自巨族，德容兼备，尤工诗书，善丹青，暇时恒以授霞卿读。霞卿过目成诵，累年不

忘。童时即好赋诗吟句，大有母风。吕有不乐，则多方作媚态憨笑以博其粲，掌上明珠，固不啻怀中忘忧草也。及长，冰雪为肌，琼瑶作骨，艳名益著。吕氏尝语之曰："汝也禀质既异，余当竭所学以授汝。汝果能在巾帼中独标一帜者，余心慰矣。"故霞卿益自刻励。其母别无他出，霞卿仅有异母女弟二人：曰彤云，曰碧箫，皆庶母钱氏所生。彤云丰姿绰约，体态轻盈，少霞卿两龄，里鄙有双乔之誉。惟德性远逊霞卿，轻狂之态，中人欲软。碧箫最稚，尚未及笄，天真烂漫，与霞卿殊沆瀣。其父禅叟，以道员听鼓吴下，待漏添香，历有年所，奉中座委以海上某局事，遂寓于沪。沪为东南文明渊薮，女校林立。霞卿至沪，心向往之。向叟请入学，叟不为然，偏执"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而于女校犹所痛诋，终不允诺。幸吕氏代霞卿一再申说，叟勉如所请，遣入思炎女校。以积学之女博士，一旦复受文明教育，学问之深邃，固无待言。

霞卿既艳名噪远近，五陵年少、三姓锦衣，日垂涎其旁，问名求偶者，踵相接也。禅叟利禄熏心，惟家私是问。吕氏则意在择品学优长之士，家计贫富，所在不计。父母所见，迥不相同，故问名者虽多，迄无成议，至今犹待字深闺。彼同游之年长者，为同学林绚女士。当此暮春三月，日暖风曛，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际，正出游佳日。李祠之行，良有以也。

第　三　回

红豆春肥绮怀谁诉　　黄粱夜警情幕初开

绿杨对影，春恨谁知？绮斋自遇霞卿后，忽忽若有所失。咄咄书空，琅琅雪涕，浸至行忘止，食忘饱。当年丰仪濯濯如春月柳，今则癯影鹤立，日就损瘦矣。一日与守素闲谈，守素曰："情天无一物，何必苦牵缠。吾辈处此时艰，正宜努力前程，为国自爱。儿女姻缘，转眼便幻，多情眷属，难享期颐，子何愚耶？"绮斋喟然曰："古井原无澜，空穴竟来风，不谓当年，终有所蔽。自遇伊人，如芥投磁，如乳滴水，情之所钟，遂易吾素。乃梦断辽西，偏无觅处，相思红泪，狼藉枕边，古人所谓'清夜梦魂都不稳，可怜惟有枕函知'者，予躬尝之矣。吾兄之言，犹有未喻个中人之心事者。"守素曰："人在咫尺，相思万里，子亦徒自苦耳。以余度之，彼姝者子，必本地女生，玉人消息，当不难觅。"绮斋曰："君言良使予铭感，然窃有虑焉。若果得其人，而落絮无意，枉负东风盛意者，君将何以处此？"守素曰："情之所钟，金石为开，以君热忱，兼此才华，纵木石心肠，亦不能无动。彼其之子，犹复无意者，更从何处觅画眉夫婿？且也彼果万一无意，必非君之知己。既非知己，君又何取于是。"娓娓清谈间，竟忘花影之西移，午鸡报昼，膳堂铃鸣，届饭时矣，二人乃不复言。

红日一竿，晓风骀荡，军乐鸣和，旌旗飘拂。"运动会"、

“运动会”之声，腾沸人口，则本地亚秀女校今日开会也。女儿身手，壮士雄风，卓有可观。是日都人士之联袂而往者，济济跄跄，极一时之盛。绮斋亦偕同学赵君范往与其盛，至其地，招待员延入场内。会场广阔，布置井然，坐分男女宾席。二人坐甫安，已鸣铃开幕。顺次进行，统计九节，依样葫芦，鲜有生色。洎乎末后，绮斋厌不耐观，遂在场内游行。纵步所至，不期至女宾坐前。举目一眺，瞥睹惊喜之事，接触眼帘，伊何人！伊何人！蒲柳之质，为卿几萎。读者诸君，若而人者，人人能以意料得之。然而一层红纸，万重云山，个中人进则唐突西子，退则坐失机缘，诚有难堪之者。绮斋徘徊寻思，终鲜良策。会赵君范来促其归，见绮斋踯躅此间，若有所思，异而询之，绮斋以实告。赵举目望之，忽失声曰：“此余之姨家姊妹行也。史其姓，霞卿其名，肄业于思炎女校。君若有意者，予当为效绵力。”绮斋大喜，感谢不遑。赵遂偕之返校。既还校，绮斋爰修短简一封，托君范转致霞卿，以为先容。君范从之。翌日，持书过姨家，乘间以函授霞卿，力言绮斋道德文章之出类拔萃。霞卿意似所可，寻启诵其书曰：

霞卿女士惠鉴：黄卷青灯，深闺诵读，兰心蕙质，绣阁吟哦。遐想高风，钦仰曷极？迩者萍水邂逅，一晤再晤。聆彼谠论，足令小儒咋舌；仰其颜色，尤使吉士倾心。惟是礼教有制，攀龙无缘。兹幸介绍得人，附骥可望。故恳赵君君范，亲诣兰闺，代申微意。肃具寸简，藉以先容。想女士太丘道广，学侣莘莘，必许鄙人逐队春风，参入末座也。拳拳之怀，幸垂察焉。刘彝顿首。

诵竟，从君范之请，亦修短简复之，并约绮斋于某公园晤叙，仍倩君范为绍介。

届期各如约至。绮斋初见霞卿，转致面赧不能发语，君范先代两人通姓氏。寒暄之下，绮斋顾霞卿曰："日前李祠中力僻邪说者，非女士也耶。自聆宏议，钦佩靡既。"霞卿曰："谬荷奖誉，妹乌克当。惟雅人逸致，不期而同，何前后两者之游迹如出一辙耶？"绮斋含笑曰："吾辈萍水相逢，同是流离之客；一朝相识，可成倾盖之交。如荷不弃，愿居友末。"言谈间，目睇霞卿，秋水含情，梨云微晕，望之如神仙中人。窃念曰："彼姝者子，真'只应天上，人间难得'者矣。"霞卿见绮斋目注己身，面忽大赧，顾夙号文明，不欲伈伈伣伣，示人以寻常女儿态。因急以辞饰之曰："以君文章风采，谁不倾心？附骥尾，接清诲，正鄙愿也。"绮斋唯唯。花下絮语，情话生春，是中诚乐，不复思蜀。闲谈久之，各订后会而别。绮斋仍偕君范返校。

是晚，绮斋辗转枕席间，忧喜交并。喜者何？喜婵娟既接，平昔希望已放光明；忧者何？忧美人心事，未可臆度，设彼无意于我，其奈若何？或罗敷已有所属，枉负使君盛意，则予其抱终古之恨矣。螺肠九回，蛛丝百结，寝不成梦。惝恍间，至一村舍，时正午夜，银蟾如镜，玉宇无尘，明星几点，闪烁于太空之中。万木参天，藤葛成带，村舍三五行，出没其间。远树含月，若烟若雾，仿佛尘外别有佳景。绮斋不审其为何地，惟信步而前。瞥见白溪前横，天妃阻路，不得已，姑就道旁枯木而憩焉。正无聊间，忽闻嘤嘤女子啜泣声，临风而来，若远若近，如泣如诉，与淙淙流水之声，声声相和。侧耳谛听，似在彼岸。窃念曰："青天碧海，空唤奈何，彼女郎者，殆必有绝大伤心之事，不然，胡夜半来此荒郊痛哭？余当前往视之。惟前途茫茫，既无舟楫，又乏桥梁，余其能不翼而飞

乎！”无已，乃沿溪前行，计既邻村庄，其间必有桥也。不百步，果于隐约之中，有垒然者存焉，意谓必桥无疑。既及其前，则固壒然突出之丘陵，大失所望。不获已，复行如故。又半里许，始得一小桥，即登渡焉。时离泣声愈远，细辨之，似来自东北者，乃力趋东北。额汗莹莹，气息咻咻，不之计也。旋及其地，见有少女哭于墓者，凄楚之声，五内为裂。从旁窥之，固彼寤寐所思之意中人，因上前慰问。女见绮斋，乍露惊讶色，急掣其衣，时泣声愈哀，泪下如雨。绮斋乃取巾为拭泪，询之曰：“女士何哭之恸！彼冢中者，女士之阿谁？逝者长往，空劳潆洄，愿女士节哀。”言之再三，女终泣而不答，而哀泣之中，又增怨慕之色。绮斋亦不禁为之潸（潸）然。方欲再言，忽闻有声鸣于壁上，遽然而觉，冷汗浃背，则固黄粱一梦。枕边泪痕，点点宛在。回忆梦境，吉凶莫辨。但闻窗外雨声淅沥，与檐马丁当声相鸣和而已。

第　四　回

燕语莺啼花间情话　　山盟海誓人世良缘

红榴送锦，彩艾凝香，双丸跳荡，转瞬又蒲节矣。沪滨各校，咸将循例休假。绮斋自与霞卿别后，仅至伊校过访两次，良以校规綦严，恐妨霞卿名誉也。今则暑假伊迩，行有两月阔别，遂函约霞卿于愉园叙话。届期各如约至。相见之下，彼此默然。夫别后则愁绪如麻，欲待会时倾泄；会时则又如乱茧抽丝，不知所自，转致末由发语：人情大抵然也。有间，绮斋先致寒暄之辞曰："女士别来无恙耶？行将大比，谅课务较前更重，精神犹足支持乎？"霞卿曰："幸托平安。蒙君惠问，无任铭感。大比时功课较重，谅不仅敝校为然。惟妹恒量力而行之，决不以身命博学问，邀名誉也。"绮斋曰："鄙见同然，万事胥不宜求躁进。欲速不达，古有明训。"霞卿颔首称是。

荷浮水面，花开枝头，嫩葩含芳，娇艳欲滴。当此夏五时节，俯视仰瞰，咸足乐也，两人因就池旁凉亭而坐焉。霞卿睇视绮斋有顷，喟然曰："吾曹萍水订交，距今两阅月矣，而前后相会仅三次。三次固不为疏，然自妹处之，疏灯夜寒，清簟昼永，不啻三秋一面矣。"绮斋曰："相念之殷，仆宁不然？晨钟报晓，则心系女士之饮食；暮鼓告寝，则心系女士之安否。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无时或忘女士。蒲柳之质，行为女士憔悴尽矣。"霞卿曰："妹亦殊不自解，一不晤君，即患岑寂

耳。但愿并月为日，并日为时，使吾曹时相晤叙。”两人相与慨叹者久之。绮斋曰：“鄙人生平落落寡交，昂藏七尺，终日昏昏，如处云雾中。自识荆后，始知人生愉快，莫有逾于与素心人肺腑倾谈。何况重以女士之言词抗爽，丰采佚(姝)丽乎。鄙人慕女士之心，虽西江之水，不足方也。”霞卿曰：“妹之慕君，宁不云然？每当风光明媚，园花竞妍之时，与姊妹行偕游花前月下，良辰美景本极快心，然苟一念及君者，则笙歌子夜，胥作愁城恨海观矣。”绮斋曰：“盛情良足感铭，然恐相交愈密，将来怨恨愈深，鄙人每念及此，常为嗒然。”在绮斋之意，深知霞卿见爱之真挚，第美人心事，不易臆断，或恐杨花无意，枉劳春风，或恐落红有主，已属东皇，故出斯言以廉其隐。在霞卿，则对此可意郎君，亦欲浼以终身，惟身属闺媛，未便率尔启齿。今乍闻绮斋所云，惊异滋甚，急询之曰：“君言意果何居？盍（盖）明以教我。”绮斋曰：“花好易谢，月圆难常，人生遇合，亦犹是耳。吾闻之，寄迹乾坤，聚无不散，放怀今古，合必有离。譬如余两人，今日携手斯园，明日则又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矣。况吾辈年方青春，来日茫茫，安能必其无生离之悲耶？”霞卿笑曰：“此杞人之忧也。果尔我彼此无猜，始终不变厥心，何至中途生离耶？”绮斋曰：“聪明如女士，尚不解此乎？男生有室，女生有家，人之大伦。女士今处闺闼，行止尚能自由，他年身既俪人，上事翁姑，中相夫婿，下育儿女，届时虽抚念友谊，欲与鄙人往还如旧，宁可得耶？”霞卿闻言，喟然微吁，若不胜感伤者。久之，乃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妹恨不能剖心示君。茫茫尘寰间，妹之甘为侍巾栉者，惟……”语次，自知失言，声浪顿止。盖愤懑之极，此语直奔心而来，出于不觉，虽欲遏之，已弗及矣。一时桃晕颊上，鹿撞心头，羞不自

胜，急转其辞曰："妹今日尚属自由之身，来日境遇，诚难逆知。然鄙意相处一日，姑尽一日之欢，君奈何作此烦恼语耶。"盖此违衷之言，半由于慰藉绮斋，半由于急求掩饰前辞，不遑细择故。绮斋闻言，喜悦殊甚，作极美满之声曰："然则女士犹待字深闺乎？仆敢进其不韪之言，幸女士恕其狂直。夫以女士之聪慧明敏，当宜抚问身世，果将何托？他年屏开孔雀，丝系名驹，方不虚负造物钟毓之英秀。设一不慎，溷名花于污泥之中，女士柔嫚乃尔，焉能经此磨折？不几如名花困雨，皎月藏云乎？"既又曰："人生婚姻，为毕生幸福所寄，在理应父母之言是听，然亦可参以己意也。"语已，目视霞卿，辗然而笑。

霞卿斯时，万丈情丝，咸为绮斋引起，春心一点，已到花梢，梨涡染朱，与彼斜阳相映，倍增娇艳。欲直吐肝胆，则身属闺媛，口嗫嚅而不能道；欲置而不答，则情苗怒茁，已如春蚕自缚。俯首移时，频频玩其指上钻石之约指，柔肠九回，芳心几碎矣。绮斋见霞卿忸怩不安之态，明知少女性情，赧于启齿。复进言曰："适间所云，聊以报相知之恩，女士胸襟，何窄乃尔。"霞卿聆言，凝眸相视，目不旁瞬，盈盈秋水，若蓄无限深情，乃启其朱唇曰："君本慧人，区区愚衷，尚不能领解耶？拳拳私意，何尝不欲直陈于左右。顾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纵妹甘冒耻进言，倘唐突于戾，转致贻笑大方，则妹此后尚有何面目与君周旋耶？"绮斋曰："彼此同情，女士宁非慧人，何鄙人私衷，亦未领解？鄙人之爱女士，甚于生命，心坎之中只镌有女士小影；女士而外，虽尘埃之微，亦不能容。天可崩，地可坼，余之寸心终不少更。"霞卿曰："君言真欤？"绮斋曰："由衷之言，那得不真？余于女士，停辛伫苦久矣。两月以来，魂梦未尝斯须去女士左右，女士宁不少怜乎！"霞卿聆言，回眸

而顾，忽焉红潮上泛，似有所言而又讷于辞者，盖别具难言之隐也。默然有顷，绮斋又曰："春郊之雉，秋山之鹿，尚知及时行乐，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女士缄口无言，殆别具隐衷欤？"霞卿不禁赧然答言曰："君频频以身世语妹，盛情厚谊，虽木石亦不能无动，矧妹犹人乎。前所谓冒耻进言者，今请从事矣。绮君！绮君！情之所钟，觉君之丰采言动，靡一不足使妹爱恋，深印脑海之中，而无时或忘。想冲襟雅抱，蓄有极大之汲引力。绮君念之，当以弱质累君子。如蒙惠诺，便当与双亲言之。"绮斋骤聆霞卿言，如白衣登卿相，窭人获万金，心花怒放，愉悦至不可铭状，急携霞卿玉腕，亲之以吻曰："吾挚爱之卿卿，卿真解人。余久欲与卿订三生鸳盟，深恐言出无当，重为卿笑，是以迟迟吾行。今卿既洞鉴苦衷，浼以终身，卿之惠也，仆之幸也。惟鄙人上有萱帏，容当禀命而行，然能逆知家慈之必从余请也。"霞卿颔之。绮斋又曰："客中无以为赠，汉玉一方，是先人遗物，余佩之久矣，用以赠卿，权当定情聘礼，以取其坚洁不渝也。"语既，即于怀中解授霞卿，霞卿亦脱其指上钻石之约指以报。呜呼，西陵松柏，竟结同心，两人斯际之深情绵绵，如磁引铁，如胶投漆，臻其极矣。此中情况，纵身履其境者，难以描写尽致，矧作者之秃笔耶！

已而，绮斋忽面转忧色，若有深思者然。霞卿急询曰："哥何为不豫？"绮斋曰："余方欣喜之不暇，何不豫为？"霞卿曰："然则忧色外形者何耶？"绮斋强作笑容曰："余有何忧色？顾卿多疑耳。"霞卿曰："此身既已属哥，哥忧即妹忧，百年伉俪，祸福共之，甘苦共之。哥诚能一为妹言，安见妹不能为哥解颐耶？"绮斋喟然曰："以卿丽质，矜贵莫名，藏以华屋，供以珍馐，犹惧亵渎，矧家寒如我乎。"霞卿笑曰："是何言欤，君岂贫

哉。纵君而贫，妹亦甘也。伯鸾有荆布自甘之妇，长卿有当炉弗厌之妻，古今人岂相远哉？妹每视珠帘绣幕，曾敝屣之不若。苟吾两人他年情好敦笃，妹托身得所，纵拔钗易米，牵萝佐炊，而食贫茹苦，吾与君自达处观之，此中自饶有乐趣。何况君才十倍元亮，他日飞黄腾达，未可限量。”绮斋曰：“卿如此为我解嘲，令人莫名感激。惟此心耿耿，终觉重负于卿。卿平日珠围翠绕，一呼百诺，一旦置身白屋，为寒士主中馈，不几如明珠之暗投乎？”霞卿摇首曰：“哥误矣！哥若戴笠执犁，躬耕畎亩，则妹愿椎髻相从；哥若衣锦富贵，身登廊庙，则妹愿尽职采蘋。任那华屋绣幕，荜门圭窦，自妹处之，咸不易吾素也。且夫好富恶贫，世俗之谬见，磊落如哥，不应以此心度妹。”绮斋亟谢曰：“吾过矣，吾过矣！惟妹恕之。”

时斜阳西渡，暮烟四起，绮斋复执霞卿之腕曰：“吾挚爱之卿卿，吾曹且别。啼鸟无知，尚萦离绪，东风何事，又催分襟。兄无言以告慰，惟日祝尔我终如愿以偿。誓言旦旦，永毋相忘。雁足多便，时惠好音，慰我岑寂。”言次，泪蕴于眶，不胜感伤。霞卿极力慰之，相偕出园，各道珍重而别。

第　五　回

遭家不造萱草摧残　　窥户无声桃花依旧

斜阳西去，清风徐来。天上缦云，朵朵成彩。林间雀群，倦飞知还。楼头新月一弯，高挂长空，万千萤火，荧荧如明星，盖盛夏傍晚时也。绮斋终日默守窗下，受暑气薰蒸，困苦异常。故乘尔时往园中纳凉，凭虚御风，意至适也。忽馆僮持一邮函至，审其面，来自苏垣者，字为霞卿手笔。霎时间，惊喜交并。喜则喜获美人芳翰，惊则惊曷为来自吴下。急拆而阅之。其文曰：

> 绮哥足下：溯自沪滨分袂，弹指将两浃旬矣。空斋岁月，旅馆况味，个中难堪，彼此同情也。频欲握管修书，陈诉离情，只以愁肠万斛，措辞维艰，故搁笔至今，非有以负哥也。嗟乎绮哥！相别旬余，而其间不测风云，实有非吾哥所能臆度者。哥亦知薄命妹罹风树之悲，抱终天之恨乎！大宇渺渺，尘寰茫茫，自兹而往，萱草之荫，将期诸九京矣。言念及此，痛不欲生，彼苍者天，何其酷耶！

绮斋读至此，面转灰色，泪承两颊，点点溅书上，手中之函，几堕于地。盖痛苦百倍，虽万刃攒心，曷以加兹。喟然曰："霞卿霞卿！卿今日之境遇，正不知如何伶仃孤苦，余恨不能立生两翼，飞至卿侧以慰卿，益以分卿忧。余与卿婚约，正赖令堂鼎力斡旋。今泰山遽颓，前途何堪设想，悠悠苍天，奈之何哉！"

言次，续读之曰：

妹今先将别后所遭，为吾哥言之。哥行五日，家君忽奉宪命，调差吴下。又六日，妹随侍两大人赴苏，寄寓大太平巷。尔时吴下时症方艾，阿母积劳体虚，不幸染及斯症。症初发时，吐泻交至，举家惶急甚，延苏垣诸名医会诊，百药纷投，迄无一效。乃未及周时，竟弃薄命妹而返天国矣。低徊怀胎十月，鞠育三载，罔极大恩，百身莫赎，今也如此，夫复奚言。嗟乎绮哥！自今而后，谁为翼我？谁为覆我？痛我生之不辰，伤薄命之失恃，来日大难，何堪设想。

绮斋斯时，如风前垂柳，东摇西曳，几不克自主其身。乃斜倚石旁，强自振作。仰见明月悬空，人影在地，其阴暗惨淡之色，有若助吾之重忧者。于是复取诵之。月光之下，仅能辨其隐约。因趋入室中，燃灯进观曰：

且也阿母与庶母素积不相能。舍妹彤云，庶母所出也，秉性好动，家君恶其少静穆气，因之独钟爱妹。庶母因妒成怨，居常恒视妹为眼中针，必思有以去之。每谮妹于家君之前，冀间我父女天性。幸妹长依慈母荫下，得不受厥累。然阿母在日，渠尚敢若此，一旦樛木中摧，渠焉有不将与阿母之积怨，及妒家君厚我之心，一并而发泄之乎？绮哥思之，今后岁月，妹尚易度也耶？苟不幸而横逆飞来，难堪相受，亦惟有忍气吞声，乐天知命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每忆婚事，言犹在耳，欲待上禀，赧于启齿，今处哭泣之中，衰麻寄身，情愈不忍出此。终日间方寸如焚，忽忽若狂，盼哥驾临，几如望岁，想吾哥果断明决，定能为妹分

忧也。书到之日，祈即整装。炎日多厉，诸维自爱。蕴静上言。

绮斋读竟，嗒然若丧。忽见馆僮垂手侍侧，若有所言而不敢言者然。因询之曰："谁令汝来？汝有何言告余。"僮曰："林妪顷来请公子用膳，言老夫人在膳室久待矣。僮因公子读信未竟，故未以闻。"绮斋曰："余以贪阅来书，竟忘时晏，汝曷勿早言，今累老夫人渴望矣。"乃即藏其函于书箧中，趋赴膳室。果老夫人已先在。见绮斋，猝问曰："儿来何迟？林妪为我言，吾儿正在阅信，窥汝面貌，殊多忧色，此信果来自何人？膳后呈我一阅。"绮斋骤闻斯言，正如冷水浇背，急汗如雨下。盖其意在禀命而后，倩媒徐图，不欲使老夫人知其预有婚约，此信若果呈彼，事且立败，自专之咎，在所难逃。因敛容饰说曰："此信来自沪校同学者，不过寻常问候函耳。林妪之言，乃旁观之误，孩儿何至于斯。儿意阿母日间经营家务，已备极辛勤，晚上正宜休养生息，何必损耗精神，阅此无甚紧要之函。"老夫人闻之，遂亦不复语。然既见绮斋棖杌之态，老人之疑团，始终未能释然也。膳后，绮斋散步庭前，云彩四敛，碧天如洗，满庭花阴，袅袅可人。惟此时新愁旧恨，百感交集，不觉情随事迁，风物顿殊。因念：春申江上，与霞卿携手名园，缔结良缘，其情何等绸缪。曾几何时，沧桑顿易，几令人不堪回首矣。慨叹有顷，忽忆及明日赴苏之托辞，踌躇良久，卒不可得。又徘徊数四，忽欣然曰："余诚骏矣，何必实言赴苏？若假辞友人约赴惠泉避暑，谅阿母无不信也。"计定，因归室就寝。

明晨，盥漱既，往老夫人处晨定，并将昨夜所谋者以请。老夫人果允焉。是晚，即偕行李至轮次，择房舱安之。旋汽笛呜呜，水声潺潺，绮斋行矣。

嘉禾万顷，一碧无涯，风过处，浪滚滚，两岸池荷盛开，与彼斜阳相映，倍增娇艳。绮斋登轮之次日，无所事事，惟领略此夏景，以遣无聊而已。午后两时，舟次苏垣。时船上乘客鼎沸之声，与两岸行人喧嚷之声，声声相和，如雷贯耳，车流水，马游龙，行人往还，如梭如梭。绮斋登岸后，有以马车询者，有以旅馆荐者，言语齐嘈，几近报晓晨鸟，绮斋却之。厥后乘人力车往左近鸿安旅馆下榻。是馆夙著清洁，价值亦相称，绮斋以旅费不甚饶足，乃卜居于二等客房。解装方竟，即询居停以往太平巷路径，居停曰："贵客初临，人地生疏，恐一时难于辨识。敝邑俗尚坐骑，不如乘马为愈。"绮斋曰："贵主所言甚是，即祈代雇。"居停诺而去。

未几马至，绮斋乘之，马夫前导，从之入城。至霞卿居，下骑扣门。一状似仆役者，自内出，见绮斋，色殊恶，傲然诘来意。绮斋曰："禅叟先生在府乎？鄙人因事晋谒者也。"其人曰："吾主已外出矣。"言已，掉头欲入。绮斋愤其不敬，欲唾其面，顾心系霞卿，不得不暂忍须臾，急趋前询曰："霞公子迩来无恙耶，幸代为致意。"因给以名刺，其人视刺上姓氏，忽转笑容曰："女公子已于今晨奉主母灵柩回禾矣。公子若早临片刻，尚及把晤。伊临行时嘱余曰：'予行后，刘公子必来。公子，我至友，汝当分外优礼之。并有信札遗此，亦即呈彼，毋误。'余有眼不识贵人，适间多多得罪，求公子海涵。"语已，即入内取函出，双手奉与绮斋。绮斋见小人炎凉状貌，殊深慨叹。因接其函展诵曰：

妹奉父命，扶柩回禾。本拟相待须臾，奈时不我延，勿克如愿，故爽约先行。从此天涯地角，一别堪伤。鹧鸪哀鸣，为失其群；杜鹃夜啼，为牵离情。矧我人类，乃能堪

此？其不肠断心碎者几希。用留尺幅，权当把晤。

其书辞简情长，绮斋反复诵读者再，不禁哑然失声，竟忘门役之在旁。久之，神稍定，乃谓门役曰："想霞公子不能即旋，鄙人亦无暇在苏地久待。俟伊旋后，为我转禀霞公子：便中即烦寄我一书。届时鄙人当再前来，为效驰驱也。"门役唯唯，绮斋乃怅然而返。

溽暑天气，清昼如年，旅邸栖迟，益增无聊。忽侍者来语绮斋曰："东楼三号旅客，请公子过临。"绮斋讶之，因询曰："若知彼姓氏乎？"侍者曰："彼甫来此，尚未询及，惟知亦来自贵乡者。"绮斋恶其唐突，谓侍者曰："为我寄语彼客，余适患感冒，足不出户。若果有事见教，尚乞贵趾光临。"侍者领命去。未几，忽闻足音跫然，自远而近，及门而止。侍者报客至，绮斋起迎之。客年可四十许，状貌诚朴，望而知为有德之人。绮斋斯时忽变色曰："未审舅父光临，有失远迎。"客曰："余乌敢劳甥迎迓，但望邀请不拒足矣。"绮斋曰："实未知舅父见招，缘此行殊出甥意料之外也。"客曰："余慕此间软红风味，极尽艳福，故潜行来此，幸甥为我守秘。"绮斋味其言，词锋之间，若已知己之隐情，而故作此嘲笑语者，益局促不自安。噫，客果伊谁？客陈姓，叔谟其字也，为老夫人之同母弟，故绮斋以舅父称之。顷之，叔谟询于绮斋曰："吾甥仓猝来游，能语我以事故乎？"绮斋曰："贱事乌足为长者道。抑有请者，舅父何以知甥之在此间也。"叔谟曰："事诚奇矣，我辈竟不期而遇。余来馆后，偶阅旅客登号牌，睹吾甥姓氏，以询侍者。侍者告余以昨日至，贵同乡也，余意必甥无疑。且余昨日往令堂处辞行，令堂为余言，甥有事他适，惟未明告余以何地，因是益信其为甥。余方病客中孤寂，今得甥伴，中心至乐。"绮斋

闻言，疑信参半，谓之曰："甥本告家母以赴锡避暑，今来此，拟先访友人某，与之同往耳。"叔谟闻言，笑而不语，从袖中出一书递与绮斋曰："若试诵之，便可知余来此间之真意矣。"绮斋方愕然间，书已接入手中。及睹信面，中心大骇，一缕惊魄，几飞向九霄云外。盖其面所书，为"即烦袖付绮儿"等字样，老夫人手笔也。绮斋展诵之下，始恍悟叔谟前之所言，或讽或刺，若譬若真，其来皆有所因。乃回顾叔谟曰："舅父拟何日言旋？"叔谟曰："姊命如星火，必须今日行。"绮斋不得已，首肯焉。读者诸君，绮斋斯行至为慎秘，而老夫人忽焉知者，伊何故耶？请读次回。

第　六　回

漏泄春光慈亲震怒　　仓皇夜渡季舅偕归

事出无端，增人疑窦。绮斋就道之晚，绚斋侍老夫人于卧内。老夫人曰："汝兄向不言旅行，今者忽焉游锡，予意未能释然。昨晚递来之书，果伊谁所寄？林妪语予，谓伊开缄诵读时，貌多忧色。即就余昨晚向伊索书时观之，又杌杌可疑。以予度之，今者之行，必有他故，汝知之乎？"绚斋曰："绮哥素诚实，阿母幸勿多疑。"老夫人曰："孺子休矣，汝助而兄欺而母耶？为我呼琴儿至，予当面讯之。"绚斋乃出呼琴儿。琴入，问主母何需？老夫人曰："若知昨函所自来乎？"琴以不知对。曰："公子阅后，有何感情乎？"曰："公子先在园中展览，尔时僮并未侍于侧。厥后移至灯下续读，仅见其神色惨淡，若有重忧者然。"曰："晚膳后举动，较常日有异乎？"琴曰："常日恒伏案咿唔，昨夜则徘徊室内。丽谯声寂，莲漏皆移，又闻踱步声，盖长夜未眠也。"曰："若知其书所在乎？"曰："藏于箧内，惟其钥在公子身畔耳。"老夫人遂不复问，立至书斋，择同号之钥启之。见其间所藏，大都诗文杂稿，并说部旧话，次第搜寻，不见其书。嗣忽于稿底得之，盖绮斋有意深藏也。老夫人阅之，忿气填膺，怒甚，顾绚斋曰："吴下递来，而伊以沪滨给我，所眷情书，而伊以友函愚我。尤荒谬者，擅自定情，置我勿顾。余柏舟早赋，漆室独守，所以宵旰忧勤，筹措经费，

遣汝兄负笈异乡者，愿冀他年学业有成，显亲扬名，博无上之荣誉也。不图汝兄道德堕地乃尔，余尚何望焉？”绚斋极力慰之，老夫人气愤之余，泪珠簌簌下堕于襟袖间，淋浪不能自已。

翌日，老夫人因遣绚斋至陈家邀请叔谟。盖刘氏无期功之亲，而强近之戚，厥惟陈氏。今绮、绚俱当力学时代，是以阃外事悉仗叔谟照拂。绚斋至，叔谟闻召，立至刘府，入见老夫人。时老夫人已持函坐待于堂中。寒暄既，以函授叔谟。叔谟阅竟，亦为愕然。顾见老夫人方怒形于色，亟转颜慰之曰：“童子无知，造次从事，然其心尚属可原。矧此书文字俱佳，良堪匹俪绮斋。”老夫人曰：“余非不近人情者，且亦未尝取缔儿女姻事。惟父母之命，余意终不当废。绮斋若明以告我，遣使问名，奚不可者？乃竟匿以勿闻，甚至一再绐我，安能无怒？”叔谟曰：“少不更事，姊其恕之。”老夫人曰：“昨晚之行，定必赴苏践约者，吾弟其谓何？”叔谟唯唯。少焉，又曰：“余拟函促渠旋，第未审所在，是以颇为踌躇。”叔谟揣其意，知欲使己往访。乃谓之曰：“是乌难者？只须余一举足耳。”老夫人曰：“豚儿不肖，累及长者，不益重其罪戾乎。”叔谟笑曰：“姊事即吾事，何敢云累？今晚当即就道也。”老夫人颔之，因入室草谕付绮斋曰：

> 绮览：汝屡以謷言绐我。遭家不造，丁尔不肖，殆余义方无道所致耶？苟泉下有知，祖先有灵，非特不汝谅，其能余谅乎？兹恳舅父如苏诲汝，速归毋迟。母字。

书竟，出以畀叔谟，托转付绮斋。时日影憧憧，午鸡报昼，老夫人乃款叔谟午餐，餐竟而去。

是晚，叔谟即就道，独行无侣，颇以寂寞为苦。窃念曰：

“其书笔姿婉媚，言词凄婉，绮斋得此佳妇，亦殊不辱刘氏。惟不知德性何若。设果完美者，余必为之玉成。”遐想有间，朦胧睡去。

明日，舟次姑苏台畔，叔谟因与鸿安馆主有旧，即下榻焉。诸事粗具，即进午膳。膳既，遂往史府，意为绮斋果来苏台者，必先往访霞卿，从此或可迹萍踪也。至其居，询其事于应门者，门者答以昨曾来此，居处则未之悉。叔谟闻之，惆怅殊甚，怏怏归馆。会居停来叙旧，询叔谟以来此何干。叔谟以访人对，并询居停以是馆左近有传舍几家。居停问何为，叔谟语之故。居停曰：“昨适有客来自贵乡，未知是否此君，第鄙人忘其姓氏矣。”因往取旅客号簿与叔谟展阅，果有绮斋名。此晤面以前情形也。

是夕，叔谟偕绮斋行。舟既起碇，渐入巨塘，两人推窗四望，水势渺漫，烟波无际，凉风瑟瑟，浣襟入怀，顿觉心旷神怡。叔谟因询绮斋以霞卿人品、学问。绮斋曰：“彼姝者子，婉淑坚真，饶具大家风范。虽厕身女校，而绝不染学堂陋习。至于学问，科学固非所长，而于吾国文字，则素有研究，尤善为情韵之辞。呜咽淋漓、一唱三叹，读者靡不感慨系念。盖半由天赋慧敏，半由母教使然。”叔谟曰：“殆尤物欤，若何一往情深乃尔。”绮斋曰：“舅父戏言耶，有生人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情爱，虽圣人犹慕少艾，况下此者乎？吾之恋恋于霞卿者，亦情之所钟耳。舅父奈何以尤物贬之。”叔谟叹曰：“人性之变，何其速耶！若前谓生平未尝近女色，虽越国西施、赵家飞燕，曾莫留盼。以今观之，何前后判若两人。”绮斋笑曰：“登徒子徒有淫行，非真好色者。世惟有真爱情者，斯为真好色。余非木石，宁不知情？第以情之为情，贵于及时而用，尤贵真

挚不二，为至纯洁之美名。彼伧不知，每盗情爱之名，而行淫欲之实。或忘耻失检，赋桑中而勿怪；或弃旧迎新，惟尤者之是取，彼直认情即为欲，欲以生情，情欲混淆，清浊不辨。殊不知情为精神上之相爱；而欲乃形体上之相狎，迥不同也。甥生平于'情'之一字，视之至重，用之至慎，人遂视我为寡情忘情之人，而不知我之多情正在此也。且予与霞卿，以学问相倾慕，道义相砥砺，尤非儿女痴情可比。"叔谟曰："事固然矣，设不谐者，甥将何以处之？"绮斋曰："情之所钟，金石为开。古人有言：情到能痴天或悔。有志竟成。彼刘文叔岂非人哉，脱有不幸，生死以之，纵粉身碎骨，甘之如饴。"叔谟曰："若洵情种矣，然抑何愚耶？"绮斋笑曰："吾岂愚哉！凡世间大英雄、大豪杰，谁是漠然寡情者？彼图柏伦何人也，宁弃万乘之尊，而殉其所眷，况余也哉。"既又曰："舅父对此，于意云何？设能谅鉴余衷，赞成斯举，于家母誉扬其事者，靡不告厥成也。"叔谟曰："果彼姝人品、学问，尽符若所言，吾亦乐为若作葛仙翁。汝得佳耦，宜尔室家，余亦甚欣慰也。"绮斋颔之。

时残月朦胧，晨星寥落，二人乍惊夜尽，乃解衣就寝。比及梦醒，已明日午餐时，急振衣起，用膳充饥。午后，或谈往事，或论世务，以遣此如年之长日。晚间，舟次毗陵，绮斋还家，叔谟亦至刘府。时老夫人犹未寝，缘逆料两人分晚之必归，故坐以待也。绮斋入，即匍匐请罪曰："孩儿不肖，累及阿母，愿治罪。"语已泣下，此泣非痛罚之将及，亦非求罪之轻减，实深悔重伤亲意，无由伯俞之泣杖也。老夫人曰："汝罪为家法所不容，非重惩者，曷警厥后。"绮斋唯唯。叔谟代为缓颊曰："吾姊息怒，幸以弟薄面，宥伊初犯。"先是，老夫

人见绮斋服罪状，色已稍霁，及闻叔谟言，舐犊情深，遂亦不复苛责。呼之起曰："为人首重立品，诚实为立品之基：《大学》诚意，《中庸》慎独，汝日沉潜乎此，奈何淡忘之耶？汝当念而母求贤媳之心，尤甚于汝。若明以告我，遣使问名奚不可者。乃屡屡绐我，是诚何心？汝幼失所怙，教子成名，全肩在予。予之才德，难企欧母于万一，而望汝为永叔之心，一日未尝顷刻去诸方寸间，汝其志之。"绮斋谨诺而已。叔谟从旁语曰："银汉西斜，宵深渐紧，姊盍寝乎？"老夫人然之。乃各还寝室而卧，叔谟以时晏故，亦宿于刘府。

明日，老夫人语叔谟曰："吾弟此行，亦曾一询其详乎？彼所云霞卿也者，家世果如何？其学问则吾诵其书，盖可知矣。"叔谟曰："闻绮斋言，其父以道班听鼓苏垣久矣。"老夫人曰："宦家闺媛，每好奢侈，女校生徒尤多嚣张。窃恐彼姝者子，亦未能免俗也。"叔谟曰："奚可概论？窃意其学问既如吾姊所知，其德性果符绮斋所言，则吾姊亦当玉成之。"老夫人曰："余务得其确实，三思将事，方无后悔。"叔谟以为然，旋辞老夫人归。时老夫人虽无应允之言，而心实默许之矣

第　七　回

友朋谊笃远道来招　　儿女情长扁舟过访

暑销兰酌，凉袭桂裾，岁月荏苒，转瞬又中元矣。暑假已满，开学有期，绮斋因于是日束装赴沪。临行，老夫人训之曰："此学期为汝卒业之期，毕生幸福，胥基于是。当倍前努力，务必高冠侪辈，慰我云霓之望。幸勿以心有所恋，致荒怠厥业，名落孙山。汝果不负余者，汝事余当力谋之。不然，余望既失，余心亦灰，汝之心愿，宁得偿乎？汝其勉旃。"绮斋受教而行。既抵校，凛遵慈训，夙夜辛勤，竟以第一人卒其业。私心之愉快，慈怀之欣慰，自无待言。并寓书霞卿，以告其情，兼及老夫人所语以慰之。缘霞卿以新遭大故，衰麻在身，钱氏藉此说禅叟使之辍学，故犹株守家园也。

时方季冬下澣，爆竹声声，腊鼓迎年，各地贺年之函纷纷递至。绮斋在家，日事答复，不胜其劳。一日，得一函来自滇南者，初意亦不过寻常贺书耳，及拆阅之，则非然也。其书为蒙自关道徐公所寄。徐籍江阴，绮斋大父之受业生也。在滇听鼓有年，奉上宪权蒙自道篆，每念师生情谊，思厚恤其嗣人。闻绮斋已卒业于某校，且英才卓跞，学识宏富。当此时事多艰之日，需才正亟，故寓书绮斋，劝其游滇，为国进立名计。而绮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雅不欲就此万里长途。因持函往白老夫人，以探其意。窃谓慈母爱子，必阻吾行也。老夫人阅函

既，谓绮斋曰："丈夫生世，分当轰轰烈烈，为苍生造福，为门楣争光，庶不负生我育我者之一番苦心。岂可长依家园，以田舍翁终厥身，与草木同归澌尽。汝今既有徐公提携，正宜立功汗马。如此机缘，那可错过？其先以余意答复之。"绮斋曰："阿母所言，自应谨诺。惟遥客万里，使慈母有倚闾之望，孩儿疏定省之职，不孝之罪，莫大乎是。"老夫人曰："儿误矣。汝母年甫卌龄，非迟暮风烛。待汝他年退身归养，亦未为晚。今有汝弟侍侧，余心已慰。且养亲与显亲孰重，汝自能明之。其前往，毋以余为念。"既又曰："汝行后，汝事余当与汝舅图之，亦可勿置怀也。"绮斋重违母意，遂诺之曰："阿母以大义责儿，儿敢不从？惟儿有请者：滇省远隔万里，孩儿此行，非数年不能一旋，在沪有诸多未竣事，且欲与二三朋辈稍稍作欢叙。又拟往禾一行，与霞卿话别，母其许我乎？"老夫人曰："此行约须几日？"绮斋曰："愿假儿十日。"老夫人曰："何事羁绊，乃须十日？"绮斋固请，老夫人勉如所请，绮斋始退。

元旦之又四日，绮斋行矣。既抵沪，小住二日，即扬帆赴禾中。盖霞卿以与钱氏不睦故，不欲还苏同居，故犹株守家园也。绮斋既抵禾，即往访霞卿。相见之余，悲喜交集。绮斋睹霞卿玉容惨淡，迥非昔日之羞花颜色，不禁泣下沾襟。霞卿亦为泫然。顾素性英爽，寻即收泪语绮斋曰："哥哥，久别重逢，正宜破涕为笑，罄道离绪，奈何作此楚囚泣？"绮斋曰："别甫半载，妹竟清癯尔尔，几令予五内崩裂。果因何而然？"霞卿曰："妹亦殊不自解。但自先慈去世以来，尘世所遭，无一快慰事，意慵心懒，终日戚戚。兼之同命鸳鸯，天各一方，益觉无生人乐趣。忧能伤人，殆或然欤。"绮斋慰之曰："人在英年，正如奇花初胎，当以培养元气为务。若任风雨蹂躏，则暮年其何

堪？妹幸善体予意，毋贻后悔。”霞卿曰：“药石之箴，荷益良深，但愿哥亦恒自佩之。”绮斋颔之。霞卿曰：“天寒欲冻，此间屋宇过高，尤为凛冽。哥其至妹书斋坐谈，敲冰煮茗，围炉御寒，不愈此乎。”绮斋曰：“固所愿也。”于是霞卿前导，绮斋从之行，曲折数百步，霞卿指谓绮斋曰：“此妹书斋也，蔀屋茅檐，贻笑大方。”绮斋笑曰：“不图妹亦善客套，失敬之至。”因相率而入。绮斋周览之，见室共三间，面南而建，阶下种苍松两株，梅花数树，亭亭净植，劲节天然。旁一小池，尚有薄冰结其上。池旁一假山，高不逾丈，已具丘壑之美。室内几案齐立，清洁绝伦，梁间悬隶书扁额一方，题曰“怡云书屋”，系近代名人曲园氏手笔。中间壁上悬墨竹一幅，笔意奇峭，系郑板桥氏手笔。旁悬联语两副，绮斋即视之。其一曰：

闲凭画阁数归鸟，

偶俯清流看戏鱼。

系桐城吴女士所书，笔意秀逸。又篆联一曰：

独行分内琴书乐，

广结人间诗赋缘。

笔姿挺劲，上书寒松仙史正腕，下书蕙香女友学书。绮斋顾霞卿曰：“妹别字寒松仙史乎？”霞卿应之。绮斋又曰：“蕙香书法佳甚，女子而能此，实堪钦佩。”霞卿曰：“此妹同学王衡仙之作，家学渊源，自异凡辈。”绮斋又视其东一间，中亦悬山水一辐，笔法南田意，款书稽山散人。旁又一联曰：

近水远山都入画，

清风明月便成诗。

是联书法亦娟秀可爱。正瞻视间，忽闻霞卿在西室呼曰：“哥其来阅妹新购之松下听涛图。”绮斋因至西室，霞卿指所悬之

图谓之曰："是画为笠渔氏所绘，邑人某持至舍下求售，妹以十金得之。是真是赝，亦不之辨。吾哥以为何如？"绮斋揣摩有间，乃曰："是画良闲雅，毋论真赝，十金之价，不为昂也。"其旁亦悬一联，绮斋即视之，句云：

窗破不禁风力厚，

斋空倍觉月光寒。

两壁诗书盈架，琴棋满列，尤足证霞卿力学好古。斋门之旁，亦榜有联曰：

画楼歌舞送春色，

小阁吟哦听雨声。

绮斋一一览既。观其结构精致，布置井然，几疑是中主人，不食人间烟火物者。因笑顾霞卿曰："妹妹！非妹妹不足副此室之主人，非此室不足藏妹妹之丽质，人乎室乎，真可人儿。"霞卿闻言，含笑无言。时炉火大炽，室中顿生和煦气。侍婢献茗上，受而饮之，甘美适口。霞卿笑曰："哥来良久，而妹尚未询哥来意，宁不可笑？"绮斋私念：若骤告彼以远行，则此数日之内，必不能得欢聚，不如姑绐之，届时再语以实。因答之曰："别来无刻不念妹，无时不思来禾。第以尘冗蝟集，暇晷绝少。今际岁首有闲，故乘间至此，一以叙阔，一以贺年也。"霞卿曰："妹马齿加长，学业无进，何年足贺？若哥则夺得锦标，诚足贺矣。"绮斋曰："妹不言则已，言则益增汗颜，尘浊荣辱，乌足出诸妹妹口吻哉？"

谈次，午餐已具，绮斋笑曰："妹将谓我为徒餔啜矣。"霞卿示之以目，两人乃就而对餐。膳竟，霞卿谓绮斋曰："敝园内梅花盛开，正可散步赏观，哥其有意乎？"绮斋然其言，因相偕入园。园广数亩，围以高墙，瘦石嶙峋，流泉幽咽，桥映中

流，宛若龙眠。凉亭花棚，布列苍松翠竹间，遥相对峙。而此时树头梅花，欣欣向荣，独能经霜耐寒，尤足为园囿生色。霞卿因为绮斋述是园之历史曰："是园本非舍下物。二十年前，此间主人翁为敝邑巨贾王姓，嗣以园内屡有怪异，因廉价出售。先大父喜与舍下毗连，辟户可通，遂购之。稍加点缀，似较前略有可观。蘅院之名，亦先大父所题。然自隶舍下后，二十年来，迄未闻有怪异。可知妖由人兴，其为荒诞无疑。"绮斋领之，且行且谈，意至适也。

第　八　回

画梅相贻谢卿厚贶　抚琴遣兴期我知音

花前携手，偕行偕游。二人行次，渐及一亭，因拾级登之。亭名“憩心”，悬篆联一副。绮斋视之，联为楠木所制，句云：

酌酒赏芳辰幽居至乐，

弹棋消永昼游宦余闲。

二人瞻观有间，乃离亭而之他，止于花棚下。棚上覆以紫藤，惟当此严冬时节，青枝绿叶，飘零无遗。中置石凳石案，亦悬联语一副，句云：

恨野鸟山禽唤不醒人间春梦，

问渔翁樵子历几多世外风情。

其字以青田石镶于木间而成，笔姿亦挺劲可喜。霞卿曰：“此棚为妹去岁所建，联语及书丹均系妹亲笔，未识有当家君意否？”绮斋笑曰：“妹具如此文才，令尊见之，必将掀其老髯，笑逐颜开也。”继又转至一亭，是亭较他亭为高，题曰“问花台”，两人历十余级石阶而登焉。中置红木几椅数四，亦题一联云：

云山四面暮林若断若续，

烟雨一篱秋菊半开半凋。

绕是台而过，向东行，入竹林深处。又至一亭，较“问花台”尤高，题曰“鸟语虫吟之馆”。馆中布置，尤见清洁，案上列腊梅

两本。花瓶之内，供月季一枝，正含蕊初放，娇艳欲滴时也。旁置两案，上列棋盘。名花双双，棋奁对对，殊饶风趣。两人因各就坐。馆内悬一联曰：

一林春鸟风成谱，

四壁秋虫月有声。

其句洽切馆名。霞卿曰："是馆之南，尚有一室，为家君宴客之所。自家君出仕后，此室久幽闭，哥愿往乎？"绮斋颔之。霞卿乃遣婢往启其门，稍去埃(埃)壒。二人偕往。中仅置大理石几案，外此无布置，惟高悬扁额一方，题其上曰"于止"。又抱柱联一副曰：

颜回乐道惟以一箪食糊口，

陶潜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

游览既周，二人仍返书斋。绮斋见案上有《琪花馆吟草》一册，因取阅之。霞卿亟上前攘夺曰："巴音俚句，曷足污吾哥银海？乞即还我。"绮斋曰："霞妹何见外之甚！抑此中多阳春白雪，女博士恐我窃学去乎？"时两人手手相触，各不相让。绮斋见霞卿之手，瘦若春葱，腻如玉脂，因笑握之曰："霞妹，若诚无一不足使我心折，如此似花如锦之美眷，特恐薄命郎将受彼造物之嫉妒，不克消受耳。"语声未终，霞卿指斥之曰："妹深不欲闻此不祥之言，愿勿复然。"讵知甫一失手，稿竟为绮斋所得。霞卿无奈，遂不与较。绮斋既得吟稿，因展而默诵，时或击节称赏，时或拍案叫绝。既乃朗诵稿中《宫女词》曰：

禁门深锁落花寒，解带临风愁思宽。

剩有新诗写红叶，不教蝴蝶隔帘看。

又诵《宫怨》一律曰：

已沐君王宠，香屏姓氏题。留仙幸善舞，生小学娇

啼。露冷虫声逼，宵深人语低。从今南内月，更莫照寒闺。

绮斋既竟全稿，求霞卿见赠。霞卿笑曰："得陇望蜀，胡不知足乃尔！"绮斋知难相强，因璧还之。有顷，霞卿曰："曩捧惠问，悉前约业已蒙太夫人许可。绮哥，人生惟无母为最苦。假令先慈而在，妹亦易启齿矣。"语次，双泪承眶，点滴下降。绮斋慰之曰："妹何伤感之甚！妹失所恃，我失所怙。失恃失怙，同悼终天。卿须怜我，我更怜卿。"言次，悲从中来，亦不禁潸（潸）然。既又曰："妹尚未将婚事禀堂上耶？"霞卿默然。绮斋坐谈有顷，即辞返寓。

翌日复往访霞卿。霞卿含笑迎之曰："妹将以微物赠哥，留为记念。惟有所磋商于哥，幸有以教我。"言次，手捧图画一幅示绮斋。绮斋执而玩之，见其上绘梅花两株，笔姿挺秀，神情旖旎。而豆蔻枝头，含蕊欲滴，尤妩媚动人。因谓霞卿曰："如此佳构，无瑕可指，所谓磋商者，果安在耶？"霞卿曰："哥不见乎，上半幅花枝交错，而下半幅则仅老干两株，似觉盈虚不称。妹初拟增绘芳草一丛，嗣思严冬之时，百草尽凋，无可绘者。若题诗赋章，以填其虚，则又未免堕于窠臼，哥其为我图之。"绮斋沉吟良久曰："绘吾二人小影如何？"霞卿赧然。绮斋又曰："两人倚树而立何如？"霞卿曰："两两相对，未免稚气。不如于左树下绘一石凳，妹坐而弄笛，哥则倚立右树下，若听笛也者。如此布置，似较对立为洒脱。"绮斋然之。霞卿于是高卷翠袖，执管挥写。既成，授诸绮斋，绮斋喜甚。笑顾霞卿曰："妹洵多才多艺，如此名花，令人那得不甘以身殉？"霞卿闻言，怫然曰："妹未横夭，何用身殉？今所谓身殉者，殆为妹将横夭之谶语耶？"绮斋曰："余不过极意形容吾两人情好敦笃，虽身殉亦所甘为耳，非必见诸事实也。妹

何怒为？"霞卿意犹未释。绮斋复与之言，庄谐并作，力逗之笑。或谓梅花原美人本真，得吾妹绘之，益惟妙惟肖；或谓俟清和时节，当效范蠡故事，偕美人游西子湖畔。其言拉杂不伦，霞卿为之解颐。

春风拂拂，情话绵绵，两人又谈有顷。绮斋请于霞卿曰："妹素善琴，今何不一奏以佐清兴。"霞卿曰："班门弄斧，强予显丑矣。"因抱琴下，敛容抚之。绮斋倾耳而听，琴声奔腾砰湃，若波涛夜惊，鈲鈲铮铮，如震天鼓鼙。绮斋曰："此曲壮然以悲，凄然以怒，殆项王垓下之战乎？"一转间，琴声将断不断，欲离不离，儿啼母泣，风高马嘶，如听塞上短吟，如闻陇头流水，凄惋动人。绮斋曰："此曲犹豫不决，悲愤交并，殆《十八拍》之遗音乎？"再转间，琴声如怨如慕，如泣（寄）如诉，如嫠妇之太息，如孤雁之唳空，令人黯然欲绝。绮斋曰："此曲呜咽幽怨，淋漓尽致，殆司马相如文凤求凰之调乎？"更一转，其声离恨千端，闲愁万斛。有似老监呼天，宫娃泣夜者，有似君亡臣窜，兵败将死者。冯夷之鼓，鲛女之箫，悲壮凄斐，百感杂出。绮斋曰："是殆渐离之筑，雍门之琴乎？不然，胡为伤心至此，令人几不忍卒听耶。"霞卿曰："非也，此《后庭花》曲也。"绮斋数曰："亡国之音哀以思，感事忧时，不将令人肠断心碎乎？"霞卿释琴而笑曰："前度三曲，悉如哥言，哥诚予之知音。然为佐清兴而奏，今反增添伤感，胥妹之咎也。试更一曲，为哥奏之。"于是霞卿重理旧弦，别翻新调。绮斋倾耳聆之，叹息曰："伯牙子期，千载不再。妹奏此高山流水之曲，而以知音期我，我何克当？然如妹者，负此绝技，未始非今之伯牙也。"霞卿闻言，立辍其琴，顾绮斋曰："辱荷垂爱之深，遂忘效颦之丑，转蒙浪誉，惭愧甚矣。"言次，嫣

然。呜呼，玉树琼花，天生双璧，两小此际之爱情，臻乎极矣。抑亦知今日之绸缪，适所以重他年生离之苦耶？为诵“多情自古空留恨”之句，感慨系之矣。

第　九　回

鸟语数声心惊送别　　骊歌三奏肠断临歧

日月不居，欢会难常。绮斋来禾后，忽忽五日矣，旬日期限，屈指将满。因思以实情语霞卿，而中心又不愿以此贻霞卿忧。然期限日迫，难再逗留。一再思维，实没奈何，乃决以语霞卿。因至史氏之居。是日值雨雪，天地冥晦，朔风怒号，雪花漫空而下，落地点点作珠跳，道上泥泞殊甚，行路患之。绮斋既至史第，门役见为霞卿至友，遂不入报，直让之行。绮斋步至怡云书屋，见霞卿正围炉御寒，俯首读书。含笑入室，呼霞卿曰："女博士真勤读哉！"霞卿起迎之，亦笑曰："妹不过闲居无俚，据书案头，聊遣岑寂耳。"因延之坐。见绮斋衣履尽湿，身上积素，犹未尽融，急请曳屧，命侍婢为之置炉侧以烘之。更命取茗饮之，俾却寒气而舒冻骨，然后与之闲谈。绮斋曰："霞妹，余有肺腑之言见告，幸谅予苦衷，勿以前者之讏言为责。"霞卿曰："哥试言之。"绮斋觉斯时言如泉涌，丛聚于喉间，转致不能发语。久之始言曰："吾侪行将阔别矣，为之奈何？"霞卿急问故，绮斋曰："蒙自徐观察，函召余往。余以山川修阻，道茀难行，雅不欲往。奈北堂以显扬责余，不得不亲命自从。前之所以将　言饰辞者，恐重伤妹意，此数日间不获欢聚也。今为期日迫，离别伊迩，故不得不率直言之。霞妹，自今而往，牵牛西北，孔雀东南，予不知何日得复与妹欢

聚矣。”言次怃然。以为霞卿闻言，必至愁锁双眉，讵知竟有大不然者。霞卿不特无愁容，反笑向绮斋曰：“敬贺吾哥。幼而学之，壮而行之，理当然也。妹尝谓哥曰：‘君才十倍元亮，他年飞黄腾达，吐气扬眉，正未可量。’今果发轫矣。风尘中竟有识英雄者，徐先生可谓独具知人之明。况滇省逼处强邻，四郊多垒，存亡危机悬于眉睫，正英雄用武之地，志士立功之会。从此图南鹏翼，将直达云衢而上九万里，为门楣争光，博堂上欢心，旦暮事耳。君子爱人以德，不以私情干大义。妹自惭不德，不能辅哥成名，清夜抚膺，常为歉仄，又何敢以私情误哥？而哥反谓不遽以告妹，恐重伤妹意，未免失之皮相矣。”绮斋聆言，深服霞卿洞悉大体，点首称善。

两人围炉既久，顿生和煦气，于是移步庭外，吸取新空气。时雪点初收，愁云渐展，阳光隐约天半，似有放晴意。绮斋曰：“明日如旸谷，余即拟就道。”霞卿曰：“明日犹克来此作别乎？”绮斋曰：“余拟留此作长夜之话别，妹意云何？”霞卿红晕于颊曰：“纳履瓜田，整冠李下，嫌疑之际，幸哥念之。”绮斋自知失言，急谢过曰：“妹思虑之周到，诚非余之愦愦所能及于万一。翌日，余当来此辞行。日夕矣，余将归，幸妹毋存芥蒂。”霞卿诺之，绮斋遂去。

明日，绮斋如约访霞卿，携新摄之小影与之互易。画中爱宠，影里情郎，从今地角天涯，相思之味，可借此少慰也。霞卿因设筵为绮斋祖饯。同命之鸟，一朝分飞，所谓浔阳送客断肠时，红袖青衫，俱泪痕狼藉矣。酒情既酣，绮斋请于霞卿曰：“霞妹，会短离长，令人肠断。妹能惠诗数章，稍慰余情乎！”霞卿曰：“余殊不欲学步阳关断肠之词，矧此际方寸撩乱，那复能诗？然既承宠命，敢不竭力，容少筹思。”绮斋许诺。有间，霞卿曰：“今

已浪成十二言矣，句之工拙，幸哥谅余。”因哽咽而吟曰：

听到骊歌欲断肠，樽前劝酒各徬徨。　还将万斛酸心泪，洒向衣襟阻客行。

花前旧约莫相忘，絮语临歧恐未详。　万里鹏程从此始，莫教老大话悲伤。

石莲心苦藕丝牵，一样相思一样怜。　倘得灵鱼东返日，愿君快寄彩云笺。

霞卿吟次，泪珠盈盈，木视绮斋。绮斋亦为凄绝。霞卿泣曰：“哥就道之日，即妹凝眸之时。望穿秋水，离绪如麻。妹本弱质，夙多疾病，矧当此遭逢不偶，命途多乖之际，恐哥异日征帆东归，妹已黄土青冢，作异世人久矣。”言次，咽不成声。绮斋曰：“妹胡伤感若斯！明年今日，余苟得暇，当买舟东归，复与妹欢聚也。”霞卿色少悦，乃曰：“男儿桑弧蓬矢，志在四方，万里求名，理应乃尔，妹昨既言于哥矣。顾当兹分袂之时，忽又大戚于怀，夫何待哥之讶余为二三其德，即余一己亦不能解其所以。古人云‘不知离别苦，怎识爱情深’，殆或然欤。”绮斋曰：“展轮在兹，不获久谈，余别矣。”霞卿曰：“哥请少待，妹拟赠哥一物，留为纪念。固知哥不苟取与，然此物于令誉绝无损伤。”因与婢耳语数言。婢奉命入内，旋挟一琴出。霞卿指谓绮斋曰：“是名鸳鸯琴，以其有偶也。今持一以赠哥，用表妹意，取其鸳鸯相偶之意。但愿此琴长依几右，令哥见物如见人，哥能喻妹意而曲从之乎。且滇省僻处千里外，道其湮郁，写其幽思，于琴亦将有得焉。想吾哥必乐从也。”绮斋径受之，遂即告别。霞卿送之门，执其手曰：“邮简多便，愿常锡好音，毋使妹望眼欲穿，魂梦颠倒也。”绮斋唯唯，忍泪而行。回首史第，见霞卿犹引领凝望也。

第　十　回

万里长征聊酬壮志　　尺书遥寄备述殷情

征车甫归，又事酬酢。绮斋旋里后，为俗务羁留两旬，定期二月八日就道，携侍僮琴儿以行。叔谟、绚斋送之轮次，谆谆叮咛珍重。绮斋亦语叔谟，谓母体素弱，夙多疾病，一旦游子他乡，萦心倚闾，设触发旧恙者，惟吾舅时照拂之耳。又嘱绚斋善事老母，无亏子职。各道后会而别。

越明日之午后，舟次黄歇浦畔，绮斋择逆旅以安之。因须道出越南，托人于法领事处索取护照，并置备各物，因勾留数晨夕。又二日，往乘海轮，下午起碇，由吴淞口向东海进行。乘长风，破巨浪，意至适也。舟行凡三日，抵汕头。汕头气候和煦，虽早春时节，已有江南盛夏境况。灵光无恙，游兴顿增，绮斋一一考其地势民风，笔之于书。停泊一日，次晚起碇发香港，值遇飓风，怒涛山立，船身大荡，乘客涕吐不止，绮斋幸气体夙强，差堪支持耳。明日如香港，港内风景明秀。久客舟中，骤履胜地，人人咸欣然有喜色，群争先上岸游览。岸上街道清洁，蜃楼映翠，山阁睨红，肆中百货盈积，贸易极盛。较之吾国自辟之汕头商场，有云渊之别，天下有心人同声一哭。绮斋进膳后，亦入市场。游行间，一缕愁恨，蓦上心头。南京条约，沦丧国土，羞愤之余，更何忍览此莽江山耶？居三日，乘法国汽船赴海防，由南洋海面进行，过琼州岛，涉

东京湾，凡六日而达岸。此间劳动服役者，悉系安南人，法人镇重兵以钳制之，苛政令以束缚其自由，厚赋税以窘迫其生路，跣足烂衣，惨无人理。绮斋睹物伤怀，不禁喟然而叹曰："亡国之民，固如是乎！"为之唏嘘者久之。午后有法吏来验护照，绮斋旋即迁入旅馆。又二日，乘汽船抵河内，明晚又抵保胜。翌日昧爽，渡桥至河口，入滇境，遂乘舆直向蒙自行。既抵蒙，入道衙，以世晚礼见徐氏。徐氏见绮斋至，备极欢洽。晤谈之下，愈深钦佩。笑语之曰："吾固知名下无虚士，洋务一席，虚左以待高贤久矣。"绮斋辞勿胜任，徐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贤侄能匿才，纵不为老夫计，独不为国家念耶。"绮斋不得已，允权司此职。少憩两日，即入幕办公。会上元佳节，绮斋休假有暇，乃作书以寄霞卿。其辞曰：

书致吾敬爱之霞卿青睐：蘅园寻梅，对花絮语；云屋奏琴，把酒临风：回忆古欢，恍如昨也。曾几何时，星移物换，鸟本同命，而滇越分飞，花故并蒂，乃东西异趋，人非木石，谁能不为之伤心而陨涕耶！新正别后，风尘历落。在珂里逗留两旬，奉家慈命于二月八日首途。山遥水迢。长途跋涉，颠沛之苦，为有生所未经，硕果仅存，虫蚁啮之，其不殆者几希。且道经汕头、香港、海防诸埠，陆沉激刺，时萦脑蒂，一缕愁丝，无一时一刻之与吾相离。孺子泣血，怨泪满腔，古人所谓目睹割脔之惨者，予殆亲尝之乎。月之三日，行抵蒙自。幸藉余荫，得蒙优礼，承乏洋务一席。自愧驽骀之才，重膺骐骥之任，清夜自思，惶悚奚似。

馆中同列，尚称投契，然交疏言深，君子不取，则肺腑倾谈者，又复谁耶？终日间愁云填胸，痴心如醉，听檐马叮

咚，疑是卿玉珮锵锵之声，闻胡笳呜咽，疑是卿临歧嘤嘤之泣。鸦噪檐前，则思卿兴居；蝉鸣树上，则思卿寒暄。晚声吹旅馆，瑟瑟含悲。夜雨照孤灯，滴滴皆泪。人孰无情，其何堪此？嗟夫霞卿已矣！遥望故乡之烟云，柔肠几断，回顾异域之池馆，寸心如焚，伤已。即梦寐之中，灵犀一点，亦未尝斯须忘卿：时若对罄曲衷；时若携手偕游，花间盟心，帘前斗韵，一如曩昔。洎乎醒来，始知其为春婆一梦，水月镜花，全属子虚耳。古人云："情泪一江天，愁思万叠山"，不啻为余咏也。嗟夫霞卿！月照残宵，潮州凄况；猿啼绝岭，巴峡悲吟。兄何敢妄攀昌黎、少陵，惟处境之难堪，犹有过之。风土异宜，饮食异俗。终日无睹，满目瘴疠。每当花晨月夕，幕中宾朋，咸把酒临风，赋诗寄慨，兄恒称疾不与。即与，亦绝鲜兴采。盖异乡之乐，只令人悲，益增旅客之切怛耳。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孤僻，人生到此，尚复奚言！

嗟夫霞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妹莫若哥，兄知妹之境遇必表同情也。敛镜慵妆，惜花颜之憔悴，停针泣绣，伤玉腕之消瘦。不知暗挥几许伤心泪矣。果尔，则窃有愿为吾霞卿告者。西哲尝言，艰难玉汝。卿不观卞和之璧乎，经琢磨而益洁，卿不观莫邪之剑乎，历锻炼而益精。今日之忧患纷投，安知非他年欢虞之媒介耶？且卿有其贞，兄有其义，两地耐守，生死不渝，则虽迢遥万里，而尔我心心相印，无殊咫尺相对。古人云："天下有一真知己，即可无憾。"若然，吾两人何必复以生离为憾耶。

迩来此间天气，乾燥逾恒，暮春尚然，想入夏更不堪其苦矣。

前惠我梅花图，今节有暇，喜题两绝，录呈以博一粲。其辞曰："写得梅花品最幽，不随春意闹枝头。芳心半吐半含蕊，似诉情人寂寞愁。""名花妙入丹青手，春去人间花自留。花自空留人自恨，何曾留得暗香浮。"近又赋《怀人》两章，一并录政。诗曰："依本天涯肠断人，多情枉自留酸辛。前尘后事思量遍，忍忆当年鱼水亲？""银壶漏尽不成眠，小别无端亦可怜。倘得梦中期握手，还将血泪挥卿前。"

遥计开缄诵读，当在黄梅成熟个个酸心时节。书不尽情，尚希谅鉴。

上元节日兄彝手泐

书竟，复读一过，署面缄封讫。阴念：来日方长，隐忧难料，吾两人究不知作何结果。凄凉之极，不禁嗷然而泣。明日，投其书于法国邮筒。讵知此一幅断肠血泪图，一入伊人之手，沧桑顿易耶。

第十一回

鸣凤岗射熊逢剑侠　　落花村下马读残碑

东风解冻，春日舒融，过隙年华，倏又明岁正月矣。原任某公莅任，上峰契徐才，任以洋务局总办差，由是徐之依绮斋，益如长城。盖滇(填)省僻居千里外，气候异变，风土异宜，人多视为畏途。徐之戚族在滇者，仅一二其人，又皆庸碌无闻。即僚属亦鲜通欧文，解法律者，故绮斋居此，无殊鸡群一鹤。任事而后，案牍旁午，绝无暇晷。凡与外人咨复之文件，其稿大都出自绮斋手。徐尝语人曰："吾掌中惜无明珠，不然，此诚足为外黄之赘也。"其得意概可想见。又恐其积劳致疾，予假三日，俾稍资休养。假之次日，绮斋偶与同事周建侯谈骑射之乐，豪兴勃发，跃跃欲试，因约建侯明晨猎游。

晨光熹微，啼鸟惊晓。翌日黎明，绮斋与建侯各乘名驹，携猎犬，背粮负械而出。绮斋曰："今日恐遇险，吾辈不可不备警笛以连络生气。"因授建侯以笛。跨马前行，驰骋数十里，绝无倦容。盖绮斋本长于此技，建侯虽不若绮斋之精，然亦能操纵自如。既出郭，未逮里半，一犬忽疾声狂吠，众犬从而和之，时犬行甚速，距人益遥。二人知矢的已得，因纵马疾奔。既出丛林，瞥睹一山，高仅十数丈，群犬已越其巅而过。二人仍从其后，荒草撩乱，高没股胫。二人立马山巅，高眺远瞩，云岭之固，滇池之险，宛在目前。忽见群犬吠处，稚熊三头，

争逐原野间。二人因疾趋下山。熊见人至，其奔益速，尽力追逐，始得相近。绮斋急发矢射其一，矢著其尻，熊受创痛，大肆咆哮，负矢向左狂奔。绮斋又连射之，紧尾其后，不使稍逸。熊大怒，转身扑绮斋，绮斋纵马避之，马亦怒目睁视，助人声威。熊既奋力前扑，不意踏空，以作势过猛，遂蹶左蹄。绮斋乘其踣地，又连发二矢，一著其尻，一中项下，血下涔涔。熊经此创，怒火益炽，鼓尽平生之力，与绮斋剧战。绮斋用以逸待劳计，辄左右避其锋，时更乘隙射之。熊流血既多，气渐懈。绮斋知已无能为力，连发数矢。熊频受创，遂不复振。绮斋蹑其后，持刃力贯其项下。熊复作最后之反抗，伸足击绮斋，其来绝猛，绮斋急拔刃避之。刃既去，疮口血溢如注，草为变色，而此孔武有力之兽殆矣。

熊既被诛，绮斋喜甚，忽念建侯所在，遍呼不应。盖与熊战时，固不遑顾建侯，今大敌既克，始忆及之。翘首四望，但见林影横地，荒草绵绵，而所谓建侯也者，渺无踪迹矣。窃念：建侯殆葬身熊腹耶？抑为山林所隐蔽耶？偶见百步之外，有一小丘作伏虎状，因造其巅，极目眺之，建侯之形影，仍杳如黄鹤。频鸣警笛，依然无所见。因下山巡视，遍地除死熊身畔外，固未尝有血迹，又似未被祸者。因仍登高远瞩，瞥见丛林之中，有一骑出没其间，相距约数里，第不克明辨。鸣笛警之，似有声应之者，初疑为回声也，释笛验之，其声依然，和者非他，固绮斋所切望之建侯也。

初，绮斋既逐一熊行，建侯自知非二熊敌，因先射其一，使之先奔，以分其势。一熊负痛，暴怒狂吼，谷风习习，林木响应，咸若助其威焰者。乃二熊左右相依，若互为将伯，群犬仅绕而狂吠，无敢上前。追逐里许，人马咸有倦意，回顾革囊

中，只余三矢。二熊竊人弗前，转返身扑人。建侯大恐，急勒马左逸。茫茫旷野，呼吁无门。而二熊见人返走，其行愈速，主客顿易。幸建侯手足矫捷，熊不得逞，然马益疲，行益迟，渐为熊所及。建侯默念：战亦危，不战亦危，转不如战之，尚有后望。因转身敌熊，飞刃猛刺，竟中一熊，矢著要害，熊遂踣。而其一犹奋力进攻，若为复仇者。正危急之际，忽见一缕黑烟蔽眼而过，熊踝仆地，眼中流血如注。愕然间，遥闻警笛之声，临风而来，知为绮斋所鸣，因应和之，是即绮斋所闻之笛声也。

有顷，建侯驰至，谢绮斋将伯之劳。绮斋佛（拂）然曰："君讥余耶，安有相距数里而能相助者？"建侯大悟，因为之述熊眼流血之异。绮斋曰："殆必有人助君。意其人亦吾侪同志。然施恩不居功，侠客之行也。如此义士，奈何交臂失之。"因相与嗟叹不已。建侯曰："吾辈腹久枵，可啖干粮以充饥。"绮斋然之，乃席地各出粮食。绮斋曰："今日幸逢稚熊，不然吾两人俱殆矣。是土何名，君知之乎？"建侯曰："是土名鸣凤岗。"绮斋曰："是岗左近有佳境乎？"曰："无之，惟余辈来时，道出落花村，村后有烈妇冢。冢位于一高阜上，阜处深林间，既幽且邃，有足观者。"绮斋曰："吾辈盍归，道出是村，可驻马游之。"建侯然其说，二人遂向落花村行。至其地，各下骑，步登高阜，一孤冢垒然存焉。因历级登阜，见冢前立一碑石，石上刊碑文一篇，岁远年湮，几模糊莫辨已。绮斋近之，极力辨视，首段尚隐约可睹，乃诵之曰：

夫延平剑分，情天莫补；乐昌镜破，恨海难填。柏舟孀妇，愁听黄鹄之音；漆室遗嫠，忍睹青鸾之舞？偷生无益，证果蟾宫；视死如归，重注鸳牒。于是里人颂风，闻

于有司；大府旌节，褒其墓门：此烈妇冢之所自来也。

其下一行，剥落殆尽，细辨之，有“溯夫滇匪”及“疆场多故”等字，绮斋乃续视其下曰：

征夫成仁殉国，义挟风霜；嫠妇设奠招魂，节撼松柏。

是联之下，又缺略数行，仿佛有“此身化石，予手拮荼”八字，更似有“溅血泪以崩城”之句，绮斋亦不能详究。续视其下数联，隐约尚可审辨，乃复诵之曰：

夜月凄凉，痛幽明之睽（揆）隔；晚风萧瑟，惕生死兮异殊。梦魂常绕乎沙场之骸骨，方寸已类于古井之波澜。鬼蜮含沙，罹浩劫于一旦；杯蛇幻影，偿冤债于三生。天寒日暮，摩笄山下之魂。

绮斋极力辨其对语，似有“望夫石”三字，再下二行，则竟只字莫辨矣。乃即舍而下读曰：

良玉易陨，琪花竟摧。物忌坚方，人讳明洁。魂兮归来，天乎一哭。然而委曲求生，生不如死；慷慨赴死，死荣于生。

绮斋读至此，顾建侯曰：“此数语可谓悲壮淋漓，情文兼至矣。”建侯颔之。绮斋复视其下，有“馨香俎豆，宁为千古完人”二语。其对联则仅有“万年遗诟”四字，约略可辨。因更读视其下曰：

劓鼻见志，梁媛矢诚；刵耳表贞，令女高行。封夫人骂贼殉身，渤海郡之英灵赫奕；王烈妇投崖抗节，清风岭之祠宇巍峨。

绮斋笑曰：“作者于烈妇，可谓推崇极矣。”其下两语，漫不可辨，惟“松筠机杼”诸字，尚能仿佛似之。自此而下以迄末句，则

概可审视。绮斋乃卒读之曰：

用是掇土成坟，表彰令德；刊石建碑，激扬贞风。英魂不朽，芳流滇池之南；遗烈斯存，光照云岭之麓。因沐手以陈辞，愿从容而献文。

绮斋诵毕，谓建侯曰："君知此妇之身世乎？"建侯曰："村中父老尝为余述之。氏夫姓李，某岁滇匪作难，氏夫投笔从戎，没于沙场。氏闻耗，哭之哀，屡思身殉而未果。会族有虎而冠者，涎氏姿首，谋夺其节，乃捏造诽语以陷之。氏且悲且愤，因投井而死。死后，里人怜之，上其事于大府。大府义之，为营葬于是村，并刊立墓碑，旌表节义。此二百年前事也。"绮斋叹曰："夫死国难，妇死家难，并传不朽矣。"徘徊瞻视，久不忍去。遐想间，仿佛彼冢中人来告曰："人生总须一死，节义之人，其身虽死，其名永存。"思至此，为之慨然。建侯见其状态，促之曰："暮鸟归林，夕阳西下，时晏矣，吾侪盍归。"绮斋允之，乃下阜跨马而返。

第十二回

古剑盟心情犹棣萼　　秋风刺骨病客蛮荒

离局数百步外，有胜境曰“赏心亭”，三面抱水、背负丘陵，别具潇洒出尘之致。文人韵士，每引为排遣胸襟之所。而凡夫俗子，以非管弦呕哑之场，足迹仅至焉。一日，绮斋于公务之余，枯坐芸窗下，见夫萧风飒飒，竹影毵毵，凡异乡之一草一木，靡不足动游子思乡之感，因信口占一绝曰：“客窗无事独徘徊，昨夜乡关入梦回。千里家书何处达，天边一雁又南来。”阴念：踯躅天涯，代人作嫁，忽忽又一载矣。幸北堂康健，弱弟无恙。惟旧盟未谐，夙愿难偿。而时序迁流，转如洪河大山，一泻千里，青年弃我，老大徒伤。读“韶华在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之句，泪痕狼藉矣。偶忆及“赏心亭”风物清高，足以怡情寄慨，乃信步往游。时正初夏，野树破萼，百卉争妍，花底鸟语，聒耳瞭人，顿觉神思俱爽。遥见高宇矗出水上，砥柱中流，即“赏心亭”也。乃绕道由背面小径登亭。亭基故巨石所砌成，崇高逾恒。绮斋凭栏四眺，见两岸渔帘舟影，秀竹垂杨，若断若续，气象万千。而此际微飔淡荡，临风拂拂，又觉尘虑涤尽，有羽化登仙之想。

徘徊良久，仍踱步下亭，寻旧道而归。行至半途，乍闻马蹄得得之声，由后驰至。回首顾之，则双骑驰于后，骑上乘男女二人，以意度之，非兄也妹者，即夫也妻者。男固气宇昴

兀，傲岸不群，女尤英风飒爽，豪气溢于眉宇间。先是二骑本先后驰骋，时忽停鞭按步，并辔徐行，唧唧细语。绮斋疑其议己，大为诧异。而二骑忽折入道左大逵以去，心始释然。

犬吠声声，客来不速。翌日，有人过访绮斋。门役先持刺入，刺刊陈儁，字毅庵，籍隶赣之九江。因延之入。视其人，即昨日所遇之骑者。施礼既竟，毅庵曰："仆与先生神交久矣，幸恕仆不作世俗之客套语。"绮斋不解所以，唯唯而已。既乃曰："尊称万不敢当，惟何处与仆有素，幸以语我。"毅庵笑曰："余之企瞻荆州，仅一晨夕，而心钦季相，已弥月矣。"绮斋益茫然，复进询曰："幸君明以语我，闷葫芦殊令人难堪。"毅庵曰："君犹忆前日之猎游乎，此即余知君之第一日也。"绮斋曰："君殆助建侯毙熊者乎？"毅庵含笑不语。绮斋又曰："君客此几许时矣。"毅庵曰："甫半载耳。"绮斋曰："仰君神彩，义气溢乎眉宇；聆君言辞，胆肝现于舌锋。君殆朱家、郭解之徒欤？"毅径拊掌称快曰："萍水相遭，甫及片言，而君已烛照余之为人，谁谓今世无伯乐哉？今君公务未竣，不敢久坐骚扰。明日苟有暇者，祈惠过敝庐，就领清诲，畅叙平生。"绮斋允之。毅庵又曰："敝寓僻处穷乡，非居此中者莫辨其路径。明日午后，余拟复来此间，为君前导。"绮斋又诺之。

翌日，毅庵果如约至。绮斋从之行，徒步出城，又里许，达其居。规模虽不华丽宏畅，而面绿负翠，殊饶山水佳趣。入其室，剑悬于壁，匕置于架，别具雄壮气象。陈设至简，仅两几一案，与二三交椅而已。毅庵款客坐，一龙钟老仆来献茗。毅庵谓绮斋曰："助周君毙熊者，君意果阿谁？"绮斋曰："昨固言之矣。"毅庵曰："非伊人也，伊人之女弟也。"绮斋大诧曰："令妹具如此武力侠肠，洵巾帼而须眉者，红线后身耶？

隐娘再世耶？愿一见以启孤陋。”毅庵曰：“舍妹亦深愿与君接谈，故余为先驱。”

语甫终，闻户外足音跫然，绮斋知其妹至，肃容起立。其妹入，与绮斋行相见礼，绝不作寻常女儿态。礼次，持刺赠绮斋，绮斋亦贻之以刺。视其刺，名毓奇，号庐侠。豪肠侠骨，雅符其名。既各归坐，绮斋询庐侠以当日助建侯情状。庐侠曰：“妹自幼即好试马弄剑，及长，益致力于是。尔日，适出外游行，中道见君与周君携猎犬前行，知系游猎者。妹欲观两君射击之技，因遥尾于后，从君等至郊外。方君与熊搏战时，妹隐身林间作壁上观，嗣见君操胜，为之欣佩不置。乃寻道归，途见周君与熊方酣战，因复往观，仍藏隐林间。后见周君渐不支，因发枪助之，幸中熊眼。”言次，从身畔出一物示绮斋曰：“此新式之无声毒药枪，吾辈之利器也。”绮斋视之，称誉不已。毅庵曰：“舍妹归后，为余津津道君之勇，余乐甚，思一晤其人，奈未审所居。人在咫尺，相思万里，徒令人怅怅耳。幸日前归途遇君，舍妹又为余言之。折入大逵后，余即下骑蹑君后，始悉君居处姓氏。”庐侠又曰：“妹当日本欲与两君相见，第以男女有嫌，又素昧平生，以是不果。”绮斋一一聆之，恍然大悟。时斜阳西渡，暮色苍茫，绮斋遂别而归。此后非绮斋过访，即毅庵来谒，虽庐侠与绮斋，亦披肝倾心，绝不避嫌，意气相投，欢若家人兄弟姊妹之间焉。而孰知魔障之由渐入深，彼当其局者竟不自知耶。

凉风战树，木叶飘零，人事劳劳，光阴草草，倏又凉秋九月矣。重九之日，毅庵饮绮斋于其家。饮后，绮斋顿觉头晕目眩，干燥逾恒，勉力挣扎归。晚风萧萧，直刺肌骨，陡觉四肢大震，知大病垂临。甫就榻，即遍体大热，昏然不省人事。虽延

医诊治，依然无效。旬日后热力稍减，医者力嘱尽心调治，绮斋因商诸毅庵。嘱代觅清静之所，为养疴之地。毅庵慨然曰："舍下虽湫隘，尚有为君下榻地。"绮斋感谢之，即日迁居其家，毅庵兄妹尽心调护之。虽当疾病寡欢之中，而得与知友清谈娓娓，转不觉所苦矣。

第十三回

软语频频落花有意　　严辞侃侃流水无情

野鸟哀号，寒冰惨结，转瞬冬令矣。绮斋养疴五旬，厥疾始瘳。一日，天气晴朗，朝霞融融。晨起，绮斋启扉出，徘徊旷野间，吸取平旦之气。病羁数月，一旦复睹天日，中心良乐。正俯仰间，遥闻步履之声，由后而来，回首顾盼，则固磊落裙钗之庐侠，踏草地翩然至。谓绮斋曰："天寒欲冻，积霜未融，君以初瘥之身，气体未复，其何堪此？"绮斋曰："幸谢厚意，惟枯坐室中，实令人闷闷欲死。此间空气新鲜，仆良安之。"庐侠曰："妹等贪眠晏起，致君枵腹出游，设旧恙复作厥咎甚矣。"因相与入室进飧。两人行时，履下惊霜落叶，被封姨所卷，瑟瑟作响。庐侠喟然曰："方其盛时，亦曾开花结子，欣欣向荣，乃韶光易老，向日未久，遽尔凋零。人之一生，亦复何异？由童稚而少壮而白发，以迄就木，顷刻事耳。妹自识荆以来，于兹仅七阅月，而揽镜顾影，憔悴容颜，又增老矣。盛年易逝，韶华不留，妹之悲观，其何如耶！"绮斋知其意在言外，粉（纷）饰之曰："荣荣枯枯，生生死死，本天理之循环，安用夫悲？"庐侠不语，适及膳室，因入内进飧。

是日亭午，毅庵匆匆自外归，告庐侠曰："妹其速为余备行装，今晚当远行。"庐侠急问故曰："秘机不宜宣泄，容大功有成，再为妹告。"庐侠曰："于外人则秘之，手足之间，亦斤

斤乃尔耶？"毅庵无奈，允语之。起立周视室外，见无他人，始微语庐侠曰："光汉顷得粤东秘电，言戡夷被捕入狱。兄与渠今晚拟即起身赴粤，往救其难。"庐侠询光汉、戡夷两人为谁，毅庵曰："是皆吾党巨擘，余之刎颈交也。"庐侠曰："诚如哥言，妹愿偕行。"毅庵沉吟曰："余此往殊危险。第大丈夫既以身许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妹弱质，可免一行。且妹而同往，吾辈行踪诡异，不将启绮斋疑窦乎？"庐侠曰："绮斋重有义气，即直告之，亦庸何伤。"毅庵摇首曰："渠虽烈性男儿，究非吾党中人，言之无益，不如不言。"庐侠颔之，即入内为毅庵整行李数物，兄妹挥泪而别。毅庵去后之两日，绮斋告庐侠曰："余病瘳已旬日，容当入局销假，明日拟迁出。"庐侠曰："此君正事，何敢强留？倘能念我伶仃无依，而时为照拂，君之惠也。"

是晚，庐侠邀绮斋外出步月。时正孟冬既望之次夕，冰轮乍涌，娟洁可人。然月之为月，每因人境遇而异，乐者当之，自觉皎洁可爱，忧者当之，转憎其惨淡矣。绮斋、庐侠各怀隐忧，良辰美景奈何天，正此境况。庐侠不禁太息曰："硗硗易缺，皎皎难常，昨夜今宵迥不同矣。"绮斋曰："桑田沧海，世事常然。尘世之欢娱，无非梦幻泡影耳。然而迷其途者，往往明知故犯。即如余与霞……"语至此，声顿止。庐侠追询其语。绮斋大悔失言，谓之曰："此中人语，乌足为女士道？"庐侠曰："尘事滚滚，无非春婆一梦。然人生朝露，贵能及时行乐。生而不乐，不如无生，即生亦不如为木为石，无灵机无知觉之为愈。"绮斋曰："人生惟及时行乐为最难。世所谓兰因絮果者，由今观之，一切皆茫然耳。"庐侠曰："君言良是。譬如妹令者，恰似放孤舟于大海之中，汪洋无涯，扁舟一叶，为祸为

福，一任风力。每念及此，良用怆然。”绮斋曰：“以女士之豪情侠骨，急宜放大慧眼，善择所托，庶他年举案齐眉，伉俪盈盈，可极人生之艳福。”庐侠斯时，不禁将平素爱慕绮斋之心，腾沸于五中，赧然言曰：“可托安有如君？”语次，红晕两颊，与皓光相映射，倍增娇艳。玉容低垂，频频弄其裙上绣带。绮斋斯时，如临万丈情坑，偶一失足，立即坠入。顾用情素专，急正颜答庐侠曰：“以女士之柔情侠骨，余纵木石肠，亦倾心久矣。顾事有难期两全者。从女士之意，则负他人；方女士之命，又负女士。负他人，则爽约背盟。爽约无信，背盟无义，余之道德堕地矣。负女士，则余虽负不情名，而不负伊人旧约，犹不失为守信之士。若从女士之言，则堕余之道德，道德堕矣，女士又何取之哉。”庐侠闻言，中心至悲，顾不欲形诸词色，仍含笑而答曰：“妹未悉君往事，唐突进言，负罪甚矣。妹决不愿陷君于不义，亦不愿移余之爱情而之他。”语至此，面色乃渐惨白，紧握绮斋手，似非此不足以表其爱情之真挚者。乘兴而出，悄然而归，是夜之不堪情况，泪痕洗面矣。

黄姑信去，青鸟音沉。庐侠自毅庵去后，无日不盼其好消息至。乃望之愈殷，离之愈远，竟音信杳如，为凶为吉，未可臆度。一夕者，伏枕假寐，心念阿兄，辗转不安。恍惚间，见毅庵形容惨淡，掀帘入曰：“妹妹自爱，阿兄去矣。”陡觉毛发悚然，猛回头，绝无所见，惊而寤。自念曰：“敢莫阿兄有意外之虞乎？”既又曰：“安知非思念过切，而结成此妖梦欤？”时将夜半，窗外风声，欷歔如叹息，愈觉心惊肤栗，不能安眠。合眼仿佛即见毅庵，张目即又不见，疑团亘心，忧惧交并。晨起敛镜慵妆，如醉如痴，一瓣心香，惟遥祝阿兄之无恙归来耳。

急景凋年，阿兄不返，光阴草草，又一春来。光汉自粤归，便报噩耗曰："毅庵死矣。"庐侠闻报大惊，因惊而痛，因痛而晕。盖庐侠无他骨肉，所可凭依而告语者，厥惟阿兄。一旦棣华遽折，情何能堪？庐侠醒来，绮斋适至，庐侠遂将毅庵死状，为绮斋道之。绮斋亦大戚，既归寓，赋二绝以哭之，其词曰：

誓吞胡虏复中原，甘掷头颅保国魂。

壮志未酬年不假，茫茫天道复何言！

如虹豪气壮山河，百世流芳名不磨。

愧我无才难附骥，时艰未预负公多。

又亲书联语挽之曰：

是大汉伟人，胡一去不来！空教怅望江天，白云失色。

我平生知友，仅七月相处，竟尔悲歌薤露，黄土无情。

明日，绮斋复过庐侠居，设奠为毅庵招魂，成礼而去。

忧患移人，遽厌尘俗。庐侠自几经失意事，觉人世凄凉，绝无乐趣。良缘既无福分，此间不愿久留。逾日，洁身引去，留一书别绮斋曰：

绮君足下：侠遭家不造，手足伤残，今后当力为伯氏复仇。他日苟能手刃仇人之首，奠诸墓前者，夙愿偿矣。今即就道，不及与足下话别，并不愿与足下话别，以增临别之痛也。天涯地角，后会难期，惟遥祝有情人之早成眷属耳。临颖匆匆，不尽欲言。侠白。

绮斋得书，茫然不解所可。急往访之，庐侠果行矣。第剩有惨淡斜阳，照此旧日之屋宇耳。咨嗟而返。

第十四回

红颜薄命噩耗飞来　　青衫多情孤舟归去

长春桥畔，集贤馆中，有二少年促膝纵谈斗室之内，言词抗爽，状至欢洽。甲衣裳楚楚，类缨簪贵胄。乙虽敝衣垢裳，气宇亦傲岸不群。甲曰："淮阴市上，受辱少年；子胥江头，乞怜漂女。才人不遇，千古同然。惟达者处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乙曰："仆落拓江湖，自谓终身无复知我者，不图获遇明公，赏鉴于风尘之外，益以救援之恩。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明公。仆固非淮阴国士，而解囊之德，必有以报之。"甲曰："同是异乡羁栖之客，缓急相济，分所当有，焉足云报？"言时取新购之衣履进，乙谢而受之。

读者诸君，知二少年果何许人乎？甲即刘绮斋，乙为绮斋新得之良友武杰立三其人。立三，蜀人，家固小康，早失怙恃，勇力过人，有豪迈气。师教之读，不肯竟学，弃而业贾。然性嗜麴（蘖），日沉迷于醉乡。又不善经纪所业，以故家道日替，至贫不能自给。其后辗转滇蜀间，益豪放不羁。常语人曰："人生与其胁肩谄笑，逐逐于缙绅冠盖间，无宁佯狂市井，与彼屠狗者沽饮，一旦有急难，尚能投袂奋起，作不平之鸣。而彼平昔所诩诩为患难交者，至此不仅袖手而已，且挤之而又下石焉。"此虽愤激有过之语，然亦足以睹其人。既受衣履，沐浴而易之，神彩焕然。语绮斋曰："古人知己之感，生

死从之。仆落拓一身，飘泊无所，以四海为家。此后愿永侍明公左右，文则为公任钞胥，武则为公作将伯，公许之乎？”绮斋曰：“君海内奇才，方将作中流砥柱，胡自弃如此！”立三喟然曰：“尘海知音今日少，如公者，世有几人？与其濯淖污泥之中，而终不得风云际会，毋宁蝉蜕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绮斋笑曰：“此涉世过深之愤懑语，愿勿复然。”立三曰：“纵我不弃世，世将弃我何？”绮斋曰：“君言亦是，惟欲从仆终身，仆何人斯，乌克当此？”立三曰：“无明公救仆，仆终不免为沟壑饿殍。知遇之恩，再生之德，岂仅终从可报？不过聊尽寸心而已。”绮斋踟蹰有顷曰：“仆客邸正患寂寞，得君晨夕共事，计亦良佳。惟终从二字，仆万不敢当此名义。君爽人，愿勿复云。”立三颔之。

野岸花残，江村枫茂，秋光云逝，朔风乍来。一夕绮斋坐小窗前，阅唐人诗集，黄卷青灯，故人相伴。忽闻青鸟数声，衔来华翰，剖而诵之，则霞卿书也。甫读数语，即伏案大泣，气促攻心，昏绝于地。立三大惊，救之醒，扶之卧榻上，绮斋仍恸哭不已。立三曰：“彼书中果作何语，君胡为伤心若是？”绮斋乃示之。立三执而诵之，甫及一语，即还于绮斋曰：“此君家书，非余所当阅。”绮斋曰：“此余未婚妻史蕴静致我之绝命书。蕴静为人，光明磊落，余敢必书中决无嗫嚅之语，以污尊目，可径阅之，毋辞为。”立三如其言，朗诵之曰：

书留我敬爱之绮哥足下：万缕情丝，一旦断割，不留赠数言，曷以慰哥？然垂死之人，神志恍然，肝肠寸断，出言无章，辞修不遑，惟爱我者之曲为我谅耳。嗟乎绮哥，亦知薄命妹今日所处之境遇乎！身尝之暴戾惨怛，无殊罗刹虐刑。心中之懔悚凄惶，何让夜台苦况？神丧形销，肉脱骨

立，使哥见之，亦不识其为意中人矣。久欲挥彼慧剑，返登佛国，无如情丝牢缚，痴心未灰，故犹苟延残喘，视息人世。冀彼苍有情，厥心或悔，俾放一线光明，如吾哥所云，经艰难而成功。庸意彼苍竟尔无情，罡风孽雨，蓦地而来，使薄命妹呼吁无门，立锥无地，演此珠沉玉碎之惨剧，步彼焚琴断钗之后尘。狂飚跋扈，花摧并蒂之枝；愁云迷离，梦断相思之树。天公愦愦，尚何言哉！

嗟呼绮哥！吟风弄月之词，莫非祸水；怨雨泣花之句，实为厉阶。哥亦知薄命妹致死之由乎？孤愤难鸣，长恨谁诉？敢为吾哥略言之。庶母于妹，芥蒂夙深，微特陌路待我，更寇仇视我。彼居恒无所事，务以挟妹之短，间我父女为得计。盖欲得我而甘心之念，由来久矣。曩者妹以闲居无侣，对物伤怀，尝赋短歌两阕以写情，事后置之书簏中，不意近日为彼所睹，强劫之去，以告家君。家君阅词怒甚，谓摽梅之赋，有失贵媛身份，雷霆之下，严辞诘责。顾妹虽受横祸，犹谓孽由自作，咎有应得，苟不为尔我前途阻力，纵什倍其苦，亦能忍受。乃知事有大不然者，彼复谮妹于家君前曰："若室中怀春淫词，盖不知几许，不可不深究。"家君惑其说，遽大索妹室，大箧小簏，无微不及。妹自信素束身自爱，纵大索吾室，又何所惮？索而不得，冤且立白。讵意哀澜之涨，浩荡横决而来，竟靡所底止。淫词固无从检得，而吾哥曩岁所惠寄之书，竟入家君之手。严父之震怒，庶母之欣幸，与夫妹遭遇之狼狈，夫何待言！自是而家君欲为妹择婚之心益急矣。会邑人杨姓来议婚。杨行同市侩，徒以藉乃祖遗产，故财雄一方。厥子不肖，尤甚于父。乃家君竟涎其素封，而庶母尤乐

其与妹愿相左，强施压力于妹，遽允所请，今已受彼聘物，行将卜吉亲迎。浩劫如彼，奇辱如此，不为玉碎，宁免圭玷耶？

嗟乎绮哥已矣！桃花流水，总是无情；玉陨珠沉，只余痛泪。红丝之系，尚奚望于今生？白首之盟，惟有期诸来世。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母兮生我，鞠我育我，掌珠爱我，拱壁（璧）视我，一旦樛木中摧，剩此孤身，昊天不吊，胡宁忍予。凡千有余日，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中，茕茕弱质，讵能当此残摧耶？绮哥思之，人自呱呱堕地，有生命以来，谁不愿克享寿考，终其天年。顾势之所驱，有不能享寿考终天年者，其伤心为何如耶！忆云屋抵掌之日，妹尝语哥曰："妹未横夭，何用身殉？"讵知，"横夭"二字，竟成今日之谶语，其伤心又何如耶！嗟乎绮哥已矣！招来倩女之魂，情天莫补；啼尽鹃娘之血，恨海难填。世之杀身殉情，衔怨没世，聚哭于青枫黑塞间者，盖不知几许，伤心宁独妹一人乎！把笔至此，灯昏欲蕊，惨淡无光。远听长空断雁，个个悲鸣；落月啼乌，声声酸楚。槐叶萧萧，桐树瑟瑟，西风过处，络绎唱和，令人悚然。又似窗外鬼语啾啾，目前黑影憧憧，仿佛离恨天上之怨女，薄命司中之幽魂，咸来挈妹完聚者。

绮哥绮哥，妹今去矣！生不逢辰，了情缘于一霎；没又非福，赍大恨于三生。妹他无所恋，惟是生我之老父，受人蒙蔽，家门后患，何堪设想？爱我之绮哥，睽隔远方，永诀之夕，不及一面，此长眠人所耿耿难忘者也。抑妹又有进焉者，敢陈刍荛之言，聊当封菲之采。窃维天下无不散之筵，古今无长圆之月。自兹而往，哥其视往事如梦

幻泡影，毋令纤芥存于脑海中，万勿萌消极妄念，而生厌世悲观，重增长眠人罪戾。务竟其才，为家国立功，尽其能为苍生造福。他年青史表扬，丹书流传，有厚望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哥能善体妹意而曲从之乎。

嗟乎绮哥已矣！银蟾西斜，促妹就道，铜壶漏尽，是我归期。一夕苦风凄雨，黄花倏坠；半天冷月残光，白骨长埋。古人云：一棺附身，万事都已。今而后世事茫茫，尘务纷纷，妹不复闻问矣。临池仓皇，不知所云，万里前程，诸维努力。时八月下澣六日薄命妹蕴静和泪作此，以志永诀。

立三读竟，还诸绮斋曰："语语伤心，声声酸鼻，仆虽局外人，亦不能无动于中，宜君之悲恸也。"绮斋曰："硗硗易缺，皦皦易污，物忌坚方，人讳明洁，吾不料霞卿之竟以此殒其身也。吾两人盟言犹在，誓生死不相抛散者，一旦幽明异路，不及泉壤，永无把臂之日。斜阳芳草，人面桃花，人孰无情，谁能遣此？余决于日内偕琴儿轻装东归，务一临霞卿墓前，麦饭一盂，香醪数滴，叩其名而祭之。彼既为我而死，我又何忍相负？余亦行将谢绝尘世，遁迹清都矣。"立三曰："君哀痛之情，仆岂不知？顾万里一身，上有慈亲，下有弱弟，负责綦重。古人亲在不许友以死，何况君与史女士，原为儿女私情，那得遽萌死志？且生死者，天地间恒事，何能天长地久，永不抛散？纵此生良缘克谐，亦不过风驰电掣，享数十年艳福，一回春梦而已。明达如君，当能体逝者之心，从其留赠之言。"绮斋长叹不语。立三又曰："尊驾果东归，仆在此亦殊无聊，愿追随左右，容可破长途之寂寥也。"绮斋允之，乃议定越两日首途。

第十五回

媚主意侍女施奸谋　察婢言佳人识陷阱

读者诸君，吾书至此，将语诸君以霞卿与绮斋别后之所遭。吾书曾记禅叟调差吴下矣。宦海升沉，胥仗引汲，叟之得有是者，全恃为藩司之门下士也。嗣藩司赴玉楼之召，泰山遽颓，援奥无人，叟因乞骸骨归故里。上峰许之，即已携眷南归，而霞卿遂与其庶母钱氏同居。读者志之，此绮斋游滇之次年事也。

钱既与霞卿同居，眼中之针，无时不思有以去之。钱有心腹侍婢二：曰春梅；曰秋菊。梅长于菊，狡黠多智，善媚主人意。菊亦口蜜腹剑（箭），与梅深相得。钱于此，无殊虎生双翼。

禾俗竞渡节有送礼贺节之举。钱以与霞卿不睦，故独遗吕氏。吕其外家也。霞卿愤甚，诉诸于叟，叟亦不直钱，允为补馈。钱自知理屈，敢怒而不敢言，结怨益深。密与二婢谋，思间其短以中伤之。令二婢留意其举动。婢素好事，自乐于效命。

夜月生凉，晚风涤暑。一夕，梅往园中纳凉，适霞卿之侍婢彩凤亦在。梅笑语相承曰："姊日伴女公子深藏红闺，侬辈不易一晤。今夕何夕，邂逅相逢，敢偕姊一谈。"言时，手携凤腕，并肩坐下。梅问曰："长昼无俚，溽暑恼人，女公子独

处于妆阁，宁不畏岑寂耶？”凤曰：“女公子左书右诗，兼习丹青，自乐其乐，大足消遣。”梅曰：“女公子德性婉淑，御下宽和，姊得其所矣。”凤笑曰：“如夫人宁非推心置腹待姊者！”梅不语，有顷忽叹曰：“在理婢辈不应窃议主人，惟交好如侬辈，不妨一犯偶语之禁。”言至此，起而四顾，见阒无他人，复归坐，附凤耳言曰：“如夫人为人阴险多诈，与侬落落难合，平日于侬外似宽厚者，假仁义耳。窃闻伊深恶女公子，将致之死地。而女公子柔曼若此，庸能与敌？侬实为女公子寒心。”凤急询曰：“伊将何术以谋之？”梅曰：“此非侬所知。惟愿女公子善自防卫，勿堕奸计耳。”既又曰：“如夫人与女公子，已处势不两立之地位，纵女公子休休有容，犯而不校，奈如夫人终必甘心于伊而后已。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届时恐姊亦难免。侬不忍见姊之失身所，尤不忍见贤淑之女公子受人暗害，故举如夫人之隐以告姊，惟先发可制人。姊与女公子，其实图之。”

凤聆言惊惧不知所云，匆匆起去，急欲往报霞卿。梅亦起而掣其衣，故叮咛之曰：“乞姊为侬守秘。若为如夫人知者，侬立为齑粉矣。”凤见霞卿，如梅言以告。霞卿始闻其言，心怦怦然若有所惊，继乃笑语凤曰：“痴婢，受人愚矣。梅为如夫人心腹侍婢，安肯对他人揭其主人之隐？其间盖有深谋焉。容当忖度之。”语既，默尔有许。又谓凤曰：“汝再为余一述前言，勿有所损益。”凤复述一过。霞卿仰屋移时，仍枯坐无言。又有间，忽起立绕室而行，推窗观望，凭栏筹思。时纤云四敛，皎月当空，神思为之一爽。俄而焦鼓报更，暮乌啼月，霞卿乃就寝。

明日，霞卿语凤曰：“昨事余已得端倪，兹有要言授汝。汝

见梅后，其依余言询之。”凤诺之。霞卿与之密语有顷，凤乃往寻梅，谢之曰：“承姊照拂，女公子亦深感激。惟先发制人一语，伊殊不解，殆姊欲陷渠于犯上之境耶？”梅急申辩曰：“姊误矣，侬乌敢出此？且如夫人既非主母，又非继主母，犯之何伤？”凤曰：“微此而外，姊别有嘉谋欤？”梅曰：“渠胡胆怯乃尔！渠自为之，侬当助之。”凤曰：“姊试言其他。”梅曰：“舍此而外，惟离居耳。”凤聆言既，又别去，以告霞卿。霞卿恍然曰：“彼奸谋毕露矣。为我唤梅至，容当面斥之。”凤又往寻梅，如霞卿命招之。梅误为霞卿已受其愚，将与之商榷也，欣然从行。见霞卿，垂手侍侧。霞卿故作俯首凝思态，若不之见。梅善观色，今睹此状，知有不妙，乃先谀霞卿曰：“以女公子之克己，尚历尽人世辛酸，虽婢子亦为不平。”霞卿乍仰其首曰：“春梅，若来耶，若作何语？”梅故谄笑曰：“凤姊奉女公子命，唤婢子来此，将以效奔走也。”霞卿冷笑曰：“汝诚能办事，余亦良嘉汝能。惟向余播弄是非，汝实盲矣。”梅伏地叩首曰：“女公子明察，婢子安敢不法乃尔？”霞卿作色曰：“汝尚狡辩耶？狼心狗肺之行，胥在余心目中。汝初意本欲陷我于不法，始以先发制人之说动之，继以如夫人非主母之说惑之。余苟堕汝奸谋者，汝乃中途发余事，以逞汝欲。嗣见计不行，又出离居之说，汝于此中复可造作事端。余洞见若肺腑，尚容狡辩耶？”梅闻所言，汗流浃背，虽欲争辩，呐呐不出诸口。霞卿复曰：“如夫人待我，我不敢武断。我于如夫人，始终无所介怀，不过每因意见不同，遂致失和耳。汝竟大胆妄言，谋孽我家庭安康，不禀主人惩汝，曷以警其后？”梅大恐，叩首求情，凤代为缓颊。霞卿亦不欲多事，遂斥之去。乃梅经此训斥，不特不知痛改，恨霞卿益甚，愈思所以中伤者。因走告钱曰：“婢子适在女公子处

闲谈，女公子对婢子痛詈如夫人，并引骊姬祸晋之事辱如夫人。凤姊又语婢子，女公子恨如夫人殊甚，必有以相报。”钱闻言，大怒，誓不与霞卿共戴天。梅复激之曰：“养虎遗患，如夫人而不急图之，恐他年死无葬身所矣。”钱益愤，趋至妆台前，力碎其镜于地上，指而誓曰：“吾不致霞卿于死地者，誓不为人。”呜呼，怨毒之于人甚矣。霞卿今后之劫运，宁有已时耶！

第十六回

冤债三生名花落劫　　忠言一席剧盗投诚

鬼蜮谋人，乘于不觉。霞卿自斥梅后，钱遇之转和辑，称誉之言，不绝于口。霞卿见其骤改玉改行，心窃讶之，束身益谨。弥月而后，钱之笑容相承者如故，霞卿疑惧渐释，尽捐前愆，推心置腹以待之。方喜庶母既与我无芥蒂，从兹家庭幸福，享用正殷。讵知浩劫之至，如洪水滔滔，冲荡横决，竟靡底止耶。

露珠初凝，桂蕊布香，仲秋五日之傍晚，霞卿之外家吕宅，忽遣人送书至，略称其妗病革，盼霞卿速临一诀。而送书之人，并非霞卿素识者。询之，则以新进对，并谓轿舆已待于门外，请女公子速命驾。霞卿闻妗危，心神交碎，盖其外家虽系宦裔，今所存者，仅此漆室遗嫠。霞卿一旦得此惊信，焉有不恸？旋乃持书往请禅叟命，叟许之。霞卿亦不复入室掠妆，径乘舆而去。时四野昏黑，莫辨行人。霞卿初在舆中任其所之，厥后渐觉路径荒僻，为素所未经，以询轿役，役曰："此小径也，较大逵为近。"霞卿曰："行如许时，尚未及吕府，何近之有？敢莫汝曹误认矣。"轿役忽厉声曰："余辈何误？恐子自误矣。"霞卿见其出言不逊，讶益甚，令止步。役不允，霞卿促之益急，役行之转速，霞卿愈惊惧。正扰攘间，乍见有人自前至。模糊之中，似有两人，佥作武士装，殴轿役曰："升平歌舞之

世，鼠辈胆敢如此不法耶。幸天诱其衷，适遇乃公，不然，彼帘中人又受鼠辈欺凌矣。”役唯唯，但求壮士超生。二武士乃前询霞卿娃氏。霞卿掀帘答之，并谢救援之恩。乞始终成全，送至吕宅。言甫既，忽觉一物掠鼻孔而过，其味馥郁异常，透人沁脾，头晕目眩，神经顿失知觉，昏然不省人事。

霞卿醒后，回忆前情，木然不知所可。俯视己身，卧一敝榻上，榻前置一破桌，桌上豆灯一盏，似明似灭。室之大小，约一二方丈。榻桌而外，别无长物，惟饿鼠唧唧，盘旋室之四隅而已。霞卿御衣单薄，至此陡觉地气阴森，寒侵骨髓，迥非仲秋天气。私念：尝阅各种说部，凡匪人恒以地窟为巢穴，吾所遇者，殆匪人耶？今所处者，殆地窟耶？吾不知来已几何时，又不知兹时为日为夕。第觉腹中咕咕作响，似饥虫来告急者。殊不知身命尚不自保，遑问饥与否耶。沉思有间，忽从榻上跃起曰：“吾宁忍坐以待毙者？当尽力谋出险。进行之策，宜先得其出入处。”乃即忍饥而起，向桌前行。方拟取灯烛照，讵知此时四肢惫甚，甫一举步，身竟以蹶，欹卧地上。喘息有顷，复极尽平生膂力，振而起行。至桌前，携灯四烛，见于穴之两端，有二穴深黑不辨底里，似藉以流通空气者。又周巡数回，舍二洞而外，绝无破绽可窥。假令他人处此，必至万念俱灰，束手待毙。幸霞卿夙具毅力，于万分失望之中，欲求一线生机。复静坐沉思，窃念：身既可入，必有门户，第其机关极为秘密耳。今当先得其机，然后可获其门。思至此，乃又绕室周视，奈地窟四周，均属黑壁，兼以灯光幽微，辨识为难。巡视有顷，忽于室之一隅，得一惊骇眼帘之物：圆铁一方，亦黑色，径约三寸，而平与壁等。以指按之，则陷入壁中，去其指，则又与壁等，似中有弹力者然。霞卿知为紧要秘机，尽力研究之。

时而按之，则铁入，时而去之，则铁又出，了无他异。

正思索间，忽闻足音自后步至，霞卿急回顾，几复倾仆。其人躯干雄健，身服黑衣，名甲三，绰号飞将军，盗党中人也。以一弱质当之，宁有不为之心胆俱落乎？旋乃振刷精神，厉声问曰："若何人，幽余何为？"甲三曰："下走乌敢屈女公子？屈女公子者，吾党之魁也。渠适赴友人宴，兹尚未归，女公子呼下走胡为者？"霞卿见其出言谦逊，惊魂稍定，谓之曰："余未唤若。"甲三曰："然则按铃者何耶？"霞卿问铃所在，甲三指圆铁语之曰："此非铃耶？"霞卿于是和颜语甲三曰："敬谢义士，速释吾行。"甲三笑曰："下走受命于人，胡敢妄为？女公子与下走戏言耶。"霞卿正色曰："若为良善人，余望而即知，奈何亦侧身盗窟，独不为好头颅计耶？"甲三不语。霞卿又曰："若毋视此为安乐乡，一旦真情败露，不仅身首不保，恐将遗家族忧。汝纵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家计乎？"甲三忽大感动，怆然曰："余固有寡姊弱弟在，投身此窟，实迫处此耳。"霞卿见所语投机，追询其故。甲三曰："下走湘人，本良家子，少富种族思想，旋遂投身革党，平日好以激烈从事。嗣以政府逮捕甚急，同侪之罹难者，比比皆是，下走亦被捕。幸得盗魁出我于难，下走由是遂寄此短檐下，聊以栖息，今留半载矣。魁以此室属余，故余得侍女公子。承示迷途，金玉之言，敢不拜谢？"霞卿笑曰："余固谓若系良善人，今果不谬。君果脱余于厄难者，定有以酬君。"甲三慨然曰："行与女公子俱去耳，惟当善图之。窟中尚有四人看守，非计议周密，必偾事也。"言次返身欲去。霞卿起言曰："君请缓行，先示我秘机。"甲三乃携灯至室之一隅，指一极短之铁杆语霞卿曰："女公子试力拔之，当必有可观。"其杆等于土色，非素悉者，莫之知也。霞卿

如其言，果尽力拔之，乍见地下缺一角，缺口约可容两人之宽，杆之地位，适居缺口之左端。霞卿不解所以，以询甲三。甲三曰："此窟之下，尚有一小室，可通地窟之口。两室机关相通，此铁杆为出入之紧要机键。女公子试观所缺之地，不陷入壁中乎，此即门也。其所以能陷入者，螺旋之力。惟此杆可以左右螺旋，使不得自由行动。若去此杆，则螺旋之动机发，而此一方遂陷入壁中。在室外欲入内者，则反乎此，可将杆向下拔。"言已，又于缺口之左端指一杆曰："女公子试拔此杆。"霞卿如言拔之，杆出地稍长，非若左端之杆可拔出者。又以询甲三，甲三不语，持杆转旋之，见门忽自壁中吐出，复其原形。霞卿视之，如无缝天衣，绝不露破绽。窃叹曰："诚可谓巧夺天工，无惑乎捕盗之难也。"甲三曰："若在室外欲闭此室，则将此杆向下拔，而自下转旋之。"言次，又将右端之杆少推下，取左端之杆，亦置诸原处，谓霞卿曰："秘机已尽告女公子，下走且别，请女公子少憩。"霞卿颔之，甲三遂出。

长夜梦梦，豆灯荧荧，霞卿处此危巢之中，几有不知命在何时之叹。每闻林下饿鼠征逐声，辄疑盗魁启扉而入，心惊神虚，仿佛草木皆兵。御衣既薄，兼之枵腹未果，至是愈觉寒气侵森，中身热度，益难抵御，全身瑟瑟战栗，齿牙格格相击。处此颠沛流离时节，回忆曩昔时家庭之乐，不禁悲从中来，泪湿翠袖矣。

第十七回

离盗窟健儿运神算　　走花村农媪现婆心

霞卿啜泣之下，精神益疲，不觉昏然入梦。朦胧之中，似有挽之者。睁眼视之，似一人立于榻前。此时视线模糊，不能明辨为谁，心中疑是盗魁，急挣起，以手擦双眼，思复视之。乍闻其人言曰："女公子请起，饭一盂，肴两色，奉女公子充饥。"霞卿辨其声，始知为甲三。心稍定，谓之曰："盛情厚谊，令人铭感。此何时耶，室中天日不见，余竟莫辨。"甲三曰："时方日中，牡鸡正喈喈报午。"霞卿乃就榻前进餐，虽麦饭藜藿，于此患难中得之，已不啻珍馐嘉肴。餐顷，甲三告霞卿曰："皇天不我绝，竟为女公子放一线生机，女公子闻之能无色喜？"霞卿急询曰："莫非所事已得佳音乎？"甲三曰："诚如女公子言，今已得一绝好机缘，请为女公子道之。领袖昨夜被酒后，偶染疟症，今卧床不起，大约非即日所能痊可。下走已计定，今晚拟矫领袖意，邀诸党人饮，席间相机行事，即可脱此牢笼。"霞卿曰："余惟马首是从，愿君优为之，毋致偾事也。"甲三唯唯而去。

是晚，甲三先至盗魁家，名为视疾，隐实探其病情。既归窟，言于众人曰："奉主人命，传语诸同志，吾主新获佳丽，虽未效于飞之乐，而中心实已喜甚，用先犒诸君，以酬劳绩。"众人闻言，咸眉飞色舞，欢声雷同。旋而酒肴毕陈，诸人举觥痛

饮。甲三暗以迷药进，酒酣，相率呼腹痛。甲三见已就计，立往告霞卿。霞卿喜甚，甲三请行，霞卿诺之。甲三曰："窟中道路崎岖，女公子恐不惯行，下走负女公子行何如？"霞卿踌躇曰："余姑从若行，可毋出此。"甲三又曰："女公子毋狐疑，下走决不诳女公子。窟中道路，万非女公子所能步履。守经以常，变则行权，女公子何不达乃尔！"霞卿终有难色，甲三知不可强，乃曰："女公子既坚执不允，请速从吾行，毋浪费时间。"于是甲三前导，霞卿从之。果如其言，高卑殊难识别，幸甲三一一指告，差可步履。行经饮酒之室，甲三视众人，则已纷纷醉倒，即亦不顾，复前行。既出窟，霞卿望之，一古刹也。时将夜半，四顾茫然，曾东西之莫辨。甲三曰："女公子意将安之？"霞卿曰："送我归耳。"甲三曰："归途正远，恐天明后，女公子与下走偕行，殊多不便。去此数里，有一农家，家仅一老妪与幼子。妪为人颇良善，与下走曾相识，敢屈女公子先往渠家，再计其他。"霞卿领之，又从之行。

行有间，果有一村落，乡人毗户而居。道经一家，见户内尚有灯光，穿门隙射户外地上。甲三指告霞卿曰："此即农妪之居。"因叩其扉，妪闻声呼曰："谁谁谁？胡深夜来惊吾。"甲三应声曰："请速启户，余甲三也。"妪知为素稔者，乃启扉延之。既入，妪询其故。甲三以他事绐妪，妪亦不之疑。自语曰："今夜适以多织晚寝，不图有嘉宾光临。"因匆匆入厨下，煮茗礼客，甲三止之。妪复自语曰："个女郎大姣好，渠非陶朱公，亦载得西子游耶。"霞卿、甲三俱不语，妪又入寝室整理床褥，延两人入寝。甲三谢曰："姥请自便，余等无须此也。"妪复殷勤再三，始入室告寝。甲三乃谓霞卿曰："此时偕女公子行，则夜黑道远，势所不能。若天明而行，则有诸多不便，更

难防党中耳目。其情实为维谷，奈何？”霞卿聆言，毅然曰：“余已脱离虎口，谅无他虞，君请先行。余身无长物，惟金镯一双，价可百余金，与君为程仪。祝君前途无恙，来日方长，诸维努力，报国有日也。”甲三始却之而终受之，遂行。

明日霞卿询妪以是村之名，妪以莺花村对。又询以入城路径，妪具以告。霞卿自念：此时若径行还家，转恐生枝节，不如且先至外家为是。既又思：今若依然不更我庐山真面目，恐途中又多阻碍，不如易作村女装之为愈。乃伪语妪曰：“余夜间为霜露所侵，今畏寒特甚，行将病也，姥其能解衣衣我乎？”妪慨允之，入寝室，取新制之布衣裤一袭出。谓霞卿曰：“敝衣旧裳，不识能当若意乎？”霞卿因取而衣之，又重理其髻，倩妪代作村女所挽状。妆既，对镜顾影，俨然莺花村里又添一碧玉矣。妪在侧视之，哑然失笑曰：“若诚善弄，试令他人睹之，必疑为吾息女矣。”霞卿亦笑曰：“果尔，余即认姥为义母。人有询者，即以女答之，又何不可？”妪闻言，又笑曰：“如此女儿花，老身不知几世修到，恐将折杀贱骨也。”言时，笑声益纵，乐不可支。旋以午膳进。膳时，忽作惊讶色曰：“老身殊愦愦，甲三今何往矣？”霞卿绐之曰：“渠适有事，黎明即行，今日恐不复来。余亦拟往吾戚家，烦姥伴我一行。”妪诺之。霞卿又向妪索布裙衣之，相偕出茅屋。妪前而行，霞卿后而从，俨然母也女者。

蕙兰弱质，不任摧残。霞卿本深闺娇媛，重以困顿之余，胡耐远行？行里许，即惫不能前，以语诸妪。妪曰：“若曷不早为吾言？乡间乘舟，固易事也。”霞卿曰：“诚如姥言，今当往何处觅船。”妪曰：“此间多老身熟识，张姆家去此最近，姑往渠家一行。”霞卿曰：“张家安在？姥若行，将焉置余？”妪乃指东角

一村语霞卿曰："彼名紫樱庄，张家在此焉。老身暂去，若且少待。"霞卿面东视之，见相去紫樱庄，不及半里之遥，因语妪曰："余以少女，踽踽此间，心窃自危，不如竭余之力，与姥同往紫樱庄为万全。"妪以为然，遂偕行。峦影波光，杂花野树，一一触眼帘而过。入其庄，数十农家，栉比而居。家家宅前，绿水迢迢，碧草若织，风景殊清闲。时正秋半，新禾未登，农人暂停田工，各乐其乐。童子亦闲居无事，浪行溪畔，漫吟山歌数行，熙攘往还，若不知人世间有忧心事者。二人既至张妪家，张妪笑语出迎曰："今日甚好风，吹得阿姊来此。"又顾霞卿曰："此谁家姑娘，何苗条乃尔。"霞卿代妪答曰："吾家居北村，是姥为吾义母。"张妪又曰："阿姊迩来眠食康健耶？"妪合掌诵佛号曰："藉上天福庇，幸获无恙。"又指霞卿言曰："姑娘将赴城内戚家探视，特来假舟于姊，值之多寡，姑娘已为我言之，唯姊言是从。"张妪曰："吾家本有三舟，大艇中艇悉为人雇去，今所余惟一小艇。姑娘若不嫌浅促，尽可奉借。至于船值，惟姑娘定夺之可耳。"妪聆言既，急以目视霞卿，若待其可否者然。霞卿观厥状，遂许诺之。张妪乃出呼舟子，告以其事，复入室导妪与霞卿至舟次。

橹声欸（款）乃，水声潺湲，舟放乎中流矣。河水清澈，风不扬波，一篙双桨，荡漾水上，弥饶佳趣。霞卿方浏览野景之际，忽闻妪太息曰："伴卿一行，闲老身两日纺织，心滋闷闷。"霞卿知老妪利心蠢动，不如投其所好以慰之。乃笑语之曰："姥每日所进，为数约几何？"妪曰："约百数十文之谱。"霞卿曰："姥毋不怿，余受若盛谊，正思所以报德者。既若兹，吾当十倍于此以奉酬。"妪聆霞卿言，骤现喜色，于是搜索枯肠，谈各种乡间古事以博霞卿粲。而霞卿殊不耐闻此村婆子语，第

盛意难却，漫应之而已。迨傍晚，始抵霞卿之外家。霞卿叩门而入，其妗陆氏，见霞卿束装离奇，并从老妪，惊问所自来。霞卿叹曰："一言难尽，容徐道之，乞先畀余以银币，付妪及舟子。"陆氏诺之，即入室取币与霞卿。霞卿分给既毕，又以所假之衣还诸妪。并请于陆，命仆妇款妪等饭，然后遣之去，陆又诺之。霞卿于是与陆氏携手入内，细道别后情况。

第十八回

闲愁谁诉孤女投亲　　祸事无端老奴走险

霞卿与陆谈既，陆闻其际遇之苦，堕泪如贯珠，痛之良深。霞卿恐其伤心过甚，慰之曰："舅母，何至于斯！甥女方将庆此不幸之大幸，奚悲为？且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甥女经此一劫，又增几许识见矣。历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愿舅母一味吾言。"陆闻言，拭泪应之。移步而前，与霞卿并椅而坐，若力表其亲爱者。霞卿亦频握其舅母之腕，为孺慕之态。盖际此艰难辛苦之中，能以真诚相待，顾之怜之者，惟此妗氏耳。是晚，霞卿与陆同榻而寝。陆氏曰："若虽脱离虎口，然兹后隐忧方深，彼盗魁既有野心，必甘心于若而后已。若一少女，余又孤孀，焉能为彼辈敌？"霞卿曰："为今计，将若何？"陆曰："事已如斯，非禀官究办不可。然其事仍当与令尊谋之。"霞卿叹曰："甥女此次之遭逢，殊不欲令人知。若鸣官究办。则其事必扬于众矣，吾滋不愿。且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设人有以谗语加诸我身，其何以自解？"陆氏然之。霞卿曰："舅母，余此次之遭逢，恐即仇我者之所陷我也。"陆氏闻言，心滋惊讶，急询之曰："家庭中何至有如此狼心狗肺之人，余殊不信。"霞卿乃将春梅诬彩凤事语诸陆氏，陆氏曰："汝与钱有隙固矣，然以予度之，尚不至此。"霞卿曰："今且置之，异日或有水落石出时也。"陆氏即不复言。斯时霞卿殊悔当日失计，未向甲三

追询所以，至此惟相与叹息而已。

明日，霞卿请于陆氏曰："舅母可遣使至吾家，呼彩凤至，即假舅母命，毋涉及余也。"陆氏允之，立遣人至史宅，彩凤旋至。霞卿询之曰："余离家几将旬日，奈何汝不一来视余。"凤曰："婢子屡欲至此，频为如夫人所阻。"霞卿又曰："家中有所闻欤。"凤曰："无之。惟女公子去后，有人来言舅太太疾已就痊，女公子亦甚安。"霞卿于是具告凤以所遭，力嘱守秘勿泄。凤闻其言，且惊且愤曰："女公子今将如何？"霞卿曰："余亦无良策，惟唤汝至此者，将有事委汝。汝归后，凡家中有所闻，即来语余。"凤点首应之，且曰："后当益与梅昵，藉可廉得其隐情。"霞卿曰："梅狡黠多诈，汝好为之，毋厥偾事。"凤(梅)受命而退。

闲居无聊，弹棋遣兴。一日，霞卿方与陆氏对弈，彩凤匆匆至，白霞卿曰："婢子今日得一函，函中所云，似与女公子有关系者。惟余不甚识字，兼以草率过甚，故不能辨别耳。"霞卿急释弈，向凤索阅。凤从囊中取与之，霞卿阅之。确为信札，惟无首尾，当为中幅耳。纸既恶劣，字更模糊，细辨之，略曰：

> ……恐党中嗣后将复与女公子为难，日混迹乡间，侦若辈举动。兹探得夜遁之事，如太夫人已得党中密告，更将大不利于……

霞卿阅竟，语彩凤曰："惜未得全豹，次幅谅尚有紧要言也。是书吾虽不审为谁人手笔，然辨其语气，必甲三无疑。渠之热诚，余甚感之。此书得自何所，速以语我。"凤曰："事至繁琐，请为女公子道之。今晨婢子遇见顾妪，妪告婢子曰：'昨晚门房递进之书，闻与女公子者，阿姐当慎藏之。'婢子讶曰：'姥误听矣，侬何曾得邮书？'顾妪见婢子冤为误听，急申辩曰：'余

素不妄言，门房递与余，余转托梅姐与阿姐者，得勿尚在梅姊处乎？'婢子闻言，遂往视梅，索其书。梅笑曰：'顾妪戏言耳，姊受其愚矣。'婢子知梅狡诈，乃促往寻顾妪为证，梅乍现惊色，婢子见其胆怯，促之益急。梅忽笑语婢曰：'姊何逼人乃尔！前言戏之耳。书固在囊中，昨晚忘交与姊耳。惟封套为侬所损，乞姊为侬求恕于女公子。'言时取书与婢子，婢子即持函至此，此实情也。"霞卿笑曰："幸梅不识丁，不然，即此一页，亦安肯畀汝。其余恐真个为梅①所弃，亦未可知。然此书决未入如夫人眼中，不则，梅亦决不畀汝。"又语陆曰："舅母，前言何如？事为钱所弄，今成铁案矣。人不负我，我亦不负人，人屡负我，我安能恕人，必有以报之也。"陆曰："怨怨相报，岂家庭幸福？恶人自有天谴，何必与之负气。"霞卿不语，凤亦旋归。

凤去后，陆笑语霞卿曰："小妮子事主颇忠，洵侍儿之佼佼者，亦汝平日推心置腹之诚，有以感之。"霞卿曰："深闺寂寥，幸有是儿解颐，不然久已抑郁成疾。"陆氏曰："惜若未语甲三以来吾家，不然，渠必造访也。"霞卿曰："吾亦云然。甲三今者必谓余已还家，故修书寄我。度渠之心，非不欲临吾家视我，第吾既生长宦室，渠又一介武夫，贸然造访，似有未便。故假彼雁书，代达其情，用心良苦。且萍水之人，素无交谊，彼竟为我尔尔，热肠古道，为何如耶。"陆氏深韪其言，以前弈未终，乃续弹之。

吕家有老仆吕福者，年方五十许，长髯多髭，辈中戏以老关呼之。为人颇忠直，且警机干练，凡内外一切，陆氏大都与

① "梅"字下原衍"妹"字，据文意删。

之商榷而后行。即霞卿此次所遭，福亦知之。陆并嘱其此后治事，当益谨慎。福受主母命，小心翼翼，不或少怠。乃数日后，忽向陆乞假，并支番佛三百尊，陆氏信其必有所谋，乃诺之。

村舍历落，小桥虹卧，一片荒汀之中，间以数椽老屋。屋内置一破败之板凳，鸟翎鼠粪，满积其上，尘土亦厚逾寸许，似鲜有人至者，土人亦不详其为谁氏物。惟每逢佳节，恒以此为祭无祀游魂之所。某日，夕阳西渡时，见甲乙两人，联步入此屋中，各用衣巾拔此积垢，相率坐下。甲年可四十许，乙亦有三十余龄，而矮小如侏儒。两人交头耳语，唧唧哝哝，所言似极秘者。约两时许，又联步出屋，分道而去。翌日，二人复遇诸途，偕至酒肆沽饮，且饮且谈。乙曰：“昨者奉委之事，已为吾主言之，渠似有允意。惟需先奉贽见礼若干。”甲笑曰：“理当然耳，即兄玉成余事，亦应从重酬谢也。”言时，从身畔出纸币两包，指一巨者曰：“是戋戋者，祈为代奉若主。吾不欲面彼，惟挂名党籍足矣。”又指其一曰：“此不腆之仪，奉为兄寿。”乙见财心喜，面虽伪为谦逊，而币已入囊内。复饮有间，乙曰：“时晏矣，余有要事，不可久留，当即行。”甲询之曰：“要事乎？曷不为余道之，或能稍效绵薄也。”乙不可，甲怫然曰：“业既同道，何见疏乃尔。”乙踌躇有间，乃曰：“吾为若言，幸毋宣泄。吾主曩曾劫一好女子，日前忽逸去，今已侦得所在，吾主因令余往图之。赵哥，既与若言之，便当助我一臂。”甲应之，又询之曰：“女郎为谁氏女，可语余乎。”曰：“即史宅之霞公子也。吾主劫之者，初非为其色，贪其财耳。闻史宅如太夫人，曾以百金赂吾主，令设计陷之，务使彼备尝辛苦。吾主以人财兼得，乐允其请，即设计陷之，果入阱中。适吾主因事赴宴，

归即抱病，同人有甲三者，设计醉吾曹，与彼女郎偕遁。吾主必欲致之，故令余图之。今已得所在，今晚当往探路径也。”甲曰：“若然，兄久偏劳矣。余纵驽骀，敢代若一行。且余之贽见礼，尚在若身畔，今可赍往矣。”乙诺之。

是夕，吕家忽来一面目黧黑之窭人，申言欲谒见陆氏，门役逐之不去，杖之又不去，门役无奈，入告陆氏。陆氏曰：“既若兹，吾姑见之。”仆遂出语窭人，窭人色始赧然。随仆至堂前，则陆氏已先在。窭人趋前叩见曰：“夫人，识老奴乎！”陆氏闻言，觉其音至稔，而面目衣衫，终不识为谁何，乃语之曰：“若何人斯，余不之识。”窭人忽易其口吻曰：“主母，余福也。”陆氏讶甚，细辨之，确为吕福，惟前之长髯多髭者，今乃秃秃然矣。前之白皙面貌，今则等诸黑奴矣。陆氏乃令之起，询之曰：“若何为者，既乔其装，复毁其容，果何为者？”福曰：“请主母入内，老奴有要事启禀。此间耳目众多，事不宜宣扬。”陆氏允之，遂入，福从诸后。读者忐之，老屋酒肆之某甲，敝衣垢面之窭人，实二而一者也。福既入内，遂将乙所语者，一一陈之。陆氏曰：“彼既好利，吾愿倍其数以畀之，彼必不复霞公子仇也。”福领命而去。

次日，复易其装，重往访乙。乙询以昨夜事，福曰：“略得端倪矣。余昨晚在吕家近邻茶室品茗，与同座闲谈，无意间询及吕家近情，谓吕家颇丰于财。果尔，何不以此事恫彼，诚欲寝事，予我财帛。吾主既坐享厚利，余辈亦可中饱自肥，不亦快乎？”乙曰：“吾辈若与吕家交涉，彼或鸣官控告，则危矣。”福笑曰：“若误（诺）矣，彼必不控告。彼诚欲控告，则控之久矣。余等巢穴所在，女郎岂不之知？而迄今未控者，恐彼亦有所为难也。”乙闻之，笑逐颜开曰：“子诚慧黠。若然，余当静

俟君音，幸毋偾事。”福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余自不食言。请畀我全权，愿以五日为期。”乙诺之。及期，福又往见乙，掷纸币示之曰：“幸不辱命，内计三百五十金。以三百金献若主，四十金奉兄，予宰十金，何如？”乙至此，心花怒放，乐不可支。急询曰：“赵哥，幸详语我以五日间事，予实钦汝之能事也。”福稍稍作譬言以欺之。利令智昏，乙亦不复穷诘。福又曰：“为予代达主人，吕家与吾辈夙无嫌怨，从此可两勿相仇。”乙曰：“然则何以复史家如太夫人？”福辗然曰：“子诚骙矣，吾辈不往，彼何从寻觅也？”乙拊掌称快曰：“赵哥足智多谋，吾党之陈平也。吾将往谒吾主子，其先行。”福遂别乙去。

第十九回

倩女多愁病婴床席　骊姬构衅祸起萧墙

吕福既竣所事，复归谒陆氏，陈述前情，陆氏劳之良厚。因询其为何出此投身盗党之计。福（乙）曰："余自受命而后，每晚必在宅畔巡视一周。第一晚无所见，次晚则见有一工人状者，在宅前往复数四，初犹以为行路之人，未之疑也。迨又次日之晚，方在巡行，黑暗中见昨夜之工人状者，又踽踽而至。余因藏身墙后觇之。见彼既至宅前，即止步勿行。瞻视有间，又转至吾宅之左旁。余益讶其举动，因尾诸后，彼贮立少顷，忽复他去。余恐其复至，仍伏墙后待之，约逾时许，不见彼来，余始归家，然从此疑其人矣。思有以交之，藉廉其隐，筹思终宵，始获一计，因侥幸行之。向主母乞假后，即至友人处去髯易服，是晚仍至吾家宅畔，效窃贼所为，伏诸墙下。不逾时，其人果至，见余先在，状大惊怖，余亦作恐骇欲遁之态。彼见余遁，知亦盗窃之徒，乃前语余曰：'幸子毋然，吾侪固同道也。'余因问彼将焉为，其人曰：'既属同道，奚必复言？"余笑曰：'若然，愿助若一臂。今为时尚早，余囊中有酒资在，盍往谋一醉，以鼓勇锐之气。'其人喜甚，遂偕余入肆沽酒，两人且谈且饮，偶询姓氏，余伪以赵升对。酒半，渠且薄醉，渐露真情，

雁字横天，蛩吟悲切（砌），倏又黄花时节矣。霞卿客于舅家，已达三旬。陆氏故善艺菊，而霞卿尤爱菊。陆于园中筑一竹篱，陈列菊花以供霞卿赏玩。红白满枝，五色迷离，霞卿日游其中，或读书，或临池。红苞绿萼间，不啻为玉人之行乐窝矣。一日，霞卿方踯躅东篱下，彩凤飘然至，白霞卿曰："主人昨宵得河鱼之患，特命余召女公子宁家。"霞卿闻父疾，归心如箭，即往告陆氏，乘舆而归。既抵家，径至禅叟寝室。叟以其久出不返，微有愠色。顾霞卿则心头委曲，又不能以告老父，徒自怨自艾耳。钱氏则既愤所事无成，更痛财帛虚掷，恨之益深。惟霞卿既不道前事，又难骤与反颜，故就表面观之，仍无所嫌隙。即霞卿于钱，亦笑容相承如故，惟一念及蛇蝎之行，终不能无所芥蒂。禅叟之病，由痢而疟，由疟而瘟，久之不愈。霞卿徬徨病榻药炉之间，愁锁眉端，忧攻心坎，玉容日以消瘦矣。

梅放枝头，阳和乍展，禅叟之病，渐有起色。霞卿侍奉汤药，依然不少懈怠。将及岁终，旋能起床步履，惟须人扶掖而行。此三月之间，霞卿日与钱氏周旋，所幸禅叟病中，钱氏无从施其谗间，故百日来之家庭，尚无他变。元宵之夕，霞卿挑灯闺中，披阅说部以遣愁，偶涉猎《花魂词》"数到廿番风信，韶华一瞬，便好梦如烟，无情有恨"之句，感念身世，不禁悲从中来，往复吟诵，咽不成声。投书而叹曰："一年之新在于春，春者万物之所自生也。大好韶光，去矣莫追，恨也何如！频年以降，余且备尝人世酸辛。顾忍之又忍者，私幸后日有希望在，乃思之思之，一日三秋，今荏苒又一年矣。对此春光，能勿感慨系之耶？"太息之余，因信手书数语以寄怀，其词曰：

春风吹来兮，窥我离怀。孤檠照影兮，月冷空斋。黯

予心之戚戚兮，望王孙于天涯。王孙不归兮，我事曷谐？

闲愁万斛兮，断尽离肠。长宵如年兮，孤衾生凉。翳予恨之绵绵兮，悼韶华之靡常。韶华不常兮，我心孔伤！

时楼头焦鼓，已报初更，凤在侧语霞卿曰："夜深矣，寒气逼人，女公子盍寝。"霞卿聆凤言，始惊时晏，乃谓之曰："若盍先寝，余亦行将安眠也。"凤曰："余当先侍女公子寝。"霞卿曰："余尚有所事，若既不欲先眠，可往煎茗为余解寒。"凤诺之而往，霞卿将其词复一寓目，改窜数字，以"伤春"二字题其巅，夹入残稿中。适凤以茗进，因取饮之，披诵有顷，乃始归寝。

大凡命不济者，运亦恒不济。造物弄人，不惟举其境遇而困厄之，即此忍气吞声人之岁月，亦不欲使之安然消受。桃华纷飞，乱如红雨，几番风信，又报春三。莺唤楼头，惆怅昙花之影；絮飚陌上，凄凉野祭之魂。真是萦愁绪兮回肠，对东风而饮泣。胡天胡帝，彼人美如玉命薄如云之翘楚，又恹恹损瘦矣。积劳所以致疾，久郁因之伤身。病中晨夕相伴者，惟侍婢彩凤耳。一日，钱氏忽造其室，时霞卿正沉沉而睡。凤见钱至，往唤霞卿，钱止之，凤因款之坐。钱在室中周视有顷，忽行至书笥前，擅动霞卿物件，偶得吟草，见《伤春》词。钱本粗通翰墨，阅词大喜，因取之出。凤不解所以，不敢动问，钱乃怀之而去。霞卿醒后，凤以情告，霞卿命取吟草检之，《伤春》词独失所在，知为钱取去，忧惧不知所云。念钱包藏祸心，从此又必施其狡计。无已，遣凤往索。凤如命而去，既旋，报于霞卿曰："如夫人初则坚不承认，嗣力哀之，渠始允可，惟谓必欲还赵，女公子当自行往取。"霞卿闻言，喟然曰："渠明知余病不能兴，故以此难余。余今者缠绵床席，生死且不保，此稿渠既

靳不还我，我亦毋庸之矣。即彼而白诸老父，余亦一任处治，拚作一死，当无别虑。”凤不知所对，惟惶惶欲泣耳。霞卿曰：“余渴甚，梨汤已否煮熟，可往取以来。”凤诺之，旋捧汤入，霞卿接饮之。

饮次，适彤云至，先询霞卿以疾状，凤代霞卿告之。彤云即于榻旁就坐，语霞卿曰：“彩凤顷赴吾母前索物，妹适在座。及凤既去，询吾母以详，母秘不余语。姊所失果何物也。”霞卿乃举实告之，彤云曰：“妹当向吾母索取，幸姊毋过虑。”盖彤云虽自庶出，迥不若乃母之刻薄，特平时举措，失之浮躁耳。霞卿曰：“劳妹多情，此心未尝不铭感。特恐因余之故，而离乖妹母女之间，益增余罪。”彤云曰：“余意此事无大关系，吾母偶携之去，本无他意，余往索之，又庸何伤？”霞卿颔(含)首应之。彤云劝之安眠，谓少待当复来。霞卿又颔之，彤云乃去。有间，如约至，状极颓丧，谓霞卿曰：“姊乎，吾不图吾母竟不我许。吾母素不以厉色加余，适间竟大不以余为然。个中情实，诚令余不能索解矣。”霞卿曰：“姨娘既无意畀余，余亦未必定需此物，幸妹毋以为念。”彤云遂与别谈家常事，少顷辞去。

行后，霞卿思量往事，痛念前尘，心潮坌涌，病势益剧。是夕，竟喘不能寝。凤见其状，引为大戚。明晨往白禅叟。禅叟闻之，亲至霞卿病室抚问，此霞卿病中第一遭也。霞卿闻禅叟至，且喜且惧。禅叟亲至榻旁，抚其额角。霞卿呼之，见叟面有忧色，绝无怒容，方寸始安。叟旋言曰：“吾儿且安眠，余当使人觅良医曹先生也。”霞卿唯唯。叟又嘱凤谨心服侍而出。午后，曹医士至，诊脉之余，力嘱霞卿静养，谓病由积郁所致。霞卿诺之，而一掬愁肠，终不能因医士一言而尽净祛除，不过较前稍付淡忘耳。

然自服曹医士之药，其病日以轻减，略进稀糜，即思下榻步履，惟病后足力软弱，十步之内，亦须彩凤扶掖而行。时至案侧，披阅诗书，或立窗前呼吸新气。凤恐其精神未复，又将因劳致疾，恒苦口谏之。霞卿虽嘉其言，终以为非此不足忘其忧，勿能用也。日复一日，旬更一旬，《伤春》之词，迄未发觉，即霞卿亦殆忘之矣。

一日傍晚，仆妇尤妪承禅叟命，往召霞卿。霞卿如命而行，固不料祸事之将临也。至禅叟室，见叟怒形于色，心窃讶之。急前问曰："吾父召儿，有何训谕？"叟不之应，霞卿又言之，叟始厉声曰："汝歌《伤春》词，意果何指？"霞卿始知前词发觉，犹冀爱我者之薄责而恕我，乃跽而言曰："孩儿一时无聊，信手书此，实无所指。"叟曰："珍而藏之，尚以无所指欺余耶。"霞卿不敢置辩，唯唯请罪。叟又詈曰："汝知身分乎？焉有大家闺媛，而轻狂乃尔！余老愦愦，向受汝愚。幸汝姨娘明察，常检汝之行为告予，予因之得稍稍诲汝。不然，德性堕落，更将无底。故余至今犹悔信汝母之言，遣汝入女校也。"霞卿方欲答语，叟复谓："余久欲训汝，以汝病故，忍之久矣。"霞卿泣诉曰："吾父爱儿甚，何敢愚吾父？此词实咎有应得，若其他诸含沙之语，愿吾父毋偏听。"叟大怒曰："何谓偏听？直汝诲余矣。余前尚乃尔，其他之待人接物可知。汝毋恃爱而狂悖若是，余实无爱于汝。"霞卿惊极无言，叟斥之去，霞卿含泪归寝室。

第二十回

骨肉违和是谁之咎　　姻缘错缔实命不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霞卿既为钱氏所陷，受禅叟之斥责，无限衷肠，欲诉无从。中心惨痛，诚有难言之者。彩凤见其归室，笑问何事，霞卿不语。凤窥玉容惨淡，木立有顷，往取香茗奉霞卿饮。霞卿受之，置诸台端，目注窗外荷蕊，泪珠莹莹，直如荷盖承露，渐而如铅而泻。凤见霞卿状况，知必遇大失意事，愈不敢多问。因至室外取水，将拧手巾奉霞卿拭泪。既还，则见霞卿伏于案上，寂然无声，凤疑其将假寐，仍立以侍之。渐见霞卿肩背耸动，上下不已，始知方吞声饮泣，愈致手足无措。会家中老妪来报晚膳，凤乃前请霞卿用膳。霞卿频摇其首，以示不欲。凤知不可强，乃假他辞遣妪去，而霞卿泣声益恣。盖一念既生，万愁交集，情愈不能自已。凤处此悲境，亦不觉和之而泣，斗室之内，不堪闻问矣。

天际横风，浑不解事。那知前波方平，而第二次之劫运又至。钱氏以霞卿未获严谴，大失所望，思更有以陷之。蛇蝎用心，惨毒无底。乘间语叟曰："霞卿夙好染弄翰墨，怀春之章，吾于若室中何止一见，彼《伤春》词特其一端耳。"叟聆斯言，尚未深信，乃曰："霞儿性情，予素知之，前词一足之失，恐不至若汝所云。"钱故叹曰："不信吾言，追悔莫及。设异日偶一失慎，宣诸阃外，堕乃家声，毁乃义方，能弗寒心？"叟意少动。

钱又曰：“吾闻霞卿在沪校时，好结男校学生，至今又有通书信者。焉有大家闺媛，而不德若此？履霜坚冰，其来也渐，大可畏已。”叟闻言，讶而询曰：“汝言真耶？何所见而云然。”钱氏聆之，冷笑无言。事后，叟疑团亘心，终莫能释，反转以问钱。钱惟嗤之以鼻。叟询之愈坚，钱应之益冷。逮叟现愠色，钱又巧媚之。叟不知其术，遂为钱玩弄于股掌之上。钱曰：“今惟有一策，可解人惑。然恐人将以好事责余，余不敢言。”叟因诘之，且曰：“可行则行之，不则罢之，余决不若咎。”钱故吞吐其辞曰：“仅一举手之劳耳。霞卿之物，概置室中，欲期水落石出，盍一检其室。”叟思维至再，点首称善。

霞卿闻检查之命，气愤填膺，阴念：生我者尚不知我，天下其孰我知？自问束身自爱，检亦何伤？然众口铄金，一旦播诸里鄘，以讹传讹，吾其何以自解？因泣诉于叟曰：“父乎，骨肉至亲，何所不容，奈何不为孩儿稍留余地？苟风影之谈，一旦传诸阃外，人言可畏，纵孩儿之声名不足惜，吾父宁不畏堕乃家声毁乃义方乎？”叟厉声曰：“余意已决，汝毋妄言。”霞卿闻言，几为晕绝。叟入其室，逾时，仓皇趋出，怒形于色，掷一物于地上，斥霞卿曰：“汝竟下贱至斯，尚有面目见人耶？”霞卿骤睹叟状，惊极不知所答。幸凤解事，乃拾地上物授霞卿曰：“此主人付与女公子者，女公子盍视之，果系何物，而主人盛怒若是。”霞卿视之，益深惊惧，盖即绮斋南来之音书也。

父也天只，不谅人只？禅叟惑于间言，遽焉酷待所生，家庭捣乱，莫大乎是。叟旋詈霞卿曰：“贱骨目中尚有父乎？予一日不瞑目，即一日不能任汝胡行。毋谓予杖不利，余力固能生死汝。”霞卿闻父言，思量往事，痛念前尘。曩者处慈母荫下，泄泄沓沓，从未解如此苦况。不料丧母而后，乃至于斯。

以曩昔视今日，以今日度将来，愈不堪设想矣。思至此，不觉泪下如泉涌。叟则怒目睁视，以待答复。会钱自房中出，笑指霞卿曰："霞公子夙号能言，奈何亦作寒蝉之噤声耶。"霞卿聆言，更为羞愤，以严父之前，不及置辩，惟忍气吞声耳。钱嗣告叟曰："自主母逝世以来，于今数易寒暑，家庭之变故屡矣。谁实为之，而至于斯？外人罔知，动为余咎，今何如矣？"叟闻言，怒益炽，更申其辞曰："汝其速语我以实，不则立毙杖下。"霞卿泣曰："儿实无辞可上陈。遭家不造，祸起萧墙，儿死亦无所憾。特望吾父为泉下人计之，毋使九原有余痛也。"禅叟曰："此非空言时，速言毋隐。"霞卿于是乃将与绮斋缔交事略述之。钱氏居间嗤之曰："霞公子平日自命何等清高，如余俗物，不能翘企于万一。乃者竟至于斯，殊出余之意表。"叟为钱言所激，忽持其不情之杖杖霞卿。霞卿不意叟之遽施挞笞，骤婴此痛，转忍泪止泣，垂首默受。噫，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以霞卿之才之色，而苍苍者如此厄之，殆真不欲芸芸者之有自全者耶！乃钱欲市恩霞卿，忽又劝叟止杖，携霞卿归室，藉以息事。然而霞卿因之遂怀消极观念，扰扰尘寰，谁为乐土，时作蝉蜕之遐想矣。乃父也不情，更施软禁，画栋紫燕，深锁樊笼，家庭之间，有甚狴犴之乡，此中苦趣，无待言喻。讵知造物忌（奇）才，不仅一再蹂躏之，必欲驱之于末路为快，以一茕茕弱女当之，庸能与抗？其不珠沉玉碎者几希。

谗言中毒，其入也深。禅叟自睹绮斋之书，与霞卿感情益薄。且惑于钱氏之言，谓霞卿有摽梅之思，不速醮之，恐将贻羞家门。叟从其说，因倩人扬于里郦，镜台待聘，坦腹犹虚。于是一乡之夙涎霞卿姿色，平时不敢贸然问鼎者，至此争求捷足之登。史氏门庭，遽成问名者之逐鹿场。而杨氏子肇新，

竟于此时独霸群英，中雀屏之选。杨为邑之富室，然家世低微，士论鄙之。肇新之祖，尝为人隶，从某侍御游客京华，长于敛财。久之薄有所积，因弃其旧业，迁归故里，设小肆于市尘间。时运并济，得息颇钜，渐且置田亩，建大厦，俨然巨富矣。惟臧获市侩，乡里终鄙夷其为人。肇新性好渔色，枇杷门巷，常留游屐。更嗜赌博，呼卢喝雉，夙夜匪懈，虽乃父弗能禁。幼素娇养，从未就学问字，虽年逾弱冠，曾之无之不识。惟雅善修饰，衣冠都丽，年少翩翩，日踯躅花街柳巷间，不知者罔知个中之无有也。霞卿既艳名噪远近，肇新夙涎之，徒以门楣悬殊，不敢妄行问津。乃一朝骤闻禅叟择婿，遂生侥幸想，亦遣媒问名，而赂以重金。媒瞀于利，一如肇新意，既见叟，鼓其生花之舌以耸听闻。叟乐杨氏素封，竟允所请。霞卿之愿否，固未计也。呜呼，以一傲骨嶙嶙之女郎，而下嫔市侩之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霞卿之视死如归者，有以夫！

第二十一回

香销玉碎魂返清都　　李代桃僵波平情海

乌鹊南飞，银蟾夜皎。仲秋后三日之夕，霞卿独处空闺中，对沉沉之孤灯，理针黹以遣长宵。凉风萧瑟，暗拂疏帘，阶畔虫吟，凄凄切切，时而远风送到孤雁唳声，如泣如诉。霞卿不禁悲从中来，停针而泣曰："红颜薄命，今古同然，第无若阿侬之尤者。曙后孤星，谁复相怜乎？"适彩凤自外至，笑语霞卿曰："女公子大喜。"霞卿斥之曰："狂婢何不解事乃尔？人方无俚，而汝乃造此谑语耶。"凤转敛其笑容曰："婢子安敢戏女公子？事诚有大可喜者，女公子宁不知耶？"霞卿曰："余以心绪纷纭，家常闲事，久不过问。汝所云云，余实不解。"凤曰："此女公子毕身大事，宁得以等闲目之？婢子日间见杨家赍送聘礼至。雀屏既中，委禽在即，女公子闻之，能无色喜？"霞卿大惊，如青天白日乍闻霹雳。急询之曰："汝言真耶？"凤力言勿误。霞卿不语，两眼凝视凤身，若骤失其神经作用者然。

明日，霞卿往谒禅叟，思询昨夜之事，而又赧于启齿。禅叟忽先告之曰："杨家缔姻，兹已纳采。巨富之家，一呼百诺，汝此后可毋忧冻馁。老父为汝选婿，耗尽心血，今幸如愿以偿，谅汝必乐闻。"霞卿曰："吾父何自卑乃尔？仕宦书香，而与市侩联姻，纵孩儿不足惜，吾父宁不畏人议其后也？"叟忽怒曰："汝好臧否人物，吾尝谓中女生之毒，今果然矣。"霞卿曰："此

儿终身之事，幸福所关，即生命所寄，故不得不将下情为吾父陈之。吾父若肯徇儿之意，勿允杨家请，则儿生不能图报，死亦当结草。不则宁学北宫婴儿撤其环瑱，丫角以终，誓不失身市侩之子。惟吾父明察。”叟益厉声曰：“汝日读圣贤书，奈何曾三从亦未晓乎？在家从父，今日之事，我为政，安用汝哓舌？”霞卿见叟言辞决裂，有口难言，回天无力，不禁泣下沾襟，掩面归室。

人生惟希望为第一要义，希望一绝，他复奚论？霞卿自此而后，痛不欲生，窃叹曰：“影里情郎，远客天涯，告语无自。凡二三年间，食垢茹苦忍气吞声者，胥为日后幸福计。诚知薄命乃尔，曷不早随慈闱同返清都，复何必恋人世，备尝辛酸而后已耶？乃者杨家姻事，木已成舟，女子从一，古有明训，余独忍作冯妇乎？已矣，双目一瞑，万事都休，千辛百痛，惟长眠最乐耳。”既又念：吾与绮斋，固不及诀别，然同命之鸟，一旦生死契阔，彼闻吾捐躯殉情，中心苦痛，自无待言，不可不留言以赠彼，且以慰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彼得吾书，或能少节哀乎。时已更深，凄风飒飒，自户外来，灯光为之昏黑。一室悄然，愈增垂死人之凄况。霞卿乃研墨拈管，修其断肠之词，借游鸿鼎力，寄越鸟孤愤。且泣且书，走笔约两小时，泪枯气喘，汗下涔涔，而右腕颤动，更书不成字。窃叹有生以来，虽备尝世味辛酸，然从未若者番之难堪。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反本，疾痛惨怛，未有不呼父母。今老父既不谅乃尔，慈母又幽明义隔，三千界外。哀告无由，吾之忧愁幽思，将复谁为诉乎？天无情，何必当初；天有情，何至今日！抚今追昔，益难忍受。勉力书竟，即缄封之。又喃喃祷曰：“绮哥绮哥！蕴静去矣。命也不辰，偷生何益；死而后已，赍恨泉台。

倘魂兮有灵，当远涉万里关山，与哥梦魂相接，絮语平生也。绮哥绮哥，寒蛩泣露，断雁唳云，异乡孤客，此时亦有所心动乎？”祷次，泪竭声嘶，心房欲裂。方思引带自裁。忽转念曰：“吾死之后，此一幅断肠词，倩谁作寄书邮，不如姑留一日残喘，俟明日投邮，再行吾志。”思定，乃即和衣就枕，似梦非梦，终宵不宁。明日，以其书投诸邮筒，是即绮斋所得之绝命书也。

是夕，霞卿未进晚餐，托病早寝。实则中心如焚，安能成梦？迨至焦楼鼓报三更，人声寥寂，乃扶床而起。一灯如豆，冷焰逼人，似闻窗外金桂树底，呼呼作响，若有人嗟叹声。梧桐枝上，昏鸦数只，呀呀乱鸣。而屋角九头鸟，鼓吻弄舌，嚣鸣不已。自念：敢莫离恨天上之怨女，枉死城中之幽魂，来挈吾完聚耶？思至此，为之悚然。嗣忽转念曰：“吾亦行将为泉下之物，于若曹复何惧？”旋取三尺之帛，系于床楣之上。对而泣，泣而语：嗟乎蕴静，慈母生前，掌珠爱若，拱璧视若，乃赋命不辰，萱荫中谢，含辛茹痛，以迄今宵。借此无情之带，为吾毕命之乡。魂断雉经，神归冤海，痛何如耶。思至此，肝肠迸裂，益难忍受。缘椅而上，投首环中，复举趾倾覆其椅。一霎时间，万丈情丝，断割于慧剑风刀之下矣。

彩凤于沉沉浓睡之际，忽为室中厉声所觉，且惊且讶，因起视之。见室内犹有残光，穿隙外射，呼霞卿不应，启户而入。乍见霞卿高悬床楣之上，惊绝而号，趋前围抱霞卿。家中婢仆，悉为所惊，先后奔至，睹室中情状，莫不咋舌。急助彩凤将霞卿解下，抚其心胸，犹忐忑颤动，尚及救药。适禅叟亦闻惊趋至，众以状告。叟此时天良乍现，父女爱情，油然而起，亦不禁大恸。凤抚霞卿心胸而呼，会仆妇从外递汤至，凤以灌

霞卿。按摩良久，面始转色，渐能呼吸。睁眼见凤在旁，细声言曰："吾乐死，不乐生，痴婢何苦乃尔！殆吾生前冤孽，尚未清偿耶？"叟见霞卿返魂，亦上前抚之曰："吾儿，何至于斯！父女之间，何事不可磋商，胡轻生乃尔？"霞卿含泪不语，叟又嘱凤小心伏侍，尽遣众仆妇去，俾霞卿得安眠，已亦遂出。

去后，彤云、碧箫亦来视疾，见而姊面罩浓霜，残喘仅存，亦不觉恻然而动。彤云前执霞卿手腕，含泪言曰："姊姊，浮生若梦，原贵及时行乐，奈何镇日眉端锁怨，额角含愁，自寻烦恼乃尔！今且无端怀短见，纵妹等不足恋，其何以慰老父暮境？姊乎，幸思之，幸重思之。"霞卿叹曰："彤妹，人谁不乐生？顾姊纵乐生，亦有所难能，以是不得不乘化归尽，了此残生。若夫家庭之间，不特老父不忍与之长别，即妹等亦何忍决然舍去。时机至此，不为玉碎，难免圭玷，其奈之何？"彤云笑曰："阿姊误矣，人生惟生命为重。生命存焉，而后能有所作为，若偶逢失意事，便看破尘缘，计亦左矣。"霞卿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惟就余所处地位权之，妹言恐仍不免皮相耳。"碧箫虽不善言，然心地光明，天真烂漫，见霞卿情状，别有会心。乃继彤云言曰："姊姊，事无不可商榷者。悻悻然以求死，转示人以弱。余爱姊甚，幸姊径以告余。"霞卿闻碧箫所言之直捷痛快，默为赞赏，惟以喉梗力乏故，不克多言，仅摇手示意而已。彤云、碧箫遂叮咛珍重而去。

明日，陆氏亦来视霞卿。霞卿见陆，如婴儿遇慈母然，于此伤感之中，骤现欢容。陆因询霞卿短见之由，霞卿以杨家姻事对。陆亦不直叟，谓霞卿曰："吾且与若父商之，容有济也。"言既，即往见叟，代霞卿陈情。叟笑曰："憨哉孺子！为此小

事，竟尔轻生，毋亦太自暴乎？”陆氏曰：“姑夫既目为小事，谅易挽回。不则霞儿性拙，恐仍不免一死。大姊骨血，仅存此耳。姑夫纵不为儿女计，独不念泉下人乎？”叟喟然曰：“余岂无悔心，奈众目昭彰，人言可畏，宁能出尔反尔耶？惟嫂氏谅之。”陆氏曰：“然则姑夫竟忍置霞儿于死乎？”叟闻陆氏所言，又颦蹙曰：“且俟余熟思之，幸嫂氏假余时日，毋逼人太甚。”陆氏闻叟以逼人为辞，殊为弗怿，遂亦不复再语，唯唯而去。仍返至霞卿闺中，备以与叟问答之言告霞卿，霞卿颔之。留陆宿于其家，陆允之。

是夕，遂与霞卿同榻。霞卿渐以还家以来所尝之种种辛酸语陆，至《伤春》之词，钱氏含血喷人，陆氏更为扼腕不置。嗣又将与绮斋订交始末为陆氏道，陆氏允为玉成，霞卿闻而色喜。陆氏旋又言曰：“年少书生，什九薄幸，纵刘生能免于俗，恐亦未能尽如汝言。即或如是，又恐恋子之色，非恋子之情。”霞卿曰：“绮斋万里客游，实为异日建树计，实为答余希望计，故宁弃目前之安乐，以求日后之幸福。非深于情者，能如是乎？舅母，吾母逝矣，爱余知余者，莫舅母若。敢为舅母质言之，余生为刘氏妇，死为刘氏鬼。若谓刘生为非有真爱情，不足夫者，余至死不认也。”陆氏闻其言激烈，极力慰之。当此娓娓清谈间，楼头焦鼓，不觉三更。二人乃不复言，相将入黑甜乡。

蛇蝎毒人，靡所底止。今且言钱氏之态度。钱氏闻霞卿寻短见，窃讶曰：“杨家门楣虽低，然富甲里闬，毋虑饥寒，渠竟忍抛弃乎。”既又转念曰：“杨家既非渠所乐愿，余当更为择下焉者而嫁之。”因往商于叟，适闻室中有陆氏语声，乃即止步。及陆氏去，钱于是进，见叟眉峰颦蹙，太息有声，因笑询之。

叟曰："从汝之言，将霞儿字诸杨氏，今忽遭此变端，余实狼狈甚矣。"钱氏笑曰："此事何足挂虑，主人意果何若？"叟曰："霞儿性情执拗，不从其意，仍恐不免一死。余固未必爱彼，然若置之死地，人孰无情，那能忍此？"钱氏曰："彤儿艳名，不在霞公子下，若行李代桃僵计，杨家未必不允。"叟曰："汝愿遣云儿出阁乎？"钱氏曰："宁能使吾儿以丫角终？如此富室，而交臂失之，余实不忍。"盖彤云虽为钱氏所生，而性情爽直，平日每拂母意，故钱氏急欲嫁之。叟闻钱氏言，点头称善。乃请媒妁至，告以实情，使往说杨氏。媒长辞令，彤云才色，虽少逊于姊，然双艳之名，久噪闾阎间，略加赞誉，更觉神采奕奕，杨氏立允所请。因择吉亲迎，以彤云归之。是夕也，马龙车水，极盛一时。个中繁文俗节，人人能以悬揣得之，无俟辞费矣。

第二十二回

邂逅相逢天缘巧合　殷勤话旧往事堪伤

风雨凄其，征人肠断。绮斋、立三自滇东归时，行至香港，偶值天雨，不获前进，寄居逆旅中。一夕，两人方对谈，忽闻隔舍有女郎浩叹声，心窃讶之。以礼法有嫌，未敢问津。俪闻女郎微吟曰："曾经沧海难为水，愿作鸳鸯不羡仙。"聆其音，颇稔熟。细辨之，恍然曰："是陈女士也，可往叩其扉矣。"立三询庐侠为谁，绮斋略举前事告之。立三亦急欲一面此巾帼英豪，因恳绮斋介绍，偕之同行。入其室，果庐侠也。见绮斋入，喜逾望外。急起迎之，笑曰："天缘巧合，异乡游鸿，又相值矣。"睹其后，尚偕一人，即亦不作羞涩态，前叩姓氏。绮斋代立三答之，立三致礼而已。庐侠曰，"名下无虚士，绮君所交，必当代杰士。"绮斋曰："盛誉愧不敢当。惟立三性情倜傥，余所深钦者。"庐侠因款两人坐。先询绮斋曰："君既安客滇南，何为又事东归？且别来仅数阅月，竟清减至此，何耶？"绮斋喟然曰："鄙人所遭之艰苦，有非女士所能臆度者。忧患移人，痛定益痛，余之憔悴，理当然也。"庐侠曰："君岂乍逢失意事耶，能否语我以详乎。"绮斋曰："嗟乎女士，旧约落花，去矣难追。鄙人私衷，曩之秘而勿宣者，恐溷女士听也。今则人已鹤化，莫证鸳鸯。抚念前情，恍如梦觉，容为女士述其梗概，女士当作逸话听也可。"于是将前事一一语诸庐侠。

庐侠或为兴嗟，或为扼腕，情有不自禁者。述竟，又取霞卿绝命书示庐侠，庐侠展读一过，凄然曰："哀感顽艳，情文兼至，班家姬耶，伏氏女耶？霞姊霞姊，才高命薄，苍天虐汝，曷其有极！"绮斋聆言，益欷歔不已。旋转询庐侠客此之故。庐侠曰："别后所遭，一时难以尽罄。妹囊中有笔记在，请君先阅之。"绮斋唯唯。于是庐侠取而出，以授绮斋。立三得庐侠许可，因偕绮斋同读曰：

蕙兰弱质，飘泊天涯，旅馆寂寥，幽虫欲泣。余至岭南矣，吴仇未报，墓骨不安，此心耿耿，一日十二时，未尝顷刻去诸怀也。顾以弱女之身，而为此孤注之掷。彼峨冠博带人面兽心者，既已拥兵自卫，不惜含血喷人，余自知乘险侥幸，总属无济。又逗留经旬，他乡旅馆，憔悴孤花，余惟空呼负负耳！嗣忽谣诼（琢）大盛，道路所传，谓有党人由港内渡，密谋起事。杯弓蛇影，庸人自扰，官场益为戒严。凡市尘旅舍，荒村古寺，靡不假缉捕之名，行骚扰之实。余不获已，复去而之海上。旋以少交游故，复扬帆走扶桑，晤阿兄生前诸友，叩所以求急进者。佥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劝余缓待事机，以余为驻粤侦探。余生平寡于识见，革命思想，惟先兄有之，余则未尝有此怀抱。然兄既死于酷吏之手，兄弟之仇不同国，余遂牺牲一身，骤变前之宗旨。议定，余又航海西归，仍至岭东。尸职弥月，碌碌无所表见。及今思之，犹觉汗颜。

忆前月五日之傍晚，余方自外归，旋有一老叟来叩余扉，谓渠亦吾党同志，吾党召集临时会，邀余过其居。余以素昧生平，真伪莫辨，疑不能决。叟以暗记示余为证，余信非伪，因尾之行。叟居野外山林间，蜿蜒三里而始

达。其宅面绿负翠，饶得林泉佳趣。叟导余入一室，陈列品之华贵，大率余平生所未睹。窃疑其不类同志，方欲就问，叟已先语余曰："老夫海盗巨擘也。"余闻言大恐，窃念：海盗行多不轨，余只身至是，奚能幸免？幸叟貌极和蔼，绝无恶意，余尚得忍耐。渠又语曰："老夫虽海盗，实盗其名而道其实，不若今之俨然民上者，道其名而盗其实也。老夫平生宗旨，惟知僇民贼劫赃财耳。侧身此中，垂二十载，羽翼殆遍沿海各埠。"

叟第哓哓自述其历史，并不及招余之故。余弗能耐，急询何事见招？叟曰："女郎少安，静聆余言。余与贵会声气相通，同志行踪，老夫悉瞭然在目。方女郎来粤时，老夫亦知之。窃念以一柔弱女子而有此热忱宏愿，其人之肝胆识见，必有出乎常人之表者。老夫欲试女郎才，恒留意访察，女郎办事固勤，阅历究浅，每多启人疑窦之迹。"叟语至是，余因询以所见。叟笑曰："老夫始举两端为女郎告：前者女郎乔装卖花女入督署，有之乎？"余颔之。叟又曰："老夫见女郎出署时，面露惊慌之色，且离署不数十武，便至一小巷中席地作书。所书何物，老夫固未及见。然如此破绽，幸警察未之见，不然危矣。"叟言既，余因询第二事。叟曰："其次即昨日水提行台前之事。方女郎从人丛中穿出时，怒容可掬，显露凶状。尔时警察颇注目女郎，当女郎归寓时，即有暗线遥尾于后。老夫知女郎危机已亟，不忍坐视不救，故遂用计引女郎至此。"叟既述竟，余感极而涕。叟嗣又拊余肩而言："如女郎者，巾帼已属难得。忠诚之气，勇敢之心，办事綦有余；权诈之术，机变之巧，办事万不足。敝庐尚不湫隘，女郎姑下榻

是间，虎狼之域，万难再居。至于职务，老夫已遣人代辞矣。”余于患难之际，不知所对，诺诺而已。

叟乃洁一室为余居，渠则镇日恒外出，余幽居一室，无殊笼中之鸟。居数月，意不能耐，乃复游扶桑。既抵扶桑，求计于同志，谋所以为阿兄复仇者，群以不能为余一人躁进而偾大局，因倩余为青鸟使，寄书来港。凡余所述，皆前月下澣以前事也。呜呼，旅馆独栖，孤怀谁诉？余于挑灯之余，作此数页日记时，泪浮湘管，恨染蛮笺，万般伤心，宁笔记所能一一详载耶？

庐侠见绮斋读既，笑谓之曰：“妹天涯沦落，四海为家，今逗留此间者，又有日矣。后顾茫茫，异日又不知若何变局也。”谈次，街鼓冬冬，已报三更，两人辞庐侠出。既归室，立三即就寝。绮斋寝不成梦，既怨风雨飘摇，行程愆误，又嗟霞卿之薄命，庐侠之失意。辗转枕席间，听窗外雨声淅沥，声声送到耳际。残树枝头，为微飔所撼，呼呼作响，如哀秋之远笛。而远地断钟残杵之声，若连若断，益增恨人之凄恻。窃叹曰：“幽明义隔，我所思兮天之涯。琴剑横分，伤心不见丽人颜。继今以往，余宁祝发青山，日坐蒲团礼观音，誓不沦胥艳毂，别抱琵琶缔鸳盟矣。逝者有知，其或能稍余宥乎。”哀怨之余，乃燃烛起坐，不意将立三惊寤。

立三以其未眠，询之曰：“君坐以待旦何耶？”绮斋喟然曰：“落月屋梁，工部念旧，停云天际，彭泽兴悲。何况盈盈一水，飞度无年，渺渺九京，重逢莫卜者耶。客邸夜深，百感交集，余安能成眠？”立三曰：“桑田沧海，世态常然。人生妍媸寿夭，同一尽耳，奚悲为？且君前程正远，大丈夫当以国事为己任，安可因区区儿女私情，遽萌绝人逃世之妄想哉！”绮

斋曰："此中苦况，惟个中人知之。君局外人，宜有此解脱语；若余，则安能毋悲？立三，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君徒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余雅勿欲闻。"立三见绮斋有愠色，从容起坐而言曰："君误矣，肝胆相示，君子之交，阿谀取容，小人之朋。余不欲以小人自取，尤不敢不以君子望于人。吾于若相知綦深，故爱之弥笃。爱之弥笃，故言之弥切。鄙意如斯，若其为然乎？"绮斋心韪其说，遂不复语。时东方已微启曙光，遥闻远处啼鸡，喔喔报晓，二人遂不复寝。

第二十三回

舟次披书怀情论古　　旅中访艳有意乔装

朝霞融融，出没林梢，群雀上下啄食，争报新晴。雏鸟啾啾，亦回翔于天际。盖十日沉阴，连番风雨，至是重睹晴阳矣。是日，绮斋偕立三、庐侠附舟向汕头进行，适风平浪静，以故无颠簸之虞。而海水盈盈，予怀渺渺，伤心人于此，又增无穷之悲观。一日，庐侠手《石头记》读，为绮斋所见。笑语庐侠曰："女士好读此书乎？"庐侠曰："然。"绮斋曰："我国言情小说，当以此书为杰构，其佳趣所在，前人之论详矣。女士既好读此书，当必有独得之处，请为予言之。"庐侠曰："《石头记》中人，皆痴男怨女耳。《石头记》一书，皆描写痴男之痴、怨女之怨耳。论其文，洋洋洒洒千万余言，白描点缀，固毫无指摘。论其事，桑中之章，濮上之音，伤风败俗，莫大乎是。妹之览此，爱其文也。"绮斋曰："信如是。《石头记》中人，女士必以为无一人足取矣，然于潇湘馆主何如？"庐侠曰："他人尚可曲恕，若黛玉则更不能不有微辞。美诚美矣，慧诚慧矣，大观园中独步群芳。然以其性情论，则绝无足取。非妹过贬黛玉，金陵十二钗，实惟黛玉最有可议。性忌而情痴，气高而量褊，工愁善泣，以损天年。此数语，可为黛玉定评。"绮斋曰："尚论古人，悉本忠厚，女士之言，毋乃过苛乎？"庐侠曰："所见各有不同，余之所言，特余心目中之黛玉耳。"绮斋曰："余且询女

士，灵均、长沙之为人，女士以为何如？”庐侠曰：“此不可与并论。”绮斋曰：“灵均被放，托山鬼以抒愁；长沙不容，吊汨罗以见志。千古伤心人，谁非血泪生涯？天与黛玉以独步群芳之英资，不与黛玉以象心适意之境遇，是天之负黛玉，吾于黛玉何间然？然则女士于宝钗何如？”庐侠曰：“是亦不足道。蘅芜外仁和而内诈伪，城府过深，天真尽失，女子不应乃尔。”绮斋韪之，转问之曰：“女士谓红楼无完人，然于短中取材，首推伊谁？”庐侠曰：“贾探春耳。史湘云耳。探春识大体，湘云有豪气。”绮斋笑曰：“无惑乎女士之力贬黛玉也。黛玉与探春、湘云，性情绝然不同。以女士律之，颇与探春、湘云类，宜女士之右二人。”庐侠一笑而罢。

洋场十里，车水马龙，琼楼画阁，处处繁华。绮斋等旋至春申江上矣。旧地重游，在他人处之，弥饶佳趣，惟绮斋则转增隐痛。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桃红柳绿间，与霞卿絮絮语情而缔结香盟者，非斯土乎？今则玉陨香消，桃花犹是，人面何之？此一片之繁华景象，徒令人等作愁城恨海观耳。是日适不及附轮，因在逆旅勾留一夕。翌日，乘轮赴禾。前度刘郎，重登天台，作探花使者。然而妆楼依旧，空怅春风。伤心人于此，更为频唤奈何。绮斋旋与立三议曰：“吾与霞卿婚约，未得两家尊长许诺，在理不应唐突前往。且禅丈痛娇娃之横夭，或迁怒及余，则此行徒取辱耳。君意计将安出？”立三曰：“史家有至戚乎？今且间接探之。”绮斋曰：“霞卿尝为余言，渠有一孀妗，至相投契。然人地生疏，居宅未审，奈何？”庐侠闻两人榷商，从旁笑曰：“此妹事也，两君可勿置怀。”绮斋曰：“此鄙人一己之私，何敢重劳女士。女士苟有嘉谋贶仆，仆已感铭无涯矣。”庐侠曰：“吾侪患难相共，已非一日，尚容作无谓之客

套耶？”绮斋韪之，因询庐侠以计之所出。庐侠笑曰：“两君聆妹言，幸勿笑妹癫。妹今学作卖花女郎，往史宅卖花。”语未终，绮斋亟摇手曰：“微论此事不能渎冒女士，即或能之，奈女士不能操禾音何？”庐侠曰：“妹往来海上，历有年矣，操沪语以代禾音，奚不可者？君毋阻妹进行，成败利钝，胥不足计。”绮斋再谢而允之。

红日一竿，晨风淡荡，卖花声穿透条条曲巷而过。一卖花女郎，手提花篮，篮中满盛金蕊花，红白相间，五色灿烂，弥足引人采撷。行经一巨宅前，柏梁雕榭，世家居第也。坐阶石上，高呼“卖花”数声，宅中忽一幼婢出，口呼“买花”。女郎起立，笑问曰：“阿姐爱花乎？”婢亦笑颜相报，从筐中取一嫩黄色者，顾女郎曰：“若菊佳乎，取值几许？”女郎曰：“侬筐中陈花甚多，以此奉赠何如？”婢闻言，似嗤其妄，格格而笑。女郎曰：“若府中尚有他人爱花乎？”婢曰：“子运殊不佳，吾家霞姑有菊癖，若在府中，必将普购汝花，今则他出矣。”女郎乘间询曰：“府中有女公子几人？”婢曰：“余家史姓，有女公子三人。大女公子为太夫人所出，太夫人已逝世，女公子尚待字深闺。二女公子、三女公子俱如夫人所出。大〔女〕公子即霞姑，今客于吕氏，吕其外家也。”女郎斯时阴念：彼所谓霞姑者，必霞卿也。霞卿死矣，断头香宁再爇耶，抑个中别有隐情欤？因又询婢曰：“吕府安在？侬将往售花也。”婢曰：“仓巷尽处，集燕桥南，面阳而居者，吕庐也。”女郎闻言，含笑道谢，仍携筐中物，“卖花”声声，绕道穿街而去。

翌晨，集燕桥之南，有卖花使者，憩于柳荫下，识之者谓即昨日之卖花女郎。女郎时已易卖花声为卖菊，娇音袅袅，面吕庐而呼。有间，庐中果有侍婢出呼买菊。女郎应之，婢招之

入。女郎从之，视其居，大厦轩畅，俨然巨室。绿荫深处，红楼一角，临水而居者，丽人居也，丽人生平酷爱黄花，谓其傲霜耐寒，晚节独高。婢直导女郎入丽人居，丽人含笑起立曰："若筐中有佳种乎？"女郎观其室，栽盆菊数十本，秾纤丰约，光彩照人。因含笑答曰："珠玑盈室，侬筐中胥等瓦砾矣。"丽人不语，以手入筐探花。女郎目注之，窃念曰："吾意中有姊久矣，初意亦寻常娟楚耳。今觌面相逢，始知蒲柳之质，不能翘企于万一，宜得绮君之倾倒也。"因即上前附丽人肩而语之曰："乞遣去令婢，将有事奉闻。"丽人讶之，姑允其请。女郎旋从身畔出一书以畀丽人，丽人益茫然，急拆而诵之，其文曰：

霞妹爱鉴：陈女士归，悉吾妹犹复寄迹尘缨，闻信之下，毋任欢忭。玉容陈女士于摄影中屡见之，兹特恳作寄书邮，奉书妆次。余急欲与妹握手言欢，如有适当机缘，幸即告陈女士，或复我一简。女士为余患难交，一切可径言毋隐。良晤伊迩，余不多赘，惟鹄待佳音耳。绮奏。

噫，丽人谁耶？霞卿也。女郎谁耶？庐侠也。霞卿阅竟，笑谓庐侠曰："庐姊请坐，妹以儿女私情，既劳姊奔波，又简慢乃尔。厥罪甚矣，幸姊海涵。"庐侠亦笑曰："霞姊言重，以鬻花女而为座上客，人言可畏，幸姊速示妹以相会佳期，行看牛女双星，同渡鹊桥也。"霞卿忽红潮上泛，梨涡微晕，木立久之，谓庐侠曰："庐姊少待，妹当往作复书。"庐侠颔之。立待有顷，霞卿持书出，恳庐侠转致绮斋，并谓之曰："此间系妹外家，嫌疑一端，吾姊可勿顾虑，但愿常闻足音耳。"庐侠颔之，藏书入囊，复携筐而出。

吾书至此，当为读者诸君补述昨日事。昨日之晚，庐侠自史第归，喜报绮斋曰："霞姊未赴瑶池之召，广陵绝调，依然流

传人间。"绮斋因叩其所以，庐侠详告之。其喜愉自无待言，因修书恳庐侠作青鸟使。故庐侠复有集燕桥之行。逮庐侠归自吕庐，绮斋得霞卿书，中心益乐。盖嘱绮斋翌日至吕府晤聚也。庐侠旋顾绮斋而笑曰："事竟成矣，将何以贶青鸟使？"绮斋曰："高谊盛情，不在速酬，异日必有以相报也。"庐侠嗤之。绮斋又曰："此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如？"庐侠心会其意，一笑而罢。立三适自外入，绮斋因以霞卿之书示之，立三亦为两人称庆。绮斋旋笑语两人曰："立三兄英风飒爽豪气如虹；陈女士刚健婀娜见义勇为。余也何幸，实获良朋。造物于此，亦可为无独有偶矣。"言次，目注两人，不少旁瞬。立三俯首若有所思，庐侠则桃花之颊，渐如火灼。绮斋细揣两人状态，立三似若脉脉含情，而未便形诸词色；庐侠则羞怯之中，又寓凛然之色，若可望而不可接者。俯思之余，托故他去。

第二十四回

燕子楼头花开解语　　茜纱窗下草结同心

翌晨，霞光四照，天气晴旸，绮斋如约过吕庐，访霞卿。霞卿颦蹙出迎，悄然问曰：“绮哥久别矣，长途迢遥，劳顿奚若？”绮斋斯时乍见霞卿，惊喜之余，转致不能发语。少间，始略为霞卿述别后情况。霞卿叹曰：“妹自问今生无相逢时矣，不图尚有今日，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然历尽无数辛酸，始克有此一面，亦大可怜矣。”绮斋稍稍慰藉之。霞卿旋详语绮斋以几经患难之遭逢，旧事重提，弥增伤心，此际惨况，更无待言。

叙阔竟，绮斋笑曰：“妹既客于此，余当时来晤聚。舅母尊前，不可不先以礼谒。”霞卿然之，往请陆氏命。陆氏亦急欲一睹绮斋人品，欣然从之。霞卿乃与俱往，绮斋以世晚礼叩见，尊称伯母。陆见绮斋兰芽玉茁，仪表亭亭，貌既英俊，应对尤从容闲雅。窃念曰：“若果红丝有缘，赤绳系足者，此一双璧人，宁不令人健羡耶？”因语绮斋曰：“寒舍虽湫隘，尚有余屋，公子非外人，曷不移居此间。果尔，蓬荜生辉矣。”绮斋笑曰：“同行尚有某君，千里相伴，义难弃置。”霞卿笑曰：“其陈家庐姊乎？庐姊风流闲雅，妹实乐此闺中良伴，曷不偕与俱来。”绮斋曰：“然。陈女士外，尚有武君立三。”陆氏曰：“公子所交，必系当世俊杰，果亦允惠临吾庐者，当别洁室以安

之。”绮斋谊笃伉俪，又不欲重方主人宠召，乃径诺之。旋与霞卿俱出，仍至书斋，笑语霞卿曰：“舅母和蔼可亲，宜妹倚若慈母。”霞卿唯唯。闲谈有顷，绮斋辞归。自晤谈之后日，绮斋迁其居矣。

从此分光东壁，花晨月夕，辄与霞卿携手偕游，踯躅苍松翠柏间，形影相随，意至适也。一日，霞卿邀绮斋至园中清谈，霞卿郁郁寡欢，迄无愉色。绮斋坚询所以，霞卿悄然曰：“吾两人日处危城之中，黄连树尾弹琵琶，徒知消受目前乐趣，而不一计来日大难，于心安乎否乎？”绮斋亦不禁失声曰：“后顾茫茫，来日方长，余宁不念及此！为今计，将若何？”霞卿无语。绮斋又曰：“天长地久，此恨无穷。人生有知觉灵动，而不能尽如厥愿，余甚恨造物之弄人太甚也。”霞卿闻言，几失声而泣。绮斋恐其伤心过甚，劝勿复尔。霞卿曰：“吾无他意，惟吾哥所云，无语不与妹心坎吻合。嗟乎绮哥，汝亦知蕴静之心，寸寸断乎？昨梦不祥……”绮斋闻言，惊询所以。霞卿泫然曰：“昨梦与哥携手园中，忽有猛虎咆哮入园，攫哥而遁。妹趋追之，转舍哥搏妹，仿佛为彼所噬。及今思之，犹为心悸。吾梦何频作不祥也。”绮斋曰：“骇哉卿卿，幻梦乌足证信？此由中心疑惧所致，当扫除一切妄想为是。”霞卿含意辛酸，总难释然。既而强转其辞曰：“妖梦留痕，固属可解不可解之间。第吾侪长此依人篱下，恋一时之晤聚，忘久后之痛苦，妹诚私心痛之。”绮斋曰：“小叙契阔，行当遄返敝庐，筹备此事。惟余有大惑不解者，屡欲语妹而无其当。余前岁得家报，谓寒舍向尊府问名，尊府悍然绝之，个中底蕴，殊令人不解。”霞卿讶甚，失色曰：“事果确耶，抑太夫人设辞以慰哥乎？然妹亦微闻之，固不料蛇蝎用心，如是其毒。”绮斋曰：“敢问何

谓？”曰：“吾家阖眷，悉寓金阊，仅妹一人株守故园。尊府问名，必遣使至吴下。彼嫉我妒我者，当悉吾侪交谊，以谗言浸润家君。一俟吾哥还乡，询使者以当年旧事，则必水落石出。”绮斋颔之。

檐前鹦鹉，巧语迎人。绮斋、霞卿归自园中，步至廊下，乍闻人语曰：“韶华年年，容颜易老，郎君幸早为之计。”绮斋惊而回顾，见廊下蓄一白鹦鹉，毛羽丰泽。霞卿从旁笑曰：“玉儿刁舌矣，谁教汝者？”鹦鹉不答，又呼曰：“侬年长矣，桃夭未赋，花信频摧。”霞卿嗔曰：“玉儿毋妄言，谁教汝者？益不堪入耳矣。”适素香持食来饲玉哥，玉哥者，以其色洁如玉，戏呼之也。素香至前，霞卿笑问曰：“玉哥云云，殆必若所教者，贱骨何谑弄乃尔。”香晞而笑。霞卿又指玉哥曰：“天寒矣，廊下朔风凛冽，行当挈若入室。”素香诺之。霞卿仍偕绮斋行。绮斋询素香为谁？霞卿曰：“此舅母之宠婢，貌既娉婷，性又灵警，侍儿中翘楚也。舅母善妹，割爱畀我。惟稚气未改，雅好戏谑耳。”言时，旋及内室。绮斋欲入，霞卿有难色，强而后可。既入室，相率就坐。绮斋笑曰：“余初识立三时，豪气如虹，义薄云天，绝无儿女柔情。今久与陈女士相处，亦脉脉有情矣。第陈女士艳如桃李，冷如冰雪，其于立三似不愿稍假以辞色者，何耶？”霞卿笑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辈安能知人心理？且分内之事，尚难逆计，绮哥乃欲代人作嫁耶！”绮斋闻言，又不禁心潮坌涌，百感纷投，长叹曰：“茫茫后顾，来日方长，一棺附身，万事始已。霞妹乎，已矣已矣！吾辈异日结果，究不知何若也。”霞卿本有所戚，益以绮斋所言之沉痛，几失声而泣。旋乃曰：“绮哥，人生若大梦，富贵贫贱，彭殇寿夭，自达处观之，等是消归乌有耳。幸哥毋戚戚然。”绮斋唯

唯。闲谈片时，乃即辞出。

绮斋既出霞卿闺闼，道经庐侠居室，见庐侠泪浮盈睫，独坐窗前。绮斋故缓步觇之，庐侠见绮斋在室外，含笑起迎。顾笑时音容至惨，犹不能掩其重忧。绮斋乃入室，庐侠延之坐，笑语绮斋曰："妹蒙伯母厚爱，肉食于斯，在彼固休休有容，万不计此；在妹则无功受禄，惭愧奚若。且如此年华，任其蹉跎，能不令人伤嗟老大，效新亭之泣耶？"绮斋曰："女士心胸，仆已了然，用敢披沥心肝，为女士忠告。女士以柔肠侠骨，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历有年所。乃所见所闻，辄与愿违，是固大可伤心。第自鄙人观之，女士于'情'之一字，窃谓犹有未能明晰者。夫情之所钟，原在两造之交相投契，若枉用其情，独钟于形格势禁万难如愿者，虽至魂销蓬颗，墓瘞玉箫，毕其身以殉之，亦徒呼负负耳。女士其以为然乎？"庐侠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第如君所云云，妹实不解。"绮斋笑曰："慧如女士，何故作痴聋以欺人？女士须知世间多情人，不独余为然。大凡健儿身手，靡不具儿女柔肠。立三与吾侪相处有日，知之稔矣，尚侠重义，自无待言。仆观渠日来于女士交际之间，意极款惬，而女士终若即若离者，何欤？"庐侠面赪不语。绮斋又曰："护我沉疴，伴我长行，若而人者，掷果赠珠，相逢未嫁，则缘证三生，夫岂不愿？顾今者，使君有妇，连理已占，奈何？"庐侠怫然曰："君何作无状语。"绮斋曰："女士殆忘前言乎。仆固谓将以其人之道，报诸其人之身也。"庐侠益不怡，绮斋乃去。

鹦鹉前头，含羞难语，女儿心胸，大抵云然。以庐侠之明慧，对绮斋之告诫，宁无所动？窃念：生不逢辰，幼丧怙恃，命薄秋云，荆花中折。悠悠身世，渺渺胸怀，苟一计来日大

难，沦落天涯，终将何托？能勿痛心。自是而后，与立三形迹之际，遂不如前之若即若离。一日，绮斋偕立三赴园中游观，适霞卿与庐侠先在，因共就园之芜亭而坐。绮斋笑顾霞卿曰："吾辈冒寒游园，不期而遇，斯亦奇矣。"霞卿曰："如此清趣，奚肯让两君独步？"立三忽失声曰："史女士两颊似有泪痕者，何耶？"庐侠曰："适话别况，霞姊多感伤，故若斯耳。"绮斋惊询曰："吾辈又将别离乎？"霞卿曰："暮霜晨星，光阴易迈，哥亦知长至节将届乎？寒舍已屡使人邀妹归省，俟过节期，当即返家。适与庐姊闲谈，闺中好友，一旦分襟，不禁为之怆然。"

言次，霞卿邀绮斋他去，而遗立三、庐侠于亭。立三曰："史女士宁家后，女士将焉往？"庐侠曰："君安之？盍先语我。"立三曰："萍踪难定，会当商诸绮斋。"庐侠曰："妹拟至扶桑一行，恐有期月勾留。"立三曰："能学陶朱公载得西子，周游名山大川，是仆所深愿。伴卿一行何如？"庐侠闻立三引陶朱公古事，已浅晕两颊，及聆卿之名称，益踌躇不安。立三亦觉出言唐突，不禁赤潮上泛。儿女柔肠，移人实深，赳赳健儿，亦为情网所缚。少顷，立三曰："识荆月余矣，一见倾心，幸逐骥尾。然仆之侈望，实不仅此。期月以来，迄未敢有片言渎陈者，诚恐言出唐突，重增罪戾。"庐侠沉吟有间，赧然曰："人非木石，谁无知觉？君之悃款，妹岂不知！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丈夫当以天下自任，妻孥之奉，请俟异日。"立三曰："只手莫挽狂澜，独木难支大厦，女士竟不允为仆臂助耶？"庐侠曰："立君，何咄咄迫人？吾辈女子固视姻事为毕生幸福所寄，不敢妄有所许托。然交厚如君，此而不事，恐天下无其伦。君三思之，余惟君命。"立三骤得庐侠许可，喜极几

狂。含笑言曰："余固知卿不忍绝人，今后愿共卿同心谋国。若天从人愿，吾志克竟，当即遄返故园，与卿携手看花，开怀把酒，乐何如耶。"言次，相视莞尔。天际斜阳一角，掩映人影，射落地上，仿佛见此一双璧人，并肩话情者然。

暮霜晨星，催送时日，倏又长至节矣。铜壶漏短，宴饮终宵，俗有暖冬之举。霞卿于是日之晚，为绮斋等饯别。两双未婚夫妇，各怀辛酸，有酒无欢，食不甘味。霞卿叮咛绮斋曰："明岁桃李争妍春光明媚时节，愿哥复来此间游赏。"绮斋曰："今夕可多谈欢娱事，毋说别离语，令人惆怅欲绝。事果有效，兄当以梅花竞春时节，泛舟南来，与卿双桡共桨，鼓棹中流；事若中变，则十日分袂，当即复聚计议。"旋而，众且薄醉。被酒之余，间及别后事，枨触心绪，相与嗷然。盖天下之最无情味者，惟饯别之筵耳。迨天将曙，四人犹不忍散。霞卿忍泪而起，劝各归寝。明日，绮斋遂鼓轮返里，立三、庐侠同行，至海上偕游东邻。霞卿则宁家矣。

第二十五回

好事多磨意同槁木　　闲愁莫诉心比卷葹

三载分襟，一朝聚首，家庭乐事，人生无双，绮斋回兰陵矣。兰芽玉茁，益出人表，堂上之愉快，自无待言。而况绮斋善承色笑，或谈滇边之旧话，或道云岭之胜迹，以博老母欢心。恰喜莱衣私愿遂，天伦从此庆团圆。人生处此，诚足令人健羡。一夕，绮斋与老夫人闲谈，老夫人笑问曰："汝年长矣，幸能继续青箱，老父在天有灵，亦含笑欣慰。为今计，当为若择性情相契之女，以为伉俪。若琴瑟永能和鸣者，余之心愿遂矣。"绮斋未逮言毕，急询曰："吾母殆忘前言耶？曩昔之日，吾母尝语儿曰：'汝果不负余者，汝事余当力谋之。'今儿幸不辱母命，何吾母顿忘前言耶？儿与霞卿，盟言俱在，非儿所愿，终身不娶。"老夫人憬然曰："儿所指者，殆为史家姻事耶？余尝为汝往问名，而彼竟悍然绝我。前不为吾儿详告，正恐重伤孺子之心，今既若兹，余当为述前事以绝痴儿妄想。"言既，沉思有间，又曰："曩岁吾儿行后，余恳舅父往苏访闻。悉史氏家世，与霞卿人品，俱极相称。因即倩媒问名，媒为舅父友人，与史氏亦素相友善者。媒至，史氏先以缓待为说，嗣忽毅然绝我。以予度之，必以侯门萧瑟，王孙式微。而彼方吴市听鼓，握篆有期。掌上明珠，何忧无所寄托，故不我允。"绮斋喟然曰："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樱花。吾家纵衰，尚未

若兹。彼不我允，恐别有原由在。”老夫人曰：“此非余所知也。”绮斋又曰：“曾经沧海，除却巫山。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老夫人曰：“人不负我，我亦不负人。人而负我，我又何必痴守前言。绮儿志之，而母于若，所望綦深，幸勿重伤其意，而博一多情之名。”绮斋默然，寻即辞出。

此时疑惧纷投，思潮坌涌。窃念：若吾母所言，禅叟薰心利禄，乐与气焰煊赫者攀结，亦未可知。或钱氏从中作梗，破予良缘，尤属意中事。不然，胡为始言缓待而终绝之。所异者，予之问名，事在前年，其时予书尚未披露，与霞卿情谊，未尝现于钱氏之前，彼又何从知余辈之预有婚约？辗转思量，殊无为计，喟然曰：“九死一生，终成空梦。信欤，古人之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中殆有非人力所能解决者乎。”回首旧时，惊心来日，乃不禁簌簌泪下矣。

时序迁流，转瞬新正，绮斋决意再游东禾，与霞卿面商诸事。会绚斋将至扶桑游学，绮斋便道送至海上。改附汽船往禾，复与霞卿晤聚于吕庐。因为霞卿详述前情，霞卿亦惊讶曰：“予前所风闻者，今果不虚，事必钱氏所为无疑。”绮斋曰：“妹有所证乎？”霞卿曰：“余不敢决。以意度之，亦事所必然。曩年吾哥赴滇之先，不在此晤聚数日乎？哥去后，妹遣仆妇至吴下赍送家具，愚妪无知，或将吾哥在此情形告知钱氏，亦未可料。哥以为然乎？”绮斋曰：“妹言良是，非钱氏作恶，尚有何说？”霞卿含泪曰：“绮哥乎，此皆薄命妹之累哥。虽然，为今计，将若何？”绮斋曰：“钱氏于余之恶感，固无论矣；即禅丈心中，亦必恨余澈骨，尚何说之辞？”霞卿喟然曰：“绮哥已矣，三生石上，未订夙愿，斯真无可如何。”绮斋曰：“幸妹毋

然。余且问妹，妹于彼固乏进行方法，于己必有一定宗旨，所抱果何等宗旨，试为兄言之。”霞卿哽（梗）咽而言曰：“事苟无希望，妹惟有死以报哥。”绮斋笑曰：“妹言诚合吾意。妹果牺牲此身，余亦义不独生。尘世幸福，既无缘分，愿化此身为春郊之月，秋山之云，浮游尘埃之外。且生死虽殊途，而自达者观之，生也何乐，死也何悲。彼死者特亡其躯壳，精诚所结，灵魂或可不泯灭也。”霞卿曰：“灵魂不灭之说，妹素不信，安见死之必能复相聚。以身殉情，实最后之计，果有一线希望，决不出此，愿与哥熟计之。”绮斋曰：“妹既云然，为今计，惟有效秦庭之泣，乞怜于禅丈。”霞卿不知所对，惟颔首示意耳。

议既定，绮斋乃函恳前媒至禾，媒如约至，绮斋为道所请。媒重违其意，复往史氏执柯。禅叟不仅坚执前辞，且面斥之曰：“刘生诱人闺女，士也无行，尚有面目求外黄之赘耶？吾女宁以了角终，誓不嫁此荒伧。”其言若与绮斋有九世深仇者，媒复恳之。叟更曰：“足下纵具悬河之口，善为说辞，亦徒空劳唇舌耳。”媒未如何，辱命而退，以告绮斋。绮斋又以转语霞卿，两人至此，相顾无计，嗒然神伤。绮斋喟然曰：“事至今日，尚复何言？余誓不别娶，妹誓不他适，前约之能否如愿，兹不复计。惟有各自爱护，以待来年。”霞卿曰：“哥诚达观，妹意亦然。拚作北宫婴儿，以老女待哥终身。邀天之福，钱氏先我而死，吾父憬然悔悟，余辈容有如愿之日。且心心相印，何殊咫尺相对。余辈有伉俪之名义足矣，何必定务伉俪之实……”言至此，声顿止，一朵红云，蓦上梨涡。盖无意之中，忽有此失检语，偶一醒悟，不禁作少女之羞态也。

故人千里，今日重逢。立三、庐侠又自扶桑归矣，特至东禾视霞卿，不期绮斋亦在禾。旧雨欣逢，曷胜喜悦。绮斋见立

三、庐侠形影相依，俨然凤侣。谈次，共语别后事。立三、庐侠大为惘然，既而叹曰："霞姊出死入生，终成空梦，大可怜矣。"立三时亦怒目起曰："天下那来此等鬼蜮？余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报推食食我解衣衣我之绮斋。然苟有所命，无不勉力相从。即庐妹亦能稍效绵（棉）薄。"绮斋曰："蒙贤夫妇隆情，五中铭感。特余与霞妹福薄，恐不胜君等之厚谊。"霞卿亦曰："庐姊热肠侠骨，素所钦佩。惟是变起家庭，纵姊爱我，亦鞭长莫及耳。"居数日，立三伴绮斋归毗陵。友谊既笃，遂订金兰。立三登堂拜母，执礼甚恭，绮斋款之于家。庐侠则重踵霞卿之请，仍留禾中。秦楼双姝，时作清谈，亦不寂寞。一夕，庐侠语霞卿曰："妹荷绮君逾爱，常为照拂，铭感久矣，至于吾姊相待之情，尤为夙昔所难忘，异日必除彼奸人，完若夙好，以报高谊于万一。"霞卿叹曰："薄命人无福消受赏心乐事，恐徒负盛意耳。"庐侠不语，霞卿又曰："余所憾者，独彼愦愦天公，既绝之矣，胡为使之死而复生耶？"庐侠曰："艰难辛苦之遭逢，所以坚人心志，姊毋灰心，后望正多也。"

摽梅三实，迨吉有期。不几时，庐侠至兰陵与立三行婚礼。两家均无宗亲，因家于刘氏。旋游秣陵为新婚旅行，邀绮斋同往，藉遣愁怀。绮斋强而后允，俱赴白下。白下为古帝王居，虎龙形胜，久冠江南。绮斋等先作孝陵游，晋谒洪武陵寝。陵在朝阳门外十五里，三人坐骑而往。石马石人屹立无恙，衰柳千缕，摇曳东风，犹作旧时依依态。抚庭树而怆怀，睹宫花以溅泪，有心人对之，感慨宁能勿自禁？绮斋喟然语立三曰："当洪杨军兴时，向荣驻守是土，军无纪律，肆行毁伤，兵燹之余，遂至萧条尔尔。"立三亦慨叹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何物夷虏，虐我故君？"旋由隧道造陵巅，稍事盘桓，即赋归欤。明

日，往游莫愁湖。庐侠曰："妹忆幼年从先君至京口，道出白下，曾来此一游。十里荷塘，梦魂固恒绕其间。"绮斋曰："卢家少妇，虽磨折于生前，而死后令名，千秋词人墨客，每为唏嘘凭吊，泉下有知，当亦自慰。"庐侠曰："以妹视之，殊不为然。与其享盛名于死后，曷若谋幸福于生前？若牲牺生前之幸福，而博身后之盛名，更不值得。"绮斋闻言，俯仰身世，为之慨然。在湖畔绕行既久，更入郁金堂，复湖楼诸境，盘桓许时而返。居宁经旬，游遍胜迹，仍归兰陵。立三、庐侠双双他适，新婚游兴，正不浅也。

人生不如意事，每乘否运而至，良可慨哉！那知绮斋旋里未久，陈夫人忽病矣。陈素羸弱，卧床弥月，遽尔不起。属纩之夕，召绮斋而谕之曰："绮儿，汝母行矣。年近半百，不为短折。惟汝兄弟婚事未毕，是予所耿耿难忘者。史家之事，当已无望。天下多美妇人，美而贤者，当亦不仅霞卿为然。汝其从余临终之语，服阕而后，速择性情投契之女子，完此毕生大事。汝弟远游异国，余至勿愿以此噩耗寄彼，汝其缓告之。"绮斋且泣且应，既乃忍泪言曰："母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阿母之病，不久当痊，还乞静养为是。"陈夫人曰："汝且卒听吾言，汝弟所志甚大，惟身体弱甚，余尝以为念。汝为阿兄，年齿较长，当始终爱护之。昆仲之间，切勿稍存芥蒂。汝兄弟读书明理，当毋庸余之多嘱。异日汝弟归来，即以我语告之，吾不及见汝弟矣。"言时，喘不成声，绮斋抚之，气稍平，朦胧睡去。绮斋乃退，往视药炉。药成，捧而进，揭被抚母，则已冰如。绮斋大恸，哭而晕，晕而踣。罔极之恩，涓滴未报，痛心自无待言。殓礼既成，守丧家园，从此更瘦骨鹤立，无复生趣。呜呼，苍天虐人，曷其有极！

第二十六回

妖姬乍僇琴瑟调谐　噩耗横来壎篪奏急

荷浮池畔，蝉噪枝头，又历春涉夏矣。绮斋守居母丧，已阅百日。思亲不尽，血泪靡穷。时则徘徊庭前，顾影叹息；时或独对灵帏，拊棺唏嘘。吟风弄月之词，固不复弹，即心爱之玉人，亦未尝致书存问，盖浮生多故，忧患纷来，明知此生不获如愿，渐萌蝉蜕之想。乃一夕，忽获霞卿书。吊唁之余，略称：畴昔之夜，钱氏被僇，祸水既除，严父知悔，他年服阕，迨吉可期。今日有闲，曷不过我？伫盼台驾，以日当年。绮斋得书，始复有生人之趣，窃叹曰："虬髯复生，黄衫再世，如此奇侠，为我解纷，当顶礼以谢之。惟是母丧方迩，墓骨未寒，为人子者，于衰麻哭泣之中，此等儿女私情，在理不应过问。"为之踌躇者再，始决意曰："既承霞卿谆嘱，姑往禾一行以觇其情。于礼固无所逾也。"

思定，遂于明日起行。至禾，径诣史宅。霞卿含笑出迎，顾见绮斋遍体缟素，愁容未展，则又为之戚戚不欢。寒暄既，绮斋急询钱氏被刺巅末。霞卿曰："哥姑少待，今速随妹往谒吾父。吾父盼哥甚殷，已尽蠲前愆矣。愿哥亦不复以向者之事为念。"绮斋是之，因随霞卿行，入禅叟书斋。霞卿先入报，叟闻绮斋至，喜甚，笑容出迎。绮斋执晚辈礼甚恭，叟见绮斋仪表俊逸，不愧外黄之赘。因笑问曰："世兄今日抵禾耶？"绮斋

颔之。叟又曰："闻令堂去世已逾百日。世兄哀毁过甚，孝思不匮，清癯乃尔。"绮斋又唯唯。叟乃顾霞卿曰："汝其往，予将有言语绮斋。"霞卿遂出，叟于是语绮斋曰："鄙人愦愦，蔽于侍姬，今幸天诱其衷，前恶尽覆。惟清夜抚膺，仍觉重负君与霞儿。尔两人心地光明，余已瞭然。愿尽捐前愆，重顾旧好。秦晋之缘，余决不复有他辞。"绮斋曰："蒙丈人垂爱过深，小婿当陨首结草以报。惟先慈即世未久，纳采大典，似当少待。禅伯于意云何？"叟曰："贤婿秉礼如此，余敢不成人之美？若与小女婚事，原有旧盟，不待纳采为定，自能矢志勿渝。"绮斋颔之。叟又曰："以前种种事，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予忘骨肉之亲，使霞儿任人播弄，不仅无以对贤婿，泉下有知，亦必詈余愦愦。惟日后之痛改耳。"绮斋闻言，转无以答。周旋有顷，遂辞叟出。

复至怡云书屋，与霞卿聚谈，询霞卿以钱氏被刺原委。霞卿曰："事至秽亵，家庭丑史，惟亲爱如吾哥者，可以语之，愿勿他闻。年来吾父以衰颓故，与钱氏同居时绝少。徐娘虽老，不惯单栖，暧昧之言，时有所闻。妹也辈行既小，又属少女，理不应过问。吾父则信任方殷，并未知帷薄之不修也。某日之晨，小婢春梅至寝室视钱，见双扉洞开，入则三尸横陈榻上。梅骇而号，驰告吾父。吾父时犹未起，梅又奔至妹处，以其情告。妹闻言，不敢前往，因先至吾父处以廉其隐。吾父已为梅所惊起，见妹趋至，急询何事？妹如梅言以对。父愤甚，急驰至钱室，妹尾其后，伫立室外，以待消息。吾父旋出语曰：'贱人无耻，奔于家僮，阿瑞已死，阿祥尚存一息。询之，系仇杀也。'妹惊惶之际，不知所对。家君旋曰：'予其悟矣，此后之事，惟当痛改。'妹唯唯。吾父于是草草殡殓以了之。是晚，召

妹闲谈，笑语妹曰：'汝年长矣，名驹未系，镜台待聘，余心良用不安。刘氏近又遣使求亲，余偏听钱言，仍严辞拒之，谅绮斋必恨余刺骨。此重公案，久未了结，为今计，将何以挽回之？'妹聆言之顷，径语家君曰：“阿父恕罪，儿与刘生，婚约久定，誓言旦旦，生死不渝。今幸天假之愿，阿父曲予成全，刘生方欣喜之不暇，安用挽回为？若欲面伊，当函邀之。'吾父颔首者再，妹遂寄书劝驾，哥竟惠然肯来，乐何如之。”绮斋笑曰：“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谢天谢地，今幸如愿。此心之愉快，更逾于定情时节。”霞卿曰：“事既得吾父之允许，此后当无他虑。”绮斋曰：“余曩语卿：卞和之璧，经琢磨而益洁；莫邪之剑，历锻炼而愈精。又谓忧患之纷来，正欢娱之媒介，不经艰难，不得美果，天下事大抵如是。今果如言以应。”霞卿曰：“诚哉其然，'幸福'二字，靡不从苦中求得，事至今日，吾两人除非身死，不然，夙约靡有不谐矣。”言次，忽杂感喟之声，至“身死”二字，猛然色变。绮斋大为惊讶，中心亦怦然而动，颦蹙言曰：“卿深虑且及此乎？吾两人方当壮年，何至如卿所言？顾尘事变幻，每出意表，设或然者……”言至是，霞卿急止之曰：“幸哥毋作不祥语，妹所言者，特极言吾辈旧约之终底于成，并非谓行将就木也。如哥所言，未免误会。”绮斋颔之。霞卿又曰：“哥尚能留此几日？吾父深好弹棋，闻哥亦能此，盍与吾父共玩之。”绮斋曰：“余本不能分身，以卿言辞真挚，不忍方命，故匆匆就道。实则去先慈安土之期，仅隔旬日，早则明日遄返，即至迟亦不能逾三日之外。”霞卿曰：“妹未稔伯母卜葬，贸然促驾，罪戾甚矣。”绮斋曰：“予尚有一事欲请于卿，幸恕狂言。予弟绚斋，学问人品皆驾予而上。……”霞卿不待毕聆其言，即含笑言曰：“余知

之，殆属意于碧箫乎？箫妹沉默寡言，不类钱氏所出。与彤妹实相背驰。彤妹好动，轻狂之态，中人欲软，以律箫妹，大不类同母姊妹。妹亦久蓄是意，诚恐以钱氏所出，难得绮哥同意，故迄未言。”绮斋笑曰：“慧哉卿卿，竟与吾不谋而合耶。”霞卿曰：“此事即与吾父言之，吾父当亦乐从。”绮斋曰：“绚斋年幼不学，异日有无成就，尚难预决，恐禅丈未必俯如余请。”霞卿曰：“王家三珠，原无少异。吾父既已婿哥，于令弟何独靳然？且余与箫妹，颇称相得，姊妹长能叙首，是固吾父所至愿者。容当言之。”绮斋曰：“禅丈知绚斋身世乎？”霞卿曰：“妹略知之，即以妹之所知者禀诸堂上，亦已足矣。”既又曰：“妹今晚即当往告吾父，哥明晨可再来舍下也。”绮斋颔之，默然有顷，面面相觑，脉脉含情。绮斋曰：“此事妹且缓告禅丈。余兄弟俱在丧服中，礼不应以婚事为说。且余顷复禅丈：先慈即世未久，纳采大典，礼当少待。今若又以绚斋之事相请，禅丈将谓予自相矛盾。”霞卿踌躇少间曰：“哥言诚然，妹且以己意与吾父言之，当不及哥。”绮斋曰：“卿辗转多智，真不愧秀外慧中。”霞卿闻言，面赪不声，绮斋旋即辞去。

明晨，再如约过霞卿。霞卿语以昨晚事谓：“吾父之意，深表同情，当使姊妹同时纳采。”言时，又不禁赤潮上泛，殊悔“纳采”二字之冲口而出。绮斋闻之，至为喜悦。偶语之顷，觉霞卿神色有异，径以询之，霞卿固言无他。又坚诘之，霞卿乃曰：“昨夜失眠受寒，今日又病矣。”绮斋进询失眠之由，霞卿笑曰：“晚与箫妹话情，良夜喁喁，不觉东方之既白。”绮斋曰：“然则昨日之请，卿必以告箫妹矣。”霞卿含笑不言，绮斋又曰：“外间冷气较烈，妹既抱恙，幸速归室，此间不宜多留。予亦当旋旅馆也。”霞卿不忍拂绮斋意，径从其言，起立入内，绮斋约以明日

再过其家，遂归旅邸。

天涯游子，愁里寄生。绮斋始闻禅叟之允诺婚约，稍为宽慰。及闻霞卿复病，则又心潮坌涌。惊弓之鸟，闻弦而惧，殆出于不自觉者。是晚，独处馆中，抚念往事，母丧妻病，实难兼顾。然无论何若，必先遄归经营葬务，而后再顾霞卿。嗣又念曰："霞卿昨者不云乎，吾两〔人〕若非身死，不然夙约靡有不谐。'身死'二字，殆将成谶语乎？则吾与霞卿自此一别，或无重逢之日。然而事由天定，势有非人力所能强，余亦不及顾此。"斯时渐涉遐想，卒乃决定明日启行。

翌日，复过史氏，霞卿力疾迓之。绮斋语以归意，霞卿是之。复询以病情，霞卿恐劳绮斋萦念，乃曰："妹病本不见剧，不过偶因失眠，精神遂不继耳，稍事静养，即当告瘳。"绮斋唯唯。偕霞卿往谒禅叟，即以启行告。禅叟曰："本拟留贤婿再事盘桓，今既以令堂葬期迫切而归，义不容强。贤婿行矣，一双掌珠，谨以累贤昆仲。余老且病，朝夕莫保，幸贤昆仲慎始善终，毋作秋扇之见捐。"绮斋曰："禅伯明察，天日在上，余兄弟若负心者，万劫不复为人。"叟笑曰："贤婿言重，余非有疑于贤昆仲，特以人事变幻，今后所遭，恐有出于吾人意料之外。心有所感，偶发是言。贤婿幸毋因是而萌他意。"绮斋亦曰："设誓本非丈夫之事，适间急欲表白此心，遂至不待择言，乌敢萌他意？"叟笑置之，既曰："葬务既竣，贤婿在家守丧待终于　抑仍作滇游乎？"绮斋曰："后事正多，滇南迢遥万里，颇不相宜，容当别求栖止。"叟颔首叹曰："贤婿幼失所怙，长复丧母，全家重任，肩于一身，亦大可怜矣。"绮斋聆言，枨触心绪，几为泪下。顾以长者之前，力意忍耐，唯唯而已。叟又曰："贤婿行色匆促，老夫不及祖饯，负疚至深，奉赠番佛百

尊，聊当程仪，幸径纳之。”言次，即从囊中取出，授绮斋。绮斋曰：“长者赐，不敢却，惟清璧其半，幸乞鉴原。”禅叟见绮斋言辞慷爽，即亦不强，竟从其意。绮斋旋告辞，与霞卿偕出。

时霞卿忽频作寒噤，绮斋知其病不能风。乃曰：“卿且归室，予即行矣。多留恐益深卿之病也。”霞卿笑曰：“哥行欤……”言时，若有余意不能申者，绮斋逆知之。乃曰：“卿能允我赴寝室一话别情乎？”霞卿俯首应之，两人偕至室中。彩凤捧茗入，绮斋接饮之。霞卿又使彩凤往取药剂，凤如言取之入。霞卿进药之后，心神略定，凭几而坐，两人絮絮话别后情况。绮斋曰：“幸卿善自珍重，人在少年时，正如奇花初胎，若不好自培养，则暮年其何堪？”霞卿曰：“愿哥毋以余病为戚。倘哥有所戚，妹亦将因哥之戚而戚，转令贱恙益深矣。”绮斋是之，霞卿又曰：“吾父之言哥闻之矣。一双陋质，为贤昆仲侍巾栉。吾父固亲许哥以绚斋之事，妹昨日所言，未尝伪也。”绮斋笑曰：“执柯之劳，当俟异日绚斋归来，亲谢于卿前。要之刘氏此后幸福，尽卿父女姊妹所锡，余之铭感，实非言辞所能称述。”霞卿微哂而已。绮斋旋即起立告辞。霞卿欲送之，绮斋力止而罢。将至室外，又回顾霞卿曰：“予俟家务稍竣，当即来禾视妹，惟深望再来时，妹已健全耳。”霞卿含泪应之。呜呼，孰料其言竟不及践，从兹一别，两人无复重逢时耶。

绮斋既返兰陵，为陈夫人措理丧务，备极勤劳，犹幸叔谟为之襄理。葬务既竣，方拟再游禾中，乍获霞卿手书，谓：“前恙就痊，幸勿置怀。吾辈后会方长，如里中事冗，不必急行来此。箫妹近亦无恙。联婚之事，吾哥当已函告绚弟，未识有无复函归来。”实则霞卿之病，未尝少痊，特逆料绮斋百事萃身，借此以慰悬望。绮斋闻霞卿病瘳，乃先留家经理田租。未及竟

事。海外忽传电书至，谓：绚斋病革，盼绮斋速往诀别。绮斋闻而大惊，往访叔谟，呈电文。叔谟阅次，亦为惘然，旋为绮斋释疑曰："弱龄稚子，远适他邦，偶有疾病，张大其事，故电邀汝往。余可决其无他变。"绮斋曰："余诚恐此简短之电报，将为最后之音信耳。"叔谟曰："汝毋过虑。惟既有电来，汝且赴东一行。"绮斋曰："余本拟俟田租清理后，赴禾践霞卿约。今既若兹，明日当首途赴东。"叔谟曰："余亦有事于沪，可偕汝俱行。"绮斋颔之，归理行装。

次晚，遂与叔谟往附汽船。舟既解缆，叔谟笑语绮斋曰："久不与汝同乘。忆曩年偕汝自苏返里，舟中絮絮道霞卿人品。尔时汝犹深惧姊之阻难，乃今竟如愿以偿，人事变迁，能逆料耶？"叔谟之意，实欲假此以宽绮斋愁怀。讵料绮斋闻言，益增无聊，喟然言曰："曩与舅父同舟时，堂上犹健在，今则余已成为无父无母之孤儿。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人子之痛，诚有难言之者。至若与霞卿夙约，则前途渺茫，更不可逆断，何时能如愿以偿耶？"叔谟曰："汝母为予阿姊，汝妻又予甥妇，诚如汝言，余亦同悲。"绮斋曰："予更有大戚者，绚斋设有不幸，余何以对霞卿，又何以对碧箫，更何以对禅伯？禅伯深识大体，碧箫读书明理，前言俱在，决不别字。此重公案，将何了结？为之兄者，实不能无杞人之忧。"叔谟笑慰之曰："凡事当从乐观着想，不宜过事忧虑。若汝所言，则天下何事不可如是悬想。以余度之，绚斋决无变故。"绮斋曰："余甚悔吾母丧时，不召之归。若归国者，何至有今日之虑？"叔谟曰："汝顷言碧箫，吾稔其为霞卿之妹，岂与绚斋又有约乎？若然，则兄得其姊，弟娶其妹，诚大佳话。"绮斋曰："然。此事已由禅伯亲许余矣。渠愿以掌中双珠，属余兄弟，设能如愿者，未始非福。

其奈前途多荆棘何?”叔谟曰:“令岳本明达事理者，蔓为私欲所蔽，遂至演成种种怪剧。甚矣蓄妾之害，吾国家庭之黑暗，大率此等颓风有以酿成之。故余尝悬骊姬故事为殷鉴。”言时夜色渐深，二人遂不复谈，各就榻而寝。又明日，舟抵沪江，绮斋改附日本汽船赴东，叔谟送之轮次而别。

第二十七回

是耶非耶胡来凶耗　斯人斯疾竟堕情天

黄姑渡河，忽传噩耗？绮斋启行之后日，海上遍传日本汽船失事，全舟覆没。时方夜深，不及救援，满船乘客，尽葬身江鱼腹中，此即绮斋所附之船。叔谟闻耗，知绮斋必无生望，为之凄绝，顿足痛哭曰："吾姊仅此二子，乃兄死矣，弟又疾革，姊殆绝祀乎？碧翁翁胡若是不情耶？"即亦不返兰陵，悬赏千金，求尸归葬。乃久不可得，知绮斋确已葬身龙窟，始匆匆返里，为理后事。并告诸宗族戚鄙，群为刘氏浩叹而已。旋又修书致禅叟，告以绮斋覆舟之惨。

禅叟得书，恸甚。念吾女何薄命乃尔，事到垂成，又生变局。命也如此，夫复何言！禅叟至此，不禁泪下涔涔。又叹曰："情之所钟，儿女皆痴。霞卿闻绮斋之丧，不知若何痛心，吾姑缓语之。不则，旧恙未瘳，益以新痛，人非金石之躯，其何堪此？"思定，遂藏其书于箧中，绝不动声色。往视霞卿，病容惨淡，销瘦可怜。禅叟踯躅榻前，顾此薄命女儿花，不禁长吁曰："儿女因缘，从今不敢复过问矣。后此一切，胥归诸天命耳。"霞卿察禅叟状态，殊异曩日，忽大惊诧，芳心一点，若猛受激刺者然。乃起而询曰："吾父何忽忽若有所失，殆绮斋有特别消息来欤？"禅叟不料霞卿之敏慧，竟骤中其隐衷。及闻斯言，顿为木然。少间乃曰："汝病有日矣，今犹未克离床，生汝者之心

安得不为之戚戚？”霞卿闻言，心潮稍落，然而方寸灵台间，犹未释然。叟又曰：“儿其善自爱护，不自爱护，则天下谁复汝爱？”言次，即返步出室。霞卿细思乃父所言，惟付之长叹而已。

梅开枝头，阳和渐动，春风一到，转眼繁华。后此十日，霞卿积痾起矣。揽镜化妆，不禁失声曰：“镜中人，久不面汝矣。姗姗瘦影，面色黄萎，几不可认。”言次，咨嗟不已。盖美人之爱其貌，固不啻文人之爱其笔也。妆罢，急诣禅叟书斋，以为沉痾乍脱，老父见之，必笑逐颜开。乃知至则双扉紧闭，叟适外游。霞卿启扉而入，倚醉仙榻坐下，披案首之工部诗集而读，久读生倦，起行至案侧，窃发书箧，乍获叔谟致叟之书，启而诵之，甫及数语，一角素巾泪痕狼藉，痛极而晕。

迷惘有顷，惊魂始返，急凝神自慰，卒读其书。读罢，仍妥藏之，闭户而出，踉跄返香闺。经雨梨花，憔悴难识。窃叹曰：“伤哉绮斋，竟葬身江鱼腹中矣。吾父近日于余，似讳余询绮斋之音信，若有难言之隐者。十里疑雾，固久萦余之脑海，今果然矣。嗟乎，东风如故，宿草就荒，龙宫何在？消息杳如。恨不能借慈航宝筏，令其导余一往，以了此一重公案。”思至此，前尘影事，涌上心头，又几晕绝。旋复念曰：“石烂海枯，此心不改。余视此身，轻如鸿毛，久抱必死之心。事至今日，夫复何言？特负生我长我者二十年之苦心耳。”思顷，适彩凤自外入，见霞卿悄坐室中，玉容惨无人色，星眸直视，若有所思。乃含笑相问曰：“女公子面罩浓霜，殆病体未复，受寒气侵损耶？抑适间一行，别有所感触乎？”霞卿初本忍泪勿声，及闻凤言，不禁嗷然大泣，呕血盎许，喘汗涔涔而降。凤乃挈之就榻，瘦骨姗姗，不啻挟婴儿于怀抱。卧次，凤恐其别有所需，仍侍坐于旁。默然久之，霞卿忽长叹曰：“凤姐乎，侍我六年，未尝一日

相离，今将与汝长别矣。平日遇汝良薄，此心耿耿，常思异日有以厚汝。今遽如此，命也夫！”凤闻其言，瞠目结舌，不解所云。少间乃曰：“女公子顷何往？何所刺激，遽来此伤心之语？予侍女公子久，愿女公子永保康宁，尤愿予得长托荫下。”霞卿曰：“三年尘梦，今大觉悟。汝解人，当能尽知余心。固不必问余顷者之何往也。”凤味其言，明知指绮斋而发，顾又不敢妄作一言，乃模棱其辞曰：“女公子心事，予岂不知？然敢断其事之无他变。”霞卿惟以长叹答之。凤目注其面，惨白不可言状，香泪盈盈，声息喘喘，云鬟斜亸，玉肩颤动，一种可怜之态，纵铁石人也应泪下。凤乃为之拭泪曰：“女公子顷方失血，倘复多泣，人非金石之质，能禁此摧残耶？”霞卿不语，凤又言曰：“主人耄矣，膝下惟明珠三颗，二姑又已出阁。女公子当体堂上之心，幸勿以一己之戚，而贻堂上以戚也。”霞卿聆之，泪如泉涌，益不可忍。盖前之泣者，仅悲一己之身世，及闻凤言，又不禁触及家愁也。凤于是跽而问曰：“女公子果为何事而至于斯？如此毁伤身体，朝夕恐不自保。设有不幸，异日刘公子归来，向吾家索女公子者，将以阿谁应命耶？”霞卿曰：“汝且起，吾语汝，汝不知刘公子已长逝耶？”言至此，又咽不能续。

凤闻言，惊询其详。霞卿泣而不答。恸哭之顷，凤乍见帘钩颤动，碧箫掀帘入，发其呖呖之声曰：“姊姊，何事伤心，哀泣之声达于室外矣。”霞卿方欲答语，适碧箫见案上血盂，又急询曰：“此何物！此何物！殆必姊姊失血矣。凤姐，究何为者？”凤不敢对，惟面壁而泣。凤泣，霞卿又泣，碧箫亦不禁和之挥泪。旋趋至床前抚霞卿曰：“好姊姊，好姊姊，果为何事，急煞侬矣。”霞卿微举其首，长叹言曰：“绮斋死矣，余忍生乎？”

碧箫不逮言竟，即失色曰："绮哥死乎？然素未闻其病，姊何从得此消息也？"霞卿曰："已矣已矣，人死不复生，絮絮何为？妹异日问诸老父，当能悉其底蕴。惟绮斋之死，为绚斋病革，绚斋存亡未卜，设亦从阿兄归去者，余其重累妹矣。余以一身颠倒于情海之中，咎由自取，固不足惜。若妹者，固光明纯洁之好女子，以余之故，亦将堕入奈何天里。余死之后，并无颜面对泉下人。"碧箫闻言凄然欲绝，木视有间，乃曰："姊须怜我，我更怜姊，尔我诚一双可怜虫哉。姊姊，绮哥果何疾而致死欤，绚斋客东瀛，纵有疾病，何至累及阿兄。殆绚斋死而绮哥因悲愤殉之欤，然而绮哥达人，决不出此。且姊顷亦未言绚斋死也，则是绮哥之死，究何疾耶，闷葫芦令人实难消受。"霞卿曰："余亦葫芦中人，欲得其细，惟有借渡慈航，赴龙宫觅绮斋而亲询之耳。"碧箫曰："姊言真令余大惑不解矣。既未悉其底蕴，安能必其已死？既必其已死，则又安有不知其底蕴者？二者必居其一，姊果属诸何者？"霞卿曰："余非不欲尽举余所知者以告妹，惟是老父既秘不余告，勿忍伤余心。余本老父之意为意，亦至不愿以此凶闻累妹也。"碧箫此际心坎之中，疑雾重重：绮斋果何如者，绚斋又何如者？辘轳方寸间，竟莫知适从，惟伏案而泣。盖含蕊嫩葩，初解情爱，一寸芳心，与绚斋正在不即不离之间。虽向未与绚斋晤面，然绮斋固所常见，因其兄而知其弟，冥冥之中，灵犀一点，息息相通。今骤闻此等惊魂动魄之耗，焉得不泣？

霞卿见其泣之哀也，大为不忍，转起慰之。乃足甫及地，头晕目眩，遽仆于彩凤怀中。彩凤急语碧箫曰："箫姑毋泣，霞姑又晕绝矣。"时碧箫闻霞卿仆声，即拟拭泪回顾，及凤言时，碧箫已至霞卿前。霞卿曰："妹无恐，彩凤言之过甚，余特力

乏而蹶耳。”凤曰：“不如是言，恐箫姑之泣，不能如是之速已也。”碧箫闻言，颇赏其慧。旋语霞卿曰：“姊盍不安睡？顷方失血，宜其无力。”时凤已挈霞卿就榻，仍安眠如初。霞卿曰：“然则妹何泣也！余闻妹之泣，觉其泣倍痛于余之泣，实不能不慰劝。”碧箫至此，乃恍悟霞卿因劝己而起，因起而踣，大为不安。乃曰：“妹其重累姊矣，姊此时心中无痛楚欤？”霞卿恐重增碧箫之忧，径以绝无所苦告，盖霞卿之笃爱弱妹，更有逾于碧箫之爱其姊者。少焉，碧箫又曰：“姊姊荏弱多病，万不及妹之强健。妹偶有所忧戚，于身体上当无大害，若姊者，恐不胜外物之摧残也。幸姊为母亲之遗体而自爱，且姊顷不云乎，绮哥之事，老父恐重伤姊心，勿忍相告？则姊尤当本老父爱姊之心以自爱。”霞卿曰：“余宁不知为母亲之遗体而自爱？余宁不欲本父亲之心以为心？惟是到此山穷水尽之地位，苍苍者定不欲生余，余其奈若何？生不逢辰，早失所恃，中年不幸，频遭颠沛。……”碧箫不逮言终，急止之曰：“姊姊莫话旧事。旧事重提，徒增伤感。姊之身世，皆吾母之相累也。”霞卿闻言，转为赧然，乃曰：“姨娘何辜？此梅菊诸婢之作祟耳。妹倘复以此事为念，益令余无地自容。”碧箫曰：“非妹乐毁生我者。吾母之行为，惟彤姊乐言之，妹常不谓然。居恒每自引恨，余生也晚，不能多领大母之令仪，然音容笑貌，犹仿佛能忆之。且姊姊卓有母风，余于姊姊，时存一如侍大母之心。若吾母者，实无一可为女儿则效也。”两人相与闲谈，渐入非非，顷者之悲观，殆将忘之，适禅叟已归，有事召碧箫往，碧箫乃辞去。去时复叮咛霞卿曰：“姊姊幸三复余言，毋贻老父以戚。”

自是厥后，霞卿竟病矣，奄留床褥，日增销瘦，病到膏肓，难觅良方。禅叟见其疾之骤变也，茫然不知所为，惟遍征名医为

之诊治。乃知霞卿身殉之志已决，所以不即自裁者，特以高堂年老，不欲骤然引决，以重伤其心？故禅叟虽遍求名医，纵有和缓之方，亦不能疗此中心之病。而况垂死芳心，又不欲求其病之就痊，惟恨其死之不速乎！每值中宵，必嘱凤开北窗而卧，借吸取新气为辞，寒气森森，凉侵肌骨，凤不能劝止也。后为碧箫所知，力劝霞卿毋然。霞卿曰："余曩闻师言，西人之抱病者，必择养病之所于空旷间，吸取新鲜空气。缘人身循环器之变换血液，全恃夫空气之清洁。余病久矣，揆厥所由，皆卫生失宜，有以致之。启窗而寝，正力矫前弊，俾室内空气不致恶浊也。"碧箫曰："姊亦善于饰说矣。空气固宜求洁，夜寒尤不可受，幸姊之爱护也。"霞卿曰："蒲柳弱质，可怜身世，尚何爱护为？"言时，至"爱护"二字，长叹出之。碧箫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姊其忍毁伤乎？"霞卿不语，碧箫知其默认。即旁语他事曰："家庭之零落，吾家可谓达于极点。爷爷无儿，姊姊无兄，形影相依者，惟父女姊妹三人耳。姊姊多情人，姊姊明理人，吾决其断不忍遗弃家庭。即如妹然，身世之感，倍痛于姊。母也不德，秽迹彰闻，亦何乐处于人世？所以不作绝人逃世之行者，诚以怜家庭之衰落，不忍作此任性事耳。"碧箫所言婉而动人，盖一片苦衷，极欲使霞卿之悔悟也。霞卿曰："妹言辞诚挚，纵顽石亦当点头，矧余固稍具灵心者耶。妹且勿忧，余决不作任性事。"碧箫颔之，自是厥后，霞卿遂不复开窗卧，然而外感久已深入，其病不及治矣。

第二十八回

抔土埋香昙花一现　孤舟援溺玉树再生

檐月无光，夜寒于水。一夕，霞卿力疾而起，理旧日奚囊，尚存秃笔残墨。因检余纸数方，执笔作书，泪染蛮笺，恨浮湘管，走笔半时许，成短简二封，绝诗数章。既成，愤投其笔于窗外曰："今生不复用汝矣。"睹囊中尚有残稿数十首，窃叹曰："弄月吟风之词，绝无价值可言，徒贻后人以雌黄，固不如赠诸祝融氏之为愈。"因就火焚之，且焚且泣，窃不料纱窗焚稿，竟步潇湘妃子之后尘。嗣又忆及定情之汉玉，愤然曰："良缘既幻，留此奚为？"因亦掷而碎之。(本书命名之意本此) 诸事既竟，仍就榻而睡，藏其函于枕底。痛忆前尘，热潮坌涌，不觉骤失知觉。明旦凤醒，往视霞卿，见方浓睡，遂不复声。孰知午鸡唱罢，花影频移，犹不见醒。凤讶甚，往抚其身，冷如冰雪，惊痛欲绝。盖一缕芳魂，蝉蜕红尘而去矣。天乎痛哉！

彩凤惊悼之际，不知所措，急往白禅叟。时碧箫亦在叟侧，二人聆凤所言，佥为惊绝。趋至霞卿卧室，叟先前抚之，果如凤言，一恸几绝。幸碧箫在侧力劝之。叟且泣且言曰："汝姊生不逢辰，频遭颠沛，没又非福，死不知时，伤心甚矣。"碧箫曰："儿于昨夜七时，尚在此与姊姊闲谈。姊姊应对之间，绝无谬误。余窥其神色，觉尚不至遽有他变，不图即此一席

话，便为最后之诀别也。"言既，又顾霞卿而泣曰："姊姊大解脱矣，离此五浊世界，而超登清都，在汝固无所苦，其如余辈何？姊姊，昨宵别时，汝仰首送余，意若有所恋恋。而语余曰：'箫妹，余疾渐起，明朝当离床外出。连日独居幽室，殊令人难堪。'方余聆言之顷，以为姊病果渐见痊好，中心私相欣幸，何图姊以此谜语语我，今竟遗世而长往耶。使余早知其然，则昨宵无论何若，亦决不越此室一步矣。"碧箫所言，语语是天性中流出，禅叟闻之，更增伤感。彩凤曰："昨日夜半，余犹闻室中有嗽声，不料霞公子竟以此时不起。如此急变，殊有可疑。"碧箫闻言，回顾案上，残简狼藉，墨渖犹存，指语禅叟曰："此非姊姊之文具耶？昨宵启用之痕迹犹在，当必有所遗于余辈。"言时，适小婢持一毛颖至，谓顷从窗外拾得者。碧箫视之，霞卿故物也。乃曰："姊姊定必有书遗于余，此当因愤极而掷弃者，殆又如前者之自戕乎？"言次，又顿足大哭。禅叟曰："凤婢所言，事或有之，骤遭变故，确有可疑。阿箫，汝可与凤婢为姊易服，细检其身，有无自戕之迹。"碧箫颔之。

叟乃出室，室中仅遗碧箫与彩凤，闭户为霞卿易服。箫以姊故，本不之惧。凤侍霞卿久，亦绝无难色。解衣之顷，碧箫细检霞卿身畔，绝无自戕痕迹。惟玉腕销瘦，腰肢细弱，愈令不忍卒视。泣语彩凤曰："伤哉霞姊（姑），负此瘦骨归去，泉下若见太夫人，当使彼挥尽老泪。"凤亦泣曰："是皆贱婢之罪。贱婢侍奉无状，至有今日，万死何足赎其辜？"易衣既竟，凤乃取梳具为霞卿理髻。方启其枕，乍获昨夕所书之函，因取授碧箫。时禅叟适入室，碧箫急前与同展其书。则共有二纸：一别禅叟，一遗碧箫。叟乃先取己函诵之，且泣且诵，心伤目眩，不能卒视，第觉黑者为字，白者为纸耳。旋由碧箫为之朗读一

过曰：

父亲爱鉴：女今长辞膝下矣。罔极厚恩，涓滴未报；不孝之罪，百身莫赎。幸吾父毋悲，悲则益增女之罪戾。泉下有知，当与阿母共为吾父祈福，谅亦吾父所乐闻。箫妹秉性和顺，当能曲体亲心，莱衣承欢，惟此是望。愿吾父亦善自颐养，则薄命女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剩粉遗芳，只增余痛。碧箫读至是，亦泣不能抑。少间，复视其后，则绝命诗两绝。因诵之曰：

床头稽首别严君，痛爇心香莫返魂。
肠断断肠肠寸断，仅存弱妹奉晨昏。

明珠一颗掌中珍，蝉蜕红尘遽返真。
人世因缘今已矣，九泉重侍北堂春。

禅叟未逮碧箫读罢，即晕绝榻上。盖爱女不寿，已深哀痛，矧闻其最后之遗言耶。碧箫见之，乃为大惊，即亦不复读其第二纸，急趋视叟，抚而呼之。逾时始醒，旋询碧箫曰："霞儿骤变病症，其中定有他故。阿箫，汝亦知汝姊夫航海覆舟乎？汝姊夫死矣，予得其噩耗，以汝姊病故，迄未明告，乃汝姊今者遽然归去，殆已悉其事欤。"碧箫曰："阿父之前，儿不敢有所隐匿。绮哥之事，霞姊确已知之。余一日过其室，见彼呕血盎许，坚诘其故，渠告儿曰：'绮斋死矣，余忍生乎？'儿再言之，渠又曰：'人死不复生，絮絮奚为者？异日问诸老父，当能悉其底蕴。'由此推想，霞姊之悉绮哥死耗，必从阿父处得来。霞姊且谓事涉绚斋，非不欲告儿，惟阿父既秘之，彼本阿父之意以为意，亦不忍详告儿，并不愿使阿父知彼已知绮哥之死，力嘱儿毋泄露，故儿怀疑至今，迄未以问阿父。"

禅叟闻言，不禁失声曰："哦是矣，定为叔谟之书所贻祸也。吾当再召凤婢询之，渠所知者，当必较汝为详。"因召彩凤至，询以绮斋死耗，霞卿曷以知之。凤曰："婢子亦尝坚询霞公子，彼终秘不以告。"叟曰："霞公子既愈而复病者，汝悉其故欤。"凤曰："一日，霞公子至书斋游玩，及归寝室，面忽惨白无复人色，婢子未随往，始终不解所以，然敢决其必遇极猛烈之感触。嗣后每直夜深，辄启窗而睡，风霜频侵，婢子阻之，则椎心而泣。后得箫公子劝之，始勉从其言，然病根已深入矣。"叟闻言既，乃曰："箫公子顷告余，谓霞公子曾失血盎许，汝且以此事详语余。"凤曰："前次呕血之时，未侍于侧，不敢有所臆逆。失血而后，婢挈之就榻，霞公子始语余曰：'凤姐乎，侍我六年，未尝一日相离，今与汝长别矣。'再则曰：'三年尘梦，今大觉悟。汝解人，当能尽知余心，固不必问余顷者之何往。'终且言曰：'汝毋梦梦，汝不知刘公子已长逝耶？'霞公子所告婢者，尽于是矣，他则不知。"叟点首颔之，知叔谟之书，霞卿必已阅及。即往斋中启视其书，则果已移置，于是始知霞卿致死之由，盖其抱死志者，非一日矣。旋理殡事，从丰措办。旬日后，叟忽念曰："亡骨不葬，人事未了。微论刘氏之有无人来迎柩归兰陵，吾必先为告厝。停棺于室，终非所宜。"因卜地于城南，择吉以葬。葬后，致书叔谟，追述一切前情焉。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表者，乃知霞卿方死别，绮斋又生还耶。绮斋自覆舟坠水而后，自分必死，惟坚抱一断折之桅，荡漾中流，呼吁无门，将伯谁属？漂流有顷，遂失知觉。迷惘之际，乍闻人语曰："若已呕出无数清水，能呼吸矣。"绮斋张目视之，见身方卧于小艇中，始知遇险获救，遂仍合眼不声。旋

大吐。一状类渔人者抚之曰："先生醒乎？"绮斋颔首应之，渔人曰："先生安眠，幸勿劳神。"绮斋已能发语，告之曰："吾他无所苦，惟衣履尽湿，不胜其寒。"渔人乃取败絮一袭，覆绮斋之身，为去湿衣。绮斋忽忆内衣囊中有纸币在，取手探之，则依然封裹如新，因取之出，默感渔人情不置。旋叩以颠末，渔人曰："是地犹中国海面，离甬仅数十里。吾等素业渔，今晨在海面遥见一物漂流水上，鼓棹而往，视之人也，因举渔网挈之出。"言次，绮斋频作呵欠，审知其为畏寒，又取败絮益之。续述曰："网既出水，细审之，衣服都丽，知系失足落水。极力灌救，先生遂醒。九死一生，先生福真厚哉。"绮斋聆竟，至感其情，称谢不置，因从之入口。泥衣为渔翁所净，尽除其秽，绮斋旋取服之。日卧舟中，渔夫照拂殊殷。绮斋他无所苦，惟海风时作，颠越舟身，于曾经创痛之人，颇为不适。且一念及弱弟之病，中心又恒为忧戚。一肩行李，半囊孔方，亦复沉沦海底。即幸立时健全，东渡之资，势必归家摒挡，又不知将虚耗几许时日。前途茫渺，何时其履东京，而一叙天伦之乐耶。予怀渺渺，几度缄愁，绮斋反复思维，大为于邑。

旋闻船头渔歌大作，其声清越以响。渔家者流，自乐其乐，意至得也。绮斋倾耳听之歌一阕，复一阕，天空海阔，更觉动神。心中几许烦恼，一霎时间，尽随声浪飞向重霄之外。已而歌罢，绮斋喟然曰："余辈名为读书种子，朝朝暮暮，代人作嫁，转不如江湖渔父，片舟一叶，放棹大海之上，且钓且歌，得日享尘外乐趣也。"此时思起步至船首眺望，及足甫起立，身竟以蹶。盖船身时方颠播，绮斋不惯水居，且经创痛之后，愈不堪此。无已，仍睡下。既而渔夫自外入，笑语绮斋曰："先生饥乎？余辈贫苦生涯，殊无珍味足以享嘉宾，奈何？"绮斋

曰："余不甚饥，惟力惫耳。幸海面空气新鲜，尚无所苦，翁勿作客套语。"渔夫曰："余辈无以为家，逐水而居，较诸先生之锦衣玉食，其苦乐宁可并语？"绮斋曰："翁言过矣。余辈穷措大，日仗一枝秃笔，换来几个清钱，尚复奚乐？若翁等则浮游尘城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斯真享天地间之至乐，余辈所欲效而不可得者。"渔夫闻言，掀其老髯，含笑答曰："南无菩萨！先生一席话，折杀老夫矣。"旋询绮斋以所至，绮斋径以告。渔夫太息曰："先生可怜哉，行李什物，尽付东流。此犹小焉者，乃东游时日，亦将因此稽迟，能勿令异乡病客，望眼欲穿乎？然则先生到甬后，当必立即东渡矣。"绮斋闻言，长叹应之。

既抵甬，绮斋出囊中纸币五元以授渔翁，渔翁坚却之，后以绮斋意坚，始受其二。绮斋复道谢而别，因投逆旅止宿。拟先附轮赴沪，然后摒挡各事，再作东游。乃知以连日困顿故，是晚疾又大作耶？嗟乎！天涯病客，谁复相怜？疾势之来，如大江东流，一发不可遏止，热度臻于极点。逆旅主人虽有时遣使过问，绮斋病呓之中，亦木然不知，终日仅饮勺水而已。愈后，闻侍者言，谓当热盛时，喁喁呓语，终日不休，似吟诗，似读书，一字不克辨别。惟时悲时喜，时怒时乐，笑声哭声，即从语声而出。如是者凡数晨夕，病势略退，神志稍清，渐且能进肴糜，然而惫疲甚矣。偶念中心之事，忧心如焚。日之所思，夜之所梦，惟望病之骤起。乃望之愈切，而愈不得起，日复一日，荏苒两旬，始克起步。旅资所耗，将罄其囊，而病方小瘳，又不胜仆仆之苦。万不得已，姑休于逆旅中。呜呼，天涯多同病相怜人。当绮斋卧病甬江之日，霞卿病于禾，绚斋病于东，三子之病，遥遥相应。绮斋幸有转机，霞卿竟以此终古。霞卿死于十

二月初六日，前此十日，绚斋没于东瀛。绚斋自发电兰陵后，其病日以沉重，终及于难。属纩之时，正绮斋病危日也。死后，复有电归，叔谟不知绮斋复生，痛两甥之相继殂谢，望断天涯，挥尽老泪，惟空呼负负耳。

日处梦中之绮斋，罔知弱弟之作故。病难骤起，留甬养疴。病中未能致书于叔谟，然每觉心惊神动，若有所异，以为病后血弱所致，固未尝措意也。一夕，忽梦与霞卿携手蘅园，时方梅开枝头，绮斋手折一枝，授诸霞卿，为插襟上。霞卿忽取之下，散落地上，片片作蝴蝶飞。绮斋询之，愀然不语，忽尔入地而没。绮斋之梦，遂为惊寤。醒后忆之，颇深疑讶，于是决俟病愈后，即往禾中。既可访问霞卿，兼当告贷于禅叟也。

第二十九回

薄命花归薄命司　　鼓盆客歌鼓盆曲

逾数日，绮斋抵禾中矣，径造史宅，晋谒禅叟。叟惊曰："公子竟生还耶？薄命女子负公子而长逝矣。天乎痛哉，其命也夫！"绮斋闻言，失声曰："霞卿霞卿！可怜可怜！"言已，遽仆。盖痛极而晕也。叟偕人救之醒。既醒，面罩浓霜，泪下如雨，酸楚不可言状。泣问叟曰："兰因絮果，情海几波。小婿重负女公子矣！愿丈人语我死时状。"叟曰："人已鹤化，谁证前因？延津之剑不合，乐昌之镜难圆，吾婿闻之，徒于心戚戚耳。哓哓奚为？世间不少德容兼备之淑女，愿勿复念薄命女。"绮斋喟然曰："丈人岂犹未明小婿心迹耶？忆自沪滨相识，一见如旧，秾挚馥郁之情，两相投合，如磁石之引针，如琥珀之拾芥。生死誓言，犹在于耳，吾何忍离女公子以独生？女公子死矣，余誓从之于泉下，红冰碧血，拼作同命冤禽。若捐弃前盟，别求凤卜者，世可无夫妻之伦矣。"叟曰："吾婿言重。以吾婿之英俊，重以悃款之诚；小女福薄，故遭造物之忌。尚幸善自宽解。尾生抱柱，君子不取。"绮斋曰："金玉教言，敢不拜嘉？愿丈人速语我以女公子临终情状。"叟允之。

旧事重提，更增余痛，叟旋为绮斋历述前情，并言曰："余始不知底蕴，嗣询箫儿，始得其致死真相。伤哉孺子，竟痴情乃尔。"绮斋曰："若然，则小婿之罪愈重矣。独不解彼造物

用心，胡为颠倒播弄，若予复靳？恨不上叩天阍，问彼主宰，监观在上，既许之矣，胡又施狡狯伎俩，以厄其成耶！”叟喟然曰：“是皆余之过也。余以怙宠故，致若两人频遭艰辛，琴瑟调迟，终成泡影，尚复奚言？”绮斋曰：“影事前尘，丈人愿勿复提。乞示小婿以女公子幽宅所在，行当往哭之。”叟然其言，于是使人召碧箫出。碧箫与绮斋，曩固常相见者，闻父召，即趋至。先与绮斋叙礼，然后侍坐父侧。叟曰：“余不能行，汝其导姊丈往访汝姊之墓。”碧箫唯唯。叟又使仆妇伴之，三人乃偕行。

出郭里许，至霞卿墓。墓前白杨萧瑟，荒草蕃芜。古木数株，枝而不叶，野鸟巢其上，啾啾而啼，似助恨人之叹息。而斜阳一角，掩映新冢，惨淡作金黄色，尤令人泣下勿自禁。彼黄土陇畔，多情婵娟，虽千唤万呼，终销声匿迹，不一应声。绮斋徘徊墓侧，热泪贯珠，哀丝抽茧。一棺附土，音容渺茫，魂即有知，人天睽隔。伤哉绮斋！寸寸肝肠，一时摧断。叩墓而言曰：“霞卿，续命无缘，招魂何术？美满姻缘，偏多磨折。殆深于情者，多薄于命耶？今者，汝竟先予而长逝。其病也，余不知其何自来；其死也，余不知其何时去。负卿矣！重负卿矣！且卿之病之死，纯以余故，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予若复恋恋尘寰，泉下有知，其瞑目乎？霞卿，余风尘跋涉，濒死而不死；卿安居家乡，转生而不生，能勿恸欤？泉下果有乐趣，死后倘能忘忧，吾辈当践旧盟于冥域也。”碧箫闻绮斋言之惨恻，亦不禁泪湿翠袖，泣劝绮斋曰：“绮哥毋然，人死不能复生。灵魂不灭之说，乃佛家诞语。绮哥欲以身殉情，是大伤霞姊心矣。只须异日得新夫人后，不忘旧盟，年年寒食，常以麦饭香醪，躬来墓下，投诸九原，霞姊已受惠无穷，何必为已甚哉！”

绮斋不语，继续言曰："卿性情和霭，待人忠恕，非不寿者。以余之故，而竟不寿。余纵粉身碎骨，无以赎罪。而卿妹犹以余言为过，益令无地自容。卿乎，泪都挥尽，犹然人剑飘零；魂即归来，已是死生隔睽。余歌《悼亡》，余赋《招魂》，总不能与卿复聚，余忍偷生乎！惟是卿已为吾家妇，故乡虽好，墓骨难安，容当挈汝棺骨，葬诸先人墓侧，以偿生前之愿。魂兮有灵，偕余俱行。此间非宜长恋。"碧箫曰："绮哥，是固理所当然。霞姊生为刘氏妇，死为刘氏鬼。吾父此举，本属权厝，预备刘氏之来迎棺归葬也。且霞姊有书遗余，深以绮哥堕海，不能死则同穴为憾。今若挈归，是正泉下所切盼，何复长恋是乡为？"绮斋领之，顾而语曰："箫妹，前尘影事，宁忍回想？余初来东禾时，值新正时节，梅花万树，积雪满径，与令姊踏雪寻梅，流连竟日，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今者，落浦珠沉，湘皋珮冷，惟余园中梅花，依然含笑向人，能勿恸欤？"碧箫曰："此皆吾母不德，致霞姊赍恨殁世。若大母而生者，何至于斯，然亦未始非霞姊之命薄也。"言次，又转其辞曰："绮哥，汝亦知余姊妹皆薄命司中人乎！霞姊无论矣，即云姊之命途，亦至可怜可伤。悍姑恶婿，交相蹦践，曩者之豪气，消磨殆尽。若余，则虽处慈父荫下，然长愁不乐，去死殆亦不远。"绮斋闻碧箫言及身世，忽忆及绚斋，寸寸肝肠，摧伤欲绝，泪下涔涔，愈难抑止。良久，始答语曰："箫妹，莫话旧事。旧事重提，益增余罪。以余之故，而致令姊失欢于家庭，余方引咎之不遑，而妹顾以此为言耶。"碧箫不语，乃促绮斋归，绮斋犹依依不忍去。碧箫叹曰："家中人长逝矣，千呼万唤，不能汝应，久恋于此，徒增余痛耳。"绮斋不忍拂逆箫意，乃偕之归。既归，复晤禅叟。叟曰："绚斋病情何如？

汝复作东游乎？”绮斋曰：“余之来也，本拟乞诸丈人，畀余东游川资。不图遽闻此恶消息。余拟先携棺归里，然后再作东游。”叟曰：“死者长已矣，当先顾念生者。汝其速往视绚斋疾，俟彼病愈，然后来禾携柩。至于川资，则余自当筹措，汝毋为念。惟至东京后，无论绚斋如何，可先寄余一电。余老矣，以一双掌珠，属诸贤昆仲，爱护之心，不啻家人骨肉也。”绮斋谨受教，叟留之宿于家，期以明日整装。

翌晨，绮斋忽语叟曰：“吾弟近讯，舅父当必知之，予拟先发电至兰陵问讯，丈人于意云何？”禅叟以为然，乃使人发电寄叔谟，询以绚斋病状。且谓绮斋幸已生还。电发半日，而复音至。叔谟径以实告。绮斋译而读之，惊悉绚斋已故。时禅叟诸人方同席进膳，闻之咸投箸而起。叟不禁泣下曰：“天公作恶，祸集一家，吾不图箫儿又遭此浩劫。”绮斋不语，目注碧箫，状类疯癫。碧箫叹曰：“逝者已矣，哭亦无益。生也何乐，死也何悲？阿父与绮哥，可从达处观之。”此时叟方把电底细视，反复明辨，若有所疑，碧箫之言，未尝聆及。绮斋则并不闻所言之为何也。乃碧箫忽入内，叟与绮斋亦未为措意。绮斋曰：“造化小儿之弄余，信可谓酷矣。余至亲至爱之家庭，仅斯弱弟耳，而今死矣。翳余独存，心丧毕世，泉下人胡宁忍予？禅伯，声声惊耗传来，都是催命符儿。老天既定不欲余生，余其奈彼何？”叟曰：“吾婿毋作过激语，今后一家重任，尽在斯肩。乃遽抱消极主义，泉下人其能安乎？”绮斋曰：“禅伯试为余思之。余之所以东驰西驱栗六风尘者，无非求他日立身扬名，以答爱我之家庭与知我之霞妹耳。乃绚弟死于前，霞妹丧于后，家破人亡，余复奚为？长眠人蝉蜕浊秽，未必非福。所难堪者，余之伶仃孤苦耳。生而如此，转不如死。”言

甫终，忽一小婢仓皇趋至，语叟曰："箫箫……"婢气喘口呐，儿不能发言，嗫嚅少间，始竟言曰："箫姑娘自刭矣，凤姐方在解救也。"叟聆言，为之惊绝。并步趋入，年高气衰，危急之中，愈求其速，愈不成步。此种景象，极人世之至惨矣。

心头辘辘，额汗涔涔，叟趋至碧箫室中，已喘不能言。见碧箫倚榻而泣，彩凤坐于其旁，为之摩抚，默不作声。叟睹其状，心始少安。问彩凤曰："箫姑娘究何如耶？"碧箫闻父声，渐仰其首，且泣且言曰："爹爹，余乐死，奈痴婢必欲生余何？"叟曰："是何言欤？汝忍舍予长逝乎？汝死剩余孤老，汝心安乎？"碧箫不语。彩凤曰："婢子偶过此室，见室门紧闭，呼之不应，撬门而入，见梁系白带，箫公子立于其旁，泪眼汪汪。余知有变，急呼小婢。婢闻而趋报主人也。"叟曰："小婢言过其实，令余心胆俱裂。"时小婢适在侧，俯首不敢辩。叟顾之曰："汝其往语刘公子，告彼以箫公子无恙，毋再作惊人语。"婢应命而出。叟于是又遣凤他往，前抚碧箫言曰："箫儿，汝何躁急乃尔，余已为汝熟计终身之事。方期一举而两得其利，胡为乎又来此等举措，令予凄绝。"碧箫闻言，中心怦然大动，顾不忍明言之，乃曰："爹爹，薄命司中，久为儿留一席，复何终身可言？生我长我之恩，惟有报诸来世耳。"叟喟然曰："女儿见地，太不明瞭。汝姊丈之人品学问，汝知之素。兄代弟，妹易姊，未始非韵事也。"碧箫失色曰："爹爹欲作此颠倒事耶？无论儿于绚斋，不应如此。即于霞姊，亦不当乃尔。"叟曰："儿误解矣。汝姊撒手归去，对于绮斋，方深负愆，汝若以身代姊，正泉下人所至愿。至绚斋所处之地位，正与汝姊仿佛，决不愿汝之以丫角终。老父计之良稔，汝毋重伤余意。"碧箫毅然曰："是乌乎可，是乌乎可？"叟曰："汝毋

然。”碧箫曰：“爹爹欲余不死，则儿不敢不从，外此则儿不能唯命。”叟舐犊情深，不忍迫之过苛，遂漫声应之。既而曰：“箫儿，愁能伤人，斯言良确。汝亦知汝姊致死之渊源乎，半由于多愁耳。汝切莫蹈其辙，当知余今日之爱汝，更有逾于掌中珠也。”碧箫闻言，伏枕呜咽，不能答一辞。已而凤入，叟命善为服侍，凤颔之。

叟乃出，往语绮斋，绮斋为之愀然。叟慨然曰：“贤婿，人情于此，大抵如是，毋怪阿箫之若兹。”绮斋曰：“此皆吾弟之祸人，而小婿之祸人尤烈。不有余之作伐，箫妹与吾弟毫无关系。虽然，前仅凭空言耳，箫妹固无守节理，尤无身殉理。”叟曰：“吾意亦然。惟是女孩儿性情执拗，为之奈何？”绮斋曰：“箫妹读书明理，万不至拂逆亲心。禅伯若以正义开导之，余可决无他虞。”叟长吁不答，久之，乃以语碧箫者语绮斋。绮斋曰：“使君自有妇，禅伯犹以是为言耶？余曩语禅伯曰：‘红冰碧血，誓作同命鸳鸯。’禅伯当能忆之，余决不食前言。”禅叟知绮斋所言之坚决，言之无益，遂置不言。

是夕，绮斋即宿于史宅。室迩人遥，凄凉曷极，终宵不成眠，乃作《断肠》诗以志痛。其辞曰：

当年萍水乍逢卿，春色桃花正向荣。自古桃花多命薄，苍天有意示前程。

花间絮语话平生，两小无猜肝胆倾。同是飘零同是客，卿须怜我我怜卿。

饥驱万里走滇南，仆仆风尘枉自惭。雁足陡然传噩耗，天涯游子更何堪？

征帆仓猝到东禾，为问前因果若何？侍妾进谗多祸水，忍教情海起风波。

虬侠多情鸣不平，妖姬诛僇大功成。九华灯下重逢日，缘结三生践旧盟。

海外无端飞尺书，仓皇东渡又分裾。龙宫赴召遘奇祸，何事天公独忍予！

万里生还访艳姬，伤心不见个人儿。谁知东海覆舟日，是即英灵化鹤时。

琼骨冰肌念旧容，幽明路隔永难逢。画中爱宠依然在，倩影亭亭笑向侬。

遗诗展读倍凄凉，一度哀吟一断肠。痛绝弥留犹寄语，痴魂夜夜返家乡。

吴宫回首恨长留，麦饭香醪墓下投。憔悴形容同鹤立，卿家泉下亦知不？

鹃声啼尽不成春，寒食东风说旧因。一事思量尤痛绝，此身长作负心人。

情天长陷剧伤心，寡鹄悲吟孰赏音？了尽相思偏侫佛，从今祝发入禅林。

诗成，夜阑矣，展衾而寐。明晨叟入其室，于案头窥见，持以读之，不禁泪落。益叹绮斋之难得，因此愈欲以碧箫属之。正徘徊间，绮斋醒矣。张目见叟，起言曰："禅伯起何早也？"叟曰："余老矣，气血既衰，精神不聚，故恒失眠。"言次，长吁一声，若深以年高之为可悲者，绮斋亦为之太息而已。叟又曰："贤婿，汝昨宵未寝乎？大作一字一血，哀感动人，老夫已读一过。焚到黄泉，夜台亦当增光。"绮斋曰："巴音俚句，乃为长者所见，负愆何似。"叟曰："贤婿，余今有正当之言为汝告：'殉情'二字，曩已辟其非矣，幸荷听从。今无端又来侫佛学禅之说，意若非如是者，不足以弭长恨之痛，而见爱情之

挚，则余又大不为然。无论神仙不老之说，非读书明理者所当言，即不为佞佛计，而毕生事业，因此尽付东流，宁不负父母生长之劳，造物钟毓之奇耶？贤婿过矣，贤婿过矣！”绮斋曰：“禅伯，神仙不老之说，余夙所訾议，余宁欲求长生哉？早离浊世一日，便早脱地狱一日。余岂为求禅哉？不过借此古佛青灯，以老斯生耳。若以事业而言，则人生一世，等诸蓬炳，身内之事，尚不及顾，何必求诸身外之立功立业。抑小婿尤有欲言者，禅伯不以禅字命名乎！翳余独不可为？”叟笑存之，旋言曰：“汝尚未明余旨耶？天下固多伤心人，汝实非其伦。汝事并未失败，不过霞卿无福享受，而促损天年耳。幸细为父母计之，鞠我育我，顾我复我，以至成人，生不能尽其孝养，已属终天之恨，若死又不能奉祀血食，泉下人不瞑目矣。汝其三复余言。”绮斋喟然曰：“禅伯此且勿言，余本不遽作此最后之事。霞妹、绚弟，一双灵柩，未适乐土，余之重任，尚难脱卸。今当先作东游，携弟榇归来，再到是乡迎霞妹之骨。丘首既正，乃能唯余所为耳。”叟韪其言，绮斋乃以明日启行告，叟又允之。并谓川资一层，自当代为筹措。绮斋亦不之谢，诺诺而已。旋入室收拾行李。

明日晨起，往展霞卿之墓。此行未与碧箫俱，缘碧箫因禅叟之言，转不欲与绮斋为伴。即绮斋以嫌疑所在，亦愿避之也。既至幽宫，叩墓祝曰：“霞妹，予告别矣，不出一月，当来携若，魂兮有知，盍从余行。然余既罹祸于前，安知此行不复遇险。霞妹，未识天意何如？余辈生不能双飞双宿，已绝可怜，即死亦恐未能必其同穴同归也。”言次，双泪滂沱，几欲裂墓土而投身其中。

血泪有穷，相思不尽，绮斋徘徊墓畔，哭枉然，思亦枉

然。此来更非前比，前者尚有碧箫偕行，时以他辞宽解之。今则独行踽踽，顾影孑然，愈觉凄惨矣。墓前石碑一方，镌以篆文为“长女蕴静之冢”六字，绮斋览之，窃念禅伯遇余，虽如是其爱且至，然而于此墓前一碑，犹谨守故态。六字中，殆有深意存乎？然而，渠固亲许余以携棺归兰陵，吾可断其不至食言。殆长者笃厚，既权葬于是，故不得不权以此措辞乎。新碑如玉，孤坟似斗，伤心人对之，能勿频呼奈何？徬徨复徬徨，彳亍复彳亍，绮斋迄不言归。后得史氏仆役之来速，谓禅叟待之久，始踉跄而返。

禅叟迎面语之曰：“绮斋汝行矣，长途仆仆，幸自保重。余爱汝实挚，而望汝尤切，汝毋执拗过甚，当为余设身处地计之。余老矣，伯道无儿，身后谁托？汝若三思，能弗为余痛哭？”绮斋聆言，亦不解禅叟所言之何指。殆劝余勿为绝人逃世之行耶？抑必欲以碧箫相从乎？思之思之，乃曰：“禅伯既婿余矣，半子之职，义不容辞，百岁之后，余决不漠视于旁，作负心人也。”禅叟曰：“余毕生养尊处优，复何事不能遗忘？所难堪者，明珠一颗，尚未得所凭托，幸贤婿以老夫之故，始终毋忘之。”绮斋曰：“禅伯恕余狂言。以箫妹之聪慧明敏，当速为之计，屏开孔雀，丝系名驹，方不负造物钟毓之英秀。”禅叟闻之，长叹失声。绮斋又曰：“若以戚谊论，丈人之恩，霞妹之情，余于箫妹，自当极心力以报之。然余亦正以丈人之恩与霞妹之情，故不愿为逾礼非分之行。禅伯，小婿万死。”叟不答，惟频言“余没福，余没福”三字而已。绮斋虽欲慰之，然而舍许可而外，别无他之可慰，徒以嗟叹之声，相与应和耳。旋乃忍泪而行。

第三十回

绝人逃世此恨绵绵　　短曲长歌余音袅袅

行李一肩，扁舟东渡。绮斋道出沪江，改附日本汽船。此行幸波臣潜遁，不复如向之恶作剧。然而前尘旧事，偶上心头，犹为心悸。窃念历劫归来，劫运弥深。绚斋死，霞卿又死。早知其然，何苦生还。殆余之厄塞，有非一死所能了，故苍天必欲施其播弄之狡狯耶？近月以来之辛酸，极人世之难堪，使前次真个从屈大夫游者，便不至受如许苦况。思一阵，叹一声，恨不掬东海流水，淘尽胸中闲愁。

旋抵东京，访绚斋之同学王钦明于旅邸。钦明为述绚斋死时情状甚详，略谓："绚斋以太阴历十一月二十六日逝世。其病根于积劳过甚，脑府亏损，精神不继，遂至一蹶不振。病时深盼阿兄之来，而兄迄不至，因之其病益剧。临死犹迭呼绮哥者再而殁。此情此景，抑亦大可痛矣。"绮斋闻言，更为凄绝，因述覆舟事，钦明为之太息不置。旋而绮斋与谈携柩事，钦明曰："君只身而行，挟此累坠之物，前途阻碍必多。盍少缓，俟同志诸人，暑假回国同行，何如？"绮斋曰："余殊不能久待，此时度日如年，数月光阴，何以消遣？"钦明曰："君欲即行，亦无不可，惟当由同辈先为布置妥善耳。"绮斋称谢而已。继由钦明导绮斋往叩绚斋之灵。灵帏棺影，极目苍凉，悲痛之情，自无待言。绮斋曰："吾弟病中之需，身后之事，承诸公照拂，

令予感激莫名，即泉下人亦当铭之不忘。”钦明曰：“吾辈忝为朋友，绚斋未病之前，不能劝之节劳，既病之后，不能医之就痊，绚斋死矣，绚斋竟死矣，吾辈方愧怍勿遑，顾君乃以此为谢，益令人无地自容。”绮斋曰：“良医能治人之病，不能保人之命。吾弟因积劳而疾，其疾胚胎已久，一蹶不振，实因此故，于诸公乎何尤？”钦明遂不复言，绮斋又曰：“吾弟前后所耗费，约有几何？余当为偿清之。”钦明曰：“是戋戋者，何烦挂齿？即此次丧幡归去，余辈亦当醵集微款，以代奠仪。”绮斋曰：“是乌乎可！余心奚安？”钦明曰：“良朋谊笃，亡友情深，聊表微忱耳。”绮斋颔之。徘徊殡宫之旁，如醉如痴，不忍即去，神经几失知觉矣。

逾两日，绮斋遂挈柩以行。启棺之日，朋辈咸送之至舟次。一声河满，双泪交流。绮斋含泪默祝曰：“魂兮有灵，幸从阿兄归去，异域寂寥，非可久留。”此非绮斋迷信，到此境遇，自有此想。然而泪都挥尽，犹然棣萼横分，魂即归来，已是幽明路隔。绮斋之泪有穷，而痛靡尽也。舟既起碇，一路西行，大海盈盈，白浪滚滚，殊不能淘愁于万一，日惟痴坐而已。既抵国门，径返故里。已先事电约叔谟，叔谟迎之于河干。见绮斋死而不死，为之一喜。及念绚斋生而不生，又为一悲。终乃含泪语绮斋曰：“汝幸无恙归来矣，其如此可怜可悲之三尺桐棺何！”绮斋曰：“余尚有无限之辞，将以上达。今喘息未定，仓猝之间，不知乌乎之自始，幸舅父假余以片时之休息。”叔谟诺之。绮斋乃与先谋安置灵榇之计，叔谟曰：“余意且择佛寺寄存之。吾辈虽不信堪舆家之诞语，然祖茔之侧，非仓猝所能营成墓穴。”绮斋殊韪其言。叔谟曰：“余曾将此意告诸崇胜寺长老，特尔时未得汝同意，故未之定夺。今既乃尔，可复

往言之，无不谐也。"绮斋又韪之，立请叔谟前往。已则在舟次督率夫役治理诸务。已而叔谟返舟，果得前途之允诺。绮斋亦不择日，即定期明日移柩入寺，晚宿舟次，叔谟伴之，相与话旧。如何覆舟，如何遇救，如何病羁甬上，如何再过禾中，一一为叔谟言之。且将禅叟欲以碧箫相属之意相告，叔谟（绮斋）颇赞同禅叟之言，谓："以妹代姊，以兄易弟，正韵事佳话，汝奚却为？"绮斋以人伦正始之说折之，叔谟大为怏然。绮斋复曰："余行将赴浙迎霞卿白骨归来，与绚斋之柩同日卜葬于先人茔侧，以了余之重任，他非余所敢知。"叔谟曰："余一息尚存，决不令阿姊斩绝嗣续。与其为汝别娶，固不如碧箫为愈。"绮斋不答，长吁而已。明日即与叔谟治丧，诸事概从简省，安绚斋于崇胜寺中。事竟，乃复赴浙。

桃花人面，今日重来。绮斋既抵禾，径赴史宅，晋谒禅叟，详告以别后事。禅叟顾而叹曰："汝来耶，知吾家又遭不幸事乎？自汝行后，吾屡以前言劝阿箫，阿箫屡拂余意，竟于旬日之前，断其万缕青丝，以绝余念。阿婿思之，痛乎不痛？"绮斋闻言，为之失色，急问碧箫所在。叟曰："痴儿毁容自损，日静处一室，与外人寡交接，迥非从前之丰容盛鬋矣。"绮斋益为悲叹不置，且语叟曰："是皆小婿之罪，纵粉身糜骨，亦难赎其辜于万一。惟禅伯善言慰之，务回箫妹之心，则余愆或能少减。"叟曰："阿箫性情执拗，不亚霞儿。吾犹忆某日偶因细故，余误责之，阿箫竟至竟日不食，其任性有如此者。"绮斋不语，乃举东归情形以告。且谓俟霞卿之柩抵兰陵，即当同日殡土。叟曰："此事应否告知阿箫？"绮斋曰："予意箫妹与绚斋之婚事，仅属余之空言。在彼两人并未有何等深意，箫妹万无为绚斋守节理，可以毋使之知。"叟曰："余初意亦然，第今者

又遭此变故，一缩青丝，既已断割，岂能复字他人？”绮斋曰：“若然，则告之为是。”禅叟于是使人召碧箫，乃碧箫竟不奉命，使侍婢传语曰：“未亡人气短心灰，复何颜越雷池一步。寄语伯氏，幸善葬阿弟，余身虽留此，而一瓣心香，久梦到泉台矣。”叟知不可强，且亦不忍相强，惟与绮斋同声太息而已。逾三日，绮斋始挈霞卿之香榇以行。盖霞卿既已权厝，于手续上不能不多费周折，故至耗费三日光阴。临行之时，绮斋挥泪而叩别叟曰：“禅伯，从此长辞荫下，今生无复相见时矣。”言次，泣下沾襟。叟睹其状，且闻其言，惘然不知所可，惟连声叮嘱之曰：“阿婿珍重，阿婿珍重！”此一霎时间之惨况，纵令写生妙手出之，亦有非尽能形容者矣。

既返兰陵，定期安葬。归葬之日，亲朋来会葬者，不下百人。有叹霞卿姊妹之薄命者；有悲绮斋兄弟之没福者；更有恨禅叟溺情爱姬为之厉阶者，议论纷歧，各具衷肠。然皆为才子佳人增余痛耳。兰陵城外，从此遂多一断肠地。新冢一双，照耀于残阳光里，徒令过客欷歔凭吊，徘徊其间。绮斋心丧毕世，咄咄书空，琅琅雪涕，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时展霞卿旧稿读之，时把霞卿遗影览之。万斛相思，终将谁寄？一日，遍传绮斋失踪，旧时服物，分毫未携，惟挟鸳鸯琴而行，以意中人之遗念品也。或谓怀沙汨罗，与灵均同逝；或谓遁迹大荒，学子房辟谷。道路纷传，佥为才子佳人末路悲。而此一片凄凉旧馆，遂仅存老仆为司纪纲，盖犹痴望公子归来也。偶至绮斋书室，发其奚囊，忽睹一函，取出视之，则书“千言万语尽在个中”八字于其面，大诧异曰：“是殆公子临行时所遗者耶？”因展视之，则青丝一缕，别无他物，于是老仆知绮斋终不返矣。

游兴大佳，重来旧地。逾月后立三、庐侠相偕至兰陵，悉绮斋久已离乡去国，大为惘然。因携手往瞻霞卿墓。香醪一杯，嘉果数色，叩而祝之，黯然欲绝。庐侠曰："惟余旧时虑，无复昔时容。红楼谈心，古欢如昨，今霞姊竟弃予而长逝。吾两人幸已如愿，此一双冰人，转三生无缘，赍恨终古，能勿恸欤？"是夕，庐侠闲余独坐，枨触无端，因作歌以悼之。其词曰：

枝交连理，奈妒花风雨，落红无数。叹息春光今欲去，试向东皇细诉。琴瑟调迟，埙篪奏急，好事偏多故。定情何处，记否苍苔冷露。　　蓬飘萍泛堪虞，风波正恶，莫触蛟龙怒。乌鹊桥成又有误，明月深宵半渡。破浪乘风，君原有志，岂料魂先赴。苍天无主，会向泉台期遇！

嗟嗟，情海渺茫，都成梦幻；稗官记载，孰谓荒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说空空，除非了了。述笔至此，予欲无言。爰缀始末，发为俚歌，以记其事曰：

击楫家声，长城才调，翩翩是少年郎。琴剑书囊，轻装暂别家乡。云霄万里飞鹏志，觅前程，游学他方。莫逢场，檀板金尊，走马鸡坊。　　春申江上旧游地，忽彩霞一现，艳夺红妆。证说前因，三生石订鸳鸯。客中恨未通媒妁，怎教人九曲回肠。没思量，说与椿庭，计议从长。

飘然远去，向昆明池畔，眷怀彼美。谁料妖姬工弄舌，百计千方仇视。青鸟传书，红颜薄命，此事休提起。寸心无主，驰归星夜千里。　　当年话别河梁，长亭祖饯，短尽英雄气。征途风雪方自憩，把臂从今伊始。子皙委禽，赵伦夺爱，几误乃公事。昆仑奇侠，大德不忘没齿。

谗言浸润，想家庭祸水，何时方了！血溅妖姬悟顽

叟，往事从今分晓。君子好逑，河洲荇菜，淑女真窈窕！摽梅迨吉，遮莫会多离少。　绮窗长日如年，蓦传惊电，魂断扶桑岛。好友闺中拚割爱，最怜同根小草。去矣哥哥，乘槎破浪，魂梦偏颠倒。回头故国，江南春信偏早。

海水挟人走。怅无端，龙宫赴召，追踪屈后。知否病躯娇无力，平地风波忽起，恶耗遥传怎能受？恨未相从随地下，奈伤心莫慰高堂叟。怜薄命，厄阳九。　余生得庆谁援手？冀他年洞房花烛，天长地久。入宫不见凄凉甚，搔首徒呼负负。只落得孤衾独抱，玉碎香销丝断藕。遁空门，忏悔生前孽，迎香榇，正丘首。

蘷红女史评语

我爱读小说，我尤爱读哀情小说。哀情小说写到关着痛痒处，可以歌，可以泣，非至性人不能作哀情小说。就使勉强写成，门外汉之言，究竟人各有目，无从掩饰也。

我持此论，读遍各种哀情小说。哀感动人者固有之，索然无味者亦复不少。如《霣玉怨》者，我读一过，恰如江州司马，泪湿青衫矣。

谚有之：红粉佳人，桃花命薄。此语几成铁案。我确不然其说。美人何尝无福寿并隆者？特文人好事，舍此就彼，凭吊之，歌咏之，一笔抹杀。遂谓：凡是佳人，皆桃花命。

我尝询作者，《霣玉怨》是否纪实，抑为空中楼阁？定夷谓：确有其事，不过编成小说，不免加油添酱耳。

本书为何作？其为才子佳人写怨欤？是恐不然。若指为一部儿女怨史，确浅视之。

著书当拿定宗旨，宗旨当正大光明。我闻诸作者，本书有两大主张：第一，力辟中国蓄妾之风，一夫多妻，实野蛮时代陋俗。此风不革，大而言之，种族日趋羸弱，小而言之，家庭定然黑暗。我谓凡娶妾者，皆人伦之贼，人道之贼。第二，排斥嫁女择聘之谬。择婿择才，娶妻娶德，自是不易之论。乃世风浇薄，惟利是从，投明珠于深渊，掷良玉于污泥，遇人不

淑，是用痛心。本书所以大声疾呼，作当头之棒喝，实救世之慈航。

刘绮斋为人，自是血性男儿。我却有不满意处。情之所钟，固贵真挚不二。然霞卿既死，以妹代姊，绮斋应从叟意，此非负霞卿，确为报霞卿。父有伯道之戚，妹抱孀女之悲，霞卿虽死，实有余痛。若碧箫托身得所，老父奉养有人，正泉下所盼祷，绮斋何不达乃尔！

史霞卿英风飒爽，情致缠绵，实兼林黛玉、史湘云而有之。遭家不造，少年横夭，天实为之，于霞卿何尤？

毅庵为庐侠结识刘、史诸人之引线，诸人既已遇合，书中即可无此人，死之实为适当。

庐侠实书中之宾，有庐侠而后见绮斋用情之专。何以见之？于拒婚一事见之也。以庐侠之情义，绮斋不为少动，观其拒婚一番议论，大义凛然，而又能折衷乎人情，世之见色即动，自命为多情者，对之能毋愧死？

绚斋之病之死，看似非本书主要关目，实则不然。全书结局，尽系于此。绚斋不病，绮斋不至东渡，不至覆舟。即霞卿不至于殉情，绮斋不至于逃禅。病而后死，于是乎碧箫亦终寡矣。所谓一叶落而天下皆秋，一发牵而全身被动也。

我读《鸳湖潮》，爱其文奇事奇，两心相印，一面缘悭。作者俱从空处盘旋。缠绵悱恻，呜咽淋漓，又无异相对凄楚时。古今无此奇事，无此奇文。我读《霣玉怨》，则又爱其哀而寓艳，艳而能雅。若第八回所写，一片艳情，三朝欢会，有句皆香，无字不艳。写艳情尤难于写哀情，写哀情而失其道，其流弊不过索然无味耳，写艳情而不得法，必至满纸狎亵污秽之辞。《霣玉怨》写哀情处，复何待言，其写艳情处，亦能乐而不

淫，深得《关雎》之旨。我于是知江郎生花笔，固无乎不能也。

蘅园布景，幽雅绝俗，所撰对联，亦极新颖。设真个有此胜境，微论在上海味莼园之上，即愚园亦不过如是。

做书如演剧然。演剧须生旦丑俱全，做书亦须好人、坏人皆备。不有坏人，不见好人之好。本书坏人，第一钱氏，次则禅叟。禅叟虽能悔悟，天已不恕其罪，故终成为孤老耳。

余如立三、陆氏、吕福、甲三之类，皆属全书点缀，或为血性男儿，或为慈善妇女，或为义仆，或为侠盗，要皆可为全书生色耳。

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线索分明，笔墨香艳，吾无间然矣。佛头点粪，愧无圣叹之才；纸上涂鸦，愿博定夷一粲。书此，以当叙言。

后　序

夫雉游春野，盟缔同心，鹿逐秋山，情深割臂。杨柳风前，花开解语之蕊；芙蓉露下，柯交连理之枝。讵意斜阳芳草，骊歌遽成；宁知破镜分钗，鹍弦永断。诵离鸾之曲，我恨伊何！赋悼亡之词，谁能遣此？倩女黄土，徒剩池馆凄凉，潘郎青灯，空留风物惆怅。爰楇桀以代鸣，杀粉青而志悼，此《霣玉怨》之所由作也。则有兰陵宦裔，彭城儒生，遇神女于玉京，值桃李争妍之日，问东皇以花信，正豆蔻含香之辰。缔盟月下，证汝三生夙因；易环灯前，喜尔两小无间。何期狂飚忽来，好花遽折；致令阴霾翳蔽，皎月不常。母氏生我，剩此孤身；父也云何，不谅人只！卒之泪涨鸳湖之潮，情怜玉碎；血洒鹃魂之帕，肠断琴焚。桐棺葬香，对妆楼以叹息；尘土埋玉，睹剩粉而兴悲。此《霣玉怨》之所由怨也。

嗟乎，情天渺渺，都是烟云；孽海茫茫，浑无涯岸。一生一死，彼苍何其不仁？是色是空，我佛所言犹信。大抵丹穴之凤，惟许效于飞于天上；几见青田之鹤，亦有咏三星于人间？已焉哉！落花千树，望美人于泉台；新月一帘，思之子兮迟暮。怅触旧情，何堪回首！低徊往事，无限伤心。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于是断金旧好，秃笔书生，为传其人，为述其事。生公说法，能悟顽石之心；长康点睛，足娱骚人之目。窃愿举世士

夫，涤荡偏见，群仰吕公遗风；断绝流言，毋遗骊姬恶剧。是为跋。

（本篇校点者：金曾琴　责任编委：章培恒）

雪 鸿 泪 史

东海三郎枕亚氏　著

目　录

自　序

《雪鸿泪史》出世后，余知阅者将分为两派：爱余者为一派，訾余者又为一派。爱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伤心著作也。訾余者之言曰：此枕亚之写真影片也。爱余者之言，余不能不感；訾余者之言，余亦不敢不承。何也？无论其为爱、为訾，皆认余为有情种子也。余之果为有情种子与否？余未敢自认，而人代余认之，则余复何辞！

挽近小说潮流，风靡宇内。言情之书，作者伙矣，或艳或哀，各极其致。以余书参观之，果有一毫相似否？艳情不能言，而言哀情；普通之哀情不能言，而言此想入非非、索寞无味之哀情。然则余岂真能言情者哉？抑余岂真肯剪绿裁红、摇笔弄墨，追随当世诸小说家后，为此旖旎风流、悱恻缠绵之文字，耸动一时庸众之耳目哉？余所言之情，实为当世兴高采烈之诸小说家所吐弃而不屑道者。此可以证余心之孤、而余书之所以不愿以言情小说名也。

余著是书，意别有在，脑筋中实并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以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吁、椎心痛哭？昔有苦吟者之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余愿即借此二十字以题余书，并质阅者。

乙卯十二月二十日东海三郎自序于沪滨之望鸿楼

序　一

言情小说者，情种之写真也。天生情种固不易，而为此情种之写真更大难。而世之自命为小说家者有言曰：“小说为文人遣兴之作，非历史也，非纪传也。有其文不必有其事，凭虚构造之可也；有其事不必求其实，穿凿附会之可也。”噫，此大谬也！此小说之所以仅成其为小说也！今之世，小说多矣，言情小说尤汗牛充栋。后生小子，读得几册书，识得几个字，遽东涂西抹，摇笔弄唇，诩诩然号于人曰：“吾能为情种写真也！”实则情种之所以为情种，彼固何尝梦见之？盖情种有情种之真相，情种有情种之特性。此真相、此特性，惟情种能知之，惟情种能自知之，断非彼东涂西抹、摇笔弄唇之小说家所得而凭虚构造、穿凿附会者也。

余尝谓作言情小说为情种写真，欲求其于情种之真相能惟妙惟肖，于情种之特性能绘声绘影，无假饰，无虚伪，非以情种现身说法自道之不能；否则，必其人之亦为情种，斯能设身处地，以己身作影，为他人写照也。是说也，余尝以质余弟枕亚，今以《雪鸿泪史》与《玉梨魂》参观之，不啻为余说作一根据也。夫梦霞情种也，世惟情种能知情种之所以为情种，能知之斯能道之，此《玉梨魂》之所以作也。亦惟情种能自知其所以为情种，能自知之斯能自道之，此《玉梨魂》后所以又有《泪史》

之作也。《泪史》、《玉梨魂》同为言情之作，惟《玉梨魂》为枕亚之作，而《泪史》则为梦霞之自道。枕亚之作，为设身处地；而梦霞之自道，则为现身说法。然梦霞与枕亚固同一情种，而《泪史》与《玉梨魂》虽互有出入，可互相引证，乃同一情种之写真也。然则谓枕亚为梦霞之知己也可，谓梦霞为枕亚之影子也亦无不可；谓《玉梨魂》为此情种之写真也可，谓《泪史》为彼情种之摄影也亦无不可。枕亚自谓有《泪史》而《玉梨魂》可以尽毁，余则谓有枕亚而梦霞可以不死。世之阅过《玉梨魂》而再读《泪史》者，当韪余言。至其文词之哀感顽艳，与《玉梨魂》如出一手，而枕亚又自谓有崔灏上头之感，则余又何言！

四年十一月海虞徐天啸序于粤西浔州旅次

序　二

虞山崔巍，其灵秀所钟耶？不然，何代生文人，迄今后进云兴也？夫今国势陵夷，国纲不振，茫茫华域，日簸荡于愁云惨雾之中，凡百弱点，不遑论矣！即以文字之微，冥冥之中，亦日随国弱而俱微，长此滔滔以不返，其末也，吾恐不忍言矣。而虞山诸君子颇能发扬皇厉，日以笔花墨雨灌溉文字而光大之。文字振微之机，或能于千钧一发中露一毫生意欤！

徐子枕亚，庸中佼佼，歇浦骚台，日见其飞腾上达。曩著《玉梨魂》颇有蜚誉；近又以何梦霞日记付刊，风行一时，操券可待。走与梦霞稍附姻娅，《玉梨魂》事知之甚审，故走于《玉梨魂》一书，赏其才华绮丽，凄咽缠绵，他事则未敢知也。嗟嗟，枕亚既秉以生花吐凤之才，似宜善用，则何事不可成，何事不可为！泣鬼神而动风雨，抗衡千载，媲美古人，正未遑多让，奈何日为小说家言，孜孜忘倦以自弃耶？然而浪迹天涯，伤心已惯，负韩非之孤愤，怀长吉之心肝，情动于中，胡能自已？不得不寄情说郛，日作过激之谈，以抒其牢骚郁勃之怀，是亦非可厚非也。境靡苦斯文字亦靡工，《雪鸿泪史》斯杰构也。猿啼巫峡，鹃泣空山，展读一过，真不知是泪是血耳！

乙卯梁溪秦蛩秋撰

序　三

徐子枕亚，古屈灵均之俦也。雅不欲以斯文著，无如生当浊世，壮志莫伸，外感既深，内情斯泄，于是以典赡高华之笔，写缠绵悱恻之文，寓救世于稗官，舒愤懑于儿女，而《雪鸿泪史》诞生矣。顾读者第服其文情之挚、文思之奇、文言之富、文旨之纯，谓深合古者风人之旨、而得近世小说界中所未曾有，抑知此书成而徐子之文光、徐子之泪亦随之而竭耶！是故《雪鸿泪史》者亦徐子之《离骚》也，乌得以小说目之？嗟乎！方徐子下笔草此时，国是纵极阽危，而告朔虽虚，饩羊犹在。今则邪说暴行，萧艾充涂，茫茫夏域，将并此具文之典而犹去焉，此虽志得气扬之士，对之犹不免魂销而骨挫，矧伤时善哭之徐子耶！然则继自今徐子殆又有《远游》、《天问》之赋也夫。虽然，吾深愿徐子之不复作也。

顾柘村撰

序　四

写情难，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尤难。吾国小说，传者多矣，而言情者乃寥寥。岂吾国人皆榛榛如草木，狉狉如鹿豕，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乎？然而《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又何以称焉？则知吾国人固非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也。知情之高尚可贵，而言情之作传者乃寥寥，则言情之作舍《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外，更无有惬心贵当、令人爱慕不忘者又可知也。故曰写情难也。夫《石头记》写宝、黛之情。宝、黛固中表亲，一则中馈犹虚，一则深闺待字，两情既洽，苟无家庭之阻力，欲成有情眷属，易如反掌耳。《牡丹亭》写柳、杜之情。柳为落魄书生，杜为离魂倩女，皆非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者，欲谐伉俪，即亦匪难。若《花月痕》写韦、刘之情，则以坎坷名士而遇沦落佳人，同病相怜，遂相缱绻，虽非用情之正轨，然闲情一赋，不损渊明高节，司马青衫，伤心人别有怀抱，固亦不得谓为名教之罪人。是三书所写之情，皆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可比也。既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则是普通之情。写普通之情难，而究非大难，故能工。使易其写普通之情者，以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则工者或未必工。故曰：写情难　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尤难也。

曷言乎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也？彼梨影者，新寡文君也；而梦霞者，则才同相如、品非相如之比者也。其对于梨影，固不能用情之人也。然而佳人命薄，才子情多，一念怜才，半生知己，惺惺惜惺惺，当有未能忘情者矣。所谓不能不用情者此也。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其范围极狭，过则滥，不及则不能感人。《记》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及古诗所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二语，庶几得之。

余友徐子枕亚尝本此意以著《玉梨魂》一书，所谓梦霞、梨影者，即此书中之主要人也。其叙彼二人也，虽互相钟情，然一能持其圭璧之躬，一能保其松筠之节，虽爱而不及乱，是无过也。而其后卒能以身殉之，是无不及也。噫，本此意以著言情小说，虽不得为言情之正轨，亦庶几能得古人之微旨矣！而徐子犹自视欿然，以为代他人写照，终不若其自抒胸臆之能得其真象，故又将何梦霞之日记修饰而润色之，且缀以评语，如治丝而理其绪，振网而挈其纲，俾阅者知要旨之所在，名曰《雪鸿泪史》。其书之详审精密，直驾《玉梨魂》而上之，视《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诸书，尤有难易之判。盖徐子多情人也；以多情人而言情，正如伐木于山，渔鱼于泽，取之固有，不待外求。故其写难言之情，独能缠绵悱恻，酸人心脾，阅之泣数行下，诚言情小说中之杰作哉！自有此《雪鸿泪史》出，而《玉梨魂》不足多也，而《石头记》、《牡丹亭》、《花月痕》诸书更不足多也。何也？盖彼为其易而此为其难也。

书将付锓，徐子索序于余，因弁数言于卷首。

乙卯九月韦秋梦撰

序　五

盈天地间无物也，而所以物物者，一情之弥纶而已。有情而后有儿女，有情而后有家国。未有缠绵于儿女之情，而恝置于家国之情者；亦未有贯注于家国之情，而轻弃其儿女之情者。人第见风流旖旎、两好无猜者之为艳情，而不知此横陈嚼蜡之情，情之易竭者也；人第见停辛伫苦、百折不回者之为苦情，而不知此剥极后复之情，情之应有者也。善言情者，不虚骛于美满之情，而肆力于落寞之情；不轻许于离合之情，而崇拜于寂灭之情。愈落寞，斯其情愈奇；愈寂灭，斯其情愈挚。良以情之真趣，当于空山抔土中求之，不第于软玉温香中卜之也。人生呱呱堕地球，使举此良缘嘉偶悉数以偿，则娲皇无不补之天，精禽无待填之海，于此而欲用吾情，吾又乌乎用吾情。而求牡守雌，蠢蠢动动，与禽兽奚择焉！

徐子曰：是乌可哉！吾始有以表示之，而既有《玉梨魂》之著；吾今复有以演进之，而于是有《雪鸿泪史》之作。譬之物质，《雪鸿泪史》其元素，而《玉梨魂》特其标本也；譬之绘事，《雪鸿泪史》其真迹，而《玉梨魂》犹其临摹也。托微波于尺素之中，以翰墨了死生之局，只此结果未遑之文字，而厥后种种之末日朕矣。善读者，正无庸以灰窦求也。况准斯以推，则梦霞他日之死筠倩，非梦霞之矫情，正梦霞之苦用其情也。梦霞他

日之死国事，非梦霞之逃情，正梦霞之借殉其情也。落寞云乎哉？寂灭云乎哉？嗟嗟！十年影事，依约啼痕；双冢斜阳，鞠为茂草。吾知一弹再鼓之徐子，伤心人固别有怀抱也。然而梦幻泡影，过眼空花，文士肝肠能容得几许折皱？钟情深处恨人多，余不尝作是言乎？余爱徐子，余盖深望徐子之有以自忏焉。是为序。

乙卯八月镇海倪铁池识于海上

序　六

昔欧阳子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斯言也，予今者以之证吾友徐子而益信矣。盖枕亚实一天壤间之最穷人也，故其作为诗文，率多哀感悱怨。男儿生不能霖雨苍生，勒石燕然，不得已以济世苦心发救时哀音，甚至不惜效箕子披发为奴、贾生痛哭欲狂，呜呼，此其人盖亦大可怜已！

徐子之穷，余知之稔矣。间尝劝之，谓君年未三十，而视茫矣，而发苍矣，是皆愁思忧郁之所致也！人生贵及时行乐耳，且君上有母，下有儿，家有书可读，圃有花可莳，老屋聊以蔽风雨，薄田自可免饥寒，君固神仙中人不啻也，胡戚戚为？君其不宜过哀矣。余言时，徐子每为之低首默默，相对欷歔如愚。噫，徐子岂真不愚人耶！久矣吾衰也，去日苦多，愁城坐困，咄咄书空，皇皇何止。未几而可爱之春光不我留矣，未几而憔悴之秋风又一年矣！大好头颅，搔首成丝；无聊情绪，亦总堪怜。访旧半为鬼，一转瞬间耳。故余尝曰：人而生不能自寻其乐，等闲白了少年头，其人实天下之至愚，不独徐子然也。

乙卯之秋，七月既望，余驱车过枕亚。剪烛西窗，促膝话心，意至快而为状至乐也。顷之，枕亚出《雪鸿泪史》示余。予诵读未半，觉泪耶、墨耶、血耶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遏。呜

呼！《石头》遗憾，旧事重提；《梨花》春梦，别谱新弹。泪蒂长留，血花独吐，东海三郎是宜愁肠百结、悲无已时耳！虽然，送穷乏术，迎愁有缘，彼徐子之去《泪史》中人物几希哉！余以是劝徐子，其亦可以已也。同是天涯沦落人，无聊之劝，姑勿计入耳与否，意博吾友之一粲，想亦故人所许我尔。

四年夏时七月慈溪冀良冯常序于海上

序　七

天地不仁而生男女，男女不幸而有爱情。有爱情而男女以死，其死之者非爱情死之也，天地不仁有以死之也。夫天地不仁而玩弄男女，使男女姻缘错误，以是而男女爱情遂苦，以是而男女以爱情以死。此男女也，此爱情也，无有而有，既有而无，颠倒万幻，至人莫测，非天地不仁，冥为操纵，曷克臻此！而梦霞与梨影亦不过其一者耳。

夫梦霞与梨影，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本无爱情可言也，而梦霞与梨影竟有爱情。然而吾谓其有爱情也，非梦霞与梨影之爱情也，天地不仁，弄梦霞与梨影以爱情，而以爱情死梦霞与梨影也。不然，则梦霞与梨影何有爱情？纵有爱情，亦不发生于梨影有夫生子之后也。惟夫梦霞灵昧，梨影情缚，弗审天地不仁，而相争恋爱，此梦霞与梨影所以不免于死也。且梨影自误，又牵筠倩，而筠倩又死，是又梨影之过也。呜呼！天地不仁，好弄众生，而众生根器薄弱，难逃情网，此古今来情海苍凉、令人欲泣也矣！吾言梦霞与梨影，吾又不暇哀梦霞与梨影矣。呜呼梦霞，呜呼梨影，其奈天地不仁何！其奈天地不仁何！

周亮夫序

序　八

天下惟有至性者乃有至情。古今来名士美人，无端遇合，相怜相慕，悱恻缠绵，及其志不得遂，则为情颠倒，郁郁以终者，亦至伙矣。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天为之？抑人为之欤？皆非也，实出于至性至情而已矣。夫名士美人既无端遇合，怜且慕矣，乃不免为情颠倒，郁郁以终，卒未有逾闲荡检之行者，何耶？夫发乎情，止乎礼，乃得其性之正；非然者，徒见庸劣之性情而已，焉得谓之至？而名士美人亦何足取哉！

梦霞具至性至情之名士也，梨影又具至性至情之美人也，有不相怜相慕者哉？其势既不可合，梨影知之，举筠倩以自代，以为如此，庶足见我之情矣，而又不失其性之正，法固莫善于此也。梦霞亦非不知之，而自以其情不可夺，遂报国以死，以为如此，亦足尽我之情矣，而其性之正固在也。然余以为梦霞之报国以死与夫梨影之举筠倩自代，要皆至性至情之发现，而无勉强存乎其间。惜乎好梦难圆，情天惨劫，后之人士凭吊而不免欷歔耳！筠倩处旋涡之中，既不得顺梨影之至性至情以安身立命，又不得合梦霞之至性至情而挂碍毫无，举世之怜梦霞、梨影者比比，又岂能不为筠倩怜哉！徐君枕亚刊《雪鸿泪史》既成，因邮寄所见如此。

乙卯秋日吴兴沈凤览方来氏撰于春风书屋

序　九

盖闻沦落骚人悲世，多愁怀之作；枯贫才子穷途，著感慨之文。李贺锦笺，尽成血草；江郎彩笔，惯放泪花。司马迁之作史，良有以也；楚屈原之为骚，岂无故哉？今也何子梦霞，末路愤编日记；徐君枕亚，芸窗校订鸿词。西邻闻笛，向子期思旧之言；华屋生悲，曹子建感怀之赋。收月夜杜鹃之血，编作恨书；是雪天鸿雁之哀，著成《泪史》。伤心人读之，能无悲乎！嗟嗟！愤欲问天，惟容把酒；愁来感世，空托铺糟。伤哉一哭，仆本恨人；卓尔千秋，君原奇士。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班超慷慨，犹怀报国之心。虽烈魄空归，红羊浩劫，而雄功难朽，青史留名，岂不伟哉？亦可敬矣！

若夫说部湮没，缘稗官世上无名；史记流传，因著者生前有道。词工词拙，何有于传？文妙文佳，毫无在毁。此孟子德才凛凛，因之书宝千年；鲁公忠义堂堂，以故字遗百世也。是书哀感缠绵，情词悱恻，思凝楚岫之烟，韵按湘波之月；而况能为国死，书生起豪杰之心；不恋家生，词客动英雄之志者乎？从此人与书美，馨遗世间；书共人芳，风行海外。

四年夏五月江都牖云俞长源序

序　十

言情小说，前有《红楼梦》，后有《花月痕》，皆脍炙人口。然《红楼梦》情流于滥，《花月痕》情流于浪，仍不得为言情之极作。若《雪鸿泪史》诚哉善言情者矣！夫于无可用情之地，无可言情之人，而竟用情言情，且出以至性至情。情若离若合，若有若无。括悲情欢情，愁情惨情，而成此一段奇情，又能不轨于情之正，是为正宗情，非野狐情。故必具此手笔，始许作言情小说。质之情天情种，想无不表同情也。

弁言既竟，系之以诗：

道是无情却有情。镂肝刻骨更全贞。《红楼》《花月》都无色，只合瑶函贮上清。

百转柔肠百炼金，海枯石烂两同心。情天别具生花笔，写尽孤鸾寡鹄吟。

四年冬月南海冯雒泉濠隐序于杏香庐



题　词

崇明徐吁公

春机织得相思鸟，春风吹绿断肠草。落花时节送春归，白怨红愁梨花老。梨花满院悄闭门，临邛酒醉近黄昏。儒冠误似犊鼻裈，琴心闲拨月下魂。可怜玉钩斜畔路，毵毵谁种合欢树？三郎恩重美人轻，李死桃僵风日莫。重爇当初劫余灰，秋坟鬼唱空徘徊。粉痕界褚血殷朱，千古痴人眼泪陪。

浮尘过客

狂风怒雨撼乾坤，绝少生花江笔存。冷眼倩人挥热泪，壮心终自阻销魂。世衰贾傅才何用？书著虞卿愁更繁。本性真情余几辈？唤醒儿女仗名言。

人间何地住红裙？离合悲欢惨澹闻。一什《关雎》翻别调，双飞彩凤敢同云？琴心觉到文君误，剑气欣从侠士分。几事而今非《泪史》，空教山鬼哭秋坟。

虞启徵

人间无计相回避，恨不初逢未嫁时。一死能完儿女节，半生且了梦魂痴。月圆花好宜郎寿，玉碎香销岂妾期！侬欲忏情情不断，英雄自误误蛾眉。

自锁葳蕤春意消，不将艳曲谱文箫。余生已分红情断，有客还来绿绮挑。玉女丰怀霜后菊，美人心事雨中蕉。愿移旧爱

移新宠，甘伴明珠慰寂寥。

剑　影

侠骨痴情累此身，相思无复问前因。寂寥夜月埋香冢，惆怅斜阳送别人。一剑血花欣马革，三生红粉感征尘。蓉湖啼鸟鸿山柳，司马伤心卓女颦。

英雄殉劫蛾眉死，一样痴情付水流。家国无缘惊客梦，海天何处问归舟？风寒大漠新狐泣，血冷中原暮鬼愁。几度秋声几回首，敢书时愤吊枯髅！

莽莽风波渺渺春，天涯遗恨楚萍身。牺牲碧血酬知己，慷慨黄泉哭故人。鄂渚怒云欣逐鹿，沙场浩劫历飞尘。死生一卷哀鸿史，阅尽沧桑几苦辛？

梨魂�泪凄凉梦，落叶残花劫火灰。端合鸿山酬侠女，偏教鹦水妒英才。斜风细雨藏诗阁，枯草垂杨挂剑台。镜里姻缘成泡影，断碑遗骨在苍苔。

用枕亚自题《玉梨魂》原韵　　　武进刘谷荪

蓉湖一水路迢迢，梨白筠青恨未销。名士多留倩女影，新词莫唱《念奴娇》。因防礼义难同梦，非为功名始折腰。李代桃僵空有愿，梦魂夜夜度蓝桥。

我亦伤心鬓已丝，年来难觅合欢枝。守身如璧甘沦绝，立志兼金岂等差！咏絮才华谁比拟？葬花心事莫能知。从今普告痴儿女，刻骨相思无尽期。

梨花香冢已无存，风雨年年独闭门。殉国殉情宁惜死？多情多病自忘言。鸳盟未许今生订，鸾帕难招异日魂。一读残编一凄绝，最难消受是黄昏。

花落春归剩一亭，真娘艳迹几曾经。青陵幽怨向谁说？黄鹄歌成未忍听。玉陨香销刚六月，含情忍泪看双星。诗词评语

题名遍，《泪史》流传万古青。

南沙蒋沧海

乾坤巨眼失昆仑，去果前因莫再论。蕉叶有心留恨史，梨花无语锁啼痕。春风枉切庄生梦，夜月还归荆女魂。一样蛾眉偏薄命，荒江岁岁泣文鸳。

昔日词坛有胜兵，只今说部擅才名。天教彩笔传鸳谱，魂断灵犀绝凤城。罗袜霓裳悲杜宇，玉楼金谷渺云英。伤心莫展画图问，我读斯篇泪亦倾。

瘦　竹

嫠妇心怀孤客影，相怜同病益凄凉。茫茫世事天胡醉？皎皎丹心日有光。尘梦渐随乡梦老，愁苗并逐爱苗长。狂澜倒处吾能挽，情史千秋姓字香。

愈经挫折愈缠绵，朗澈晶莹烛大千。一点精诚贯金石，三生誓约薄云天。痴心犹欲逃情劫，苦海谁能了夙缘？如此关头真险恶，空空色色问何年？

蜀南太瘦生

儿女相思总惹愁，梦魂梨影更悠悠。飘零幻海谁青眼？颠倒情场孰白头！天意难回歌当哭，尘缘已尽死方休。可怜一现昙花后，博得人间双泪流。

都向愁城寄此身，相逢何必问前因。明知此境终成幻，偏把侬心示与人。事到强为多两败，情如可忏总难真。三千《泪史》从头看，鸿爪雪泥尽作尘。

乞得三生石上盟，天心无那不公平。忍将慧业期来世，反被多情误此生。歌哭无端终侘傺，文章贾祸是聪明。缘悭命薄凄凉甚，一枕梨云梦未成。

羞向蛾眉说报恩，只将哀怨细评论。由来儿女情关险，不

愿风流姓字存。蝶梦惊风多失意，梨花带雨总销魂。即今一部伤心史，知是墨痕是泪痕？

张庆霖

一卷新词万恨攒，孽河刻刻有惊湍。梨魂已是长生怨，《泪史》重翻绝命澜。红豆种成怜月缺，绿章奏罢惜花残。佳人小传才人笔，挑尽兰灯不忍看。

天愁生

伤情毕竟是伤春，同是天涯沦落人。红袖留痕离恨旧，青衫吊影客愁新。一池绿水君多事，古井生波卿有因。善病工愁难自胜，相思相慕梦中身。

春风容易惹吾思，半作情缘半作痴。冷月凄烟伤心色，泪花血絮断肠诗。相如客里都成病，织女银河更可悲。留得埋香遗冢在，幽魂夜夜绕残碑。

励　生

断肠词句欲低徊，《泪史》题名无限哀。雪印鸿痕何处觅，蛛丝马迹为谁来？情天未补娲皇拙，恨海难填精鸟猜。别有伤心憔悴者，辛夷零落长莓苔。

剑　魂

笑煞何生好梦赊，情丝搅起乱如麻。啼残杜宇凝成血，哭罢鲛珠散作霞。醇酒妇人自古尔，柔情侠骨有谁耶？只今天少长生药，医遍人间短命花。（何梦霞）

只为多情葬落英，一场惨史所由成。好花解语都成梦，红粉怜才惟有卿。万劫不磨情一字，期年赢得泪千行。知君别有伤心在，多谢金吾钟爱情。（梨　娘）

长夜漫漫迄未明，自由侵夺恨难平。漫将怨偶成嘉偶，未必前生订此生。孤雁声声都怨泪，六歌字字尽哀鸣。含沙射影

心何忍？嫂氏当年太不情。（绮 倩）

姚民哀

淡烟疏柳罩池塘，病蝶凉蝉忆梦乡。不是恨人谁解得，一编新著费商量。

别梦离魂断客情，笙簧百啭恨流莺。借浇块垒人间有，岂独伤心阮步兵。

明月空堂忆所思，穷居茕独不胜悲。锦茵苫席都尝遍，最是踌躇下笔时。

笔精墨妙写吴姝，呕尽心肝亦太愚。记事系年陈迹杳，烟云过眼有还无。

文雅纵横亲手删，裁冰剪雪泪潸潸。怜君又入梨云梦，盼断碁湖水一湾。

作嫁年年压线针，天涯同一是伤心。可怜销尽轮蹄铁，读罢缃囊感慨深。

集疑雨集句 樵 渔

谁教倾国更怜才？恰羡顽痴福分来。长日卧多宵不寐，情交总自慧心开。

掩关多病独吟身，暂见花间滴泪频。灯下有时思梦笑，泣看图画叫真真。

绰约还同未嫁年，倍添今日泪绵绵。情钟我辈难忘处，青鸟闲将病耗传。

为传音问与萧娘，密讯红笺日几张。料得似侬愁绝在，独揩清泪两三行。

徐淑题诗病甫轻，扫眉才子更无卿。开函喜见翩翩字，更近残灯一看明。

自许单栖燕子楼，霎时知遇半生愁。春心久作寒灰死，命

薄难将一愿酬。

燕妒莺猜卒未休，返魂续命亦人谋。阁中碧玉谁人识？只愿莲开是并头。

底样酬郎一片心，剩余残骨付哀吟。狂心于此何能已？值得萧郎到死寻。

定知名士悦倾城，未称琼浆一饮情。我已自知生趣短，不辞辛苦为云英。

染得衾斑似竹鲜，莫教赍恨下黄泉。思量却被欢情误，心似游丝百尺牵。

半山旧主

蕊珠宫里瑞芝香，花覆浓阴砚席傍。百计千思来作合，枉抛心力剐无常。

古皇山畔草芊芊，青冢佳人绝可怜。月似梨花花似月，芳魂随月照君边。

杨陛云

郁住深愁解不开，天公有意厄奇才。不图小小埋香冢，引起情场惨劫来。

已被柔丝一缕牵，愈思解脱愈缠绵。心猿纵有千般巧，逢此情魔也惘然。

不能自处欲全人，异想天开选替身。争奈痴郎痴到底，只将一死报情真。

千古名言说至情，情深不必果圆成。是谁旷达是谁恋？澈底翻腾辨不清。

万幼新

文明怕说自由婚，错认良缘已断魂。一念痴迷惟誓死，误人误己两含冤。

孽缘应自悔当初，鳏绪无端叹索居。曲谱求凰心未许，文君不怨怨相如。

偏从学界误青年，情到痴时命易捐。若未成名先丧志，好姻缘是恶姻缘？

相思两地尚冰清，几度心期竟未成。卿自死情侬死国，莫嫌身后欠分明。

佳人才子逝悠悠，废宅沧桑感旧游。艳福由来成祸水，休将奇遇诩风流。

泪草曾题无限哀，重摹粉本费清才。徐陵自有如椽笔，新咏今堪续玉台。

江夏宝琛

生涯黯淡强依人，遭际何缘感夙因。只为残宵花溅泪，一轮明月照愁颦。

凄凉腻友正相和，匝地风波起爱河。炼石无方天莫补，尔劳我怨付悲歌。

眼底沧桑种种哀，错将心事诉妆台。孽生夙世虽为数，陷入愁城不易回。

埋香埋玉种情根，杜宇啼红有泪痕。失足沉沦浑不悟，好将骨肉报君恩。

坐嫌力弱倩人扶，烛影摇红玉骨臞。两字只余情恨在，生离死别各分途。

牢缚蚕丝已不堪，铸成痛史血斑斑。竟因壮志扶摇语，弹雨枪林破素颜。

奉天陈景尧

重翻新样好文章，一话前情一断肠。墨渖泪痕浑不辨，伤心岂独有江郎？

埋香冢畔月孤明，满地梨花任落琼。东渡聊偿知己愿，岂因名利便偷生？

蓉湖风月两悠悠，一局残棋带泪收。往事不堪回首处，凄凉黯淡醉花楼。

漫说钟情便是痴，相逢能有几相思？姮娥不靳长生药，举世应无薄幸儿。

樵　渔

少年衰飒恐非宜，凄绝江郎笔一枝。三复雪鸿新泪史，令人肠断想情痴。

身世飘零泪满襟，客中偏有惜花心。那知绣阁怜才意，惹起相如一曲琴！

梦魂颠倒醉花楼，青鸟传书互唱酬。名士美人无限意，可怜福慧未双修。

缘悭空唤奈何天，别鹄离鸾我亦怜。君自多情侬薄命，伤心缺月总难圆。

桃僵李代了情缘，因爱生怜计万全。演出家庭悲惨剧，天长地久恨绵绵。

沙场毕命一身轻，耿耿此心愿殉情。优孟衣冠弥缺陷，《梦圆》差足慰书生。

①民兴社演《玉梨魂》有《梦圆》一幕。

芙影室主

影里梨花梦里霞，花飞霞散事堪嗟。当年艳葬残英日，早把痴情个里赊。

由来红粉总怜才，造物何心付劫灰。休羡文君司马事，终身已垢不胜哀。

作茧春蚕总自缠，青衫红粉镇相怜。多情要以礼为限，咫

尺天涯梦若烟。

四行血泪浇香冢，万缕情丝绕寸心。一点灵犀谁解得？诗词都是断肠吟。

芳情寂寞到黄昏，满地梨花更断魂。泪蘸胭脂红雨冷，斜阳淡月掩重门。

薄福如侬原薄命，多才若子更多情。传来绿简肠将断，和去新诗眼不晴。

苕溪潘幻影

凄绝三郎笔一枝，两番一样写哀思。却悲个里因缘误，何不相逢未嫁时？

孤灯幽恨绕窗纱，枉自多情惜岁华。一阵杜鹃哀泻血，晚风吹月照梨花。

春花秋月自年年，作嫁为人绝可怜。怪煞个侬无赖甚，伤心同戴奈何天？

佳人双殒怎淹留？到死情怀不自由。且向扶桑偿素志，一番小劫忆从头。

古越倪少白

今年春比去年迟，开到梨花带雨时。底事书生悭艳福，由来一幅断肠词。

青衫红袖两相怜，都被情丝一缕牵。却怪风姨频肆虐，名花凋谢绿窗前。

西风黄叶雁迢迢，夜坐书窗魂暗销。处世凄凉谁似汝？深闺犹有可怜宵。

美人名士两蹉跎，总是前身孽债多。千古风流同一哭，生离死别恨如何！

古越汪春樵

姑嫂双双一树花，凄风何事苦交加！可怜零落无人惜，为有江南何梦霞。

潦倒风尘百事哀，满腔热血尽成灰。客中偏寓无情处，深院梨花带雨开。

情天泪雨落深闺，病骨恹恹瘦不支。事到于今难省悟，痴心犹有苦相思。

青衫染泪千秋湿，红粉怜才万古香。一曲琵琶弹不得，犹悲同调感潇湘。

苏恨仙

一腔哀怨托蛮笺，墨泪生涯大可怜。月自常圆天不老，空教恨事待人传。

风月何曾惹梦霞，不堪肠断玉梨花。只缘小把琴心误，香冢蓉湖又一家。

孀闺冷月梦如烟，止水心同古井泉。可奈何郎痴太甚，无端抵死把人缠。

桃既摧时李亦僵，空余噩梦到鸳鸯。虚名赚得千行泪，撒手还难热一场。

白璧生愁着点瑕，情能礼义最堪嗟。都拚一死酬知己，愿结来生并蒂花。

无缘何必更相逢，孽镜台开到几重。搔首问天天不语，巫山十二白云封。

王吟雪

儿女情肠亦太痴，英雄肝胆剑相知。那堪啼鸟声声里，忍读卿卿绝命词。

底事干卿拚命写，教人无语暗销魂。埋香剩有多情骨，含恨犹余血泪痕。

集句　　　　　　　　　　　　　　　　　　　　　樵　渔

独在异乡为异客，王维。药囊诗卷是生涯。宋贺镇。情钟我辈难忘处，王次回。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

耿耿残灯背壁影，白居易。几回偷看画图来。王次回。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夜半分明到镜台。王次回。

愿作贞松千岁古，刘希夷。真成薄命久寻思。王昌龄。红笺漫有千行字，裴羽仙。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

无边妒眼憎情眼，王次回。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长日卧多宵不寐，王次回。他生未卜此生休。李商隐。

惟有感君珍重意，王次回。小姑居处本无郎。李商隐。不如意事常千万，陆游。云南巫山枉断肠。李白。

花影一阑吟夜月，殷尧潘。情痴自信定非痴。王次回。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恩重真拚命一丝。王次回。

光风霁月庐

投赠芳兰礼意诚，何期爱叶勃然生。诗简唱和频来往，只为怜才动感情。

天若多情愿果偿，佳人才子好鸳鸯。芙蓉帐暖团圞夜，鲽鲽鹣鹣乐未央。

太息青年寡鹄伤，频挥酸泪宿空房。红颜薄命知无补，辜负书生一片狂。

苦被情牵一缕丝，客窗魂梦系相思。求凰一曲难如愿，此恨绵绵无绝期。

爱河滚滚苦无边，红袖青衫都化烟。勘破情禅应失笑，从来恨海有谁填？

堂上衰翁闺里女，同归泉壤最堪哀。世间多少为情死，借鉴前车可畏哉！

金缕曲　　奉天祝封

便不情根种，似那样侠骨柔肠也应钦敬；况是一般断肠人，能不相怜同病？正期诗简长酬赠，讵料相知才一载，遽今生永抱分离痛，醉花楼，空留影。　盟心誓口终何用，霎时间埋香冢畔长辞薄命，梨花拚向东风陨，枉说三生有幸。消不尽愁怀万种，却怪娲皇真计拙，补情天遗下情天孔，忍回首，蓉湖梦！

满江红　　鱼城杨昌国

浪藉梨魂，怜花黛玉知谁是？这都是三生有意，神情若契。鸿雪因缘难再证，无端竟把芳魂瘗。这痴情欲彩凤双飞，待来世。　思往事，愁难置。鲛绡泪，君知未？收拾行囊，也鼓东瀛棹。故国荒烟衰草冷，那堪回首铜驼地！把这轻轻笔尖儿抛，从戎起。

罗敷媚　　吴江殷梯云

流莺不惜啼声苦，春满儿家，侬住谁家，愁对阶前夜落花。　人间恨事知多少，抛尽年华，消尽才华，莫把哀情误认差。

仿回溪道情体　　何亚澄

吊梦霞　（用《吊何小山》曲）

凄绝秋风，血战沙场，牺牲知己，一死相偿。想梦霞侠骨柔肠，酬报莫忘，把情苗爱叶，血花泪果，归结戎行。不论锜带啼痕，梨留梦影，侠与义两全不爽。但武汉军人，那一个识得梦霞模样？幸徐公至友黄郎，旆返武昌，检点化者衣囊，始悉了人儿影响。想伊人也无论他恨短恨长，也莫问他是李是张，须将那小册儿细细端详，漏泄春光，知台前孽债尽情了帐。从今后、殒玉销香，物在人亡，只剩一部儿《雪鸿史》，泪流纸上。如此凄凉，令我可泣可歌，也不禁目睹神伤。况君殉国如

生，殉情如矢，忝附同宗，教不才倾倒诚无量。思量只得抚一首商调道情词，凭吊青陵壤。愿吾君咽住悲哀，早超情网。

悲梨影 （用《吊马秋玉》曲）

命薄红颜，酷叹乾坤太不情。恨镜破难圆，从此青鸾障影，同梦鸳鸯梦不成，命短缘悭一片幽凄景，这不特成了充饥画饼，恰又等那虚生泡影。他心如止水，情不生波，本同古井，白头黄口，小姑共处，谁怨谁争？此恨绵绵，偏来了闽外知音，座中佳士，公然缔结诗盟，竟来鸿去雁，便怜我怜卿。放宽慧眼识英雄，最难得玉洁冰清。忆昔司马长卿，谱新词琴声依永，深得那求凰要领；文君意动心倾，霍地私奔，难言贞静。这独礼防森严，任剥尽红蕉，此心耿耿休见屏，斧柯手秉。且以阿姑为请，伊人未省，报知音一命身倾。

悼筠倩 （用《题翁霁堂三十三山堂图》曲）

夫婿马牛风，流水无情竟向东，大好自由，水中月暗，镜里花空，凤倒鸾颠惊束缚，鸳羁鸿梏入樊笼。这樊笼，撇得开，晓得你自由自在，陷将去，惹得他至悲至痛。雾浓五里身如堕，石订三生命怨穷。只恨接木移花，僵桃代李，暗暗遭愚弄。这一片苦诣孤心，嫂也真如梦。到后来、一场恶果，结得生怜死恸。从此黄口童儿白发翁，一样可怜虫，尽着孩提哭，老泪弹，夫婿未婚马首东。

伤崔翁 （用《题何师之采药图》曲）

命也竟何如？最伤心，苍颜白首，送老终叹空虚。一家风卷残云尽，仅有那鹏孙寄戚庐。忆昔丧明初，叹仅存硕果，寡独鳏孤共处，为延请西宾伴读书。如花天女娇无语，欲觅东床付缺如。半子目无余，自由种子，那一是求凰侣，为什么付托有人志不舒？亲识尽悲歔，失珠痛煞散花女。早与孀雌冥叙，只

剩髫龄孤苦，随侍残年共起居。

忆鹏郎　（用《赠方又将》曲）

一片灵光，端的从慧根舒放。引线穿针，来鸿去雁，青鸟凭谁仗？正是硕果犹存，传递着锦绣文章，忍令那家门积善，反降不祥？无靠无依，把劫后余灰，尽了孽冤帐。因此上寻根究柢，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今听稚子埋踪，孤雏沦迹，只怕无人肯放。还要望你在烟霄之上，当学得抟风万里，接衍旧书香。

题石痴　（用《寿蒋贪山五十》曲）

一对书生，一样聪明。一个是不衫不履，一个是多义多情（此指梦霞）。畴知道死生有命，天道不平。先令那效死武昌，不作二难并。殉国殉情，无姓无名。蓉湖减色，鄂渚咽声。君当班马，彼已骑鲸。戴笠难逢知己，捉刀谁是豪英？全凭着城北徐公，因君家一片热诚，记事言情，须践那从前函请。想当年梦霞附骥渡东瀛，必死之心早萌。忆重逢旧雨、道故班荆，凭谁作合？双璧连城。何事报酬？为国捐躯命，男儿流血竟。全仗尔秦君至友，流传了死友英名。

赠枕亚　（用《赠陈亚泉》曲）

情种出琴川，城北徐公冠世贤。羡锦心绣口，笔妙天然。自《玉梨魂》人手一编，风流佳话都传遍。到而今鸿爪雪泥，《泪史》重新补缮，较从前艳迹奇情，更吐得珠玑飞溅。因此把锦章瑶函，增辑成编，满纸尽伤心可怜。从来惟才子情多，乐得满目琳琅染锦笺。再践前言，伸纸抽毫，便把梦霞日记评校一卷终篇。更相期将稗史别裁修遍，也不枉万苦千辛操笔砚。待他时，墨儿饱，笔儿健，他编定得重相见，再结三生文字缘。

例　言

一是书主旨，在矫正《玉梨魂》之误，就其事而易其文。一为小说，一为日记，作法截然不同。

一书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间有加入者。情节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诗词书札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两书柢牾处，附注评语，以清眉目。

一是书初登入《小说丛报》时，章复分节。嗣以太嫌割裂，故仅分章。以书非小说体裁，故每章不无疏密不同之处。

一书中称谓，间有错乱。如“余”、“吾”、“尔”、“汝”等字，未遑悉数校正，以归一律，阅者谅之。

一小说家言，多半空中楼阁。此书情节较奇，著者即以寓言自解，阅者未必肯信，顾即为事实，亦未必遂是真相。阅者可毋事深求。

一是书属稿虽久，或仍不免有失检之处，深望阅者不吝赐教，俾便改正。如能于每章之后，另加评语见惠，尤所欢迎。

题词补遗

石　昆

人隔梨花香冢前，魂惊彼美夕阳天。是谁丝缚春蚕死？愿结来生未了缘。

憔悴生涯笔一枝，无端文字种相思。若逢柳絮前身认，已嫁桃花薄命知。

重来园畔草犹青，景是人非已慨零。一笑狂奴太痴绝，护花无术促花龄。

无力春风势不支，痴人心血美人诗。红颜薄命同声哭：何不相逢未嫁时！

珊珊瘦骨我犹怜，感旧人来思惘然。杯酒花阡来世祝，姓名先注有情天。

前情尽付水流东，泪洒梨花瓣瓣红。脂粉琴书两零落，美人名士命原同。

第 一 章

己 酉 正 月

今日为己酉元旦。余自出世以来，所历之元旦，并此已二十有三。韶华如箭，余乃如弦，箭去而弦仍寂然，岁自更新，人还依旧，余所以负此元旦者深矣。聪明消尽，只余得一片痴呆，将于何处发卖耶？

爆竹一声，欢腾万户，元旦诚可贺哉！而余之元旦独可吊。三年前之元旦，已撇余而逝，三年后之元旦，复逐余而来。余回溯过去之元旦，而余乃泫然；余下测未来之元旦，而余更惘然。元旦自元旦，哀乐人为之。人谓余性乖僻，无事不抱悲观。夫余亦犹人耳，非别具肺肠者，余亦有笑口可开，余亦有眉头可展，使余果有可乐之实际，则对此佳日，将舞手蹈足之不暇，何无疾而呻为？痛哉余心！余固不求人谅也。

夫人所以乐此元旦者，家人父子团聚之乐耳。三年前之余，固亦与人一样欢迎此元旦。父母俱存，兄弟无故，饮屠苏酒，舞五彩衣，余固有三乐之一也。而今则寂寂春盘，徒对饴饧而生苦感。徘徊堂上，触于目者乃为余父之遗容，入于耳者，仅闻余母之咳叹。呼父而父不应，慰母而母无欢。使余兄而在家者，眼看玉树双双，余母或稍忘伤逝之痛，今复远隔楚天，为岁暮不归之游子。母老矣，自父死后，双袖乃无干时。余以一身兼二子职，虽强笑承欢，有时痛泪亦复难制。一家骨肉，死别生

离，伤哉！余母慈怀之恶何如耶！余母无乐而余尚有何乐耶！

余家先世经商，至余父而改业儒。丰才啬遇，潦倒终身。晚年督子甚严，意失之东隅，或可收之桑榆也。顾属望方殷，而名场已毕。余兄犹博得一第以慰亲心，余乃一无成就。父爱余特甚，常摩余顶而笑曰："此吾家千里驹，他日得路烟霄，为若翁吐气者也！"比终南径绝，希望成空，慨世之余，病根遂伏，然犹勉力教余吟咏以遣老怀。余兄则系情书画、金石，古心自鞭，沆瀣一家，颇得陋巷自安之乐。青灯有味，不减儿时。惜此中岁月，已为余父养病之年矣。尝有句云："学堂扰扰此何时，家学翻嫌误两儿。伴我寂寥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吟诗。"此即余父病中之作。嗟乎！余父之死，余杀之耳！余父殁二年矣，此境此情，固历历悬余心目。每诵遗诗，未尝不号泣呼天也。余父弥留之际，自撰一挽联，命余兄书之，俟其书毕，乃含笑逝。联曰："凡事如是难逆料，诵武侯语，妄想都除；此身元自不应来，读放翁诗，老去何恋！"今其联尚在，每岁元旦，必出而悬诸余父遗容之侧，过此则卷而藏之箧笥，奉母命也。此惨痛之纪念品，今日乃复入余眼际，余泪宁可收欤！

余得良好之家庭教育，而劣性不除，书籍什物，随手抛掷，纵横满案，不事整理。日坐于丛尘积垢之中，已成习惯，今更懒似水牯牛，襟袖上之墨痕作碗子大矣。今晨入书室，拟作一函促余姊归宁。入则见案头书册如叠乱山，弥望皆是，更无横肱属草之余地，不得已略事修整。而其中签题倒乱，十亡六七；存者或为猫爪所裂，或为鼠牙所余，盖彼等据以为搏击之场者久矣。犹忆余父在时，所好惟洁，所宝惟书，洒扫拂拭，事必躬亲。虽局促一斗室，而窗明几净，尘飞不到，琳琅满架，秩然不紊。入其中者，觉有一种静雅之气亹亹袭人。余辈若有移

动其位置，或损其书之一角者，必大加呵责不少贷。儿时好弄，深苦其烦苛，受责后辄背父喃喃詈。今虽几上尘封盈寸，书叶碎舞为蝴蝶，余父更不复责余矣。余于此数日间，乃无一刻不思余父，盖余父之爱余至深，而余之所以报余父者，仅此清洁勤俭之习惯，尚未能率由不愆，致大好书城，鞠为茂草，九原有知，当痛恨夫不肖子之无可救药矣。

余父暮年养性，屏酒近花。家有隙地，可辟场圃，只以盆栽小本数十种，取次花开，迎繁送谢，君子长卿，罗列满座。吾庐可爱，俗客不来，春气绵绵，四时不断。余父虽不精于种植学，而无论何花，一经余父之栽培，即着手成春，无枝不发。此是名山经济，非同老圃生涯。其灌溉之勤，爱护之力，真可谓无微不至。朝除花虱，暮洗叶泥，性本好洁，以花故，虽粪土之污，有所不避。余母戏呼之为“花爷爷”云。余父殁后，惜花人去，寂寞阑干。余母乃为之管领，殷勤护惜，一如余父生时。然而睹物思人，难免对花溅泪，未几而诸花次第憔悴死。岂花真有知，甘殉此多情之主人，为堕楼之绿珠欤？抑余父死未忘情，知余母之见花不乐，而为之斩此愁根欤？今姹紫嫣红，飘零都尽，惟剩老梅一株，婆娑墙下，春到草庐，犹着凄花一二，然亦冷淡无生意，恐不久亦同归于尽。窗纱寂寂，冷月窥人，瘦影一团，只伴凄凉之我。魂兮不归，兄行复远，阿谁与共巡檐，向此冷蕊疏枝索一回苦笑也。

更岁以来，又匆匆三日逝矣。满城箫鼓闹如雷，豪兴哉！曾未解愁人耳边禁不得尔许噪聒也。方余幼时，每值新年，余父必命收拾书囊，尽十日之乐。余则招邻儿来，挝催花之鼓，吹卖饧之箫，杂沓欢呼，闹成一片，乐乃不支。余父虽习静，此时亦不以为忤。或值韶光骀荡，风日宜人，必挈余出游，饱

览春城雨景。入市见售纸灯者，作种种虫鱼鸟兽之形，裁红剪翠，穷极工巧，余顾而乐之，徘徊不忍去。余父已知余意，笑解钱囊，购其一二以归。悬之壁间，夜燃以烛，呼邻儿往观之。喜极，则群于灯下唱田歌，以贺余得此新灯；余亦乐而和之，哗笑追逐于灯光之下。当余母呼余晚餐时，歌袅余音犹绕梁未息也。今儿年不再，而父骨已寒。人比春烟，事如春梦。只此万户春声，依旧洋洋盈耳；昔日天伦乐事，节节思量，皆断肠资料矣。雨夜听淋铃曲，商女唱后庭花，乐者自乐，忧者自忧。伤心人别有怀抱，彼不入耳之欢，复胡为乎来哉！

余母爱余之挚与余父同。平日每值伊郁寡欢之际，见余跳跃而前、依依作孺子态，辄为之破颜一笑。余亦不忍见余母之不乐也。乃自余父殁后，余母老困愁城，十日九病，伏枕啜泣，长夜无眠。时或扶病花前，听莺窗下，青春大好，白发无情，辄复对景伤怀，临风雪涕。余百计求悦，或述瀛海遗闻，或粲东方妙舌，虽一时霁色，偶上慈颜，而痒隔靴搔，曾未稍解其中心之郁结。迨事过情迁，一刹那间，惨雾愁云又绕身三匝矣。

今晨余入室视母时，见其含颦独坐，对余父遗容，悠然神往，凝睇久之，而珠泪双双无端自落，盖未能一刻忘余父也。母泪如绠縻，儿心亦如刀割矣。是晚，乃谓余曰："儿年长矣。寒素家风，例无坐食。非可如千金之子，长赋闲居也。儿亦知若父死后，虽稍有余赀，而经营丧葬已去其三，年来米盐琐屑，亲友周旋复耗其六七，今已床头金尽。若无汝兄时寄赀回以相继续，则汝嫂亦非巧妇，其何能为无米之炊耶！家累万端，在理宜两人共同担负。彼既远游，汝亦须谋自立。行矣，行矣，毋令阿兄笑汝富于倚赖性也。"余闻言泣曰："母训良是！儿亦不愿长此株守，累母及兄。然户庭寥落，父死兄离，孤苦零丁，

备极惨况。有儿在，母或忘忧；儿复行，母将吊影。空房寂处，何以为欢？儿实不忍再弃母于冷清清地也。"母忽怒曰："霞儿，汝何言之慎也！男儿志在四方。家食虽甘，而修名不立，耻孰甚焉？儿欲为食粟之曹交耶？抑欲为乘风之宗悫耶？余虽逆境撄心，老怀滋恶，然得及余未死，睹汝有所作为，桑榆暮景，足自遣矣，又安用是长日相伴者！"嗟乎！母言诚甘，母心太苦。彼日望兄归，岂复愿离余者？其为此言，余知其心之千回百转也。

余家无多人，余母与余外，一嫂一媪而已。嫂亦名家女，归余兄者六载矣。前年举一雄，今已牙牙学语，骨紧头圆，白胖可爱。余母尽多愁思，睹此兰芽挺秀，绕膝依依，以常情测之，亦应易茹荼之苦为含饴之乐。顾余母每捧抱此儿，泪辄被儿嫩颊。盖此儿出世之时，已在余父盖棺之后，故余母抱孙即思余父，痛此无知婴儿乃未识阿翁一面也。

嫂父固名儒。幼承家学，能解吟咏。归余兄后，徐淑秦嘉，一双两好，芦帘纸阁，灯影书声，消受人间艳福无端。而薤歌一声，惊破春闺好梦。家庭多故，田园已芜，芋粟之收，难供菽水。余兄迫于饥寒，遂轻离别。从此东劳西燕，两两分飞。余嫂乃去其膏沐，卸却钗钿，尽力于事母抚儿诸事，而黄花之句亦于以辍吟矣。姑良不恶，妇亦大贤，不厌糟糠，能操井臼。不知者见之，每谓"得妇如此，不知姥姥几生修到也"。然而高堂白发，少妇青春，死别生离，各含惨痛。虽并无恶感横生，亦只有愁颜相对，融泄之乐何在耶！今者春到人间，瀛州又绿，王孙不归，罗敷独处。虽余未有室家，不识此中甘苦，然伤离怨别，人有同情。况其为思妇、征夫，于伤春人中又当别论。值此晴光乍转，柳色渐舒，客里思家，楼头望远，乌有

不临风怅忆、异地同心者？余无以慰母，更无以慰嫂。余嫂此时，直是朝朝寒食，夜夜辽西，不悔教夫婿觅封侯，应亦恨子规啼不到也。

余今年之日记，开卷即作无聊语。其后每一拈管，而愁丝一缕即紧绕于余之笔尖，致行间字里，墨泪交萦，一片啇音，几堪裂纸。牢骚烦忧，为文人结习，余更天生愁种，自识字以来，即堕此魔道，今乃更甚。曩者余父屡以是规余，谓：“少年人如方春之花，当时有欣欣向荣之概，虽处境极穷，心地终须活泼；稍不如意，遽抱悲观，非丈夫也。即作为诗文，亦当就雄浑豪放一派，不宜恨字频书，哀声叠奏，啾啾唧唧，若虫吟，若鬼哭，以自附于伤心人。盖颓唐之音最足短人志气，无多心血尽呕于区区文字之中，殊不值得。”嗟乎！微亲爱之余父，又谁为此暮鼓晨钟、发人深省者。余年方盛，事业正多。余之日记，方如一出极热闹之戏剧，登场之际，当振刷精神，别开生面，由是渐趋绚烂，有声有色，蔚为大观；乃方开幕，便呜呜咽咽，唱起断肠曲子，将未来身世、绝妙文章一笔抹煞，岂不可怜？岂不可惜？虽然，言为心声，日记所以记实。余今所见者，皱眉耳，泪眼耳；所闻者，啜泣耳，长叹耳。综言之，余之家庭，愁城耳，恨海耳。余处其中，如项王困于垓下，四面皆敌，惟有悲歌一曲，以自排遣，有甚心情作旖旎风流之文字哉！

余日草此不祥之日记，以写此可怜之家庭，闷苦甚亦局促甚，余亦不知余之心思如何开拓，余之篇幅如何发展。长此以往者，余且病，而日记之资料且穷。今日乃大幸于寂寞无俚中，有不速之客一人来，则余姊梦珊也。余姊归宁，挈一甥俱来。甥名兰儿，年五岁矣。登堂拜母，语杂笑啼；兰儿亦如小鸟依

人，活泼可爱，老人颜色遂为之大霁。在此新年中，见余母作此态，尚是破题儿第一遭也。余母之爱余姊，较甚于余，此亦为母者之恒态。戚党中有谂余母性情者，固无不知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也。一枝解语花，便是忘忧草。温言软语，慰藉无聊，本为女子之特长；其细腻熨贴，恳挚周详，允为余辈莽男子所不逮，故看护病人，必利用之。即如余对于余母，未尝不求其症结所在以药之，而穷搜冥索，终嫌隔膜一层。余姊谈笑之间，便回慈意。彼盖能深入余母之心坎而代为解释者。故如天女散花，如水银泻地，使一室之中满布融和之气。余姊能使母乐，余乃益爱余姊矣。余直视余姊为喜神，为救星；为侦探余母心坎之福尔摩斯，为余日记中开辟新世界之哥伦布。

余姊归而余之愁担卸矣。所谓家庭幸福者，固属人为之。余姊有转移亲心之能力，所以慰母者良深，而所以福余者正不浅也。惜姊自有家室，可小住而不可久留。一旦青舆复来，玉人归去，余将失所凭依，余母且立复其故态，而余之日记才放光明，又将黯然无色矣。余作此想，知眼前欢笑大不可恃，此时一点忧心虽暂时抛却，已怦然有复动之机。虽然，母之苦乐姊为之，余之苦乐母为之。既于苦中得乐，复于乐中寻苦，宁非大愚！且余母此时已尽忘苦痛，余乃以来日大难，忧思未已，设不慎而形诸词色，恐适足以召老人之诘问而大煞风景，夫又何苦来耶！

掷骰斗叶之戏，人每于新年无事时藉以消遣。余家则无人喜此，赏心乐事，真不知在谁家院子矣。今日余母兴乃勃发，饭罢后呼余姊、余嫂及余，团坐掷骰，各纳青蚨二百为公注，所掷者为《大观园行乐图》。是图为余父遗制，手泽存焉。图之起点，先以人名分配，视事迹之大小轻重，为胜负之比较，制

法与寻常之《升官图》略同，而趣味弥永。余母掷得史太君，余姊掷得王熙凤，余嫂掷得邢岫烟，余乃掷得宝玉。玲珑骰子，若有神灵，一局四人，会逢其适。余母虽无史太君之福，而今日情形，固不减荣禧堂前之佳话。余姊善承色笑，有凤丫头之黠而无其奸。余嫂裙布钗荆，鹿车共挽，岫烟之食贫安分，庶几近之。惟余于宝玉殊不相类，盖宝玉情人而余则恨人也。以余之身世，再跌入情涡，不知更何所底止！平日读《石头记》，对于潇湘妃子颇富感情，然徒羡痴公子之艳福，未敢效癞蛤蟆作天鹅想也。今日“怡红”二字居然冠我头衔，戏耶？真耶？偶合耶？有征耶？前因渺渺，后果茫茫；苦海无边，余心滋惧矣。

晨起闻乌鹊绕屋鸣，作得意声。余家更有何喜可报者？而为是哗噪耶！未几，忽闻剥啄。启视，乃邮卒也，以一函授余。接而阅之，不禁狂喜。此书非他，余兄剑青发自潇湘云梦之间者也！书语恳切周至，先问慈躬安否，次乃及余；并询余行止谓：“吾弟学业已成，可以应世。为谋生计，为立名计，则掉臂行耳，何恋恋作僵蚕之伏茧者？同学少年，今多不贱，何不就教育界中稍有势力者，效毛遂之自荐，最下亦得一小学教师之位置，足以略展平生抱负。家食苦无甘味也。”余兄此书，讽余至切。余处家庭，本无生趣，出游之志，蓄之已久。所以迟迟吾行者，只以有老母在耳。然母意亦殊落落，前固以此言促余，今复有兄函劝驾，则余志决矣。顾投身学界，殊非余愿，不得已，当暂以是为武城鸡耳。

书后附一纸，乃致余嫂者，在理余无阅此书之权利，然彩笺一幅，并未加缄，似个里春光非不许旁人偷觑者，乃展阅之。则满纸淋漓，尽作伤心之字。魂羁孤馆，梦绕深闺，令人

读之直欲质问春风：何不送王孙归去，只将锦字传来？书至人不至，徒博得双方情泪，新痕湿透旧痕耳。余兄固多情人，且能专一其情者。不然，异乡风月，大足撩人，冶柳秾花，道旁岂少？他人处此，殆未有不结托萧娘，以为遣此旅愁之计。春风一曲，欢笑当前，忘却糟糠久矣，更何心远道驰书，存问闺中人之无恙耶！

余今将为东西南北之人矣。宇宙虽宽，如余之性情冷落、满肚皮不合时宜，恐走遍天涯，亦少余寄身之地。近来学界人才，斗量车载；而人格秽鄙，志气嚣张，目的只在黄金，名誉轻于白羽，如是者十得八九。余厕其间，热心虽少，傲骨犹存，其何能伈伈伣伣，长与哙等伍耶！且昔年同学，多隔天南地北，大好江湖，即多佳境，余亦未能遽从此逝。盖偏亲在堂，阿兄不返，余复更事浪游者，设有缓急，又无穆王八骏马，何能千里江陵一日还耶？余可为负米之子路，不能为绝裾之温峤。在百里之范围，觅一枝之栖息，则离家不远，朝发可以夕至，倚闾之望，其稍宽乎。余于是思得一人名江子春者，锡之同学，与余夙有交谊，闻渠近在锡金学界中颇占势力，即作一请托之函，嘱为绍介。书毕，入告余母，将待母命而置之邮。母笑颔其首，若甚喜余之能自策者。余嫂亦在旁，见余怀函欲行，问曰："叔今往邮局耶？妾有私函，可否携与俱往？"余曰："敬诺。"嫂即入内将出，郑重授余，小语曰："莫作殷洪乔也。"密密函封，中护深情一片，余虽未窥悉其内容，方嫂授余时，余固见其眼角腮边，啼痕宛在，一腔心事，未可明言。书中所有，非血泪语，即断肠草耳！

入春腰脚不健，蛰伏斗室，未出衡门一步。香衫细马，花帽软舆，正不知多少风光，为谁占去，伏茧僵蚕，其亦有出谷

新莺之想乎？人生及时贵行乐，胡郁郁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虽然，繁华境里，热闹场中，惟彼无心肝之叔宝，乃能周旋于其际。余不识春风，春风其乌能识余耶？犹忆十四岁时，曾有《春游》一绝句云："古寺斜阳隔小溪，模糊墨迹粉墙低。阿侬别有伤心句，背着游人带泪题。"父执方某见之曰："沉郁悲愤，大有杜工部《伤春》末首意境！少年人胡作此语！"盖杜《伤春》末首句云："幽人泣薜萝。"诗意相同也。余身虽难拔俗，性不近嚣。山林中人，自与仆仆城市者异其志趣。春秋佳日，乘兴出游，亦惟与二三吟侣踯躅于深山穷谷，留连于野店荒屯，向枯寂中讨生活。彼七里山塘，马龙车水，软红十丈中，殊未敢一试其风味也。今则恨逐年添，情随境易。囚首丧气之余，并此青鞋布袜、选胜探幽之结癖，亦复消除净尽。冷落山灵，隔院东风，满城丽景，从此将永与余断绝关系矣。

今夕何夕？以遨以游。忽矣过春，俄焉临望，所谓重城之扉四辟，车马轰阗；五剧之灯九华，绮罗纷错者，正上元之佳景也。千门开锁，万户腾烟，而余家双扉，仍严守闭关主义，不放一线光明入此室内。夜市声喧，灯光大好，小窗影悄，月色偏多。一度团圞之候，正万人鼓舞之时。蛮蜡飞烟，炫人望眼；凉蟾泼水，清我诗心。一样良宵，毕竟是谁孤负、是谁糟蹋耶？唐崔液《元夜》诗云："玉漏银壶且莫催，金关铁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青莲《春夜宴桃李园序》亦曰："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夫秉烛夜游，岂真善赏良夜者？直杀风景之举耳！以彼号称诗人，犹作是语，一般俗物，夫又何责？宁不令嫦娥笑尽古今人耶！不能耐冷，偏解趋炎，此实骚坛奇辱。余所以看月而不看灯者，非敢引嫦娥为知己，聊为古人解嘲，不为今人败兴。城开不夜，看到天明，人自乐

此，此真所谓一池春水也。

良辰佳节，无岁无之。自古及今，不知历若干年月；此若干年月中，又不知有几许同性质之良辰佳节。而人所以赏此良辰佳节者，微特古今人志趣不同，行乐未能一致，即同是今人，亦岂能一一而强同之？匪特此也。一人之身，情随境迁，嬉春伤春，前后之观念迥异。余今夜独赏此凄凉之月，而回忆十年前儿嬉时之状况，俯仰之间，又生别感矣。余年十岁，尝于元夜随父游灯市。归而父命赋诗记之，有“忆昔狄青关夜夺，嬉游愧煞太平人”之句，余父喜曰：“此非髫龄口吻也！能有此思想，将来必非弱虫。”噫！元宵犹是也，灯犹是也，昔之观灯人犹今之观灯人也，览兹破碎河山，果否具有太平景象而需此灿烂之灯光以点缀之？王者之民，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年复一年。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漫漫长夜中，或不乏愤时嫉俗之士，与余表同情而挥泪送此元宵也。

事有曾逢其适而至者。余于前日函托江子春，谋一席地。今日忽有不速之客至，即子春也。子春由锡来苏，余初谓其乘此新年无事，驾言出游，来与余寻平原十日之约者。及询之，乃知其不然，且似与余事有密切之关系也。锡北之螺村有秦石痴者，与子春为总角交，卓然新学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前年毕业于某公学。愤其乡人之顽钝，以开通风气为己任。请于其父，出赀办一小学，全校教科，一人独任。三学期后，成绩斐然。惟石痴青年有志，不欲牺牲其身于教育界中，热心任事之余，忽萌游学之念，今春决意东渡。校务势难兼顾，乃托子春代聘一人以承其乏，子春诺之。因吴门有十数同学为子春夹袋中之人才，特地来苏劝驾，以报命于石痴。讵彼所心许之人已多有他就；一二赋闲家居者，又多以彼乡陋僻，不愿为此寂寞生涯。

不得已，乃来访余，其意欲余转为推荐。彼固知余无志于此者，不知余已为亲老家贫消磨壮志，一变昔日之宗旨也。子春既为余言，余在势必为毛遂。子春大喜，曰："得君愿往，此行之结果良佳。余可无负石痴矣！"

议既定，询子春以开校之期。子春曰："石痴东行有日，需代孔殷。余允于三日后觅得一人来。恐彼此时正目穷帆影，耳听足音，日盼高贤之驾，既蒙俯就，即于明日首途何如？"余笑曰："虽有君命，何其速也？明日太局促。迟以后日，可担簦就道矣。"子春曰"诺。余当待君一日，然后偕行。今且去，勿溷君，可絮絮与家人话别也。"余曰："君远来，余尚未尽地主谊。蜗居虽隘，尚有容榻地，今夜当与子抵足一罄阔衷。何言去为？"子春乃止。

余与子春在同学中最相投契。毕业后，水分云隔，倏已三年。彼能奋发有为，蜚声学界，不似余之潦倒。今夕相对，联杯酒之余欢，话沧桑之别恨，人影西窗，不觉烛之三跋也。然余于是时，已别有所感，几不能复与子春周旋。计余在此，为此室之主人者，为时止二十四钟矣。二十四钟后，余即将背离乡井，抛撇慈亲，为异地劳人，作穷乡孤鬼。世间离别，莫惨于斯。莫怪余之魂摇而心怯也！

嗟乎！余将行矣！此行不出百里，而余视之几有千山万水之遥、地北天南之感，非别苦也，不可以别而竟别，则别斯苦矣。割慈忍爱，为国忘家，温太真绝裾而去，原无累乎盛名。而余之出也，仅为糊口之谋，不作立名之计。室家虽好，风雨漂摇；骨肉无多，死生契（恝）阔。留此一身，以伴老母，凄凉之况，已不堪言；乃不为反哺之乌，复作离巢之燕，双袖龙钟，又挥别泪，一声骊唱，竟不回头。此后欢承菽水，更有何

人？望切门闾，不知几日。谁非人子？处此万难之局，未有不徘徊瞻顾、欲行复恋者。近别甚于远别，小别难于永别。固不必道路几千，时序变易，始觉此别之黯然销魂也。

余母为余治装，袱被一条，布衣数袭，一一缝缀而折叠之。一针一血，其痛由母心而转彻余心。余知此行已无可挽，然恝然竟去，心岂能安？余于是不得不陈情于余姊之前矣。余所求于姊者无他，欲姊留家伴母，代余之职耳。而余母此时虽不沮余之行，未尝不痛余之行。成行尚在明朝，而叮咛千万语，已于先一夕倾筐倒箧而出之，若恐临别仓皇，一时说不了者。余以是知余母之爱余深也。视老人之颜色，计别后之情形，此心乃震震欲裂，顾竭力制泪，不欲复为母见以伤其心。然母若已窥余隐，忽正言以勖余，旋复婉言以慰余，余第唯唯，而母言滔滔，似江河之不竭。世无有慈母而愿离其子者。余母亦犹人耳。因其学问识见俱高人一等，故爱子之念，寄诸精神，不形诸词色。余聆母叮咛之语，足动余儿女之情；复聆母训诫之言，又从振我英雄之气。生我者母，成我者亦母。此别太无端，此恩真罔极也。余姊平日谈吐生风，豪放自喜，是夕亦至无欢。余欲彼留家伴母，彼在理必允余之请，彼之爱母固无异乎余之爱母，余不能不行，彼可以不去也。

喃喃一夕话，余母舌敝，余魂碎矣。听到晓钟，惘然就道。别时情况，至为凄恋。余母转无一言，惟以一双枯瞳，炯炯视余，欲泪不泪。余此时欲忍痛觅一慰母之言，而方寸已乱，竟不可得。良久，始得数言曰："母亲，儿去矣。待到清明，当遄归视母也。"母闻言，微颔其首。余姊则诏余曰："弟到校后，速以书来，免家人盼望。此后亦须时时通问，毋吝'平安'二字也。"余敬应曰："诺。"正徘徊间，而舟子不情，解维自去。好风

相送，帆饱舟轻。一回首间，而杳杳家门已没入晓光迷漫中矣。

评

余之身世，乃与梦霞如出一辙。余对于元旦，亦从无快乐之表示。十一岁时，曾有《元旦》诗云："愁人那有随时兴？锣鼓声休到耳边。"余父见之叹曰："是儿才清，惜福薄耳！"今余父殁且八载，余母年亦五旬，余则飘泊风尘，欲归无计。风木之悲，于焉终古；反哺之愿，何日能偿！读此章开始数节，不啻字字从我心头跃出也。

性与情相通。家人骨肉之间，率性而联之以情，情固不必仅用于男女之交际也。人对于家人骨肉而漠然，则于男女交际而言情，其情已为无源之水，必不可恃。梦霞对元旦而忆去年，对生母而悲死父，纯笃之性，肫挚之情，悉流露于行间字里。此梦霞所以为至性中人，亦梦霞所以为至情中人也！

《玉梨魂》第二章云："家本书香，门推望族。"今此章第三节云："余家先世经商，至余父而改业儒。"则非书香望族也。又云："父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读第三节末段，其父乃热于功名者。前清时老师宿儒，中科名之毒者固不仅梦霞之父，亦无庸为梦霞讳也。

第一节至第六节皆为思父之作，一唱三叹有余音。其用笔不嫌其重叠复杂者，以其为至性语也。

第五节中"花爷爷"三字，奇绝妙绝！

花为情死，信有其事。梦霞家中乃父手植之花，皆情种也。

后日梨花木笔两殉美人，已于此处现一影子。人至成人以后，回忆儿时况味，无不怅怅若失，恨年光之不肯逆流，此亦为人之常情。惟梦霞儿时有父，此时无父，其所感益深，则其情亦益可怜耳。

前六节为痛死，后三节为痛生。痛死情苦，痛生情更苦。

第七节中何母侃侃数言，毫无一点婆子气。有是母，乃有是子。异日梦霞殉国，剑青奉母隐居。冢中碧血，久已成灰；堂上白头，今犹无恙。盖儿死而母心反为之慰矣。

梦霞答母之语，全从肺腑中流出，哀哀欲哭。读之觉昌黎《祭十二郎文》无此惨痛也。

剑青生子于父殁之后，《玉梨魂》第二章云："剑青亦已授室，且抱子矣。"下接"父母欲即为梦霞卜婚。"是剑青生子时，父犹在也。误矣。

写母子之情，则节节伤心，写夫妇之情，亦层层入彀，极双管齐下之乐。即以词句论，亦当得"哀感顽艳"四字。每见青年学子喜发牢骚，为文则满纸呜呼、噫嘻，为诗则自命悲歌慷慨，虽曰穷而后工，然"穷"字亦有真解。境穷非穷，心穷乃为真穷。况境实不穷，而假托于穷，口穷而心乐，又何用是做作为？故余谓文人多穷，而真穷实不可多得。乞儿求富，尚是真情；文人言穷，半为假话。必有如梦霞之境遇、之性情，乃可以言穷，乃可以言穷而后工。

第十节中何父训子数言，真足为少年喜发牢骚者之药石。特梦霞非其人耳！

梦霞之姊名梦珊，子名兰儿，此为《玉梨魂》所略。

梦霞之姊亦是一个巾帼能人，在《石头记》为凤姐化身，在本书为筠倩小影。

人谓梦霞多情，梦霞未尝不自负。观十三节末段，实阴以宝玉自拟，而后日之奇缘会合，即胎于是，为《泪史》中必不可少之文。然伧父见之，必曰："四人身分一一与图中人吻合，掷骰得此，吾不信，吾不信。"

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梦霞之献身教育界，从母命，亦从兄命也。能为孝子，所以能为悌弟。

欲去则不忍，不去又不能，不得已乃决之于不出百里之外。婉曲写来，想见踌躇之苦。

按：剑青由楚入闽，在己酉六月之后。此余得之于剑青之自述，此亦以潇湘云梦为言，是剑青此时明明在楚。《玉梨魂》第九章云"剑青于去年秋间只身游闽，迄今已十阅月"者误也。

良夜无月色，即失良夜之价值。每月之望，月色最佳。所谓良夜者，舍此固无他求矣。每岁元宵，为月光第一次圆满之期，即为一年第一良夜，此天然美满之月光，乃所以润色良夜、装点良夜者。吾人不赏此冰清玉洁之月，偏赏彼烟薰火灼之灯，是亦焚琴煮鹤之类也。诗人复即而歌咏之，一若元夜观灯，果为韵事，而月色之佳否，可置不问，积习相沿，不知是何心理！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今良夜又将如游人何？二十节中所云，自是千古快论。梦霞真嫦娥之知己哉！

二十一节末段，感慨淋漓，可见革命思想。梦霞蓄之有素，幼时固已不凡矣。

介绍梦霞之人，《玉梨魂》佚其姓名，但云："适其同学有为之介绍于蓉湖某校，函招之往。"不知实是梦霞自荐，并非子春函招。此亦与事实不符之处也。

校址所在地，为一穷乡，而是乡何名，《玉梨魂》固未指出。此非著者之粗忽，乃从石痴之请，而石痴亦徇梦霞之意也。其地著者亦曾到过，非如世外桃源，不容人寻觅者。二十二节中所言之螺村，则遍问锡人，无有能举其名者。《玉梨魂》第六章云：“是乡处蓉湖之尾闾，远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围十里，分南北两岸，回环屈曲，形如一螺。”此数语，足为“螺村”二字之注脚。有熟悉锡金各地形势者，当能悟此假名，得此真境。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读此章别母一段，乃觉此诗之沉痛。

梦霞之去，幸有姊在，可以留伴老母。不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毕竟是去不得。《玉梨魂》于此等处太嫌忽略。且未言及梦霞家中尚有何人，更是大疏。

第 二 章

二 月

此行也，与子春偕，舟中并不苦寂。而余则涕泣登舟，慈容遽隔，听欸(款)乃之橹声，拨余心而欲荡。沧波路杳，游子魂孤，推篷一望，远山蹙恨，如愁乱攒，寸寸离肠，为渠割断。湖水作不平之声，呜呜咽咽，亦若和人饮泣者。江春早景，大足娱人，离人视之，伤心惨目。子春见余不乐，则曲相慰藉，谓苏、常犹郛、鲁耳，一水相通，往还至易，小别数月，何事戚戚为也？余叹曰："余非恋家，恋老母耳。"余与子春别二年，此二年中，余家小劫沧桑，子春固未知一二；今日余愿膺斯职，在子春亦未尝不以为讶，谓与余之初志相违也。一舟容与，絮絮谈心，乃以不得已之苦衷，告余良友。子春闻之，亦深为扼腕，曰："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子姑安之，腾达会有期也。"

夕阳在山，暮烟笼树，余舟已傍岸歇。子春先登，旋偕石痴来迎余。行装甫卸，肴核纷陈。同席者为副教员李杞生，石痴及其父光汉，此外尚有一叟崔其姓，石痴之戚也。子春一一介绍于余。石痴为人风流倜傥，矫矫不群，一见如旧相识，若与余三生石上订有夙缘者。其父年约六旬，精神矍铄，谈吐甚豪，绝非乡曲顽固者流。副教员李杞生，去冬毕业于锡金师范学校，石痴聘之来，任音乐、体操、图画等科，与余寒暄数语，即知为毫无学养者；其一种浮嚣之气，几令人不可向迩。

近来新学界人物，类李者正多。余性介介，厌与若辈交接。前所以不愿投身此中者，正以薰莸之不能同器耳。今初次任事，即遇此人，姑无论其人品如何、学问如何，而聆其言论，察其行为，已与余心中所厌恶而痛绝者一一符合。此后将与彼同卧起，同饮食，晤言一室之内，周旋一年之久，寂寞穷乡生涯，已云至恶，复得此不良之伴侣，相与共处，其何以堪！余之来此，其第一事未能满余意者，即此是矣。

是校系私立性质。校费所自出，秦氏之私款也，校舍所在地，秦氏之庄舍也。屋宇宏敞，空气、光线俱十分充足，似此适宜之校舍，求之乡间，殊非易得。余下榻处在室之东隅，四面有窗，地亦不恶。惟与李联床，殊令余梦魂为之不安。子春已于今晨去，石痴亦将行，交才晤面，别已惊心。余于未见石痴之前，意石痴亦常人耳；迨既接其人，丰姿比玉，咳唾成珠，才华之茂，器局之宏，胥足动人钦慕，与余性情之投契，真有所谓倾盖如故者。嘉宾贤主，晨夕流连，弹铗曳裾，此缘不浅。惜乎会合无常，别离甚促。剪西窗之烛，夜雨多情；挽南浦之船，东风无力。但看片帆开处，即是天涯，余心之悒怏为何如耶！

余来校二日矣。尚未开课，枯坐无欢，时过石痴家，与共清谈。而可厌之杞生追随不舍，余行亦行，余止亦止，时来噪聒，其所语乃无一堪入耳者。石痴之意，亦似不乐与之周旋。闻此人来历，出于当道某公之保荐，石痴不得已而纳之者。余初晤石痴时，彼即以全校主持责余一人，盖亦知此人之不可恃矣。今石痴将离余而去，惟剩此伧日扰余之左右，未来之岁月，余正不知其何以消受也。

石痴之行，余惜之，亦复妒之。当此黄祸燃眉之际，正青年

励志之秋，余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顾附尾有心，着鞭无力，相人相我，显判云泥。蹉跎蹉跎，余其为终穷天下之士矣。此行无意得遇石痴，石痴亦引余为同志，结来短促之缘，莫补平生之恨。从此月明茅店，不敢闻鸡；血洒中原，看人逐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诵顾氏之言，能不令余汗珠儿湿透重衫耶！

今夕石痴置酒招余，与余作别，明晨出发矣。离筵一席，反令行人作东道主，是亦一笑谈也。是会也，杞生以小病不赴。席间少此一人，殊快余意，因与石痴纵饮谈心。豪情勃发，借他人酒怀，浇自己块垒。余之心事，石痴尚不能知；余对于石痴之行踪，实不胜前路茫茫之感。石痴固无以慰余，余亦不能告石痴也。酒酣耳热之余，身世之悲，胡能自遏！即席赋诗，以赠石痴。余亦不自知其为送别之诗，抑为怨穷之作也。

羡君意气望如鸿，学浪词锋世欲空。
恨我已成下风手，荠花榆荚哭春风。

情澜不竭意飞扬，密坐啸吟未厌狂。
沽酒无忘今日醉，梅花未落柳初黄。

唐衢哭后独伤情，时世梳妆学不成。
人道斯人憔悴甚，于今犹作苦辛行。

不堪重听泰娘歌，我自途穷涕泪多。
高唱大江东去也，攀鸿无力恨如何？

榜童夷唱健帆飞，乡国云山回首非。

但使蓬莱吹到便，江南虽好莫思归。

更无别泪送君行，掷下离觞一笑轻。
我有倚天孤剑在，赠君跨海斩长鲸。

河桥酒幔去难忘，海阔天长接混茫。
日暮东风满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

林泉佳趣屋三间，门外红桥阁后山。
君去我来春正好，蓉湖风月总难闲。

春宵苦短，小住为佳，竟夕深谈，不觉东方已白矣。酒杯才冷，烛泪未干，惜别有心，留行无计。仆夫负装相催，舟子整篙以待，于是石痴行矣。出门一望，晓色犹濛。听啼鸟数声，权当骊歌之唱。而小溪一带，稚柳成行，冶叶柔条，尚未为东风剪出，不足供攀折之资料也。风光草草，云影匆匆，聚散纵无常，此别亦嫌太促矣。石痴既登舟，余亦惘然返校。五日余欢，从兹收拾，惟于脑海中增一良友之影象。花明驿路，不胜去国之思；草长阶除，讵免索居之感？迢迢千里，可与相共者，惟有江上清风、窗前明月耳！

今日为开课之第一日。第一时上修身课，余方上讲坛，而怪象忽见，几令余不能毕讲。盖乡校情形，本不能与城校例视，而是乡地点较僻，风气之闭塞、民情之顽固，尤为锡金各乡冠。余初谓石痴办学，夙有经验，一年中之成绩，必有可观。及身入其中，而不可思议之怪象叠呈于余之眼帘，其程度与未开化之野人等耳。办学者过于严厉，固足偾事，专事因循，亦少成效。石痴办是校，盖坐宽猛不能相济之弊。乡人子弟平

日皆所狎习，一旦庄以相莅事，诚大难。此无庸为石痴讳，且亦不足为石痴咎也。

然则是校若永远为石痴自任教务，将终不能有所成就矣。此其故石痴亦明知之。临歧之际，以全校责任郑重付余，云“弟去之后，一切总望君以大度容之”，余方讶其语不伦，而不知其固有为而发也。乡中甚少读书之士，愚民无知，视学校如蛇蝎，避之惟恐不遑，嫉之惟恐不甚。是校之成立，石痴盖已历尽困难，始得规模粗具；而察其内容，实一完全私塾之不若。学生二十余人，额本未足，而年龄之相差，至堪奇异。有长至二十余岁者，有幼至五、六岁者。是乡俗尚早婚，学生中已授室者有二人，问其年龄，已届中学毕业之期，问其程度，则当初等二、三年级而不足。有某生者，其子亦七岁矣，与乃父同时入学，子固蠢然，父亦木然，可笑亦可骇也。因年龄之相差太远，管理、教授上不免多所窒碍。余登坛后一见此状，诧为得未曾有，眼为之花，口为之噤；而当时足以窘余者，更别有人在，不仅此陆离光怪之生徒也。

学校者，乡人所反对者也。既反对矣，对于校中之教师，往往不知敬礼，而加以侮蔑，甚或仇视之，求疵索瘢，尤其长技；即品端学优者，偶一不慎，亦足贻人口实。为乡校教师，其难盖如此，况余非锡人而为锡校之主教，尤足动彼都人士之注意。方余初至，乡人闻之，麇集来观，如窥新妇，其情景与渔父初入桃源时殆相仿佛。幸余非女子，不然，视线所集，踢蹐至于无地矣。今日开课，若辈闻讯，相率偕来，围观如堵。来者大率非上流人，短衣窄袖，有赤足者，有盘辫于顶者。更有村妇数辈，随众参观，口中大呼：“看洋先生！看洋先生！”指点喧哗，无所不至。堂中学生，皆其子弟，于是有呼爷者，有呼

妈者，有呼哥与叔者，甚有径入课堂，相与喁喁私语者。余不得已为之辍讲，禁之不可，却之不能，婉言以喻之无效，严词以拒之亦无效。若辈不知学校为何地，更不知规则为何物。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威胁。若辈非黔驴，余竟为鼯鼠矣！

去者去，来者来，喧扰竟日。至罢课后始鸟兽散，非特余不能堪，即杞生亦为之减兴。幸至次日，来者渐稀，余又诏木工于课堂外树一栅以拦之，（是校附设秦氏义庄内，故不得禁人之出入。）彼等乃为之裹足。间有一二顽梗之尤，不得其门而入，则大怒，申申詈教师之恶作剧，余只听之，旋亦引去。顾外界之干涉未终，内部之困难方始。学生程度不齐，顽劣而不率教者占其大半。如木石，如鹿豕，教之诲之，不啻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也。余非深山之野人，此间又乌可以一朝居耶？

今日课罢，晚晴甚佳，杞生邀余出游，余亦因终日昏昏，欲出外一舒烦闷，乃允偕行。杞生身操衣，足皮鞋，橐橐然来，路人多属目焉，或窃窃私议，或指而詈之曰："此洋贼也！私通外国者也！"余一笑置之。杞生怒目相向，然亦无如之何也。行尽街，得一桥，过桥达于北岸。北岸无人家，弥望皆荒田，田中杂树丛生，乱草蓬勃，生意固未歇绝。中有块然而纵横者，则暴棺也。即而视之，棺多破碎，或亡其盖。间有小树出于棺之小穴中，人立而颤，白骨累累，狼藉地上。积而聚之，可成小阜。生理学家见之，当居为奇货，较之寻常蜡制之品，固尤为确而有征也。余不知研究及此，对此枯骸，徒呼负负。而是间空气恶浊，更不可以久留，乃挈李去休。归时拾得胫骨一小枚，以为兹游之纪念。

前所记之暴棺，大率皆村中贫农，死不能葬，弃之野田，俾与草木同腐，遂使阴惨之气，笼罩一村，雨夕烟朝，啾啾盈

耳。是乡固不乏坐拥厚资者，而为富不仁，熟视无睹。人鬼同居，恬不知怪，埋胔掩骼，一视同仁。此至可仰、至可崇之慈善事业，固不能望之于铜臭翁、守钱虏也。然长此不加收拾，新鬼故鬼络绎趋赴其间，血肉代滋田之水，骸骨为铺地之金，岂惟人道之贼，抑亦卫生之障。闻每年夏秋之交，乡人中疫而死者必以数十计，是岂无因而然欤？石痴非无力者，知兴学以加惠乡人子弟，独不见及此。同一公益事，胡厚于生而薄于死？此则余所大惑不解者。异日函询石痴，石痴当有以答我。

余又闻之乡人云：是乡在数百年前，本为丛葬所，杳无人烟。不知何时何人披荆棘，辟草莱，将土馒头斫而平之，建筑房舍，以居民人，遂成村落。惟所成之屋，悉偏于南，北岸则任其荒弃，即今乡人弃棺之所，其地原为古墓，实非荒田，置棺其中，固其宜也。即今南岸人家，其下皆数百年前之枯骨，鬼不能安，故时有啸于梁而阚于室者。是说也，余固笑之，而乡人信之殊笃。有患病者，不为延医，先事禳鬼，往往因施治不及而致毙。迷信之祸烈矣！

只身旁土，举目无亲，伧父顽童，长日相对，俛仰不适，言笑谁欢？课余无事，欲出游散闷，而信步所至，途人指摘于前，村儿嘻逐于后，若以余为游戏消遣之资者。自抚藐躬，实不堪为众矢之的，以是不敢出校门一步。埋颈项于斗室之中，听风雨于孤窗之下，几闷煞没头鹅矣！今日幸于寂寞无俚中得一良伴，其人何人？则秦氏义庄司会计者，亦秦姓，字鹿苹。其人虽盲于文学，而豪于谈吐，朴实诚悫，浑然太古之民；而野性不驯，疏狂落拓，与余亦不甚相左。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萍踪偶合，兰臭相投。吾不图别石痴而后复于斯地遇斯人也！

鹿苹家邻村。余初至时，渠适归，今日来，乃与余款接。彼盖以会计员之资格，兼任校中庶务一席者也。鹿苹嗜酒，余亦为曲生至友；鹿苹好奕，余虽不善此，然努力亦可借一。四五钟时，铃声一振，诸生鸟兽散，鹿苹即来就余。一樽相对，娓娓清谈，其味弥永。鹿苹读书虽不多，而见闻殊博。酒酣耳热，唇吻翕张，上至国家大事，下至里巷琐谈，一一为余倾倒出之。若海客之谈瀛，若生公之说法，虽有稽无稽，未能鉴别，语言凌杂，多半荒唐，然能令余听而忘倦，其魔力亦复不小。残酒既尽，楸枰遂开，相与驰骤纵横，追奔逐北。局终兴尽，分榻酣眠，不知东方之既白。如是者亦足偿一日之苦矣。故自鹿苹来，余乃大乐，戏呼之为黑暗世界之明星。每晚课罢，非酒风习习，则棋声丁丁；非口诵如流，则手谈不倦。一一周旋，犹虞不及，而出游之念，自归淘汰，为吾谢村中人。从兹十字街头、三叉路口，或不复有洋先生之踪迹矣。

乡人信鬼，余已志之日记中，多见其闭塞之深，迷信之剧而已。然信鬼之说，固非无因。是乡荒僻过甚，人事无闻，而鬼迹独著。余来此渐久，乃得闻所未闻，大谙鬼趣。校舍为秦氏义庄，亦为秦氏家祠，讲堂之后，木主累累，不知几百，由下而高，重重叠叠，兀峙其间。若此数百木主，魂各以为依据，此地不啻为鬼之大巢穴。以余等数人与之为邻，阳少阴多，其必无幸。且闻庄客言："当年平垄筑舍时，此间枯骨独多。与人同处，鬼亦难安，时有警告之来，不啻逐客之令。故胆小如鼷者辄一夕数惊，不久即谢去。今所存之庄客，为数不及十，皆自谓力能胜鬼，故可高枕无忧也。"又一人言："往年六月，纳凉庭畔，月光之下，曾亲见一红衣女子掩映桐阴，冉冉而没。"余固不信，然言者凿凿，心亦不能毋动。意其言若果可

信者，余今常客是间，亦当有所闻睹。此后迢迢长夜益不愁寥寂寡欢矣。

余与杞生同卧室。室之外为庶务室，亦即义庄之会计处也。室置一案，账册纵横其上，鹿苹常据坐是间，持筹握算，一日万几，非头脑清明者，固亦无能理此乱丝也。其卧处与是室毗连，萧然一榻，长夜独眠。室极狭，一榻外无余地，余每以不得与之联床共话为恨。日中余上课之时间，亦为彼办公之晷刻。至余课完，而彼之公事亦毕，浊酒三杯，围棋一局，夜深归寝，日以为常。盖彼之办公亦有限制，未尝见其焚膏继晷，以补日间之不足也。

畴昔之夜，事乃大奇。风雨声中，夜阑人倦，余既就枕，意鹿苹亦作甜乡之游矣。急雨打窗，睡魔远遁，辗转不能成寐。忽闻有声来自隔室，知鹿苹犹未睡，方手拨盘珠，其声滴沥盈耳。俄又闻磨墨隆隆声，展纸飕飕声，与窗外风声、雨声相唱和，益恼人眠。未几，诸声并息，又闻启抽屉声。俄而钬钬铮铮，纷然大作，则以银币相触而成此声也。余呼鹿苹，鹿苹不应。起视，一灯昏然，群籁未寂，喧扰达旦，那复成眠！黎明即起入视，鹿苹方披衣下床，余讶甚，问之曰："君彻夜未息，此时不妨假寐，胡便起为？且余昨夜呼君，君胡以不余应也？"鹿苹亦讶曰："异哉君言！余夜睡甚甜，君何所闻而谓余未睡？"余曰："然则昨夜有事于室中者，非君也耶？"鹿苹笑曰："君真见鬼矣！余昨夜先君就睡，君宁未知？碌碌终日，头脑为昏，夜长梦多，谁复耐作此琐碎欲死之生活？"是时杞生亦起，闻之笑余妄，谓："余与君联榻眠，胡独一无所闻？君殆误以雨声淅沥为拨珠声耳。"昔人言鬼而余不之信，今余言鬼而人亦不之信也宜也！

鹿苹知余非妄言，则俯首而思。久之，憬然曰："是矣！余之前任曰黄老者，精于计学者也，在此任事十余年。去岁殁，乃承以余。闻黄老生前颇能忠于其职，十余年来账册且盈箱，取而核之，未尝有锱铢之误。昨君所闻，必黄老之魂也。彼蓋死而不忘其主，深恐后起如余或有忝厥职，故不辞风雨而来，一调查余之成绩也。若是，则一篇糊涂账，昨夜必为渠揭破，余其危矣！"余曰："信如君言。余昨夜悔不闻声而起，觇其作何情状。人每以人为鬼，而余则以鬼为人，是仍与鬼无缘也。即使君言果确，余终坚持辟鬼主义耳。"鹿苹笑曰："强项哉君也！不幸而干鬼怒，连夕与君作恶剧，君将奈何？"余曰："昨误为君，致余心耿耿，觅睡不得。若知为鬼，早甜然入梦矣。"因相与一笑而罢。

余初至时，石痴设宴款余，席上不尚有崔翁其人乎，崔为石痴远戚，此子春告余者。当时草草终席，未与一谈，余已忘之矣。今日星期，午后乃来谒余。老人须发皓白，颜色甚和霭可亲。倾谈之际，乃知此老固以垂暮之年，历伤心之境，有儿不禄，有女方笄。哀寡媳之无依，恐幼孙之失学，其意欲使余于授课之余，惠斯童稚。问其年才八龄，茕茕弱息，祖若母均爱之，虽已届上学之年，不忍令其胜衣就傅，与村中顽童为伍也。翁之来意，蓋欲余移榻其家，趁黄昏之多暇，沐绛帐之余春。且谓："家有精舍，亡儿往日曾读书其中。小筑一椽，地颇不俗。庭前花木，亦略具一二，足供游赏之资。已遣僮仆扫除，敬候高贤之驾。"察其言若甚殷勤。余正以与李同处，厌恶殊深，今得脱离，宁非大快！且崔翁之意亦未可负，竟不踌躇，欣然承诺。

次日，余下榻于崔氏之庐矣。崔氏子名鹏郎，红氍毹上拜

见先生，水神玉骨，非凡品也。乃祖云："儿性颇慧。若母尝于绣余之暇，教之识字，今已熟读唐诗数十首矣。"试之，果琅琅上口，不爽一字。孺子洵可教也！何物老妪，生此宁馨，有儿如此，其母可知矣！

由余寓达余校仅一里有半。余从此朝为出谷之莺，暮作还巢之燕。相违尺咫，往返匪艰。而昔日村人每见余，辄作眈眈之视；今余日日徘徊中道，渠等已属司空见惯，因任余自去自来，不复加以注意。而余与杞生昔为鸦凤之同巢，今作管华之割席，投馆如归，恍释重负，宁复惜奔波之苦者！惟鹿苹与余无半月之流连，有十分之交谊，豪兴方酣，顿被横风吹断。从兹棋局、酒杯一齐搁起，灯昏月落，大难为情。此事若余不即允崔翁，而先就商于彼，彼必力为沮尼也。

余自寓居崔氏后，作客之苦，浑然若忘；思家之念，于焉少杀。盖崔氏之所以供余者良厚。感贤主之多情，占旅人之幸福，穷途得此，亦足以少自慰藉矣。崔氏之家庭，寥落之况与余家如同一辙。崔翁之子博学能文，而天不假年，遽赴玉楼之召。崔翁衰年丧子，老泪痛挥，何来矍铄精神？只有颓唐病体；家庭间琐屑之事，更不足以撄老人之心胸。一肩家政，担之者谁？则鹏郎之母耳。闻鹏郎之母系出名门，夙著贤誉，清才淑质，旷世寡俦。十五嫁作崔郎妇，十六生儿字阿鹏。红袖青衫，春光大好，蛮歌听尽，便唱离鸾。年才屑夫花信，镜已断夫菱根。偕老百年，遂成幻梦；遗孤六尺，又复累人。阿翁促摇烛之年，稚子待画荻之教。秋月春风，如意事消磨八九；事老抚幼，未亡人生活万千。女子中不幸之尤，殆未有若斯人者。余也萍踪飘荡，身为入幕之宾；花事阑珊，魂断坠楼之侣。绛蛊双蜡，尚知替客长啼；春水一池，漫说干卿底事。苍昊

无情，遍布伤心之境；青年多难，孰非失意之人？不知我者谓我轻薄，知我者谓我狂痴。杳杳天阍，真欲诉而无从矣！

鹏郎之母白姓，而梨影其名，此余得之于其侍婢秋儿之口者。秋儿年十四，颇慧黠，且勤敏能治事。凡余室中整理洒扫之役以及捧匜沃盥、进膳烹茶，皆彼任之。彼自云：乃梨夫人遣以侍余者，稍怠且获谴。又为余言：夫人深敬先生，所进肴馔，皆夫人亲作厨娘，纤手自烹调者。且侦知余嗜饮，每饮必设醴。晚餐已具，秋儿旁侍，余则引壶徐斟，津津有味。秋儿喃喃为余述闺中韵事，谓："夫人才貌俱优，劣者命耳。婢子侍夫人久，知其夙娴吟咏，幼时有学士之称。既来归，郎君亦复嗜此，妆台之畔，牙签玉轴，触目琳琅。兰闺春永，夫婿情深，红袖添香，绿窗分韵，凤凰于飞，和鸣锵锵。见之者以为神仙眷属也。迨少主人殁，夫人哀痛之余，心灰泪涸；加以百务丛脞，乱其芳心，由是吟情销歇，笔砚荒芜者且半载。其后卒因结习难蠲，而无穷幽怨舍此更无从发泄，月夕烟晨，复时作孤猿之悲啸。婢子每见其悄背银釭，轻拈斑管，伸纸疾书，飕飕作春蚕食叶声。一幅书成，而泪滴盈盈与墨痕同透纸背。迄今案头丛稿，积有牛腰。惜婢子不识字，不知其连篇累牍而说不了者为何种伤心句也！"余闻秋儿言，乃知夫人非惟贤妇，抑亦才女也。秋儿言时，不期而泪流被面。却喜雏鬟能解事，灯前细说可怜虫。余独何人，能闻此语？梨影、梨影，亦知天壤间尚有伤心人何梦霞耶？

评

李某之名，《玉梨魂》亦略之，字曰杞生，殆自命为卢杞复生耶？

李之为人，梦霞一见即知不可久与相处，后日犹受其愚弄，几酿惨祸。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玉梨魂》以崔氏为何氏之亲，不知乃秦氏之戚也。张冠李戴，固属可笑。且崔、何既属姻亲，相去密迩，六、七年间两家死亡相继，决无不通吊问之理。《玉梨魂》第二章云云，非特与事实不符，且亦为事实所必无。

梦霞之应聘而来，并无他项目的。《玉梨魂》误以崔、何为戚，因谓其母怂恿梦霞往，得便道询崔氏近状，此误之又误也。石痴之行，本其素志，非梦霞促成之也。石痴若无志东渡者，梦霞亦无由来此，与石痴订交。《玉梨魂》第六章所记两人谈话，全系妆点失实。且石痴若必待他人之劝勉而始发愤，则石痴亦乌得为有志之士哉？

客中送客，其情最苦。而梦霞之送石痴，又别有一种无名之感触，转不在于伤离怨别也。赠别八章，意在言外，所以自伤者实深。不知当时石痴读之，其视梦霞为何如也？

石痴东渡在二月上旬，非四月上旬也。石痴以《玉梨魂》事略寄余，误二月为四月。余初读梦霞诗，至"沽酒无忘今日醉，梅花未落柳初黄"二句，亦讶其与物候不符，故易为"沽酒莫忘今日醉，杨花飞尽鬓无霜"，盖欲以牵合于四月，非敢点金成铁也。然末首云："君去我来春正好，蓉湖风月总难闲。""春正好"三字亦岂可用之于四月？而余顾忽之，此不待阅者之讶，余亦无以自解矣。

小学教师，为最苦之生活，却最易受人轻视；为乡校教师，其苦尤甚，而受人之轻视亦尤甚。社会之心理如是，此教育普及之所以难言也。八至十一四节说得淋漓尽致，实为普通之乡校同写一照，读之为乡校教师一哭，为教育前途

一哭!

《玉梨魂》详于崔氏一方面，于校中情形未着一笔。石痴桑梓情深，容有所讳，故书中略焉。黑幕既揭，乃如罗刹鬼国。若前无石痴之嘱托，后无梨影之缠绵，梦霞早作飞鸿之冥冥矣，乌能居此互乡至一年有半之久哉?

乡间穷民暴棺不葬者，往往而是。野田草露之间，时有此等纪念品出现，无足奇也。然或庇以茅，或覆以瓦，虽不掩埋，可蔽风雨。从未有骸骨委弃于外如梦霞之所见者。孟子曰：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梦霞所遇，殆所谓太古之民欤?

坟墓革命，近来研究社会学者始创此说，不料数百年前已有人实行，是亦一异闻也。

该乡北岸并无人家，《玉梨魂》第六章云“两岸均有人家”者误也。

鹿苹为人颇饶豪气，虽职业稍卑，要亦吾道中人也。梦霞于无聊中与之为友，虽曰慰情聊胜于无，然弹铗曳裾，同是穷途潦倒，卖浆屠狗，非无志士沉沦。但得志同道合，何求学侔才均?落拓如鹿苹，正梦霞之良友。况相遇于客中，无怪其如鱼得水，如胶投漆也。此人亦为《玉梨魂》所略，不知后来于梦霞情史上煞有关系，亦不可少之脚色也。

鬼之有无，殊难确断。十八、十九两节虽持辟鬼之论，实亦说鬼之谈也。鬼而能说，说亦可害，只恐说得不像，为鬼所笑耳。梦霞不信鬼，鬼故示之以信。梦霞既说之而复辟之，鬼又奈此梦霞何哉?

二十节以下方入正文。梦霞由此航入情海，其为《泪史》之

过渡时代乎？

梦霞若无杞生为其眼中钉，未必遽允崔翁之请。不寓崔氏，即无由与梨娘通情，演出一段情史。小人行事，往往转为人福。后日春光漏泄，杞生蓄谋破坏，其结果卒使两人爱情上得完全美满之信用，亦犹是也。

“不知我者谓我轻薄，知我者谓我狂痴。”此二语可以代表一部《玉梨魂》，亦可以代表一部《雪鸿泪史》。梦、梨两人之心事，同是光明磊落，可质鬼神。其相感之情，至高尚，至纯洁，绝不参以一毫之物欲者也。

《玉梨魂》中之书僮，《泪史》中并无其人。梨娘以爱婢遣侍梦霞，方足以见其待先生之诚。且梦霞因此得于秋儿口中悉梨娘历史，说来毫不费力。秋儿解人，得此已足，不必多增一騃稚无知之书僮也。

第　三　章

闰　二　月

殢雨初歇，湿云酿阴，轻风剪剪，客心欲碎。怅望乡云，杳无的信，不识故园尚有未残梅否。杞生请假，归久而不来，校务委余兼任，终日昏昏，沉闷欲死。惟晚来一枕蘧蘧，稍觉甜适。不作日记者已半月于兹矣。此半月中事亦无可记。来此绝境，操此生涯，既无资料，又少心情。此后余日记簿中将多不填之空白矣。

石痴抵东已久。海天万里，两度书来；稽懒庄荒，未有以报。其第二函中有诗四绝，系与东友在大森看梅之作，录以示余，并索余和。此书来亦旬日，想石痴此时正屈指计邮程，翘首盼飞鸿矣。书不可不答，诗亦不容不和也。枕上吟成，苦无佳句，聊以慰石痴之望而已。

东风吹恨满天涯，梦断罗浮不忆家。
故国山河残破甚，争来海外发奇花。

吹葭已变旧时灰，才见森林绽早梅。
毕竟东方春信晚，一枝先只向南开。

倩问何人种此梅？今朝尽为使君开。
世间急待调羹手，尽许东风着力催。

一从迁植到山房，忘却当年处士庄。

铁石心肠移不得，而今也斗入时妆。

书室前有庭一方。庭无杂树，一梨花，一木笔而已。梨树大可合抱，高亦寻丈。木笔则枝干伛偻如侏儒，其低者仅与檐齐，遥对梨花，若甘拜下风者。以二花之品言之：一极平淡，一极绚烂；一为出尘标格，一为媚世容颜；一多风流自赏之姿，一具憔悴可怜之态：雅俗不伦，荣悴异遇。不知当时花主人何以将此二花并植一处。然而万紫千红，无非薄命，东风恩怨，一例无边。弱如梨花，易受风摧雨打；灿如木笔，亦岂能常开不谢？吾为此论，真不通之甚矣。今年春信较迟，斯时之梨花，正烂熳盈枝，亭亭玉立，设不幸而遇无情之风雨者，不日且就残矣；眄彼辛夷，犹含苞未拆，珍重第一花，赊得春光几许！诚哉早发不如晚达也！

东风飞快，剪尽韶华。雨雨风风，又值禁烟时节，校中循例放假焉。午饮薄醉，乡思如焚。粥香饧白之天，酒尽愁来之候，重门深掩，风雨凄凄，凭吊梨花，飘零一半矣。昨日枝上鲜，今朝砌下舞，余固知其无能久恋也。嗟嗟！蝶梦成烟，尚有未归之客；莺声如雨，已催将暮之春。好景不常，离怀曷遣？诵放翁“又见蛮方作寒食，强持卮酒对梨花”之句，能不黯然欲绝乎！

日来风雨二师大行其政。今晨阳乌偶出，遽尔逃匿，若十三、四好女儿羞见人也。晌午淅淅沥沥之声，又到愁人耳边矣。院落沉沉，春光深锁，一时真个冷清清地。酒醒奇渴，自起瀹新茗，焚好香，按洞箫信口吹之，居然一市上乞人矣。又如赤壁舟中客，所吹呜呜之调，宛转哀怨。嫠妇安在？闻之或可泣否？一曲既罢，小立回廊，视梨花正纷纷自下，白战一场，无言自泣。风景弥复凄黯，因口占一绝句云：

冷人冷地太无情，一片闲愁眼底生。

日暮东风吹更急，满庭梨雨下无声。

清吟乍歇，鹏郎忽来，手携芳兰二茎，为余插之瓶中，嘻然曰："先生寂寞哉，以此伴先生。"余问花何来，曰："此吾家所固有者，阿母最爱此花，长日与之相对。先生亦爱之否？"余曰："此花香清韵淡，余亦爱之。惟汝识之，花不可轻折也。植于盆中，可延一月；折而养于瓶内，不数日而瘁矣。"鹏郎曰："阿母亦尝以此言戒余。余今日折而赠先生，阿母固不余怒也。"言已自去。

异哉此不可思议之兰！果胡为乎来哉？味鹏郎言，则赠兰者非鹏郎，固自有人在也。余对此兰，益不胜美人香草之思矣。濯濯之姿，尘飞不染；依依之态，我见犹怜。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兰不能言，其何以解余心之感乎？因作《对兰》、《问兰》二诗以寄意。

含烟泣露可胜情，折取瓶中懒自呈。未许岩峦终志操不妨风雨，过清明。瘦来只恐香成泪，淡极应惟我称卿。从此名香无用爇，垂帘静坐足心倾。

怨否芳春占已迟？美人空谷尽相思。同心结佩知谁许？竟体扬芬怎自持？明月几时照清梦？托根何地寄幽姿？孤标果许人怜惜，为我低头对面时。

环校皆山也。群峰初霁，拨黛若沐，掩映于碧油樯子间，其状万变。就中有一山，突兀撑空，纵横数十里，作势如奔马，视众阜如婴提，群山若侍从者，则所谓鸿山是也。考之《邑乘》，鸿山原名让皇山，又名铁山，山有泰伯遗墓在焉。曩游虞山，尝谒仲雍墓，初不知泰伯墓在何处。窃意二子之逃也，行踪既非两歧，遗蜕应同一穴，而千百年后各占一山，遥遥相望，此亦不可解者也。让皇山更名鸿山，则以梁鸿与孟光

同隐于此之故。至又名铁山，则不知何所取义矣。

每岁清明，远近士女在山下作踏青之举。是日，红男绿女，踵接肩摩，有万人空巷之观。其近者，则携樽挈榼而来；其远者，或命车棹舟而至。一年一度，人趁风颠，远岫迎人，娇莺留客，极一时之豪兴，收十里之春光。过此以往，则寂寞空山，凄凉古墓，只有夕阳翁仲，枯木寒云，无言相对而已。盖是山绵亘十数里，四无人烟，离城窎远，王孙公子不来此处着鞭，逸客骚人更是从来绝迹。一年中惟清明一日，附近村民相与掎裳连袂，山前山后，喧逐如狂，不过循成例以为欢，趁良辰而共往，熙熙攘攘，殆无有知踏青为韵事者。就中田夫野老、樵子牧童占过半数，欲求一啸青吟翠之徒，搜峭探奇之客，盖属绝无仅有，如天末美人，可望而不可即。此余于未游鸿山之先，询诸庞苹而知其然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岁清（今）明适应是语。风雨无情，败尽游人之兴；踏青惯例，乃迟三日举行焉。庞苹招余同游，余不获辞，且欲一揽鸿山之胜，乃棹扁舟而往。盖是山离校十余里，一两芒鞋难胜是役，余复不能健步，故代之以舟。然“踏青”二字未免有名无实矣。

山之四围，绝无胜处。俗传鸿山十八景，其第一景则曰“大脚姑娘”，其他尚何足道！最特色之点，厥为泰伯墓，次则梁鸿祠。墓在山阳，崇封屹屹，形势郁蟠。墓前有大红山茶两株，大可合抱，花如缀锦，殆灵气之不钟于人而钟于物者欤？祠在山麓，形式至为简陋，败壁颓垣，仅支一角。祠亦无主，惟所祀梁鸿、孟光之像则尚存：男则白巾道袍，丰神奕奕；女则钗荆裙布，颜色怡怡。高风千古，辉映后先，瞻仰之余，令人慨慕。夫以三让高踪、两贤芳躅所止之地，宜其转移风化，垂

教无穷。数千百年后生其地者，犹多盛德君子焉。以余所闻则不其然，岂其遗泽已尽欤？

山势甚崒巍，而枯瘦于秋，生意都歇，既无郁郁丛林，并乏萋萋芳草。名曰踏青，毕竟无青可踏。游人如带，紧束山腰，不知若辈所藉以游目骋怀者果何在也！而高原之上，败棺纵横，白骨狼藉，几于遍山皆是，以点缀此可怜春色。较之曩者大田中所见，殆如辽东之豕，少见称奇，令人到此几疑深入不毛，萧条满目，宁复忆是踏青时节、拾翠风光哉！来斯广漠之区，那得登临之趣？只觉凄凉、热闹，两不可堪。俯仰游观，一无所得，索然兴尽，鼓棹而归。途中口占两绝，聊记斯游之幻。

绿惨红愁色未匀，出门风物几曾新？
故乡春半不归去，野鸟山花空笑人。

青山无语对斜晖，人世荣华旦暮非。
多少枯骸萦蔓草，清明不见纸灰飞。

东风无赖，人软于绵。昨夜中酒，今晨致不能起。幸校课在第四小时，不妨蘧蘧一枕，暂偷半日闲也。案头瓶兰已僵，残泪欲滴，静中相对，悠然而动遐思。香魂一缕，欲断未断，呼而祝之，花闻之乎？花犹如此，人何以堪！余亦殆将病矣。

灯花落尽，稚子不来，独坐寡欢，羁愁叠起。忽忆故乡尚有二三知己，如汪子静庵，邵子挹青，皆余昔时吟友。回首当年，时相过从，三月莺花，一船诗酒，此乐正复不浅。嗣余惨遭家难，抱恨终天，读礼之余，啸吟俱辍，遂与二子疏，然犹未至数月不见也。今则故人无恙，独客无聊，落月屋梁，怀思靡已。梅花岭树，瞻望徒劳，重拾坠欢，更不知在何日矣。永

夜怀人，不能成寐，且凭尺素，以写我心。二子得之，当有以慰我也。与静庵书曰：

暮霭苍苍，关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单床冷席，孤寂如鹜，此如何地位耶！顽童数辈，终日聒噪，此如何生活耶！而梦霞以一身当之，不其危哉？盖自风雨孤舟，飘飘到此，忽忽已匝月于兹矣。愁中滋味，尝遍十分；病里光阴，抛来几日。回首荒店品茶，丛祠赌奕，情澜不竭，密坐谈心，曾几何时，恍惚若梦。渭北江东，云愁树惨，我所思兮，杳不可见。浮世光阴，隙驹之影耳；人生聚散，沙鸟之迹耳。黄昏不寐，摊书独坐，乡思羁愁，百无聊赖。不徐不疾之钟声，若与我问答焉；不明不灭之灯光，若为我撮影焉。叹世运之不齐，伤命途之多舛。鸡声落月，刘琨起舞偏迟；雁影西风，庾信伤心太早。才人薄命，名士工愁，同病如公，何以教我？嗟乎！笔墨无情，莺花易老，君才如海，我志将灰。浊酒一杯，此身何有耶！裂素写意，聊寄殷勤；春风多便，惠我好音，勿使消息如瓶井也。

与挹青书曰：

浮云一别，滞雨三春。酒分诗情，而今搁起。故乡春半，可归不归，得毋莺花笑客乎？故人无恙否？乡园事事驱人出，只有朋欢系客肠。别来消息沉沉，忘筌之交，何藉中山毛生虚问寒温也？风尘知己，落落曙星。昨日惜秋短章投我，颇知近状。徐、郑二子已否晋省？云泥异路，恐此后踪迹如秋叶也。寒乡孤客，穷苦万状。花娇柳宠，触目尽足伤心；燕语莺歌，入耳都成苦趣。三杯闷酒，一曲风琴近，日生涯殊落寞耳！足下襟怀洒落，才思纵横，诗不多作而有奇

思，昔人句云"春物诱才归健笔"，未知今春之笔健乎？否乎？如有佳作，肯录示一二以慰羁人之渴想否？下略。

寒食、清明都过了，雨丝风片正愁人。斯时阶下梨花零落殆尽，一片春痕，狼藉满地。有情人对之，殊未能恝然也。方花盛时，我固尝为花之主，栏杆时凭，香雪频闻。既不能护花于生前免受风饕雨虐，复不能慰花于死后，任其堕溷沾泥，花死有知，应叹遇人不淑矣。趁着星期无事，何妨收拾一番，俾眼底残春不留余影。葬花韵事，埋玉多情，古之人有行之者，余亦何妨学步？乃就庭畔凿土成穴，拾花片纳诸其中，土坟然隆起，成一冢形，植枝其上，以为标识。约两小时而竣事，检视枝头，所存盖无几矣。而彼对待之辛夷，则正嫩苞初拆，浓艳欲流，骄贵之气咄咄逼人，一若无限风光为渠占尽。虽然，此俗艳也，我殊不喜。我不敢自谓别具看花之眼，夫以梨花之色静香恬，苟非俗物，殆未有不爱者。余友挹青尝有句云："万紫千红都看厌，还亏本色此间存。"余谓确合此花身份。惜乎琼姿濯濯，早来零落之悲；玉骨珊珊，易受摧残之惨。开时常泣，满枝都是泪痕；落后谁怜？入地犹留梦影。对此一抔(坏)香土，余其能无所悲耶？凭吊未已，哭之以诗：

幽情一片堕荒村，花落春深昼闭门。知否有人同溅泪？问渠无语最销魂。粉痕欲化香犹恋，玉骨何依梦未温。王孙不归青女去，可怜孤负好黄昏。

本是泥涂不染身，缘何零落逐烟尘？明知入地难重活，只愿升天早返真。几缕香魂明月夜，一抔（坏）荒土玉楼人。再来此地茫茫甚，莫觅残英更忆春。

独吟独会，低徊不能去。一回首间，而秾艳之辛夷又触余之眼帘矣。彼花虽非余意所属，然亦不可无诗以咏之。心有别感，

诗语未免搪突。然据意直陈，不作一娇情语，辛夷有知，或不嗔我薄情也。

脱尽兰胎艳太奢，蕊珠宫里斗春华。浥枝晓露容方湿，隔院东风信尚赊。锦字密书千点血，霞纹深护一重纱。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

夜凉如水，依约三更。此时余早入梦，吟魂栩栩，正缭绕于梨花香冢之间。忽闻一片哭声，凄清入耳，而余醒矣。辨哭声所自来，似在窗外，颇滋疑惧。徐按衣起，就窗隙窥之。见一缟衣女郎亭亭玉立于月光之下，始则倚树悲啼，继则抚坟痛哭，缠绵哀怨，若不胜情。女郎何人？非梨影而谁欤？夜阑人静，来此凄凉之地，发此悲咽之音，小步低徊，啼痕狼藉，彼非别有伤春怀抱者，何为而至此？然则此花幸矣！既得余为之收艳骨，妥香魂，复得彼女郎之情泪，滋斯冢土。但未知彼哭冢中之花，亦曾一念及葬花之人耶？亦知葬此花者固为伤心之余耶？隔着一层红纸，儿眼疏棂，尽情偷觑。夜深寒重，瘦骨怎生消受！嗟夫！梨影殆颦儿后身耶？不然，胡泪之多而情之痴耶？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此烂熟之盲词，乃为余昨宵之实境。余自目送伊人去后，其呜咽之哭声，彷佛常滞余之耳根；其寂寞之玉容，仿佛常印余之眼膜。中宵辗转，心事辘轳，百感纷来，双眸难合。未明而兴，徘徊庭阶之下，踯躅香冢之旁，万滴红冰，依稀耀目。正遐想间，鹏郎倏至，嘻然谓余曰："先生真个爱月眠迟，惜花起早矣！彼满地落花非先生拾而埋之土中耶？先生爱花若是，真花之知己也。"余闻此语，知非出自小儿之口，则漫应之曰："余非爱花，特爱洁耳。残花之当收拾，犹蔓草之必芟除耳。"鹏郎唯唯。

今晚余自校中归，室中乃发现一至奇异之事。检视案头，余所著《石头记影事诗》一册已不翼而飞，并昨日之新稿亦遍觅不得。异哉！入此室者果为何人？窃诗而去，意又何居？个中消息，殊堪研究也。余之出也，户必加扃而下锁焉，外人固未由而入也；即属外人，亦必无此窃诗之雅贼。余方穷其心思，以侦此事之究竟，而一注目间，酴醾一朵，烂然陈于地上。拾而视之，已半蔫矣。反复而玩索之，簪痕宛在，香泽微闻，知必自美人头上堕下者。噫！吾知之矣！其人为谁？盖梨影也。梨影之入余室而取余诗也，有怀春之思耶？抑有怜才之意耶？余之对于此事将置之不问耶？抑与之通辞耶？虽然，彼已嫠矣，余安所用其情哉？秋娘已老，我无杜牧清狂；文君自奔，我少相如才调。然而穷途潦倒，客舍凄凉，得此解人以慰寂寞，纵非意外良缘，亦属客中奇遇。而况青衫、红粉一样飘零，同是可怜，能无相惜？我即欲已，情又乌可以已？无已，请管生一行可乎？乃作书曰：

梦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离家。晓风残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绿波，独泛蓉湖之棹。乃荷长者垂怜，不以庸材见弃。石麟有种，托以六尺之孤；幕燕无依，得此一枝之借。主宾酬酢，已越两旬；夙夜图维，未得一报。而连日待客之诚，有加无已，遂令我穷途之感，到死难忘。继闻侍婢传言，殊佩夫人贤德。风吹柳絮，已知道韫才高；雨溅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缘爱子情深，殷殷致意；为念羁人状苦，处处关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泪，又湿今宵。凄凉闺里月，早占破镜之凶；惆怅镜中人，空作赠珠之想。蓬窗吊影，同深寥落之悲；沧海扬尘，不了飘零之债。明月有心，照来清梦；落花无语，扪

遍空枝。蓬山咫尺，尚悭一面之缘；魔劫千重，讵觅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两人一样痴情；恨石因缘，再世重圆好梦。仆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应动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见梨容带泪；今日凄清孤馆，何来莲步生春！卷中残梦留痕，卿竟携愁而去；地上遗花剩馥，我真睹物相思。个中消息，一线牵连；就里机关，十分参透。此后临风雪涕，闲愁同戴一天；当前对月怀人，照恨不分两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婵娟；墨泪三升，还泪好偿冤孽。莫道老妪聪明，解人易索；须念美人迟暮，知己难逢。仆也不才，窃动怜才之念；卿乎无命，定多悲命之诗。流水汤汤，淘不尽词人旧恨；彩云朵朵，愿常颁幼妇新词。倘荷泥封有信，传来玉女之言；谨当什袭而藏，缄住金人之口。此日先传心事，桃笺飞上妆台；他时可许面谈，絮语扑开绣阁。

余自来此僻境，尘氛已绝，俗虑全蠲。眼前可与语者，舍鹿苹外几不可再得。日中上课，如傀儡之登场。傍晚归来，如老僧之入定。至此境界，方寸灵台，实无用其纷扰，所有者，思亲之泪、还乡之梦而已。乃近数日来，无端而有《吟兰》之草，无端而有葬花之举，又无端而月下忽来倩影，更无端而案头失却诗篇：种种不可思议之事，忽于清净无事中连续发生，绕来眼底新愁，勾起心头旧恨。此意怦怦，静极而动，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意者此间殆有孽缘耶？

只为一封书，辗转中宵，何曾交睫。今日思之，此书殊太冒昧。以彼心同枯井，节比寒松，而余无端以绮语聒之，宁不足以召玉人之怒？一旦事发，余将置身何地？然不足虑也。衅自彼开，一纸瑶笺，夫岂无因而至？况此心坦（怛）白，初无

非分之干求，多情如彼姝，读是书也，其或有同是天涯之感，而以一眶情泪饷余也！彼果不能谅余意者，则流水本无心，余亦何必自寻烦恼？所虑者，情网缠人，欲避之而无由耳。余方默自探索，而为余传书之鹏郎已携得复书至，一幅簪花妙格灿然陈于余之眼前矣。

白简飞来，红灯无色。盥诵之余，情文虽艳，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闺寂寂，犹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锦字一篇殷殷慰问于凄凉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堕地，早带愁来；粗识之无，便为命妒。翠微宫里，不度春风；燕子楼中，独看秋月。此自古红颜莫不皆然。才丰遇啬，貌美命恶。凡兹弱质，一例飘零，岂独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则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几分颜色，略带一点慧根，正合薄命女儿之例，不致堕落风尘，为无主之落花飞絮亦已幸矣，今也独守空帏，自悲自吊，对镜而眉不开峰，抚枕而梦无来路。画眉窗下，鹦鹉无言；照影池边，鸳鸯欺我。个中滋味，固是难堪。然低首一思，则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谴，免受堕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尚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颦卿，得一古今独一无二之情种贾宝玉，深怜痛惜，难解难分。而情意方酣，奸谋旋中；人归离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冢。泪帐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达观，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另，念来日之大难。回文可织，夜台绝寄书之邮；流泪不干，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压愁埋，日复一日，试问柔躯脆质，怎禁如许消磨？恐不久即形销骨立，魂弱喘丝。红颜老

去，恩先断而命亦随之俱断；黄土长埋，为人苦而为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怜者自悲，又常以自悲者自解也。乃者文旆遥临，高踪莅止。鹏儿有福，得荷裁成；梨影无缘，未瞻丰采。自愧深闺弱翰，难夸咏絮之才；侧闻阆苑仙才，颇切倾葵之愿。私心窃慕，已非一朝。继而月中摹花冢碑文，灯下诵红楼诗句，尤觉情痴欲醉，缕缕交萦，才思如云，绵绵不断，几疑君为怡红后身。自古诗人每多情种，从来名士无不风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处不足以售其才？何处不足以寄其情？而顾来此断肠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读君之书，缠绵悱恻，若有不能已于情者。梨影虽愚，能不知感？然窃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悭矣，长对春风而唤奈何矣！独坐纱窗，回忆却扇年华、画眉情景。念四番风，花真如梦；一百六日，春竟成烟。破镜岂得重圆？断钗乌能复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诚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双修，来世情缘，何妨先种？彼此有心，则碧落黄泉，会当相见。与君要求月老，注鸳牒于来生，偿此痴愿可耳。梨影非无情者，而敢负君之情，不以君为知己？但恐一着情丝，便难解脱，到后来，历无穷之困难，受无量之恐怖，增无尽之懊恼，只落得青衫泪湿、红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观芜稿，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门径，绣余笔墨，细若虫吟，殊足令骚人齿冷。君固爱才如随园，苟不以梨影为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当脱簪珥为贽，异日拜见先生。涤砚按纸，愿任其役，当不至倒捧册卷，贻玷师门。此固梨影所深愿，当亦先生所不弃者也，区区苦衷，尽布

于此，泪点墨花，浑难自辨，惟君鉴之。梨影谨白。

噫！是人乃有是才耶！则其命之恶也，固其宜矣！一幅深情，如怨如慕；惺惺之惜，余岂无心？此书也，不啻为导余入情关之路线。此后余一副未干之眼泪，又不愁没洒处矣！

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得一知己，可以无恨。余非到处钟情者，亦非不知自爱者。年逾弱冠，中馈犹虚，不知者疑有他故，实则余之心积愁成恨，积恨成痴，黄尘莽莽，绝少知音，一片痴心，原欲于闺阁中得一解人，乃求之数年，迄无所遇，此念消灭已久。今岁饥驱到此，初无访艳之心，而忽得一多才多情之梨影。余固自负情痴，彼更怜才心切，遽引余为知己，此不可谓非吾生之奇遇，情之所钟，其在是乎？然而名花有主，早嫁东风，岂惟罗敷有夫，且作姮娥终寡。余以了无关系之人，与之达缄札、通情款，虽云心本无他，毕竟情非所用，将来结果，必有不堪设想者。然则绝之乎难。端自我发者，自我收之，固未晚也。无如此时之心，已不由余自主。除非彼能绝余，则余尚可收拾此已散之情丝，不复黏花惹草；倘彼亦如余者，则此重公案如何了结，当以问之氤氲使者。噫！知己难得，得一巾帼知己尤难！余已得之，宁非大幸？已矣，已矣！愿拚此身以与情魔一战矣！

余伏案草此数行之日记，为时已近黄昏。方搁笔时，而新词一阕，又发现于砚匣之底。取而读之，录其句曰：

> 骂煞东风总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痴。偶携短笛花间立，魂断斜阳欲尽时。　情切切，泪丝丝，断肠人写断肠词。落花有恨随流水，明月无情照素帏。（调寄鹧鸪天）

怨句清词，深情若揭，若非清照后身，定是小青再世。余诵此

词,不期而泪湿纸角。识字为忧患之媒,多才即聪明之误。文人多穷，古今一例，况其为薄命红颜哉！忍哉碧翁！既假之以才，何为悭之以福？既悭之以福，何不并靳之以才？使其无才，则混沌不凿，感触不灵，不知所谓愁，不知所谓怨，并不知所谓情，浑然过此一生，则亦已耳。奈何天生美人，不与以完全幸福，偏与以玲珑心孔？锦绣肝肠，使之宛转缠绵，多愁善怨。度幽囚岁月，寻眼泪生涯，终其身无展眉之日。是中因果，太不分明，虽欲解之，末由也已。

日前鹏郎为余插兰瓶中，历数日而憔悴，今已香销玉殒，无复含烟泣露之态矣。鹏郎嘻然来，指瓶而谓余曰：“此花枯矣，请以好花为先生易之。”言毕，即取瓶中枯茎掷之于地。余急拾之起，鹏郎笑曰：“先生何爱惜残花若是耶？”余曰：“花虽残，犹有骨在。吾人爱花之容，当兼爱及花之骨。千金市骨，古今传为美谈，余亦当为此花遗骨寻一好去处耳。”鹏郎连点其首，若有所会。余回视瓶中，则彼已为余易一香酣红醉之花矣。余微愠曰：“鹏郎，曩语汝花须留在枝头看，不可轻折，以损花寿，汝奈何又忘之耶？”鹏郎曰：“先生言，余识之。然此花亦阿母教余折取以供先生赏玩者，毋责余也。”余再视其花，形如喇叭，色深红，问：“此花何名？”鹏郎曰：“此及第花也。先生乃不识耶？”异哉花名！乃逆余耳。此春风得意之花，胡不去媚长安道上之探花郎？乃来伴我凄凉之孤客，不亦辱没芳名而羞煞鲰生耶！彼梨影之赠此花，有意无意耶？惜余之沦落无聊？抑嘲余之蹉跎不振耶？回首前尘，余能无感欤？因成六绝句以畲之，曰：

东风何处马蹄香？我见此花欲断肠。

会得折枝相赠意，十年回首倍凄凉。

浮生换得是虚名，感汝双瞳剪水清。
痛哭唐衢心迹晦，更抛血泪为卿卿。

几回伤别复伤春，大海萍飘一叶身。
已分孤灯心赏绝，无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云笺，赋得愁心尔许坚。
只恐书生多薄福，姓名未注有情天。

梦云愁絮两难平，无赖新寒病骨轻。
一阵黄昏纤雨过，离人听得不分明。

满目乌鸦噪奈何，情缘深处易生魔。
东风来去须珍重，莫遣惊涛起爱河。

崔氏之家，去村里许，竹篱茅舍，淡写春光，颇足流连玩赏，较之近屯之荒田败棺、一派萧飒气象，真是别有天地。舍后有一草场，广可一亩，场上芳草芊绵，迎青送绿。间有黄白或深紫之小花，点缀其上，如铺五色氍毹。履其上，滑而且软。倦则可藉以为茵，枕手而看晚山，颇得宗少文卧游之趣。场之前界一小溪，溪水潺潺，能悦人耳。板桥架溪上，如玉蛛之横陈。夕阳西下，时有牧童、樵子渡溪而归，人影历乱，倒入波中，如演新奇影戏。溪旁绿柳成行，迎风作蹁跹舞。过溪则阡陌纵横，一望无际。远山近水，绿树红桥，如斯风景，欲拟桃源矣。

余日周旋于尊严之课堂，夜坐卧于局促之斗室，厥状类囚。幸有此舍后一块土，为余泄闷遣怀之地。故每至课罢归

来，辄独往草场，送此忽忽之暮景。或席地坐，或缘溪行，夕阳如醉，红挂柳梢，凝眺徘徊，得少佳趣。直至暮烟四合，暝(暝)色苍然，乃彳亍而返。比至书舍，则灯光乍明，晚餐已具，又须重理胡狲王生活矣。余虽终日沉闷，留得此晚来一霎之光影，亦足为终朝辛苦之补偿。且比来数日，更有一特异之景象，入余眼帘，有足以驻余之足、而使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者：则余于此处乃获见伊人数面也。

舍南舍北，编堇为篱以围之。一带粉墙，斜阳恋其一角。余每于草场上遥望之，仿佛有衣光鬓影掩映于乱烟残照间。彼梨影者，镇日价困守兰闺，亦应恼闷，故徙倚门间，风前小立，聊遣幽情耶？否则其知余至此，不惜天寒袖薄，姗姗而来，从墙隅篱隙偷觑个郎也？分明对面，若即若离，咫尺天涯，银河遥阻。唐人宫词有曰："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余乃不如日影，犹得从寒鸦之背，斜过墙腰，度上玉骚头也。挑灯独坐，回思日间所遇，似真似幻，赋律、绝各四首以记之。

梦也迷离恨也迢，啼莺何事苦相招。
多情似说春将去，一树残红半已销。

深情缕缕暗中传，伫立无言夕照边。
对面如何人更远？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销，尚为寻芳过野桥。
欲寄愁心与杨柳，一时乱趁晚风摇。

相思无处觅来由，好似痴鱼自上钩。

薄命累卿卿怨否？茫茫情海共沉浮。

壮不如人老可知，风尘我已倦驱驰。未能消恨宁辞酒？非为怜才不说诗！压病埋贫甘落寞，良辰美景懒追随。今来此地茫茫甚，受尽凄凉却为谁？

宵深无怯被池单，烛泪何心不住弹。好梦能寻终是幻，同人相对强为欢。（今夕鹿苹携酒来就余饮。）云沉重岭鹃魂小，月上空梁燕额寒。闻道蓬莱今有路，好风借便到非难。

风前小立瞥相逢，浅黛深颦有病容。腰带分明春后瘦，脸波依约酒余慵。半墙残日留纤影，一抹寒烟杳去踪。两处独眠情悄悄，难禁今夜五更钟。

浪迹天涯感断蓬，落花何语骂春风。座无佳士眼常白，灯照离颜影不红。杜宇寄愁来枕畔，柳丝牵梦度墙东。文窗六扇重重锁，幽会恐劳想像中。

评

看梅四绝，《玉梨魂》未载。有此一段，于石痴方面方不冷落。

惜花生怕花轻放，珍重韶光恰二分。早发不如晚达，岂惟花为然？人事亦如斯矣！

梦、梨两情之结合，以兰为之媒，折花寄意，不待闻声相思也。《玉梨魂》中赠兰一节，已为第二次，彼时之兰，乃蕙兰也。馨香、远赠二律，即步前诗原韵；惟第一首第三联，则前后互易耳。二诗意甚轻薄，似可不录。然此时相感伊始，即梦霞亦未必消除妄念。其后卒能自持，故不可及。若不到悬崖，便尔勒马，此惟漠然无情者能之。试问梦

霞岂无情者乎？故存此二诗，所以见梦霞之真。

鸿山踏青一节，虽不关紧要，而于其地之人情风土，亦可略见一斑，非无谓之闲文也。

虞仲山与让皇山遥遥相对，相距不过六、七十里，山脉互通，应有山灵来往。惟二山所占之地位，截然不同。虞山秀色可餐，夭矫天际，四周胜迹独多，雉堞参差，由山脚蜿蜒上达，若常山蛇然。所谓十里青山半入城者是也。春秋佳日，时有游人登山眺玩。余家于虞，亦曾蹑屐相从，领略林峦风味，非如鸿山之荒凉寂寞、无可流连也。世传虞山十八景与西湖媲美，若以比鸿山十八景，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计。一样千秋，兄不如其弟矣！

梦霞身世虽云不幸，然年少作客，尚非人生至苦之事。且乡居风味亦殊不恶，何惯作牢骚语、郁郁至此耶？盖此时一缕情丝已怦怦欲动，其胸中别有难言之隐，故不觉思之苦而语之哀矣。

静庵为梦霞至友。其后两情缱绻，梦霞悉以语静庵，未尝或讳；静庵亦尝尽言劝慰，冀悟其痴。盖渠亦情场失意人，与梦霞相怜同病，而能攀登恨海、跳出愁城者也。

葬花、哭花为全书大关键，两人由此生出美感。事既非虚，情尤独绝，读之令人意消。

律诗二首，下首方咏葬花，上首仅咏落花而已。《玉梨魂》佚去第二首，便与题目不合。

梦，梨两人之遇合，三生泪债，本非正当之因缘；一片诗心，仅作无聊之慰藉。观梦霞第一书，即愿与梨娘作诗友，初无非分之要求，后日卒能相守以礼，不及于乱。此则持圭璧之躬，彼亦坚冰霜之节，但以至情相感应，不以

肉欲为牺牲。呜呼远已！

芳讯之通，未免太骤。此时两人殆均不免一“挑”字，惟各能认明情欲之辨，故卒能保全，不致堕落。古来大贤大圣，未有能忘情者，于梦、梨乎何尤？

梦霞半生潦倒，无分功名，与梨影之有才无命正是一对。可怜人以及第花相赠，正有无穷惋惜、无穷爱慕寓乎其中，深情密意，亦凄苦，亦缠绵，宜梦霞为之心倾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人相遇，其情正复类此。

前六绝、后四绝，《玉梨魂》误作一起而各佚其末首，四律则一首未录。其第三首描写伊人，似嫌刻划，然词句绝妙，殊难割爱，阅者勿以辞害意可也。

第四章

三月

余父生平酷嗜杯中物，余秉其遗传性，亦与麹生结不解缘。盖攻破闲愁，非此无能为力也。自来此乡，俗冗不断，常妨把盏；而是乡茶楼酒家，绝无仅有，湫溢嚣尘，不堪驻足，仅足供田夫野老息肩解渴而已。呼童行沽，多不可饮，不得已，聊以润我枯喉，放翁诗所谓"村酒甜酸市酒浑，犹胜终日对空樽"者也。自寓居崔氏后，乃得倾其家制春酿，其味醇醇，迥异市品，余乃大乐。且主人爱客，每饭必具壶觞，余之酒肠遂无枯燥之时，加以新愁满眼，欲拨难开，若无红友劝人，只合青衫常湿。余因是益狂饮不休，冀作醉乡之游，暂脱愁城之厄。然而酒入愁肠，酡然易醉，比醉而愁乃更甚，或至哭泣。人谓酒能消愁，余谓可消者必非真愁，真愁必非酒力所能消，其反动力或适足以翻腾脑海思潮，膨胀心头热血，令人斫地呼天，不能自已。今晚偶醉，万恨齐来，成长歌一首，录示梨影。梨影阅之，或詈余狂，或怜余痴，余亦不暇问也。

梦霞梦霞尔何为？身长七尺好男儿。尔之处世如钝锤，尔之命恶如漏卮。待尔名成志得遂，苍蒲须有开花期。忆尔幼时舌未稳，凌云头角削玉姿。偷笔作文学涂抹，聪明刻骨惊父师。观者谓是丹穴物，他年定到凤凰池。而今世事儿迁移，尔何依旧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云

路共奔驰。今日人才东渡正纷纷，尔何不随骥尾甘守雌？鸟雀常苦肥，孤凤不得竹实而常饥；鸟雀皆有栖，孤凤不得梧桐而伤离。人生及时早行乐，尔何工愁善病朝欷暮唏而长噫？饥驱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寒饿孤灯一束诗，心力抛尽不知疲。尔何不咏清庙明堂什？惟此写愁鸣恨、纸劳墨瘁，为此酸声与苦词？尔生二十有三载，世间百忧万愤何一不备罹？少壮情怀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颜衰！吁嗟乎！尔之生兮不如死，胡为乎迷而不悟恨极更成痴？看花得意马蹄疾，尔之来兮独迟迟。落红狼藉难寻觅，空对春风生怨思。闲愁满眼说不得，以酒浇愁愁不辞。倾壶欲尽剩残沥，洒遍桃叶与桃枝。一日愁在黄昏后，一年愁在春暮时。两重愁并一重愁，今夜无人悲更悲。三更隔院闻子规，窗外孤月来相窥。此时之苦苦何似？游魂飘荡气如丝。泪已尽兮继以血，泪血皆尽兮天地无情终不知！掷杯四顾愤然起，一篇写出断肠词。是墨是泪还是血？寄与情人细认之。

无端小病，淹缠床褥者一旬。校课久荒，日记亦于焉中断。今幸就痊，而镜里容颜已非昔日。医者谓须调摄，不可劳精疲神，即笔墨之事亦应暂为捐弃。故虽能强起，只于庭前试脚，未出舍门一步。然医者欲余捐弃笔墨，沉伏斗室中，舍此又何以自遣？因翻日记簿，补记病中之状况。

余之病也，半伤于酒。彼夜大醉后，晨起头目晕然，似宿酲犹未解者。继而大嗽，有物自喉间跃出，视之血也。连嗽连吐，余遂失其知觉。比醒，则余身已僵卧榻上，一人以手按余掌，崔翁亦在旁。知此老热肠古道，讯知余病，已为余延得岐黄妙手矣。医费姓，颇负时名。既诊余脉，曰："此似心疾。幸

所感尚浅，能捐除万虑，不涉愁烦，当可获愈。藉非然者，则非医生之所能为力矣。”余闻医言，知病源不误，心乃大惧。且知咯红一症，患者多不治。余体羸弱，今犯此，宁有幸者？不幸作他乡之鬼，尚有倚闾老母，将何以为情？余罪不更重耶！明知此症系伤情所致，不斩除万叠之情丝，将无以保全一线之生命。然而孽根深种，怨愤难消，辗转衾枕间，殉情之念与惧死之心交战于胸，神志为之益昏。而斯时之梨影，亦为余多担一重心事。鹏郎则如穿帘燕子，倏去倏来，以报告病情于玉人之耳。余于昏惘中，伏枕书一律以示之。

情魔招得病魔来，愁乱如云拨不开。天上难平牛女恨，人间谁识马卿才？三生宿债今生果，九死痴魂不死灰。若使情关能打破，四禅天可免风灾。

至第四日，余稍清醒，鹏郎复以书至。随后秋儿捧方开之蕙兰两盆，置余榻前之案上，余问何为，则曰：“夫人言以此代先生药石也。”余不觉为之感绝，徐取其书，展而阅之。

醉歌方终，病魔旋扰，深闺闻耗，神为之伤。只以内外隔绝，瓜李之嫌，理所应避，不获亲临省视，稍效微劳，十分焦灼，莫可言宣。闻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伤情者则病之所由来也。鲜红一掬，此岂可以儿戏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弃此昂藏七尺乎？呜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无后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颓。梨影诚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爱梨影者，则先当自爱，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时而行乐。眼前虽多烦恼，后此或有机缘。谚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请君即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长生国，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闻

医者亦谓君病系心疾，服药不能见效。夫心疾须以心治之，一念之苦乐，生死之关头也。但使灵台不昧，奚须药石为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平心静气，以祛病魔。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二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为养心之一助焉。临颖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伏维珍重。

书尾附有五绝二首，系分咏二花之作，并录于下：

一品名休羡，家贫无好花。
素心人此夕，应共惜芳华。（大一品）

故与淡烟遮，销魂是此花。
藉兹情种子，伴尔病生涯。（小荷）

余病中得此多情之抚慰，良胜于苦口之药石。而案上之盆兰，阵阵幽香由鼻观沁入心脑，更觉神清气爽，心胸豁然，病竟若失。感谢玉人，所以惠余者良不浅也。今日已能握管，应亦有以报之，乃作小简，并填小词二阕。

既惠名花，复颁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苏。重帘不卷，香气氤氲，不啻与卿晤对一室、促膝谈心也。呜呼！卿之厚我，可谓至矣！卿不忍余为情死，卿若此，余又何忍不为卿死哉！花名二咏，幽娴婉丽，如见卿之为人。雨花字韵，不脱不黏，令人叹绝。呜呼！多才薄命，自古已然，名士、美人，同声一哭，然后知余与卿相怜相惜、一往情深者，固非无因也。春风多厉，卿亦宜善自珍摄，千万勿以余故有伤玉体，则余更无以对卿矣。惓惓深情，笔何能罄？略书数语，藉慰锦怀。

思佳客（大一品）

报答春晖擢紫芽，盈筐合献帝王家。头衔品自无双贵，芳国香应第一夸。 承雨露，啃烟霞，却甘淡泊洗纷华。余情已向幽丛托，不爱春风及第花。

忆萝月（小荷）

花娇欲语，抟露如擎雨，冉冉情根还乞护，恐有鸳鸯魂驻。 相遗多感情深，合欢梦里同寻。卿性幽如兰性，侬心苦比莲心。

填成自视，笔涩词呆，远不如来诗寥寥四十字之切合自然；深情刻露，竟不能以多许胜彼少许矣。昔贾宝玉与大观园姊妹联吟，名字常题榜尾，非稻香社主故加屈抑，亦非宝玉才不能胜，实故作劣诗，自甘让步，此自是情人作用。余则初无是想，且刻意求工，而卒无以胜。未知梨影之才视诸林、薛诸人何如？余愧无宝玉之深情，亦愿尽焚芜稿，拜倒妆台，北面执弟子礼矣。

晴日一窗，不写黄庭而写情简，自责亦复自怜。更翻前月日记，有咏兰二律，此诗已得诵之香口。前次赠兰，慰余客中寂寞；此次赠兰，伴余病里生涯：用意相同，寓情弥永。彼因爱兰而推爱及于余，余能不因爱赠兰之人而兼爱此兰耶！感念之深，殊殷余恋，觉前诗犹未足以尽余之意也，爰武原韵，再成两律。

馨香远赠寄深情，露眼如将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更无别艳能移我，除却斯花那比卿？今日素琴须一奏，忘言相对两相倾。

春风识面太迟迟，令我潇湘系梦思。佩岂无缘终不解，芬犹未尽恐难持。任他群卉夸颜色，只愿终身伴素姿。

一掬灵均香草泪，兰闺同此断肠时。

乘养病之余闲，作传情之密简。叠叠锦笺，纷如雪片，屈彼大鹏（意指鹏郎）作青鸟使，个中秘密，殊无虑局外人知其一二也。余前欲索观梨影诗稿，渠未允余，余亦不敢强。今乃又向之哓哓，谓"闭户养疴，长日寂寂，对兰思卿，神为之往，更诵佳句，弥殷想慕。想卿耽吟自昔，积稿必多。曩者见索，未蒙俞允。偶然忆及，情如饥渴。卿如念余，其毋吝此。"此函去后，果生效力。是夕鹏郎以一小册子来，题曰《醉花楼吟草》，余大喜过望。开卷则有一笺夹于其中，乃先阅之。

依无命且无才，君何苦苦逼侬，必欲侬献丑而后已？未免太不相谅矣！吟咏一事，从前颇喜为之。然月夕花朝，聊以自遣，不足云诗也。自遭不幸，意兴索然，此事抛弃已久。所存者，只数年前旧稿一小册，中多自伤身世之作，如秋虫唧唧，应时诉哀，阅之令人无欢。夜阑灯死，自诵一过，泪洒云蓝，辄将新痕把旧痕湿透。君仔细认之，当分得出几重泪迹也。曩所以索而不与者，以君亦伤心人，似此怨苦之音入君之耳，徒累君悲增忉怛耳。今若此，则魏收之拙不能再藏，而君司马之泪亦岂能自制乎！（下略）

嗟乎！余得此诗，乃尽悉彼姝身世，一天欢喜果化作一天烦恼矣。此一册断肠草，固成于未赋离鸾以前。当时秦嘉、徐淑，双影翩翩，正花好月圆之候，宜乎芦帘纸阁，叠韵双声，互织同功之茧，不为啼血之鹃。而乃笔尖吐露，只有哀音；花底推敲，尽萋绮思。岂诗人多穷，闺阁亦难逃此例耶？盖至性所流，情难境易；外感所触，怨比欢多。嗟乎！梨影固生带愁根者。幼伤孤露，椿萱之荫无存；长更伶仃，姊妹之花又折；人

生不幸，无过于斯。即令夫婿情多，锦帏春好，亦难化哀思为烟云，托秾情于风月。然而篇存怀旧，聊抒已往之悲；字触灵机，又作未来之识。言为心声，感应至捷。无家之痛，重以无夫，从此一生更无余望。是固彼苍之故厄其遇，抑亦梨影之有所自取也？披阅数过，茶残香冷，弥复塌然，乃择其尤凄惋可诵及与若人身世有关系者，录数篇于余日记，以志不忘。

《韫玉余姊，归梁溪顾氏。清才早世，永绝诗筒。逝者悠悠，生者怅怅，花光月影，增悲于清夜良时；剩札遗诗，触动于窗前灯下。姊也早逝，先赴清虚；我尚偷生，浑难解脱。挽歌当哭，了恨无期》

慧业生成早悟禅，消魂恰值放青莲。一身如寄原无碍，万事全抛始是仙。料得难忘儿女爱，可能即到父娘前？帐中蝴蝶伤虚幻，愿祝超登兜率天。

《诵姊遗诗感作》

姊妹戏呼元白友，何期才美早成仙！余情胜似香山老，痛对遗诗忆昔年。

韫玉楼中玉化烟，梁溪风月失吟仙。抛诗起问梅花道，我住人间得几年？

手把遗编泪似丝，此生无复共吟期。人间多少伤心恨，最苦花残春尽时。

《闻雁》

雁声风送白云开，凄咽悠扬入耳哀。两岸芦花一条水，年年辛苦客中来。

《读〈长生殿传奇〉》

乱烟零草不胜春，一树梨花葬玉人。碧落黄泉无可

问，雨铃凄咽独伤神。

《阅〈西湖佳话〉》

春到孤山翠似屏，玉梅花曲韵堪听。不消细辨真和假，总觉堪怜是小青。

《阅史有题》

争战河山得几年？美人香草夕阳边。古今多少兴亡恨，付与寒鸦啄乱烟！

《有忆》

蟋蟀声中雨似烟，关心偏忆少年时。联床姊妹新秋夜，此景如吟梦里诗。

《阅回文诗》

读罢回文月上初，妙文真可愧相如。窦郎犹是钟情客，不负萧娘一纸书。

《梅花》

冰姿玉蕊影翩翩，风送幽香雪后天。雅淡最宜来月下，清高原合占春先。六桥流出空山梦，一笛吹开古岭烟。不效巡檐争索笑，知花早已悟枯禅。

统阅全稿，伤逝之作占其半。兹录者，尚未及十之二三也。其余《长生殿》、《西湖佳话》、《回文诗》及《梅花》之末联，当时聊寄闲情，后日尽成谶语。心之所感，事即应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使梨影自将诸诗玩其意味，而证以今日之境地，应亦爽然自失，知一点灵犀，已早作来日大难之警告，而当时固未之觉也。

余又赴校数日矣。病后精神，已如其旧。晨出夕返，脚踪儿忽东忽西；枕冷衾单，梦魂儿忽颠忽倒。盖一病之余，于余身初无所损，而转有所益。所益者非他，脑蒂之潮，翻飞十

丈；胸头之血，热胀一腔。愁丝之乱者益棼，心灰之死者复活。明知不宜久恋，而情魔逼人，节节进步，虽未至失足，却大有不肯回头之意。余亦不自解何以迷惘至是！昨宵梦里，竟至离魂，仿佛身轻如燕；飞入香闺，与个侬絮絮话情，难分难解。而饥鼠跳梁，惊回好梦。灯花半萎，寒照床头，鬟影衣香，杳不可迹，则又废然而叹，不复成眠。枕上成诗八绝，晨起录出，以示梨影。不知渠亦曾同梦否也？

落魄劳卿格外怜，青禽几度费鸾笺。
世间那有痴于我？悟到痴时痴更颠。

瘦尽伤春病要成，百般情绪总难明。
旁人未识余心苦，劝向红尘学养生。

游子他乡恋旧衣，壮心痴愿两俱违。
近来不作还家梦，只傍妆台夜夜飞。

灯寒漏涩夜何如？正是孤窗月上初。
好梦乍醒衾半冷，卧听饿鼠啮残书。

仙风无路到蓬莱，此恨终身撇不开。
蝴蝶已拚痴到死，肯教飞上别枝来。

愁来愁去两心知，梦想魂劳十二时。
幸有诗篇能代语，不然何以慰相思？

倚门独立数归禽，麦浪如云思共深。

柳织愁丝长几丈，应知共系两人心。

多情却似总无情，见面无言背面行。
何日素心人对面，诉将衷怨到天明。

余自病后已戒除杯中物，主人知余意，亦不复以壶觞供客。每届晚餐，只登饭颗之山，不入酒泉之郡。今日夏至，校中无课，余乃饭于馆中，秋儿复为余设饮具，且侑以一盘，樱桃、梅子充仞其中。盖吴中习惯，每逢佳节，必荐应时果品。夏至之食梅、樱，犹中秋之供菱、藕也。三杯饮尽，已觉微醺；更食青梅一颗，酸沁齿牙，不复能饭。酒阑意倦，倚枕假寐，俄而一片痴魂，居然化蝶，又飞绕于香闺绣阁之旁矣。栩栩移时，闻耳畔有人高唤，遽然惊觉。张目而视，则鹏郎立于余侧。余笑曰："鹏郎，汝乃学鼠子作剧，扰人清梦耶？"鹏郎不答，授余以纸。余曰："是又诗债来矣！"接而阅之，纸尾附数语曰："君案头有《石头记》，可假侬一阅。"余乃起取书付鹏郎，更书四绝以示之，曰：

墙角桑阴守野庞，午慵难遣睡魔降。
梦中起把新诗读，蝴蝶当窗飞一双。

百结愁肠得酒宽，麦风微飐送余寒。
而今始识相思味，真与青梅一样酸。

前辈风流事有无，春烟蜀市客行沽。
诗心应比琴心苦，欲觅当年旧酒垆。

一卷《红楼》梦醒余，情怀渺渺独愁余。

今朝付与闺中看，误尽才人是此书。

异哉余病！不知其所自来，亦不知其所自去。咯红一症，本非癣疥。余初病时，沉沉若死，药石不能攻，医生为余忧，即余亦未尝不自惴惴。而一言之劝，憬然而悟；一念之转，霍然而苏：神速若此，生死之权果操于谁之手欤？余固梦梦，旁观自有清者。清者何人？梨影也。梨影谓余病系伤情所致，斯语殆确，然使余不病，梨影决不肯遽为此言以慰余。彼所谓伤情者，非与彼深有关系在耶？夫余未病之前，梨影于余若有情，若无情，虽瑶缄往返，诗简唱酬，一点芳心，早暗地作惺惺之惜，而言语动作间，尚不免有所顾忌，未有以表示其爱情之热度。迨余一病，然后不能自制，灯下侍儿传言琐琐，床前爱子顾影依依。沉挚之思，心为焦灼；馨香之赠，意更分明。娓娓爱语，款款深情，药烟病榻间乃尽彀余消受。人情于有关系之人，骤闻其遭不幸事，未有不惊皇无措，言动改常者。究竟梨影视余果有关系与否？余未敢知。然就彼数日中表示于外者测之，则梨影之心一余之心耳。彼果无意于余者，何为而若此？余知彼闻病后，所以为余忧者，有甚于余之自忧者也。余非彼亦不病，梨影既知余矣，余复何病哉！

个人一点真情表现于余之病后者，尤多缠绵恳切之处。今日层层追忆，殊令余且感且惭、又悲又喜也。一诗稿也，曩日靳不我示者；此日索之，而一卷清词已饱余之馋眼。尤可感者，余病已愈，初无需于药石，而秋儿传夫人命，日遣医生视余，意若谓个郎病后，身弱如花，非得药力滋补，难复健全。余昔日啜此苦口之汤而攒眉梗咽者，今日啜之醰醰然有余味焉。鹏郎自余病后，辍读至今，余意其荒于嬉也，遣秋儿招之来，则曰："夫人自课矣。先生可早眠以将息病体也。"余赴校

之日，秋儿尚来尼余，谓余大病新愈，宜静心调摄，俾可恢复精神。毋遽奔波自苦。秋儿能言，一鹦鹉耳，调而教之者，自有人在也。余以旷课兼旬，久劳杞生庖代，今能强步，不欲再累他人。宁负此谆谆之密嘱，复为草草之劳人。固知爱我者之心尚为余悬悬而莫定也。

余嗜饮，而孱躯羸弱，不胜酒力。此次之病，伤于情者半，伤于酒者亦半。梨影知之，则为一痛切之函，戒余辍饮，略谓："酒能败德，亦能伤身；麹秀才非好相识，绝之为宜。君如念侬言者，其勿再沉湎以自贻伊戚也。"余得此函，曾口占二绝以答之，曰：

病渴无才转自危，堆肠积肚是相思。
曾看索我枯鱼肆，瘦骨知能耐几时？

花前病酒也风流，争奈寒宵形影酬。
感汝殷勤频劝诫，教侬何物可消愁！

梨影之所以待余者若此，余之所以感梨影者何如？迟暮相逢，嗟此缘之已晚，缠绵不解，复余思之难芟。余初认为片面之相思，今则确知为双方之互感矣。方余病中，亦尝自危自惧，自惊自责，力欲摆脱此情丝束缚，还我一无牵挂之身。而今病后思量，弥增痴恋，此心又胡能不作死灰之复活者？情根不可割，病根又胡以除？明知薄福书生终作含冤情鬼，顾后来之事，此时殊无暇计及，惟持余一点痴心，消受此眼前狂福而已。

评

长歌一首，沉郁慷慨，濡血成篇，而宛转言情，苍凉应

节。庚、鲍、韩、杜兼而有之矣。

梦霞之病，自知之，梨娘知之，费医亦知之。梦霞自知而不能自药，费医知之而无能为力，梨娘乃能以一篇锦字、两剪兰花驱病魔而远去，谁谓治相思无药饵哉？

梨娘书中有云："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时而行乐。眼前虽多烦恼，后此或有机缘。"此数语曾有人函诘著者，谓为可疑之点。曰"有待"，曰"机缘"，果何所指？不知此正是梨娘之妙用。梦霞之病源，梨娘知之审矣，欲愈其病，必先慰其情。如此云云，即为慰情之语。若病愈而后，又无需此虚言相慰矣。曾谓冰清玉洁之梨娘而怀他念哉！

梦霞病而梨娘担忧，一札两诗，真情毕露。是病魔之来，适以助情魔之虐也。第一次赠兰，尚在有意无意之间；第二次则明明有意矣。梦霞诗云："美人此意最分明"，斯语确也。从此情苗怒茁，与兰俱长。无言之兰，能为痴男怨女作断肠媒，是亦奇事！

梦霞咏兰两词，寓意亦自深远。就词论词，亦无愧名句，乃深自谦抑，不求胜人，明是退让，反说求工。其实仍窃怡红故智，而用意更深一层。谓不如是不足以显梨影之真才也。此梦霞深情作用，亦梦霞狡狯伎俩，阅者不可被他瞒过。

梦霞索观梨娘诗稿，若不以病余消遣为由，梨娘犹未必遽肯相示。小儿女恃爱撒娇，梦霞则恃病乞怜。恶甚亦趣甚！

梨娘诗才清绝，心迹皎然。卷中诸什，虽多凄怨之词，却有大方之致。多才折福，无足为怪。使其勘破情禅，一尘不染，含茶茹蘖，直到白头，岂非一巾帼完人？今乃于清

净中又着此一番情感，致复损其寿，梦霞之误人甚矣哉！

《玉梨魂》于梨娘从前种种，未有一字提及，此章事足补其漏。而其人身世即于其人诗中得之，更省却几许笔墨矣。

衾寒如铁，好梦初回。一点残灯，半明半灭，床头鼠子，啾啾作声。此时情景，阅者设身处之，堪乎不堪？伤哉梦霞！身当其境，吾不知其何以挨过此残宵也！

"误尽才人是此书"，一部《石头记》之罪案，七字足以定之。梦霞亦被误之一人，故言之真切若此。然岂第身陷情窟者为此书所误？今之喜作哀情小说者，亦皆被误于此书者也。

《玉梨魂》第六章已云清和天气，其时梦霞尚未病也。不知梦霞之病尚在三月之中。《玉梨魂》既将石痴东渡时日移于后，又将梦霞卧病光阴移于前，前后倒置，不符殊甚。而此章末两节之情事及诗词，又均为所略，是不可不亟为指出者也。

梦、梨两人，以理言，以势言，万无可合之理。荡检逾闲，为文君、相如故事，两人又均非其伦。欲合则无可合，欲离又不能离，无端邂逅，至死纠缠，其情之苦，良有独绝古今者。使两人中有一人焉有自决之能力，知其不可而毅然绝之，回头苦海，撒手悬崖，宁非幸事？惜乎其皆一往情深、不遑返顾也！

病后追思，两情之接触又逼近一步。自此以后，更步步沦入苦障矣。

第 五 章

四 月

今日徇杞生之请，举行春季旅行，赴鹅湖各校参观焉。鹅湖为锡金重镇，山水清嘉，夙称善地。风气之开，较他乡独早；学校林立，成绩斐然可观。李率学生整队行，余独棹小舟往。归途过一村名蛮里者，云即昔日泰伯逃居之地。村有泰伯遗庙，规模宏丽，气象犹新，因率诸生入庙瞻仰，且小憩焉。庙中主持为一老道士，能诗，年八十余矣，童颜鹤发，意致洒然。与语，绝风雅，不作长生不死谈，真有道之士也！余口占一律以赠之，曰：

出门遇道士，双袖拂红霞。铁笛横吹晚，看山不忆家。呼童拨炉火，为我煮琼花。欲叩长生旨，无言指日斜。

余此行虽以舟代步，然亦惫甚。比归已暝，草草晚膳后，亟思往华胥国一游。甫拟扫榻就睡，衾中有物隆然，触于眼际。揭衾视之，则镜架一具，中贮美人影片，亭亭似玉，飘飘欲仙。展玩之际，狂喜不自禁。镜中人，梨影也。余与梨影两情之恋爱，已臻极点，而一面之缘，尚虚佳会。畴昔之夜，月色朦胧，隔窗窥觑，苦未分明。今乃于画图中省识春风之面，何幸如之？此影既为余发现，然则今日梨影必来余室矣。余复遍烛室中，冀尚有余踪可拾。偶见地上纸灰散乱，检视之，得烬余纸角一，草书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殆为余不在而作

也。乃即夕草一小简，并赋四律以报之，曰：

仆一介书生，寄危根于客土，深蒙过爱，感极生惭。前生之因乎？今世之缘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呜呼！仆之所以独坐愁苦，塌然摧肝，忧愤填膺，不能自解者，亦以独操古调、不遇知音为恨耳。今既得卿，此生为不虚矣，复奚惜此浮花断梗身哉！卿前书曰："非冤家则不聚，非同病则不怜。"斯言也，即我所欲言而未言者也。我心即卿心，卿心即我心。人睽两地，情出一源。我心已为卿剜，我身亦为卿有矣。今日鹅湖之行，强为同人挟去，幸卿顾我，徒使卿增室迩人遐之感。剩劫灰于地上，未识诗心；覆小影于衾中，深知爱意。此情此义，图报维难，惟有将卿玉影，日夕以香花供奉，祝卿吟怀常健、百病皆消耳。律诗四首，一以答过访之意，一以谢赠影之情。知我者或不嗔余轻薄也。

鹅湖结队偶从行，负却殷勤访我情。湘管题诗痕宛生，纸灰剩字意难明。室中坐久余兰气，窗隙风过想珮声。我正来时卿已去，可堪一样冷清清！

暂驻仙踪独自看，入门如见步珊珊。更劳寄语悲人远，为觅余香待漏残。命薄如侬今若此，情真到尔古应难。青衫红袖同无主，恨不胜销死也拚。

意中人是镜中人，伴我灯前瘦病身。好与幽兰存素质，定从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证三生约，不语平添一段春。未敢题词写裙角，毫端为恐有纤尘。

真真画里唤如何，镜架生寒漫费呵。一点愁心攒眼底，二分红晕透腮涡。深情邈邈抵瑶赠，密意重重覆锦窝。除是焚香朝夕共，于今见面更无多。

今晚得梨影复书，情深虑远，不啻清夜钟声，警人痴梦也。录其词于下：

我来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来。留诗一句，出自无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遗，实出于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琼瑶之报。盖梨影以君为知己，君亦不弃梨影，引为同病。然自问此生，恐不能再见君子。种玉无缘，还珠有泪，不敢负君，亦不敢误君。海萍风絮，聚散何常？此日重墙间隔，几同万里迢遥。一面之缘，千金难买，异日君归远道，妾处深闺，更何从再接霞光、重圆诗梦？赠君此物，固以寄一时爱恋之深情，即以留后日诀别之纪念耳。

是夕，余复作书报梨影，并附以二绝，聊以表明余之心迹。盖即梨影所谓出于情之不得已也。过三鼓始就寝。

启诵芳札，情怨缠绵，真欲呕心相示。读未竟，不知何来一副急泪，将香笺湿透一半矣。卿固非怀春少妇，仆亦非轻薄儿郎。此日两心均不克自持，总缘情丝一散，难以复收耳。仆也不敏，生非富贵之家，长无乡曲之誉；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遭家不造，老父见背，惟一兄一母是依，孤苦伶仃，艰难万状。今日此身，正如一片春萍，随风飘泊，劳人草草，痗瘵难安。今岁证鸿雪之因缘，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则两人今日相逢，亦如风际杨花，偶然聚迹耳。况今者青鸟书来，已积千行之锦；蓝桥路断，曾无一面之缘。异日者地角天涯，水分云隔，非特不得形影相依也，恐并魂梦亦不能偷接矣。伤哉！伤哉！念及此而余之悲慨宁能自已耶？赠影之意，仆亦知之，何寄情之深且远也！呜呼！聊以冰姿玉质，沦于穷乡僻壤之

中，极尽颠沛流离之惨，此才可惜，此恨谁知？幽兰之挺秀于岩谷也，长养春风，孤根自保，不遇君子，谁惜馨香？其不被溷于荒榛丛莽，见笑于秾李夭桃也亦仅矣！兰耶人耶！卿之愤泣，不亦宜耶！鹏郎虽幼，聪颖过于群童，真卿子也；充其学力，将来可耀门楣。然则卿虽薄命，犹可少慰，视仆之沉沦，不已较胜一筹耶？仆所遭不幸，性复耽吟，声凄孤韵，一灯一篋，行将终其身于忧愁困苦中，今更自累不足而累卿矣。卿前言不愿仆为卿累，仆今则不能不使卿为仆累。但自今已往，无论悲欢离合，卿既以同病人相待，仆总拚以一死报卿耳。夫人患贪生耳，人事虽难知，极之以死而何事不可了哉？情患不坚耳，苟能持此心于永久，人间天上何患无相见期哉！我书至此，不禁掷笔狂呼，不复知此身何有也！

名花老去见无期，嗟我寻春到已迟。
今日断肠泪欲尽，断肠空对半残枝。

我自狂痴敢怨卿？本来薄福是多情。
来生愿果坚如铁，我誓孤栖过此生。

今晨又得梨影书，并颁到香笺一叠。客中正乏此物，谨受而藏之。此后千行万行，不愁写不尽相思矣。赋四绝答之。

凤纸曾经素手摩，一回持赠意云何？
从今远寄同心字，写到相思语更多。

卜居若得傍兰闺，海燕年年免独栖。
容我桃花源里住，此身不再出仙溪。

镇日昏昏梦绕床，小窗消受午风凉。
寻常一样高槐日，偏向愁中故故长。

菜花风过麦全黄，摘叶提筐一巷忙。
今夜蚕房篝影畔，有人不睡倚残妆。

命途偃蹇，人海飘零。元龙豪气，久作冰消，司马雄心，亦为灰死。石痴行后，梨影屡劝余东渡，并愿拔簪珥以助余行装。自顾驽骀局促若此，愧无以副我玉人之期望也，深宵苦忆，万感纷来，既成长书，复吟短句。

东渡之言，出之他人，无足深怪；卿能真知我者，亦以斯言劝我，得毋同于流俗人之见，与素心大相剌谬乎？继而思之，不觉悄然而悲，泫然而泣曰：卿固爱我之深，望我之切，不忍我为终穷天下之志士，不得已而为此言也。呜呼！卿之用心如此其苦也，能不令我感卿恋卿、结于肠而不解、入于骨而不灭耶？虽然，卿固闺阁中第一情人也，仆则天地间第一恨人也。畴曩心迹，已尽于放歌一章，卿已知之，无庸复赘。方今环球竞争时代，有进无退，有志之士，孰不欲争先捷足、发现于经世作人之大剧场？而我也，独闭门枯坐，郁郁不乐，惟是一腔幽愤，托之劳人思妇之词以自遣，徒使青春白白消磨于一吟一醉之中，此其中实有大不得已者存，而岂敢自附于骚人墨士之林哉？呜呼！河山一局，已剩残棋，风雨孤灯，空怀磨剑，念兹黄种，负我青年。今日者愤时嫉俗，竟欲将功名富贵一举而空之，非年不如人也，才不如人也，实自知命不如人耳。好荣而恶辱，我非异于人情也。故每当春阳暖活之时、风日晴明之候，一草一木皆有斗生之心，一花一

鸟尽有矜时之意。对此韶光，少年用世之心未尝不怦怦欲动，而一转念间，叹时运之不齐，伤命途之多舛，则又未尝不沉醉悲歌，继之以哭而不能自已也。当终军弱冠之年，已有庾信江关之感。死灰终无复燃之时，枯木宁有回生之日耶？卿顾欲以乘风破浪之宗悫望我，此意良足感，此愿恐终虚也。肺腑之言，若蒙鉴察，为幸多矣。

名场失手早沉沦，卖尽痴呆度几春。
名士过江多若鲫，谁怜穷海有枯鳞？

感卿为我惜青春，劝我东行一问津。
我正途穷多涕泪，茫茫前路更无人。

此身已似再眠蚕，无补明时合抱惭。
事业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世事年来万念灰，风波险处更惊猜。
斯人不出何轻重，自有忧时命世才。

痛余老父，为余而伤其生。功名两字，不啻与余有不共戴天之仇，心灰气短，非一日于兹矣。梨影因自惜而惜余，曩者以及第花相贻，寓有深意，使余枨触十年前事，万倍伤心。尔时之梨影，仅知余为名场失意人，初不知为此微名，已死余之老父。此惨痛之纪念，何尝有一日去余怀抱！折花相赠，原迫于怜才一念而来，余惟自痛自伤，固未敢怨梨影之逆余心坎。其后放歌一章，余已自陈其心迹，聪明如梨影，畴不能即诗见心、相喻于无言之表，乃自石痴东去，复感芳心，时以此逆耳之言强聒不已，谓君亦健者，着鞭怎让他人？郁郁居此胡为

乎？忍哉梨影！斯言也，持刀以刺余心，痛不至此也。汝胡不思：余而尚有一点名心未死者，何不走马长安，探春上苑？顾来此寥寂之乡，共尔销魂之侣，对泣于花残春尽时耶？欲为下车冯妇，余尚有羞恶之心，欲为投笔班生，余已无英雄之气。黄尘莽莽，举步皆非；白日悠悠，浮生已促。梨影既引余为同病，是已知余心矣；又复苦苦相劝，意果何居？今日复得梨影书，一片苦心始和盘托出，彼之用意，固有较怜才一念而深焉者。余欲怼之，无可怼也。天乎、天乎！所以虐余与梨影者至矣，又何为而使此一双可怜虫无端会合、可望不可即耶！

嗟乎！霞郎尚愿听梨影一言乎？君书作誓死之语，君诗作非分之词，亦知梨影果为君何人？梨影所处之地位，尚可与君自由恋爱与否？君如此用情，果于两人有所裨益与否？君胡不细加审度，而徒出之以孟浪也？梨影已为失群之孤鸟，惟欠一死，埋香冢下，呜咽声声。影梨固自有可悲者在，非为君也。君自葬花，侬自哭花，虽然一样凄凉，自有各人志趣。梨影与君之关系果安在哉？初不料因此而一线牵连，又来孽债，再接再厉，遂成今日不了之局。早知其如此，梨影即有无穷痛泪，亦当暗洒于无人之深闺，不敢为君所闻，为君所见，致拨动君心之哀感，惹起君心之爱恋也。夫使吾两人而三生石上订有夙缘者，则相遇亦何待于今日？既无缘矣，又复相遇，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放下愁肠，斩除烦恼，斯为计之上者。其不能也，则为文字之交，结精神之爱，月下灯前，频传锦字，天涯地角，不隔诗心，亦情人之末路、苦海之生涯也。君为梨影病，梨影未尝不为君憔悴。君愿以一死报梨影，梨影亦未尝不愿以一死报君。然而君固不可死，梨影亦乌可便

死？此生各有未完之事，人世已无再到之春。来生之约，姑妄言之可也；必欲于今生捐弃一切，宁非大愚？以君才华卓荦，夫岂久居人下者？男儿三十不得志，则亦已耳。君今未满三十，正可有为之时，又乌知其终不得志？君固自伤身世，无梦功名，然不遇梨影，则固无预梨影事；既遇梨影，而使君之性情益复凄恻，君之志气益复颓唐，又复重之以盟誓，要之以他生，一若此为毕生恨事，从此不愿复问人间事者，君爱梨影而不知自爱，梨影惜君而君不自惜。夫梨影一女子耳，即令相逢未嫁，如愿以偿，亦何足恋？况其为孀闺之怨妇乎！君为一梨影而伤心至于此极，梨影自思，殊觉不类，而恨无法以悟君之痴。东渡之言，盖欲君速离此伤心之境地，勿迟徊留恋、而自误其无量之前程也。君恋梨影，以梨影之有微才耳。方今女学昌明，济济英雄，不乏才貌俱优之辈。如君矫矫，何患不逢佳耦？梨影不祥人也，极君愿望，亦不过听琴计遂，卖酒心甘，与司马、文君结千秋同调。梨影纵不难拚此残躯，偿君痴愿，而夕阳虽好，已近黄昏，名节既隳，终身抱慝，君亦何取于侬也？嗟乎霞郎！事已无可奈何，只合大家撒手。君其速悟，勿为无益之悲。君即无意进取，而春城莺燕，海国风光，世界花花，正大有寻欢之处，此间非乐土，速去为佳。梨影之所以劝君者止此，君能从梨影言，是即爱梨影也；否则坚持不决，好梦终虚，悲苦殒身，两无所益。男儿七尺躯，死自有所，为一不可恋之女子而死，此真所谓轻于鸿毛者也。君其念焉。

噫！忍哉东渡之言！余初谓梨影怜才心切，与余昔日之劝石痴同一用意。孰知彼固欲藉此离余，而跳出情关之外，为余

计，实自为计也。余诚累彼，明知其无可恋，而与之作非分之周旋，寻可怜之生活，使彼一寸柔肠为余辗转，灯昏月冷，徒唤奈何。不得已，以劝勉之言为解脱之计，其用心绝苦，其抱恨良深。亦知余读此书，当更生若何之感想，而遽能抛撇此情耶！嗟乎梨影！汝固可怜，余宁得已？此事发端，良由于余一书之挑拨。然使汝置而不答，则余情亦无着处耳。何为而瑶笺叠叠，频传玉女之言；香草离离，狂赚灵均之泪？青衫红袖，同是天涯，缺月残花，偏生幻想。蝶迷短梦，双双待死之魂；茧织同功，一一传情之作。至于今日，两方交感，一样无聊，欲合固难，欲离岂易？余固不能舍彼，彼亦何以舍余也？埋香何事？我诚身世悲多；还泪而来，渠亦前生债重。蓦然相遇，事岂无因？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今乃云："君自葬花，侬自哭花，"一若两人之相感与此事绝无关系者。嗟乎梨影，若言殆欺余也！事已至斯，尚有何说？余情不二，余恨无穷。石烂海枯，长此终古。休矣、休矣！其毋再为此苦语以劝余，而徒增余心之痛也。余读此书，余言又乌能已？披肝沥血，重写鸾笺，更赋数诗，以见余志。梨影、梨影，此为余第二次之誓书矣。万千衷曲，尽在个中，汝其鉴之。前书已志余日记，因将此书并志之，以为异日情天之证。记取蔓草埋香之日，便是韩凭化蝶之时。此一点真诚，或尚能取信于梨影也。

顷接手书，谆谆苦劝，益以见卿之情，而益以伤仆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无聊之慰藉、而使仆孤肠寸寸断也！仆非到处钟情者，亦非轻诺寡信者。卿试思之，仆所以至今不订丝萝者何为乎？仆所以爱卿感卿而甘为卿死者何为乎？卿诵仆红楼影事诗，可以知仆平日之心；卿诵仆前次寄赠之稿，可以知仆今日之心。卿谓仆在新学界中

阅历，斯言误矣。仆十年塌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时事变迁，学界新张旗帜，仆又安能随波逐流，与几辈青年角逐于词林艺圃哉！今岁来锡，为饥寒所驱，聊以托足，热心教育，实病未能。卿试视仆，今所谓新学界有如仆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仆尤不敢企及。仆非登徒子，前书已言之矣。狂花俗艳，素不关心，一见相倾，岂非宿孽？无奈阴成绿叶，徒伤杜牧之怀；洞锁白云，已绝渔郎之路。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卿之命薄矣，仆之命不更薄乎？无论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仆亦不肯钟情于二。既不得卿，宁终鳏耳；生既无缘，宁速死耳。与卿造因于今生，当得收果于来世，何必于今生多作一场春梦？于来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续之计，仆亦未尝不先为计及。仆虽少伯叔，幸有一兄，结褵数年，亦既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斩，则不孝之罪，应亦可以略减也。仆闻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若食我言，愿与薄幸人一例受罚。卿休矣！无复言矣！我试问卿：卿所以爱仆者，怜仆之才乎？抑感仆之情乎？怜才与感情，二者孰重孰轻乎？发乎情，止乎礼义，仆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为仆不安乎？或者长生一誓，能感双星；冤死千年，尚留孤冢。情果不移，一世鸳鸯独宿；缘如可续，再生鸾凤双成。此后苟生一日，则月夕风晨，与卿分受凄凉之况味。幸而天公见怜，两人相见之缘不自此而绝，则与卿对坐谈诗，共诉飘零之恨，此愿虽深，尚在不可知之数耳。呜呼！仆自劝不得，卿亦劝仆不得。至以卿之劝仆者转以劝卿，而仆之心苦矣，而仆之恨长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仆体素怯弱，既为情伤，复

为病磨。前日忽患咯红，当由隐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仆年才弱冠，而人世间之百忧万愤，亦已备尝。憔悴余生，复何足惜！愿卿勿复念仆矣。

杜牧今生尚有缘，拨灯含泪检诗篇。聪明自误原非福，迟暮相逢倍可怜。白水从今盟素志，黄金无处买芳年。回头多少伤心事，愿化闲云补恨天。

顾影应怜太瘦生，十年心迹诉卿卿。佳人日暮临风泪，游子宵分见月情。碎剪乡心随雁影，惊残春梦减莺声。客中岁月飞星疾，桑剩空条茧尽成。

万里沧溟涸片鳞，半生萧瑟叹吾身。文章憎命才为累，花鸟留人意独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余春。金樽檀板能消恨，莫负当前笑语亲。

才尽囊余卖赋金，果然巾帼有知音。寒衾今夜怜同病，沧海他年见此心。静散茶烟红烛冷，冻留蕉雨绿窗深。萧寥形影空酬酢，梦醒重添苦楚吟。

草草数行，喃喃再誓，书去而余之灵魂亦随之以俱去，心头小鹿又复作恶，盘踞方寸间，辟战场焉。未知梨影之阅此书也，其喜耶？其怒耶？其笑耶？其泣耶？彼欲劝余而反为余劝，彼之失望将若何？彼之伤心又将若何？彼果能忘余耶？彼阅此书，果能漠然无动、止水不波，而将余度外置之耶？余知其必不能也。若是，则余深苦彼矣。然梨影当谅余，余岂得已哉？劫余身世，忒煞凄凉，觅得知音，有如此恨。至于今而余心坎中所贮之欢情，已早和万点残英埋于地下，畴复愿恋人世之春华，作风花之幻梦者？此意也，梨影固知之。知之则又何必再以虚言相慰？夫余即不与梨影遇，余亦为绝无生趣之人。今兹若此，初非梨影能感余，余自感者实深也。

嗟乎！余书入于梨影之目者四十八小时矣！此四十八小时中，余固未有一分一秒忘梨影，且未有一分一秒不望梨影之飞温语以慰余、掬情泪以饷余也。余此时情如大旱之苗，深望梨影以一滴杨枝甘露，润余枯槁之心田，转生机于一线。就余意度之，梨影阅此书，必不忍恝然舍置；顾余久望梨影书，而书终不至。噫！梨影殆绝余耶？抑以书语突兀，踌躇而未能遽答耶？尤奇者，每日晚餐后，鹏郎必捧书就余读，比两日来，亦绝迹不至。何事辍业？岂亦与余书有关系耶？个中消息，欲侦无从，徘徊斗室中，心事辘轳，坐卧不知所可，木然类待死之囚。

今晚鹏郎来，谓余曰："吾家蚕事大忙，阿母瘁矣。余日夜助阿母餧叶，辍读二日，先生得毋责其惰乎？"余闻言，乃恍然于梨影所以不答余书之故。盖是乡富蚕桑之利，楝花风过，同巷分功。篝影红时，有辛勤之少妇；桑阴绿处，无嬉戏之儿童。所谓乡村四月闲人少者是也。余之校中因此而放临时假者，已一星期矣。鹏郎之言殆确，渠家虽不必藉此为生计，而爱叶垂垂，旧有桑畦十亩，女红之事，何可废也。梨影以憔悴遗嫠为贤能主妇，俭以持家，勤以率下，不惜以愁病之躯任劬劳之职，尽心抚育，彻夜徬徨。三起三眠，殷勤待去，一丝一缕，辛苦抽来。蚕耶，人耶，是同一人世间之可怜虫也！以彼玉骨珊珊，弱如风柳，岂耐得劳苦者？蚕功琐碎，眠食失时，自非健妇，宁能堪此？渠为蚕担忧，余又为渠担忧矣。

余自陷身情海以来，晨夕碌碌，课罢以后无他事，日作此无聊之酬答，诗债共泪债俱偿，乡情与世情并淡。残春笔砚，新篇积有牛腰；明月家山，故里曾无蝶梦。吟魂颠倒之余，情思蒙茸之际，并此寻常竹报，亦复懒于下笔。不知天寒日暮，徙倚门闾者望眼穿矣。犹忆当时惘惘出门，余母挥泪相送，余

姊则以别后音书谆谆嘱咐。今则春光别去，游子不归，盼断天涯，杳无的信。苦哉老母！思儿之况何如也？一行作客，忘却老人，余姊知之，又乌能恕余者！而数日前余兄自湘来书，以暑假非遥，特地举归期相告，谓“弟返棹蓉湖之日，即我回头衡浦之时。李频诗所谓‘梅烂荷圆六月天，归帆高背虎丘烟’者，可为我两人咏也。”余得此书，亦复漠然置之，一若反以不归为乐者。噫！世之真爱余者，舍余母、余姊、余兄外，更有何人！彼梨影爱余之情，纵极恳挚缠绵，然岂得为正当之爱？余以恋恋于梨影故，将平日家庭间之至情至性尽付淡忘，至今思之，余诚不自知其何心矣！趁兹蚕假，补达鱼书，聊慰亲心，以志吾过。兄处报章，同时将去。楚云一片，珍重万千。计荷风梅雨时，家人团聚，细诉离衷，为乐当无艺也。

夜馆无人，可相告语，辄复与麹生昵。而酒入愁肠，酡然易醉，不及一斗，玉山颓矣。醉后忘情，继之以哭。呜咽之际，鹏郎忽至，语余曰：“先生勿哭，阿母病矣。”余昏惘中骤闻是语，酒意为之尽消，急询以何病，且病何速也，曰：“家人谓系积劳所致，阿母己亦云然。然以余测之，殊不类阿母之病，为先生前日一封书耳。”余益惊骇，问曰：“为余耶？为余之书耶？若乌知之？岂若母有以语若耶？”鹏郎曰：“先生前日书中不知作何语，阿母初阅之，长叹不语，旋复哭泣。余亦不敢问。比来愁眉苦眼，镇日无欢。今已病不能起，余犹时见其就枕上翻阅先生书，暗中流泪不止也。”鹏郎欲再有言，而秋儿自外入，谓鹏郎曰：“夫人唤汝，其速去。”语次以目视鹏郎，意似不欲渠向余喋喋者。余亦嗒然无语，鹏郎乃匆匆随秋儿行。

异哉梨影！汝竟为余而病耶！汝嗔余痴，今痴者固不仅余矣。漫漫长夜，黯黯残灯，魂魄不来，意绪若死。这番惊耗既

入余耳，余独何心，能不悲哉！梨影之病，良如鹏郎言。余真无赖，逼之使然。然余即无此书，彼亦未能忘余。余已为彼而病，彼岂能独免耶？今余即讹言以慰彼，谓余已愿从汝劝，从今分手，不复相缠，余为此言，彼病之能愈与否？未可必！而余自思，岂真能洗空心地，勘破情禅，出此割恩断爱之举耶？即彼情丝一缕，紧绕余身，亦岂能自放自收，不相牵惹者？噫！余言既出，宁复可追？彼病而死，则余亦死耳。余今所以慰彼者，只此方寸间一点真情，终须表白。至后日之悲欢离合，余既以命自安，彼亦可达观自悟。爰就灯下再草长书，附以八绝，仍交鹏郎携去。此书、此诗，明知其非对症良药，然余言止此，余力亦止此。其他以问彼无情之碧翁耳。

闻卿抱病，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来耶？相去荔墙咫尺，如隔蓬岛千重，安得身轻如燕，飞入重帘，揭起鲛绡，一睹玉人之面，以慰余苦忆之情？阅《聊斋》孙子楚化鹦鹉入阿宝闺中事，未尝不魂为之飞、神为之往也。虽然，终少三生之果，何争一面之缘？即得相见，亦复奚益？睹卿病里之愁容，适以拨我心头之愤火，固不如不见之为愈矣。嗟乎！梨姊梦断魂离，曩时仆状，今到卿耶？卿病为谁，夫何待言！愁绪萦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无前书，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梦霞、梦霞，无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伤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于卿身也；此可惊可痛之恶耗，乃入之于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爱之岁月，乃着我两人也。我欲为卿医而恨无药可赠，我欲为卿慰而实无语可伸，我欲为卿哭而转无泪可挥。我不能止卿之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来积恨愈多，欢情日减。今又

闻卿病耗，乱我愁怀，恐不久亦与卿俱病耳。尚有一言，幸垂爱察。但我书至此，我心实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声，书不成字矣。我之誓出于万不得已。世间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痴，本无所怨。卿之终寡，命也；仆之终鳏，命也；知其在命，而牵连不解、抵死相缠以至于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为我惜矣，卿尤不宜为我病矣。痛念之余，痴心未死，远望愁销眉霁，勉留此日微躯，休教人去楼空，竟绝今生余望。

麦浪翻晴柳飐风，春归草草又成空。
庾郎未老伤心早，苦诵《江南曲》一终。

一日偷闲六日忙，忽闻卿病暗悲伤。
旧愁不断新愁续，要比蚕丝十倍长。

佳期细叩总参差，梦里相逢醒未知。
诉尽东风浑不管，只将长恨写乌丝。

半幅蛮笺署小名，相思两字记分明。
遥知泼尽香螺墨，一片伤心说不清。

怯试春衫引病长，鹧鸪特为送凄凉。
粉墙一寸相思地，泪渍秋来发海棠。

晚晴多在柳梢边，独步徘徊思杳然。
目送斜晖人不见，远山几处起苍烟。

恻恻轻寒早掩门，一丝残泪阁黄昏。
不知今夜空床梦，明月梨花何处魂？

绿窗长合伴残灯，一度刘郎到岂曾？
只觉单衾寒似铁，争教清泪不成冰！

余自闻梨影病耗，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数日于兹矣。何预余事而关心若此，殊可笑也。闻秋儿言："夫人旧有肝疾，乘时再发，心烦意乱，夜不成寐。昨日已延费医，进平肝疏肺之剂，尚未见效也。"秋儿之言如此，然病态以目见为真，传言宁复足恃？使余而得亲侍梨影之疾者，则黄花人面，憔悴若何，固足以慰余痴想；而药铛茶灶，事事亲承，自问余之能力，当有十倍于寻常看护妇者。今则格于礼禁，帘外天涯，只能暗里担忧，那许公然问讯。模糊想像，疑假疑真，愤念及此，转妒彼无知之秋儿，反得常傍玉人之侧，相亲相近，问暖嘘寒也。无已，其仍借诗篇代语，而相慰于无形乎。

被窝私泣不闻声，醉后伤情顿触情。
苦溢心头难自制，断肠血泪一时并。

自闻病耗胆俱寒，粒粒长枪下咽难。
竟日攒眉忧底事，旁人犹自劝加餐。

病态愁颜想未真，炉熏茗碗恨难亲。
可怜槛外看花客，不及床头进药人。

苦是双眸彻夜清，一灯长伴枕边明。
穷途无计堪相慰，共尔残宵梦不成。

呻吟痛楚病成魔，细碎心烦苦绪多。
不奈眼前远扰扰，痴儿顽婢待如何！

药饵何功病怎瘳？平肝疏肺火还烧。
愿将万斛如泉泪，向汝心头着力浇，

余今下笔草此日记，拈管则手频频颤，久之未成一字。坐对书城，昏然如历梦境，恍惚间若自省曰：余在此作日记，所书者何语耶！即掷其手中管，就纸视之，墨渖淋漓，濡染已遍。既而审之，则烂然纸上者泪也，非墨也。盖余笔未下而余泪先下，纸上写不尽之千行万行，悉以此两眶间之情泪双行为代表，而余竟不自知，足征余方寸之乱矣。实则万种深情，已历历镌余心坎，此无聊之日记，即长此不着一字，亦岂能遽付云烟耶？

梨影之病，余固知其为余。余何为而使彼病？彼何为而为余病？当局者且迷离惝恍，不识何因，彼局外人又乌乎知之！余病而彼代为忧，彼病而余亦烦扰若此。究竟余之痛苦尚有较彼更深者。彼一病而余之神情益形颠倒，余之思绪益觉棼乱，此心长日悬悬，若空中之纸鸢，飘飘荡荡，靡有定向，而余之脑筋则已麻木，灵魂已离其躯壳，而悠然长往。往何处？殆徘徊于个人病榻之前耳。有时神志稍定，若灵魂已乘风而返，告余以个人病体若何萎瘁，病容若何消瘦。幻影重重，乱生眼底。旋转一室，如入孔明八阵图，昏迷不知所措。噫！此数日间，余虽未身为鹦鹉，殆已形同木石。使彼病而不即愈者，余亦将成痫矣。造化小儿，尔虐彼可怜之弱质，毋宁转而虐余。余能代彼病者，事较佳也。

余当此栗碌不宁之际，而校中两星期之蚕假，已瞥焉过

去。功课严迫，殊不因余之心有不适，而稍事宽假。蛾眉知己，情岂能抛？鸡肋生涯，食原无味。形神俱瘁，强要牺牲；心绪如焚，更多搅扰。恨也何如，余实自咎，不应以枯寂无聊之人，而任此烦苦之小学教师。既为教师，复有此许多意外之烦恼事，乱余心曲。余即欲勉尽厥职，而形为心役，心与志违。晨夕奔波，总是敷衍局面，安有所为才具？安有所谓精神？教育界中人而尽如余者，贻误宁有底欤！日来身虽在校，而忧心悄悄，郁不能宣。同人相对，神丧色沮之态辄流露于不自觉。有一次上国文课，既登讲坛，方悟忘携其教授本，复下坛往教室中取之。又误携修身课本，往返三四，而时间已过半矣。学生见余皆匿笑。其后口讲指画，草草了事，竟不自知作何语。噫！余其为傀儡教师矣！鹿苹察余有异，亦颇注意，谓余曰："君两目红肿，似失精光。昨夜殆未睡乎？"余漫应曰："然。"揽镜视之，泪晕莹然，犹存睫际，盖不仅失睡也。鹿苹以余客久思家，致有此状，慰藉备至。而杞生在旁，嗤然作狞笑，又从而揶揄之；余虽恶之，亦无以解嘲也。

余欲探病人之真耗，而得之秋儿之口者多恍惚不可信。或云稍愈，或云加剧；有时余问之急，则并噤而不言。鹏郎又作冥鸿，去不复至。眼前舍此雏鬟，直令余无所用其探索。徼天之幸，今晚乃于廊下遇鹏郎矣。呼而与之语，问："若母病状若何矣？"鹏郎不答。怪而诘之，嗫嚅曰："余不敢言也。前以病耗语先生，为阿母所知，乃大斥责，谓若再向先生哓舌者，必重挞不贷。阿母素爱余，从未加余以疾言厉色，不知此次何以狂犷至是？殆病能易性也。"余强笑慰之曰："汝勿恐，兹且语我以实，不令若母知也。"鹏郎愀然曰："先生，余语无妨，但望先生勿再以诗若札贶余母。"余曰："何谓也？"鹏郎曰："余

母体弱善病，顾未有如此次之剧者。数日前，先生不又有新诗嘱余递送耶？余母得此诗后，病乃加剧，梦中时时狂呓，所语多不可解。有时推枕而起，脱指上金约指，取药杵就床沿力捶之成饼，两目炯炯露凶光，状绝可怖。医言是有心疾，殆难药也。时或神识稍清，呻吟未息。呼余至前，取镜窥之，惊曰：'吾乃憔悴至是耶！天乎！吾事未了，不可死也。'则又伏枕哭，呜咽断续，至不能声噫。先生，可怜余母面庞儿枯若人腊矣。”鹏郎语时，举袖自拭其泪。余闻而如醉，身不期而自颤，脱非倚壁而立者，或至倒地而踣。良久，谓鹏郎曰：“不意若母之病竟至于此！此余之过也，望汝善侍若母。且我问汝：侍若母疾者，此外尚有何人乎？”鹏郎曰：“余家无多人，阿姑又远出。调汤进药，只余与秋儿任之。阿翁亦不常至也。”余始心安。盖恐梨影大病之中，神经瞀乱，或于呓语中自露其秘密，旁人闻之必讶也。鹏郎既去，余回忆其言，至为怅惘。余怀莫诉，渠命难长。果使天公见怜，病而获愈者，余此后再不敢以片纸只字，重乱玉人之心意矣。

星期日午后，余方隐几沉思，倏门帘启，一老人颤然入，则崔翁也。翁在平时，值余星期不赴校，辄来就余作长谈，或检查其孙之功课以为常；今未亲其謦欬者亦两星期矣。余观其面，和蔼之色已易为愁惨之容，额上皱纹如织，似较平时尤多，益呈其龙钟之老态。坐定，乃谓余曰：“吾侄亦知阿鹏之母已卧病兼旬耶？”余曰：“固尝闻之，今已占勿药否？”翁摇首曰：“大难、大难！老夫耄矣！自痛抱丧明而后，暮境日非。家事如毛，惟儿妇是赖。今渠病又沉顿若此，真令人焦忧欲死！”余曰：“是何病而若是其可危也？”翁曰：“医者言病颇奇异，药石恐难见功。以老夫之意度之，彼青年丧偶，未免郁郁自

伤。女子心地至窄，不能如吾辈男子，知逆来顺守之义，自为宽解。加以米盐薪水，家政独操，弱质葳蕤，殆难堪此。昔人云：积劳致疾，久郁伤身。病之由来，殆以此耳。”余闻而默然，暗思此老殊梦梦。彼病明明为我，造孽者我也。既而翁又续言曰："余今日已命舟往鹅湖女学，嘱筠儿速归。渠二人甚相得，得渠归来，为之看护，以入耳之言解其胸中之抑郁，此病或有转机之望。彼苍者天，不佑吾宗，中道夺我儿以去，今若并儿妇而死者，则吾家且立毁。白叟黄童，后事将不堪设想矣！”言次欷歔不已。余慰之曰："吾丈勿忧！吉人自有天相。医言殆故作欺人语耳。”噫！余设言以慰彼，彼固不知余为此事，忧更甚于彼也。翁又言曰："渠未病时，饮食烹调诸事皆自为料理。今病莫能兴，乃悉以委诸灶婢。日来必多简慢，辱在知好，幸相谅也。”余但逊谢。翁既去，余不觉自叹曰："暮景无多，逆境复相逼而至，可怜哉此老人也！余已逼人致病，复使此头白衰翁烦忧莫释。抚躬自问：诚亦嫌其太忍，顾事且奈何？

评

闻泰伯庙离墓六七里，梦霞所遇之道士，不知何许人。所赠五律，高唱入云，习习有仙气，余颇爱诵之

赠影一节，在梦霞为过望之喜，在梨影有自献之嫌。然一观后文，则此赠自有深意。梨影聪明女子，固早知此事之无好结果矣！

梦霞之誓，毋乃过激。一念狂痴，陷人陷己，此实书生之见误之。梨娘与筠倩之死机，均伏于是矣。

梦霞第一次复书，《玉梨魂》略之，两绝则仅载末二句。今

读此书、此诗，觉其愤无可遏，郁而莫伸，不平之气跃然纸上，如闻祢正平渔阳三挝，宜乎梨娘之不能堪也！

名场失手四绝，《玉梨魂》误置于赠兰、题影数章之前，而书则略之。书语颓丧已极，然梦霞后来卒践此言。梨娘一劝，收效乃在于死后，不亦痛哉！

梨娘之书，情至义尽。字字清醒，却字字沉痛；语语解脱，却语语缠绵。委婉若此，顽石亦应点头，而梦霞竟终于不悟。梦霞真可恶魔哉！

梦霞之于梨娘，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一方面愈退让，一方面愈猛进。此书为梨娘第一次正告梦霞，使梦霞而即悟者，则一场惨剧，就此告终。后来之事，皆可以免。此事梨娘实处于被动地位，梦霞能舍彼，彼无不能舍梦霞。彼固至死尚求解脱者也。此书不语，不足死梦霞之心，适以坚梦霞之心。此则文字感人之毒，在梦霞固有不能自解者。惜哉梨娘！何不为无才之女子也！

梨娘之劝梦霞东渡，原欲使梦霞离彼而去，此层意思，余著《玉梨魂》时却未曾体会得到。《玉梨魂》第十章有云："委曲陈词，情至义至，字字从肺腑流出。一幅书成，芳心寸断矣。"盖即指此书也。

两情愈逼愈紧，虽由梦霞为其主动，仔细思之，梨娘亦不能无过。梦霞第一次上书，原是客邸无聊，偶然弄笔。使梨娘能置之不答，或答而明示决绝，出以正大光明之语，不作缠绵凄苦之词，则梦霞之情何自而入？前则无端窃其诗稿，后则作动情之答书，又复叠次连番赠花寄意。此酬彼唱，折简传情，人非木石，畴能已于怀思者？梦霞第一次誓书，因得梨娘小影而作。夫衾中小影，何自而来？案

头诗稿，又何自而去？此不皆多事乎？后来种种，欲专责梦霞，梦霞决不任受。我为此论，未免过刻；揆之事实，盖未尝谬；以质梦霞，应亦首肯也。

梨娘以大家闺妇，不辞劳瘁，尽力于蚕事，可谓有敬姜遗风。至彼此时不答梦霞，自有不可说者在，非因蚕忙不遑弄笔也。观下文便知。

梦霞在家时之日记，处处以老母为言，天性肫挚，自然流露。比离家后，则忽然冷落，彩笔一枝，别有用处，不复作孺慕语矣。然观其前次病中，闻医言心疾，忽念及此身未可遽死，乃知梦霞固未尝须臾忘老母也。即此篇自责之语，亦纯是至性作用，乌得而非之哉！

梨娘之病虽出意外，实亦在梦霞意中。梨娘不病，乌得为梦霞知己哉？

两情若此，一面尚难。隔水牵牛，空劳怅望。无聊之极，妒及侍鬟。痴绝亦痛绝！

问病六绝，未载《玉梨魂》。诵其词，深情刻露，沉痛万分，直受次回衣钵矣。

梨娘病状由鹏郎口中述来，凄然若睹。至今读之，犹令人伤心泪落，况梦霞当日，能不惊怛欲绝哉！

就末节崔翁之言观之，梨娘确是一贤能之妇。苦心全节，只手持家，洵属可钦可敬。惜卒为情误，身既殒而家亦隳，九原有知，能无余痛！

后来梨、筠俱亡，梦霞长逝，崔翁亦奄然就毙，卒未知其所以然。此老一生梦梦，大是可怜！

第六章

五月

崔翁有女字筠倩，肄业于鹅湖某校。曩者清明节假返里，曾识得春风半面，一十四五好女子也。惜其婉丽之姿，已深中新学界之毒，飞扬跋扈，骄气凌人，有不可近之色。近来女学昌明，闺阁从风，联翩入学。究其所得，知识未必开通，气质先为变化，良可慨也。梨影清才，较之若人相去殊远。盖二人皆具过人之质，不过一趋于平淡，而一趋于绚烂；一趋于恬静，而一趋于热闹。遭遇不同，态度亦因之而异。故一则觉其可爱，一则觉其可怜。可怜者未有不可爱，可爱者未必尽可怜。吾辈用情，知其在彼不在此矣。余书至此，又忆及余当初见女郎时，正值庭前木笔盛开，梨花尽落，余既以一树香云比此孀闺之少妇，复以万枝红玉方彼绣阁之名姝。意中二美，巧有此二花为之写照，不可谓非奇事也。当时曾赋小诗，有“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之句，亦可知余意之所在矣。虽然，人家儿女何劳我加以月旦？幸此为余之日记，只余一人知之。偶然捉笔，聊寄闲情。人固不能得，且所评亦至当也。

余于梨影，悯其遇而洞其情矣。彼娇娇之筠倩，等诸隔墙春色，不甚相干，乌知其一寸芳心中有几许柔情密意？就余意私揣，二人态度不同如此，其性情之不能相合殆可断言。然昨

闻崔翁言，又似两人平日相处实情投意洽者，或者以貌取人，不无一失。个女郎与梨影惺惺相惜，一样可怜，固大异乎余所云耶？果尔，则余为失言，而梨影寂寂空闺尚有一凄凉之伴侣也。

筠倩与梨影平时果能相得与否，兹姑勿论，即果相得矣，而此次归视梨影之疾，果能以身代药石与否？正未可恃也。梨影病源，余一人知之耳。病源不去，病岂能除？彼筠倩纵兼有慧心热血，善为劝慰之词，曲尽缠绵之意，中间终隔着一层厚膜。余知梨影必不肯遽以心事诉之筠倩，则筠倩又何从见其胸膈间物而为之治疗耶？

事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余以筠倩归来，于梨影之病无所重轻，而孰知不然。两日间，个侬病耗传送于余耳者，乃足令余喜极而骇。昨晚秋儿告余曰："筠姑归后，夫人之病即十去其八九。昏者以清，呓者以息。浃旬以来水浆未入于口者，今已能啜粥半瓯矣。筠姑诚吉人，一来即立驱病魔远去，良于医生万万。婢子愿其常守此善病之夫人而不离也。"言毕，目余而笑，若知余闻此讯亦必喜不自禁者。是儿慧解人意，梨影遣以侍余。渠既病，入侍汤药，余每日仅于晚餐时一见之，悄立灯前，愁容一掬。俟余餐毕，匆匆收拾残肴以去。今则笑声恰恰，已复其憨痴之常态，若自表其无限之愉快者。则其所言者确也。天相伊人，灾消病退，好音自至，余宁不喜？顾实有不可解者。彼之病，其来也若飘风，其去也若骤雨，关键何在？岂属筠倩耶？使筠倩之能力果能疗彼心疾者，则彼又何为而病？此事余滋不信，个中疑有别因，殊难悬揣也。

梨影病卧以来，余亦未有一宵稳睡。今彼病渐愈，余忧可解，黑甜乡中宜有余之位置矣，然竟不得，以其愈之奇也。余

必欲求其故，乃至苦思冥索，辗转终宵，东方又明，依然无寐。为余之双眸者亦云苦矣。思之不得，转疑彼丫环狡狯，造作是语以欺余。梨影此时或仍是昏沉一榻，恹恹作病潇湘也。顾余此想又于事实不合，盖辍学之鹏郎今夕又嘻嘻而来，就余补课矣。讯之良确，且曰："余母今日已倚枕支半身起，与阿姑絮絮作闲谈。余久不见余母笑容，今复见之，余心滋乐。阿姑爱余，尤爱余母。余因阿姑能乐余母，乃益爱阿姑。先生亦知兹数日来，阿谁伴余寝者？"余曰："殆若母耳？"鹏郎曰："否。余与阿姑同宿也。"余聆此一番报告，心益茫然。童子何知？只知恋母。今其出言之际，亦惓惓于其姑，则筠倩之为人，良有与人以可爱者矣。然余不解其何以能愈梨影之病也。余意筠倩纵可爱，梨影之忽焉而愈，事决与彼无关。然则其故果安在耶？思之重思之，忽大悟曰："梨影殆绝余矣。彼为余牵率，同堕苦海，载沉载浮，几濒于死。今乃于急流万丈之中，力求振拔，一跃而独登彼岸。能如是乎，岂不甚善？然而余怀渺渺，月惨云愁；此恨绵绵，天长地久。病余大觉，渠早为出梦之人；劫后相怜，余已作沾泥之絮。天乎无情，此局如何便了哉？

疑云一朵，犹滞心头。余度梨影之心必已莹然彻悟，拨云雾而见青天，故幽忧之疾以解。然未得其自示，则拟议之词又乌足据为定案？彼意果如余料者，亦当有一言示余，以为永诀。果也鹏郎今夕乃又以瑶缄至，余意是必绝交之书也。孰知一罄内容，乃有想入非非、令人惊叹欲绝者。噫！梨影之爱我，可谓至矣；梨影之用心，可谓苦矣。姑录其书于日记。

　　一病经旬，恍如隔世。前承寄书慰问，适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爱我者定能谅之。梨影之病，

本属自伤，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前次来书，语语激烈，未免太痴于情。出之以难平之愤，宣之以过甚之辞，情深如许，一往直前，而于两人目前所处之地位，实未暇审顾周详也。梨影不敢自爱，而不愿以爱君者累君，尤不愿以自误者误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实不敢与闻。

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对于己者之心将何以安耶？况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难安者在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舜且尝自专；夫妇居室，人之大伦，先哲早有明训。君上有五旬之母，下无三尺之童。宜尔室家，乐而妻孥，本人生应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逑之君子，甘为绝世之独夫。试问此后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欢者何人？米盐琐屑、操井臼之劳者何人？弃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痴情，既为情场之怨鬼，复为名教之罪人。君固读书明理者，胡行为之乖僻、思想之谬误一至于此！梨影窃为君不取也。《语》云：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君痴若此，岂竟欲胜天耶？吾恐无情之碧翁，且以君言为怨谳，将沦我两人于泪泉冤海，而万劫莫脱也。青春未艾，便尔灰颓，君纵不自惜，独不为父母惜身、为国家惜才乎？君风流文采，冠绝一时，将来事业，何可限量？乃为一薄命之梨影，愿捐弃人生一切，终身常抱悲观，将使奇谈笑史传播四方，天下后世必以君为话柄，以为才识如君，志趣如君，乃为一女子故而衔冤毕世、遗恨千秋，恐君虽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顾曰吾心已安耶？

君诚多情，惜情多不能自制，致有太过之弊。过犹不

及，君之多情，适与无情者等。梨影爱君，梨影实不敢爱君矣。总之此生此世，梨影与君断无关系。罗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妇，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尽之缘。冤债未偿，既相期夫来世；良姻别缔，何不慊于今生？君不设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即设誓，梨影亦无从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乐境，何苦自寻烦恼、誓死不回，效殷浩之书空、愿伯道之无后，为大千世界第一痴人哉！梨影为君计，其速扫除魔障，斩断情丝，勿以薄命人为念。梨影以君为师，君以梨影为友。我善抚孤，以尽未亡人之天职；君速娶妇，以全为子者之孝道。两人之情可以从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审而计之熟矣。然脉脉深情，梨影实终身铭感，不敢负君。为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为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复君一生之幸福，此即梨影之所以报君者也。顾求之急而得之愈难，寸肠辗转，思欲得有以报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来也。为君一封书，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爱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为痛苦者乎？君如不愿梨影之有所痛苦，则当念梨影为君筹画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为不入耳之谈，而以梨影之言为不得已之举，谅其衷曲，俛而从之，此则梨影谨奉一瓣心香，虔诚祷祝而深望君不负梨影病后之一书也。

梨影之所以为君计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之翘楚也。发初齐额，问年才豆蔻梢头；气足凌人，奋志拔裙钗队里。君得此人，可偿梨影矣。阿翁仅此一女，爱逾拱璧。尝言欲觅一佳婿如君者，以娱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搁起。君归去，速请冰人，事当成就。筠倩与梨影情甚昵，君求婚于我翁，

我为君转求于筠倩，计无有不遂者。此失陇得蜀之计，事成则梨影可以报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从梨影言，梨影实终身受赐；若竟执迷不悟，以誓言为不可追，以劝言为不足信，必欲与薄命之梨影坚持到底，缠扰不休，则梨影不难复病，此外无可报君，惟有以一死报君矣。然梨影虽死，终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犹欲于睡梦中冀悟君于万一也。君怜梨影，知君必能从梨影言，终不忍梨影之为君再病，且为君而死也。

率书数纸，墨泪交萦，无任急切待命之至。附呈四诗，祈察。

残宵苦忆泪如麻，只为当初举念差。
垂死病中惊坐起，昏灯一点忽开花。

他生有福尽堪修，何必今生定不休？
侬欲替天来补恨，愁云啼雨一齐收。

九转螺肠苦费思，好春拚付隔墙枝。
他年璧月团圞夜，莫忘梨花泪尽时。

病起心情尚渺茫，重修密札报痴郎。
书成不见相思字，此是儿家续命汤。

嗟乎！梨影欲绝余则绝余矣，胡为又节外生枝，多此一札、一诗耶！夫筠倩何人？何与余事者？亦何与彼事者？余于世无缘，强他人之缘以为己缘，又焉能必其如愿？即如愿矣，而人自人，我自我，我固无缘，人且为我而失其缘，我自福薄，应食此报，而人则何辜？离恨天缺其一角，岂他山之石所

能借补耶！以俗情衡之，余年少翩翩，多情自负，尘世风华，阿谁无分？爱河汩汩，情天苍苍，宁独少我何梦霞一人游泳回翔之地？何为而自歧其趋，沦入于颓丧灰败之一境？即彼梨影之用心，盖亦谓薄命人一生已矣。尔独何心为此无益之凄恋？脂粉丛中不少怜才巨眼，尔欲用情，可用之处正多，独不应用之于余。夫此意何常非是，余亦常以之自问：年华未老，才思犹多，欲于情爱场中觅一知心佳侣，尚非在必不可得之数，何不弃而之他，自谋幸福？天壤之间，固岂仅一飘零女子白梨影足系吾情者？然而一转念之顷，则复塌然而歔：吾生固无望也。回忆十年来之所遭，无一足称余意。少年人欢愉活泼之情，已为恶劣境遇摧折殆尽。使不遇梨影者，余且终为木然无情之人；既遇梨影，同沦落之感，一寸心灰，居然复活；而名花已老，惆怅春风复活之情，不期又如浇冰雪，冷彻胸腑。总之，余非自弃，天实弃余。今日之事，欲余力摈梨影于度外，余即自问不逮，亦当勉抑此心，强归割忍；欲余舍梨影而他图，则余情无多，死而复活，活而复死，一再打击之余，决无此自振之能力。

梨影知余已深，今逆余意而为是言，良非得已。盖谓余心太忍，以不遂其情之故，竟欲将人生万有，一概捐除，事涉于彼，胡能自安？委屈求全，迫而出此，余宁不知其旨？实则余忍心绝世，初非为彼一人，不过一遇彼而余微生一线之希望砉然遂斩，无可再续。人事至一败到底、万难转圜之际，亦惟有逆来顺受，奄奄忽忽，心绝气平，一任彼苍摆布而已。徒唤奈何，固无所益；强作解人，亦宁有济？梨影愚矣！彼之一身如风花飘荡，悠悠无极，自为处置，尚无把握，又焉能处置余者？余意彼能绝余，事实最佳。嫠妇生涯，将来或尚有苦尽甘

来之日。至余此后何以自处，天意苍茫，余且无权，彼更无庸过问。若终不能绝余者，则余即勉从其言，别枝飞上，而彼与余之关系终无法以解除。新欢不乐，旧恨弥长，究其结果，徒令余多增一重恶业，而彼亦刺目不堪，伤心无既，是又抱薪救火之类矣。余知爱情者乃纯洁高尚之物，万不可为尘俗之见所污。余今抱此情以终古，事虽茫茫，而纯洁高尚之质自在。一着尘缘，则我且失其为我，不第此无聊酬答可以不必，即昔日之一冢梨云亦为多事。花魂有知，将于地下笑人矣。至此而余意已决，则疾书四绝以报梨影：

劝侬勉作画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真。
蜀道崎岖行不得，拚教辜负陇头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须论。
一枝木笔难销恨，终爱梨花有泪痕。

天荒地老愿终赊，那有心情恋物华？
不见青陵孤蝶在，何曾飞上别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谐，误却东风意总乖。
最是客窗风雨夕，痴魂频梦合欢鞋。

四诗直书余之胸臆，不作欺人语。方欲交鹏郎携去，以了此事，忽念梨影读此诗将若何耶？则复取梨影来复书阅之，而余又爽然自失。彼病为余，彼病之愈亦为余，余今实操彼生杀之权。余欲彼生，则当立允此事；否则是彼得生机，而余忍绝之也。余可以自绝其生，惟决不可再以残暴之行为，加之爱我之人。诗题红叶，有心却是无心；人瘦黄花，一病何堪再病！

彼为此书，知余必不忍相负，成算在胸，症结尽解，故不药而能霍然。总之两情至此，万无可合之理，又万无可离之理，更万无长此不合不离之理。天下无论何事，美满者无所用其踌躇，破坏者必思所以补救。至于无可补救，则亦必有归宿。今古情场，例无悬案。譬之奕也，落子已错，则收局殊难，然明知其难，而局终不可不收。收之之法，能出一生于九死之中，转败为胜，斯为最幸；否则，亦至于一局全输而止。

今梨影之于余，一子误投，败象立见矣。欲不终局而止欤，势已有所不能。然则此一局残枰，终必有以收拾之。梨影此言，即收局之末着。此着而再失败者，则舍一死外，实更无他法以救余，且以自救。余即甘自暴弃，千灾万毒，一身当之可耳，顾何为累人至死？前此彼此相恋，固为自寻苦痛，无可诿者。律之以义，余为主动，则所受苦痛之分量，自应较彼为多。今余允此事欤，则余之苦痛自然增加，而彼之苦痛可以轻减；不允此事欤，则余之苦痛未能轻减，而彼之苦痛且将增加。余既愿一身受此苦痛矣，则凡一事而可使彼身之苦痛过渡以加于余者，余皆当勉为之，以赎己过。允之宜也。况今彼所以为余计者既周且至，情义悉合，有使余不得不允者乎。余思至此，乃将已成之诗草毁之弗呈，而别作一书以慰伊人之望。顾下笔之际，艰窘万状，汩汩思潮，逆流而上，一字一痛。此书结果，未知其为成为败，或竟为后日冥司对簿时一宗罪案。然我何梦霞终不敢曰余心之愿也。

梨影青览：汝书来，知汝病已瘳，且忻且慰。至书中所述所以愈若病者，乃大与余忤。余已累汝，何必再累一人？即为汝计，亦必不愿以吾二人冤孽牵连之故，而波及无辜，同沦冤海。汝为此言，余固知非出汝本意，不过为余一人之前

途计耳。使余能自将前约取消者，则汝且心安体泰，箝口结舌。人家儿女自有因缘，顾何忍将他人毕生之幸福，为己轻于一掷者？以此质汝，汝当云然。然而余之与汝，以情事言，则可云至恋；以地位言，固万无可恋。此一段悠谬荒唐之情史，汝即欲收束之，则收束之可耳。行云流水，一梦无痕，画蛇添足奚为者？汝当知汝既收其旧者，此后余即有意辟其新者，亦必不再牵汝入内，汝复何疑焉？

书至此，觉语太直遂，仍有相怼之意。梨影读之，且谓余不谅，非所以慰彼也。则立变其语调，而续书曰：

余今为汝言之：余实能强忍以绝汝，惟绝汝之后，望汝勿复问我。而汝固不能不问，则余又将奈汝何？嗟乎梨影！汝前言：今生与余断无关系。斯言良是。汝白氏女、崔氏妇，而余则路人也。余非狂，且生平不知恋爱为何物，自遇汝而后，乃几几不克自支。然越礼犯分之嫌，所弗敢蹈。清夜皇皇，若怀大慝，魂梦亦为不适。每一夕数惊，疑此身之已沦恶孽。自苦若此，固不如早归决绝，尚可求身心之安适。所最奇者，初遇汝时，早悉汝之身世，尝视汝为神圣不可侵犯，冀以敬畏之心战胜爱慕。而一点倾向于汝之真情，乃若本诸天赋，非人力所能遏抑，虽万死有所不避。明知无分，强说有缘，则余亦无能自解。今即云余能绝汝，不过全汝而已，欲自全难也。质言之，余情已如揉碎之花，片片零落，欲再集合碎瓣，复为一完美之花，上之枝头，以媚春风，此必不可能之事。则余惟有将此零星粉碎之情，收拾而吞咽之，不复为人所见。异日死后，挟以入地，或挈之升天，待汝于黄泉碧落之间，一一出以相证。今生之事已矣、已矣，夫复何言！

虽然,余兹喋喋向汝诉此冤苦,知已非复汝所愿闻。汝所望于余者，只欲余允汝书中之语。汝为余回肠百转，出死入生，余宁不知之？以汝兰蕙之姿，冰霜之质，万缘皆净，一尘不惊，只以余故复入魔障，颠顿至于如此，余有良心，殊未足以对汝。汝今即与余绝，而太空无物之中，已着有一点浮云，吹拨不去，其终不能恝然于余也固也。余已苦汝万状，今汝所求余最后之一言，余明知此言一出口，即定汝生死之局，其关系绝重。余纵自问万不肯出此，然何忍复吝兹一诺，以绝汝一线自全之道耶？嗟乎梨影！余今允汝矣！余尝谓为人不如为傀儡，自今以后，余愿化余身为木木无知之傀儡，而以处置之权属之于汝。置余于东则东，置余于西则西，而此傀儡之如何下场，亦任汝为余收拾。然此特警言，余固不能真为傀儡也。傀儡不可为，则惟有自置余身于生命之外，而择有益于汝之事，尽吾力以为之，以慰汝心而消吾眚，至于能尽力索而止，如是而已。

病体新愈，千万珍重。鹏郎课读如恒，勿以为念。梦霞顿首。

余就灯下草此断肠书，滔滔若泻，纸有尽时，而手腕且僵，两目乃昏不见物，盖沉闷极矣！长吁一声，掷笔而起。远听街头寒柝，已报三更。鹏郎此时安睡已久，深夜安得传书之人？则藏之以待明朝。实则余意初不欲以此书呈梨影，迫于万难，勉强出此。明知此书一去，可全梨影，余实不能自全。今我之为我，止此一宵，自明日始，当另易一人，脱皮换骨，装出一副假面目，行尸走肉，享人世间庸庸之福已耳。此短促之残宵，不久即与吾唯一无二之情以俱逝；而对我之昏灯一

穗，膏涸焰枯，亦遂与吾心同时并入于垂尽之境。大局已定，计无可挽，则并此残宵一晌之光阴，亦不复加以珍惜，悄然展衾而卧。一回念间，万种痴情已成陈迹，则辘轳心事此时亦渐臻平坦，蘧蘧一枕，梦境转甜。比晓钟动罢，睡味初回，懵腾间闻耳畔有人唤曰："醒乎？吾已待半钟矣。"启衾张目而视，则乱发蓬松而立吾床前者，乃为鹏郎。

余惺忪问："何时？晏乎？"鹏郎曰："尚早。"余曰："然则汝清晨奔越至此，又奚事者？"鹏郎曰："余方睡，阿母唤余起耳。"余瞿然曰："然则若母必先起矣。渠病新痊，胡不事休养，而早起若此？得毋又中晓寒耶？"语甫出口，忽自悔：余何为复琐琐不了？此后余于彼事，当一切付之不闻不问，斯为最善。寻思间，闻鹏郎答曰："先生，吾母盖彻夜未眠也。昨余课罢归寝，吾母即询余以先生有物交汝携来否？余答以无，彼则嗒然，手承其颐，沉思无语。俄起取床前一豆蔻盒，将先生叠次寄呈之书稿，一一出而翻阅之，反复不已。忽而眉颦，忽而泪落。旋余即入睡，不复知其何作。今晨窃觇之，鬓钗未卸，犹然昨夜残妆，其不睡也可知。"余闻是语，突觉胸中起一不可名状之剧感，兜的上心，抑之愈蓬然而转无已，则力忍语鹏郎曰："汝知若母未睡，兹遣汝来，曾以何语诏汝？"鹏郎曰："固无所事，不过嘱我视先生已起否耳。先生，吾母皇皇促余起，乃只为此。"语已，嗤然而笑。噫！鹏郎能笑而余则心滋伤矣！即就枕畔，取余昨夜所书者以授鹏郎，麾之速去。鹏郎既行，余复掩衾僵卧。汍澜久之，日上三竿，始不获已而起。揽镜自视，目肿如桃。秋儿以盥具至，则取巾力拭其泪晕，不御晨餐，惘然赴校矣。

细雨飞梅，风日尽晦，伤心抚景，益觉恻恻少欢；环顾前

途，亦复沉黑若漆，乃与天时适合，而斯时也，校中暑假之期已至，循例举行季考，竟日郎当，无术自脱。自念心绪若此，复有此不耐之事烦扰不休，真令人闷苦欲死！总恨当日出处不慎，不应投身学界，更不应来此蓉湖，平白地生出许多烦恼，则默呼子春误我不止。校中同人见余闷闷不乐，均莫知所以。盖余以近月以来，到校供职，恒长日无欢容，且复暴怒，学生之不率教者乃大为余苦。同人见惯，即亦不以为异，谓余殆由性僻所致，否则亦痫发耳。惟鹿苹知余较深，时就余殷殷慰问。然亦隔靴搔痒，未得痒处所在。而余则苦惟自咽，不能将难言之隐举以示人，则相与唯唯诺诺。然知鹿苹心中一朵疑云，亦正时时团结，拨之不开也。彼见余今日尤改常度，面色如灰，疑余且病，则力劝休息。且谓校中未了事，愿为庖代半日。余感其意，未暮自归。

足甫及阈，鹏郎已迎面至，低呼曰："先生，今日归何早耶？"余不应而入。鹏郎亦迹余至室中，探袖出函，置之案上，返身欲奔。余呼止之，欲有所询，而心忽自警，目注鹏郎，久久不能作一语，则复面赪而微睇。鹏郎不解，亦微诧言曰："先生病耶？吾视先生状貌，乃大与曩日异也。"余亟应曰："否，吾固甚适。汝且去，吾有需再唤汝。"鹏郎逡巡遂出，室中复遗余一人。案头书赫然固在，平日似此情形，余不知几经熟历，殆如印板文字，未或稍易。每得一书，辄心花怒开，恨不能一目而尽。独今日对此书，乃殊不欲观。顾又不能不观，木坐有顷，乃徐取阅之。文曰：

展诵来书，思深语苦，宛转欲绝。想君落笔时，胸头肠角不知作几次回旋，乃有此消魂刻骨之语。即铁石人见之，亦当不支，矧肠断泪枯之梨影耶！嗟夫！嗟夫！人生

到此，尚复奚言！君能决绝，绝之便也，抑梨影中怀杌桯，尚有所表白于君前者，则惟是耿耿私衷，尽情倾倒，固未尝不与君同其眷恋，而返顾己身，复念君事，均不可有此，则力遏此念使弗萌，且惴惴焉惟恐君之已洞吾肺腑，而益助君情苗之怒长，持此念也。自遇君以迄于今，盖半载如一日，而终不能自绝于君，则梨影所不能自解也。窃尝思之：古今来情场中痴男怨女一往缠绵者尽多，无不先有希望而后有爱情。美满者不必论；彼缺陷者，当时固亦皇皇然各有所注，力向前趋，至于山穷水尽，目的终无由达，不得已而呼罢手。然后之人论其事者，已群笑其痴。若梨影之于君，华年已非，希望早绝，乃明知之而故陷之，落花同梦，止水再波，一若天心尚可挽回、人事不容不尽者，是诚空前绝后得未尝有之情痴矣。夫天使梨影识君于今日，是天不欲以梨影属君也明甚。君即欲怨天，而天且嗔君诞妄，谓君自沦苦障耳。嗟乎霞君！我于君前事皆谬，而我谬尤多。及今忏之，犹或可及，然我已累君，乃益不能置君。所以为君计者，必欲使君由我而失者，复由我而得之，则前途始无挂碍，或可以稍盖吾愆于万一。今君已勉从吾请，我心甚慰。然寻绎书意，低徊往复，觉允我之语乃出之至艰，则此事似非君所愿。君意一允此事，即不能自全，盖谓得一名义上之筠倩，即将失一精神上之梨影也。抑知此事即不发生，君已失梨影矣，亦何常可以自全？君苟悟者，此后可全之处正多。大事已尽，则形神俱适，而两心之维系仍弥永无既；留此莹洁朗彻之情，常放光明，共日月以照耀乾坤足矣。作如是想，则并来生一约亦属多赘，更何有于今生？以君高明，何观

不达，闻此言也，其亦破涕一笑乎？

五月二十日醉花楼主梨影谨言霞君吟儿。

书外另附一纸，为七律二首，则并读之：

我本深闺待死身，何须迟暮怨芳春？多情终为多情累，失意偏逢失意人。流水前番欢已逝，落花后约梦常新。劝君莫负平生志，且向春风忏绮因。

今生来世两休休，剩有痴魂终古留。八九光阴消病里，万千心绪讳眉头。重重魔障除非易，滚滚情澜遏尚流。终是闲愁抛未得，春光不度醉花楼。

大凡人至此情爱关头，把持不定、流荡忘返者，十人而九。即能辨明"情"字之真理，而以礼自束，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其人固属难得。而情关险恶，一入不可复出，乃至痛哭呼天，埋愁入地，一腔冤愤，无处可消，终则侘傺无聊以死，诚不若无情者之一生安贴也。虽然，世岂有无情者？吾人呱呱堕地，既带此一点情根，能将此情根滋溉而保护之，发挥而张大之，择可用之处而善用之，方不负上帝生人之责，而收果时之为良为恶，正无庸顾问也。余生平常持一种僻论，谓"情"之一字，专为才子佳人而设。非真才子真佳人，不能解此情；非缘悭福薄之才子佳人，不能解此真情。情之真际，于辛苦磨炼中出之；情之真味，于梦泪狼藉中得之。盖有尽者非真情，不尽者乃是真情。而情之消长，即以事之成败为断。

吾视世间夫妇之情，殆未有不尽者也。彼一遇即合者，固不足以言情。始离终合者，当初历尽困难，用情虽苦，获果殊甘，踌躇志满，自诩艳福；洎乎华年既逝，情田渐芜，垂老画双蛾，亦觉淡而无味，事过情迁，终必有灰灭烟销之日。白头鸳侣数十年如一日者，固为情场中所仅见。矧即情终不变而飞

鸟投林，其时已至美人黄土、名士青山，又谁向冢中枯骸说恩论爱哉！此等已成之眷属，其中亦不乏有情之才子佳人，惟因愿既获遂，转不能尽其爱情之分量，身死而情亦与之俱死，是亦岂得为幸？反而观之，彼不能成者，颠倒一生，艰难万种，生则沉沉饮泣，死亦恻恻含冤，而此一段未了深情，埋于地下、或散于人间者，乃历万劫而尚存，共千秋以不朽。所谓川岳有灵，永护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终圆割臂之盟。是亦岂得谓之不幸哉！吾故曰：天不使有情之才子佳人成眷属者，盖以庸庸之福，惟庸庸者可享，与“情”字无关。天生一二情种，不知泄却几许菁英，而不使之于茫茫情海中作一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绵真源于一线，徒以尘世间美满因缘尽其情量，是即不得为厚待情种也。余持此论，自矜偏解，先有一不成之见存于胸中，因之而言语行为不期尽趋于萧飒一路，而不如意事纷至沓来，捷于影响。今则余意中所虚构之一境，竟不幸于余身亲陷之。余非情种，而情之回旋缭绕于余身者，乃至缠绵而不解。余已拚捐弃一生幸福，以保此情于永久，而当前苦痛乃有为人生所万不能受者，如罪人之受凌迟，其难堪乃在欲死不死之间也。无可如何，作旷达语以自解。一念方作达观，一念复涉于痴恋，此特无聊可怜之想，自欺欺人之语，实则用情既深，万无觉悟者也。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人以为达矣，不知彼惟未能忘情，故歌以自遣。达如庄子，犹不免此，矧吾辈质仅中人，心非顽石，遭遇如此，其能自为解脱耶！

梨影此书，语则达矣，然仅以慰余，实不能自慰，究之余亦未可得而慰也。彼果能如书中之言，一切付之达观者，则当径与余绝，病又何为？僵桃代李，接木移花，不更多此一举哉？彼若谓此事成就，可以弥补余生之缺憾，则诚大谬！彼意以大局

为重，以私情为轻，而于余此后之何以自聊，恐亦未尝代为计及。嗟乎梨影！欲余舍意中之汝，而与一爱情不属之人强颜欢笑，余独何心而能耐此？此事结果滋可惧也！坐对一灯，心迹为晦，辄和二律，藉代鹃诉。

白萍一叶是吾身，尚许浮花占晚春。万古乾坤几恨事，五更风雨两愁人。罗衣病后腰应减，锦字灯前意转新。情到能痴原不悔，又翻此局太无因。

今生事业算都休，如水韶华去不留。已到悬崖终撒手，愿沉苦海不回头。僵蚕丝尽身常缚，残蜡心灰泪更流。只有梦魂自来去，每随明月度南楼。

余既允梨影之请，梨影尤望此事速成，得早完其心事。而余则意非所属，志不在谐；且此婚姻问题，在理虽可自由，而有母、兄在，亦应得其同意，胡可草草自为解决者？矧蹇修一职，此时尚难其人，最适当者为石痴，今又远在异国。余意俟石痴归来，然后提议此事，毋须汲汲，梨影亦以为然。余为此言，意主延缓。预计石痴归国当在八、九月之间，为时尚远。人事万变，此数月之光阴，不知更历若何变幻。使梨影对于此事之热度幸而下降，则一段姻缘自可融消无迹，而余之初志获遂，是亦未为非计也。

梅雨沉沉，终无霁理。一年中惟此时节，最是恼人。落落一斋，黯如窀窗，一到黄昏，更难消受。喧声盈耳，起落如潮，手抚空床，欲眠不得。起视孤灯，乍明又灭，窗纸破处，时有雨花飘入，迷濛若雾，陡觉新寒骤加，袭肤难忍，则复蒙被卧。此时乡思离愁，一一为雨声催起，而一片吟魂，越窗而出，更不知飘荡至于何所。遥想彼空闺独处之梨影，一阵廉纤，十分凄寂，虾须不卷，鸭兽无温，掩袖含啼，泪点与雨珠并滴，

展衾怯冷，愁心和香梦都清，其凄凉况味，或更有较我难堪者在也。枕上口占二绝句云：

池塘乱草长烟苗，困柳欺梅分外骄。
已觉凄凉禁不得，窗前幸未种芭蕉。

冷雨浇春春已残，炉灰拨尽酒阑珊。
醉花楼上书窗畔，今夜平分一半寒。

清吟达晓，梦少愁多，风雨潇潇之中，鸡声四起矣。拥衾瑟缩，了无暖意，则亦不恋，披衣自榻而下。推窗四望，雨势犹盛，黑云垂垂，一天皆墨。而冷风若镞，迎面刺人，着肤作奇痛，觉不可当。思掩窗而入，忽远见一人自西廊来，审之鹏郎也。既至，谓余曰："先生起胡夙？寒甚，曷加衣乎？"时余身御单袷，冷至难耐，鹏郎入室取一絮袄，逼余易之，且言曰："今晨若非吾母命吾来视，先生必中寒而病。吾母每谓先生偌大年纪，乃如一才离保抱之小孩，起居饮食，犹在在需人调护也。"余闻言，不觉扑嗤一笑，曰："余为小孩，汝且为大人矣？"鹏郎亦笑。旋问余曰："风雨载涂，行人已断，今日赴校乎？"余曰："今日为举行放假之日，不可不往。校事毕，余明日行矣。"鹏郎惊愕曰："行耶？行何往者？吾必不使先生行。先生住吾家佳也。"余笑曰："是又奇矣！余自有家，今客汝家者三、四月，奈何不思归？且不久即复来视汝也。"鹏郎蹙然曰："否。吾与先生相处久，不愿一日离先生。先生爱我，奈何舍我去？脱吾力不能挽先生者，吾必请于吾母，止先生勿行，恐先生亦不能自主也。"余曰："余欲行，若母又乌能阻余？能阻余者，惟有天耳。脱雨不止者，余且作数日留，晴后乃行耳。"鹏郎始有喜色曰："然则吾愿天一雨十年也。"余怜其憨，抱置

于膝而吻之，随取一笺将两诗录出，置伊袖内。一回首间，奔入视母矣。

是日校中举行夏季休业式。午后事毕，余即出校。风片雨丝，泥泞遍道，几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踉跄归寓，外衣尽湿，双履亦拖泥不能步。秋儿侍余易衣纳履毕，询余膳未，余答以已膳，乃去。余思就坐，而目光所及，案头有一诗笺在，取而阅之，即和余听雨之作也。

情苗难润润愁苗，泪洗眉峰惨不骄。
自是愁心容易乱，非关昨夜听芭蕉。

雨声滴共漏声残，被冷鸳鸯枕冷珊。
拚受凄凉眠一觉，娇儿独睡惯惊寒。

伤哉嫠妇！鞠育孤儿，值此风雨清宵，益觉凄然吊影。火冷香销，迟徊未寝，而帐中鼾睡之儿，时时梦中呼母，此情此景，怎生消受？未亡人孤苦生涯，尽此二十八字中矣。方慨叹间，鹏郎复至。余问之曰："汝家后院有芭蕉乎？"鹏郎曰："有之。高且过于人，其矮者亦等于余。"余曰："此恼人物何不剪而去之？"鹏郎曰："余母手植此蕉，谓蕉之为物，晴雨皆宜。书长人倦，绿上窗纱，可以遮日而招凉，何为剪之？"余微叹曰："风雨连宵，繁响不辍，渠独不怕滴碎愁心耶！"鹏郎曰："芭蕉着雨，有碎玉声，清脆亦足娱耳。先生胡独不喜？"余曰："余所以恶之者，正以其频作闹剧，扰人无寐也。"鹏郎曰："吾殊不然。渠自作声，吾自寻好梦耳。"余曰："痴儿，汝不知愁，自不畏此絮愁之物。若汝母者……"至此遽止，续言曰："鹏郎，汝以余言告汝母，此后风朝雨夕，欲得安眠一觉者，其先剪此蕉也。"鹏郎曰："诺。"

既而鹏郎问余曰："明日不雨，先生果行耶？"余曰："必行。"鹏郎曰："吾已言于吾母，吾母谓先生离家久，必欲行者，亦不能相阻。惟嘱先生六月中必一来视吾，勿待秋期也。"余曰："此必汝饶舌所致。吾知汝母必不便吾冒暑作无谓之奔波也。"鹏郎曰："否。此确母意，儿何敢诳？先生此去，正逢炎夏，城市烦嚣，不如乡居清净，足以避暑。与使在家闷损，何如来此小住？且先生爱花，吾家有荷花数缸，花开如斗，届时能践约者，当留与先生赏玩也。"余曰："谢汝厚我，请以荷花生日为期，吾当买棹而来，与汝共祝荷花之寿。"

傍晚雨止，天忽开朗，明日之行决矣。乃将案头乱稿草草收拾之，纳诸行箧。忆曩与兄，书约期在五月中浣，同归故乡，今已月杪，阿兄必已先归，而余尚淹滞未行，累家人盼煞矣。整理既竟，即遣崔氏纪纲赴校嘱鹿苹为雇一艇，预备早行。崔翁知余将别，治杯酒以相饯，并邀鹿苹为陪。却之不得，相与偕饮。长者多情，席间亦谆以早定行期为嘱。酒阑人散，余亦薄醉，复于灯下拈管，草留别诗数章，拉杂成之，藉为纪念。而余之日记簿，明晨亦将挈之偕返，当于下页别开生面，重叙家庭乐事矣。

寓馆栖迟病客身，怜才红粉出风尘。
伤心十载青衫泪，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发后遇云英，又见枝头榴火明。
无限缠绵无限感，于今添得是离情。

略整行装不满舟，会期暗约在初秋。
劝君今日姑收泪，留待重逢相对流。

两情如此去何安？愁乱千丝欲割难。
别后叮咛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阑干。

梦醒独起五更头，月自多情上小楼。
今夜明蟾凉似水，天涯照得几人愁？

分飞劳燕帐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
记取荷花生日节，重寻鸿爪未模糊。

评

筠倩庸中佼佼，自是可儿，而梦霞视之异常淡漠，盖其胸中已有一梨花小影，先入为主，余子碌碌，无足当其一盼也。以当日地位论，梦霞能用情于筠倩，斯为正当。今彼乃以筠倩为可爱，以梨影为可怜，且曰“吾辈用情，在彼不在此”，是其心以不正当者为正当也久矣。牵缠到底，贻恨无穷，何其谬耶！

筠倩之归在五月之初，奉父命省嫂病也。考其时距校中暑假尚差二、三星期，此点足正《玉梨魂》之误。李代桃僵之计，微特梦霞不曾想到，即梨娘于未见筠倩之先亦不曾想到。一棹归来，会逢其适，盖冥冥中有牵丝者。然而筠倩冤矣！

梨娘为梦霞，百转千回，惨同流血，卒于无可奈何之中，得此一计，其意固欲自免一死。不知此计一成，转以促其速死，欲不谓之孽，焉可得哉？

梨娘之诗，不载于《玉梨魂》者甚多。此章所有六绝、二律，皆漏记者也。

所谓真爱情者，一度属人，终身不二。梦霞此时胸头方寸地，已为梨娘小影占据殆满，万不能以他人夺其位置，此在梦霞亦无如何。所恨者，天既生梨娘，何为复生筠倩？且何为生筠倩于崔氏之家？使一朵自由花亦陷入于情爱漩涡之内？此实筠倩之命，非二人之过也。

一着错，满盘输。两人之错，错在于先。先着既错，欲以末着补救之，已成倒挽九牛之势。即此着而果获效，亦终为不了之局，况复着着趋于失败乎？噫！君子所以贵慎始也！

梦霞此次答书，《玉梨魂》亦未载，沉郁顿挫，倾倒出之，不复自留余地，其深刻处入木三分，洵一字一滴血也。梦霞有许多未了事，梦霞不自筹而梨娘代为筹之，此计正所以全梦霞也。使梦霞而能如梨娘言者，何尝不可自全？乃一则曰"自全难"，再则曰"不能自全"，彼所谓"难"与"不能"者，意固别有在，女陈平其奈此痴宝玉何哉！

梨娘一宵无寐，望梦霞之一诺，盖亦知此事万非梦霞所愿，故彷徨无已也。然此一纸断肠书入于彼目，又不知悲慨至胡地。梦霞万千情绪，可一言以蔽之曰：始终不肯放过而已。若而人者，余终觉其可恨之处多，可怜之处少也。

梨娘书中末段，故作旷达语，愈旷达乃愈觉其可痛。律诗第二首，欲抛还恋，是欲绝人而不能自绝也，吾是以知两人之终不可绝矣。

论"情"字十分警辟。世间姻缘美满者，往往不能尽其情量。无怪彼苍恶作剧，必欲将痴男怨女一一驱而纳诸愁城恨海中也。使有情的才子佳人都成了眷属，天地间之情种子且将自此而绝矣。

两人对于姻事，其心理之缓急，适成一反比例，相同者一“痴”字耳。梨娘之望其速成，以了心事，痴也；梦霞之望其不成，以全盟誓，亦痴也。

风雨夕制风雨词，《石头记》亦有此事。特彼在于深秋，此则在于初夏。风风雨雨可怜宵，愁人当之，随时可以肠断，不必秋雨秋风，才是伤心时候也。

荷花生日之约，《玉梨魂》未曾叙明，诗语便觉无根。其后梦霞因病爽约，故复有“已负荷花生日期”之句。

第七章

六　月

大抵情人交际，求之形迹，都属虚假之情，寄诸精神，始臻真实之境。余与梨影知半稔矣，觌面不过一二次，且亦未有一启齿、一握手之欢，惟以诗篇代语，缄札寄情，无形之中，两相默喻。虽形格势禁，难开方便之门，而在两人心中，初不以离合为离合，形迹愈荒疏，而精神愈团结。且已知无分作鹣鹣之比翼，则亦何争此草草之言欢？所以死心塌地，涕泪互酬，愿以螺黛三升、乌丝十幅了此离奇断碎之缘，不愿以无聊之希望为非分之要求。人来槛外，迹近桑间，而适以自污其纯洁无上之圣情也。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心相知矣，又何必形之相合？昭昭者可按迹以求，惟默契于冥冥者，其情乃隐微曲折，而无所不至，弥沦磅礴而靡知所极。然则我今日此行，与梨影殆未足以言别也。“别”之一字，对于长聚者而言。余与梨影以形迹言之，无时非别；以精神言之，无时或别。此后无论余至何处，余心坎上终当有梨影在，如影随形，不离左右。极而言之，梨影而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终不死。即余亦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亦终紧附余身，随余灵魂之所适。质言之，梨影与余之精神，生生死死，殆无有别时也。今日离彼而去，彼实已随余而归矣，余复何伤于此别？虽然，妾歌白纻，郎马青骢，情人分袂，为离别中之最苦者。余与梨影可为情人与否？尚难

下真确之判断。然而两心如此，固不得谓为绝无关系者。湖上帆开之候，正楼头肠断之时，余亦岂能无所恋恋！他人以为苦者，余偏不以为苦，实则不言苦者，其苦愈深；不苦云者，于无可奈何中作自解语耳，于万千苦绪中比较而言之耳。前日之聚非真聚，则今日之别亦可视为假别。别情非苦，更有苦于别情者，个中滋味，恨未能与天下有情人以共喻也。

一帆风顺，朝发而夕抵家矣。将至家门，心忽自怯。念作客半年，他无所益，只赢得一身烦恼。老母临行之嘱，言犹在耳，而数月以来，沉沦于泪泉恨海中，几置家庭于不顾。平安两字，屡误邮程。纵母不怪余，余其何以对母？此中情事，既不能掬以示母，而怀兹隐慝，周旋于伦常之地，欺人虽易，自欺殊难。忆余未行之先，庭帏色笑，甘旨亲承，率性而行，只有天真一味。曾几何时，人犹是而性已非，乃至对于亲爱之家人，声音笑貌，在在须行之以假。思至此则背如芒刺，悔念复萌。然悔固无及，且悔不一悔矣。而卒不能自拔，则余其终负余之老母乎！

挈装入室，母、姊、兄、嫂咸在，各展笑靥以迎余。盖余兄于先二日抵家，余姊则自余行后，守余之约，留伴老母，未赋归也。余前见母，母审视余面，忽诧曰：“儿乎病耶？何憔悴至是惊若母矣！”于是兄若姊若嫂闻母言，均集视线于余。嫂曰：“阿叔果清减几许矣。”姊曰：“顽童扰扰，教授劳形，况复他乡，如何不惫！”兄曰：“吾弟娇怯哉！出门不越百里，便尔不耐。如阿兄飘摇数千里，舟车之劳顿，风霜之侵蚀，且什百倍于吾弟，而容色转丰腴，身躯转壮硕，此又何说？大凡人不能耐得劳苦者，即不能成事业，弟知之否？”余方欲答，母谓兄曰：“汝弟气禀素弱，幼时常在病中，乌可以例汝。使家无衣食

忧者，余亦不使彼离余一步也。”语次欷歔，余兄唯唯不复言。余初不自知其憔悴，闻诸人言，乃复怦怦。余容而果憔悴者，其原因固自有在，与作客之苦实无关系。余母之言，爱余之至者也，余嫂之言顺母意以慰余也，余姊之言原情测理之言也，余兄之言寓爱于勖者也。要之诸人无一非怜余、爱余者也。余既受此家人亲密之慰问，复自省一己隐曲之私情，觉我未足以对人，人尽足以对我，此心益惕然不宁矣。

谈话有顷，晚餐具矣。家人围桌共食，余母频频停箸目余。余知母意欲觇余食量之佳否，余为之勉尽三器。余母似有喜色，意谓余容虽悴而食未减，可稍宽其忧虑也。饭罢，复围坐共谈。余母琐琐询余别后事，余一一告之，惟隐其私。余亦知于家人骨肉之间，不应打诳语，但兹事若骤闻于老母，必疑余有不肖之行为，而大伤其心，故宁暂秘之。纵自知其不当，亦惟有默呼负负而已。

既而余母顾谓余兄曰：“今日之会，一家骨肉尽在于是，余心滋乐。所不足者，若父早殁，而若弟未娶耳。余老矣，残年风烛，刻刻自危。汝弟年已逾冠，正当授室之时，深愿于未死之先，了此一重心事。兄弟无猜，室家永好，一旦撒手尘寰，亦可瞑目泉下。此事殊汲汲矣！”余兄答曰：“母言当。霞弟姻事，儿亦念念在兹。然好女子非易得。如弟矫矫，合匹天人，以儿所见，一派庸脂俗粉，殊未足以偶吾弟也。此事为弟毕生哀乐所系，胡可草草？比者欧风东渐，自由之婚比比皆是，吾母能持放任主义者，儿意不如听弟自择之为愈。”母笑曰：“吾岂顽固老妪，以儿女之幸福供一己之喜怒者？何干涉焉？吾所望于汝等者，只愿兄弟妯娌好合无间，互持家政于将来耳。”余骤聆母与兄提及姻事，不觉又惊又痛。念此事母意若欲强制执

行者，余将何以对梨影？幸阿兄解事，代为关说，得聆母最后之一言，殆无异罪囚之获闻赦令。而回念余意中之事，固已早成画饼。梨影所以为余计者，其事若成，殆较专制婚姻为尤苦，则复木木若痴。而此时余姊见余不语，则转谑余曰："阿母已允弟自择佳偶，吾弟旅锡半年，亦有所谓意中人乎？"斯言也，在姊实出之以无意，而余方涉念及私，闻之不胜疑讶，意余之隐事，岂已为阿姊侦悉乎？不然，何言之关合若斯也，于是面热耳红，不能置答。兄嫂睹余状，均为粲然，姊尤吃吃不已。余益惭惧，至不能举首。余母呵之曰："霞儿腼腆类新妇，素不耐嘲谑，汝为阿姊，奈何故窘之？"余姊闻言，笑乃止，而余意亦解。事后思之，蛇影杯弓，疑心生鬼，说破个中，良笑笑也。

是夜，余兄伴余宿于东舍，余促之归寝，兄不可。余曰："兄意良厚，独不虞冷落嫂氏耶？"兄笑曰："弟愿单栖，兄亦不愿双宿也。"余以其言适中余隐，于是复如向者之疑姊者以疑兄。既而觉其非是，则又哑然自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余今者真成为惊弓之鸟矣。乃复谓兄曰："兄与嫂氏一别经年，相思两地。一旦远道归来，深闺重晤，正宜乘此良宵，互倾离抱。奈何咫尺鸳鸯，复作东西劳燕？兄非无情者，何淡漠若斯耶？"兄怫然曰："弟以阿兄为情虫耶？弟夙以多情自负，亦知'情'字若何解释？夫岂专属之男女者，大凡言情不能离性。父子、兄弟之情以天合，夫妇之情以人合。以天合者虽远亦亲，以人合者虽真亦假。人不能不受命于天，即不能舍父子兄弟之情而独钟夫妇之情。此情之正解，不可不辨。吾视世之自负多情者，往往徒抱一往情深之概，孤行其是，或至割天性以殉痴情。若而人者，美其名曰情人，实则为名教之罪人，君子讥焉。顷弟所

言，似尚未明‘情’字真际，致以常情测余，亦知吾若恋恋于儿女之情者，则何为弃此柔乡之岁月，度彼羁旅之光阴乎？此次归来，只以倚闾之望，陟岵之思，情动于中，遂被子规劝转。以言夫妇，则一年之别何可谓久？即云未免有情，亦当知所先后。弟言若此，则异时娶得佳人，便将迷恋温柔，置老母、阿兄于不问乎？吾愿弟为性分内之完人，不愿弟为情场中之奴隶也。”噫！余兄此论，清夜钟声，良足发人深省。念余今兹之所为，蔑性甚矣！夫妇之情，犹不可过恋，矧于不可恋之情而恋之，恋之不已，沦为痴愚，惝恍迷离而莫知所适，幸可自救者，中情之毒虽深，而一点良知犹未尽昧，至万不得已时，终当制私情以全天性。然此时一腔情绪，半含怨愤，半带悲哀，欲忍难忍，言愁更愁，无一可告人，无一足自解，则方寸灵台，已多内愧，受责于良心，乃较听命于父师之前、待罪于法庭之下，惨酷不啻数倍。用情一不慎，自苦至于如此，则少年血气之过也。自讼良久，谨答兄曰：“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弟此后不敢再谈‘情’字矣。”乃相与抵足而寝。

天涯游子一旦双归，比来年天伦团聚之乐，无美满于此日者。余母已笑逐颜开，不复愁眉苦眼，余亦暂脱愁城之厄，觅欢笑于当前。槐阴摊饭，竹院分瓜，妇子嘻嘻，笑言一室，极酣畅淋漓之致。晚来浴罢，同坐乘凉，余兄则徐挥蒲扇，以别后所遭娓娓为吾等道。海客谈瀛，听者忘倦。余姊间或挽以谐语，博得慈颜一粲。余臻此境，恍离地狱而登天国，听仙乐之悠扬，如向我胸头奏恨海澜平之曲，无穷哀感，倏如蝉蜕，层层剥卸，障翳一空。信乎外情之蔽终不敌内性之明也！伦常之乐，人皆有之，弃之而别寻苦趣，宁非大愚？世界一烦恼场也，就中真实之乐境，舍名教外直无余地。人生此世，苟使天伦无

缺陷之事，优焉游焉，全其本性之真，享此自然之福，已足以傲神仙而轻富贵，又奚事得陇望蜀、驰心外骛哉？大凡人之性灵，莫宜于养，莫不宜于汩。一涉外感，则聪明易乱；而外感之来复多愁少乐，则生人之趣短矣。吾今自情海复返性天，已深知此中之苦乐。上帝而许余忏悔前情者，余当立收此心入腔子里，奉老母以终天年，于愿已足。然而，一场幻梦，虽醒犹痴，况复多所牵涉，何可中道弃捐？总由子春劝驾，生此枝节，事至今日，始深悔出门之孟浪也。

浃旬以来，余日向家庭寻乐，一切烦忧热恼之事暂释于心。明知乐不可久，而悲者无穷，姑作得过且过之想。尽我之所当为，使老母不为我而多所愁闷，此即我近日对于家庭之唯一主义也。戚友辈闻余兄弟归来，各加存问，门外时闻剥啄，室中不断话潮。如汪子静庵、邵子挹青，尤为余苔岑夙好，亦复时时过从，相与读诗赌酒，旧雨重联。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盖又有彭泽归来之况味焉。长日如年，佳趣正复不少。盖自父死兄离以后，此为最乐之时期矣。乃不意彼万恶之病魔，日夜环伺余旁，复乘此欢情畅适之余，而忽焉惠顾。

当此炎炎大暑，郁气如蒸，披襟当风，庶乎称快。而我乃伏处若茧，拥絮被作牛喘，寒热交作，头汗涔涔，其苦殆无伦比。虽只余一人受之，然家人为余病故，已尽易其快乐之心肠，而为忧愁之滋味矣。一家之中，余母焦忧尤甚。余既以胸膈间之秘密负母于冥冥，复以形体上之损害陷母于扰扰，伏枕以思，为子者殊不应若此。余亦不自解余身之何以惯与病为缘也。此次之病，来势虽剧，幸系外感，尚非难治。服药数剂，即已退减。既而成疟，间日一作，医者谓病势已转，可保无虞。荏苒兼旬，老母之精神业为余消耗尽矣。余病作时，余母刻不离

余；余兄为余皇皇求医药，几无停趾；余姊、余嫂亦均改其起居之常度，攒眉蹙额而问讯焉。直至余病少瘥，而后众忧始解。忆余之病于崔氏也，侍余疾者，鹏郎、秋儿二人而已，虽问暖嘘寒，调汤进药，事事经心，总是不关痛痒，未免粗疏。使多情之梨影能亲至余之榻前者，或能如家人侍余之无微不至。然而礼防森严，内外隔绝，病耗惊传，徒令彼芳心闷损；而余亦一榻孤眠，凄凉无尽。今余病于家，而周旋于余侧者，母也、兄也、姊也、嫂也，无一非亲余爱余之人，至于忘餐废寝、劳神焦思而祝余之速愈，至性至情，每至疾病时而愈见。而外感之缠绵，总不及天伦之密切。这（者）番骤病，殆天欲以家庭间之至情至性，一一实演于余前，而启余以觉悟之门也！余至此益觉余之所为，殊无一分足以对母。不第母也，即推诚相爱之兄，而余亦报之以欺罔。自顾此身，已为天地间不孝、不弟之人，无处足以容我。余之外疾可除，余之内疚又宁有已时耶！

余于病中睹家人亲爱之状，思潮之起落愈频。余之知觉藉以完全回复，觉人各有诚，惟余独伪。余亦有本来面目，今果何在？身着茵席，如卧针毡，不宁特甚。既而思之：余恶未极，非不可补救者，今宜先求一安心之法。欲安此心，惟有将余之隐事，和盘托出于余母之前，而求母赦余。然终有所畏怯而未敢直陈，则奈何？思之重思之，余其先诉之余兄乎？兄为敌体，且又爱余，余已自陈忏悔，兄或能存宽恕，不至峻责，令余难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余复何惮而嗫嚅不能出口耶？思既决，余乃秉余之诚，鼓余之勇，将半年情事，含悲带愤，倾筐倒箧而出之，而听余兄加以判断。

兄初闻余言而骇，既而曰："弟平日喜读《石头记》，反复

玩索，若有至味，形之吟咏，至再至三，吾固知弟已深中此书之毒，将来必为情误。今果然矣！”余曰：“一时不慎堕落情坑，今已自知悔悟。愿挥慧剑斩断情丝，从前种种均可作为死去，还我自由之身，忏我一生之孽。未知兄能宥弟前失、而许弟以自新否？”兄目余而笑曰：“谈何容易！吾见有蹈情网而死者矣，未见有入而能出者也。弟少小多情，宜有此等奇遇。惟用情贵得其当，于不可用之地而强用之，是为至愚。弟今已迷失本性，陷入痴情，即欲力求摆脱，心亦恐难自主。盖男女苟以真情相交际，不合则已，如其合也，则如磁引针，如珀拾芥，又谁得而分离之？有时自觉，知恋爱之无益，托忏悔以自解，然而一转念间，又复缠绵固结。如阴霾时节，偶放阳光，不久即复其故态。弟言将谁欺耶！”余曰：“兄言然，余固终不能忘梨影也。惟余今欲求此心之安适，不得不强忍出此。明知陷溺已深，此心正复难恃，亦决持余毅力，以良心天理与情魔决一死战，最后之胜负未可知也。”兄闻言，若误解余意者，卒然问曰：“弟与彼姝，果相爱以纯洁之情乎？抑参以他种之欲乎？弟其明告我无讳。”余曰：“兄以弟蹈相如之故辙耶？彼姝质同兰蕙，意冷冰霜，岂可干以非礼者？即弟虽不肖，亦知自爱，常持圭璧之躬，不作萍蓬之想。两情之交际，不过翰墨因缘、泪花生活而已，他何有焉！”兄曰：“吾亦知弟或不至此。虽然，两人酬答之作，能容阿兄一寓目乎？”余慨然曰：“何不可者？半年中之成绩尽在余书箧中，兄自取阅之可也。”

余言竟，授兄以钥，启箧出所藏：锦笺叠叠，厚逾数寸，一束断肠书，首尾俱备，酬答之诗词，亦杂诸其中，一时苦不能竟。余兄略阅数页，叹曰：“如此清才，何减淑真清照？无怪弟惘惘至是！阿兄已为受戒之僧，阅此而一片心旌亦不觉微微

飐动矣。”既又言曰：“奇哉此女！缠绵如彼，贞洁又如此。情网陷入，一何可畏！勒马悬崖之上，挽舟恶浪之中，无定力者殆矣。”既而阅至梨影病后之书，拍案而起曰：“此计抑何巧妙！若人不仅多情，亦且多智，于无可奈何之中，出万死一生之计，既以自全，又以全人。一转移间，而恨事化为好事，殆炼石补天手也！”复顾语余曰：“彼筠倩者，弟曾识其人乎？其才其貌果能如彼书中所称道乎？”余曰：“识之，固绝好一朵自由花，书语非虚也。”兄曰：“然则此事信为弟无上之幸福。弟意又如何者？”余嗫嚅而答曰：“彼病后以此书相示，有挟而求，在势余必得允。然兹事沉巨，一人胡敢擅专？当禀诸堂上，然后取决；彼亦谓然。故今尚搁起也。”兄曰：“此无虑。老母之前，一掉舌之劳耳。弟不忆前日之一席话耶？母于弟之姻事，念念在兹，且许弟以自由。有此良好姻缘，知之无不允者。弟如羞于启齿，余当为弟玉成之。”

余急止之曰：“否。此固非弟愿也。”兄不悦曰：“弟言傎矣，不愿将奚为？岂真欲作鳏鱼以终老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殉无谓之痴情，蔑人伦之大义，此至愚者不为，而谓弟为之乎？然弟径情孤往，不计其他，一身之事，或非弟所恤；独不为若人计乎，彼系一十分清净之人，以弟故而陷于忧辱愁恼之境，古井波澜，于焉复起，弟之误彼已多。今彼欲藉此自脱，弟犹苦苦相缠，不肯知难而退，则弟之爱彼，究属何心，良不可解。以余思之，彼所以为弟者至矣，兹事在义，弟不能不允。”余曰：“弟初亦欲勉允之以了此局，顾我心匪石，终无术以自转。即强为撮合，而担个虚名，爱情不属，则人亦何乐？我亦徒滋身心之累。自维此生，不祥实甚。已误一人矣，何为再误一人以重余孽？此所以踌躇而不敢承也。”兄曰：“此又误矣！弟与若人之

交际，不过梦幻之空花，究何尝有一丝系属？弟顾自比曾经沧海之身，遽作除却巫山之想，宁不可笑？微论因情绝伦，不得谓之合义。世之多情人以不娶终其身者，大抵有夫妻之关系，故剑情深，遂甘独宿；断无有恋必不可得之情，而置人生大事于不问者。如其有之，其人之行为背谬已极，不啻自绝于人类，犹得腆然自号多情耶？余为弟计，若人用情甚挚，而见理至明。弟既眷眷于彼，必不忍彼之终为弟累。精神上之爱恋，既相喻于无言，名分上之要求，复何悭于一诺？事成之后，弟纵不能尽移其情，使之别向，亦当强自遏抑，而尽人生之所当尽。异日闺房好合，敬爱有加，亦不可使汝妻因缺爱而生怨望，如此则对人对己，两两无亏，方可为善补过之君子。非然者，一意狂痴，流荡忘返，公私两负，情义皆乖。生固无自适之时，死亦留无穷之恨。人格已失，罪恶丛身，以言爱情，爱情安在？弟乎！其毋执迷不悟而堕落至于无底也！”

余兄侃侃而言，警余至深。此事余已允梨影，惟全由强致，心实未甘。今闻兄言，乃知余之存心，一无是处。余可自绝于人，讵能自绝于家？并何能自绝于梨影？一念之转移，判善恶于霄壤，余今决如兄言，忏吾已往之愆尤，副彼未来之期望，洗清心地，不着妄想矣。乃答兄曰：“弟今悟矣！愿从兄命与崔氏缔姻。惟老母之前将如何关白，兄其善为我辞。”语未已，忽闻履声细碎，达于户外，余等立止其谈锋。移时推扉而入者，则为余母。

余母既入，顾余等而言曰：“顷吾于户外，闻汝等谈兴甚浓，胡吾至遂无声？所谈何事？能语老身耶？”余兄笑而不言，母复顾余曰：“儿病今愈矣。吾意尚宜再服药数剂，以为病后之弥补。”余曰：“毋须，儿已无病，精神亦健旺如常矣。”母复

曰："儿体素羸，又不善营卫，病魔遂乘虚而入。此后饮食卧起，宜留意自摄，勿时时致疾，重贻若母忧也。"余未及答，余兄挽言曰："霞弟之病儿知之，乃心病，非身病也。母欲绝彼病根者，可毋使之再赴蓉湖。不出户庭，可占毋咎也。"余闻言惊甚，急目止之，余兄置不顾。母不解所谓，瞠目致诘，更见余慌急之状，怀疑滋甚。余兄视余而笑，既而曰："此事胡能欺母？弟其自陈，毋事腼腆。弟诚有过，可速忏悔于慈母之前。弟今已知悔，想母当仁慈而恕弟也。"余仍俯首无词。念欺母良不当，但似此何能出口？踌躇久之，心窃怨余兄之见窘。有顷，兄复曰："弟既不言，兄当代白矣。"余母躁急曰："趣言之，趣言之，何事作尔许态耶？"于是余兄遂以个中情事宛转达于母听。

母不待聆竟，勃然变乎色，指余而詈曰："汝做得好事，乃欺老母！祖若父一生积德，为汝轻薄尽矣！吾诚不料汝有此卑劣之行为，为何氏门楣辱也！"余泣诉曰："儿罪滋大，知难求母恕。惟尚有所禀白于母前者。此事发端，不过为'怜才'两字所误，圭璧之躬，固未敢丧其所守。回头虽晚，失足未曾。天日在上，此心可质。母信儿者，或能恕儿也。"母怒叱曰："汝犹以未及于乱自诩有守耶？亦知人之善恶，原不必问其行为，当先问其心地。故《大学》必先诚意，《春秋》重在诛心。苟心地不良，即行为能自强制，而其人负慝之深，已终身不能湔涤。男女之间，礼防所在，稍涉暧昧，即干罪戾。况为孀妇，则嫌忌尤多，汝乃挑之以情词，要之以盟誓，使彼黄花晚节，几误平生。即云止乎礼义，而此心实已不可问，岂必待月西厢，闻琴邸舍，始得谓之文人无行哉？汝平时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甫与社会交接，即首犯此'淫'字，且犯此极恶之意淫，一生事

业尽隳于此。此后尚复奚望？吾不知汝何以见死父于九原也！”言已，愤然遂出。余知母怒剧，不敢多言，惟默自引咎，悔恨几无所容。余兄起谓余曰：“弟勿谓余多事，须知此难终秘。母至爱弟，怒尚可回。余当为弟善言劝解，俟慈颜稍霁，即以姻事语之，十八九可望成就。弟毋焦急，坐待好音可耳。”余曰：“任兄为弟处置。弟甚感兄，成败均无所怨也。”余兄颔首，即亦别余而出。

余兄去后，余徬徨斗室，意至不宁。恐母意难回，兄言无效，余将终身见弃于家庭，名教中无复有余立足地，以是中心惴惴，震荡靡定，如罪囚待死刑之宣告。危坐良久，忽闻一片足音自远而近，杂以余姊笑语之声。余知此事姊已尽悉底蕴，此来又将肆其谑浪，令余难堪，殊无术以藏此羞颜。驰思间，余姊已翩然竟入，余兄从诸后。姊且笑且前曰：“弟毋闷闷不乐，余特来报喜。崔家姻事，阿母已承诺矣。”余不语，转目余兄，以觇其信否，兄颔首示意。知姊所言者确也，于是心为稍宽，而默感余兄不置。

旋姊又语余曰：“弟今将娶美妇，能容我先认彼之嫂氏乎？玉照安在？可将出以饱余眼。”余答以无，姊微愠曰：“弟毋诳我。剑弟顷语余，若人有小影赠弟，画里真真，已不知唤过几千万遍。剑弟已见之，独靳我何也？”余亦笑答曰：“是诚有之，惟所有权属诸我，不示姊将奈何？姊窘我者屡矣，此所以报复也。且此物万不可为姊见，姊见之，又将添得许多嘲讽之资料矣。”姊前握余手，复以一手理余之发，状至亲爱，婉语曰：“吾之爱弟，请汝恕我，而示我以玉人之影，吾此后不再窘汝，如何？”余兄亦笑言曰：“今日之事，微阿姊之力不及此。试思老母盛怒之余，言岂易入？若无姊从旁加以赞助，则慈颜如

铁，决非阿兄三寸不烂舌所能奏效。在理弟当有以报姊，区区一影，复何靳于相示耶？”余闻言，回握姊手，恳切言曰：“姊乃助我，然则敬谢姊。”即检箧取影片授之。姊受而凝视，久久无语，状似神越。既而泪眦莹然，盈盈欲涕。余睹状诧曰：“姊素抱乐观主义，平时笑口常开，若不知人世有戚境，今胡对此而无端垂泪耶？”余姊叹曰：“哀乐相感，人有同情，吾岂独异？所不可解者，彼苍者天胡于吾辈女子待遇每较常人为酷？以若人风貌之美，才思之多，宜其含笑春风，永享闺帏之福。而乃命薄于花，愁多若絮，红颜未老，倩影已孤，俯仰情天，殊不由人不生其悲慨。”言次，以巾自拭其泪，若为梨影抱无涯之戚者。余闻而愀然。念人世间伤心女子闻之者，殆无不动其怜惜，固不仅余一人独抱痴情也。余兄亦黯然无语。

木坐有顷，余姊忽转其笑靥，谓余曰：“弟与若人奇缘巧遇，虽礼防难越，倾吐未遑，而情款深深，已至极处。得一知己，可以无恨，何戚戚为？且若人虽佳，徐娘丰韵，已到中年，小姑妙龄，当复不恶。召和而缓至，得失足以相偿。明年此日，行见鸳鸯作对，比翼双栖，不复念泬寥天际有悲吟之寡鹄矣。非然者，一箭双雕，亦何不可？文君无恙，只须一曲凤求凰，便可勾却相思之债，又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余趋掩其口，曰：“姊真无赖，才替人悲，又说出几多风话，不怕口头造孽耶！”姊莞尔曰：“弟何猴急乃尔？吾与弟戏耳！实则若二人之情愫，良不得为正当。弟诚多情，何处无用情之地？奈何独眷眷一可怜之孀妇？兹者奇兵独出，足以战胜情场。旧梦如烟，复何足恋？弟为一身计，为大局计，总以抛弃此情为得。”余应之曰：“然。弟顷受老母一番训责，方寸灵台已复其清明之本体。从此豁开情障，别就良姻，讵敢重寻故辙、陷此

身于不义乎？”姊曰：“吾弟明达，宜有此转圜之语。若人耿耿之怀，谅亦深冀弟之能若是也。”

夜灯初上，家人传呼晚餐。余以餐时必复见母，心趯趯然。趑趄入室，家人已毕集，余亦就座。偷眼视母，乃不复以怒颜向余，言笑洋洋如平时，且勉余加餐焉。乃知慈母爱子之心，初不以一时之喜怒为增减，偶然忤之，如疾风骤雨，其去至迅，刹那顷已云开见日，依然霭霭之容。舐犊之爱，人同此心。而为人子者，受此天高地厚之恩，不思珍重此身，为显扬图报之地，而惟挠情丧志，恣意妄为，重陷亲心于烦恼之境，自顾实无以为人。思至此，则复内讼无已。且食且思，不觉箸为之堕。余兄睨余微笑，余姊、余嫂则默侍于旁，不发一语，含笑相向，各为得意之容。推其心，殆皆以日间老母一诺，阴为余贺，故不期而面呈愉色。余此时已不知为羞，亦不识为喜，只觉家人一片倾向于我之诚，入于余心，使余胸头忽发奇暖，如坐春风，如醉醇醪，栩栩焉，醰醰焉，心身俱化而不知其所以。有顷餐毕，余母复讯余数语，大致关于姻事者。既又以日间未尽之言，加余以警饬，余俯首受教。更鱼再跃，乃告辞归寝。

是日以后，余心渐臻平适，恍释重负，清净安闲，度此如年之长日。顾诸念既息，而胸际伏处之情魔，复乘隙跃跃欲动。半年来经过之情事，乃于独坐无聊之际，时时触拨心头眼底，憧憧往来者，胥为梨影之小影。余初亦欲力抑之勿思，顾愈抑而思乃愈乱，则自怨艾：胡吾心与彼结合力乃若是其强且厚、至于念念不能或释？才作悔悟之语，而心与口终不能相符，一刹那间，即又应念而至。不获已，手书一卷，而贯注其全神以阅之，冀自摄此心，不涉遐想。而乃目光到处，倏忽生

花。视书上之文，若满纸尽化为"梨影"二字，疑真疑幻，惘然不能自决，则复废书而叹：异哉此心！今乃不复为余所有，余复何术足以自脱？则亦惟有听之而已。然当此情怀撩乱之时，忽忆及余母训诫之语、兄姊劝勉之词，则又未尝不猛然一惊，汗为之溢。复悬想夫姻事既成之后，为状又将奚若，更觉后顾茫茫，绝无佳境，此身结果，大有难言。人生至此，真如羝羊触藩，进退都无所可。他事勿论，即欲使此心暂入于宁静之境而亦不可得，只此一端，已足坑陷余之一生而有余矣。

独居深念者数日，梧阶叶落，夏序告终。荷花生日之期已过，鹏郎临行之约势不克践。凉风天末，盼望之切，自无待言，余其有以慰之矣，乃以别后情事，成诗八律，投诸邮筒。

无端相望忽天涯，别后心期各自知。南国只生红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梦为胡蝶身何在？魂傍鸳鸯死也痴。横榻窗前真寂寞，绿阴清昼闭门时。

天妒奇缘计不成，依依谁慰此深情？今番离别成真个，若问团圆是再生。五夜有魂离病榻，一生无计出愁城。飘零便是难寻觅，肯负初心悔旧盟？

半卷疏帘拂卧床，黄蜂已静蜜脾香。吟怀早向春风减，别恨潜随夏日长。满室药烟余火热，谁家竹院午阴凉？阶前拾得梧桐叶，恨少新词咏凤凰。

海山云气阻昆仑，因果茫茫更莫论。桃叶成阴先结子，杨花逐浪不生根。烟霞吴岭催归思，风月梁溪恋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见，何时重访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帘栊燕语长。青鸟今无书一字，蓝衫旧有泪千行。鱼缘贪饵投情网，蝶更留人入梦乡。欲识相思无尽处，碧山红树满斜阳。

碧海青天唤奈何，樽前试听《懊侬歌》。病余司马雄心死，才尽江郎别恨多。白日联吟三四月，黑风吹浪万重波。情场艳福修非易，销尽吟魂不尽魔。

夜雨秋灯问后期，近来瘦骨更支离。忙中得句闲方续，梦里呼名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时。春风见面浑如昨，怕检青箱旧寄词。

小斋灯火断肠时，春到将残惜恐迟。一别竟教魂梦杳，重逢先怯泪痕知。无穷芳草天涯恨，已负荷花生日期。莫讶文园成病懒，玉人不见更无诗。

缄既付邮，忽忆第二首颈联，语殊不祥，似非忆别之词，直类悼死之作。欲反之加以窜易，则已无及。不知梨影阅之，其感伤又当何若？不幸此诗竟成凶谶，亦未可知。于是心为怅然。是日之晚，忽得梨影书并制履一双相遗，殆因余爽约，遽兴问罪之师耶？乃开缄诵之曰：

青帆开去，荏苒弥月，怀想之私，与日俱永。念君归后，天伦乐叙。风尘困悴，争看季子之颜；色笑亲承，先慰高堂之梦。半载离衷，于焉罄尽；一室团聚，其乐融怡。而妾茕茕，空闺依旧。自君去后，意弥索然，孱躯衰柳，家事乱丝。耳目之所接触，手足之所经营，焦劳薅恼，无一不足损人。环顾家庭，老人少谈侣，亦岑寂其无聊；稚子失良师，复顽嬉而如故。盖君去而一家之人胥皇皇焉有不安之象，固不仅妾之抑抑已也。比来酷暑烧心，小年延景，侍翁课子之余，惟与筠妹情话，偶展眉颦；此外都为憔悴思君之晷刻。晨兴却镜，午倦抛书。听蕉雨而碎愁心，对莲花而思人面。深情自喻，幽恨谁知？不待西风，妾肠断尽矣！乃者金钱卜罢，有约不来，秋水枯时，

无言可慰。或者善病文园，梦还化蝶；岂有多情崔护，信失来鸿？将信将疑，无情无绪。君心或变，妾意终痴。未知慈闱定省之余，夜灯笑语之际，曾否以意外姻缘白诸堂上？从违消息又复如何？望达短章，慰我长想。锦履一双，是妾手制以遗君者。随函飞去，略同渡海之凫，结伴行时，可代游山之屐。纳而试之何如？六月二十八日梨影裣衽。

荷花生日之约，余不过姑妄言之。明知言归以后，非届秋期，不能离家庭而他适。加以病魔为祟，直到如今，梨影亦已悬揣及之。余知彼意，初不以失约为余咎，不过悬悬于筠倩之姻事，欲得余确实之报告耳。更视双履，细针密缕，煞费工夫。想见昼长人倦、停针不语时，正不知含有几多情绪。前诗意殊未尽，续赋四绝，寄以慰之。

线头犹带口脂香，锦履双双远寄将。
道是阿娇亲手制，教人一步一思量。

万种痴情忏落花，判年春梦恨终赊。
等闲莫讶心肠变，犹是当初旧梦霞。

殷勤撮合意重申，曾向高堂宛曲陈。
莫道郎痴今已悟，不将深恨绝人伦。

缘在非无再见期，不须多事费猜疑。
待听鬼唱荒坟日，便是人来旧馆时。

评

首段言情人交际，精神形迹，分如水犀，真说得出！即此可觇梦、梨两人之心地，固非流俗人所能妄测也。

梦霞对梨娘则情真，对家人则情假。低回往复，若有所不慊于心。实则所谓假者，仍是天真之发现，微至性人，又乌能作是语哉！

诸人初见梦霞之时之语，各如分际，出话不同而亲爱则一。观何母对剑青数言，可见其于梦霞实有所偏爱。惟此偏爱，亦正与常人不同，所以能为梦霞之母。

梦霞姻事，何母未尝不惓惓于心。有此一番谈话，后文乃不觉其突。剑青答母之语，亦能深谅梦霞之心。惜梦霞此时已为情场失意之人，"婚姻"二字言之痛心，初不系乎自由与专制矣。

剑青一夕话，侃侃而谈，真能抉出"情"字真际，足以警醒痴愚。梦霞本能自觉，入此良言，心地乃益明澈，所以异日终不至于堕落也。

家庭之乐，为人生所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享，是为至愚。梦霞之家庭虽未得为十分美满，亦足当"和顺"二字。梦霞情感虽多，性灵未汩，一经接触，便自清醒。然则梦霞固未负此家庭也。

梦霞此次之病，未必全系外感。挠情失志之余，继之以惊忧疑惧，百端交集，那得不病？

因病而心地愈明，必欲将隐情说出，以求心安，自是入情入理。《玉梨魂》作剑青私窥秘箧，此实大误。抑知梦霞若欲自秘，则此箧乌有不自慎密、而与人以窃窥之机者？且此事惟为梦霞自陈，乃足以见其觉悟之诚。若待剑青窥破，而始承认，则梦霞到底欺人，人格复安在哉？

梦霞自陈忏悔，剑青笑其未能，正道得着，可谓知弟莫若兄。然剑青能为此言，则剑青之多情亦不弱于乃弟矣。

梦梨之发情止礼，剑青未尝不佩。抑又深服梨娘之智，一闻梦霞不愿之言，便自怫然不悦。继乃反复劝喻，言之亲切有味，卒使梦霞胸次豁然，无复芥蒂，自愿缔姻。此一席话，其力乃胜梨娘一纸书十倍。

梦霞既诉心事于剑青，剑青为之代陈老母，亦情事所必至。《玉梨魂》亦将此层略去，且以下亦未表明，若其母终未知订婚之由来者，非特事实不符，且陷梦霞于欺母之罪矣。

何母侃侃数言，未免有头巾气，然自是探源之论，不嫌过刻。且亦不仅为梦霞说法，足令行善而心恶者闻之丧胆。

梦霞之姊忽庄忽谐，最是可人。一种友爱之情，于谑浪笑傲中自然流露。家庭间有此种人，足以化惨雾为祥云，增进幸福不少。

聚餐一段，纯是至性语，读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

症结既解，情感复上心来。梦霞固无如此心何，此心亦无如梦霞何也。

八诗叙别后之情，语亦真挚，惟较之他作，则似稍逊。

梨娘之书，姿致自佳。中段尤觉深情婉致，娓娓动人，不言愁而愁至，不言怨而怨深。

四绝首章，艳绝媚绝。寥寥二十八字，不厌百回读也。

第 八 章

七 月

余行时曾与梨影约：彼此别后通函，必如何可免为家人窥破。后知崔翁老迈不治事，米盐琐屑从不过问。如有外来函牍，由梨影代阅，需复者，则请命于翁而已。所以一缄诗讯，不妨直达香闺，无虑旁落他人手中也。若彼欲通函于余，则万难直遂，须用他种秘密传递之法。继乃思得一人，即汪子静庵。静庵为余至友，情逾手足，其家仅一弱妹，余无他人，嘱渠转达，可无失事之虞。故前日之双履、一笺，即由静庵处转递而至。静庵为他人作寄书邮，初未知寄者为谁，而此葛屦五两，乃制自掺掺之手，而为美人之贻也。至余之为此，亦非愿以秘事告人，盖以静庵交好，殊非外人，无事不可与言。且渠亦失意情场者，若知之必将动其惺惺相惜之情，而为余陪掬伤心之泪也。

今日午后，余独坐书室，颇涉遐想，忽有不速之客至，则静庵也。静庵此来，意颇不善。彼盖亦以前次邮递之品，突如其来，苟无别因，何必多此一转？以是怀疑滋甚，欲就余得其实。继见余神惘之状，十分中已参透其六七，含笑诘余。余语之曰："良友，此事余殊无意秘君，但此间非可语之地，奈何？"静庵曰："久不与子偕饮，今晚同往对山楼觅一醉何如？"余曰："可哉！"即匆匆易衣，与之俱出。既登酒楼，呼杯共

酌，静庵复申前请，余即悉倾胸中之隐。且饮且谈，声泪俱下，不觉瓶已罄而余言尚滔滔也。静庵怃然有间，拊案言曰："有是哉情之误人也！以子之才，当求世用。文章华国，怀抱伤时，勉我青年，救兹黄种。急起直追，此其时矣，奈何惹此闲情，灰其壮志？君不自惜，我窃为天下苍生致怨于斯人之憔悴情场也！"余曰："子责我固当，然人孰无情？何以处此？子今日与余侃侃而谈，深恐余之不悟。犹忆三年前与蓉娘喁喁泣别时，我亦劝子不得耶？"盖静庵曩眷一妓，妓名秋蓉，慧而能诗，与静庵有啮臂盟。唱酬之作殊伙，风波历尽。娶有日矣，为强有力者夺去。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静庵引为终身之恨，至今犹鳏也。当时静庵闻余言，夷然曰："蓉娘耶？彼一妓耳！乌可以例子今兹之所遇？"余曰："否。人虽殊而情则一。子与蓉娘情愫固自不薄，我今重提君之旧事，不过借以证明人生到此关头，当局者胥不能打破。子历劫之余，情灰寸死，一闻人之身陷情关，知将蹈已覆辙，宜有此警告之语。然子当日与蓉娘之缱绻，余固目击之，即两人酬和之作，余亦耳熟能详。犹忆得有一夕子醉后伤情，伏枕大恸，倾泪如潮，蓉娘闻之，亲临抚慰，止君之哭，待君入睡始去。子次日赋四律纪其事，余一字未忘也。"因吟曰：

一度持觞一断肠，醉时恸哭醒时忘。牵衣哽咽悲难语，拂袖霏微近觉香。叠就锦衾还昵枕，付将银钥教开箱。双生红豆春风误，枉费残宵梦几场。

枕函低唤伴无聊，多谢云英念寂寥。哭挽裙裾探凤屧，惊回灯影见鸳翘。洗空心地欢难着，蹴损情天恨怎消？离别太多欢会少，倍添今夕泪如潮。

剩有痴心一点存，悲欢离合更休论。繁花雨后怜卿

病，乱絮风前托我魂。难制恶魔挠险计，剩抛血泪报深恩。青衫检取明朝看，无数啼痕透酒痕。

意中人许暗中怜，不断情丝一线牵。西鸟有生同聚散，春蚕到死总缠绵。多愁紫玉空埋恨，谁觅黄金与驻年！安得扫除烦恼剑，一身飞出奈何天？

吟毕，静庵笑曰："子记忆力佳哉！"余曰："君诗我记得者甚多，不仅此也。还忆有一次子与蓉娘因谗伤和，后经剖明心迹，言归于好，子亦赋四律纪之。其诗哀艳刻深，直入次回之室，余最爱诵。"因复吟曰：

时刻风波起爱河，谗唇妒眼似张罗。相思无力吟怀减，孤愤难平死趣多。情入丁年偏作恶，梦回子夜怕闻歌。欢愁滋味都尝遍，心铁难教一寸磨。

酒醒衾单了不温，囚鸾谁与致温存？魂牵重幙轻难系，影失孤灯暗愈昏。蛱蝶狂拚花下死，嫦娥险向月中奔。情深缘浅痴何益，毕竟三生少旧根。

偶戏何须太认真？心期一载百年身。玉台有恨堆香屑，银烛无言照泪人。忍死心情拚痛惜，含羞意绪试娇嗔。反因青鸟传讹信，又得身前一度亲。

隔绝欢踪梦化灰，断云一片锁阳台。微词着处偏生恼，怨脸回时得暂偎。红豆悔教前世种，翠蛾终肯为郎开。可怜泪似黄梅雨，一阵方过一阵来。

吟未竟，静庵止余曰："可矣！此种诗当时自谓甚佳，及今思之，真不值一笑。余已删弃，子乃拾而志之于心，又奚为者？"余视静庵言虽出口，而泪已承睫，则他顾而笑曰："时非黄梅，何阵雨之多也？"既复谢曰："我戏君，无故拨君旧恨，良不当。顾君亦无事强作态，实则君之情固痴于我者，则亦不必以

五十步笑百步矣。”静庵急曰：“我何尝痴？当时逢场作戏，未免有情。事后即如过眼浮云，了无挂碍。子仅记此数诗，亦知我尚有忏情十律之作乎？”余曰：“子之忏情诗，吾亦见之，虽不能尽忆，而沉痛之句，今亦犹能背诵。如曰：‘百喙难辞吾薄幸，三年终感汝多情。’又曰：‘事从过后方知悔，痴到来生或有缘。’子诗中不尝有是语耶？今生不了，痴到来生，其痴至矣！而今顾自谓不痴，谓非欺人之语而何？”

静庵哑然，曰：“我欲自解，而反授子以柄。我亦不辨，兹且谈君事。夫我痴矣，人之所以偿我痴者亦见矣。苦海沉沦，有何佳境？子固不痴者，殷鉴不远，何为步我后尘，亦陷此沉沉之魔窟？我恨回头之难，而子抑何失足之易也？”余曰：“此则我不自知。我本一落寞寡情之人，何以一着情缘，便尔不能自脱？大约上帝不仁，惯以此‘情’之一字颠倒众生之心理，特构此离奇苦恼之境，以待余之自陷，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即君与蓉娘之情事，当日亦岂能自主者？明月梨魂，秋江蓉艳，都是断肠种子。而我与君乃不幸而先后与此断肠种子为缘，一担闲愁，行与君分任之，渺矣前途！又曷从得诿卸之地耶？”静庵曰：“然则君今痴矣，痴且甚于余矣。裙钗祸水，良非虚语。古今来不乏英雄豪杰到此误平生者，则亦何责于尔我？然如余者，无才厌世，生终无补于时，即挠情丧志，郁郁以终，亦何足恤！如君则胡可与我比？英才硕学，气盖人群，异日者得时则驾，投笔而兴，为苍生造福，为祖国争光，匪异人任也！兹当鹏程发轫之始，便以儿女情怀，颓落其横厉无前之壮气。情场多一恨人，即国家少一志士。今我所望于君者无他，君固富于情者，可将此情扩而大之，以爱他人者爱其身，以爱一人者爱万人。前程无量，何遽灰颓？君今所遇可谓之

魔，脚跟立定，则魔障自除。盖喁喁儿女之情，善用之亦足为磨励英雄之具，惟贵乎彻悟之早耳。”余曰：“如君所言，我不敢当。然君固爱我，且为过来人，故言之警切若此。顾我今亦悟矣，兹事不久当有结果，虽痴无已时，而情有归宿，则亦足以自慰而慰人。且明告君：若人于余，固亦深惜余之因情自误，屡以男儿报国为言，向余东指，劝驾情殷；又知余贫，或无力出此，并愿拔簪珥以供余薪水；慧眼柔肠，婆心侠骨，巾帼中所无也。愧我驽骀，望尘莫及，频年抑塞，壮志全消。加以遇合离奇，情缘颠倒，伤春惜别，歌哭无端。悲已悯人，精神易损。白太傅赠诗浔妓，固老大之堪悲；韩熙载乞食歌姬，亦伤心之表露。俯仰天地，感慨平生，直觉得一身如赘，万念都灰，更何心此支离破碎之河山耶！”静庵离案而起，曰：“吾乃未知，若人固红拂之流，能于风尘中识佳士者也！果尔，则君沦落半生，获斯知遇，尚复何求？而赠珠有意，投杼无心，花落水流，春光已去，痴恋复奚为者？从此尽划有情之根，自图不世之业，凌烟阁上得识姓名，离恨天中别开生面，岂惟好男儿之所为？抑亦所以慰知己之道也！君倘有意乎？”余闻言，惟含泪连点其首，竟不能答一语。

静庵又曰：“察君之意，类有所踌躇而未决。君顷言此事将有结果，所谓结果者又何说乎？”余爽然曰：“我忘未语君。君亦不必虑我，我为若人所感，誓不为并命鸳鸯，行且作换巢鸾凤矣。”因以筠倩姻事语之。静庵聆竟，抚掌曰：“妙哉此计！女陈平良不愧也！既报君痴，复偿君恨。转移之顷，而缺陷之事已美满无伦。若人为君，洵可谓情至义尽；君于若人，万不可负彼苦心而虚彼期望。”且言且拍余肩曰：“因腻友而得娇妻，书生艳福，信不浅哉！我当为君浮一大白。”言次，

举杯引满而立酹之。

余见静庵作此态，乃回忆余兄初闻是事时，亦同此狂喜之神情，同此赞成之表示。夫瓦全不如玉碎，庸福不抵深愁。此种委屈求全、别枝飞上之行为，良非深情人所宜出此；即强勉而行，亦属终身抱憾。而旁观者闻之，每以为可贺，亦不可解者也。乃止静庵曰："君醉耶？风狂乃如许！我以君为良友，故示君以实。君亦潦倒情场者，个中甘苦宁不共尝？胡不为同病之怜，而亦作随声之和？君尚如此，举世滔滔，抱此不白之怀，又复谁可告语？我欲效古灵均拚汨罗之一掷矣！"静庵掷杯叹曰："子以我为不谅耶？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我岂不识君心所在？然情为恨介，恨比情多。自古钟情人都无良结果，况君之所遇尤属例外。大局如斯，君即欲不趋于此途而不得。春蚕心死，劈开同茧之丝；雏凤声清，别谱求凰之调。是何不慊？有甚为难？盖以情言，以义言，此事胥不能免。若人已思之烂熟，此真多情而能善用其情者也。且情也者，无形中结合之物，本不以尘世土木形骸之离合而为增减。君既心乎其人，则此心不死，即此情不死。其余未净之尘缘，即为人生应尽之责，无可逃避。一家虽微，犹有国在。时局艰难，人才寥落，梁父吟成，江山相待久矣。彼苍与人以顶天立地之身，岂专为末路才人作殉情之用者！君何所见之不广也？"静庵言时，颇极慷慨激昂之状。余微颔而笑曰："是诚然矣！然我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固见小而失大，君亦未免此明而彼暗。春归一梦，鳏以三年。隔江桃叶，已无再见之缘；小圃梅花，直有终焉之概。是又何说以自处耶？"静庵扑嗤一笑，曰："诺。吾将娶矣！"乃相与极欢而散。

余与静庵一席话，不可作寻常友朋谑浪之词。盖静庵为人，

我所深佩。平日披肝沥胆，无不可以相示。其所言爱我至切，纯为肺腑深谈，不类皮肤慰藉。我顽不如石，岂竟有头终不点耶？惟我所不解者，世之多情人无一不聪明绝世，而一惹情丝，则聪明立变为懵懂，往往劝人易而自劝则难。彼静庵者，非多情种子耶？当彼与蓉娘死生诀别之际，十分眷恋，一味悲哀，我亦尝以忠告之言进，而彼顾处之漠然，曾不能动其毫末。今我堕情网，彼即以昔之劝彼者转而劝我，我虽感其诚，而心乃愈苦，觉其言爱我滋甚，而逆我心坎也亦滋甚。设身处地，大略相同。信乎！难乎其为当局矣！今而知"情"之一字实为凿人灵根之利器，不中其毒则已，一中其毒即终身不能自救，至于聪明销尽而不觉，事业摧残而不惜。即或惕于大义，不敢为过激之举。受家庭之责备，为亲友所周旋，勉抑私情，曲全大局，有形之躯体，不过如傀儡之随人布置，而此心之随情而冥然一往者，固已万劫不复。质言之，凡伤心人之怀抱，决无可以解劝之余地也。然亦幸有此人伦之大义，障此泛滥之情流，俾溺于情者知人生各有当负之责，佛门不容不孝之人，不能不于死心塌地之余，为蒙首欺人之举。非然者，一经挫折，便弃身家，孽海茫茫，不知归路，芸芸情界众生，宁尚有完全之人格耶？

岁序如流，不为愁人少驻。越两日而河鼓天孙欢会之期已届。天上有团栾之喜，人间无晤聚之缘。对此佳节，弥增忉怛。思而不见，我劳如何？此真所谓人似隔天河也！遥想梨影此夕，画屏无睡，卧看双星，更生其若何之感想？其亦与小姑、稚子陈瓜果，供蛛盒，仿唐宫乞巧故事，以遣此良宵乎？其亦忆李三郎、杨玉环长生一誓，成就了夫夫妇妇、世世生生、怀人天末，情动于中、不觉怅望银河而亦有所默祝乎？余

念及此，又忆起余之儿时情事矣。余方髫龄，曾与学友数人共赋七夕。诸友皆作缠绵绮丽之词，余窃非之，成诗云："乌鹊填河事有无？双星未必恋欢娱！怪他宵旰唐天子，不看屏风耕织图。"诸友见之，笑曰："牛女渡河，不必有是事，不可无是说。诗人即景成吟，聊以寄兴，更何容辨其有无？而子乃作此呕人之腐语，煞风景、煞风景！"后诸诗上之余父，余父独取余所作者为冠，并奖励之，谓诗以言志，髫龄思想若此，将来必非脂香粉泽、恨绮愁罗中人物也。噫！今则何如？一样七夕，而前后之观感大异。昔之怪三郎者，今且与三郎互表同情矣。余父之言，卒乃不验。甚矣！人之一身，已亦不能自主，思想恒随境遇为转移，而情感之生每出于不知不觉之中，殊无术足以自闲。人生斯世而为灵物，岂得谓之福哉？然三郎痴情，双星感之；余之痴情，双星亦得而感之欤？是未可知。"他生未卜此生休"，诵唐人马嵬坡诗，能不对此沉沉之遥夜，天高地迥，结想茫茫，数尽更筹，下无边之涕泪耶！

一年之中，惟初秋气候最适人意。于时炎威尽退，清光大来，心头眼底，正不知有多少尘氛为之荡涤。然而人事颠倒，哀感之贮于心者，已凝结成团，推之不去，即值此凉秋亢爽，亦无殊盛夏蕴隆，到眼秋光，都化作愁云一片。宵来望月，凉蟾泼水，照彻诗心。游神清虚，一空尘障，若绝无黏滞于胸中者。既而徘徊就枕，冷簟如冰，夜籁骚然，静中入耳。寒蛰咽露，发感时之哀音；病叶惊风，作辞枝之怨语。刹那之顷，而蹨蹨愁魔又为唤起，辗转终宵，恨秋曙之迟矣。不幸而雨雨风风，叫嚣竟夜，则一枕凄凉，更觉万愁如海，震荡靡宁。枕边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个中情味，堪乎不堪？想具有伤秋怀抱者，靡不同余之凄悒无欢也。而当此秋愁无赖、万难

排遣之时，天际鸿音，忽焉双至：盖一则个侬诗讯，一则开学报告也。折函阅之，其第一笺为补送别四首，句云：

积雨连朝溪水生，吴门归棹镜中行。
扁舟一叶人无几，满载离愁也不轻。

别梦依依废晓妆，一心祝汝早还乡。
出门不见帆开处，归去空房独自伤。

忆罢来时忆去时，来来去去总相思。
扬帆孤客无吟伴，只有潇湘枕上诗。

锦笺叠叠贮瑶囊，鸿去痕留迹尚香。
读罢留行诗六首，酬君清泪两三行。

再阅第二笺，为暑夜怀人八绝，盖得余病讯后之作也。

忽得痴郎字数行，为侬憔悴病支床。
含情欲寄相思曲，只恐郎闻更断肠。

了尽尘心忏尽痴，小窗独坐自追思。
金钗折断浑闲事，翻累他人怅后时。

信誓情深我实悲，刺心刻骨恨无涘。
不须更说他生话，便到他生未可知。

终日颦眉只自知，相思最苦月明时。
阑干独立应难说，此景人生几度支？

能结同心不合时，池塘夜夜阏娇姿。
从今不更留荷种，免对鸳鸯有所思。

怅望银河别有天，凉风阵阵到窗前。
今宵看月情难遣，却笑姮娥也独眠。

一番好梦五更天，若有诗魂绕枕边。
愧我情痴神竟合，如胶如漆伴君眠。

当初弄笔偶相怜，别后离怀各一天。
闻病顿添愁百结，祝郎风貌总如前。

情词顽艳，意绪缠绵，七字吟成，芳心尽碎。一番病耗，又惊我玉人不小矣！更阅校中来函，知开学之期为七月二十日。计时余尚未能成行，不如先以书复梨影，免得渠望穿秋水也。书词录下：

兰缄遥贲，喜鹊先知，剖而读之，深感爱意。又复浣诵佳篇，只有深愁一味，离恨千丝，字里行间，呼之欲出，一领旧青衫，又把新痕湿透矣！呜呼！情痴哉两人也！情苦哉两人也！方两人之初遇也，偶然笔健，不类琴挑。两首吟兰之草，许结同心；一枝及第之花，不堪回首。斯时也，两人之情尚在若离若合之间。继而一语倾心，双方刺骨。我有孤栖之誓，卿有始终之言。从此帘外衣香，花间吟韵。春光别去，我不无写恨之诗；燕子飞来，卿亦有传情之作。斯时也，两人之情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无如破镜难圆，断钗莫合。秋娘老矣！杜牧狂哉！名士沉沦太早，如许伤心；美人迟暮偏逢，空悲薄福。于是泪雨不晴，

疑云渐起。情关一入，永无出梦之期；苦海同沉，不作回头之想。猝集恶魔，难免一误再误；痛挥冤泪，不知千行万行。斯时也，两人之情虽在多误多疑之时，已入极至极深之境。无何榴火齐明，萍踪难驻。昔作他乡游子，今为客路骚人，一声珍重，万语叮咛。此后卿住空闺，我归故里。南浦魂销，只余草色；西楼梦断，不见玉容。伴此药炉茶灶，病忽淹缠；传来锦字瑶笺，情尤宛转。六月之约已虚，一面之缘莫卜。醉花楼中临风洒泪，梦霞阁里对月怆怀。痴莫痴于此矣！苦莫苦于此矣！溯自春后相逢，旋于夏初赋别，才觉风清荷沼，忽悲月冷豆棚。为日无多，伤心已极。即令崔护重来，人面尚依然于此日；只恐刘郎再到，风情已大减于曩时。伤哉、伤哉！燕子楼中，孤影照来秋月；桃花源里，落英误尽春风。文君未必无心，司马何曾有福？罗敷有夫，莫恋花残月缺；中郎有女，不妨李代桃僵。强解同心之结，别栽如意之花，无可奈何，殊非得已矣！嗟嗟！子绿阴浓，今世之情缘已错；天荒地老，来生之会合何时？溪水不平，吴山蹙恨。梦霞心死，梨影神伤。卿意云何，我辰安在哉？归后早将私意上诉高堂。白头解事，诺已重乎千金；红叶多情，功不亏夫一篑。只此佳耗，可慰远怀。乃者凉风几阵，报道新秋；长笛一声，催人离思。不用三年之艾，病榻已离；再迟十日之期，吟鞭便起。人原前度，缘又今番。视我容颜，为谁憔悴？埋香冢在，泪迹可寻。素心人来，诗盟再续，为时非远，稍待何妨？绝句四章，聊以奉答，惓惓之意，笔岂能宣！

为怜薄命惜残春，我岂情场得意人？

回首几多烦恼事，一生惆怅悔风尘。

倾心一语抵知音，愁病奄奄直到今。
几幅新诗两行泪，灯前如见美人心。

黄叶声中夜雨时，锦笺写不尽相思。
可怜梦断魂飞处，枕泪如潮卿未知。

情缘误尽复何求？壮志全消也莫酬。
只有空门还可入，芒鞋破钵任云游。

七月中元，俗亦呼为鬼时节，各地多有赛会、建醮、放焰口之举。人为鬼忙，滋可笑怪。而值此时节，往往天气酿阴，阳乌匿而不出，凄风恻恻，零雨濛濛，以点缀此沉沉之鬼世界。盖入秋以来第一种伤心时候也！在此天愁日惨之中，余之家庭幸福亦于以告终。余兄得闽中故友函招，定于二十一日赴沪，乘海轮入闽，匆匆整理行装，安排车马，家中骤现不靖之象。而余于别人之先，先为送别之人矣。

湘中多志士。余兄频年浪游，足迹不离彼土，得与诸贤豪交接，尽知世界大势。痛祖国之沉沦、民生之涂炭，非改革不足以为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今已名列同盟，共图大举。此次入闽，盖应某军署中某友所招。友亦湘中同志，占某署中重要位置。招余兄往，盖有所企图也。余兄在外所为，于家中未尝宣布。临行之际，余独送兄至舟中，乃密为余道之，且慷慨言曰："时局至此，凡在青年，皆当自励。以吾弟才华气概，自是此中健者，阿兄早深属望。今春书劝吾弟辞家出游，本欲藉此以磨炼弟之筋骨，增进弟之阅历，开拓弟之胸襟，为将来奋

发有为之地。不意此次归来，知弟一出家庭，便投情网，英姿未改，壮志全非，反不如在家养晦。不见可欲，即无所增长，而少年固有之精神或不至消磨至此，阿兄实深惜之。惟以兹事重大，恐惊老母，故迟迟不为弟言。今将行，乃不能复忍。弟须知人生在世，当图三不朽之业，而立功一项，尤须得有时机，不可妄冀。今时机已相逼而来，正志士立功之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盖以身与家较，则家重而身轻；以家与国较，则国重而家轻。男儿以报国为职志，家且不足恋，何有于区区儿女之情而不能自克？吾弟勉矣！从此排除杂念，收拾放心，爱惜此身，以待世用。一席青毡，本非骥足发展之地。今年已耳，明春如有机缘，当令吾弟至海外一游，一面灌输学识，一面与会中同志接近，为立足进身之基。改革之事，此时尚在经营期内，时机未熟，万难妄动。最速亦当俟至一二年之后。在此期内，正足为吾弟前途进取之预备。姻事一层，老母已允，便为无上幸福，亦属应尽义务。此外情田葛藤，都宜一力斩尽，莫留残株余蒂于心胸。盖男儿生当为国；次亦为家，下而至仅为一身，固已末矣。矧复为情网牵缠，不能自脱，至欲并此一身而弃之，则天地何必生此才？父母何必有此子？即己亦何必有此身？想吾弟或愚不至此也。言尽于此。行矣，再见！"余闻此发聋振聩之词，不啻棒喝当头，心乃大动。时余兄已送余至船头，临风小立，俯视江流，慨然有感，即指而誓之曰："弟独非男儿哉？自兹以往，所不苦心忍性、发扬振厉，如阿兄今日之言者，有如此水！"言已，即萧然登岸。余兄亦拨棹逝矣。

踽踽归家，回思余兄赠别之言，乃与日前静庵醉后之语同一用意。此种思想，本亦为余脑筋中所有。男儿抱七尺躯，有

四方志，为国为家，均分内事。奄奄忽忽，与草木同腐者，可耻也。惟是人之志气，每随境遇为消长。余自有生以来，常回旋于此恶劣境遇之中，致少年锐进之气，常如锥处囊中，闷不得出，今且摧折殆尽。厌世之念渐深，而伤心之事未已。自问：此生会当于穷愁潦倒中了之矣？曩者梨影不尝以东渡之言劝我乎？彼之劝我，亦正与余兄、静庵之意相同。余不自惜，而人均为余惜之，余实自弃，于人何尤？天降大任，行拂乱其所为，古来英杰，恒从困苦中磨炼而出。余今兹所遭拂逆，安知非天之有意玉成？胡为自弃若此？前尘已杳，来者可追。且责我者都为爱我之人，而梨影亦其中之一。余于梨影，自问实无以偿其爱，只此一端，或即所以偿之之道乎？生平运命，百不如人，惟此一点勇往之血气，则固有诸己者。一旦奋发，或尚不至如驽骀之不能加以鞭策，而终必有以偿余之愿望。今姑少安，事至山穷水尽，无能自全，则志决身歼，孤注一掷，终当于枪烟弹雨中寻余身结果之所在，不较胜于困死情场者之庸庸无价值乎？余志之，余志之矣！

余兄行后，余母未免减欢，诸人亦各惘惘若有所失，余于是不得不少留数日，藉慰家人。至二十八日，始宣告成行。盖此时距开校日已一星期，势不能再延矣。旬日之间，两番离别。方余兄弟归来之时，固已预料其有此，在他人犹能自遣。余母老境颓唐，曾不能久享家人团聚之乐，一月之光阴甚迅，而膝下双雏又次第分飞，不见踪影，忽悲忽喜，何以为怀？“父母在，不远游”，思之、思之，吾辈良有愧于此言也！而此次老母临行之嘱，尤谆诫至再，剌剌不可骤止。盖已洞瞩余之隐衷，此行益不能不多所顾虑：一念及余客中之苦，一念又及余意外之缘。势既不能止余勿行，心又不忍舍余竟去，则惟有

将此尽情诰诫之言，为深忧挚爱之表示。余既不能祛已之忧，更何能祛母之忧？亦惟有将此口头慰藉之词，为无可奈何之答复。去后思量，此行较之温太真之绝裾，尤为忍心害理之甚者也！

新秋天气，晴雨无常。余舟解维后，从容指南而行。约两时许，行经一湖，时未及午，忽遇打头风，舟不能进。俄而万里长天，黯然无色，阴云四合，急雨骤来。平湖十里，水声汹汹，乃有排山倒海之势。舟子两人，各披蓑戴笠，一持柁，一拨橹，冒风雨猛进，而速度已大减。且行且语曰："老天作恶，遇此逆风横雨，今日恐不及至螺村矣！。"余危坐舱中，万感攒集。念我命穷，所如辄阻。旅行亦常事耳，而不情风雨，偏与我为缘，岂非不幸之人在在招天之妒？即此区区百十里之旅程，亦不许其平安直抵，而作态以相揶揄。前途运命，正堪比例。天已弃余，余其可以休矣！又忆及今春与子春同舟赴校之时，虽意绪无聊，而中流容与，一路笑言，正不知减杀多少离愁别绪。今则少此知心合意之伙伴，多此风片雨丝之点缀，而余心头更添得许多伤离忆远之思情、春老花残之悲痛。水程无恙，一叶扁舟亦无恙，而今昔之感大有难言。时风雨益狂，挟舟上下颠簸不定；而余思潮之起落，乃若与之相应。既而成诗四绝，吟曰：

药缘不断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
只为相思几行字，又拚病骨斗西风。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云意若何？
两面船窗开不得，乱愁攒似乱山多。

烟水苍茫去路赊，秋槎独泛客星孤。
人生离别真无限，风雨飘摇过太湖。

急雨飞来乱打篷，舵师失色浪花中。
不须更祝江神助，舟载离人例逆风。

舟行至晚，始出湖，达小港，风雨已止，天忽开朗。推篷出望，遥山黛色，雨后若沐；夕阳一角，映带其间。晴景若画，心神为之一爽。既而暝（瞑）色渐呈，山容亦死。云际倦鸟，结伴哑哑，归其故巢。舟子推挽终日，已饥疲思食宿，橹声亦稀。计程仅达半，今夜将宿于江干，备明晨早发矣。俄经一石桥，舟子曰：“可以止矣。”因即泊于桥阴之下。时渡口人家已灯火齐明矣。问此是何处？舟子曰：“此名太平桥，无上之佳讖也。比来萑苻不靖，夜航每有戒心，泊舟必择善地。前进又将入大河，绝少村落，急切不能觅佳处矣。”余笑颔之。念此桥名良佳，惜与余不合。余一生杌桯，何太平之有？今夕宿于此，辜负此桥多矣！

舟泊既定，舟子淅米作炊，舱中亦燃火。俄而炊香阵阵，吹送船头，余之饥肠亦为催起。盖余于晨餐后登舟，其后并未进食。终日昏昏，亦不觉枵，兹获暂息，乃复思饭，则进舱而就餐。虽食无兼味，而粒粒香粳，入口乃甘美无比。物品之贵贱，亦随人之遭遇而定。不经患难，则珍品亦贱。淮阴之于漂母，光武之于滹沱，皆此类也。此一饭也，亦幸于荒村野艇中得之耳，若在寻常，则食且梗咽。物犹如此，而人之随境遇之通塞，因以上下其价格者，更无论矣！于是叹世人皇皇求名利，幸而得之，则群焉慕之；不幸而失之，则群焉轻之。究之名也利也，非役于人，乃役人者也；非真能福人，乃借虚无梦幻之

说以陷惑人者也。人为此虚无幻梦所蒙，乃不惜疲毕生之精力以为之役，其得者安富尊荣，亦不过造成天地间之一浊物。且时运之移转无常，终亦不能久享。而不得者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牛衣对泣，一生潦倒而无可申诉。噫！可怜虫何苦来哉！其何如捐除万有，了悟一空，弃朝市，返江湖，扁舟逐水，泛宅浮家，一蓑一笠之附身，一馆一粥之适口，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之为自由、为无上之清福乎？余思至此，心腑荡然，空无所有，直欲与此艇以终身，不复再履尘世。而转念之顷，乃复嗒然若丧。盖似此生涯，人人能办到，却人人不能想到，人人能想到，却又人人不能办到。尘缘扰扰，欲海沉沉，一入其中，不可复出，则诚无如何耳！

晚餐既罢，舟子为余铺设衾枕，嘱余早睡。既而自去，不脱蓑衣，甜然入梦。余复出舱，立船头远眺。时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弯凉月，徐渡桥栏。桥影弓弓，倒映波心，清可见底。睡鱼惊跃，微闻唼喋之声。萤火两三，飘舞于岸旁积草之上，若青磷之出没。俄而月上树梢，巢中老鸦见而突起，绕枝飞鸣，良久始已。远望长天一色，明净无尘，惟有树影成团，东西不一，作墨光点点，以助成此一幅天然图画。似此清景，人生能有几度？而忍以一枕黄粱辜负之乎！两岸人家，阒焉不声。回嘱两舟子，月明中抱头酣眠，鼾声乃大作。苍茫独立，同余之慨者何人？若辈舵工水师，生长江乡，此种风景固习见之。习见则不以为奇，且亦不能识其趣。吾辈能识其趣者，又不能常见此无边之风月、真实之山水，所以终古少知音也。苏子瞻《石钟山记》固亦尝致慨于此矣。

玩赏久之，又不期对月而思及老母。今晨余别母出门之际，天犹晴朗，乃不意而中途猝遇此无情之风雨。余固饱尝颠顿

之苦，余母悬念行人，应亦心魂为碎。此时月到中天，人遥两地，当必有摩挲老眼对此清光，耿耿不能成寐者。嗟乎！余母亦知儿亦在此山桥野店之间，望月而思母耶？思至此，不觉清泪浪浪，与宵露俱下，泼面如冰，夜深寒重，不能复禁，则长叹归舱，出怀中日记簿，就灯下记此一日中变幻之风波、复杂之情绪。此日记簿余挟之以行，意将俟达彼都后，再志鸿泥。不图先在此夜半孤舟中，走此闲笔。书成，更附一诗于后，以写今夕之状况。时篷背露华，正盈盈如泻珠也。

日暮偏舟何处依？云山回首已全非。流萤黏草秋先到，宿鸟惊人夜尚飞。寒觉露垂篷背重，静看月上树梢微。茫茫前路真如梦，万里沧波愿尽违。

评

两人通函之法，却补得好。且由此引出静庵，承上启下，暗暗度过，生出以下无数文字来。作文关键，即在于是。

梦霞归家后之日记，只可写家庭状况。梨影一方面用虚笔点缀，不能实写。行文至此，几有水尽山穷之概。乃忽然请出一静庵，便觉生面别开，文势一展，真如左右逢源，取之不竭。

静庵确是绝好一梦霞影子，而其历史妙在即从梦霞口中说出，烘托映带，极双管齐下之乐。此亦借宾定主法也。

静庵八律，均情至语，而以末首为最佳。末首中尤以末联为最佳。静庵闻声而感，梦霞即以诗语调侃之。趣语风生，如见当时欢谑情状。

静庵亦不愧一情种，故与梦霞交好，亦以情相感也。诵“痴

到来生”一语，可以想见其为人矣。

情痴者每不自知其痴，且每笑人之痴。舍己耘人，忽明忽暗，是之谓真痴。不独静庵一人然也。

梦霞之痴，实不减静庵。以痴遇痴，以痴劝痴，双方痴谈，言各成理，卒不能确定痴者为谁，写来煞是好看！

静庵劝梦霞一番说话，自是正理。彼盖深知梦霞决非庸庸者流，万不可轻于一殉，故此劝正与寻常有别，不可以其痴而废其言也。

静庵认情甚真，故议论亦极透辟。“彼苍与人以顶天立地之身”数语，尤如棒喝一声，足以警醒情界众生之痴梦。

劝到后来，梦霞仍说到他自己身上，至此而静庵劝无可劝矣。若要劝人，还须自劝，以“吾将娶矣”四字收场，妙极、趣极。

伤心人之怀抱，无劝解之余地，故梦霞虽能抉出其所以不可劝之理，而卒亦不能自劝也。悲夫！

七夕一绝，与第一章之元夜诗遥映成趣。梦霞儿时出语，恒足惊人；故后来行事，亦自不同凡俗，辟千古情场未有之奇。

前次通讯，梨娘有牍而无诗，梦霞有诗而无牍。此次通讯，梨娘有诗而无牍，梦霞有牍亦有诗。有补笔，无复笔，有活笔，无死笔。行文得此诀，庶免刻板之诮矣。

梨娘十二绝，伤离怀远，情见乎词，断肠集中佳句也。怀人诗第七绝，未免流于荡，却妙在着一“愧”字，觉其词虽荡而意正，绝无可疵。

梦霞答书，直是两人遇合后一篇小史，叙次极清，出语极挚，诗亦哀婉动人。

剑青原来亦是革党中人物。梦霞之志，剑青实成之。临行问答之词，何等激昂慷慨！读之而不动者，非男儿也。

梦霞得剑青临行一激，才是真正醒悟，然亦幸有彼梨娘先入之言耳。后来结果，一半殉国，一半殉情，实无所轻重于其间也。

别兄之后，继以别母；别长儿之后，复别次儿：均是大难为情。人生最苦是离别，似此盖尤离别中之最苦者也！

“不幸之人，每遭天妒。”斯语至痛，几使梦霞才经回复之精神志气，复为此盲风恶雨所摧残。天厄若人，亦太甚矣哉！

饥而进餐，亦寻常事。有心人便由此寻常细事，发出许多感慨。读者于此亦可悟无中生有之法。

写夜景绝佳！中间一段，实借江山风月寓沦落之感，言外更有意味可寻。

思母一层，断不可少。

此章及前章情事，大致皆为《玉梨魂》所略；其未略者亦多歧误。如何母之知否，两人之通讯，剑青之别话，均属紧要关节，《玉梨魂》未曾说明者，故特标出。

第九章

八月

次日十一时许，舟抵螺村，泊于崔氏庄门之外。携装入室，风景不殊。崔翁闻余至，支筇来视，言笑极欢。俄呼家人具餐，相与进膳。嘉宾贤主，重与留连。顾独不见鹏郎，并秋儿亦杳然。怪而问之，翁曰："昨日阿鹏偕母，为秦家邀往观灯，秋儿亦随去。大约今晚当归耳。"问何灯，曰："此乡人循例之举也。每岁秋初，乡之人必醵钱敬神，以祈丰稔，悬灯设乐，以五日(月)为限。此五日中，金吾不禁，仿佛元宵。一村尽是闲人，满望皆成丽景。今已为最后之一日。吾侄此来甚巧，犹得一与斯盛。惜老夫年迈，游兴已衰，未能追陪作长夜游耳。"余笑曰："此亦眼福。今夕当往一观，以识此间之人情风俗。"坐谈良久，崔翁意颇倦，即辞入内。余就室中，略事憏鬖，即出门赴校。

时校中放灯节假已数日矣。见杞生，寒暄已。鹿苹亦至，絮絮问别后事，意至殷勤。盖鹿苹爱余甚深，见余容悴，不觉问讯之殷也。杞生有言，鲜与余合，旋自引去。盘桓至晚，鹿苹命校役设饮具，酒杯重把，谈兴转浓。既而薄醉，闻市声一片，震耳如雷，鹿苹曰："六街灯上矣！曷往观乎？"余曰："诺。请与子偕。"于是舍酒而饭。既醉且饱，携手同行，鼓腹而游于灯市。

所谓灯市者，范围甚狭，一览易尽。且灯式古陋，亦无足观。而游人来往，蚁附蜂狂，咸煦煦有春意，在穷乡得之，已

为极繁华之景象矣。余所以来此者，意不在于灯。盖闻崔翁言：梨影已偕鹏郎赴秦氏之招。再见之缘，或在今夕。乃鼓余兴，踯躅街头，冀于万灯光下一睹仙姿耳。无何，行经秦氏之居，临街有楼，楼头笑语如群莺乱啭，声声入耳。余遥立而望之：凭槛以观者都为秦氏之宅眷，而珠围翠绕之中，有一女郎缟衣如雪，脂粉不施，如一枝寒艳，亭亭独立于千红万紫中者，则梨影也。余见梨影前后不过数次，此次藉灯光之力，逼视益真。然而玉容憔悴，意兴阑珊，一缕愁痕，紧蹙眉际。此惟余知之，及梨影自知之，他人固莫能察。虽随人语笑，对景留连，而芳心寸寸，早化寒灰，正未必与人一样有欢肠也。再视其旁，则鹏郎亦在，指点喧哗，不改痴儿故态。余偷觑良久，梨影若有所觉，剪水秋瞳，不期而加余以盼睐。四目互射，久久不离，若有万语千言，藉此目光线以为传递之具者。既而梨影回身，就鹏郎作耳语，鹏郎突起，下视行人，作寻觅状。余急隐身人丛中避之。移时再视，则人影已渺。余亦兴尽，乃与鹿苹分道自归。

余归时才交二鼓，鹏郎已候于门次，知梨影既见余，挈鹏郎先归矣。余入门，鹏郎牵衣从诸后，且行且问曰："先生迟至今日始来，乃累人盼欲死。顷阿母谓见先生于灯市，胡我乃遍觅不得也？"余漫应之。既入室，室中布置已楚楚，则秋儿奉命而为此也。鹏郎见余，状殊欢跃，喃喃问余在家何病，病几时，曾服何药，今愈复几时：逐层追诘，乃不觉其言之烦。余一一告之。鹏郎曰："今年吾家荷花甚盛，且有并蒂莲一枝。阿母以为佳兆，殆应在筠姑。惜遭暴雨，才开即折。先生前约荷花生日来吾家，后闻因病阻行，乃令我扫兴。今惟留得碎盖几张、残茎数本耳。"余曰："枯荷自佳。昔人诗曰：'留得枯荷听雨声'，盖亦添愁之资料也。"鹏郎曰："先生欲听此雨声乎？明日可移缸

置之于庭。”余曰：“否。我惟厌听此碎苦之雨声，故前语汝，嘱汝母将芭蕉剪去。忍听彼猛雨残荷、一声声打入心坎耶！”鹏郎曰：“阿母亦以先生之言为然，后院之芭蕉，早付并州一剪矣。”继复与余琐琐谈家事，语至无伦，余不耐听，乃促之曰：“夜漏已深，汝宜归寝。我倦亦欲眠矣。”随书六绝付之。

寻乐追欢我未曾，强扶残病且携朋。
愁心受尽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灯！

繁华过眼早相忘，今日偏来热闹场。
不为意中人怅望，客窗我惯耐凄凉。

万灯顷刻放光明，逐队游人喜气迎。
满耳笙歌听不尽，一时都作断肠声。

叮咛千万早登程，犹记当时别尔行。
盼到相逢难一语，最无聊是此时情。

依依泣别我归吴，两处怀人泪尽无。
莫怪重逢如隔世，可怜四目已全枯。

相如一病竟沉沉，闻说卿将买棹寻。（亦鹏郎语余者。）
感煞深情真似海，此恩何止值千金！

灯节已逝，校中续假一日，以资休息。书斋无事，为鹏郎温理旧课，较前大进，知得自母教者深也。晚得梨影和来观灯六绝。

病容瘦损愈何曾？客里扶持少旧朋。
迟起早眠须自爱，夜寒莫再伴风灯。

一从久别两难忘，此夕无端聚一场。
心自分明身自远，空教痴望各凄凉。

灯光人面映分明，暗里情丝一线迎。
听到笙歌心更怯，几疑又作别离声。

游人如蚁满前程，有客低头独缓行。
一样良宵来趁节，如何哀乐不同情？

蝶枕蘧蘧梦入吴，人间此境有还无？
芳心争不成灰死，视此池荷蕊早枯！

凉风飒飒月沉沉，此后诗盟好再寻。
心血呕完情草在，宝君一字抵千金。

余此次成行之际，未及与静庵握别。今日得其来书，殷殷垂讯，累三四纸。盖犹是前日苦劝之意，恐余为再来之人，不能自持，仍蹈覆辙，而为是警告也。牍尾附诗二律，题曰《所闻》。录之日记，永志良友之多情尔。

落拓江湖鬓欲丝，寻春更比古人迟。虚怜蕊意教莺递，敢恨冰心抵玉持？明月每来残梦里，好花偏误已开时。绣缡同抱还珠怨，碧海青天未有期。

空台何处着行云？木笔花前酒强醺。香草多情怜楚客，金徽无力怨文君。芙蓉自绾同心佩，兰茝天教竟体芬。他日画眉明镜底，暗中惆怅为谁分？

《石头记》为言情极作，余幼时即喜诵之。其后渐解吟咏，戏将书中各人事迹，系以小诗，积久遂成卷帙，题曰《红楼影事诗》，

即梨影携去者也。余识梨影，实间接以此书为绍介，盖无此书则余无此诗，无此诗则决不有此意外之情感。故后梨影借阅此书，余口占赠之，有“今朝付与闺中看，误尽才人是此书”之句，盖纪实之言也。今梨影之阅此书者已数月矣。余已为此书所误，彼乃尤而效之，亦有《红楼杂咏》之著，先以十二律示余。余诗分咏各事，彼诗则专咏个人，体制不同，词华并妙。若能积成百首，蔚为大观，则二难已并，大足为此书生色。恨曹雪芹不见我两人也。

不荒唐处却荒唐，假语真情两渺茫。皓月虚呈池里影，名花浪说镜中妆。荣华过眼皆何在？恋爱痴心为底狂！便使卷中人果有，也教何处觅余香？

怜香惜玉枉劳神，漫说风流自有真。槛外一朝成大觉，园中万卉为谁春？当前缺尽人伦事，身后空谈夙世因。犹幸回头彼岸早，秋闱以后不沾尘。

杜鹃无语月三更，寂寂潇湘泪暗倾。眉黛蹙来谁识恨？病魔添去总因情！题巾剪穗痴何似，绝粒焚诗空不平。莫怪红颜多薄命，误侬毕竟是聪明。

性情厚重不矜文，姊妹行中独此君。涵养何妨凭戏谑？姻缘还在意殷勤。可怜金玉方谐约，其奈巫山已误云。辜负良宵应自悔，礼成草草更羞云！

愁云镇日护难宽，只为情痴鼻暗酸。恼意暂因撕扇解，病衾犹耐补裘寒。龛空花月生前语，诔得芙蓉身后欢。一缕幽魂何处去？长天迴迴夜漫漫。

柔情百啭意千回，一旦相离自可哀。虽未小星明定位，要须全节答涓埃。桃花流水香分去，破席堆床梦幻来。求死笑伊无个所，遥遥千载总疑猜。

茜窗灯火冷清清，生死难明去就轻。小草有情怜独活，

子规无血咽三声。独来花冢闻长叹，合向蒲团了此生。只有撼风千个竹，替人似作不平鸣。

香焚宝鼎俗尘空，羡煞孤高概罕同。弃盏人前知意洁，赠梅槛内暗心融。邪魔竟致侵方外，素抱堪怜堕个中。莫笑如来无法力，蒲团原不锁花骢。

一生气爽若哀梨，莫爱姣娃恰及笄。秉节何妨将发截？报恩宁自不眉齐！须知幻境随人设，纵在侯门未性迷。行酒催花才独捷，香心尤羡等灵犀。

情缘牵处易生痴，况是生成绝代姿。叹绝莲还随手折，忍援金作殉身资！小星咏后恩何在？大限来时悔已迟。一蹈危机成大觉，柳堤空袅恼人丝。

莫将颜色判媸妍，激烈风高已独贤。表洁不难拚一死，真情何意枉频年！恼郎谑语休生怪，完我芳名也值缘。无限荣华终有尽，岂如鹤驭早神仙！

本性雄豪可奈何？名场利薮擅权多。猜嫌切处人忘妒，机变灵时水欲波。弱息枉留花若锦，老奴休怪口悬河。自从月夜幽魂感，不少荣华一瞬过。

余体本尪弱，往往一岁而病者数焉。兹复心为情役，而精神气血于不知不觉中渐次消磨，病魔之窃伺余旁者日益亟，而余遂不能脱床第之厄。春、夏两病，苦余者至矣。幸而获愈，病根实未除也。夫以余之心与境衡之，固乌得而不病？病又乌得而能愈？即愈而病根自在，终有再发之时。余之病，即余之心，不病固不足以为余也。投馆仅五日，而旧疾复作，所谓旧疾者，疟也。今夏患之，服药而止，今复作，殆由前夜舟中露坐感寒之所致。疟虽微疾，而虐人殊甚。间日一来，若有成约，由轻而重，由再而三，如是不已，而余体遂惫。然校课难荒，不能不

扶病强支，以尽厥职。故虽头重目昏，筋疲骨懒，而朝夕奔走，口讲指画如故也。余病如是，而人事之苦余者复如是。猢狲王青毡诚无味哉！幸罢课归来，安眠无扰，黄昏人静，鹏郎亦不来读。盖梨影怜余神瘁，因自课其儿，俾余得休养地。然余心则又为之不安，既不能自祛其病，又何能止人勿忧？生命岌岌尚未卜若何，余实未遑多顾。释氏"随缘"两字，将奉以为吾生自处之方针矣。梨影历来待余种种，余固无在而不呼负负，课读一端，未能尽力，犹其小焉者也。且余既强求自效，病拥皋比，灯下三余，不改寻常旧例，梨影之心实非所愿。既伤吾身，复伤彼心，孰如任之，则彼心且适，而吾身亦可以少休也。然而，病在吾身，痛在彼心，余病不愈，彼心终无安适之时，余固知之。而无赖病魔驱之不去，则余亦无奈。盖因此一病，而两情更深入一层，苦到十分矣。口占四绝，自知文以情生，渠试一吟，当必泪随声下也。

用情深处尺难量，病中新秋瘦沈郎。
悔把当时肠尽断，而今欲断更无肠。

带病登坛漫讨论，胸前还渍泪双痕。
人生此苦谁禁得？口欲言时眼又昏。

鳏鱼照影梦难成，莫恨吟虫诉不清。
便使虫声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来渐不支，为伊憔悴至于斯。
西风落叶萧萧夜，恐是羁魂欲化时。

初痁之作也以日晡，继而至晚，渐移至夜。往往额汗如蒸，昏

迷达旦，比醒而热退，则复强起治事。梨影以为忧，谓若是则以生命作教育之牺牲矣，必不可。余从之，乃不复赴校，日惟僵卧如死人。盖至此而余身已尽失其知觉，所未死者，胸头一点情热耳。一灯一榻，相依为命，是人是鬼，所去几何！昨夜病作时，势乃大剧，郁火内攻，喉干唇燥，茶不能解，头痛如裂，心痛如割，气咻咻作牛喘。既而力尽，若不能续，自疑命在须臾矣。因强镇全神，历思往事，成绝命诗四律。正转辗间，而晨鸡一声，余已豁然如梦醒。披衣起视，朝暾上窗，满室生耀，固依然为吾寄居之旧馆，而非黑暗之冥途也，则又不觉哑然自笑。余犹未死，绝命诗可废矣。然余固求死者也，人事既不容我死，天公亦不放我死，一死之难，又有若是。然余虽苟活，终有死时，此已成之绝命诗，何妨先为录出，以待将来？且以告人之读余诗者，知余非幸生，乃求死而不得者也。而今而后，竟将余作已死之人观也亦可也。

滴残铜漏夜三更，鬼气阴阴凄复清。血泪已干双袖冷，誓心犹在一灯明。寒风入户人无影，残月满天雁有声。此夜游魂向何处？黄沙万里断人行。

残躯终要委风尘，今日方知我是真。死后难抛应有梦，病中最苦是无亲。长将黄土埋吾恨，谁为苍生惜此人！花落江南春去也，浮萍流水悟前身。

炉灰已冷再难温，四顾无人灯半昏。一刻忽分生死路，廿年长负父师恩。黄粱客梦将辞枕，白发亲心尚倚门。剩有天涯朋旧在，登高应为我招魂。

气急喉干力更微，眼前恐已绝生机。雁行分散身常隔，鹃血啼枯梦不归。缘待来生终信有，情痴到死未知非。孤坟愿傍鸿山筑，今古冤魂化蝶飞。

此诗余亦录示梨影，梨影阅之，乃大不堪，血泪盏盈笺也。彼以余诗中有“病中最苦是无亲”之句，遂劝余暂归，谓客中遇病，本为人生最苦之事。此间医药一切虽可无缺，而调护不周，扶持谁任？一室沉寥，无可告语。病且日见其增而不见其减，不如归去，就家人之抚慰，庶几心胸稍舒，药石亦可收效。何必恋恋此举目无亲之地，只有愁烦，绝无语笑，而日游魂于墟墓间也！梨影此言，余未能允。盖余病在此，虽历万苦而伊人匪远，芳讯时通，尚有一种苦中之乐。一归而相思之路亦断，能不于病中加病、而愁上添愁耶？且余尤不欲惊老母。夏间一病，已大伤慈心，今复颓然而归，焦扰当复奚似！余不敢以病讯示母，更何忍以病颜见母，而使头白高堂为不孝之身多担惊恐也？余以此意告梨影，梨影无如何，则亦听余。而废寝忘餐，徬徨无计，芳魂一缕，时旋绕于余药炉绳榻之间。继乃密嘱鹏郎传语：欲亲临视余，以觇真状。约期在次夕月明人静时。明日何日？则百年难遇之中秋也！

嗟乎！梨影诚爱余哉！竟甘以金玉之身，为薄福书生贸然作自由之举动耶？以余相思之苦，一旦得与素心人携手灯前，喁喁款语，则一宵情话，即为治相思之药饵，余病庶几其已。然事实有不可行者。渠是遗嫠，我非荡子；纵心怀坦白，迹不类乎桑中；而人约昏黄，嫌已多于李下。既知相见之时，亦至于清谈而止，悠悠良夜，空台不着行云，彼此无心，则亦何必自处于嫌疑之地位？因作书力却之，而一夕因缘遂成虚话矣。虽然，余非不愿见梨影也。余欲见梨影，初恐梨影不我许；今彼自为此言，是彼眷余之情已臻极处。兹虽事未实行，而余之所以感之者，乃较彼实行此事尤为沦浃难名也。夫刻骨相思，自有至味。必求觌面，则与横陈嚼蜡亦何以异？留此希望，以待

后缘，为计至得。梨影深情人，此旨谅能共喻也。

余因病不出者已数日。久卧思起，人有同情。得梨影一言，余病又去其泰半。虽疟势未已，而精神已较振于前。中秋之日，午后强起，思作野游，以舒积闷。时一院沉沉，待久亦无人至。余乃加披外衣，反扃室门，悄然由后户出。一路寒风剪剪，败叶萧萧，云气沉阴，秋阳失曜。牧童樵子亦复无踪，只有草根鸣螀，唧唧互答，似慰余之孤寂。所谓"三日不来秋满地，虫声如雨落空山"，不啻为我咏也。延伫久之，亦不思返。忽闻后有呼者，回视则秋儿坌息至，牵余衣而言曰："先生乃在此耶！野外风多，病体颓唐，何以当此？速归休，毋令夫人抱不安也。"余不获已，乃随之而返。

时细雨廉纤，沾衣欲湿，天光已垂垂就暝。今夕月色，殆无望矣，无聊思饮，命秋儿呼红友来。秋儿始应之，继而踌躇曰："此当问夫人，许先生饮否。婢子无胆，不敢导先生入醉乡也。"且言且笑而去。有顷，棒一壶至，侑以小碟数品，谓余曰："夫人言：必欲饮者，可尽此壶，欲请益不能也。"余举壶估其重量，殆可三杯，则笑曰："梨影乃败吾兴！"然病躯不胜酒，略进少许，即醺然如已足。倾壶既尽，起视天际，云垂垂以不明，雨潇潇而未已。狡哉嫦娥，呼之不出！百年几度是今宵？殊令人意为之索。篝灯枯坐，睡魔不来，成六绝以寄梨影。诗成，复以余墨填小词两阕。

憔悴容颜镜亦嫌，穷愁万种一人兼。
桂香时节懵腾过，再到秋深病要添。

隔着蓬山路总遥，佳期长负恨难消。
今生无复团圞望，何必相逢在此宵！

素娥敛彩望徒赊，恨杀浮云故故遮。
惟有羁人偏称意，转因无月免思家。

细雨无声湿豆篱，金风骤起动疏枝。
萧斋不耐秋寥寂，来听孤坟鬼唱诗。

满盘菱藕及时尝，此夕孤飞灯下觞。
忽忆故乡好风味，桂花深处栗房香。

支床听雨独徘徊，醉看灯花含笑开。
鸿岭西村一壶酒，明年何处复持杯？

《七娘子》

今晚偶至后场，独行踽踽。回忆花底勾留、墙阴小立时，依稀如昨。曾几何时，而风林坠叶，露草鸣虫，又换一番景象？旧日香踪，杳难寻觅。欲求一见玉人之面，而萧郎已如作路人矣。抚今追昔，良用惆怅。

西风又见萧萧起，忆春时落红庭户今重倚。瘦柳欹桥，寒蓉依水，十分秋色斜阳里。　　晚来无限潇湘意，叹天涯咫尺人千里。旧约鸥知，新词雁寄，飘零未分今如此。

《钗头凤》

村沽无美酒，乡僻无好花。浊醪半壶，清愁一味，不知负却秋光几许也！

秋砧早，离魂杳，琵琶一曲青衫老。闲吟久，诗初就，无花有酒，黯然相对。醉、醉、醉！　　情方好，魔来搅，而今相见时尤少。鸿来后，愁时候，西风一夕，沉

腰非旧。瘦、瘦、瘦!

余始扶病上课，困顿不可言状。继纳梨影之劝，乃止。日来校课，又由杞生庖代矣。此君与余意见凿枘，平日各事其事，几不闻问。此次代余负责，余意彼且有怨言，孰知不然。彼知余病，乃转来亲余。近日余病室中，除鹿苹时来省视外，乃复有此君之踪迹。晚来课罢，造庐问讯，状至殷勤，往往盘桓至晚餐时始去，余亦未知其意之为良为恶。但彼既以其道来，余亦不能不感之。然因是而余心遂不安，深望病躯速健，仍得供职如常。否则，余之辞职书且将发表，不欲时累他人，为余仆仆也。

今日薄暮，又作野外之游。秋气渐深，草木俱露寒缩态。野风过处，呼呼有声。病骨支离，知不敌也，惘然而返。又成两词。

《解连环》

秋光惊眼，将前尘后事，思量都遍。极目处一片苔痕，记手折梨花，那时曾见；病叶西风，这次第光阴轻变。算相思只有三寸瑶笺，与人方便。　蓬莱水清且浅，只魂飞梦渡，来去无间。最难是立尽黄昏，知对月长吁，一般难免，薄命牵连。真怜惜、空深依恋，还只恐未偿宿债，今生又欠。

《送入我门来》

旧恨犹长，新愁相接，眉头心上频攒。独客空斋，孤枕伴清寒。醉时解下青衫看，数泪点、曾无一处干。道飘零非计，秋风菰米，强劝加餐。　老去秋娘还在，总是一般沦落，薄命同看。怜我怜卿，相见太无端。痴情此日浑难忏，恐一枕梨云梦易残。算眼前无恙，夕阳楼阁，明

月栏杆。

余疟渐止，惟病久力弱，不耐久坐。对镜窥容，已枯瘦不成人状。计余因病旷课，又两星期矣。此两星期(朝)之光阴，半从病里消磨，半向吟边落拓。药炉、诗卷，是我生涯。盖吟愈苦而心愈伤，心愈伤而病愈深。两鬓萧萧，不胜蒲柳之惧矣。而彼梨影，秋帏孤冷，一样无聊。比闻西风帘卷，亦已瘦到黄花；透骨清愁，销残眉黛；入秋小极，减尽腰围：此固意中事。所奇者：彼病而余必先病；病各有因，时无或爽；一若病魔有约，同时分占两人膏肓上下者。岂不如是不足以称同病耶？

闻梨影之病，感冒而已，幸不大剧。其恐余知而心碎，而自讳以安余耶？是未可知。然余病已渐苏，彼病亦当早起矣。赋四律探之。

数行情草抵千金，憔悴潘郎懒废吟。劫后莺花如梦转，愁中天地忽秋深。寒蛄泣露留残泪，病蝶迎风抱死心。知汝宵来应减睡，月轮孤照合欢衾。

独卧空斋困莫胜，生涯近日冷于冰。忽闻病体轻如许，更令愁肠结百层。凉幰新寒侵晓簟，暗窗零雨入秋灯。万千情爱皆虚语，只有残宵梦可凭。

几时相忆不相闻，零落霞光照绮芬。银汉筑墙高几丈，金钗划字透三分。独寻旧径多秋草，莫上层楼极暮云。容易西风吹别泪，捣衣时节怕思君。

败蝉嘶断夕阳天，去燕来鸿望隔年。只觉余怀终渺渺，却劳卿意尚绵绵。树犹如此经秋瘦，月自无心对客圆。更到重阳风雨恶，病怀早起菊花前。

梨影诗云："宝君一字值千金。"噫！梨影乃宝余之诗若是

之甚耶！虽然，梨影余之知己也，梨影不宝余诗，世岂复有宝余诗者？以是梨影之诗，余亦宝之，宝且甚于生命。遑云一字千金哉！叠叠香笺，余悉盛之以紫罗囊，藏诸胸际，永护深情，自谓殆较胜于碧纱笼也。惟近来雨雨风风，诗讯殊少，戛玉清词，乃久不琅琅而出余齿缝间矣。今晨，一片云蓝，忽又被晓风吹至，带将残梦，起诵新诗。知我玉人已离病枕，为之喜而不寐，余疾霍然，其效力乃不减杜老之子章髑髅也。亟录其词如下：

临风忍再赋秋词，况此蟾钩二八时？明镜有人同下泪，巧蛛无网独含丝。抛来红豆箱曾记？瘦尽春山黛不知。遮莫夕阳庭院静，一杯偏自酹将离。

丁东檐铎乱更更，斗转墙阴露点生。银烛摇光欺独影，玉钗敲句怕双声。花能作伴愁难说，梦最无缘漏易惊。憎煞夜光悬帐底，照人耿耿卧愁城。

病中检点暗中伤，读遍新诗怨更长。锦字满机难到匹，露花经雨未成霜。欢残梦兆鞋双拆，病起腰围带漫量。最是摘莲慳见藕，被池闲煞绣鸳鸯。

卐字栏杆丁字帘，一天愁思触眉尖。碧留舞袖经年唾，红透题笺小印钤。已分落花心力尽，输他归燕絮泥沾。香柑一瓣无端嗅，乱剪秋光入镜奁。

评

梦霞重来，适值灯节末日，时机之巧，一至于此。使迟一日来者，两人又乌得有一面缘哉？

梦霞意不在观灯，故不见梨娘便兴尽而归。梨娘初未知梦霞之来，忽于灯市见之，如昙花一现，不复留连，可见其

意亦不在于观灯。所以来此者，殆因不能却秦氏之请，聊随人兴，安有欢肠赏此良夜灯光哉？鹏郎初见梦霞，问别后病状，琐琐不休，是必梨娘教而为此，亦不减一枝解语花也。

莲开并蒂，其兆甚佳；而突遭雨折，则佳兆变为恶兆。臡倩横夭，应于此矣。

观灯六绝，《玉梨魂》轶其二。末首云云，知梨娘闻梦霞病讯，担尽惊恐，至欲买棹相寻，事虽未行，而其情已至。梦霞安得而不感？

梨娘和观灯诗，亦不载《玉梨魂》。六绝均佳，为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静庵两律，销魂刻骨，而哀而不怨，深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非伤心人不能为此语。此梦霞情界知音，亦梦霞诗坛劲敌也。

《石头记》一段，恰好回应到前。分咏十二律，论事言情，各如分量，出自闺人手笔，尤为难得。而梦霞之影事诗，独不可得而见惜哉？

梦霞善病，梨娘亦善病。情者病之因，病者情之毒。情既不解，病终难除。梨娘乃为梦霞之附骨疽矣。

梨娘令鹏郎辍读，俾梦霞得安心养病。体贴至此，真足令人感泣。

病中四绝，呜咽声声，如闻哀哭。即非伤心人，恐亦不能卒读也。

世有为文自寿，或撰联生挽，未闻有预作绝命诗者。梦霞此诗，洵能了澈于死生之际。其情至痛，而其意至达。《玉梨魂》轶之，不亦辜负此奇文妙事哉？

绝命诗成，人命不绝。然哀莫大于心死。梦霞之心，固已死矣，此诗何可不存？

梨娘劝归而梦霞不从，两方各有至情。然讳疾以慰母，何如割情以慰母？惜梦霞不能见到。

劝归不得，便欲自来省视。梨娘之情至矣！而梦霞却之，此却殊出人意外。此两人之情，所以自始至终纯白无疵也。

秋儿数言点逗至妙。读之恍有一深怜痛爱之梨娘隐现纸上。梦霞何修而得此？

中秋夕之诗词，均未载《玉梨魂》。六绝末首，即脱胎“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何处倚阑干？”之句，而所感不同。

杞生视病一段，伏下文酿祸之根，却不可少。

秋词两阕，即《玉梨魂》用为煞尾者。书中诗多词少，而长令又仅此两阕。就词论词，无愧名作。况是吉光片羽哉！

此病则彼亦病，几成惯例。此次梨娘之病，自在梦霞意中。而梦霞既愈，则梨娘亦愈，此中自有作用。冤煞病魔，究竟何能为力！

梦霞之诗，梨娘宝之。梨娘之诗，梦霞宝之。知己文章，自关性命也。然此书一出世，两人之诗且将与天下有情人共宝之矣！

末段赠答八律，《玉梨魂》亦皆未见。灵犀一点，息息相通；温、李之笔，而运以屈、贾之思，那得不令人叹绝！

第　十　章

九　　月

翻阅秋来日记，都半是伤心之句。是非日记，直诗册耳！然此番因果，本于诗里证之。诗可纪事，此外正不必多着闲墨矣。夫诗人多穷，秋怀最苦。独对西风，狂搔短发，世无有既称诗人而少伤秋怀抱者。以余耽此，宁能强悲为欢？然而红叶新词，黄花瘦句，乃得于夜凉如水之时；与素心人两地推敲，秋心互诉，如此吟情，亦不寂寞。盖已属诗人例外之殊遇，尚何所不足于中耶？今晨又得梨影递来四绝，乃读余诗而作者。句曰：

一枕西风客梦孤，招魂欲赋更踟蹰。
多应乞得鲛人泪，一字分明一颗珠。

文字无灵空不平，直从忧患写余生。
唐衢血泪文通恨，并作西风变徵声。

风雨萧萧感不休，新诗一一茧丝抽。
君心莫是寒蛩化，絮尽秋来万种愁。

锦字吟残眼倍青，天涯同是感飘零。
阿侬最怕伤心句，诗到如君不忍听。

诗外更有一简，乃恐余为长吉之续，以辍吟劝余也。其文曰：

幅幅新词，联翩飞至。愁中展诵，摧我肺肝。岂君之心血必为我呕完而后已？而我之眼泪亦必以为君流尽而后快耶？秋深矣，愁病之躯，亦宜自爱，苦吟伤心，奈何啾啾不辍，以自囚而自贼耶？我惜君之才，怜君之遇，又有此无聊之劝。君从我言，其从此戒诗，是亦养生之一法。留些心力，眷念苍生，莫仅为一个薄命红颜尽情抛却也。日来风雨满城，又近题糕令节，君亦有刘郎之胆乎？东篱晚节，不着闲愁，窃恐黄花不要君诗也。我非情寡，空教掩卷怀人；君自才多，莫笑催租败兴。

三闾被放，泽畔行吟，一卷《离骚》，千古伤心之祖。古之人忧时不遇，孤愤难鸣，往往恣情痛哭，放志诗歌，藉彼香草美人，为身世无聊之寄。此身在世，百不能遂，只此一笔一墨，尚足听余驱遣，自诉不平。若并此而禁之，则满腹牢愁，更何从得发泄之地？又况秋馆空空，一个凄凉之我，舍此长吟短吟，有何他种生涯可资排遣？非人磨墨墨磨人，实亦非墨能磨人，有令人不得不就磨于墨者在也。余性耽吟，自是天生愁种。哀思不断，墨痕遂多。若要弃捐，除非死后。一灯一篋，行将终其身于忧愁困苦中，曩已为梨影道之，而今为是言，洵彼所谓无聊之劝已。风雨黄昏，穷愁乱撼，慨怀身世，余泪淋淋。因更赋短歌数章以示之。

秋高风力劲，瑟瑟鸣林柯。萧晨感病躯，到眼皆愁魔。忆我成童时，朋从时见过。坐间各言志，促膝无相诃。或言佩金印，立功在山河；或言趋承明，簪笔听鸣珂；或言襄阳贾，被服绮与罗：名缰及利锁，百口无一讹。贱子独无有，欲言涕滂沱。登天苦翩倦，著书患愁

多。聊复叙畴曩，为君涤烦苛。相怜莫相劝，听我毕此歌。

往岁先君子，作文如画竹。毫端挟神鬼，风雨时满幅。儿时常在傍，绕案惯匍匐。爱我真明珠，顽劣少鞭扑。父执二三辈，谈笑共信宿。顾我辄相告：初生健黄犊，他日毛羽丰，万里定驰逐。其时五六龄，历历在心目。俯仰愧相期，霜风体生粟。

垂髫就父读，始受四子书。琅琅金石声，风雨出蓬庐。有时逃塾归，高堂尚倚闾。顾我颜色嗔，不敢牵衣裾。空房暗霜冷，刀尺声徐徐。一灯课深夜，咿唔读三余。更阑不成寐，欲言又踟蹰。饵我出佳果，课我勤经畲。儿今渐长大，儿莫负居诸。此言犹在耳，此时非当初。高堂今白发，游子将何如？

十二爱诗歌，动辄薄笺帖。三唐及汉魏，往往喜涉猎。读之既烂熟，肌髓亦沦浃。无事每相仿，吟成等奏捷。高歌风雨夜，听者愁欲绝。譬彼贫家女，珠翠少装贴。亦如秋宵蛩，作声必凄切。旁人苦劝我，韵语贵宏阔。莫学穷孟郊，清愁瘦销骨。我闻窃自思，口诺意不惬。心膏常自煎，牙慧偏羞拾。自古称诗人，多穷而少达。

我非汉马卿，一生亦善病。病中觅排遣，书卷佐清兴。年来瘦如鹤，腰腹苦不称。饭颗嘲谪仙，清羸等家令。每当风雨夕，拥被辄高咏。秋暮检诗歌，强半病中定。多感知音人，劝我厉诗禁。肝肾恣雕镌，亦足伐情性。不知作者痴，哀极泪乃迸。愁坑深掩埋，心田自蹂躏。内忧苟不生，新声复谁竞？因病转吟诗，诗直我性命。

我今作此歌，歌与知音听。知音休笑我，长叹负平生。

诗境若时序，当秋无阳春。求名既莫遂，好事又无成。冉冉岁月徂，涕泪徒纵横。今夕复何夕？悲歌对短檠。不惜歌声苦，欲舒歌者情。我歌有时已，我恨无时平。君看白杨树，风雨长凄清。

螯肥菊瘦，已到重阳。客里无花，倍增惆怅。闻梨影爱花，后院中亦莪菊数十本，紫艳黄英，此时开遍也未？寂寞秋容，乃教人想煞也。前呈小词，有“无花有酒”之句，梨影已知余有欲炙之意，特分几本来伴萧斋，并附以《咏菊》二律。噫！梨影禁余作诗，而已亦不能自禁。出尔反尔，言之哑然。是可知结习难蠲，而深愁待泄。蜀山鹃叫，巫峡猿啼，不至血尽枯、肠尽断，终不肯收此残声、效彼反舌！也录其诗曰：

连宵风雨恼愁心，晓起疏篱满地金。顾影影怜秋里瘦，多情情觉淡中深。且持杯酒为花寿，自捧冰壶到圃寻。未受阳和恩一点，不梳不洗谢尘侵。

草劲林凋霜乱飞，小园如斗菊成围。人从劫后方知梦，花到秋深不耐肥。合伴骚人吟瘦句，更添冷月写清辉。兴浓君亦如陶令，篱外今朝有白衣。

梨影赠余之菊，栽以瓦盆，花多佳种，为梨影所手植者。春兰、秋菊，已三次拜隆情矣！“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诵元微之诗，为之感慨无已。晚芳虽好，可怜秋日无多；傲骨空存，毕竟知音渐少。此日重阳，偏逢客里，既分屈子之餐，复领易安之韵，何可无酒？何可无诗？晚来一醉，狂奴故态，不禁复作。纵黄花不要余诗，余诗殊不能自已也！

一番好梦又南柯，萧瑟西风唤奈何！襟角空沾司马泪，笔锋权作鲁阳戈。身如病叶惊秋早，诗似残棋剩劫多。今日对花拚一醉，瓦盆泥首漫高歌。

又到重阳客兴赊，梁溪烟月渺无涯。江湖有泪酬知己，风雨无情负菊花。病到他乡诗是业，愁生遥夜梦为家。题糕胆比刘郎大，寂寞空斋手乱叉。

劳人无暖席，情海有惊湍。白云苍狗，世事何常？匣剑帏灯，人心太险。忆数日前，余与梨影诗讯互通，为乐正复无极；今则一片诗情，又被横风吹断。余复就灯下续此日记，而停笔四顾，黄芦之帘，蛎壳之窗，乌皮之几，瘿木之床，乃尽为余家故物，非复崔氏寄庐矣。才离病榻，忽作归人，事之变幻，孰有过是？而既归之后，复处于闷葫芦中，不知余归之所自，徒陷彼可怜人于万倍苦恼之境。盖至此而余之行动亦不能自主，魔鬼之来，复有何力加以禁制？彻底追思，惟有尽情一哭耳！嗟夫！余与梨影一段深情，今生明知绝望，只留此无多墨泪之缘，为深怜痛爱之表示。乃彼苍者天，并不欲其于苦吟瘦病之中，稳送无聊岁月，而复酿此意外之变故，以间隔之，俾之杌棿不宁，受尽精神痛苦。言念及斯，觉余胸头仅剩之一丝微热，亦就冰冷。所谓心尽气绝者，此其时矣！怨天耶？尤人耶？余复谁怨而谁尤耶！

余续此日记，盖在归后之三日。此三日中，余心常悬悬如钟锤，自昼至夜，摇摆不停，兹犹是也。记前三日之晨，余犹蒙被未起，突有一人入余室，近榻前呼余。余视之，则为余家所常雇之舟子阿顺。余两次赴校，所乘者皆阿顺舟也。惊问何来，阿顺曰："老夫人命余拨棹来载公子归去，谓家有要事，需公子速归，不可稽迟贻误。"问何事，则阿顺亦不知。余殊茫茫，而一时间之思潮起落，交杂惊疑，意家中或有他变，而阿顺不肯言耳。急披衣起，草草收拾，随阿顺登舟，扬帆遂行。行时甚早，崔氏家人强半未起，故余亦未留一言以别梨影。彼

知余匆遽成行，必有一番惊测，或更涉他疑，又将添多少无名之痛苦？顾余此时念家急，亦不遑顾及矣！幸中途无阻，傍晚即抵家门。登堂见母，言笑如常，家人亦平安无恙，余心始慰，而益莫明所以催归之由。既而老母出一纸示余，曰：“此汝同事友李君来书，谓汝讳疾不肯归，彼代为函报家中，嘱即棹舟来迎，以资休养。汝果病乎？何无一言示余也？”余接纸视之，果为杞生笔迹。再读书语，良如老母所云，诧极无语。母复苦诘不已，乃答曰：“儿病诚有之，乃前月事。所以不告者，以病非甚重，言之徒乱母意。今愈已久，上课亦如常。不知彼李君何为而出此！”母沉思有顷，曰：“李君殆一热诚君子，必怜汝体惫，未能任重，故不告汝而为此书，俾汝得归就调养，而已则为汝任课。汝何善病乃尔？不第令家人悬心，且令为友者亦为汝而担虑。今既归来，自宜静心调摄，俾精神有回复之机。脱身果不健者，一席青毡，弃之亦未为不得。”余闻母言，唯唯而已。

杞生之为此书，良不可解，余乃默测其用意之为良、为恶。既而觉其必非良意。盖彼意若果如吾母云云者，则何不于余病时为之？今余已大愈，供职亦半月，乃秘不余知，出此意外之举，事诚可疑。且证以彼平昔之居心，亦复不类。彼之言行，为余所鄙，彼且阴为余敌，安肯以朋友间难得之情谊，加诸异己者之身？然则必为恶意矣！而所谓恶者，其用意又何在？大凡小人有侮人之心者，必先有利己之心。彼为此狡狯，果欲逞志于余耶？则此固未足以窘余。余归而教席又虚，彼且为余仆仆终日，不遑宁处，于彼亦未尝有利也。余之揣测如是，而在彼必有一定之目的在，则可断言。思之重思之，而余乃憬然悟，而余乃栗然惧。

忆余病时，杞生每晚辄来视余。余以其来意甚殷，故亦未尝偶拒，然亦窃讶其何以能化顽为驯，乃恋恋有故人情也？记有一次，彼方在余室闲谈，鹏郎卒然至，出梨影诗函授余。回头见李，颇露仓皇之色。余亦惊甚，则急镇其容，接函略视，即纳诸怀，笑曰："此余家报。殆适才邮至者耶？"鹏郎曰："然。"言次，色亦解。余乃以鹏郎介绍于杞生，命之称先生焉。杞生旋亦欢然与鹏郎相戏谑，既而别去。当时事出仓卒，彼此各无预备，虽以一言饰去，而自形迹观之，不无可疑之点。今知彼殆即于此时生心，有意侦余之隐，而余固未察也。盖彼嗣后每至，必寻鹏郎，鹏郎亦乐与彼戏。或同游归来，鹏郎辄笑掏果饵以示余，曰："此李先生市以饷我者也。"余绝不介意。及今思之，彼之用心诚不可测。彼殆利用鹏郎，以探个中消息耶？鹏郎虽慧，而幼稚时代，烂熳天真，夫安知世间有奸诈欺人之事！彼乃以佳果饵之，以甘言诱之，无有不入其彀中者。或者口没遮拦，和盘托出，是未可知。盖在鹏郎视李，已为亲爱之人，不复顾忌。彼复用种种手段加以挑逗，其尽情泄露也，固为理想中所应有之事。果尔，则此中秘密已尽为奸人侦悉，此次以一书赚余归，欲谋不利于余也固也。顾细审恐更不仅此。彼赚余归，于余无损，彼殆欲乘余不在，再设计以赚彼可怜之梨影也。盖彼既知此事，必图倾陷。由余以及梨影，亦为事所必至。以彼狡恶之心肠，又何施而不可哉！

嗟乎梨影！余苦汝者至矣！忍使汝再因余而为奸人所蹂躏耶！余深悔临行之际，未有一言告汝，而堕汝于五里雾中。然余尔时方寸已乱且未知彼突如其来之舟子，皇皇乃何事。今兹事发生之由，余已悬揣而得之，而汝犹茫然未觉也。余归已三日于兹，彼奸人在此三日中，处心积虑，欲得汝而甘心，又不

知将演出若何恶剧！汝既未知其由，又乌得而不为所窘？今余身在家中，心实未有一刻离于汝侧。寒灯摇影，幻象万千，恍见汝宛转呼号之状。汝为无主孤花，余自谓能任保护之责，一旦抛汝至此，使汝惝恍迷离，复陷此沉沉之黑狱，余之罪宁可逭哉！嗟乎杞生！余固何仇于汝，而弄此狡狯伎俩！余终亦未知汝之目的究何在？仅及余一身者则亦已耳，使敢伤及余心爱者之毫末者，余即以生命与汝相搏，决不汝恕也！余书至此，愤火中烧，急泪疾泻，恨不即时执彼凶顽而叩其究竟，又恨不即时往觅梨影，觇其为状奚若。而身无双翼，不能奋飞，则仍空唤奈何而已。

今日为余归后之第四日。静庵于午前来访余，余之归也，人无知者，静庵又何所闻而来？余知有异。静庵见余果在，意颇欣然，笑曰："君于何日归？我乃未知？汝意中人有书至，系加紧邮件，不知内容若何可愕，而君犹晏然若无事耶！"言次，出函授余。余不遑他语，急接视之。缄角有"立盼驾临"四字，已知消息必恶。拆视则满纸泪痕，与墨俱化，字迹模糊，几不可辨。良久，缀得其句曰：

> 君此行殊出意外。临行并无一言相示，虽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龙，而行踪之飘忽至于如此，岂恐妾将为臧仓之沮耶？顾去则去耳，吾家君非从此绝迹者，暂时归去，不久即当复来，何必以一纸空言，多作无聊之慰藉？抑君即欲通函，何不径交妾手，而倩李某作寄书邮？此何事而可假手于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于人。彼李某为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窃窥君书之内容耶？妾实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纵不为己之名誉计，独不为妾之名节计乎？妾素念君才大心细，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轻率荒谬若

此，岂骤患神经病耶？漆室遗嫠，心如枯井，与君为文字之交，并无丝毫涉于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质神明。然纵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即以密札要我，一生名节，为君一封书扫地尽矣！不知君将何以处妾！且何以自处也！事已决裂，妾何能再腆颜人世？然窃有所疑者：以此书证之君平昔与妾之交际，如出两人，此中有无别情？或为邮差误投，或为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决。今无他言，惟盼君速来，以证明此事，而后再及其他。方寸已乱，书不成文，谨忍死以待行旌！

余阅毕此书，痛愤交并。忽而拊膺长恸，忽而戟指怒骂，几忘却静庵在座。静庵骇曰："君痫发耶？胡作此态！"余昏惘中，竟以函授静庵使阅。静庵阅之，深不解，诘曰："君归究何事？且又何为以书交李某，生此变端，自寻苦恼？"余曰："余何尝有书？此必为李假托。余归盖亦为彼所赚耳！"因将前后事迹及余悬揣之意语静庵。静庵聆竟，嚬蹙良久，乃言曰："君未有书，则事诚大奇。汝两人时以文字相酬答，笔迹当能互认。李某纵能以假乱真，而在习见者视之，必能认出破绽。今竟懵然不察，何也？且余尚有所询于君：君假余家为通信之机关，曾得若人承认否？即承认矣，能信余否？余读彼此函中有'假手他人，秘密宣示'之语，君之嘱余传书，盖亦假手他人以秘密宣示也，余心乃亦不能无惴惴。"余愠曰："余心急如焚，子乃以此无谓之闲言聒我！余固曾告彼：君为余至友。彼亦知君为道义中人，必能为余守此秘密之德义也。兹且谈余事。余意中所悬揣者今验矣，则将奈何？"静庵曰："余前劝君速求解脱，盖深知情缘好处，魔劫随之，今果有此意外之变。吾言岂其妄哉？然事已至此，君亦乌能坐视，任彼恶人肆其荼

毒？惟有急速一行，相机以图补救耳。”余曰：“速行良是。老母不允，则又奈何？”静庵默思有间，抚掌曰：“彼用一纸书为调虎离山之计，君即可仿其法为金蝉脱壳之计。可伪为一校长来书，谓有省视学将至，必得力疾来校云云。则君可行矣。”余以事属欺母，初未敢承，顾舍此实无他法，则亦允之。静庵即别去。

是晚，余用静庵计，母果见许，次晨即成行。一叶扁舟，又逐秋波而去。归既茫然，行又惘然，仓皇急遽，乃类出亡。心绪之懊侬，行踪之狼狈，盖至此而极矣！舟中成一律，曰：

何事奔波不肯休？西风吹绽鹔鹴裘。吴门乍返三秋棹，蓉水重开一叶舟。踪迹连番真孟浪，溪山此去许勾留。芦花如雪枫如火，空有诗囊压杖头。

江神解事，风助一帆，抵螺村时尚未晚。来来去去，计时未阅一周。脚跟无线，青山笑人，此亦《石头记》中所谓无事忙也。既返馆，即呼鹏郎至前问之。鹏郎见余似惧，全失其活泼之态。余知余所测者确，漏泄春光者必此儿也。鹏郎曰：“先生之去，余母不知何事。至第二日晚，李先生来余家，命余出见，以一纸授余，曰：‘此先生诗稿，嘱余转致若母者，汝可将去；此外尚有一函，嘱余须面交若母。’余并向索函，李不可，曰：‘此函颇重要，必面交，不能由汝转达也。’余无奈，持纸入，如言述之母前。母阅纸毕，似怒且骇。既乃命余出，请李先生归，亦不向之索函。李乃逡巡去。”余厉色诘之曰：“李先生安知余与若母有通函之事？此必汝所哓舌！其速言无隐。”鹏郎知不能讳，则亦流涕自承：为李所诱，惟嘱勿告其母。余叹息曰：“然则若母今作何状耶？”鹏郎曰：“李去后，余母即晚作函达先生，嘱先生速来。今諠病矣。”言至此而秋儿至，呼鹏郎。鹏郎乃与秋儿匆匆去。

晚餐既罢，秋儿独来，问余曰："公子不别而归，乃累夫人急煞。去后果有函托李先生否？函中又为何语？夫人嘱婢子致问，立待公子答复也。"余乃告以速归之故，且言实无函交李。秋儿不信，曰："李所交来一纸，夫人谓确系公子亲笔，辨认无讹，何得云无？"余闻言亦甚讶，辨诘久之，嘱秋儿将此纸出，待余自认。秋儿乃去。交二鼓始复来，悄悄语余曰："夫人嘱婢子导公子去，与公子面谈。其速行。"余逡巡久之，念此事负梨影滋甚，且疑窦不明，非面证不可，即涉嫌疑，亦所难避，乃坦然随秋儿行。回廊曲折，而达于梨影所居之醉花楼。

楼凡两楹，在内者为卧室，在外者为书室。余既登楼，秋儿嘱余于外室中小坐，捧茗献客。复回身揭帷入内，久之无声。余悄坐一隅，心如鹿撞，而十分惊惧之中，却带有几分快慰。念咫尺天涯，相思苦久，一室晤言，恐终无分。今乃以奸人播弄之故，居然身入广寒，许见嫦娥之面，此真为梦想不到之事。思至此，则私心窃喜。而此时一阵兰麝之香，由帷罅徐徐透出，送入鼻观，尤令余心魂为醉，飘然若不自持。更游目室中，牙签玉轴，触目琳琅，翡几湘帘，位置闲雅。知必为梨影平日清吟之所，则又不禁窃叹其聪明绝世，风雅宜人。而现于余之眼前者，乃无一物不觉其可爱。正延伫间，帏风动处，梨影挟秋儿珊珊出矣。

梨影既出，余起立为礼，彼亦微微裣衽。旋示意秋儿纳余坐，己亦就坐，低鬟不作一语。余窃窥其容，较之前月楼头瞥见时，又不知清减几许。鬓钗不整，翠袖微偏，极憔悴可怜之致。惟楚楚丰姿，清妍如故，终不改倾城颜色耳。又回想其出时欲前不前之态，及此时欲语不语之情，一半羞涩，一半冷淡，知今夕一会，事出无奈，初非为彼芳心所可，余亦因之自

惊。念此室中良不应有余之足迹，而亭亭余前者，更为余所不应见之人，一刹那间，感愧交乘，不觉背如芒刺，欲坐难安，头似千钧，欲抬不起矣！既念余此来原欲证明心迹，打破疑团，非寻常之密约幽期可比，梨影不语，余何可以无言。则嗫嚅请曰："顷由秋婢转言一切，当蒙夫人鉴谅。惟彼伧递来之纸，夫人认系鲰生亲笔，愿得一观，以别真伪。"梨影闻言，探怀出笺，交秋儿转授之余，仍俯首无语。余阅笺面发颊，笺上所有者为七律二首，题曰《今宵》诗固余作，字亦余书，惟久为字簏中物，奈何今忽发现于此间耶？余生平性喜涂抹，残笺碎纸，往往随手抛弃，略不为意。今竟以此酿祸，则此诗胡可不录之，以为余舞文弄墨之戒也？

也有今宵缺里圆，狂心一刻恣流连。灯前携手人如玉，被底偎香梦似烟。倦眼朦胧欢乍洽，柔腰转侧瘦堪怜。枕边一种销魂处，软语低嗔笑我颠。

月底西厢喜再逢，一声轻嗽画屏东。难将辛苦偿前日，同把丹诚达上穹。有限风光真草草，无凭云影太匆匆。醒来被角空擎住，还认双钩在掌中。

余阅此笺时，梨影忽转眸向余，似觇余之作何状。余阅毕笑曰："此乃余一日读《随园诗话》，见袁香亭无题诗，戏仿其体为之。既而觉其太亵，有伤大雅，故仅成二律即弃其稿，今且不复省忆。不知彼伧乃于何时拾得之，今以赚夫人也。夫人思之，此种淫亵之词，余固何敢妄渎？且无端呈此，又奚为者？此中情伪，不辨自明，夫人幸恕余也！"梨影聆竟，仍悄然无语，类有所思。既而发为一种娇弱之声，向余致诘。噫！此余第一次闻梨影香吐也！梨影曰："君言是矣！顾李某何知？妾实不解。君尚有以教妾乎？"余思鹏郎漏言一节，万不可为彼道，

则隐去之，而仅以某日鹏郎传书，适与李偵之事告。梨影复无语。有顷，荧荧出涕，举袖微拭之。余心痛之，而不能觅一语以相慰，则亦相与凄然，效楚囚焉。久之，梨影止泣言曰："妾以薄命女为未亡人，不持清节，复惹闲情，两字聪明，三生冤孽，是妾误君，非君负妾也。而今历尽风波，已省识爱河之滋味，实有苦而无甘。想君亦当从此心灰情死，入悟道之机矣。"余愀然答曰："闻夫人言，余心滋戚。余累夫人，乃以自累。大好因缘，早成泡影，余岂不知？而抱此冤愤，天阍莫叩，地府不闻，醉里吟边，无能已已。寄诸吟咏，泄我悲哀，此实无聊可怜之想。若云心灰情死，则余固心已早灰，情亦早死，今生尚复奚望？今夫人既作此悟情之语，余亦胡敢弗承。行将披发入山，取一领袈裟，盖吾一身罪孽。宋人诗云：平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良可为余咏也。"言已长叹。既索纸笔，含泪疾书四绝曰：

金钗折断两难全，到底天公不见怜。
我更何心爱良夜？从今怕见月团圆。

烦恼重生总为情，何难一死报卿卿。
只愁死尚衔孤愤，身死吾心终未明。

诗呈六十有余篇，速付无情火里捐。
遗迹今生收拾尽，不须更惹后人怜。

望卿珍重莫长嗟，来世姻缘定不差。
死后冤魂双不得，冢前休种并头花。

书成，秋儿代取笺置梨影前。梨影阅之，至末绝，清泪如泉，不期而浪浪上纸。旋复掩面呜泣，嘤嘤不已。余此时胸

际若有万锥攒集，亦泫然不能自禁。秋儿被感，亦在旁陪泪，噤不能声。室中景象，呈极端之哀惨，乃为余生平所未历也。既而梨影微微发一长叹，支案而起，咽声曰："夜漏已深，留此无益。君舟行颠顿竟日，宜早安息。妾亦病莫能支矣。"复顾秋儿曰："汝可送公子行也。"余乃掩泪起，并力为一言曰："幸夫人自爱，余行矣。"言已出室，秋儿提灯送余下楼，耳中犹隐隐闻梨影泣声也。

此会无端，魂销几许，为时固促，出话亦希，只博得情泪双行，一时迸泻，相看无语，痛甚椎心。此诚古人所谓相见争如不见也！余返室后，神犹惘惘，移时就枕，睡又不成。一念及杞生，为之怒不可遏。明日见之，又将若何对付？其必有以惩之矣。既念此殊非得计。犯而不校，贤者贵能责己；远之则怨，圣人尚费踌躇。良以处置小人最难措手，结之以恩，犹或反噬，结之以怨，后患更何可胜言！杞生平日本有嫉我之心，今彼自谓已得余之隙。余固问心无怍，不妨面加斥责。然彼受此责备，讵肯心甘？行见怨毒愈深，祸机愈亟。万一彼存心诽谤，任意播扬，肆其簧鼓，妄造黑白，又何所不至？余之名誉纵不惜，其如梨影何？不如置而不问，相处如常，示以大度，使之内疚于心。纵未能化彼凶顽，亦足以消融意见。盖使猜忌之心胥泯，则是非之口亦关矣。又念梨影此时，尚未知个中底蕴已尽为李悉，故惊痛之余，犹可稍慰；若知之者，懊恼当复奚似！且知泄其事者，为彼挚爱之儿，必又有一种难言之苦痛。鹏郎无知，几误大事，然亦李之险猾有以诱之，实不足责。余辗转伏枕，终夜以思。思愈乱而神愈清，睡魔已望而却避。不知梨影别余后，为状又何如也？晨起又成四律，以写昨宵之余痛。

秋风一棹独来迟，情既称奇祸更奇。五日离愁难笔

诉，三更噩梦有灯知。新词轻铸九州错，旧事旋翻一局棋。滚滚爱河波浪恶，可堪画饼不充饥。

一声哀雁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归枕畔，正卿双泪落灯前。云山渺渺书难到，风雨潇潇人不眠。知尔隔江频问讯，连朝数遍往来船。

卿是飘萍我断蓬，一般都是可怜虫。惊弓孤鸟魂难定，射影含沙计剧工。北雁无情羁尺素，东风有意虐残红。误他消息无穷恨，只悔归途去太匆。

风入深林无静柯，十分秋向恨中过。情场自古飘零易，人事于今变幻多。竟有浮云能蔽月，本无止水再生波。乾坤割臂盟终在，可许焚香忏尔魔。

今日到校见杞生，问余何时来，余答以昨日，此外不提一字。彼亦洋洋若无事，载笑载言，绝无惭色。斯真陈叔宝全无心肝者也！彼欲赚余，并赚梨影，卒之余为所赚，而梨影不为所赚，心劳日拙，亦何可笑！其结果乃不啻为余先容于梨影，以一面慰相思之苦，而余与梨影爱情上之信用，且因此而益固。夫梨影前月欲亲视余病，余尚却之，使无此意外事发生者，会晤之缘，诚不知在何日。然则彼之于余，不惟无过，抑且有功。一番播弄，祸人适以福人，是又彼之所不及知也。黄昏时得梨影书，并诗四绝。

匆匆小聚，未尽所怀。半载以还，积下相思几许，居恒怅怅；若有万语千言，待君诉说。到得临面，却又如鲠在喉，不能遽吐。楚囚相对，一哭无聊，所谓为郎憔悴却羞郎者，妾殆有类于是矣！昨君去后，欹枕无眠，将前尘后事逐一细量。妾之误君实甚，即无祸变之来，此局亦何可久？自经此变，更觉相思寸寸，灰尽无余；所未死者，只

有报君一念耳。从前之事，悔固莫追，补救之谋，今难再缓。筠姑姻事，已得太夫人金诺，便是如天之福。此事一日不就，即妾心一日不安。君速图之，俾妾得于未死之前，了兹心愿。即死作鬼魂，亦应减杀重泉之悲痛，冥冥中感君无既也。妾今在世，别无可恋，所未了者仅此事及怀中一块肉耳。事成则鹏儿亦得所托，留此干净之躯，撒手归泉，或尚可告无罪于亡夫也。前闻秦氏家人言，石痴返国之期当在岭梅开后。届时望君即以蹇修一职，托彼担承。镜台可下，安用金徽？今世有缘，无须来世。君之幸福全，而妾之魂梦亦适矣。附呈拙作数首，聊以奉酬。妾之笔迹，惟君得之，君其善藏，勿再令旁人拾之，居为奇货也。九月日梨影叩上。

西风吹冷簟，团扇尚徘徊。寂寞黄花晚，秋深一蝶来。玉钩上新月，照见暗墙苔。为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

意未尽，续成六绝：

明日黄花蝶可怜，西园梦冷雁来天。
知伊尚为寻芳至，瘦怯秋风舞不前。

听琴有意已无缘，痴到来生事可圆。
为祝天公休再妒，相逢须得及芳年。

愁是坚城恨是田，锁愁埋恨孰相怜？
泪珠只为君抛弃，却比珍珠更值钱。

终见葵心捧太阳，相思有债总须偿。
近来怪底吟情苦，客鬓新沾九月霜。

入耳秋声不可闻，苍苔细雨织愁文。
无端小病重阳后，辜负秋光到十分。

恶魔无事苦相缠，一点尘心我已捐。
恨叶欢苗都斩尽，无边孽海涌红莲。

姻事、姻事！此二字余实厌闻之！顾兹事终不能免，梨影必欲玉成。余自问此心，固万不能允，而欲安彼之心，又万不能不允。百转千回，寸心如割，已有五月中之一纸断肠书矣。兹者石痴返国，为时非遥，梨影又以前言要余，欲再延缓，势所不能。记取石痴归来之日，便是此事进行之日；此事进行之日，便是吾心重就脔割之时。此层苦痛，惟余独喻，彼梨影亦不能尽知也。草草作答，亦附以诗。

> 来书又以姻事为言。此事余已允汝，决不翻悔。盖余固深谅汝之苦心，其何敢虚汝之望也？惟欢情一片，久化寒灰。事成之后，欲余负家庭应尽之责任、及夫妇同居之义务，则余弗敢弗承，若欲于闺房静对、相敬如宾之外，再求有以增进伉俪间之幸福，则恐非余力之所能及。虽然，果若此者，则余负他人矣。负他人即所以负汝，余固深知之，即此亦决非汝所乐闻。故余亦深望此心之终能自为转圜。如前言不能于闺房静对、相敬如宾之外，再求有以增进伉俪间之幸福者，而竟能之，则他人之心庶几可慰。慰他人即所以慰汝也。惟吾心依依，此时尚无把握；事到临头，当再痛加一番策励。使能如死灰再活、枯木重荣者，则诚大幸。否则结果不良，余更多增一重恶孽，将来赴上帝前对簿时，且将累汝，即汝亦当无怨。余诵汝书，一时

感愤，又为此过激之言，重伤汝意，幸汝谅之。兹姑从汝言以进行，或终不负汝初心也。汝叠次寄余诗札，余皆纳诸囊中，悬之胸际，俾与吾心相伴，永永不离。词异题红，无虑沟中流出也。律诗二首，附呈敲正，临书泣下，不知所云。梦霞顿首。

秋娘瘦尽旧腰支，恨满扬州杜牧之。不死更无愁尽日，独眠况是夜长时。霜欺篱菊犹余艳，露冷江蘋有所思。黯淡生涯谁与共？一瓯苦茗一瓢诗。

爱到清才自不同，问渠何事入尘中？白杨暮雨悲秋旅，黄叶西风怨恼公。鸳梦分飞情自合，蛾眉谣诼恨难穷。晚芳零落无人惜，欲叫天阍路不通。

夜眠尚稳。今晚得梨影和诗。

病骨珊珊腕不支，强将书尺答微之。魂飞弱水三千里，肠转回轮十二时。到此余生真不惜，算来无味是相思。早知文字非祥物，为甚当初要解诗？

多愁多病两相同，一片诗魂堕个中。灵药何时分月姊？金钱欲卜问天公。情方深处魔偏至，心到灰时力更穷。此夕应知眠不得，西风吹梦梦难通。

评

秋风秋雨，愁煞双声，诗情自是独绝。梨娘四绝，评梦霞诗至当，真知己之言。梦霞亦不枉呕却一番心血也！

戒诗一简，以痛语起，以趣语收，实则趣语中亦含深痛，吾觉其痛而不觉其趣也。

五古六首，自叙平生，与前放歌一章可互相印证；而词意沉着，音调激越，似又过之。

人到穷愁始著书。读梦霞此数节日记，益信此言之确。

春兰秋菊，绝好配对。诗里因缘，不可无名花点缀。花亦何幸而双伴此有情人也！

梨娘咏菊诗，实是自己写照。末联用李山甫句意，身分恰合。"诗似残棋剩劫多"一语，意新词隽，不愧名人吐属。

首节起至梦霞重阳诗止，其中情节及诗词皆为《玉梨魂》之轶文。

杞生作剧，事出意外，然祸根之伏，固非一日。君子与小人不可与并处，斯言信然！

何母以杞生为热诚君子，抑何可笑！然在此时之梦霞，尚未能决定其意之良否，况何母之隔膜几层者哉？

观梦霞揣测一段，在慌乱之时，尚能静心体会若此。梨娘谓梦霞才大心细，良非虚语。无如宵小窃发，防不及防。然因此亦可多增一番阅历，固非无益于梦霞也。

其言甘者其心苦。人之忽变其常者，必有所谋也。梦霞自不察耳！

杞生利用鹏郎，却是探骊得珠。然若非鹏郎传书，适与之值，彼亦无隙可乘，又何至酿此奇变？若此者，诚不得不谓之魔矣！

梨娘之书，辞气咄咄逼人，无复柔婉之致。盖其情急迫，不暇择词也。然不怕急煞梦霞耶？

杞生之赚梨影，不过年少无赖，欲一见颜色以资笑乐耳。若必谓其有他种恶意，吾却未信。

静庵决定伪书必不能乱梨影之目，心比梦霞更细。以下数语，在梦霞视为闲言，在全书则为补笔，不可少之文也！

杞生以伪书赚归，梦霞复以伪书自脱。伪书之作用大矣哉！

心灵计妙，俯拾即是，静庵亦自可儿！

梦霞在舟中，自谓心绪懊侬，行踪狼狈，而中途吟诵不辍。诗为性命，语实非虚。此诗亦未入《玉梨魂》。

祸变之生，出于意外；会晤之促，亦出于意外。以意外奇祸，结意外奇缘，遂有此意外奇文。

杞娘未出之前，先写一番延伫光景。既出之后，又写一番冷淡神情。梨娘自始至终，曾无数语；梦霞亦不多言。如此写来，方不失两人身分。

杞生交来之纸，《玉梨魂》误作梦霞友人无题诗四律，诗亦未录。二诗旖旎风流，在杞生观之，或竟信两人真步文君、司马之后尘矣！

梦霞隐去鹏郎漏言一节，阴慰梨娘之心，自在情理之内。《玉梨魂》梦霞语梨娘有"破坏好事之罪魁"云云，未免太过。其他谈话，误处亦多。

四绝末首，吾读之亦为泪下，何况梨娘，有不伤心刺骨者乎！既赚人哭，复陪人哭，梦霞亦无赖哉！

秋风四律，《玉梨魂》与四绝连载，兹作次晨续咏，与情事较合。末首略易数字。

筠倩姻事，久已冷落，因此一番魔劫，乃复旧事重提。而即于梨娘书中，带出石痴归国之耗。应上呼下，线索甚清。

梨娘之必欲玉成姻事，一半为梦霞，一半实为鹏郎，此书乃说出心话。

六绝第一首，《玉梨魂》误为梦霞之作。其余六首则均失载。

梦霞答书，何其哀婉刻深！梨娘阅之，又将赔却几许眼泪矣。

《玉梨魂》魔劫一章，考其前后情节，盖在八月，记时实误。而此次两札及章末梨影和诗，亦均略去。

第十一章

十　月

剪开愁字，便是秋心，故愁每与秋为缘，秋至则愁集。此其中一种感应作用，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此尚仅为普通一般人言之。所谓愁者，不过对夫秋容之惨淡、秋气之肃杀。宇宙间之形形色色，无一不呈衰飒气象，不复足供赏心寓目之资，遂觉心情懒散，意兴萧条，由乐观而入悲观，其意若有所深恨夫秋者，此假愁非真愁也。此因秋而得之闲愁，非与秋俱至之深愁也。若夫失志英雄，伤心词客，茕茕思妇，草草劳人，一生与愁为缘，无时非愁，无日不愁，固不待秋至而始愁，不过感秋而益愁耳。盖以多愁种子，值此酿愁时候，正如积雪之上，覆以浓霜，新愁与旧愁并，愁心与秋心合，以是言愁，乃是真愁，乃是深愁。然则非真秋能愁人也，世之言愁者，每若深恨夫秋，不知愁之真而深者，且将深惜夫秋，如人之惜春然。秋何足惜而惜之？斯其愁有独至，而其人之一生合将一愁字了之也。噫！余今又言愁矣。言愁更愁，实则余之愁固何尝可言？可言者又非愁也。虽然，恐尚有愁于我者在。

余之言愁止于是，余之愁实不知何时止也。兹者一年好景，又届橙黄橘绿时矣。秋欲尽而愁不尽，秋渐深而愁亦深。余愁之进行，乃视秋序之进行为比例。秋去之时，正为余愁极之时。愁至于极，则转不怯愁而反喜愁，对此欲去之秋光，反

若恋恋有惜别之意。盖余本秋人，阑残之身世，落寞之心情，乃与秋为最宜。而余一年中所为之诗，亦惟秋为最多。秋者，愁之绍介也；而诗者，又愁之成绩也　秋去而余愁失一良伴，余诗亦将因以减色。然则秋宁不可惜哉？于其去也，作《惜秋》诗以饯之。"惜秋"两字，昔人无题此者，余今题此，亦诗家创格也。

红树青山无限思，湖田雁趁稻粱时。
飘萧两鬓今何似？不负秋光幸有诗。

鸿雁偏教南北飞，西风瘦蝶尚寻菲。
只今剩有伤秋泪，依旧浪浪满客衣。

两三宿鹭点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
开到并头真妒绝，芙蓉原是断肠花。

萧萧落叶掩重门，断送秋光暮气昏。
芳草斜阳终古在，天涯犹有未销魂。

噫！余欲留秋而秋不可留，所留者愁耳。心如桐树，从此益孤。一段深愁，夜灯谁语？然伴余愁者，自有人在，正不患寄愁无处也。《惜秋》四绝，今日又得梨影之和音矣。

金铃老圃慰相思，又值秋容烂熳时。
渐觉此心支不住，年来愧赋菊花诗。

秋燕离群不敢飞，飘零桃叶歇芳菲。
最怜一手生花笔，血满香笺泪满衣。

漫道姻缘似散沙，终看山色属栖霞。

并头休把芙蓉妒，只要勤培木笔花。

送愁落叶夜敲门，梦欲阑残思欲昏。

听到五更风雨急，寒衾如铁葬诗魂。

秋云暮矣！踯躅空庭，见夫梨树全凋，辛夷亦死，荣枯一例，何爱何憎？悟彻始终，此情真无用处，而余于此乃又生别感矣。“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此非欧阳子《秋声赋》中之言乎？夫无情之草木，尚不免于飘零，彼有情之人，又何怪其飘零之易也？穷秋无赖，百感怦怦，到得此时，真是心如槁木，与庭前之梨花、木笔一例飘零净尽矣。噫！埋香冢下沉沉之花魂，将来终有醒时；而吾心之随花而俱埋者，为问何时能起？一样飘零，人更不如草木，是不能不怪彼苍待遇人类之独酷矣！顾今者一线生机，忽于此心尽气绝之时，加余以无聊之挽救，一若枯木逢春，真有重荣之望者。此果足以偿余飘零之恨乎？夫彼草木，历尽荣枯，终不改其故态，无情故耳。而人则何能？此心一死，永永无回复之期。余诚不知如何而可自比于无情之草木也！

今晚又至后场，独立望远。山露瘦容，水含冻意，夕阳无色，零叶有声：深秋景象，益觉荒寒逼人。冷风拂拂，若有鬼魅回旋于余侧，以伴余之茕独。阴森之气，中人欲僵，余犹低徊不忍去。遥望醉花楼，于寒烟昏霭中，露其一角，黑云垂垂，暝色且破窗而入。不知楼中人此时又作何状也！口占两绝句曰：

寒风瑟瑟动高楼，极目斜阳天正秋。

独立独行人莫会，更从旧地得新愁。

镜里浮花梦里身，烟霞不似昔年春。

锦城尽有闲花柳，从此风光属别人。

今日得石痴书。书由秦氏竹报中附来，到已三日，始入余目。书中有"阴历十月，已届年假之期，考试事竣，便当负笈归来，一探绮窗消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凭驿使，报告故人"云云，知石痴归讯已确，故人久别，把袂有期，为之雀跃者再。而转念之顷，石痴归来，于余殊不利。姻缘大恶，将即以彼归期为大错铸成之期。西窗剪烛之时，或且因此而减杀多少意兴。此一纸书，余直视等非常之警告，彼石痴又安知耶？

梨影又来四绝句，并索和章。原诗录下：

移花接木怎连枝？尽日攒眉不尽思。

计到两全终自苦，此心依依竟无之。

不死此情那便休，满腔心事闷难筹。

今生文字因缘误，我类诗逋愁更愁。

春花秋月两悠悠，转眼荣枯又一周。

绮梦消残慵不起，朔风瑟瑟打帘钩。

滔滔谁为挽狂澜，我惜奇才济世难。

薄命相怜寥落惯，坚持有泪各偷弹。

梨影此诗，半感姻事而作。末首似有惜余之意，盖犹是从前劝余之苦心也。夫以无才无命如余者，固复何能为，而劳梨影之谆谆不已耶？武原韵作答。

更无生意着枯枝，那有闲云出岫思？

黑暗前途浑是梦，盲人瞎马欲何之？

徒呼负负且休休，辗转深情辛苦筹。
寄语人间众儿女，生来莫要解闲愁。

无凭身世任悠悠，苦海春秋历几周？
魂梦十年空想像，棠梨花下月如钩。

穷秋相望各汍澜，欲遂心期今世难。
觅得知音如此恨，匣琴无恙忍重弹？

虽然，梨影之惜余，爱余也，余既感之，自应求所以副彼之望而后已。且余兄临别之言，犹在余耳。当时若何感奋，此日讵便忘怀？然而问天不语，文人有末路之嗟；投笔非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落落一身，滔滔斯世，恐终负一般爱我者之殷殷期望耳。既和梨影诗，复以余意成四律。梨影阅之，得毋怪其厌世之念太深乎？呜呼！余岂得已哉！

匣底龙泉夜尚鸣，一襟豪气漫纵横。闲云自笑翻殊态，倦翮何堪事远征？霜压菊篱寒影重，烛摇蕉雨梦魂清。从军定少封侯骨，何不东皋负耒耕？

学书学剑两无成，伏枥空余万里情。骏骨未逢燕国使，弓衣谁绣越王城？一灯催梦浑无影，残叶惊寒尚有声。几度自怜还自笑，药囊诗卷托吾生。

嘹呖征鸿唳晓风，客怀寥落付长空。徒闻恨海填精卫，岂有惊雷起蛰虫！晚节独怜霜后菊，知音空泣爨余桐。买丝拟把平原绣，国士千秋恨未穷。

落寞生涯肮脏身，一灯疏雨倍相亲。六洲有铁终成错，

尺水无波易困鳞。已觉酸咸羞故纸，肯将脂粉效东邻？青衫绿鬓同憔悴，不只江郎是恨人。

昨夜风狂似虎，新寒骤加。中庭月色，虽好谁看？残梦方觉，半衾已冷。凄凉之况，复何可言！于枕上成两绝，晨起录出。想梨影此夜之泪，亦浸透玉钗背矣。

钟声寒向枕边闻，此夜清愁足十分。好梦五更留不得，晓风吹作半天云。

残月窥窗人影单，风高雁急夜漫漫。珠帘十二重重下，只隔相思不隔寒。

鹏郎晨至，余将稿付之，鹏郎亦于袖中出一纸。余视之，则梨影昨宵独坐叹月诗也。寒夜孤衾，凄凉一样，新诗吟出，都是愁痕。是可证两人之心同，亦可证两人之情苦矣。诗为古体，非梨影常作者，实为余所仅见，乃亟录之：

愁人见月陡觉喜，拂户钩帘小楼里。朔风飒飒入有声，直送清光到乌几。月本不解愁，无心上我楼，谁知楼中人，对之生烦忧。风姨妒我憎见月，炯炯一灯忽吹灭。玻璃作窗晶作梁，不许人间隐毫发。一楼浸水清露寒，四壁洞彻光团团。回头顾影愁无端，腹中块垒堆几许？明月皎皎何由看？坐久无人语絮絮，月亦怜人下楼去。

今夕又得梨影和余原韵两绝，续录如下：

鹤唳多从月里闻，天教诗境得平分。此缘人世应难得，何必巫山问雨云！

遥夜应怜客枕单，故园梦里路漫漫。孤眠滋味都尝惯，隔一重衾各自寒。

余之日记，又十日未续矣。此次辍笔，盖自石痴归来之日始。石痴之归，勾留仅十日，十日后又将赴浙，别有所事。而

余之姻事，即在此十日中，匆匆告成。连日心绪甚恶，又多烦扰，此即为余日记辍笔之由。今石痴已行，余心亦稍稍定，复偷得余闲，补记此十日中之事。惟余所欲记者，质言之，实为余之订婚史。订婚之时期，为人一生幸福之开始，使在他人述之，必有一种旖旎风光，缠绵情致；运以得意之笔，缀成极艳之文，以自炫而炫人。而余之订婚，乃属例外。悲则有之，喜于何有？罪则有之，福于何有？余今述此，余心滋痛，故记宁从略，不欲多费此执笔时间，重伤余心也。

石痴初归之日，梨影问讯，即以书促余。然婚姻何事，而腆颜求人，事绝可羞。余初允梨影，盖未计及此，兹乃临事而惧，迟迟未能启齿。余与石痴以萍水结苔岑之好，以短聚倾久别之情。只此平原十日之期，宜如何放开怀抱，与石痴剪烛谈心，衔杯话旧，以浇离愫，而罄渴衷。乃为此不如意事横梗心胸，遂使相见时应有之欢情，若有所遏抑而不能畅适。以友谊言，余亦深负石痴，然石痴固已察及之。大凡人每中怀不乐，往往举止都乖，虽勉为欢笑，而惨戚之容色、萧索之神情不期而自然表露于外，有不及自觉者。余固知无以掩石痴之目也。

石痴归三日，无日不与余见。或清言霏屑，或雄辩逞奇。顾余之兴殊减于彼，谈话之际，往往彼十而余一。有时欲乘机告以余之心事，张吻待发，旋复戛然遽止，如是者数矣。至第三日晚，石痴邀余至其家，密室中小饮。酒数巡，石痴停箸问曰："君知我今日邀君之意乎？"余曰："不知也。"石痴曰："我有疑问，将就君决之。校中耳目多，深谈乃未便，故邀君至此。君苟不外我者，其罄所有以告我。"余闻言愕然，以石痴此语殊奇突，岂与余事有关耶？则答曰："君蓄疑乃何事？我

苟知者，自当告君。”石痴视余微笑曰：“事即属之君。君馆于余戚崔氏者几时矣？”余骤闻此语，心突一惊，知石痴必已有所闻，乃故设此问。既念石痴为人，非杞生可比，虽知亦当无害。且余欲浼以他事，若非明告以其实者，余言终无自而入，不且孤梨影之意耶？思至此，心神已定，答曰：“余自君东行后，未数日，即应崔翁之请，延余课其孙，自后遂移榻彼家。当时曾作函告君，君忘之乎？”石痴曰：“然我未忘也。然则君馆于崔家者，为时已九阅月矣。其亦有异遇乎？”

余此时已决意语石痴以实，心亦无怯，顾闻此言而面微赪，未能遽答。石痴又曰：“君勿疑，我非探人阴私者，实为好奇之心所胜，故敢冒昧动问。君试语我，我或能有助于君。”石痴言时，意至诚款，余亦不欲复隐，略举前事以告。石痴喟曰：“有是事耶！我与君论交虽浅，相知已深。自四、五月以来，君书渐疏，往往数上而始获一答，且书来又多作牢骚语，我固深疑之。盖白夫人清才早寡，我知之稔。君既馆于其家，为彼教其儿。闺中才妇，墙外书生，或于文字上生出一番美感，使君颠倒情怀，遂多抑郁，我在东时之推测如是。比归而杞生即告我以君有暧昧事，而连日窥君颜色，郁郁若有不豫，我益恍然。然素知白夫人才媲道韫，操异文君；君亦圭璧自持，必不蹈相如故辙。杞生之言，我固笑而不信也！”噫！杞生已为余告密于石痴耶！人心之险，一至于是！然彼不为余言，则石痴亦不设此问。石痴无此问，则余复何能自言？彼存心祸余，乃处处助余，若知之者，应亦自笑其用心之左矣。乃答石痴曰：“幸君知余，余固无不可告人之事。闲愁一惹，无计堪抛，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石痴叹曰：“然则君自寻烦恼耳！明知其不可矣，又何必浪用此无谓之深情？今既牵连不解

以至于此，相思一局，又将如何收拾耶？”余至此乃语以梨影之意，且曰：“余为所逼，乃不能脱。君能为余作牵丝人乎？”石痴抚掌称善，曰：“若此则我何敢辞！兹事何大类演剧？一刹那间，而泣者以喜，洵奇情奇事也！以君之人品学问，畴不愿得之为婿？筠姑娘矫矫天人，才貌亦不弱于乃嫂，以之偶君，恰是一双两好。明日便当为君一行，以觇崔老之意趣。想十八九当首肯也。”是夕与石痴留连至更深始返。所言尚多，惟于余事无关，今亦不复记矣。

石痴既允余作伐，余心事已了，意此可以对梨影矣。惟此事余滋不愿，故又深望其不成。然崔翁平日颇重余，且又有梨影先入之言，言之必无异议。所不可知者，筠倩之意若何耳。果也次日向午，石痴以复命至，谓翁意甚嘉纳，惟以筠姑沾染新习，醉心自由，翁以仅此掌珠，不欲以己意强为作合，已嘱梨影专函探问；得有复音，即可成议。余闻此言，心窃为之一喜。盖知筠倩既醉心自由，必不愿就此不自由之婚姻，彼如抗议，此局即可无形消灭，而梨影亦无能为力矣。傍晚返馆，得梨影书。彼盖恐余以翁意尚有踌躇，因而生疑，故又以言慰余。嗟呼梨影！汝用心若此，真令人感憾俱难也！

鹅湖一棹，筠倩于次晚归矣。不以书复，而以身归，其意若何，不言可喻。余已决此事之不成，故此宵魂梦实适。孰知明晨崔翁遣人速石痴至，忽笑逐颜开，谓已得筠倩同意，前言谨如尊命。此真为出余意料之外者。岂筠倩竟垂青及我，忽变其宗旨耶？抑梨影恐事决裂，从中加以斡旋耶！此不可思议之内幕，余又乌得而立揭之？石痴以此讯致余，其意若深为余贺。噫！孰知此即为余最后之五分钟耶？余此时神经麻木，几不能语，顾此苦惟可独喻。大功告成，更不能不加石痴以慰

劳，然言出口而心弥伤。此时石痴若留意余面者，应见其色若死灰也。

婚约既定，介绍人例须有二，则倩鹿苹为之。梨影欲余即行文定之礼。余以客中草草，不能备礼，拟延至明春举行。梨影必不可；石痴亦以行期在即，不能久待，从而促余。余乃嘱彼代余料理，余则函告老母及剑青。碌碌两日，此事终了。而石痴浙行之期亦届，携手河梁，又是一天离绪。彼此次匆匆返国，曾不少留，一若专为余事而来者。计俟彼浙水遄归，当在余年假之后。而明春扶桑重渡，又当在余开学之前。过此以往，一面殊难，而余亦不复知此身之何若。茫茫前路，耿耿寸衷，盖尤较春初一别为难堪矣。

以上所述，即为余最伤心之订婚史。当时昏昏如梦，今兹记亦不能详。惟姻事既成之后，石痴未别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记，即为余与石痴之一番酬和也。余以《惜秋》四绝示石痴，石痴读而善之。是晚复在石痴家小饮。天阴寒重，雨雪交加。一醉之余，狂兴飚发，石痴取笺纸，提笔和余四绝曰：

梦霞以《惜秋》四绝见示，风格清高，朗然可读，勉踵原韵以和之。时届小春，雨雪霏霏，方自东京归也。

一灯夜雨故园思，梅绽岭头酿雪时。
羌笛忽随飞瑲渺，寒窗独酌复吟诗。

冻烟如缕逐云飞，梅蕊凝寒欲吐菲。
荒野无人山鬼泣，柳堤何日着青衣。

冻云四合笼飞沙，地老天荒断落霞。
衰柳暮鸦催岁序，一天寒雨溅梅花。

客去谈空且闭门，新诗敲罢已黄昏。

窗前雪影浮空动，一曲阳春欲断魂。

余复依原韵答之，惟第四首独缺，盖兴尽也。

一樽相对慰离思，梅雪风流又及时。

今日故人麟阁重，挑灯再赋送君诗。

无赖乡心日夜飞，绮窗曾否透芳菲？

可怜今夜瑶阶雪，独照他乡游子衣。

功名事业等虫沙，沦落天涯旧梦霞。

三径就荒归未得，一团幽梦绕黄花。

吟成酒罢，余即别石痴，冒雪返馆。须臾石痴饬纪纲送一函至，盖又和余三绝也。风雪夜深，兴真不浅，余亦甘拜下风矣。

梦霞又成叠韵三章。余固拙于诗而好诗者，雒诵数四，兴从中来。用效狗尾续貂之意，再踵原韵成三绝，以尘大雅。知不免班门弄斧之诮矣，如蒙不弃，还乞哂政。

连朝风动汉宫思，砧落寒山近腊时。

梅雪纷飞天地白，苍茫为赋冻云诗。

寒云深树暮鸦飞，雪着枯株暂绽菲。

待到明朝开霁望，江山无处不缞衣。

月笼雪影雪笼沙，寒水光浮疑彩霞。

十里荒郊惟一色，林深不辨是梅花。

酒醒天涯，石痴明日行矣。六洲大错，仓卒铸成，一段诗

情，从此收束。余旋函报静庵，并录寄秋日所为诗数篇，及与石痴酬和之作。盖静庵为余姻事时时在念，秋初握别，苦费叮咛；后此书来，又深嘱咐。良友情多，不可不有以告慰也。

十日以来，忽而议婚，忽而订婚，忽而瀛海客归，忽而鹅湖棹返，余客此间，常处冷清清地，人事之热闹，殆无有过于此时者。惟此种热闹之境，实为余所不喜，不如清净之中有隽味可寻也。此议发生，余与梨影各皇皇不能决，因之诗讯遂绝。今事已大定，梨影之心早慰，余虽未慰，而凡可以慰梨影之心者，余皆愿为之，则余亦不啻已慰。后来之事，各有命存，余实不能自主，戚戚又复奚益？不幸而事成两负，余固负愆滋深，拚此一身，永为孽海沦冤之鬼，魂魄有知，犹不能不拜梨影之赐于无穷也。赋五律以见意。

相逢迟我十余年，破镜无从得再圆。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怜。将枯井水波难起，已死炉灰火尚燃。苦海无边求解脱，愈经颠播愈缠绵。

说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无恋，卿有孤儿尚可安。天意如何推岂得，人生到此死俱难。双栖要有双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弹。

好句飞来似碎琼，一吟一哭一伤情。何堪沦落偏逢我，到底聪明是误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阳犹得暂时明。才人走卒真堪叹，此恨千秋总未平。

难赎文姬返汉关，好花偏向别枝攀。醉翁意在醇醪外，少妇冤沉海石间。落魄半生销绿鬓，伤心一例视红颜。孤灯独对何人见？纵不思量也泪潸。

为我怜卿心力穷，要将妙计补天公。换巢鸾凤情难换，同命鸳鸯梦不同。月老何心烦系赤，风姨无力起残

红。情缘似此真奇绝，欢喜偏生烦恼中。

梨影之和句不来，静庵之报书忽至。开缄色喜，如觌故人。而书意殷拳，情深几许。末亦附和诗四绝，并录之于日记。

吴江枫冷，岭表梅开，秋去冬来，又换一番景象。而流光易迈，知己云遥，抚景怀人，能无怊怅？日前捧读惠书，感殷殷之拳注，切落落之心期，并谂茂陵秋雨，病体已苏，而楚国阳春，吟怀弥健。临风额手，快慰奚如？惟浣诵佳篇，觉忧从中来，溢于言表，直欲呕李贺之心，而武屈原之韵，苍凉沉郁，感慨淋漓，令人一读三叹之不置。伏念足下境与心违，才为命妒，庾年未老，潘鬓已星。哭己哭人，两行血泪；耽诗耽酒，一副愁肠。无怪乎忧愁悠思而有此逼近骚音之作。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仆岂敢谓君过哉！然而贾生流涕，空教越渫于精神；荀倩伤情，几见挽回夫造化。事无可奈，花落水流，身岂自由？家贫亲老，人生到此，天道难论，能付达观，斯为善计。而况胡笳凄咽，宁非返汉之先声；赵璧完归，尤见赘齐之多智。将卜娇藏金屋，娲皇有再补之天；艳续玉台，明镜有长圆之月：此则仆敬为君贺，而不愿君冥情孤往、一成不变者也！更诵君与秦君唱和之作，想见嘉宾贤主，晨夕流连，酬酢觥筹，平章风月。白雪不愁寡和，黄绢或且共赓。而仆于吟边醉里，惟一灯枯坐，顾影自怜。碌碌同人，不相闻问，则不免羡极而妒。呜呼！水萍浪迹，香火前缘，此其间殆亦各有命存耶？謄呈步和四绝句，藉博一粲，庶不辜见示之情，亦少助高吟之兴。十月日静庵顿首。

落月停云几度思，等闲负了菊花时。如何慰我怀人

意？江上清风枕上诗。

风饕雨虐落英飞，老圃荒凉怅晚菲。日暮孤城秋信急，砧声处处捣寒衣。

天寒一雁舞平沙，潮落空江有暮霞。十万金铃慵不系，朔风瑟瑟战芦花。

穷途谁识郑监门？潦倒天涯日易昏。长笛一声凉月白，吴宫花草美人魂。

评

首段言愁，能得愁中三昧，非真正愁人，不能道其只字。言愁至此，我亦欲愁矣。

“惜秋”两字，绝好题目，愁人心孤，于此可见。诗亦感喟苍凉，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

梨影和《惜秋》四绝，为《玉梨魂》所未载。诗韵婉妙，衣韵沉痛，花韵切合，魂韵警炼：直驾梦霞之作而上之。呜呼！才难不其然乎！

草木无情，随开随落。人即无情，而死者岂能复生？然则不仅有情之人不如草木，即使天下之人尽作无情之物，亦不能与草木争荣也。我愿为草木，不愿为人矣。

埋香冢冷落已久，着此一二闲笔，略为点逗，亦不可少。

崔家舍后之草场，为梦霞晚来散步之地，即春时于此见梨娘数面者也。当时虽惹闲情，犹未极缠绵之致。今则时序由春深而入秋深，人亦由希望既绝而至于悲愁无底。旧地重经，那得不感？

石痴未归，而梦霞先忧，梨娘先喜。两人之心，处处皆同，惟此时之一喜一忧，则绝然反对。然梨娘委屈求全，

梦霞亦委屈求全：反对处均是吻合处也。

计到两全终自苦。此言确是实话。三春忙过，蜂怨蝶愁，人与物同是一痴。然则使梦霞与筠倩竟遂双飞之愿，彼时梨娘之心必有更苦于此日者，一死实较干净也。

怀才厌世，为文人通病。梨娘之惜梦霞，正在于此。一样用情，自有公私之判。巾帼知音，似此者实难再得。天遣梦霞遇斯人，正天之独厚梦霞。呜呼梦霞，夫复奚恨！

梦霞前经剑青一激，已稍稍有自振之心。一至此间，志气又复颓落。饮恨益深，则灰心益甚，不仅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之谓矣！

匣底龙泉四律，与上文酬答八绝，及下文梨影叹月诗、和梦霞枕上两绝，《玉梨魂》均未载。

梨影叹月诗，写尽独夜凄凉状况。“双桨风横人不渡，玉楼残梦可怜宵”，可节取花月痕句以评此诗。

“隔一重衾各自寒”，即脱胎《两当轩集》“隔一重城各自寒”句，仅换一字而意更警切。

向人腆颜求作冰人，此层却是强人所难。梨娘未免不谅。

石痴设问颇骤，使梦霞存心欲讳之者，此时更不知如何局蹐也。

梦霞自和石痴看梅四绝后，日记中久已忘却是人。非梦霞薄于友谊，实势有未遑也。此处借石痴数言作补笔，甚妙。

杞生告密，亦属意料中事。《梦霞魂》谓杞生已受梦霞诚感，化良为恶，实是不确。

梦霞欲托石痴之事，不能明言，反教石痴逼出。而杞生又于暗中助梦霞一臂，抑何巧妙乃尔！

筠倩之归，因得梨娘之信。《玉梨魂》作筠倩会逢其适，与石痴同时归，非特无故请假，非学生所宜，且事亦巧不至是。

《玉梨魂》漏去鹿苹，即漏去此时一介绍人。婚姻常例，执柯须有两人，故此层不可不补。

石痴之诗亦佳。处境不同，故出语亦洒落，不似梦霞之专作愁词。

五律之中，《玉梨魂》轶其末二首。

静庵亦深情人，故书意恳挚，无一语泛设。尺牍所以言情，必如此类，方不负"言情"二字。

静庵之函及和诗，《玉梨魂》亦漏载。

第十二章

十一月

筠倩之归，余固深疑之。盖事之允否，只须一言相示，何必皇皇作归计？其归也，余知其对于此事，必处反对地位。或梨影之函逼之已甚，彼乃星夜驰归，以为抗阻之计耳，讵彼既归之后，只有赞成之表示，并无反对之行为。此中真相，无从揣测。噫！孰知不可解之事，又有更甚于是者！筠倩之归，兹已两星期余矣。假期已满，仍不回校，无事羁留，是又何故？余心滋疑。以问鹏郎，鹏郎曰："筠姑不欲再赴鹅湖，日前已有退学书上之校长。阿母劝之急，乃哭泣不食者数日矣。"余闻是言，怀疑益甚。意筠倩固青年有志之女子，何为中途辍学？又何为而哭泣不食？是彼心中必有不得已者在。所谓不得已者，必无他事，意者此意外飞来之一纸婚书，足以灰其求学之心，而动其终身之感耶？若然，则彼又何为而见允？岂彼之见允，全由强致，绝无一毫自主之权耶？

夫崔翁固不尝言筠倩乃醉心自由者耶？醉心自由之人，必不愿与未谋一面之人贸然订婚。其允也，必受梨影之强迫无疑也。梨影逼之使允，彼虽不得不允，而心实相违，故事成之后，不禁慨念身世，百感茫茫，无复作进取之想。大凡青年女子以自由为性命，一旦失却，未有不抱悲观者，是岂独筠倩为然？惟此事之主动，责任全属梨影。彼固无心，余岂有意？明

知其为大错而铸之，是诚何苦！余与彼实同为傀儡，而余更过之。梨影之意，彼莫能知，彼心或且怨余，而余又将谁怨耶！

余至此一块疑团固已自为打破；为之怅惘无已，乃未几而筠倩之一腔心事，竟藉他种之传导力，和盘托出于余前矣。星期午后，独坐苦闷，将出后户，而散步于草场。行经后院之门，忽闻院中风琴之声，悠扬入耳。审之知声出东厢。此时院内寂无一人，因潜步至窗外听之。俄而歌声与琴声并作，泠泠入听。比歌歇而琴韵亦铿然止。余初不审内为何人，闻歌而后，余身乃大震。盖抚琴而歌者非他，筠倩也。其歌盖自伤身世，不意为余所闻，而彼之心事，乃于琴歌中曲曲传出，不啻向余面诉也。歌凡六阕，当时揣得其字句，今追忆而录之：

阿侬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风等闲度。怕绣鸳鸯爱读书，看花时向花阴坐。呜呼一歌兮歌声和，自由之乐乐则那！

有父有父发皤皤，晨昏孰个劝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单，六十老翁独长叹。呜呼再歌兮歌难吐，话到白头泪如雨。

有母有母土一抔（坏），母骨已寒儿心摧。悠悠死别七年才，魂魄何曾入梦来？呜呼三歌兮歌无序，风萧萧兮白杨语。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华奄然死。我欲从之何处是？泉下不通青鸟使。呜呼四歌兮歌未残，中天孤雁声声寒。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与东风离别早。鹦鹉凄凉说不了，明镜韬光心自皎。呜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为谁开？

侬欲怜人还自怜，为谁摆布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须对我圆！一身之事无主权，愿将幸福长弃捐。呜呼六歌兮歌当哭，天地无情日月恶。

余闻此歌，益恍然于筠倩所以退学之故，而此事之出于强致益可断言。惟事属于余，余岂能遽置不问？梨影强余，又复强彼。余心固不属之彼，彼心亦不属之余。以绝无爱情之人，而有夫妻关系，结果之恶，又何待言？然余初无误人之意，人为余主其事，而使余蒙其恶，余心何甘？且冥冥之中，又负一无辜之女子，人纵不怨余，余亦无以对人！矧怨情已露，将来余心或能自转，而彼意难回，终难得倡随之乐。即彼亦鉴于已成之局，匿怨为欢，不叹遇人不淑，彼能安命，亦徒增余心之隐痛。所谓幸福者，又复何在？梨影此举，诚所谓弄巧成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虽然，余实不能无过。梨影苦苦逼余，余若坚持不允，不过伤彼一人之心，而余反可藉以割弃此无聊之情绪，事宁不佳？顾此情余终不能割弃，彼亦不望余能割弃。百转千回，成此一局，欲求全而不全者愈多，余知彼殆未知筠倩之心。若知之者，当亦立罢此议。彼亦非存心陷入者，何为而若此？今事无可挽，而怨苦之音，已撼余之耳鼓。使梨影闻之，又当如何？余兹他无可怨，可怨者惟彼。彼实误人，又岂能免人之抱怨耶！

筠倩之心事，余于琴歌中得之。梨影与之朝夕相处，岂独一无所闻？彼不与余通讯者又六七日。前呈五律，不得其和章，可想见其近日心情，且复大恶。余欲有以诉之，仍以恐伤彼心，不敢下笔。待至今日，而彼书来矣。

得君诗近一旬，未有只字复君，君或深滋疑怪。顾我意且欲与君从此辍笔，不复事此无聊之酬答，以收束此

情，别开新局。嗟乎霞君！亦知我近日辘辘寸心又陷入愁忧烦恼之中耶？我与君所图之事，当时固欲偿君幸福，且为筠姑得佳婿，今乃知其大谬。筠姑归来之日，对于此事初不甚愿，我力以利害说之，彼始意转。固谓我志已遂，从此可以报君矣。乃事成之后，筠姑见余倏变常态，至今未见其欢笑；且又无故退学，使垂成之业隳于一旦。我又劝之，彼乃侃侃而言，谓求学为女子之天职，自由亦女子之生命，今自由已失，求学又复奚为？我闻此言，惊惧不能置答。夫我爱筠姑，此事实不仅为君计，以君之人品学问，固足以偶彼，而彼竟以失却自由郁郁至于如此，则我诚误彼矣。今大错已成，无可挽救，善后之计，责在于君，我已无能为力。盖彼非有所不慊于君，不过以结合不出爱情，异日恐无良果。君苟垂念及之，则彼心自慰，而我亦可告无罪矣。我今愿将君历来倾注于我之爱情，完璧奉君，君为我偿之于筠姑，勿使彼含怨望而减少其一生之幸福。我所求于君者，鹏儿得君训迪，或非无望，此后尚望贤夫妇并垂青眼。至我之一身，不敢相累，虽未能即死以谢君，而其期正复不远。深望君勿再念我，能绝我者，我尤感君至于无既也。书不尽言，惟希谅察。梨影叩叩。

此一书也，若在平时得之，初无轻重，而在此时，则余实不能复耐。彼既误人，乃欲置身事外耶？余与筠倩势无可合，与彼则势无可离。彼自误筠倩一生，乃欲余移情偿之，抑何不谅余心之甚！余情而果可移也，则彼亦何必为此求全之计？彼非不知而为是言，不过为筠倩一人之故。抑知此事非筠倩所愿，亦岂余所乐从？彼既于事前强余，复于事后要余，是彼之爱余乃不如其爱筠倩也。余思至此，心为大愤，则不复顾虑，

援笔作答书曰：

来书阅悉。筠倩之不满意于此事，余亦偵知之。人各有志，胡可相强？此事本由汝一人之主张。齐大非偶，余岂不知？而汝既欲之，则余复何辞？今汝虽已知其误，而悔已无及，又谁教汝为庸人之自扰者？嗟乎梨影！余实怨汝矣！筠倩汝所爱，汝奈何以彼属之无情之余，而使彼失其幸福？彼之幸福由汝失之，自当由汝偿之，又奚求助于余者？汝书云云，岂欲脱自身之关系，而陷二人于不堪之境耶？造意者汝也，非余也，一重罪案，汝一人酿成，余心匪石，又胡可转？如何挽救，汝自图之。余爱汝，决不任汝脱离，决不受汝愚弄。汝休矣！恋余耶，绝余耶，余均不问。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汝其知之。梦霞手复。

书竟，更附二律于后：

此日先知我负心，为他人赋《白头吟》。非求赵氏连城璧，原为中郎焦尾琴。岂意聪明皆自误，早知烦恼不来寻。而今欲悔应嫌晚，何必频将谰语侵！

回头何不想从前，月老红丝本误牵。只恼春风太无信，可怜秋梦已如烟。卿多遗恨何多事，我少真情亦少缘。还望加餐知自爱，拨开情障见青天。

此书、此诗，逞一时之忿，语语唐突，知必不堪入梨影之目。既发旋悔，三日不得消息，余心益徬徨无已。至第四日黄昏时，坐对一灯，正涉遐想，鹏郎猝至，以一帕裹物掷余案上，返身遽奔。余拾视之，裹者系一旧帕，啼痕斑斑，满渍其上，知为梨影常时拭泪所用。不待展视内藏何物，已觉魂飞胆碎矣。启裹则有诗稿一册，青丝一握，泪笺一纸。诗稿即为

余之《石头记影事诗》，此诗自梨影携去后，余从未取索，今忽见还，不知何故。而截发相遗，又属何意，仔细一思，已明厥旨：梨影殆欲绝余，此为最后之酬赠矣。则含泪取来笺阅之。

君多情人也！梨影饫君之情，愿为君死。而自顾此身已为有主之花，难受东风抬举，无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偿君之恨。双方交益，计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堕入万重暗雾中，昏黑迷离，大有伥伥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为君故，虽任劳任怨，亦所不辞也。今读君书，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并未有我也。亦知我不为君，则罗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妇，何预我事而为此移花接木之举耶？呜呼！君与我皆为情所误耳！君固未尝误我，我亦何尝误君哉？今君以我为误君，我复何言？我误君，我不敢再误君；君怨我，我却不敢怨君。半载相思，一场幻梦，嗟乎霞郎！从此绝矣！《红楼影事诗》一册，谨以奉还，断情根也。青丝一缕，赠君以留纪念，不能效陶母之留宾，亦不愿学杨妃之希宠，聊以斩我情丝，绝我痴念耳。我负人多矣！负生负死，负君负姑。负人已甚，自负亦深。而今而后，木鱼贝叶，好忏前情；人世悲欢，不愿复问。望君善自为谋，鹏儿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听之可也。本来是色即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余情未了，愿结草于来生。

余读此书，乃深悔余之孟浪。余于梨影，向以含忍为主，不敢重言以伤彼心，何以此次一时愤激，不谅至此。亦知彼阅余书时，芳心若何其辗转，痛泪若何其纵横。余百不一顾，贸然下此无情之笔，又何怪彼还诗、赠发，亦以无情之举报余

也！且姻事虽由彼主动，然彼不为余，因何由发生此议？任劳任怨，良如彼书所云。余实误彼，乃复怨彼，使彼寸寸柔肠一时断尽，余诚为情场中之忍人矣！顾此时彼已决绝，余复奈何？余书固不能无罪，然彼亦有误会之处，是乌可以不辨？思至此，则伏案而哭，痛极几不可耐。良久，掩面起，取一素笺，咬破指尖，蘸血作答。书曰：

> 呜呼！汝绝我耶？汝竟绝我耶！我复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则我之心终于不白，汝之愤亦终于不平。汝误会我意而欲与我绝，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迹，然后再与汝绝？心迹既明，我知汝之终不忍绝我也！前书过激，我已知之。然我当时实骤感剧烈之激刺，一腔怨愤，舍汝又谁可告诉者？不知汝固同受此激刺，而我书益以伤汝之心也。我过矣！我过矣！我先绝汝，又何怪汝之欲绝我？虽然，我固无情，我并无绝汝之心也。我非木石，岂不知汝为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汝实达于极点，此外更无他人能夺我之爱情。汝固爱我怜我者也，汝不爱我，谁复爱我？汝不怜我，谁复怜我？汝欲绝我，是不啻死我也。汝竟忍死我耶？汝欲死我，我乌得而不死！然我愿殉汝而死，不愿绝汝而死。我虽死，终望汝之能怜我也。我言止此，我恨无穷。破指出血，痛书二纸付汝。将死哀鸣，惟祈鉴宥！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梦霞啮血书。

次日为星期。晨以书付鹏郎，余亦不复起，伏枕呜咽，昏昏如染沉疴，亦不审梨影阅此一纸血书，又将若何惊痛。时已过午，余倦欲入睡，忽有人步声近余榻前，张目视之，秋儿也。就余问曰："饭乎？"余曰："否，我食不下咽也。"秋儿复索观余之伤指，问曰："痛乎？"余曰："痛非余指，乃余心耳。"

秋儿叹曰："公子心痛，恐夫人之心痛且甚于公子也。"余急问曰："夫人奈何？"秋儿曰："夫人与公子同病，亦不食不起矣。顷嘱吾来视，劝公子加餐。今若此，吾将何以复夫人？"余曰："吾实不欲食，夫人如问及，可诡言吾已进餐，毋以实告也。"秋儿含泪点首，忽忽收拾盘飧以去。

余于是知梨影初非真有绝余之心，故一纸血书，又令彼惊而成病。然则余此书又大误矣！两情至于如此，今生殆难决撒，何苦自启猜疑，徒增苦恼？此番龃龉，余罪实多。夫以不如意之姻事，余尚能委屈从之，则其他何不可以容忍？且大错已成，即多所申诉，亦复何裨？人事万变，后来之究竟，此时亦岂能预料？不如暂置勿问，随缘听命之为愈也。梨影若能恕余者，余愿乞盟夫人城下，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不敢再多言以自取戾矣！

是晚鹏郎辍读。十二时许，秋儿复悄然至，揭帐低语曰："公子尚能起乎？"余问："何为？"秋儿曰："夫人欲与公子一见。如能起者，可随吾行。"余曰："诺。"即振衣起。引镜自窥，泪痕犹晕余颊，命秋儿取热水，拭之使净，而双目浮肿，依然作桃子大也。秋儿促余行，余惘然从之，复登醉花之楼，遂与梨影为第二次之见面矣。

余既登楼。仍坐外室中。秋儿入报，旋出语余曰："夫人病不能起，请公子入内相见。"余此时心怦怦，进退不知所可。顾念梨影切，因亦不避嫌疑，随秋儿掀帏以入。时银缸隐隐，残焰犹明，鸳帐半钩，鸭炉未熄。鹏郎蒙首而睡，微闻鼾声。梨影则和衣卧衾中，支半身起，欹首于枕，鬓发蓬松，玉容狼藉，婀娜之态，倾绝一世。秋儿挽余坐近床次，梨影见余无言，惟以一双秋波澄澄目余，不复如前之羞避。既而泪下如散珠，仍

注视余面不释，终无一言。余此时亦觉一阵辛酸，直透鼻观，则与之俱泣。四目莹莹，互视良久。既而梨影向秋儿索纸笔，倚枕书两绝示余，曰：

我今为尔再梳头，一半遗君一半留。
情海惊涛飞十丈，如何不许着闲鸥？

血书常在我咽喉，半纸焚吞半纸留。
一局全输休怅怅，此心到底总归刘！

余即依韵书其后，曰：

千丝万缕挂心头，人不留情情自留。
从此两情应更苦，伤心莫负旧盟鸥。

啮血成书气塞喉，一身已矣恨常留。
今生犹有未完事，缓死须臾待报刘！

梨影阅余诗，微点其首，泪复续下，向余哽咽曰："行矣！君用心若此，我终有以报君也。"余起答曰："然则汝请安睡，余行矣。此后愿勿相猜，是即所以惠我也。"梨影复无语，转面向壁而哭。余不敢久留，黯然随秋儿下楼矣。

次日，复上两诗于梨影：

春风识面到今朝，强半光阴病里消。一缕青丝拼永绝，两行红泪最无聊。银壶泪尽心同滴，玉枕梦残身欲飘。风雨层楼空怅望，银屏秋尽玉人遥。

时有风涛起爱河，迟迟好事鬼来磨。百年长恨悲无极，六尺遗孤累若何？艳福输人缘命薄，浮名误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问，眼底残年疾电过。

梨影亦步韵答余曰：

书去书来暮复朝，有肠皆断泪难消。数行血字非无谓，一握愁丝不自聊。断梦依依随月落，吟魂渺渺逐风飘。残灯煮出孤眠味，翻觉蓬山未算遥。

长教怅望阻银河，合是顽痴受折磨。情债未偿先泪尽，人谋虽巧奈天何！今生缘会曾无几，此后猜嫌莫漫多。到底踌躇惟一事，寸心片刻几经过。

笔端有舌，已成决绝之词，灯下无言，又下淋浪之泪。一番龃龉，不过更令双方添得几多悲痛而已。今日梨影来书，以死自誓，且谓"生平酷慕西湖山水，此后得有余闲，愿与君买棹作浙游，使六桥、三竺间得有吾两人之踪迹，死当无恨。至君之前途，我此后不愿复问，任君所之而已。"噫！梨影欲以一死报余，余宁不能以一死报彼！此情不解，到头亦惟有一死。余意早决，复何靳焉？若夫山水清游，夫岂不愿一舸鸱夷，追范大夫之遗迹？或即葬身其中，将澄湖一片为吾两人之墓田，亦一幸事。但未卜今生尚有此机缘否也。赋四绝答之。

已甘寂寞万缘轻，犹有难抛生死情。
此局全输空拍手，更无余力赴功名。

誓须携手入黄泉，到死相从愿已坚。
一样消磨愁病里，明知相聚不多年。

及时行乐即神仙，莽莽黄尘醉梦天。
莫使生前有遗恨，西湖早泛六桥船。

春风旧恨满青陵，冤蝶千年梦未醒。
蔓草埋香身殉日，好留佳话续韩凭。

寒夜孤灯，追思往事，耿耿不能成眠。枕上口占六律，次日录出呈梨影。

对镜终疑我未真，蹉跎客梦逐黄尘。江湖无赖二分月，环珮空留一刻春。恨满世间无剑侠，才倾海内枉词人。知音此后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飘飘客土足凄凉，更为情人几断肠。翠袖寒侵天欲暮，铜壶水冻夜初长。枕边双泪思亲苦，灯下三余课子忙。无那更阑人不寐，雁声和月到虚廊。

沦落天涯一梦霞，伤心词客旧琵琶。前途莫问知无路，后顾殊多恨有家。愁入毫端还作草，泪侵灯晕不成花。闭门从此无须出，长谢春光万物华。

曾受蛾眉一笑恩，昔年豪气更无存。镜中人远天犹近，帘外寒多日易昏。酒力销时霜压梦，笛声动处月惊魂。今宵情怨知多少？明日诗中要细论。

今古飘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欢！自来艳福修非易，一入情关出总难。五夜杜鹃枝尽老，千年精卫海须干。愧无智慧除烦恼，闲诵《南华》悟达观。

死死生生亦太痴，人间天上永相期。眼前鸿雪缘堪证，梦里巫云迹可疑。已逝年华天不管，未来欢笑我何知？美人终古埋黄土，记取韩凭化蝶时。

评

筠倩之勉允姻事，实未知梦、梨两人暗中有此情感。若早有所闻，吾知其必不肯允也。

梨娘之强筠倩，虽为梦霞，实为筠倩，以梦霞足为筠倩佳偶也。不知以他人自由之身为一己爱情之代价，根本已谬，

措置均乖。即使筠倩和顺以从，亦不得为正当之婚配，况乎人各有心、无能相强哉？

梦霞之委屈承顺，在彼固自有说。若筠倩与梨娘究无何种关系，不愿则不愿耳，何必曲从？故此事筠倩亦属自误。

筠倩之灰心求学，引吭高歌，均属太过之举。使彼竟不允者，梨娘或不至于死；既勉允矣，能含忍到底，不露声色，梨娘亦不至于死。然则直接死梨娘者，梦霞也，间接死梨娘者，筠倩也。

梦霞虽怨梨娘，犹不敢以言伤梨娘，使梨娘不先有书，梦霞亦决不为此愤激之词。此番悲痛，实梨娘自召之。

梨娘第一书，《玉梨魂》不载，梦霞答书，前后多篡易，二律亦佚去。

梦霞之书，语诚太激，梨娘之还诗、赠发，亦嫌太骤，皆不能忍之过也。到底不能决绝，则又何苦为此？

梦霞啮血作书，迫于情之不得已。书中作乞怜之语，以感动梨娘，明知梨娘必为所感，而不忍竟绝也。两情至此，其苦亦云至矣！

秋儿有言，洞中肯綮，能深知梨娘心事。方以《石头记》中之紫鹃，何多让焉！

两人相见，各无一语，惟以泪眼相看，情景至为惨厉！

四绝各道心事，针锋相对，人意与诗情俱苦。有情人何堪卒读！

梨娘两绝，《玉梨魂》仅载二句，梦霞和诗，则一字未载。此外尚有十二绝，首二绝为梦霞之作，曰“深深小巷”，曰“半墙残月”，曰“行到阶前”，梨娘楼居，字面不合，故《泪

史》独佚去此诗，其余十绝则散见各处。

梨娘语梦霞："君用心若此，我终有以报君。"所谓报君者，舍一死外无他途，然则梨娘死志，此时已早决矣。西湖之游，其后卒未偿厥愿。此日梨娘，不知埋香何处，惜无好事者为之卜葬于西子湖头，以慰芳魂也。

梨娘和韵两律，梦霞续赋四绝，《玉梨魂》皆未载，末段六律，则佚其三。

第十三章

十　二　月

余以教授余闲，设夜帐于崔氏，其家本偿余以极厚之修脯。贫为人师，余亦不辞，投馆以来，梨影爱怜备至，敬礼有加。盘中苜蓿，不奉先生，隔户闻声，时关痛痒。为师得此，可谓殊遇。愧无时雨春风之化，徒有素餐尸位之讥。今岁将就残，考视鹏郎学业，不无进益，私心窃慰，谓可不负贤主人殷殷相待之意也。乃梨影厚余，复于常例之外，私赠余以手制寒衣一袭、铜制烟袋一具，以答余训读之勤，余不能却，则亦覥然受之，而赋二律以谢焉。

年年压线太漂沦，旧泪青衫半化尘。夺锦才华穷早岁，赠绨情义到佳人。荒村雨雪苦寒月，独客关河瘦病身。狐貉自轻恩自重，一经着体暖如春。（《寒衣》）

敲火熏烟几度吞，多情伴我破黄昏。偶然吐气有新意，信否餐霞是宿根？冷暖也随浮世态，吹嘘合感美人恩。精铜百炼才成就，但愿心坚似此存。（《烟袋》）

昨宵风雨甚厉。鹏郎课罢归寝，余独就灯下，阅《长生殿传奇》一卷，倦而就睡，而窗外风驰雨骤，声声到枕，辗转久之，睡魔不至。朦胧间闻呼声甚谂，揭帐视之，则一垂髫婢立余床前，含笑语余曰："君欲见意中人乎？盍从我去？"余应而起，婢道余自后户出。一片草场，已易为琼楼玉宇，瑶草琪花，非

复人间所有，余不觉流连叹玩。既而回顾，则同来之垂髫婢已不见。忽见对面画楼中，一丽人掀帘露半面，见余笑招以手，余即循径登楼。楼中陈设甚丽，他无一人。丽人款接殊殷，谓余曰："君意中人尚未至，在此少待可也。"既而絮聒不休。心甚厌苦，乘间下楼遁。既出，境物已非，一望平原，荒旷无际。闻后有追捕声甚急，因尽力狂奔，而两足疲软，举一步如千钧，窘甚。忽遥望见数十武外有一独行之女郎，审其状颇似梨影，觉足力顿健，刹那顷已追及，视之果为梨影。问曰："君何为至此？"余具述所遭，梨影曰："吾亦从彼处来。今与君脱离虎口矣！"余视梨影，衣履不整，状甚狼狈。见旁有一石，甚洁白，大可容数人，因相与据之而憩。坐甫定，忽觉身摇摇若无所主，惊视则所坐者非石，乃在一叶舟中。四围大海茫茫，风浪大作，舟已将次就沉。梨影战栗无人色，余极口呼救，亦无应者。恍惚间觉有一篙在手，因立船头徐撑之，思得傍岸。一失足堕入海中，惊号而醒，汗透重衾。起视残灯，奄奄就灭，风雨敲窗，繁喧未彻。回思梦境，历历在目。此梦也胡为乎来哉！大海同沉，夫岂佳朕？由是知两人之结局，盖有难言者。惊魂摇曳，不复能眠。晨起以梦中所历，录示梨影，并赋两绝记之。

分明噩梦是同沉，骇浪惊涛万丈深。
竟不回头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寻？

一念能坚事不难，情奢肯遣旧盟寒？
可怜万劫茫茫里，沧海干时泪不干。

今夕得梨影和诗，并录之。

凄风苦雨夜沉沉，魂魄追随入海深。
不料一沉人不醒，翻身还向梦中寻。

金石心坚会合难，残宵我累客生寒。

重重魔障重重劫，泪到干时血不干。

即夕复成两绝，以呈梨影。叹情缘之变幻，证梦境之离奇，余心至此真惊定而惧，惧极而绝矣。

痴人说梦梦无端，梦到痴时说亦难。

我是痴人说痴梦，一篇写出当真看。

挑灯为和两诗来，累汝劳神我不该。

苦海同沉原是命，敢求残梦续阳台！

自经前日一番龃龉，两情愈陷入极苦极深之境。盖决绝既有所不能，而已成之事实又复一误再误，欲悔无从。初时梨影尚有一线之生机，今则生机尽绝，所余者死趣而已。图报有心，回天无力。明知此事将来必演成极恶之果，即此愁病之光阴、诗歌之酬唱，亦正不可久恃，而一种深怜痛爱之私，乃在此死心塌地之时，益觉如醉如痴、不能自遣。到底终成绝望，则眼前同受之苦恼，使能有法以缩减之，斯为最幸。人祝长生，我求速死矣！断梦依依，犹怵心目，一回苦感，又成八绝。余之诗心未尽，即梨影之泪债未完。忍痛挥毫，无能已已。今世无聊，苦作耽吟之客；来生有幸，勿为识字之人。

泪枯我亦为卿忧，翁耄儿孤不自由。

人世几多缺陷事，今生且把再生修。

青春易误志难酬，苦海何来般若舟？

怨女呆儿痴不了，不知痴到几时休！

保此微躯尚为刘，我生不免泪长流。

当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残棋怎样收！

赏心乐事已难求，对泣徒然效楚囚。
会少不如长死别，免教一别一添愁。

一番噩梦岂无因？两字怜才总误人。
死报痴郎无悔意，伤心卿自玉为身。

薄命原知命不长，并头空自妒鸳鸯。
最怜费尽心机巧，只博灯前哭几场。

谁识良姻是恶姻？好花肯放别枝春。
薄情夫婿终相弃，不是梁鸿案下人。

愁城十丈出无门，郁郁难如金石存。
终恨相思成画饼，此生无日报卿恩。

岁云暮矣，老母书来，催归甚急，余乃提前举行校中试验事。与梨影不通讯者又数日，至昨日事竣，明晨即拟成行。石痴游浙归来，盖在黄羊祀灶之前，余已不及待，则留函以代面别。明年之事，石痴未行时已与余继续订定，此行亦不过月余短别耳。梨影知余将归，亦不留余，惟嘱即夕一面，以抒别悃，余亦允之。夜阑人静，复由秋儿导往。余至此已三上妆楼矣！前两次为诉冤，此一次为话别：都是相看有泪，惨不成欢。余仍赋诗数章，以留纪念。梨影则别绪萦怀，无心作答矣。

拈毫日日费吟神，苦说灯前一段因。

后会不知何处是，卿须怜取眼前人。
情爱偏从恨里真，生生世世愿相亲。
桃源好把春光闭，莫遣飞花出旧津。

一回相见一悲酸，苦语听来切肺肝。
牵袂无忘今夕会，萧萧暮雨一灯寒。

怜怜惜惜算知音，尘海茫茫难再寻。
愿与西山老松柏，相期共保岁寒心。

吟笺酬答锦千行，诗债还同情债偿。
泪点墨痕乱收拾，一齐都检入行箱。

朔风吹泪雪中天，鸿爪犹留未尽缘。
不为倚门慈念切，古皇山畔过残年。

刻骨相思信不虚，殷勤别后盼双鱼。
同心字样防人觉，要把鸳鸯颠倒书。

鸡声初唱仆夫催，此去郎须几日来？
只待明年元夜后，瑶窗对坐赏残梅。

晨钟动罢，余即登舟。双橹悠扬，容与乎中流者竟日，而余已抵家矣。匆匆卸装，书四绝付舟子携回呈梨影。

参差碧浪放帆迟，江上伊谁唱柳枝？
行过桥西人不见，船头犹自立多时。

半篙烟水挽愁行，南国归桡促晓程。

我欲西湖寻范蠡，他年一舸寄余生。

迎船孤塔出烟岚，歌啸中流落日酣。

蓦地乡音喧耳畔，遥知灯火近城南。

客里欲归归未得，乡心日共雁南飞。

归来却更相思苦，悔不还迟几日归！

腊鼓声声，愁催永夜，葭灰寸寸，景逼残冬。斯时余姊亦归去，家中惟母嫂二人，相与栗碌摒挡，为度此残年之计。行踪甫定，琐事频陈，余至此亦不得不收拾书囊，屏除笔砚，与家人分头料理，而余之日记遂无可记之事矣。至今日，得梨影诗札，情意殷渥，不可不答，勉踵原韵以寄之。诗不能佳，姑录之以志深爱云尔。

原作：

故园应有未开梅，心共年残归思催。人事终难弥缺望，天公何苦妒奇才！愁中岁月浑如梦，劫后情怀尽化灰。春意渐回人意冷，眉心一寸锁难开。

碧云天际渺归舟，此后新诗孰与酬？心事茫茫成泡影，泪波汩汩抵江流。更无余算翻棋局，剩有相思诉笔头。腊鼓声中愁绪乱，迢迢书寄旧盟鸥。

和作：

一枝寄到陇头梅，暮景匆匆鼓早催。泪到尽时犹有泪，才经恨后更无才。一身渺渺肩还重，万事悠悠心渐灰。忆自归来常闭户，至今未放笑颜开。

天寒江上送离舟，要待明年再唱酬。每为怀人愁月落，忍将恨事说风流！感卿有志为红玉，恐我无缘到白头。莫

忘西湖好烟水，早来荡桨伴闲鸥。

余之归也，为十二月十三日。前夕曾与梨影话别，虽相对无欢，固未见其有病态。其后于十七日得彼诗札，亦未言有病。今则残年将尽，正是家家祀灶之时，而梨影一纸告病之函，忽焉递到，又令余一片惊魂摇摇无主矣。录其书曰：

梨影病矣，病数日矣。此病亦无大苦，不过一时感冒耳。君闻此信，为梨影怜则可，为梨影愁则不可也。但孱躯弱质，已受磨于情魔，怎禁再受磨于病魔！偶撄微疾，便自疑惧，不死不休，即死奚惜？缠缚于情网而不知脱，沉没于爱河而不知拔，是无异行于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余，便觉泉台非远，深恐旦暮间溘朝露、离尘海，我余未尽之情，君抱无涯之戚。况梨影生纵无所恋，死尚有难安。七旬衰老、六尺遗孤，扶持而爱护之，舍知己又将奚托？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为我了之。然梨影固犹冀须臾缓死，不愿即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爱，伏枕草草，泪与墨并。霞郎、霞郎，恐将与君长别矣！我归天上，君驻人间，一枝木笔，销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缘有尽，艳福无穷，伏维自爱。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书上霞君文儿。

嗟乎梨影！病何其骤！又何其危笃至斯耶！余兹身在家中，又何从飞入妆楼，一觇真状？惟有默祝苍天，留彼余生，慰余痴望而已。乃书二律，寄以慰之。

苦到心头只自知，病来莫误是相思。抛残血泪难成梦，呕尽心肝尚爱诗。锦瑟年华悲暗换，米盐琐屑那支持？知卿玉骨才盈把，犹自灯前起课儿。

江湖我亦鬓将丝，种种伤心强自支。应是情多难恨少，不妨神合是形离。琵琶亭下帆归远，燕子楼中月落迟。一样窗纱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时。

梨影之病，未卜若何，眼底残年，垂垂欲尽。彼病即能速愈，而二诗和到，计时当在明年。余与彼一年来酬和之作，即将以此诗作归结。情缘误尽，此生何慕百年？心血呕完，成绩仅留一卷。翻阅数过，不胜自惜，爰仿浪仙故事，滴泪和酒，呼我诗魂而祭之。而此一册无聊日记，亦随此残年而告终矣。

评

梨娘赠物，《玉梨魂》未载其事。梦霞答诗，因物寄意，自然切合，非咏物诗，直写情诗耳。

惊梦一段，与《玉梨魂》无甚出入，惟以时计之，彼在秋宵，此在冬夜，不免舛误耳。

此梦固非佳兆，然苦海同沉，梦境实已早验，岂待将来？所谓梦者，固以心理造成之。梦无不与心相应，事亦无不与梦相应也。

梦霞续赋二绝，《玉梨魂》未载。痴人说梦一首，实较前二绝为佳。

梨娘求死，梦霞亦求死。事至无可奈何，只有大家求死。情痴至此，宁不可怜？

继记梦诗而作之八绝，《玉梨魂》佚其五，未佚者第三、第六、第七三首也，而第六又误为梨娘之作，且三首分见，计时均不符合。

梦霞与梨娘相见，前后实不止两次。《玉梨魂》少此话别一番情事，梨娘之留别诗亦佚去其六，未佚之首二绝，则误

载于前一次相见之时。

归舟四绝及归后酬和四律，《玉梨魂》亦未载。

梦霞归时，梨娘尚未病，《玉梨魂》作已病，误也。梨娘之书，首段删去数句，以符事实。

一年所记，惟此月最略，因无可记之资料也。岁阑事集，非繁琐即尘俗，不合笔之于书，故宁缺毋滥。

第十四章

庚戌正月至六月

余今年未作日记，仅留得诗稿若干。兹时已七月，秋风无恙，又到人间，而一双短命之花已先秋而零落。回首蓉湖作客，花冢埋愁，偶惹闲情，遂沦苦劫。梦花幻影，墨泪奇缘，为时只一年有半耳。而此半年中所经过之事实，尤如风卷残云，顷刻都尽。爱我者已玉殒香消，不爱我者亦复兰摧蕙折。一重恶果，生死未明，两个玉人，后先就殒。迄今只剩余无才薄命不祥之身，犹复觍颜人世，哭望天涯，拚把青衫一殉，其如白发难抛。独对西风，琅琅雪涕，不堪回首，怎忍偷生？盖余虽不即死，而去死之期固已匪远。泉台有伴，尘世凄凉。余今复在此前年日记之后，补记此一段痛史。时时搁笔，节节思量，而余寸断之柔肠，不啻复出而重就脔割，其苦有匪可言喻者。自今以往，余残生一日存者，亦当尽焚笔砚，永别书城。心血已完，无可再呕矣。

梨影之殁，为庚戌四月二十五日，筠倩之殁，为六月十七日：相距无两月也。而今玉骨深深，已双瘗鸿山之麓；白杨几树，萧萧作人语矣。两人之殁，余皆不在，殓不凭棺，窆不临穴，只各留得一纸绝命遗书，次第入于余目。至今日犹为余补记中第一种断肠资料也，岂不痛哉！

余忍痛作此补记，而一片伤心又复从何说起？此半年中之

事迹，亦极变幻复杂，强半模糊。幸有诗稿在，个中情事犹可推寻得之。惟痛定思痛，其痛愈深。未下笔时，肠先断尽，岂复能惨淡经营，作详细之纪载？不过略述大概，以存深恨而已。

余补记之落墨，盖自赴校之日始。梨影病入新春，旋占勿药。余得书颇慰，至正月十八日即辞家赴校。至则石痴已先两日行矣。是日舟中遇雪，客情甚惨，口占两绝句曰：

长空一片白茫茫，不辨天光与水光。
如此江山如此景，扁舟可惜是离乡。

头白梢公守断桅，满江风雪抱船来。
笠欹蓑湿孤帆重，双橹波心拨不开。

抵螺村后，余仍卸装于崔氏寓庐，次日即行开校礼。同事杞生已为石痴辞去，另聘一曹姓者承乏。鹏郎年渐长，日随余入校读，暮则挈之俱归，亦梨影之意也。如是者越一旬，无事可记。至二月之初，而两人之龃龉又生，盖仍为筠倩之事。余兹不愿重提，惟当时梨影曾啮血成诗四绝赠余，今此笺犹在，一色殷红，余已不忍重睹。余与梨影今年酬和之作，乃以此诗为开始，余固知其非佳兆矣。诗录于下：

留春有计总无成，坚守同盟不了情。
错弄机心成画虎，误君自愤复何生？

苍苔白石寄人间，到底此缘剩几年？
莺燕楼台春易尽，而今零落夕阳天。

且趁今朝赋血诗，断肠时刻我支持。
云迷洞口花飞尽，作计寻春已过时。

命薄恐无欢笑分，情真翻误怨猜奇。
天公若有相怜意，许伴江湖暗自知。

余得诗后，曾依韵和之，曰：

千阑百就事无成，生死难抛是此情。
卿欲轻生我亦死，断无一死一偷生。

我本无心恋世间，此缘成就待何年？
不如苦海回头早，携手同归离恨天。

镂心作字血成诗，无主芳魂孰护持？
最是伤心刻骨处，青春同少再来时。

身入牢笼难解脱，情经阻隔更离奇。
春风又到人间路，开尽梅花人未知。

噫！“卿欲轻生我亦死，断无一死一偷生”，此非余诗中之语耶？今则死者且两人，而余之偷生仍如故，则信乎男儿多薄幸已！梨影得余和诗后，复与余为第四次之见面。中道风波，屡经反覆，情长恨长，恩深怨深。此次青禽，又传讹信，深宵对泣，费尽温存熨贴之词。梨影即夕成五绝曰：

寄书几度误青鸾，因爱成猜解决难。
见面又多难诉处，了无数语到更阑。

情丝抽尽苦缠绵，此后悲欢事在天。
只是病躯秋叶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满纸淋漓血未融，感君常置在怀中。

此情此字难磨灭，伴尔丹心一点红。

深院钩帘坐小窗，无言暗泣对残缸。
飞蛾莫扑钗头焰，留照情人泪两双。

万千辛苦恨难平，一死频拚死不成。
如此风波如此险，可怜还为恋情生！

次日余亦成二律呈梨影，以写前宵之苦况。

春鸿难认旧时泥，再入天台路已迷。心到苦时惟一哭，肠经断尽怕重题。合离情迹缘都阻，今古欢场事少齐。春到江南花似锦，黄莺未得好枝栖。

暖语排愁强自宽，暂亲言笑不成欢。谗唇鼓浪人心险，好梦成烟烛影残。天肯留人颜色在，卿须谅我死生难。血书一纸情千叠，藏向怀中不忍看。

梨影亦步韵答余曰：

白驹寂寂隔云泥，路断仙溪蝶怕迷。辛苦总期拚一死，唱酬何必懒重题！当前张绪风情减，后日文君雪鬓齐。江北归来梁上燕，衔泥且向旧巢栖。

前宵梦里带围宽，羞向深林报合欢。一语盟心山比重，千回望影月将残。缘悭空说回天易，命蹇知君阅世难。尺素未开先泪落，叠来锦字怕重看。

余读此诗，知梨影之心犹未尽慰，因再武原韵以解之：

梁巢旧燕再寻泥，只怕高楼咫尺迷。辛苦天教留一死，唱酬我亦愿重题。老梅飘雪无人赏，稚柳偷风放叶齐。一度韶华消不尽，琼枝终许凤鸾栖。

知尔腰围日渐宽，玉钗敲断卜同欢。囊中血字红犹湿，剪后香丝绿半残。欢计每愁如意少，私书欲作避人难。形疏意密由来说，病里容颜梦里看。

姻事之成错误，梨影已知之，知彼意不属余，余情亦不属彼也。而余所踌躇者，更有一端。以余寒素家风，清贫自守。待相如献赋得官，今生恐无此际遇。得婿如余，实无所取。此后余即能勉移旧爱，以慰新人，而筠倩生长绮罗丛里，未必能餍糟糠。果尔，则误彼终身，益复无底。余以此意示梨影，梨影怫然，谓筠倩决不为买臣之妇，责余太以浊物视人。一言孟浪，又几起风波于平地，急自认过，呈六绝曰：

落梅风急子规啼，草长平芜绿渐齐。
二月春寒能酿病，那禁心绪复凄迷？

同有丹诚如皎日，不妨披膈各陈词。
两番血迹重为证，置袖应无漫灭时。

相如自恨累清贫，哽咽无端道苦辛。
偏是情真疑忌起，一心人似负心人。

浃旬长遣十函诗，寄托愁魂笔一枝。
莫恨蓬山万重隔，眼前有路只无期。

徘徊无计遣心情，一曲风琴谱乍成。
指上调从心上转，断云零雨不成声。

一寸心期十丈愁，泪珠如线梦如钩。

销魂翻恨销难尽，每到斜阳一倚楼。

梨影依韵和余曰：

殷勤解得耳边啼，又听新莺恰恰齐。
尽日东风吹思乱，一春情绪被春迷。

碧窗记得曾携手，春鸟回来重寄词。
雁夜莺春愁一样，楚魂湘血怨同时。

唱酬我自患才贫，但是钟情合苦辛。
誓死料伊非薄幸，诗人多半属情人。

莫咏樊川惆怅诗，落花底事怨空枝。
韩凭死遂双栖愿，碧落黄泉会有期。

灯昏被冷若为情，借梦追欢梦乍成。
恨煞茅檐终夜雨，梦中时度打窗声。

楼上无愁亦有愁，香风拂拂动银钩。
望中柳色无穷处，连日春阴不上楼。

鹏郎折兰，为余插之瓶中。此兰也，即去年相思之起点、招恨之媒介也！人世悲欢，至无凭准，断肠消息，何可复问？而空谷幽芳，已两度春风矣。今日重见此花，能无今昔之感？吾恐再历几时，死生离别，更不知何若；而此花则长养春风，旧苗再发，馨香永久，虽经衰败而常保孤根，毕竟人命不如花命也！重赋两绝示梨影。

曾惜馨香赋小诗，去年寒食惹相思。
悲欢离合翻云雨，尔尚浓芬似旧时。

天生静质为骚人，只觉幽情对我真。
啼眼羞眉终敛怨，怜渠长似未逢春。

今年梨影与余诗函往返而外，恒欲面诉相思之苦，余初颇疑之，今乃知彼用心至深。盖彼固早决一死，不久即将永诀，故欲于未死之前，多见数面，以了情痴耳。犹记二月之终，彼屡约余相晤，有四律寄余曰：

愁吟容易鬓成丝，况复寻春又及时。小院未忘前度约，佩囊空积百篇诗。夜寒度梦伊堪叹，零雨敲窗我莫知。日夕透尝孤寂味，无端风雨坏幽期。

相如何必患清贫？一舸鸥夷好问津。花外东风真是梦，灯前寒雨苦相亲。颜无喜色休看镜，泪少干时数易巾。深巷携篮频唤卖，杏园落尽有余银。

频添缄札达情深，冷隔欢踪直到今。怨句不辞千遍诵，浊醪谁劝满杯斟。青衫又湿伤春泪，碧海常悬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个中寻。

咫尺蓬山有万重，丹青写尽病君容。琴心属意何曾乱？鹊语难凭不可从。杨柳愁中深浅色，梨花梦里去来踪。冲烟犯月能相过，秉烛花前一笑逢。

余亦有和韵四律曰：

离肠辗转搅千丝，单枕空床耐几时？一种薄寒成薄病，半窗残雨读残诗。爱怜声影教人瘦，并叠心情付尔知。若许刘郎重问讯，碧桃花发是佳期，

花前沽酒岂辞贫，还问东风旧日津。几世几生修得到，

一肌一发未曾亲。追思空剩千行锦，零泪难消半幅巾。直是将年来度日，如何能待鬓成银！

积得相思几寸深，风风雨雨到而今。诗惟写怨应同瘦，酒为排愁只独斟。五夜梦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锦鞋心。情场不信多奇险，便到黄泉也愿寻。

书来一纸意千重，多恐春来减玉容。心上如何抛得下？眼前只是会无从！艰难苦海翻新浪，曲折回廊记旧踪。情怨深时期面诉，禁烟时节好相逢。

往岁清明，余于客里过之；今春未行之前，老母预嘱余归，以值彼家家上冢之时。阿兄远出，死父墓头之一盂麦饭，几陌纸钱，非余及时遄返，更无人为之浇奠也。寒食之夕，践梨影之约，赴醉花楼夜话，赋二绝以志别曰：

几时消渴隔柔乡，一盏琼浆今未尝。
要识誓言生死守，阿侬金石做心肠。

东风趁棹暂回乡，此后堪凭只寸肠。
才得相逢便言别，自惭真近薄情郎。

余初意于清明日遄归扫墓，以慰母望。既见梨影之后，归心乃为之遏阻。迁延不决，瞬届重三，既负老母，复忘死父，余诚不自知其何心。迄今思之，更复大悔。盖后日梨影之死，亦未始非余欲归未归之一念有以误之也。当时有《自嘲》二绝曰：

空卜归期未是期，此心不定似围棋。
无由觅得分身术，只恐思归复惧离。

清明异地踏山春，又近江滨祓禊辰。

枉被子规苦相劝，不妨长作未归人。

余未成行，梨影忽有归宁扫墓之说。余知梨影幼丧父母，仅存一叔父及两弱弟，其家距螺村七八十里，水程遥隔，往返殊艰，已十载未归宁矣。今胡急作归计？彼盖自知过此以往，将永无回家祭扫之期，未死以前，此意固无人觉察也。临行时和余《自嘲》两绝曰：

骨肉无多会少期，清贫苦守半残棋。

谩言两弟难相识，叔父慈颜十载离。

聊因祭扫趁江春，麦饭浇时已过辰。

又卜归帆心却苦，迎门都是别家人。

梨影此行，挈鹏郎俱去，往返期以三日。恐余寂寞，未行之前夕，更多嘱咐之词。余复呈两绝曰：

临岐还寄两篇诗，为念痴人费梦思。

我未成归汝却去，算来总有一番离。

拨棹春江江水香，此行无复可商量。

明知三日期非远，别泪还抛一两行。

次晨梨影偕鹏郎登舟，余更遣秋儿遥投四绝以赠别。

戏言情净愿归空，急得萧郎路欲穷。

特地临行重寄语，近来此念付东风。

卫娘书格谢娘词，冰雪心肝兰蕙思。

一路春风江上景，烟波此去好寻诗。

十年亲谊隔云泥，祭扫归来认旧闺。

料得到门愁喜并，一番欢笑一番啼。

独泛春波一叶舟，莺花虽好莫淹留。
思卿一日三秋似，三日分明是九秋。

至三日后，梨影果如期而归，和余赠别诗曰：

我处荣枯百虑空，浮生自悟泪难穷。
凭情割片心肝去，泣尽虚窗一夜风。

珍重临行赠别词，烟波渺渺载离思。
桃花溪水分明处，争奈愁多懒捉诗。

多情燕子恋残泥，重启东风旧日闺。
更忆新离悲久别，两重愁并一重啼。

无数青山送去舟，夕阳流水影空留。
垂杨三月愁丝乱，何必伤心待暮秋！

庭前木笔又开第一花矣！忆去年曾赋小诗，有题红不称之句，只道书生无福，谁知月老有心？辗转深情，演成幻剧。今日花尚依然，而览物之情则大异矣。再赋二律呈梨影：

可惜东风得意花，一枝移种到贫家。有情彩笔偏名木，无主春光误照霞。只恐锦窠云易散，最怜深院月先斜。平泉何待成追忆，早向残枝生怨嗟。

红纱映日逞狂姿，正是梨花泪尽时。杜牧伤春愁对酒，江淹分梦强题诗。更无当意花经眼，欲写同心字赠谁？种玉前生偏种恨，试看啼血满千枝。

此诗去后，越二日得梨影和作，香笺半湿，都是泪痕。其

句曰：

杜牧真无当意花，春风次第到邻家。葵花抱恨终倾日，栀子同心别赠霞。锦字织成千古怨，绿纱分逗一枝斜。僵桃代李原多事，后果前因空自嗟。

怜香欲断乞埋姿，薄命累君伤落时。旧泪不消都化血，新愁无奈少吟诗。

第二首仅和二联，下注云："和至此，更读原诗，喉梗眼花，墨干泪尽，下句不能再和矣！"噫！余之诗，梨影不能和之；梨影之诗，余又岂能读之哉！因感其意，即用第二首上二联原韵成两绝，以存深恨。

门掩梨花葬玉姿，开时不见见残时。

天昏地黑人痴望，肠断萧娘半首诗。

百草千花弄甚姿，终无缺月再圆时。

呕完心血流完泪，从此逢人不说诗。

噫！此诗余特自鸣其恨，孰知即以此大伤梨影之心而促其速死耶！自此次酬答之后，梨影诗讯渐绝，不十日而咯红旧症又复大发，从此竟不复起。药店龙飞，香桃骨损。曾日月之几何，而人亡花落，往事如烟，一冢梨云，魂归离恨，不堪重问醉花楼矣。彼初病时，余曾赋《问病》一律曰：

心如梅子溅奇酸，愁似抽丝有万端。苦我此怀难自解，闻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谁教生前种？痴恨无从死后宽。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问温寒。

梨影得诗后，答余一律。此诗为彼最后酬余之作，自后更无只字相遗矣。至今录之，犹觉心酸欲绝也。

苦吟一字一心酸，误却毫端误万端。月魄不圆人尚望，

雨声欲碎梦难安。恩深真觉江河浅，情窄那知宇宙宽？侬更近来成懒病，和郎诗句怕凝寒。

余读此诗，知梨影之病实为余之木笔诗及续赋两绝所感而成。文字之毒，一至于此！则更武原韵以慰之：

传闻病耗更心酸，怨句分明造病端。两处情怀同自苦，几番魂梦未曾安。如侬直觉生无趣，望汝还将死放宽。日对顽童宵对影，泪波洗面不知寒。

余之婚事，本定于今年七月，徇梨影之意，亦乘石痴暑期归国之便也。屈指计之，为时匪远，事属违心，居恒自怯。而梨影一病，又沉沉有不起之象，则余更何心及此？赋四律以见意：

生死牵连不肯休，到头结局料无收。乱生心病诗难药，强制情魔梦有钩。半世精神消恨血，一窗风雨撼穷愁。花前一醉还能否？寂寂空床拥敝裘！

愁恨光阴一载过，欲抛终恋奈痴何？情灰已冷心犹暖，病眼全枯泪转多。白骨生涯人自累，红笺残字血难磨。卷葹不死生尤苦，谁剔明灯救火蛾！

再为知音拂镜鸾，隔墙春色甚相干。情惟入骨猜嫌易，事本违天左右难。白首他年为世笑，丹心今日呕卿看。旧欢零落新欢误，月正圆时梦早残。

茫茫后果与前因，撩乱心情假是真。木笔开时空见日，梨花落后更无春！谁教枉却巫山梦？我算经过沧海身。憔悴余生终不惜，岂宜再作画眉人！

此诗余曾录示静庵，静庵戏步后二首原韵，为余预赋催妆二律，徒费笔墨，后竟绝无用处。然良友惠余诗，不可不录也。

黄绢词成拥凤鸾，娇嗔低诉倚栏干。赘齐岂为羆多智？入蜀方知道不难！意外奇缘惟独喻，个中心事早同看。郎才女貌欢何似？珍重良宵莫放残。

不是今缘是夙因，真真假假假还真。梨云着意犹含雨，木笔强开占早春。河鼓沉沉催永夜，月轮朗朗悟前身。遥知红烛双辉里，别有含情一美人。

余读静庵诗，心有所感，复成二律。此诗为余末次呈梨影者。梨影不复酬余，余亦从此辍吟矣。

玉台休怅信音稀，莫道人情朝暮非。无意相逢原宿孽，此身不死定长依！尚看残字书鹃血，终感余芬恋蝶衣。有限光阴愁病里，纵难同穴愿同归。

漫劳旧雨赋催妆，读遍新声暗自伤。天意偏教圆缺月，侬心不偶似桃榔。镜台空见新人笑，衫袖犹留旧日香。福薄苦无欢笑分，忍看珊枕绣鸳鸯。

梨影病已兼旬，绝无起色，余心之焦急，盖可想见。至四月八日之夕，彼忽复命秋儿导余往视。玉容萎损，尚能强起与余坐谈，谓余曰："君清明未归，恐劳母望，今宜暂返，以理家事。妾已为君雇一村艑，明晨即可启行。妾病无妨，不烦挂虑也。"余唯唯。既而又谓余曰："《石头记》全书妾已阅毕，此书暂不还君。妾视书中尚有一段阙文，以宝玉对于芙蓉女儿尚作哀诔，胡独于心爱之潇湘妃子而无之？多情如君，盍为拟作一篇以补其阙。"余又唯唯。事后思之，梨影之为此言，固有深意，而惘惘至今，卒无一字以慰泉壤。悼亡异感，也教荀倩神伤；诔死无文，莫讳江郎才尽。魂魄有知，重泉饮恨深矣！

次晨余遂行。此行也，余谓出自梨影之意，欲余暂归慰母，孰知彼固受人之挟迫而为此。昨夕一晤，即为今生诀别之

期耶！盖老母以余归期屡误，望眼欲穿，知余久溺痴情，遂忘正事，乃函达梨影，嘱彼转劝余归。梨影诺之，乃从而促余遄返也。归后老母为余言，余始恍然如梦觉，则急索母原书底稿及梨影答书阅之。母致梨影书曰：

崔夫人慧鉴：余今冒昧上书，夫人骤阅之必骇。然阅至终篇，知夫人必能相谅，且必能允余所求。不肖儿梦霞往岁客夫人家，以浪荡余生，得裙钗知己，三生有幸；文字交深，客里扶持，深蒙照拂。以夫人金玉为质，松柏为心，只结翰墨因缘，不愿牺牲名节，余固无虑其有他。所恨者，吾儿早年丧父，庭训久疏，品性不纯，风情独厚，年余潦倒，心志全非。老身钟爱此儿，殊不愿其终为情误。即夫人节苦心坚，责艰任重，亦岂宜不断痴情、致伤贤德？既蒙不弃寒微，许结姻好，情无不了，事亦至佳。而吾儿一味狂痴，心犹未足，新欢虽好，旧爱难忘，藕断丝连，迄不可解。此皆吾儿之误夫人，非夫人之误吾儿也。夫人其毋不怿。老身深恨吾儿，实深怜夫人，故望夫人力排愁障，身出情关，自为解脱，兼惠吾儿。岂惟吾儿终身感德，即老身亦受赐良多矣！兹者春暮迟归，听子规而不劝，父骨已朽，遂虚祭扫之仪。母眼将穿，空切门闾之望，陷惑之情，至斯已极。以家人之哓哓，知已不足以悟彼不肖之心而反之于正，所恃者夫人耳。夫人而韪余言也？其劝之速归，彼爱夫人，言当立允。既归之后，即当禁其复出。校中一席，余已觅得一相当之人，永为庖代，为吾儿收放心，亦为夫人绝情魔也。昧死上言，惟夫人图之。归高阳滕氏裣衽。

梨影答母书曰：

何太夫人尊鉴：残春方尽，一病恹恹，瞑眩之中，忽奉慈谕。开缄展诵，愧极汗淋，如曹瞒之读陈檄，头风不药而愈矣。妾以遗嫠，不能自闲，致陷公子于情网之中，总由笔误，亦有前因，不比琴挑，各无堕行。悔固难追，事何可久？是不仅夫人抱深忧，即妾为公子事亦已百转千回、肝肠寸断矣！顾知公子念妾挚，恐妾即能绝公子，公子未必遂能绝妾，则妾亦无能为力。然妾今已思得一万全之法以报公子，可使公子绝妾，决不敢以薄命之身梗公子之前途、而久贻夫人忧也。姻事早承金诺，鹊桥渡后，便是佳期。筠姑贤孝性成，德才并茂，此后公子伉俪之间，定卜十分美满，且亦为堂北老人增其福祉。此固妾敬爇一瓣心香，日夕祷祀以求之者也。至薄命孱躯，在世之日已短，事到回头，只余罪孽。来书曲加矜谅，不事求全，行间字里，蔼乎如见其容。妾以丛愁积垢之身，于未死之前得闻慈爱老人之怜恤语，身非犬马，宁不涕零！盖得夫人一言赦妾，异日负罪入泉，积孽或当为之轻减，白骨亦沾余泽矣。公子归省愆期，殆因妾病所致。以妾故儿使公子忘家，妾罪复何可逭！兹即敬如来命，力劝公子言旋，以慰家人久盼。夫人幸少安，三日后当见钟爱之佳儿无恙归来也。扶病作答，潦草不恭，无任惶恐屏营之至。未亡人崔白梨影谨上。

余读毕此书，瞿然而惊，哇然而哭曰："母杀梨影矣！"余母问故，余曰："梨影书中谓有法以使余绝彼者，盖欲以一死报余也！彼疾方亟，母复以一书逼之，其死必矣！"母厉声曰："若是，则仍汝杀彼耳！与我何与者？汝迷恋痴情，流荡忘返，致弃家庭而不顾。汝自思汝之所为，尚有一毫似人否？乃犹以

汝母此书为不当耶！”余受责唯唯。念余诚不祥之人，人之为余所误者，乃不一而足。顾余初无误人之意，胡以人事之逼余者，欲不误人而不得？思至此，则呼天而泣。

余既归家，不得不顺从母意，日坐愁城，静待梨影死耗。至四月二十七日，而一片噩音果应余念而至。惟余已决其必死，故闻耗而后，虽悲极而神不少乱，请于余母，欲以亲谊往吊。余母此时亦痛挥老泪，颔首无言，惟于临行时嘱余事毕速归而已。一棹绿波，重来崔护，只见灵床灯黯，蕙帐风凄，去玉化之期已三日余矣。焚香展拜，咽泪不声，更视彼老翁颓败之容、稚子悲啼之状，尤觉心如锥刺，惨痛难言。欲出一语相慰，而无可措辞。余至此，盖不能不自恨己之误人甚也！

余此次初拟即归，崔翁以丧事丛脞，嘱余襄理，余不能辞，则为忍痛勉留。复居旧馆，境地犹昔，人物已非，余独何心，其不能以一朝居矣！一夕黄昏，月明如昼，踯躅庭阶，百端俱集。凭吊埋香遗迹，抔土犹存；追思哭冢深情，伊人已杳。魂兮归来，或应依此！触景悲来，不觉抚坟恸哭。正号啕间，秋儿倏至，问：“公子何事伤心！乃不畏夜寒入骨耶！”余时四顾无人，乃止泪而询秋儿以梨影临终之状况，秋儿冷然曰：“公子乃犹未忘夫人耶！夫人之死，公子自知之，何问婢子为？且人已亡矣，哭之奚益！”余泣曰：“汝勿尔。夫人之死，实余误之，顾岂真余愿？今余问汝亦无多言，只欲汝答余：夫人弥留之际，曾有何物遗余者？”秋儿曰“遗物耶？闻有一纸绝命书，为筠姑娘所得。”余哀之曰：“汝肯为余向筠姑乞得是书乎？”秋儿摇首曰：“此难允公子。筠姑自夫人死后，怨公子甚，婢子乌敢为公子作说客耶？”言已，拂袖径行。余挽裾从之，转盼已杳，则返而复哭。噫！秋儿怒余，亦出至情，余今兹宜为人弃

矣！

次晨余尚未起，秋儿推门入，出一函掷余枕畔，返身遂奔。余拾而视之，书为筠倩所遗。中附梨影遗书数纸，知秋儿昨宵虽却余求，仍为余言于筠倩，得是书以遗余也。先读筠倩书曰：

何梦霞君鉴此：妾与君无一面之缘，有百年之约，片言未接，寸简先通，具有苦衷，殊非得已。前日梨嫂死后，得读其绝命遗书，知君与梨嫂中有一段因果。妾处其间，懵无闻觉，致坐视梨嫂之死而无从施救。梨嫂之死，一半为君，一半为妾，妾深痛之，君亦当深痛之。顾妾所不解于君者，妾与君无系属，君何为允梨嫂以姻事？允之以慰其心，犹可说也；既允之后，又何为不能承顺，意见纷歧，而陷梨嫂于不堪之境？岂君之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耶？妾今所言，非敢怨君，实深痛梨嫂之死，遂不觉多所冒渎。多情如君，回首前尘，当亦甘受妾责而无怨！今梨嫂死矣，妾家零落之况，君亦知之。此后穷老孤儿将何所托？且梨嫂遗书中所望君于死后者又何在？想君为志士，亦为端人，终必有以自处而处人矣！至妾身已为傀儡，妾心亦等死灰，与君名义虽在，缘会终虚，恐不久亦且从梨嫂于地下。君其行矣，不劳置念也。梨嫂绝命书二纸，一以遗君，一以遗妾，兹并附呈祈察。崔氏筠倩上言。

梨影遗余书曰：

嗟乎霞君，妾今别矣！濒死之际，未能忘君，挣一丝余气，留数语以遗君。方妾力疾下笔时，想君犹含情忆远、痴望天涯而祝意中人之平安无恙也！妾在世之日，百

无可乐，蓄死志也已久，今更不能少待。嗟乎霞君！妾死乐也，君宜勿为妾悲。以君平日遇妾之厚，骤闻妾死，必痛不欲生。所望君事过之后，即便忘怀，而尽君所应为之事，是即所以慰妾。至于过情之恸，或至伤身一念之痴，相从地下，置人生大事于不顾，果若是者，则君且误妾于死后，而妾之死亦为徒死。此则妾在九泉之下，一灵不昧，终望君能自悔悟，不至轻出乎此也。筠姑才德，胜妾十倍，将来君家庭幸福，何可限量？兰闺静好之余，不忘媒妁，以心香一瓣，泪酒半盂，遥酹妾于花飞春尽之天，魂兮有知，定当追逐东风，来格来飨。然妾所望于君者，更有一事。君怀才未遇，值此时艰，正宜出为世用。曩昔以此劝君，君不为动，今妾死而情丝已断，自当努力进行，以图不朽之业。若仅奄奄忽忽，享庸福以终，则妾之阴魂虽慰而犹未尽慰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惟君鉴之。四月二十四日梨影绝笔。

梨影遗筠倩书曰：

余有隐事，不能为妹言。但此事于妹终身，颇有关系，不为妹言，则负妹滋甚.而余罪将不可逭。今余将死，不能不将余心窝中蓄久未泄之事，为妹倾筐倒箧而出之，以赎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秽琐，碍难出口，欲言而噤者屡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非远，而此事终不能秘妹。不能与妹明言，当与妹作笔谈。今余握管书此，即为余今生拈弄笔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识得几个字也。仅草数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头涔涔，而余心且作惊鱼之跳，余泪且作连珠之溅矣！天乎！

余于未言之先，欲有求于妹者一事。盖余之言不能入

妹之耳，妹将阅之而色变眦裂，尽泯其爱我怜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不恨我，妹果恨我，余且乐甚。盖恨我愈甚，即爱我益深。余无状，不能永得妹之爱，亦不敢再冀妹之爱。余死后之罪孽，或转因妹之恨我，冥冥中为之消减，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为余一生之误点，实亦前世之孽根。余虽至死，并无悔心，不过以事涉于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夺妹之自由，强妹以所难，此实为余之负妹处。至今思之，犹不胜懊恼也。然余当初亦为爱妹起见，而竟以爱妹者负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报妹，赎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点良心，或终能见谅于妹乎？

余书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掷笔而伏枕者良久．乃复续书。余死殆在旦暮间矣，不于此时将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后将无及，故力疾此书。妹阅之，当知余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药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为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余病，爱护倍至，日夜不肯离，余深感妹，而愧无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与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极点；余因欲报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将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扰扰，余死愈一日不可缓，而此书乃愈不能不于未死之前忍痛疾书，然后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即丧所天，寂处孤帏，一空尘障，缕缕情丝，已随风寸断。薄命红颜，例受摧折，余亦无所怨也。孰知彼苍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犹不止此，复从他方面施以种种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余情如已

死之灰，而彼竭力为之挑拨，使得复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为之鼓荡，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雌，尤欲余为冤鬼，不如是不足以死余也。自计一生，此百结千层、至厚极密之情网，出而复入者再；前之出为幸出，后之入乃为深入。既入之后，渐缚渐紧，永无解脱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颠倒而已。余之自误耶？人之误余耶？余亦茫然。然无论自误、被误 同一误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无几，去死匪遥，彼至忍之天公与万恶之情魔，目的已达，可以拍掌相贺。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处余者，乃若是其惨酷也！

此事首尾情节，颇极变幻，此时余亦不遑细述。妹后询梦霞，可得其详。今欲为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尝有负于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盖自求解脱，而实亦为妹安排也。事成之后，妹以失却自由，郁郁不乐。余心为之一惧。而彼梦霞复抵死相缠，终不肯移情别注，余心更为之大惧。盖余已自误，万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绝梦霞恋余之心，于是余之死志决矣。移花接木，计若两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即余致死之由。然余幸无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痴情，遽罹惨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报妹，且以谢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愿，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偿，余之余情可以抛弃。以余之遭遇，直可为普天下古今第一个薄命红颜之标本，复何所恋而宝贵其生命哉！妹阅此，当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为惨死之人，而

以余为乐死之人，则不当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应以余得及早脱离苦海而为余贺也。余固爱妹者，妹亦爱余，姑嫂之情热于姊妹。十年来，耳鬓厮磨，兰闺长伴，妹无母，余无夫，一样可怜虫，几为同命鸟。妹固不忍离余而去，余亦何忍弃妹而逝哉？然而筵席无不散之时，楸枰无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群之孤雁，妹方为出谷之雏莺，春兰秋菊，早晚不同，老干新枝，荣枯互异。余之乐境，已逐华年而永逝；妹之乐境，方随福命以俱长。则余与妹之不能久相与处者，命也，亦势也。然余初谓与妹不能长聚，而孰知与妹竟不能两全也。今与妹长别矣！与使余忍耻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减缺，则余虽生何乐？且恐其苦有更甚于死者！盖此时妹幸福之完全与不完全，实以余之生死为断。余生而妹苦，余亦并无乐趣；无宁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痴也。余言至此毕矣。尚有一话相要：余不幸为命所磨，为情所误，心虽糊涂，身犹干净。今以一死保全妹之幸福，妹能谅余苦心，幸为余保全死后之名誉也。至家庭间未了之事，情关骨肉，妹自能为余了之。毋烦余之喋喋矣。

嗟乎梨影！汝竟为余而死耶？余诚误汝，又安惜此苦吟憔悴之身而不为汝殉耶！顾殉非汝愿，则余又何敢不留此余生以慰汝重泉之望？然读筠倩之书，因汝死而悲观之念愈深，恐余即欲勉为其难，而人终不余谅也，则余复何以慰汝？筠倩之书，余欲答之，而无从下笔。淹留数日，余兄剑青自闽归矣，奉母命来迓余矣。余亦以伤心境地，不愿复留，遂与兄俱返。去时筠倩固犹无恙也。

梨影之死，余家人亦皆闻而痛之。而叹惘之余，转生欢慰。以吉期在即，皇皇焉为余措备一切，时或以不入耳之言来

相劝勉，余亦任之。此一时之心情，真有所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矣！乃至六月十八日，而筠倩之噩耗又至。

梨影之死，尚在余意中，筠倩之死，实出余意外。忆彼前遗余书中，有从梨嫂于地下之语，余以为一时愤激之词，不料其今果实践！恶耗重来，余宁无痛？顾悲极而转为彼庆，庆彼乃得先余与梨影携手泉下，而女儿家清净之身终未为龌龊男子所污也。惟家人惊闻此耗，顿使一片欢情化为冰雪。余欲复往吊，母不能阻，则嘱余兄伴余往。至则知筠倩自余行后，旋病失血，于十七日歿。因酷热不能久待，即日成殓矣。嗟嗟！桃夭未赋，昙化遽伤，嫁衣改作殓装，新郎翻为吊客。生时未接一言，死后亦悭一面，天下奇痛之事，宁有过于是者？然不幸如余，合偿此报！彼崔氏之人何辜？因余而丧乱叠遭，历家破人亡之惨。崔翁哭妇之余，复哭爱女；鹏郎失母之后，更失贤姑：此后扶持、爱护，又恃何人？孤苦伶仃，益难设想！余至此尤不能不自恨己之误人甚也！

筠倩葬事既竟，余即惘惘随阿兄俱归。忆当时秋儿曾以筠倩临终时留下之日记数页遗余，昏迷之际，未遑竟阅，归后乃更出而阅之，忍痛记其文曰：

六月初五日

自梨嫂死后，余即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余痛梨嫂之为余而死。余非一死，无以谢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即余亦不自知其由。然人鲜有不病而死者，余既求死，乌得不病？余既病，则去死不远矣！然余死后，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则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当作一日之日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方方之砚，尖尖之笔，

殆终成为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

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恒言：不自由，毋宁死！余即此言之实行家也。忆余去年此日，方为鹅湖女校之学生，与同学诸姊妹课余无事，联袂入操场作种种新游戏，心旷神怡，活泼泼地，是何等快乐！有时促膝话心，慨家庭之专制，愤社会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为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几何时，而人世间极不自由之事，竟于余身亲历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堕飞絮轻尘之劫，强被东风羁管。快乐安在？希望安在？从此余身已为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鹅湖校中遂绝余踪迹矣！迄今思之：脱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时已毕所业，或留学他邦，或掌教异地，天空海阔，何处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郁以死？抑又思之：脱余前此而不出求学者，则余终处于黑暗之中，不知自由为何物，横逆之来，或转安之若素，余又何至抑郁以死？而今已矣！大错铸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华，一心愿谢夫世缘，孤处早沦于鬼趣。最可痛者，误余而制余者，则出于余所爱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许多离奇因果、委屈心情，卒之为余而伤其生，此更为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惨，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梦霞也！彼梦霞者亦不过为情颠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于胡地矣！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唉！可怜虫！可怜虫！何苦何苦！

初七日

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无名，而瘦骨棱棱，状如枯

鬼。久病之人，转无此状，余自知已无生理矣。今晨强起临窗，吸受些儿新空气，胸膈间稍觉舒畅，而病躯不耐久立，摇摇欲坠，如临风之柳，久乃不支，复就枕焉。举目四瞩，镜台之上，积尘盈寸，盖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对镜理妆矣。此日容颜，更不知若何憔悴，恐不能与帘外黄花商量肥瘦矣。美人爱镜，爱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为垂死之人，此镜乃不复为余所爱，余亦不欲再自见其影，转动余自怜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

昨夜又受微寒，病进步益速，寒热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热势稍杀，人始清醒，老父以医来，留一方，家人市药煎以进，余乘间倾之，未之饮也。夜安睡，尚无苦。

初九日

晨寒热复作，头涔涔然，额汗出如渖。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领略此中况味者，卒乃脱离病域，一瞑不视。余欲就死，不能不先历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经之阶级耶。死非余所惧，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实无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阴灵不远，其鉴余心，其助余之灵魂与躯壳战！

初十日

伤哉无母之孤儿也！谁无父母？父母谁不爱其儿女？而母之爱其所生之儿，往往甚于其父。余也不幸，爱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茕茕孤影，与兄嫂相依。乃天祸吾宗，阿兄复中道夭折。夫兄之爱余无异于母也，母死而爱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爱余者益寥寥无几矣。岂料天心刻酷，必欲尽夺余之所爱者，使余于人世间无复生趣而后

已。未几而数年来相处如姊妹之爱嫂，又从母、兄于地下叙天伦之乐矣。今日余病处一室，眼前乃无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几至终日无人过问。脱母与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处此万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复思余之生父。父老矣。十年以来，死亡相继，门户凋零，老怀可云至恶。设余又死者，则欢承色笑，更有何人？风烛残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复希望余病之不至于死，得终事余之老父。而病躯萎损，朝不及夕，此愿殆不能遂。伤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恕儿之无力与命争也！

十一日

医复来，余感老父意，乃稍饮药，然卒无效。老父知余病亟，频入视余，时以手按余之额，觇冷热之度，状至尤急。余将死，复见余亲爱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

今日乃不能强起，昏闷中合眼即见余嫂，岂忆念所致，抑精诚所结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归期当已不远，余甚盼梦霞来，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后目可瞑也。余与彼虽非精神上之夫妻，已为名义上之夫妻，余不情，不能爱彼，即彼亦未必能爱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尝不怜之惜之也。余今望彼来，彼固未知余病，更乌能来？即知余病，亦将漠然置之，又乌能来？余不久死，死后彼将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问。以余料之，彼殆无余泪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长弃彼而逝，彼知之，彼当谅余，谅余之为嫂而死也。

十三日

余病卧大暑中，乃不觉气候之炎蒸。余素畏热，今则厚拥重衾，犹嫌其冷。手抚胸头，仅有一丝微热，已成伏茧之僵蚕矣。医复来，诊视毕，面有难色。踌躇良久，始成一方，窃嘱婢媪，不知作何语，然可决其非吉利语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泪谓余曰："儿失形矣！何病至是？"余无语，余泪自枕畔曲曲流出，湿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实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

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渐失知觉，喉头干燥，不能作声，痰涌气塞，作吴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无其伦。老父已为余致书梦霞，余深盼梦霞来，而梦霞迟迟不来，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见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后，余夫必来，余之日记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余也。余书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后将永无握管之期。

梨影之死，余不遽殉者，以有筠倩在也。今筠倩复殉梨影而死，则余更多一可殉之人。梨影之死余致之，筠倩之死亦余致之。余不殉梨影，亦当殉筠倩。以一身而殉两人，此死宁复不值？余意已决，则援笔书筠倩日记之后曰：

此余妻之病中日记也。余妻年十八，殁于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记绝笔于十四，盖其后三日，正病剧之时，不复能作书也。余闻病耗稍迟，比至已不及与余妻为最后之诀别。闻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此日记则留以贻余者。余负余妻，余妻乃能曲谅余心，至死不作怨语。余生无以对之，死亦何以慰之耶！无才薄命不祥身，直遣凶灾到玉人。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

担个虚名，死后沦为孤鬼，一场惨剧，遽尔告终，余不能即死以谢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谢余妻？行矣、行矣！会有此日，死而有知，离恨天中，为余虚一席焉可也！

余归后如醉如痴，不言不笑。余母见状，深滋危惧，则禁余出门，而余之迷惘乃愈甚。余兄知余意所在，从而劝余曰："弟欲觅死，何处无就死之地？时局如此，正志士以身报国之秋。死一也，殉情而死，与殉国而死，轻重之相去何可以道里计？且梨影遗书，不愿弟享庸福，筠倩亦以自处勖弟。弟今轻于一殉，实非死者之志。吾为弟计，弟其东乎？"余闻言顿悟，则亦允之。静庵时来视余，亦赞成是议，与余兄为余筹措东游之费。适石痴返国，悯余所遭，遗书相慰，余即与之相约同行。今距行期只二日矣，忽效乘风宗悫，空为万里之游；不作矢死乔生，觅到九泉之下。挟余长恨，飞渡扶桑，此后寸心，更难自信。梨影耶！筠倩耶！魂兮有知，应化作旋风，随余所适，而视负心人之终归何所也！

评

《玉梨魂》叙梨娘之死，为己酉除夕，实为全书之大误点。《泪史》即为正此误点而作，故又有此章之补叙。

此章所载诗词，共七十余首，《玉梨魂》录入者仅有四律、五绝，而计时均误。

此章梦霞与梨娘又见三次，计前后共有六次见面；与筠倩则终无一面，缘亦刻矣！

梨娘死志早决，其未死前种种示意，梦霞均于死后悟之，情景逼真。

梦霞恋情忘母，致其母有致梨娘一书而促梨娘之死。不

孝、不义，吾不能为梦霞恕矣！

梦霞重赋木笔二律，语语伤心，梨娘读之，知其终不能与筠倩相合，而死志乃益决。和诗不终，何其痛也！

梦霞续赋两绝亦痛绝，亦知伤心之梨娘将何以堪、而一弹再鼓之不已耶！此一诗笺，实与催命符同其效用。

梦霞末次所呈二律，心事已和盘托出，梨娘更以何语相酬？更有何术避死？

《石头记》无宝玉祭黛玉文，为全书缺陷。《泪史》无梦霞祭梨娘文，亦为全书缺陷。顾此文实难于下笔，阅者多有情人，能为拟作一篇以慰芳魂乎？著者为梨娘馨香祝之！

何母遗书，为《玉梨魂》所无。此书措词婉而多讽，口吻逼肖，梨娘答书亦称，而悲痛之深，过于流涕，其感人处却在哀而不艳。

明知其必死而不能救，此痛宁复有底！不痛之痛，乃是深痛。梦霞所有哭梨娘之眼泪，盖悉驱之向腹内倒流。至月明人静时，始得尽情一泄。呜呼痛哉！

秋儿忠于梨娘，故若有不慊于梦霞。梦霞受其冷淡，而绝无忤意，毕竟多情。

筠倩遗梦霞书，梨娘遗梦霞书，《玉梨魂》皆未载。筠倩之书，怨而不怨，梨娘之书，不怨而怨。若此者可以怨矣！

读梨娘遗筠倩之书，可想见其死时之苦。在梨娘欲以慰筠倩之心，而孰知又以此促筠倩之命也！

梦霞之于筠倩，若有情，若无情，终实未能忘情。使筠倩不死者，或尚能梨娘如之嘱，以安生而慰死。惜哉筠倩死更冤矣！

梦霞两闻凶耗，两作吊客，惟一再恨己之误人。至此地

位，舍一恨固无他法。然岂一恨所可了哉？其后从剑青之劝，东渡以图事业，死者之心慰矣，而崔翁、鹏郎置不一顾，吾于梦霞终不能无责焉。

筠倩日记中时时不忘老父，自知其不可死而卒不免一死。崔翁双袖龙钟，叠遭两人之丧，而并不知其致死之由。梦霞虽终以一死报两人，其能告无罪于此翁哉？！

梦霞书筠倩日记后数语，自是真心吐露。若并此而无之，则梦霞直万古之忍人耳！焉得谓之情人？

剑青之劝，迎机而入，石痴之返，会逢其适，复加以静庵之赞助，无三人，则梦霞东渡之举必不实行。故书中叙此三人，实为宾中之主。

收束数语，知梦霞原欲即以身殉，东渡之举尚非所愿，固当时应有之意，而梦霞之所以为梦霞，亦即于此处见之。

跋　一

余友汪君玉如，深情人也。每读《石头记》，必有泪痕，意颇笑之。殊不知余之笑汪君者，正余之不及汪君也。前读《玉梨魂》，拊几而叹曰："惜哉！汪君不及见此也！否则，又不知偿几许眼泪矣！"独是《玉梨魂》之后，何必又有《泪史》？岂天下人之伤心泪，非一书所能使之尽出，故复动之以此书耶？抑泪之为物也，以尽出为快，愈尽愈快，不尽则不快耶？

汪君为鬼近二十年矣，《玉梨魂》未曾见也，《泪史》亦未曾见也。嗟乎！此等文字而不能使吾友见之，则郁郁寸心所未能释然者也。他日白蘋黄叶，一棹江南，挟此巨篇于云山之麓、墓门之前，招其魂而读之，读已付之于火，纷然作蝴蝶飞，想汪君生而聪明，死而英灵，对此一书，定挥其生前未尽之泪也。

天下之多泪人，即天下之多情人，亦天下之多才人也。是则"才"之一字，即为"情"字之根；而"情"之一字，又为"泪"字之根。仆之老泪无多者，由于无才也，由于无情也。无才尚可，无情乌乎可！昔人云：无情何必生斯世！仆于天地间盖赘物矣。

虽然落花如雨，幽鸟时啼，对此一篇，即不必怆然涕下，固已千愁万绪齐上心来，为梦霞而感欤！为梨影而感欤！为枕

亚而感欤！问诸落花，落花无语；问诸啼鸟，啼鸟不闻。

凉雨三更，一灯如豆，光沉暗绿，淡不能然。若有人兮掩泣，又恍惚兮叹息，几疑名士倩女之魂即在此字里行间矣，意为之动。忽尔风度竹窗，灯焰一扬，倾耳听之，盖童子睡声也。

梦霞痴人也，梨影痴人也，枕亚亦痴人也。虽然，余亦何尝不痴？知其痴而不能自已者，痴也；笑人痴而欲力制其痴者，亦痴也。平情而论，余之欲制其痴，转不如人之直行其痴之为愈也。吾故云：枕亚以其痴鸣，盖梦霞、梨影之痴，皆其一人之痴也。

梦霞何人欤？恐即作者之化身也。梨影何人欤？恐即作者之心血也。洛妃何曾解珮？神女未必行云。我佛云：河山大地，皆心所造。一卷文字，当作如是观。

才人著书，和血泪于墨，渖而写之者也。不如是，不能成佳文字，嚼之则无味焉，嗅之则刺鼻焉，虽典丽堂皇，用为歌功颂德、献媚以取功名则可，若云独写性灵，则性灵将见之而逃矣。

茫茫大地，何处知音？惟有秃笔一枝，尚能甘苦共喻耳。此才人所以不惜其血泪而任意挥洒也。《玉梨魂》一书，不知费几许血泪矣；而此《雪鸿泪史》也，又不知费几许血泪矣。吾不得不为作者惜，更不得不为作者伤。然而不必伤也，亦不必惜也。既以血泪成此文章，则文章存一日，即血泪存一日；文章百世不磨，即血泪百世未干也。能如是，是亦足矣！

从来谈性情者，每曰"性自性，情自情"，余独抱一偏见，以为情之正者即是性，情之不正者即是欲。作者之言情，即作者之言性也，以其所言皆情之正也。尝题《玉梨魂》云：欲、

情两字云泥别，万众痴迷辨不清。我道此书谈正觉，茫茫尘海一钟声。噫！昏睡已深，苦唤不醒，欲海沉沦，殊堪悯恻！

著书固不易，读书亦不易。阅此书者，如第赏其构思之巧，运笔之奇，清丽缠绵，悱恻动人，虽似得其表面，未识作者之苦心也。彼枕亚者，不将悔浪费其笔墨，辜负其笔墨耶？

昔人讥白傅云：留将眼泪哭苍生。嗟乎！天下苍生为人暗笑死矣，孰从而哭之者？是以忧国忧时之泪，千古几人乎？即所称为忧国忧时者，又安知绝无得失之见存于中、名利之思动其感也？新亭对泣，识者早疑其非真。与其写假泪以欺人，何如写真泪以悟人乎？怜才之心、知己之感，皆从血性中流出，不容一毫假托者也。君子之于事也，亦求其真而已。虽然，安知此副眼泪非忧国忧时之念无所发泄、而托之于美人香草也？会心人自能领之。

功以愈进而深，心以力学而虚。当夫锐进之时，一日千里，每有回顾往境为不足者；非真不足也，功愈进而心愈虚也。《玉梨魂》一书，枕亚自有不满之言，在他人观之，不过寻常谦词耳，而仆则知其实非谦也，洵苦心孤诣之谈也。爰为下一评云：读《泪史》而后益知《梨魂》之妙，读《梨魂》而后益知《泪史》之精。

乙卯秋仲淮阴陈卜勋医隐跋

跋　二

枕亚既竭其生平心血著《玉梨魂》矣，复鼓余勇以成此《雪鸿泪史》。呜乎！枕亚岂好为此？盖亦有激而发，悲痛之深，过于流涕，非当世之所谓小说家所可等量而齐观也。

仆与枕亚以葭莩之谊，结文字之知，素稔其境遇之劣。当其少时，纵情诗酒，极饮大醉，狂歌笑呼，以适天下之乐，时人故有"二痴"之目。中年陟岵，复困于家累，无所用其能，乃寄情于小说。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旨意高远，力臻上乘。人徒观其辞藻富丽，而以小说家目之，是与枕亚志节背道相驰也。

今秋枕亚归虞，与仆相遇于酒家，偶谈及此，枕亚喟然曰："余著《玉梨魂》已自悔孟浪，复忍著《雪鸿泪史》乎？此书盖受激刺以成，实万不得已而下笔也。"呜呼！是可见枕亚之心矣！仆不文，敢为枕亚进一解。当此之时，天下滔滔，大局岌岌；朝犹冠冕，夕羁缧绁；国病民危，而磨牙吮血者大有人在，前途乌可设想！妄人不察，尚欣欣然曰：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曷知千百年后，尧舜、桀纣同归于尽，优胜劣败，智愚贤不肖之名分如泡影昙花耳，反不若一卷《雪鸿泪史》得流余痛于天壤间。后之读是书者必曰：枕亚殆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欤！则枕亚藉此书以传。窃谓枕亚大幸也。质之枕亚，其然乎？其不然乎？

乙卯仲冬同邑姻教弟姚天亶跋于釜山绮云书屋

跋　三

昔人有言：是多情是无情，无情之情乃是真情。既真情矣，而曰无情，因是落花无主，泡影皆空，愁红惨绿，相率溺于情、死于情者，古往今来，奚啻恒河沙数！岂第一惨淡梨花、一绚烂辛夷、一青陵恨人云乎哉！

夫梨影固淡于情，而筠倩亦别有情者也。梨影知礼义之大防，筠倩以不自由毋宁死，道虽不同，因遇而异。苟能循此宗旨，历久不渝，何至为情所厄？何至为情所厄而死！然而梨影不能也，筠倩亦不能也，于是乎梨影死矣，梨影死而筠倩亦死矣。

彼梨影岂欲死耶？欲借筠倩以免其死，因而筠倩亦死。筠倩弥留之日记，犹耿耿以见一面为愿，于是乎梦霞亦死矣。梦霞虽死于梨影，而亦死于筠倩也。

或谓梦霞不死于情而死于国者，非也。或谓梦霞虽死于国而实死于情者，亦非也。夫英雄也，儿女也，皆情也。纳须弥于芥子，吾情固一以贯耳。谓梦霞之死死于情也可，谓梦霞之死死于国也亦无不可。

呜呼！情天茫茫，情海沉沉，前轸后遒，覆辙相寻：此太上之所以忘情也，此我佛所以欲以色相皆空度一切苦厄也，此《玉梨魂》、《雪鸿泪史》所以风行一世也！悲夫！

海潮跋

（本篇校点者：谈蓓芳　责任编委：章培恒）

（赣）新登字第005号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书　　名　玉梨魂　孽冤镜　霣玉怨　雪鸿泪史
作　　者　徐枕亚　吴双热　李定夷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125　插页2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58.4万　印数1—1300册
ISBN7-80579-417-0/I·345
定　　价　20.50元（精）